石頭記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

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々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寔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 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輩。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々有人。萬不

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竈繩床。其晨夕
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
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
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爲閨閣傳照。復
可悦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
雨村云云。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来。說起根由。

雖近荒唐。細按則有趣味。待在下將此来
歷註明。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来當年女
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
成。高徑十二丈。方徑二十四丈。頑石三萬
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
五百塊。只單單剩下了一塊。未用。便棄在
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之後。
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能大能小

妙

抑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

為庸且頑棄

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氣骨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坐而長談。只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可佩可拿。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寶物了。還只無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那昌

[illegible]已不高 在更可 鄙矣

此時石頭依稀何由能語

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錦繁華之地（無端微露下文）
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
不能禁乃問不知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
知攜了弟子到何處望乞明示使弟子不
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
說着便袖了那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
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去了後來不知又過
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

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歷盡一番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偈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寄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此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

風俗。的善政。其中不過幾個異個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何難也。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

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閑文者特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那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之名

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點如戲中之小丑。然且环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非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覩親聞的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追踪又躡跡。不敢少加穿鑿。

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也。今之人
貧者。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總
一時少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貨尋愁之事。
那裡有功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
一段事。也不顧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
世人喜悅檢讀。只顧他當那為醉淫飽卧
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
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腳奔忙之苦。再者亦

今世人換新眼目。不比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供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是非別書之可比。雖其

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空。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空道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

十二　敘並題一絶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

出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内有個仁清巷，巷内有個古廟，因地方窄

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着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做露）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紀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暑永晝。士隱于書

房閒坐。至手倦拋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
睡去。夢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
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那道人问
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
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结
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塵。世趁此
機會。就将此蠢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经歷
经歷。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風流冤孽。又将

遭劫、歷世去。但不知落于何方何處。那僧
笑道。此事說来好笑、竟是千古未聞的故
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
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甘露
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
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
木質。得換人形。僅修成女體。終日遊于離
恨天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愁

海水為湯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
至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恰
近日這神瑛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
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
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　灌溉之情
未償趁此倒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
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
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

的眼淚還他。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陪他們去了。結此業案。那道人道。果是罕聞。實未有。聞還眼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概。以及詩酒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

而已。並不將兒女真情。發洩其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癡色界、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我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此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

隨你去来。却說甄士隱。俱聽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實人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癡頑。備細一講。則洗耳諦聽。猶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

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者。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着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来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强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大書四字。乃

是 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付對聯。寫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士隱竟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得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限。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步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糚玉琢。乖覺

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懷内。閗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门前看那過往人熱鬧。方欲進来時。只見從那邊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瘋癲癲。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门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来。又面相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内做甚。士隱聽了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

僧還說。舍我罷。舍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
女兒、撤身要進去。那僧乃指【書】他。書、大笑。口
内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们来
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往。就此分
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

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消號去。那僧道最妙、〻〻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跡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雨村。本是湖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

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
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
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
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
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先生倚門佇望。敢
街市上可有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
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
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

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兩
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
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的
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弟即來陪
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
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上前廳
去這裏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窗外
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

來是個了環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了環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濶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了環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

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濟。只是沒甚機會。
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是此人無
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
來。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
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更狂喜不禁。
自為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
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
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

了。士隱待容散既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
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晏已畢。乃
另具一席。于書房中。却自己步月。至廟中
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
婢。曾回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
放在心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
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

斂額。行去幾回頭。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蟾光如有意。先上玉

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

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匵中求善價。釵于奩內待時飛。

恰遇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

不淺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是偶吟前

今之句。何敢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
到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
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寞之感。故特具
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
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
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過這邊書
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飲。次漸

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々簫管。戶々歌弦。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偶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

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
可接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乃親斟一斗
為賀雨村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
若論文學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只是
目今行囊路費一概無措都京路遠非賴
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
有 深意
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
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

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并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也。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并不介意。仍是吃酒

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兩封薦書與雨村帶至京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

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個處光陰易過。倏
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因士隱命家人霍啟。
抱了英蓮去看灶火燈。半夜中霍啟因要
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门檻上坐着。待
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跡影。急
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
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
那士隱夫妻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

不要。便再使幾個去尋找。回来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〻一月。士隱先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日〻請醫療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因

刼數。于是挨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熖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漸漸的息下去。也不知燒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

鼠盜蜂起。無非搶錢奪米。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携着妻子。與兩個丫環投他岳丈。此人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却是殷實。今見女壻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託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

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詩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喫懶做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

拄了拐杖。步到街前散心。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脫。蔴屣鶉衣。口內念着幾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積至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夫妻日

日說恩情夫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
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
古來多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前來道你滿口說些甚
麼只聽見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
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
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
奏道家之極
好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

第廿語固痛快但死和尚語氣耳

是宿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樑。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展眼

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
己又来喪。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
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
鎖枷扛。昨怜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哄
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道人听了。拍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
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褳搶了

過来，背着竟不回頭，回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動了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了個死去活来，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尋訪，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倚靠着他父母過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丫環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指發賣，帮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

甄家大丫環在门前買線。忽聽街上喝道
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丫環於是
隱在门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
的過去。俄而大轎內。指着一個烏帽猩袍
的官府、過去了。丫環倒發了怔。自思這官
好面善，倒像在那里見過的。于是進入房
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
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门响。許多人亂嚷

說本府大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痴呆。不知有何禍事。下回便曉

石頭記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盡一二回不能得明白。則成何文字。故借冷字一人略出其文。半使閱者心

中巳有一寧府隱々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之三染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先敘出榮府然後一々敘及外戚又一々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閑文贅

際，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在士隱夢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洞、已然矣。然後於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縱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實雖寫而却

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旁擊之文。則是反逆隱曲之筆。

一局輸贏料不真。香消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

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既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禀。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個個驚慌。不知何事。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衆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日相交。方纔在咱家門前過去。

因見婗杏那丫頭買線。所以他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了一回，又问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我自使畨役務必探訪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送到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兩村遣人送（稍太爺傳了）了兩封銀子，四疋緞子，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

雨村二次歡訪英蓮，嘗歎人年目得嬌杏後至年，職其中定之嬌，及此時竟見，由是觀之，可見雨村心上只有嬌

封肅。轉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若不見嬌杏，甚未必想士隱。若不）

房。封肅喜得屁滾尿流，巴不得來奉承。便（要了嬌杏，未必以禮答謝甄家娘子）

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用一乘小

轎。便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

說。乃封百金（好）贈（買賣）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

多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

落。封肅回家無話。卻說嬌杏這丫環便是

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回顧。便弄出這

書完了士隱矣

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的嫡妻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冊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錯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

今得意了，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被上司尋了一個空隙，做成一本，參他生性狡猾，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雨村心中雖十分

真好雄如

亦有一股豪氣

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嬉笑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並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已。担風袖月。將覽天下。勝跡。那日偶遊至維揚地面。因聞得今年鹺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　史到任方一

月餘。原来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
到如海。業经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因
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
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
身。雖係鼎鐘之家。卻亦是書香之族。只可
惜這林家支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
卻與如海俱是堂族而已。沒甚親近嫡派。
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

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得一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將有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合式之處。暫

且歇下。幸而兩個舊友。亦在此境住居。因
聞得鹺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倩托友力
謀了。進去。(抄在謀了二字上)且作安身之計。妙在只一個女
學生。兩個伴讀丫環。這女學生年又極小。
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
力。堪堪又是一載的光景。誰知女學生之
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
守喪盡哀。遂又將他留下。只因女學生哀痛

適傷。髒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日偶至廓外。意欲賞鑒那村夜（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旋茂林深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门巷傾頹。墻垣朽敗。门有匾額題著智通寺三字。门傍又有一付舊破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近。其
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到不曾見
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
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時。
只有一個聾鍾老僧。那裡煮粥。雨村見了。
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
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
便仍出來。意欲到那邊村肆中沽飲三杯。

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則入肆門。只見
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
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
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舊日在
都中相識。雨村最讚只冷子興。是個有作
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
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亦
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

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目今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了敝友，說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走至此，且歇歇腳，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

到無有什麽新文。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中。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国府。賈府中可不玷辱了先生門楣了。雨村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察。若論榮府一支。却

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扯。
至今故越發生踈難認了。子興嘆道。老先
生休如此說。如今的榮寧兩门也都蕭踈
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
门的人口。也極多。如何就蕭踈了。冷子興
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
陵地界。因遊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
從他老宅门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

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那里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

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
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
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
雖未倒內囊却也盡上来了這還是小事
更有件大事誰知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
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爾(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雨村聽說也罕道這樣詩禮人家豈有不
善教育之理别门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府

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嘆道。正說的是這
兩门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與榮國
公。是一母同胞兩個弟兄。寧公居長。生了
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
也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
便死了。只剩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
味好道。只愛燒丹煉藥。餘者一概不在心
上。幸而早年生下一生子。名喚賈珍。因他父

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他襲了他父
親又不肯回原籍来只在都中城外和道
士們胡羼這位珍也爺到生了一個兒子
今年終十六歲名喚賈蓉如今敬老爺一
概不管這珍爺那里肯讀書只一味高樂
罷了把寧國府竟翻了過来也沒有人敢
来管他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
出在這里自榮公死後長子代善襲了官

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
了兩個兒子。長子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
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
着官。次子賈政自幼好喜讀書。祖父最疼。
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
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
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
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他入部學習。

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政老爺夫人
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
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一子。賈珠因病死
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
日。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
說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啣下一塊五
彩晶瑩的美玉来。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
取名叫作寶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豈是。兩

此回句子雖小中已將政玉父子等情性徵露見下文如不是有年之根諸諸字矣

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來歷不小。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爺便大怒了。說將來酒色之徒耳。因此大不喜悅。獨那史老爺君　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

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
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
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木作的骨肉男人是
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
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到好笑不好笑將
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
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爺
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

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的。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董韓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

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乱天下清
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
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
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
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
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和風洽然溉
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蕩溢于光
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

從高下二層創
大仁大惡分出
一對常人從中
帝王皆中人
分出一等有知
世為的說來
理是詩圖正文
林玉等乖僻
性情相合妙妙

可知雨村才高一處女杖踐性危功夫亦不

内。偶。因。風。蕩。忽。被。雷。推。踏。看。搖。動。感。發。之。哉。一絲。半。綫。惧。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遇。正不容邪。復邪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于萬。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

同此照也

則在萬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萬人之下若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癡情種若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廷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

公侯可成字批上出此賊可數字批下是要此雨村前面方妙

書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批文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我方才你一說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

陵城內。欽差金陵省。体仁院総裁。甄家。你
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和賈府
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
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兩
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城。也曽有人薦我到
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
等顯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
得之館。但只一個學生。雖是啓蒙。却比一

個學業的學生还勞神。說起来更可笑。他
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
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心糊塗。又常對
跟他的小厮们。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
極清淨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兩
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们這等濁
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兩個字。要緊。但
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

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
浮躁。頑劣憨痴。種〻異常。只一放了學。進
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
雅。又變了一個。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的
笞楚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悔。打的吃疼不
過時。他便姐〻妹〻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
里面女兒們拿他取笑。說因何打急了只
管叫姐妹作甚。莫不是和姐妹去討饒。你

豈不愧么。他回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想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如今在巡鹽林家坐館了。你說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根基。從師長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

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
在三個亦都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
現因才德賢孝選入宮中作方史去了二
小姐乃赦老爺之妻所生名迎春三小姐
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
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太夫人極
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
個〻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

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春字。上一輩的。卻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

怪道這女學生讀到書中有敏字皆念作
密字每每如是寫字若敏字又減一二筆
我心就有些疑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
矣怪道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
与近日女子相同度是其母必不凡方得
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傷
上月竟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這
一個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

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之東床
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才說政公已有了
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男所遺一個弱孫○
這赦老爺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
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了一個○到不知
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
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名賈璉○
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

老爺的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
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
不喜讀書。于世路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
如今只在乃叔家住着。幫著料理些家務。
誰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
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射之地。
說模樣又極標致。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
深細。竟是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

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我方才所說的這
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
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邪也羅。正也羅。只
顧算別人家賬。你也吃一杯酒才好。雨村
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幾杯。子興笑
道說着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
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
細關外城門。慢慢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

是二人起身。笑還了酒賬。方欲走时。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報個喜信。雨村忙回頭看時。要知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者。他本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

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敘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小女因未大痊。故未及行。此刻

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
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
為籌畫丞此。已修下薦書一封。轉託內兄
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有
所費用之例。弟於內兄家信內已註明白。
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
釋口。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有（若）何職。只怕
晚生（好何以冒況心）草率不敢驟遽入都干瀆。如海笑道。

如海之語頗使政是能以心推人但不能知之故所以兄雨村所答

若論舍親與尊兄就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污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

在如此一嗟擦悅而雨村亦了賀之能而已也

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〻（奉儉。時既遠矣，目下了此，故又得意可知矣。雅）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款。八字寫盡自取，恥矣）餞行之事。雨村一〻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体方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必要他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

情節可恥。王。憂。何如。云。和。往。黛玉聽了。方。洒淚拜
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人。登舟
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黛
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入神京。雨村先
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姪的名帖。至
榮府的門前。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
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
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
覩

謝濟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
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
之日，輕輕謀了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
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
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
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轎子，
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黛玉常聽
得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人家不同，

寧榮二府
陳設史此叙
用思甚字
最妙

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生恐被人恥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中。從紗窗向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与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

榮寧二府劉銀自此批

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建寧國府五個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道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也。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那轎夫抬進去了。一射之地。將轉灣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的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來。另換了四個衣

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後抬起轎
子。衆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门前落下。
衆小廝退出去。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
黛玉下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
门。見兩邊是超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
放着一個紫檀架子。大理石的插屏。轉過
插屏。小〻三間廳〻後就是後面的正房
大院。正面五間大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

正出賈母目了了以中隨口喚筆法爽俊靈活之至

穿山游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磯之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丫頭。一見他們来了。便忙都笑迎上来。說。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来了。于是三四個爭着打起簾籠。一面聽得人回話。說林姑娘来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了。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

好情節

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時地下侍立之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一時衆人慢慢的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賈赦賈政之母。當下賈母一一的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的拜見過了。賈母又說請姑

叙收斬出

那王夫人及李紈出在賈母口中

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眾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嬤〻並五六個丫鬟，攝擁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臉面，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

寫迎探三人容貌句妙之性情乃在一〻〻表

不以容貌亂色寫惜春

亦自另深意也

迎探惜是
互相厮認

皆是一樣的粧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過大家歸坐了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偏有你母親一人今日一旦先捨我而去連面也不能見今見了你我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

說之重有

在衆人目中只是淡〻寫黛玉作者特留在寶玉眼中一方見

方畧〻止住。衆人見黛玉年貌雖小。其擧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笑（微叙）道。（此了）我自来是如此。從會吃飯食時。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說来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

是不從。他又說即捨不得。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顛顛說。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里正配丸藥。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聽後院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遲了。不

人尚未見而突然出聲

們平等有理

動迎接遠客黛玉納罕道這些人個個皆
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的係何人
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群媳婦
了環圍擁着一個人從後門進來這個人
打扮與衆姑娘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
仙子頭上代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朝
陽五鳳掛珠釵項上代着赤金盤螭瓔珞
圈裙邊繫着豆綠宮縧雙衡比目玫瑰珮

半篇〻美人
戲妙〻
可見使筏

身上穿着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褃
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
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
掉梢眉身材窈窕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
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
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里有
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
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

一三

可見衆姊妹莫不愛而畏之女璉賈璉出自黛玉之母口中奇文

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識。也曾見母親說過大舅舅賈赦之子賈璉。他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着黛玉手。上下細看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致人物。我今兒纔算見了。況且這

熙鳳至賈母面前大言大笑更作出一段悲感形狀卻去要玉帥惟何來等女是精神之人家事不可缺

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〻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妹〻。是這樣命苦。怎庅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又來招我。況你妹〻遠路纔來。身子又弱。纔勸住了。你快再休提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〻。一心都在

黛玉到榮府
衷久衆人來客
想到諸事獨
遺鳳人一寫及
想不到的地方
可見心細如絲
眞是大可觀

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學。現吃什麼藥。在這里不要想家。想什麼吃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了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間已擺茶菓上

來熙鳳就為撣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着人到酒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沒有什麼要緊。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

妹〻不過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
太〻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
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令兩個老嬤
嬤。帶了黛玉去見兩個母舅。時賈赦之妻
邢氏。忙亦起身笑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
去。到底便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
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一聲是字。遂帶
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

出了垂花门。早有衆小廝们。拉過一輛翠幄青䌷車來。夫人携了黛玉坐上。衆婆子们放下車簾。方命小廝们抬起。至寬處。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门。往東過榮府正门。便入一黑油大门。中至儀门前。方下來。衆小廝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搀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

一段說話人
情▲亦真亦天
理所不容免
之處而能以
痛排攬是說
言人々之文耳

門。果見正房廂廡游廊悉皆小巧別致。不
似方纔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有
樹木山石。一時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
粧麗服之姬妾丫環迎着。邢夫人讓黛玉
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
時人來回話。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
見了姑娘彼此倒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
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就

前邇風一味懷世故能入耳而甘此數語一先定言故作人入骨之麻

話圓心細先老聽明室飛邢夫人所能見得好處

家里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也
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
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
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
去黛玉笑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
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賜飯領去就
不恭了異日再領亦未爲不可望舅母容
量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到是了遂命二三

個嫫嫫。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過去。于是
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
衆人几句。眼看着黛玉上車去了方回來。一
時黛玉入榮府下了車。衆嫫嫫引着便往
東轉彎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
之後儀門內大院 上面五間。大正房。兩
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
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緊

正、內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个字。個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寫着某年月日。書賜榮國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又有一付對

有字某年

正室廳畫
古陳設

一三

聯乃烏聯牌廂着鏨銀的字跡道是。

坐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嬷嬷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炕上、猩紅、洋毯、上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

此是外房陳設

總一筆已見
之不殆意

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
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
上汝窯美人觚內插着時鮮花卉并茗碗
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
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付腳踏椅之兩
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
餘陳設自不必細説老嬤嬤們讓黛玉炕
上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

度其坐次便不上炕。只向東邊椅上坐了。
本房内的了環們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
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了環們粧飾衣裙
舉止行動。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
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了環走
來。笑說道太太說請姑娘到那邊屋里坐
罷。老嬤嬤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
東廊三間小正房内。正面炕上橫設一張

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
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坐在
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
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
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
着半旧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
了。王夫人因說你舅〻今日齋戒去了。再

出寶玉妙在王夫人与黛玉二人分出

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姐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是偶然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裏還願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後不要睬他。你這些姐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得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

黛玉心上早有一個寶玉了

非問係合他歲數來

乃啣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們同處。兄弟們是另院別室。

[illegible]

的[illegible][illegible]有活意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了的若姊妹們一日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縱然他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的兩三個小么兒出氣咕唧一会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里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别睬

亂臣賊子不得寵而後不才之事甚矣並一日不體當

先以助甲生之厲
而子出並如
父母乞行

他〻嘴里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
一時又瘋〻傻〻。只休信他。与其病而設書 黛玉一〻的
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丫環來回話。說老太
太那里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
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
北寬夾道。南邊是倒坐三間小〻抱廈廳。
北邊立着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
門小〻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

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裏
來找他。少什麽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
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小的廝。都
垂首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
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
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
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
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

傍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邊第一。探春左邊第二。惜春右边第二。傍边丫環們执着拂塵漱、盂、巾帕等物。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

寫頭而且神

間伺候之媳婦丫環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丫環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嚥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里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盥手畢又捧上茶來

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们去罷。讓我们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几句閒話。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问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问姊妹们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庅書。不過是認得几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一語未了。聽院外一陣腳步响。了環進来笑道。寶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

這個寶玉怎生個憊懶人物懵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下正想着忽見了環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個年輕公子頭上代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掛金穿着蹬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

美中有一股癡莊

林宝本係前緣故眼熟甚事若奇而在意外其正文如

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臉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时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縧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里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来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帶頭上週圍

兩寫寶玉，方知寫也。須與鳳對看，詩法妙極矣。

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成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代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言語帶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

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
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詞批這
寶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
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
務愚頑怕讀文章行動偏僻性乖張那
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奈
凄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

富貴不知樂
業若貧窮
還不能孝違

從此寫照也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
袴與膏粱莫笑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
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
妹便料定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厮見
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别兩彎似蹙非
蹙罥烟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態生兩
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

黛玉之容
玉目中看出
細膩未雨心
寸金

洛神賦之翻若驚鴻婉宛若游龍其後此亦復此皆不懂而見不可懂

微閒靜時如名花迎水行動時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羅因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小疵大疵）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

天下人非不能說到此而難明之且何隨於玉此也來了

里就算是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未（如此之觀）為不可賈母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

打諒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
曾讀。只上了一年学。些須認得几個字。寶
玉又道妹妹尊名是那兩個字。黛玉便說
了名。寶玉又問表字。黛玉說無字。寶玉笑
道我送妹妹一個妙字。莫若。顰顰。二字。極
妙。探春便問何出。宝玉道古今人物通考
上說。四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玉說
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妙。

探春笑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宝玉笑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有玉没有衆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答道我没有那個想来那玉亦是一件神物豈能人々得的宝玉聽了登時發作起

雖是癡狂於
亦足以賣人

癡狂病来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罵道什麽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

先以寶玉淚
引黛玉淚

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地下衆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眼淚痕道。家里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沒趣。如今來了這麽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見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個來着。因你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

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禮。

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

奇奇語是圓全

權作見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這個。

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

不將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

便向了環手中接來親與他代上。寶玉聽

如此說。想了一想竟有情理也就不生別

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

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兒裡。把你林姑娘暫且安置在碧紗廚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廚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一個丫環。照管。餘者皆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

頂藕合色花帳。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
玉只帶了兩個人来。一個是自幼奶娘王
嬤〻。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
身的名喚雪鴈。賈母見雪鴈甚小。一團孩氣。
王嬤〻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
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
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
幼奶母外。另有四個教引嬤〻。除貼身掌

管釵釧盥沐。兩個丫環。外另有五六個洒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廚內。寶玉之乳母李嬤嬤。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寶玉在外面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心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他本姓

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
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也有些痴
處。伏侍賈母时。心中眼中。只有賈母。今与
了寶玉。心中眼中。只有個寶玉。只因寶玉
情性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實
的憂鬱。是晚寶玉李嬤嬤都睡了。他見裡
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了粧。悄
悄的進來笑道。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

笑讓說。姐〻請坐。襲人在炕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正在這里傷心。自己淌眼淚。抹的。說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狂病來。倘若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起來。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別多心。黛玉

道姐々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
那玉是怎麽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
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
他口里掏出來的。上面現成的穿眼。等我
拿來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
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敘了一回方
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
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

来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来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来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題曰

捐軀報君恩　未報軀猶存在
眼底物多情　君恩或可待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来人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中遭了人命官司等語。見王夫人事情冗

雜姊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原来這李氏即賈珠之妻。雖然亡夫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来。便説女子無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

書

方今若此等人最難得至于羊之書文方顯見矣

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幾個字。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傳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取名李紈字宮裁。因此李紈雖青春喪偶。且身處於膏粱錦繡之境。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槪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于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因補

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
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
以致毆傷人命彼時兩村即拘原告之人
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
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係拐子所拐
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
家小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
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

们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将我少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下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太老爺拘拿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来的。因發

籤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考問。令他们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时，只見案边立的一個门子。便使眼色不令他發籤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使從者皆退去，只留门子一人伏侍。這门子忙上来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却十分面善得緊。只

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笑道。老爺真是
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
昔 西 好 焉
當日葫蘆廟里之事了。兩村聽了。如雷震了
一驚。方想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芦
廟內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
欲投別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況。因
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鬧。遂趁年紀蓄
了髮。充了門子。兩村那里料到是他。便忙

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又讓坐了好談這门
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
我故人也一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
不坐之理這门子聽說方告了坐斜簽着
坐了雨村因問方才何故不令發簽门子
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有抄
一張本省的護官符来不成雨村忙問何
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這還了的連

這個不知。怎能作得常遠。如今各個地方官。皆有個私单。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難保。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叫作護官符。方才所説的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

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与雨村看时上面皆是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抄寫的明白下面注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曾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

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一個史。

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都中現住者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在籍

一六二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兩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兩村聽說。忙整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即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

去。雨村聽如此說。便問门子道。如係這樣

說來。却怎麽了結此案。係大約也深知凶

犯躲的方向了。门子笑道。不瞞老爺說。不

但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

之人。我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

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打之死鬼。乃是一

個本地的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

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人。守着些薄

産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的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的丫頭。偏〻一眼看上了。立意買來作妾。立誓再不接交男子。也不再要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纔過门。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要捲了兩家的銀子。再逃往他省去。誰知又不曾走脫。被兩家拿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收銀子。只要領

賊批

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喝令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稀爛。抬回家去。三日完了。这薛公子原是早以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兹遇見這丫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死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沒事人一般。只管代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弟兄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小之事值

得他一逃走的。这且别説老爺。你當知被賣的丫頭是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還是老爺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傍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喚英蓮的。兩村罕然道。原来就是他。闵得養到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賣呢。门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五六歲的女兒。養在一個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

其容貌。代丢他卻。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
天〻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
三歲。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了。好
些。然大段像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
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
從胎里代來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
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
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万

可憐 可嘆

不吽說。只說拐子（可恨可恥）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就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才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道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

了頭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里頗過得。素習最又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該事不言可知。只耐得兩三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才畧解憂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的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美性尚氣之人。而且使錢如土。遂

但以英蓮之遭遇目釋便將前買妾時應甄家孩子之語遂置為羅風是屁股能言之鳥獸不若是之忍也寧不愧恥

打了箇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的這幾年折磨。才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

然則一味保全自己富貴而已

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淫放無度。怎及馮淵定情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如今這官司何扣剖斷才好。門子笑道。老爺當日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親戚。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了整人情

一七二

将此業了、结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兩

村道、你説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家

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

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公是、

我實不能、爲者门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説

的何嘗不是、大道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

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

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一説不

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
思為要兩村底了半日、頭方才道、依你怎
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
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
發籤拿人、原凶是自然拿不來的、原告固
是定要自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
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了
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

老爺只說善能扶乩、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就說乩批仙了、死者馮渊、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被拐之人原係某姓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相子符、餘者自

些也不虚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個銀子、想也就沒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伏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拘取應有名人犯、雨村詳細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疏、不過

借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
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狥圖法、
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
子、也就無甚話說、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
書信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
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
事皆由葫芦廟內之沙彌新门子所出、雨
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

因此心中大不樂、業後來到底爲了個不是、遠々的充發。才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有百万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字表文起歲情性、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々識幾個字、終日惟有

鬥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
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
父舊日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
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
乃現任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
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
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
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

骨瑩潤、舉止溫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酷
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
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體貼母懷、
他便不以讀書爲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
事好爲母親分憂解勞、近因今上崇詩尚
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
嬪之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
備選擇、爲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爲才人、

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知世務、便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因親自入都銷筭舊賬再記新支、其實則為游覽上國之意、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

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已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托囑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代了母妹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却爲兒戲之事、不過化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記其

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偺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几年來沒人進京、居住、那個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与人、須得先着几人去打掃、收

拾才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摇、偺们這
一進京、原是先拜親友、或是在你舅〻家、
或是在你姨爹家、他家的房舍是極、便宜
的偺们先能着住下、再慢〻的差人去收
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〻正陞了、
外省去了、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偺们這個
工夫、及一窝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
些、他母親道、你舅〻家雖陞了去、還有你

姨爹家裡這幾年来你舅〻姨娘兩處、每
每代信稍書、接咱們来、如今既来了、你舅
舅、雖然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
留、我們咱們且忙〻的收拾房屋、豈不使
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〻、姨
父住着、未免拘緊你些、你不如各自住着
好任意施為的、你既如此、你自己去挑所
房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别了這幾

年卻要斯守幾日我代了你妹〻去接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事虧雨村就中維持了、結才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畧加寂寞些、過了几日、忽家人傳報姨太〻代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门外

下車喜的王夫人忙代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笑叙濶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也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

着、恐有人生事、偺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来間房、白空閒、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着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遣人来說請姨太太就在這里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正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应允、又私与王夫人說明一應日用供給、一概都免、却方是處長之法。

王夫人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國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屋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有一角门通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间薛姨媽便過來或与賈母閒談或和王夫人相敘寶

欽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居住、生恐姨父管約、拘緊、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家的房屋、再移過去的、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有那些紈袴氣習

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漸無所不為、引誘的薛蟠比當日還壞了一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餘事多不在

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嬛們時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了嬛名金

釧兒者和一個總角頭的小女孩兒站在
台坡上頑呢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
回。因向內努嘴兒周瑞家的輕〻掀簾進
去只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
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
裡間來只見宝釵穿着家常服頭上只挽
着鬢兒在炕里边伏在小炕上同環鸎兒
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來宝釵纔放下筆

轉過身来、滿面堆笑。讓周姐々坐着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好、一面炕沿邉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邉矌々去、只怕是你宝玉兄弟冲撞了你不成宝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来、好生開了方子認真吃幾劑藥一世

除了根纔是小〻年紀、到作下個病根、也
不是頑的、寶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吃
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
少銀子錢呢、憑你什么名醫仙藥、從沒見
一点兒効、後來還虧了一個秃頭和尚、專
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
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
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

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里弄了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得緊、吃下去就好、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個什麼海上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說着記与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的事、寶釵見問、乃笑道、不用這方兒還好、若问起這方兒、真真把人鎖碎死了、東西藥

材、一縣都看硯、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蕊心、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心、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

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
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也、只好再等
罷了、還要白露這日露水、十二錢霜降這
日霜十二錢、小雪這日雪十二錢、把這四
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十二錢蜂蜜、十
二錢、白糖丸如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
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
吃一丸、用十二合、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

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
年也未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
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
配了一料、如今從南帶至此、現今埋在梨
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可有名字沒
有、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
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
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着怎樣、寶釵道、也

不覺什么、只不过喘嗽些、吃一丸藥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忽聽王夫人、问誰在裡頭說話、周瑞家的忙去答應了、趁便回了、刘姥〻之事、略待半刻兒、見王夫人無語、方欲退出、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見、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女孩子進來了、问奶〻叫我作

什么、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
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小錦匣來、
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樣法
堆紗花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
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戴去、昨兒要送
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
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
林姑娘二枝、那四枝給了鳳姐兒罷、王夫

人道留着给宝丫頭戴罷了、又想着他们、
薛姨媽道姨娘不知、宝丫頭古怪呢、他從来
不要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
了匣子、走出房门、見金釧兒仍在那里晒
日陽兒呢、周瑞家的因问他道、那香菱小
丫頭子、可就是常說臨上京時買的、為他
打人命官司的那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
是、正說着、只見香菱笑嘻々的走来、周瑞

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好個模樣、竟有些像偺們寧府裏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笑道、我也是這麽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都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為嘆息、傷感了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携

了花匣去王夫人正房後来原来近日賈
母说孫女兒们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
宜只留宝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将
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间
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如今周
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里来、只見幾個小
丫頭子、都在抱厦内聽呼喚、默坐迎春的
丫嬛司棋、与探春的丫嬛待書二人正掀

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下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環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四姑娘不在屋里、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環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邊屋內來、只見惜春正

同水月菴、即饅頭菴小姑子智能在一處頑耍、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兒戴在那里呢、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兒、你是什么時候來的、你師

父那秃驢往那里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来了、我師父見了太〻、就往于老爺府里去了、叫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没有、智能兒摇頭說不知道、惜春聽說便问周瑞家的如今各廟裡月例銀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来、余信家的赶上来和他

師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一事了、那
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
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下過去、越
西花墻出角门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
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门檻上、
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往東房裡
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腳往東邊
房里、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兒睡覺呢、

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兒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奶子摇头兒、正问着只聽那边一陣笑聲、却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门响處、平兒拏着大銅盆出来、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到這邊来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问你老人家、又跑了来作什么、周瑞家的、忙起身拏匣子与他说送花兒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拏了四枝、轉身去了半

刻工夫手裡又拏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
分付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帶
去、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
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穿過穿堂頂頭忽、
見了他女兒、打扮著纔從他婆家來、周瑞
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么、他女兒
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
日、媽竟不出去、什么事情忙、的這樣不回

家、我等煩了、自已到了老太々、跟前請了安了、這回子請太々的安去、媽還有不了的什么差事、手裡是什么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嗳、今兒偏々的来了個刘姥々、我自已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還被姨太太看見了、咊送這個花兒与姑娘奶々們、這會了還沒送清白呢、你這會了跑来一定有什么事情的、他女笑道你老人家到

會猜、寔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壻前兒、因多
吃了兩盃酒、和人分爭、不知怎的被人放
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门裡、
要觧遞還鄉、所以我来和你老人家商議、
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以了事、周瑞
家聽個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么大不了
的、且家去等我、送了林姑娘的花兒、去了
就回家来、此時太々、二奶々、都不得閒兒、

你回去等我這没有什么忙的他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将歹快来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家没经過什么事就急得你這樣了說着便往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巳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觧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来与姑娘戴宝玉聽說且先便說什么花拿来给我看看

一面早伸手接過来了、開匣看时原来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一個人的、還是别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給我、周瑞家聽了一聲不言語、寶玉便道周姐姐、作什么到那边去了、周瑞家的説太太在

那里、因向那邊回話去了、姨太〻就順便
叫我帶来了、宝玉道宝姐〻在家作什么
呢、怎的幾日也不過来、周瑞家的道身上
不大好呢、宝玉聽了便和了頭说誰去瞧
瞧、就说我和林姑娘打發来問姨娘姐〻什
么病吃什么藥、論理我該親自来看的、就
说纔從學裡回来、也著了些涼、異日再親
自来看罷、说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

的自去無話、原来這周瑞的女婿、便是賈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来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灯時、鳳姐已卸了粧、来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来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趂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回去、一併都交

給他们帶了去了、王夫人点頭、鳳姐又道
臨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禮已经打点了、派誰
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不管打發着、
那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當什么正緊
事問我、鳳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來請我、
明日過去瞧瞧、明日倒沒有什么事、王夫人
道沒事有事都害不着什么、每常他來請、
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们單

這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曾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跟去、鳳姐只得答應著、立等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

了多少姬妾、丫鬟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
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一手携了
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
因說你們請我作什么、有什么東西來孝
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未及答應
話地下幾個姬妾、先就笑說、二奶奶今兒
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
說着、只見賈蓉進來了請安、寶玉因問大

哥〻、今日不在家么、尤氏道出城請老爺
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裡
作什么、何不去瞧〻、秦氏笑道今兒可巧、
上回宝叔〻、立刻要見〻、我兄弟他今兒
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呢、宝叔〻何不去
瞧〻宝玉聽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
都忙説好生着、忙什么、一面便分付人將
生小心跟着、别委曲他、到比不得跟個老

太〻過来、就罷了、鳳姐說道既這么着、何
請進這秦小爺来、我也瞧〻、難道我見不
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〻、可以不必見比
不得偺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慣了、
人家的孩子、都是斯〻文〻慣了的、乍見
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了呢、鳳姐笑
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了、到叫這
小孩子咲話不成、貫䔍笑道不是這話、他

生的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的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就帶他來。說着果然出去，帶進一個小後生来，較宝玉略瘦巧些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向鳳姐

作揖问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
去了、便欠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
他身傍坐了、慢慢问他年紀、讀書等事、方
知学名、喚秦鍾、早有鳳姐的丫環媳婦们、
見鳳姐初會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
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姐与秦
氏原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
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

金鏁子、交付与来人送去。鳳姐猶笑説箇

薄等語、秦氏等謝過。一時吃畢飯、尤氏鳳

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宝玉秦鐘二

人隨起坐説話。那宝玉自一見秦鐘人品

心中便如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

起了獃意、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

今看来、我就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

什么生在侯門公府之中、若也生在寒儒、

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若既如此、比他尊貴可知、綉綿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秦鍾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綉服、嬌婢侈童、秦鍾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与他

耳鬓交接可知貧寒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忽又宝玉问他讀什么書、秦鐘見问便實而答之、二人你言我語、十来句後越覺親密起来、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宝玉便說我们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里间小炕上、我们那里坐去、省的鬧你们、于是二人進裡间来吃茶、秦氏一面張羅与鳳姐擺酒菓、一

面帐進来嘱宝玉、道宝叔々、你姪兒倘或
言語不妨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他、々
雖腼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
宝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嘱了他
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
打發人来問宝玉、要吃什麽外面有只、管
要去宝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
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因説業師、于

去年病故、家父又年老、邁殘病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講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附讀、我因業師又回家去了、也現在荒廢著、

家父之意、亦欲送我去温習舊書、待明年業師

上来、再各自在家讀書亦可、家祖母、因說一

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甚恐大家淘氣、反為

不好、二則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担擱著、

故此說来、尊翁如今也為此事懸心、今日

回去何不禀明、就往我們敝塾中来、我亦

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鐘笑道、家

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

生的義學到將、原要來和這裡親翁商議、引着因這里事忙、不便為這点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又彼此不至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回來、先告訴你姊姊、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稟明令尊我回去再稟明

家祖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已定、
那天氣也是掌燈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
了一回牌、算賬時、却秦氏尤氏二人輸了、
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
吃晚飯、〻畢因天氣黑了、尤氏因說先派
兩個小孩子送了這秦相公家去、媳婦們
傳了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
了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

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説道偏
又派他作什么、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
派不得、偏要派差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在家
説你太軟弱了、縱的家里人這樣還了得
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
爺都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〻也不理他、
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次兵、
從死人堆里、把太爺背了出来得命、自己挨

着餓、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吃、兩日沒得
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
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
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他自己又老
了、又不顧体面、一味的喫酒、一吃醉了、無
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
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
姐道我何嘗不知、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

意、看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説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在道、伺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灯燭輝煌、衆小子都在丹墀下侍立、那焦大趁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亦不好怎樣、更可以恣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大、説他不公道、欺軟怕硬、

有了好差使就派別人、像這樣深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着我了、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脚来、比你頭還高呢、二十年頭里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来、衆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住便罵了他兩句、使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

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里把
賈蓉放在眼里、反在大叫起來、赶着賈蓉
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
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也不敢和
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
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
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
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若再

说别的、偺们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来、鳳姐在車上说与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没王法的東西、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笑話偺們、這様的人家連個規矩王法都没有、賈蓉答应是、衆小厮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上去幾個掀番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说出来了、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

裡哭太爺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偺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藏、衆小廝聽他説出沒天日的話来、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別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賈蓉等、也遥遥的聞得、便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

到也有趣、因问鳳姐道、姐〻、你聽見爬灰
的爬灰、什么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眉
嗔目、斷喝道、胡說、那是滿嘴里混唚、你是
什么樣人、不說不聽見、還到细问、等我回
了太〻、仔细搥你不搥你、唬的宝玉連忙
央告姐〻、我再不敢了、鳳姐道這纔是呢、
等回去偺们回了老太〻、打發你学裡念
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来、要知下回

回目看第八卷正是

浔头浓时易掺潸　受恩深处胜亲朋

石頭記第八回

薛宝釵小宴梨香院

賈宝玉逞酔絳雲軒

話說、鳳姐和宝玉回家、見過衆人、宝玉先便回明賈母、秦鍾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奮、又着實称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恰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過日他還来拜見老祖宗等、

語說的、賈母喜悅起来、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至後日又有尤氏等請遊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宝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来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見賈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無語、却說宝玉因送賈母回来、待賈母歇息了中觉、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

的秦氏等不便、因想近日薛宝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门过去、又恐遇見别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便、寧可遶遠路罷了、當下衆嬷嬷丫鬟伺候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门去了、衆嬷嬷小丫鬟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遶過廳後而去、偏頂頭

遇見了门下的請客、相公詹光单聘仁、二
人走来一見了宝玉、便都笑道赶上来、一
個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
兒我說作了好夢了呢、好容易得遇見了
你、就請了安、又问好勞叨半日、方纔走開、
老嬷々叫住、因问你二位爺是在老爺跟
前来的不是、他二人点頭道老爺在夢坡
齋小書房裡歇中覚呢、不妨事的、一面说

一面走了、說的宝玉也笑了、於是轉向北奔梨香院来、可巧銀庫房總領名喚吳新登与倉上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有七八人從賬房裡出来、一見了宝玉趕過来、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的因他多未見宝玉忙上来打千兒請安、宝玉忙含笑攜他起来、衆人都笑說、前兒在那裡看見二爺寫的

斗方兒字法越好了、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〻、
宝玉笑道、在那里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
都有、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宝玉
笑道不值什么、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
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
方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宝玉來至梨
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正見薛姨媽打
点針黹、与丫環們呢、宝玉忙請了安、薛姨

媽忙一把拉了他抱入懷中、笑道這么冷天我的兒、雖為你想着来快上炕来坐着罷、命人到滚々茶来、宝玉因问哥々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没籠頭的馬、天々騎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宝玉道姊々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来瞧他、々在裡间呢、你去瞧々他去、裡间比這里暖和、那里坐着罷、我收拾收

拾、就進来、和你說話兒、宝玉聽說忙下炕、
来至裡间门前、只吊着半舊的红紬軟簾、
宝玉掀簾一跨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宝釵
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
鬢兒、穿蜜合色的棉襖、玫瑰紫的、二色金
銀鼠比肩、褂葱黄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
看来不覺奢華、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
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谓藏愚

安分、随時自云守拙、宝玉一面看、一面问、
姊〻可大愈了、宝釵抬頭只見宝玉進来、
連忙起身含笑答説已經大好了、多謝你
記掛着、説着讓他在炕上坐了、卽命鶯兒
倒茶来、一面又问老太〻姨娘安、別的姊
妹们都好、一面看宝玉頭上帶着纍絲嵌
宝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
上穿着秋香色坐蟒白狐腋箭袖、腰繫五

色蝴蝶赤金縧、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
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来的宝玉、宝
釵因笑說道、成日在家說你這玉究竟未
曾细々的賞鑒、我今兒到瞧々、說着便挪
近前来、宝玉亦湊上去、從項上摘了下来、
遞在宝釵手中、宝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
雀卵、耀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纹纏護、
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補天

剩下的石頭幻相後人曾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說大唐、
失去幽靈真境界、幻来權就假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与紅粧、

那禎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聽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体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啣下、今若按其体畫、恐

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太費、眼光亦非暢事、故今只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規矩、使观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通靈宝玉正面圖式

音云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此正面

反面圖式

音云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此反面

宝釵看畢、又從翻過正面細看、口內念首
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
鶯兒笑道、你還不到茶去、也在這里發獃
作什么、鶯兒嘻〻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
像和姑娘的項圈上兩句話是一對兒、宝玉
聽了、忙笑道、姊〻、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
我也賞鑒賞鑒、宝釵道、你別信他的話、沒
有什么字、宝玉笑道、好姊〻、你怎么瞧我

的呢、宝釵被纏不過、因説道也是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勒在金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兒、一面説、一面解了、排扣、從里面大紅袄上將那珠宝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出來、宝玉忙托了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箇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画下形相、



音云

不離不棄

正面式



音云

芳齡永繼

反面式

宝玉看了他的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
兩遍因笑問姊〻的只八箇字倒真与我
的是一對鶯兒笑説是癩頭和尚送的他
説必須鏨在金器上宝釵不待他説完便
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從那里来宝玉
此時与宝釵就近只聞一陣〻凉森〻甜
絲〻的幽香竟不知從何處来的遂問姊〻
燻的什么香我竟從未聞見过這味宝釵

笑道我最怕燻香好〻的衣服燻的烟燎
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么香寶釵
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藥
的香氣未散呢寶玉笑道什么藥這么香
得好聞好姐〻給我一丸嚐〻寶釵笑道又
混鬧了一箇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
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說猶未了林黛
玉已搖〻的走了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

道噯喲我来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笑
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么説、黛玉笑道、
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寶釵道、更不解這
意、黛玉笑道、要来時一羣都来、要不来一
個也不来、今兒他来了、明兒我再来、如此
間錯開来、豈不天天有人来、也不至于太冷
落、也不至于太熱鬧了、姊姊如何不解這
意、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对

衿褂子、因問下雪了么、地下婆子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寳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寳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過拏來預備着、寳玉的奶娘李嬷々因說天又下雪了、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々妹々一處頑々罷、姨娘在那里擺茶菓子呢、我教丫頭去取斗篷來、說給小子們散了

罷寶玉應允李媽媽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里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與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鵞掌鴨信薛姨媽听了也把自已糟的取了些來與他嘗寶玉笑道這箇須得就有酒吃纔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最上等的酒來李嬷嬷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嬷嬷我只

吃一鍾、李媽〻道、不中用、當着老太〻那怕叫你吃一鍾
呢、想那日我錯不見一會子、不知是那一個沒
調教的、[illegible]討那你好児不管人的死活、給了
你一口酒吃、葬送了我挨了兩日的罵、姨
太〻不知道、他牲子又可悪、吃了酒更弄牲、
有一日老太〻高興了、又儘他吃、什么日子
又不許他吃酒、我是白陪在里頭挨罵、薛姨
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們哥兒吃

多了回去、老太々問時、有我呢、一面說便命小
丫環、來讓你媽々們去、也吃一杯擋々雪、那李嬷
嬷听如此說、只得和衆人且去吃些酒水、這里
宝玉又說不必溫熱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
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要
打颭兒的、宝釵笑道宝兄弟虧你每日家雜
学旁收的、難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
下去發散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

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快不要吃那冷酒的了、宝玉听這話說得有情理、放下冷的命暖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小丫环雪雁兒走來、与黛玉送小手炉、黛玉含笑問他、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里就凍死我了、雪雁道紫鵑姐〻、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听他說、我

福厚者必
不如此

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么他說了
你就依他比聖旨還遵些寶玉听听了這
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的也無回復之
詞只嘻嘻的笑兩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
是如此慣了的也不採他薛姨媽道你素
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们記掛你到不
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
里倘或在別人家里人家豈不惡惱就看

的人家連个手炉也沒有，巴巴的從家里送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過了，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箇多心的，有這想我就沒這心了，說話時，宝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嬷嬷又上來攔阻，宝玉正在高興之時，和宝釵黛玉姊妹說說笑笑的，那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鍾就不吃了，李嬷嬷道你可仔

细老爷今儿在家呢、隄防问你的书、宝玉
听了此话便心中大不自在、慢〻的放下
酒杯、垂了头、黛玉先忙就说别扫大家的
兴、舅〻若叫你只说姨妈留着呢、这箇妈〻
他吃了酒、又拿我们来醒脾了、一面悄〻的
推宝玉、使他赌气、一面悄的咕哝说、别理
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那李妈〻素
知黛玉的、因说道林姐儿、你不要助着他、

了、你到劝劝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着助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太太這裡多吃一杯、料也不妨事、又言姨太太這里况又不常在這里的、你必要管着、想是怕姨太太這里慣了他、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

出一句話来比刀子還尖呢、你這笑什麽、
宝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擰、説
道真〻這個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惱不
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説別怕別怕、
我的兒来了這里沒好的給你吃、別把着
点子東西唏的存在心里、到叫我不安、只
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
醉了就跟着賠罷、因命再盪熱酒来、姨媽

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听了方又鼓起興來、李嬷〻因吩咐、小丫頭子們、你們在這里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〻的、回姨太〻別由他的性、多給他吃、說着便家去了、這里雖還有三兩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嬷〻走了、也都悄〻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下兩個小丫頭子們、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

萬哄的只容他吃個幾杯就收過了作了
酸筍鷄皮湯来宝玉痛喝了兩碗湯吃了
半碗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
又釅釅集上茶来大家吃了薛姨媽放了
心雪雁等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進来伺
候黛玉因問宝玉道你走不走宝玉也斜
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了
遂起身道偺们来了這一回子也該回去

了、還不知那邊怎么我們呢、說着二人
便告謝、小丫頭忙捧過那一件斗笠來、寶
玉略把頭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丫頭便將
這大紅猩毡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
合、寶玉便說罷〻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
難道沒見過別人帶过的、讓我自己帶罷、
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什么、過來我瞧
瞧罷、寶玉忙就進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〻

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听了方要了斗篷披上、薛姨娘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還都沒來呢、且略等等、不好么、寶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丫頭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到的命兩個婦人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

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上未用晚飯知
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
酒了、遂命他自回房中去歇着、不許再出
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
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媽子怎么不見、衆人
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是有
事、出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
受用呢、問他作什么、沒有他只怕我多活

兩日、一面說一面来至自己卧房、只見筆硯在
案、晴雯先接出来笑說道、好、兒、叫我研
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丟了
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来給、我寫
完這些墨纔罷呢、寶玉忽然想起早起的
事来、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里呢、
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里過那府
里去就嘱咐我、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

么问、我生怕别人贴壊了、我親自爬高上
梯的贴上、這會还凍的手僵冷的呢、宝玉
听了笑道、我忘了你的手、我替你渥着說
着便伸手攜了晴雯的手、同仰着看那门
斗上新書的三個字、一時黛玉来了、宝玉
便笑道妹〻你别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
好、黛玉仰頭看裡間门斗上新贴了三個字、
寫着絳芸軒、黛玉笑道這個〻都好、怎么寫

的這么好了、明兒也替我寫一個匾、宝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見襲人合衣睡着在那里、宝玉笑道好太渥早了些、因又问晴雯道、今兒我在那里吃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你愛吃、和珍大奶奶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

那里、後來李嬷〻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來給我孫子吃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〻吃茶、眾人笑說、林妹〻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沏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三四次後纔出色的、這會子怎么又沏了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

的、那會子李嬤嬤來了、他要嘗嘗、就給他吃了、
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下一
擲、嘡啷啷一聲打了個虀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
茶、又跳起問着茜雪道、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
你們這么孝敬他、不過仗着我小时候吃過他
幾日奶罷了、白白養着這箇祖宗作什么、攆
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
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故意

粧睡、引宝玉来謳他頑耍、先聞得説只问包子等事、也還可不必起来、後来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来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来问是怎么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来、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安慰宝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将我們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们一齊攆了罷、我们也将你也不愁、再有好的来伏侍

你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么、只覺口齒纏綿、眼眉愈加餳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頭上摘了那通靈玉來、用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不着脖子、那寶玉就枕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加觸犯、只等着打听睡了方

放心散去、次日醒来、就有人同那邊、小蓉大爺、帶来秦相公来拜、宝玉忙接了出去、領了相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温柔、堪陪宝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素日爱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礼、賈母又与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命文星和合之意、又囑

咐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飢飽不便、
只管住在我這里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
叔〻在一處別跟着那起不長進的東西們
學、秦鐘一〻的答應回去禀知他父親秦
業這秦業係現任工部營繕司郎中年將
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
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
又死了、只剩下女兒小名可兒長大、時生

二八四

得容貌嫋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賈蓉爲妻那秦業至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年業師亡故未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温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學業料必進益

成名、可望因此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
那賈家上上下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容
易拏不出、這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
併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
親身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聽
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要知端的下
回分解正是、

早知日後閒爭氣、豈有今朝錯讀書、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来宝玉急于。要與秦鍾相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上學。後日請秦相公一早。到我家里来會齊了、一同前去、打發了人送信去至日一早宝玉起来

時、襲人早將筆書文物包好、收拾停妥、坐
在床沿上發悶、見宝玉醒來只得伏侍他
梳洗宝玉見他悶〻的、因笑道姐〻、你怎
么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了、丢的你
你們冷清了、襲人笑道、这是那裡的話、讀
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究、
怎么樣呢、但只一件讀書之時、只想着書、
不讀書之時、想着家裡些、別合他們一處頑、

磞見老爺不是頑的、雖然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就是我的若心、憲旦你可要体量、襲人說一句、宝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已包好了、交出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看、脚炉手炉炭也交出去了、你可着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

動了、寶玉道我都知道自己都會調停你放心、但你們可也別悶死在屋裡、也合林妹妹處去頑笑才好、說着俱已穿帶齊備、襲人推他去見賈母、王夫人等、寶玉却又囑咐晴雯麝月等、几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然後又去見王夫人、出來書房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在書房與清客相公說閒話、忽見

宝玉進来請安、回道上學里去、賈政冷笑道、如果再提上學、連我也羞死了、依我說你竟是頑你的是正理、仔細賍了我的地、靠賍了我的門、衆請客都立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可以顯身求名的了、断不似往年仍作小兒子態了、天也將飯時了、世兄快請罷、說着竟有兩个年老的携了宝玉出去、賈政

因問跟宝玉是誰、只聽那边答應了两声、
早進来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賈政看時、認
得是奶姆的三子、名換李貴、向他說道你
們連日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
到念了些湖言混語在肚里學了些精微
淘氣、等我閒一閒揭了你皮、再合那不長
進的羮賬、嚇得李貴、双膝跪地、摘下帽子
磞頭、有声答應是是、道哥兒已第三本詩

經、什么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
說得滿座哄然大笑起来、賈政也掌不住
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
掩耳偷鈴哄人、耳目你去請學裡師老爺
安就說我說了什么詩經、古文一概不用
虛應故事、先把四書講明背熟、是要緊的、
李貴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了、此時
寶玉獨站在院外屛氣靜候待他們出来、便

忙忙的走了、李貴等一面彈了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跟主人賺些体面、我們這等奴才、白賠着挨打受罵、從此後可怜見些才好、宝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曲我明日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你請、只求聽一半句話就省了、說着又至賈母這边、秦鍾早已来等候了、賈母正合他說話兒、宝玉

忽然要来辞黛玉、因又忙至黛玉房中来作辞彼時代玉總在窓下对鏡理粧、听宝玉説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定是蟾宫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宝玉道好妹〻、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和胭脂膏子也等我来製劳、叨了半日、方起身要出去、黛玉又叫住、問道你怎么不去、辞你宝姐〻、宝玉笑而不答、一逕同秦鐘上學去了、原来

這賈家的義學、離此不遠、不過一里之遙、
原先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貧窮不能
請師爺者、即入此學、凡族中有官之人、皆
有供給銀、多寡不同、為學中之費、特請年
高有德之人、為塾堂專為訓課、子弟、如今
宝玉秦鍾二人都相見、拜过先生、讀起書
来、自此後、三天五天、和自已之重孫一般、
疼愛、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厚、更助些衣

服等物、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府便熟了、宝玉総是不守分的人、一味随心所欲因此又發了癖性、又特向秦鐘悄說、咱們二人一樣年紀、又是同學、以後不必論外姓、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不得宝玉不依、只叫他兄弟或叫表字、鯨卿秦鐘只得也混着乱叫起来、原来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之人丁、與親戚的子弟、俗

語說得好、一龍九種、〻〻各別、未免人多子、
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内、自宝玉二
人来了、都生的花朶一般模樣、又見秦鍾
腼腆温柔、未語面先紅、作女兒之態、宝玉
又是天生来慣能小心、伏低賠身下氣、情
性体貼、諸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
不得那些同窓之人起疑心、背地里你言
我語、滿佈書房、原来薛蟠自来王夫人處

住後便知有一家學、：中廣有青年子弟、
不免動了龍陽之興、假來上學讀書、不过
是三日打魚、五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礼物、
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意（益、）只圖結交
些契弟、誰想这學內、就有好幾个小學生、
圖了薛幡的銀子、吃穿被他哄上了手、更
又有兩个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
房親眷、未知其名姓、只因生得嬌媚風流、

滿學堂中都給他兩個起了外號、一个香
憐、一个玉愛、雖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於
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興
心、如今宝玉秦鐘二人一來見了他兩個、
也不免繾綣羡慕、亦知係薛蟠相知、故未
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也一般的留情、
與宝玉秦鐘、因此四人雖有情恋、只未敢
發跡、每日一人學中四處各坐、或設言托

三〇〇

意或咏桑寓柳、總以心照外面、自為避人
眼目、不意偏有幾个滑賊看出、形景都背
地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不止一日、
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又留
下一句七言對聯、命學生對、明日再來上
書將學中之事、又命賈瑞管理、妙在薛蟠
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了、因此秦鐘趁此
合香憐、擠眉弄眼、遞暗號、二人假粧出小

恭、走至後院、秦鐘先問他家裡有大人可
曾你交朋友不曾、一語未了、只聽得背後
咳嗽了一聲、二人嚇得忙回頭看時、原來是
窗友名金榮者、香憐本有些性急羞怒相
激問道、咳嗽什么、難道不許人說話不成、
金榮笑道、难道不許我咳嗽不成、只問你
們有話不明話鬼〻祟〻的幹什么故事、
我可也拏住了、还硬什么、先得讓我抽个

頭兒咱們不言語一聲兒、不然就大家奪起來、秦香二人、急得飛紅臉、便問拏住什么了、金榮笑道、我現拏住了是真的、說着又拍手笑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个広、秦香二人又氣又急、進来向賈瑞前、告金榮無故說壞別人、原来这賈瑞最是个圖便易沒行止之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以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

圖些銀子酒肉、一任薛幡橫行霸道、他不
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偏那薛生
是浮藻心性、今日、東明日西、因近日又有
新朋友了、把香玉二人都丟開了、就是金
榮亦是當的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漸棄
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二人亦漸棄了、連賈
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說薛生得新
棄旧、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生根前提攜

補他因此賈金榮一干人也在醋妒那兩
个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更不自
在起來，雖不好叱秦鐘，却拏着香憐作法，
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几句，香憐反討
了沒趣，連秦生也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
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
閒話，玉愛偏又听了不忿，兩个人隔坐咕
〻嚕〻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

方才明〻的、他兩个親嘴摸屁股、兩个商
議定了、一对一肏撅艸棍太抽長短、誰長
誰幹、金榮只顧任意乱説、却不防还有别
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个、你道这是誰、原
来是一个名喚賈薔、亦係寗府中之正派
玄孫、父母亡之後、從小児跟着賈珍過活、
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的还風流俊
俏、他弟兄二人最相契、厚常想共處、寗府

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耑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庅小人流津淫涿之詞、賈珍想亦聞得此口聲不大好、自已也要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寧府、自去立門过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明、捴然應名来上學、亦不过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鬥鷄走狗賞花頑柳、從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

賈薔匡助、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於他、〻既和賈蓉最好、今見有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自已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一番、想道金榮賈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向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若我一出頭、他們告訴老薛、我們豈不傷了和氣、待要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無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口息聲、不傷了体

面、想畢也粧作出茶、至外面悄悄的把跟宝玉的書僮名喚茗烟喚到身边、如此這般調撥他几句、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得用的、又且年輕不曉世事、如今听賈薔說有人欺負宝玉秦鐘心中大怒、一想若不給他个利害、下回越發狂縱难制了、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聽了这个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来找金榮、也不叫金

相相公了、只叫說姓金的、你是什么東西、賈薔遂踩一踩靴子、故意整〻衣服看〻日影兒說是时候了、遂先與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强他、只得隨他去了、这裡茗烟先、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屁股不命管你毛毛相干、横豎沒命你爹去就罷了、你是好小子出来、動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屋子弟都忙〻的、躲在賈瑞身边也有

跑出後院去的此刻賈瑞連忙吆喝茗烟、不許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宝玉秦鐘二人、尚未去時、從腦後嗖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是何人打來、幸而未打着、却又打了傍人的座上、这座乃是賈蘭賈菌、這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子孫、其母亦少寡、獨守着賈菌、這

賈菌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桌、誰知賈
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
的、他在座上冷眼看見有人暗助金榮打
茗烟、偏没打着茗烟、都打在他桌上、正打
在面前一个磁壺上、打得粉碎、濺了一身
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你們
打起我來了么、罵着便抓起硯台、要打回
去、賈蘭是个省事的、忙按住硯瓦、極口劝

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住、便兩手執起書匣子來照着那边打了去、終自身力薄、却打不到那里、剛到宝玉桌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一聲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撒了一桌、又把宝玉一碗茶也砸碎了、賈菌便起來要打那一个飛硯的人、金榮隨手抓了毛竹大板在手、他狹[illegible]人多、乱打乱舞一陣、茗烟早吃一下、

乱嚷道你們还不動手宝玉还有三个小
子豈有不陶氣的一齊乱嚷小婦養的動
了兵器了大家都挺起門閂併馬鞭子蜂擁
進来賈瑞急了擱面劝一回那些人誰听
他的話肆行大鬧衆頑童也趁勢帮着打
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的藏在後院靜
听外边喧鬧也有胆大的站在桌边喝着
聲兒吽打的登時間鬧沸起来外边李貴

等几个大漢听得裡边作叉起来忙都進
来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
如此說那一个人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
茗烟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上早撞在
金榮的板子上被打去了一層油皮宝玉
正拏掛襟子替他揉呢見喝住衆人便命
李貴收拾書匣快拉馬来我回四太爺去
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礼来告

好洗乃千
浄

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听着人家罵我們、还調撥他們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不為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相公的頭也打破了、还在这裡念什么書、李貴劝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这回子為这点事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咱們無礼、依我的主意、那里的事那裡結、何心驚動老人家、

这都是瑞大爺的末是該打的打、該罰的
罰如何等鬧到这步田地、还不管、賈瑞道、
吆喝着都不聽李貴笑道、不怕你老人家
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正經所
以这些兄弟總不听、就鬧到太爺的跟前
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過、還不快作主意、
撒開了罷、宝玉道、这是為什么、我是必回
家去的、秦生哭道、有金榮我是不在这里

念書的、宝玉道难有人家来、咱們来不得、我必回明白、衆人攢了金榮去、又問李貴金荣是那一房的、李貴想道也不用問了、說起那一房的、便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窓外道他、是東边胡同子裡、璜大奶々的侄兒、那是什么硬正杖腰子、也来嚇我們、璜大奶々是他姑娘、你那姑媽只會打旋磨子、向我們璉二奶々跪着借當、頭

我就看不起他、那主子奶〻、李貴忙斷喝
道、說不止你小命的知道、有這些咀嚼寶
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
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〻、他来說着便要
走、叫茗烟進来包書、茗烟来包着書、又得
意道、爺也不用自已去見、等我去他家就
說老太〻、有話問他、僱上一輛車拉進去、
當着老太〻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

你要死、仔細家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宝玉全是你調唆的、我这里好容易劝哄的好了一半、你又来生个新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变法兒壓息了纔是、到往大里奮、茗烟才不敢作聲了、此時賈瑞也生恐鬧大了、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来央告秦鍾、又央告宝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来宝玉說不回去也

罷、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了、金榮先是不
肯、後来禁不得賈瑞也来逼他去賠不是、
李貴等只得好劝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禍
端、你不这様怎得了局、金榮強不过只得
與秦鐘作了个揖、宝玉還不依、偏定要磕
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榮
磕頭、金榮無奈何俗語云、
在他門下過、怎敢不低頭、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陪了不是，給秦鍾磕頭，宝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金荣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这

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人也沒的說他素日
又和宝玉鬼々祟々的、只當人都是瞎子、
看不見今日他又去拘搭人、偏々的撞在
我眼睛裡、就是鬧出事來我、还怕什么、不
成他、母親胡氏听見他咕々嘟々的說、因
問道你又要增什么閑事、好容易我望你
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
西府里的、璉二奶々跟前說了、你才淂了

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僧們
家里还有力量、請的起先生、况且人家李
裡茶也是現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書、
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
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
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了、那薛大爺
一年不給不給者、這二年也帮了僧們有七
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这个学房、

再要我这庅一个地方，我告訴你說罢，比登天的还难呢，你給我老老实实的碩一回子，睡你的覔去，好多着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次日仍就上学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是賈家玉字輩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

常到寧榮二府里去請〻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却説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个婆子坐上車來家里走〻瞧〻寡嫂并姪兒閑話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家學房里的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説了这璜大奶〻

不听則已，已听了一時怒従心頭起，說道
这秦鍾小犉子，是賈門的親戚，难道榮兒
不是賈門的親戚人，都别持勢利了，况且
都做的是什広有臉的好事，就是宝玉也
不犯向着他到，这个田地，等我去到東府
瞧々，我們珍大奶々，再向秦鍾他姐々說
說々，叫他評々这个理，这金榮的母親听
了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这都是我的

嘴快告訴了姑奶〻、求姑奶〻、快別去說
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鬧起來、怎庅
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不但不
能請先生、反到在他身上添許多嚼用来
呢、璜大奶〻、听了說道、那里管得許多、你
等我說了、看是怎庅樣也、不容他嫂子劝、
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望寧府里
来、到了寧府進了車門、到了東邊小、角門

前下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尤氏也未敢
氣高殷々勤々叙過寒温説了些閑話方
向道々日怎庅設見蓉大奶々尤氏説道
他这些日子不知是怎庅着経期有兩個
多月未来叫大夫瞧了又説並不是喜那
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怠動話也懶待説
眼神也發眩我説他且不必拘禮早晚不
必上来你好生養々罷就是有親戚一家

兒来、有我呢、就有長輩們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吽他靜：的養：、就好了、他要想什庅吃、只管到我这里取来、倘或我这里沒有、只管望你璉二嬸子那里要去、倘或他有个好合歹、你再要娶这庅一个媳婦、这庅个模樣兒、这庅个情性的人兒、打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这為人

行事、那个親戚那个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生々兒早辰、他兄弟来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姐々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不當告訴他、別說这庅一点子小事、就是你受了一萬分的委曲、也不該向他說、總是誰知他們昨兒學堂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學来的一个人、欺侮了

他了、里頭还有些不乾不净的話、都告訴了他妹々、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的、雖則見了人有説有笑、行事見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聽見个什庅話兒、都要慶三日五日、才罢这病就是打这个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々々兒聽見有人欺侮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羣混賬狗友狐朋的扯是搬非、調三惑四那些人氣的是

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里吵鬧、他听了這事、今日索性連早飯沒吃、我聽見了、我方到他那边慰了他一會子、又勸解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边府里、找宝玉去了、我才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才過来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如今又沒个好大夫、我想到他這个病上、我心里到象針扎是的、

你你知道有什么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
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
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唬的丢在爪窪
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
的話、連忙答道、我們这么聽着、實在也沒
見人說有个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这
个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別叫人混治、
倘或認錯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

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来見了
金氏便向尤氏問道这不是璜大奶々広
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
道讓这大奶々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就
過那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說
々秦鍾欺侮了他姪兒的事聽見秦氏病
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
氏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一

會子話兒、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
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来有什庅說的事
情庅、尤氏答道、到沒說庅、一進来的時候、
臉上到像有些惱的氣色、似平靜了、你又「
讓（叫）他吃飯、他聽見媳婦这庅病、也不好意、
只管坐着、又說了几句閒話兒就去了、到
沒有求什庅事、如今且說媳婦这病、你到
那里尋一个好大夫来給他瞧瞧要緊、可

別躭悞了、現々偺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里要得一个、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広說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个人、一日輪流着到有四五遍来看脈、他們大家商量着立了方子、吃了、也不見効、到弄得一日換四五遍衣裳坐起来見大夫、其寔與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这孩子也糊塗、何必脫々換々的、倘

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那还了得衣裳
任憑是什庅好的可又值什庅呢孩子的
身子要緊就是一天一套新的也不值什
庅我正進来要告訴你方才馮紫英来看
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这庅了我才告
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
因為不得个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
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裡这两日

着寔着急、馮紫英因説起他有個初時、從
學的先生姓名友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
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々年是上京
給他兒子来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这広
看来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里除灾、
亦未可知、我即刻差人、那我的名帖請去
了、々日倘或天晚了不能来、明日想来一
定来、況且馮紫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

他務必叫他来瞧瞧等這个張先生来瞧
了再說罷尤氏聽了心中甚喜因說道後
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麽辦賈珍說道
我方才到了太爺那里去請安兼請太爺
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爺因說道我
是清淨慣了的我不愿意望你們那是非
場中去閑坐閙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
日要叫我去受衆人些頭莫過你把我從

前註的陰騭文、你給叫人好：的寫出来、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还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兩日、一家子要来你就在家裡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庅東西来、連你後日也不必来你要是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你後日要来、又跟隨多少人来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又說後日我是

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昇来吩咐他們預
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来、
吩咐来昇照舊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
々富々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去請老太
々太々二太々和你璉二嬸子来聽々、再
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个好大夫業已打
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来、你可將他这
些日子的病症細々的告訴他賈蓉一々

的荅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才馮紫英、家去
請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因回道奴才方
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
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才这里大爺也向我
說了、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
此时精神實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
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
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

荐。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寔不敢當，仍教奴才拿回来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罷，賈蓉復轉身進去，回了賈珍尤氏的話，方出来叫了来昇来，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話，来昇听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請那張先生来了，賈

珍遂延入大所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
馮大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深通醫
李小弟不勝欽仰之至、張先生道晚生粗
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大人
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
無寔李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過謙就
請先生進去看看、見婦、仰仗高明以釋下
怀、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

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
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内的病
症說一說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
的意思竟先看過脉再說的為是我是初
造尊府的本也不曉得什麼但是我們馮
大爺務必叫小弟過来看看小弟所以不
得不来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說的是不
是再将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

酌一个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
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
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
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
大迎枕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
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了至
寧神細胗了有半刻的工夫、方才換過左
手、亦復如是、胗畢脉息說道、我們外边坐

罢、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間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賈蓉道、先生請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張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脉息、左寸沉重、左関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関需而無神、其左寸数者、乃心氣虚而生火、左関沉伏者、乃肝家氣滞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大虚、右関需而

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脇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経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木尅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支酸軟、據看这脉息、應當有这些症候、總对、或以这个脉為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命也、傍边一

个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倒不用我們告訴了、如今我們家里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瞧着呢、都不能說的这庅真切、有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揔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笑說道、大奶奶这個症候可是那衆位躭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

期就用藥治起来、不但断無今日之患、而
且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悮到
这个田地、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来这病
还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是夜間
睡得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拏手了、據我
看着脉息、大奶々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
過的人、聪明特过、則不如意的事常有了、則思
慮太过、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

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從前的行經的日
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
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
長二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听了
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个以養
心調經之藥服、之何至于此、這如今明顯
出·一个水虧水旺的症候、來待用藥看、、
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寫的是、 益氣

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参一錢半 黄芪二錢 雲苓二錢 熟地四錢 當歸一錢酒洗
白芍一錢炒 川芎一錢半 黄芪二錢 香附米二錢製 醋柴
胡八分 怀山藥一錢炒 真阿膠二錢蛤粉炒 延胡索一錢半酒炒 炙
甘艸八分

引用建連子七粒去心 紅棗三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还要請教先生、这
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咲道、大

爺是最高明的人、病到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藥也要看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揔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这藥方子、并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这広痛

快、想必用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
混飯吃久慣行医的人、因為馮紫英我們
好容易求了他来、既有这个人、媳婦的病
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
前日買的那一斤好的罷、賈蓉听畢話、方
出来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
服了此藥病勢如何、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一回

慶生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些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等、與賈敬送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來、你說我父親遵太爺的話未敢

来、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来了、先是賈璉賈薔到来先看了各處的坐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原算計請太爺今日来家裡、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又不来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

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来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呢、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親自遞了茶、因笑說道、老太〻原是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但是這個時候天氣正凉爽、滿園的菊花又盛開、請老祖宗過来散散悶、看着衆兒孫熱鬧熱鬧、是這個意思、

誰知老祖宗又不肯賞臉、鳳姐兒未等王
夫人開口、先説道、老太太昨日還説要来
著呢、因為晚上看著寶玉兄弟他们吃桃
兒、老人家又嘴饞、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
的時候、就一連起来了兩次、今日早晨略
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爺、今日断不能
来了、説有好吃的要幾様、還要很爛的、賈
珍聽了笑道、我説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

日不来必、定有個縁故、若是這広着就是
了、王夫人道、前兒聽見你大妹〻説、蓉哥
兒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広様、
尤氏道、他這個病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
着老太〻太〻頑了半夜、回家来好〻的
到了二十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也、懶待吃
東西、這將就有半個多月了、經期又有二個
多月没来、邢夫人接着説道只怕是喜罷、

正說著外頭人回道大老爺二老爺并一家子爺們都来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方說道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子英荐了他從學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竟是狠大的一個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别的仍是不大怎庅樣見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

不住、今日這樣的日子、他再也不肯不扎
掙着上来、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里見
他的、他還扎掙了半日、也是因你們娘兒
二個好的上頭、他才戀戀的捨不得去、鳳
姐聽了眼圈兒紅了半日、半天方説道真
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個年
紀倘或就因這個病上怎么樣了、人還活
着有什庅趣兒、正説話間賈蓉進来給那

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前都請了安方回尤氏
道方才我去給太爺送吃食去并回說我
父親在家裡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的爺
們遵太爺的話并未敢來太爺聽了甚喜
歡說這才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
太爺太〻們叫我好生伺候叔〻嬸子并
哥〻們還說那陰隲文叫急〻的刻出來印
一萬張散人我將這話都回了我父親了、

我這會淂快出去、打發太爺們並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住、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着、賈蓉皺〻眉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〻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邢夫人王夫人道、太〻們在這裡吃飯呢、還是在園子裡吃去好、小戲兒現預備在園子裡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我們索性吃了飯再過去

罷、也省好些事邢夫人道狠好、于是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快送飯来、门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一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親都上坐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来原為給太老爺拜壽、這不是我们来過生日来了麽鳳姐兒說道大老爺原是好養静的已经修煉

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々們這麼一說、
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的滿屋
的人都笑起来、于是尤氏的母親、並邢夫
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畢飯、嗽了口淨了
手、才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来向尤氏
說道老爺們、並衆位叔々哥々兄弟們、都
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
不愛聽戲的、又怕人鬧的慌、都才去了、別

的一家子爺們、都被趲二叔並薔兄弟都讓
過聽戲去了、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
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
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
帖送壽礼来、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賬房
裡了、禮單都上了檔子了、老爺領謝的名
帖都交給各来人了、各家来人都照舊例
賞了、並都讓吃了飯才去了、母親該請二

位太〻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坐着去罷、
尤氏道也是才吃了飯的、就要過去了。鳳
姐兒說我回太〻我先瞧〻蓉哥兒媳婦、
我再過去、王夫人道很是我們都要去瞧
瞧他倒怕他嫌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
尤氏道好妹〻、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
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快些過園子裡來、寶
玉也要跟了鳳姐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

你看了就過去罷那是侄兒媳婦于是尤氏
請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親都過會芳園
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
来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門口、
秦氏見了就要站起来鳳姐說快别起来、
看起猛了頭暈于是鳳姐兒就緊走了二
步拉住秦氏、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麽幾日
不見就瘦的這麽着了、於是就坐在秦氏

坐的褥子上、寶玉也问了好、坐在對面椅子上、賈蓉叫快到茶来、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喝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强咲道、這都是我没福、這樣人家公々婆々當自己的女孩似的待、嬸娘的侄兒雖說年輕、却是他敬我々敬他、從来没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到不用說了、别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

無不和我好的、這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有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順一天、就是嬸娘這様疼我、〻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過年去呢、寶玉正眼瞧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太虛寫的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午覺、夢太虛幻境的事来、正自

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泪不知不覺就覺流下来了。鳳姐兒心中雖十分難過，恐怕病人見了眾人這個樣兒，又添心酸，到不是開導勸解的意思了。見寶玉這個樣子，因說道：寶兄弟，你特婆婆媽媽的，病人不過是這麼說，那裡就到得這步田地了，況且能多大年紀的人，略病一病兒就這麼想，那麼想的，這不是

自己到給自己添了病広。賈蓉道他這病
也不用别的只是吃得些飲食就不怕了、
鳳姐兒道寳兄弟太〻叫你快過去呢你
别在這裡只管這広着、到招的媳婦心裡
不安太〻那裡又掂着你、因向賈蓉説道、
你先同你寳叔過去罷。我還略坐一坐兒、
賈蓉聽説即同寳玉過會芳園来了、這裡
鳳姐兒又勸解了秦氏一番又低〻説了

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請了兩三遍。鳳姐兒才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罷，我再來看你。合該你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薦了這個好大夫來，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是神仙也罷，治得病治不得命。嬸子，我知道我這病不過是挨日子。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着，病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才是。況且聽得大夫

説、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如今才九月半、還有四五個月的工夫什庅病治不好呢、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這也難説了、你公公婆婆聽見治得好你、別説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觔也能彀吃的起、好生養着罷、我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跟過去了、閒了時候還求嬸子常過來瞧瞧我、偺們娘兒們坐坐多

説着遺話兒鳳姐聽了不覺得眼圈兒一紅遂説道得了閒兒必常来看你于是鳳姐兒帶領跟隨来的婆子了頭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便门来但見、

黄花滿地白柳横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翻踈林如畫西風乍

紫初羅鶯啼燦日當聆又添蛩語遥望東南見幾處依山之榭縱觀西北结三间臨水之軒笙簧盈耳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是看園中的景致一步步行来讚賞猛然從假山石後走過一個人来向前對鳳姐兒說請嫂子安鳳姐兒猛然見了將身子往後一退説道這是瑞大爺

不是、賈瑞說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不是我是誰、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見不想到是大爺到這裡来、賈瑞道也、是合該我与嫂子有緣、我方才偷出了席、在這個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見嫂子也從這裡来、不是有緣麽、一面說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覷着鳳姐兒、鳳姐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

分呢、因向賈瑞假意含笑說道怨不得你
哥々常提你說你狠好今日見了聽你說
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
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々們那裡去不得
和你說話兒等閒了偺們再說話兒罷、賈
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恐怕嫂
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兒假意笑道、
一家子骨肉說什庅年輕不年輕的話、賈

瑞聽了這話，再不想今日得這個奇遇。那神情光景亦發不堪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罰你酒。賈瑞聽了身上木了半邊，慢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故意把腳步遲了些兒，見他去遠了，心中暗忖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樣兒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

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来將轉過一重山坡見二個婆子慌々張々的走来見了鳳姐兒笑説道我们奶々見二奶々只是不来急的了不得叫奴才们又請奶々来了鳳姐説道你们奶々就是這庅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々的走着問戲唱了有幾齣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齣了説話之間已到了天香樓的後门

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道寶兄弟別特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見尤氏已在樓梯口等着呢尤氏咲說道你們娘兒二個特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住着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在邢夫人王

夫人前告了坐。尤氏的母親前周旋了、一
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聽戲尤氏
叫拿戲单来、讓鳳姐兒点戲、鳳姐兒說道
太〻們這裡我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
說道我們和親家太〻都点了好幾齣了、
你点二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来
答應了一聲、接過戲单從頭看点了一齣
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单去說現在唱的

雙官誥唱、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〻、他們又心裡不靜、尤氏說道太〻們又不常過来、娘兒們多坐會子去才有趣兒、天還早着呢、鳳姐兒立起身来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裡

不便易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
笑道那里都像你這樣正經人呢、於是説
説笑〻点的戲都唱完了、方才撤了酒席、
擺上飯来吃、畢大家才出園子、来到上屋
坐下吃了茶、方才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
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下婆子媳
婦们、方送出来、賈珍率領衆子侄都在車
傍侍立、等候着呢、見了邢夫人王夫人説

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来瞧〻、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日整坐了一天、也乏了、明日歇〻罷、于是都上車去了、賈瑞犹不時拿眼覷着鳳姐兒、賈珍等進去、後李貴才拉過馬来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里賈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過晚飯、方大家散了、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説、此後鳳姐兒不時親自来看秦

氏、秦氏也有幾日好些、也有幾日仍是那
樣、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
榮府來了幾次、偏都遇着鳳姐兒往寧府
那邊去了、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
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
々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
也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
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大節不添病就有

好大的指望了、賈母道可是呢、好個孩子、要是有些緣故、可不叫人疼死、説着一陣心酸、叫鳳姐兒説道你們娘兒二個也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後日再去看〻他去、你細〻的瞧〻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来告訴我〻也喜歡〻那孩子素日爱吃的東西、你也常叫人做些与他送過去、鳳姐兒一〻的答應了、到了

初二日、吃了早飯、来到寧府看見秦氏的病雖、未甚添、但是那臉上身上的肉全瘦乾、了、於是合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兒、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說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至、又沒怎麽樣、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吃了二塊、

到像尅化的動似的、鳳姐兒說道明日再
給你送來、我到你婆〻那裡瞧〻、就要趕
著回去回老太〻的話去、秦氏道嬸子替
我請老太〻的安罷、鳳姐兒答應著就出
來了、到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
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
這實在的沒法了、你也該將他一應的後
事用的東西、也該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

尤氏道我也暗〻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
件東西不得好木頭、暫且慢〻的辦罷、于
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
我要快回去、回老太〻的話去呢、尤氏說
道你可緩〻的、別唬着老太〻、鳳姐兒說
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了家
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兒媳婦請老太〻安、
給老太〻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

心罷他再略将些、還要給老祖宗磕頭、請
安来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麽樣、鳳姐兒
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将呢、賈母聽了沉音
了半日、因向鳳姐兒說你換〻衣服歇〻
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来見過了王夫人、
到了家中、平兒将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
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道、家里有什麽
事麽、平兒方端了茶来遞了過去說道、沒

有什麽事就是那三百銀子的利銀旺兒
媳婦送進来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来
打聽奶〻在家沒有他要来請安説話鳳
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説道這畜生合該作
死看他来了怎麽樣平兒回道這瑞大
爺是因為什麽只管来鳳姐兒遂將九月
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
話都告訴了平兒〻〻説道癩蝦蟆想天鵝

肉吃沒人倫的混賬東西起這個念頭呌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

石頭记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设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忽見有人回說瑞大爺来了鳳姐忙令快請進来賈瑞見請進裡邊心中喜出望外急忙進来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也假意殷勤讓茶讓坐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亦發

酥倒因錫了眼問道二哥〻怎麼還不回来鳳姐道不知什麼緣故賈瑞笑道别是在路上有人絆住了脚捨不得回来了未可知鳳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說錯了我就不這樣鳳姐笑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来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〻天〻也

悶的狠、鳳姐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
解〻悶兒、賈瑞笑道我到天〻閒着天〻
過來替嫂子解〻悶可好不好、鳳姐笑道、
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
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点謊話、天打雷劈、
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利害人、在
你跟前一点也不敢錯、所以唬住我、如今
見嫂子最是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

不来、死了也願意的、鳳姐笑道、果然你是明白人、比賈蓉薔、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们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胡塗蟲、一点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上、由不得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帶的荷包、然後又問帶什么戒指、鳳姐悄悄道、放尊重些、別呌丫頭们看見笑話、賈瑞如聽了觀音佛一般、忙往

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了、賈瑞道我再坐
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又悄悄的道、
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
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来、悄悄的
在西邊穿堂兒裡等我、賈瑞聽了如得珍
寶、忙问道你别哄我、但只那裡人過的多、
怎么好躲的、鳳姐道你只管放心、我把上
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两邊门一關再沒

別人了、賈瑞聽了喜之不禁、忙々的告辭
而去、心内以為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
裡摸入榮府、趁掩门時鑽入穿堂、果見漆
黑無人、往賈母那邊去的门戶已鎖、倒只
有向東的门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
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邊的门也關了、
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消々的出來、將
门撼了撼、關的鐵桶一般、此時要求出去

亦不能勾、南北皆是大房墻要跳、亦無攀
援這屋内、又是過门風空落落、現是臘月
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
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辰只見一個
老婆子、先將東门開了進来去叫西门賈
瑞瞅的背着臉、一溜烟抱着肩跑出幸而
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门一逕跑回家
去原来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

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在外吃酒耍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在外非飲即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斷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了、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禀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況

是撒謊、因此發狠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早飯、令跪在院內讀文章、定他補出十天的工課来方罷、賈瑞直凍了一夜、今又遭了苦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讀文章、其苦萬狀、此時賈瑞前心猶未改、再不想到是鳳姐捉弄他的、過後兩日得了空、便仍来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身發誓、鳳姐因見他自投羅網、

少不得再尋别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别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裡、那間空屋子裡等我、可别冒失了、賈瑞道、果然、鳳姐道、誰可哄你、你ゝ不信就不用来、賈瑞道、来ゝ来、就死也要来、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便先去了、鳳姐這會了自然要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

偏生家裡又有親戚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只等他祖父安歇了，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道中屋子裡來等着，就像那熱煱上的螞蟻一般，只是千思百想，專等個人來，等了半日，人影兒沒一個，耳聽々連聲音都沒有，心下自思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我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々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想

定是鳳姐不管皂白、餓虎一般、等那人剛至门前、便如猫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我的親嫂子、等死我了、説着便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裡親娘親爹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作聲、賈瑞扯了自己的褲子、硬幫幫的就想頂入、忽見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著火紙拈子照、到問道誰在這屋裡、只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臊

我呢、賈瑞一見却是賈蓉直臊的無地可
入、不知要怎麼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被賈
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
到太〻跟前了、說你無故調戲他、〻暫用
了個脫身計哄你、在這邊等着太〻氣死
過去因此叫我拏你、剛纔你又攔我住、他沒
的說跟我去見太〻罷、賈瑞聽了魂不付
體、只說好姪兒、只說沒有見我、明日我重

重的謝你、賈薔道你若謝我放你不值什
庅只不知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須得
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
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的賬
目、借頭家銀子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
容易、只是此時無紙筆、賈薔道這也容易、
說畢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拏來命賈瑞寫
他兩個作好作歹、只寫了五十兩然後畫

了押、賈薔收起来然、後撕羅賈蓉〻〻先咬
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中的人評〻
理賈瑞急的只是叩頭、賈薔又道如今要
放你、我担着不是老、太〻那门早已關了、老
爺正在廳上看南京的東西、那一路定難
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门若、這一走倘或遇
見了人、連、我也完了、等我们先去哨探〻〻
再来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得、少時就来

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
息了火出至院外、摸着大台磯底下、說道
這窩兒裡好、你只蹲着別哼一聲兒、等我
們來再動、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
由己、只得蹲在那里、心下正盤筭、只聽頭頂
上一聲响、嘩拉拉、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
潑下來、可巧澆了他一頭一身、賈瑞掌不
住噯喲了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

臉渾身皆是屎糞、冰冷打战只見賈薔跑
来吽、快走〻〻賈瑞如得了命一般、三步兩
步、從後门跑到家裡、天已三更、只得吽開门、
人見他這般光景、便問是怎么的了、少不得
扯謊說黑了、失足掉在毛厮裡了、一面到了
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方想到是鳳姐、頑他因
此發、一恨再想、〻鳳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
一時摟在懷内、一夜竟不曾合眼、自此滿心

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薔賈蓉兩個常〻的来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難禁、更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来歲的人、尚未娶過親、近来想着鳳姐、未免有那指頭告兒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日氣惱、又多此皆自遭之禍、因此幾路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中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如醉、

黑夜作燒白晝常倦、下溺流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睡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調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了動靜、忽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治療、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

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來尋王夫人、命
鳳姐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都
替老太〻配了藥、那整的太〻又說留着、
送楊提督的太〻配藥偏生昨兒我已送
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偺们這邊沒了、你
打發往你婆〻那邊問〻、或是你珍大哥
哥那府里再尋些来湊着給人家吃好了
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處、鳳姐聽了也不

遣人去尋、只得将些渣末泡鬚凑了二錢、命人送去、只説太〻送来的、再也没了、然後回王夫人、只説都尋了来、共湊了有二兩送去了、再説那賈瑞此時要命心勝無藥不吃、只是白花了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来化齋、口稱專治寃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内聽見了、直着聲叫喊説快請進那位菩薩来救命、一面叫一面在枕

上叩首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取出一面鏡子來兩面皆可照人鏡把上面鏨著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鑑出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安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

世間単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我来收取、管敎他好了、說畢佯常而去、衆人苦留不住、賈瑞收了鏡子、想到這道士到有些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試試、想畢拏起風月寶鑑来、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賬、如何唬我、我到再照照

正面是什么、想着又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的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来到了床上、噯喲了一聲、睜眼鏡子從手內吊過来、仍是反面立著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来、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

了這次剛要出鏡子来只見兩個人走来、拏了鉄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拏了鏡子再走、只說得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傍邊伏侍賈瑞衆人只見他先還拏鏡子照、落下来仍睜開眼拾在手內、已後鏡子落下来、便不動了、衆人上来看時已沒了氣了、身子底下冰涼漬濕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

死去活来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早燬此物遺害於世不小遂命架火来燒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已以假為真何苦来燒我正哭着只見那疲足道人從外跑来喊道誰敢燬風月寶鑑我来救也說着直入中堂搶入手內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喪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於鐵檻寺日後帶

回原籍當下賈家衆人齊来弔問榮國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亦是二十兩寧國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別者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三兩或五兩不可勝數外另有各同窓家分資也有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到也豐富完了此事家中狠可度日再講這年冬底兩淮林如海的書信寄来卻為身染重疾寫書

石頭記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

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星眼微朦、恍惚
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說道嬸嬸
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
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別、
還有一件心願未了、非告訴嬸嬸、別人未
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你
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
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

也不能過你〻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咱們家赫〻揚〻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話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〻你好癡也否極

泰来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可保常
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
世業、亦可謂保常的了、即如今日諸事都
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以行、則
後日可保永全了、鳳姐但問何事、秦氏道、
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
糧、第二件、家塾雖立、無一定供給、依我想
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

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
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
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處將家塾
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
日後按房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粮祭祀供
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亦不能有典
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皆可入官、這祭
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落下来子孫回

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常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此時若不早為後慮、臨期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与嬸子好

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記著、曰念
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门、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门上傳事的雲牌
叩了四下、正是報喪曰將鳳姐驚醒、人回
話東府蓉大奶々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
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々的穿衣、徃
王夫人處来彼時合家皆無不納罕、都有

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閑言少敘、却説寶玉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孤悽、也不和人頑要、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説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

刀的、忍不住哇的一聲真嗆出一口血来、
襲人、等慌了忙上来攙扶、問是怎㕽樣了、
又要回賈母来請大夫、寶玉笑道不用忙、
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
爬起来要衣服穿了、来見賈母、即時要過
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
攔、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
嚥氣的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

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預
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
寧國府門洞開兩邊的燈籠照如白晝亂
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
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
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氣疼舊
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
代儒賈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

琮賈瑞賈珩賈珖賈璟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蘭賈菌賈芝等、都来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合賈代儒等説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强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内絶滅無人了、説着又哭起来、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

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
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鐘並尤氏的幾個
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
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
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
七四十九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
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上拜大悲
懺超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

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擬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眾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己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以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珍見父親不管、亦發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

意、可巧薛蟠来吊問曰見賈珍尋好板、便
說道、我们木店裡有一副板、叫做什庅檣
木出在潢海鉄綱山上、作了棺木萬年不
壞、這還是當年我的父親帶来、原係忠義
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
去、現在還封在店裡、也没人出價敢買、你
若要就擡来便罷、賈珍聽說喜之不盡、即
命人抬来、大家看時、只見幫皆厚八寸、紋

如梹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玎璫如金玉、
大家都奇異稱賞、賈珍笑問、價值多少、薛
蟠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
去、什庅價不價、賞他們幾兩工錢就是了、
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
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者、殮上一等
杉木也就是了、此時賈珍恨不得代秦氏
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忽又聽得秦氏之

丫環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了，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人也都稱嘆。賈珍遂孫女之禮殮殯，一並停靈於會芳園中之登仙閣內。小丫嬛名寶珠者，因秦氏身無所出，乃甘心願為義女，誓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喜之不盡，即時傳下，從此呼寶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

遵舊制行事、目不得荼亂、賈珍因想着賈
蓉不過是個黌門監生、靈幡經榜上寫時、
不好看、便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
宮内相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送来、次後
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来上祭、賈珍忙接
着、讓至逗蜂軒、献茶、賈珍心中打筭定了
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与賈蓉蠲個前程
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喪礼上風光

世貫珍忙笑道老内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短了兩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是知道的偺們都是老相與不拘怎庅樣看着他爺〻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来求、我要与他孩子蠲、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

偺們孩子要蠲、快寫了履歷來、賈珍聽說
忙吩咐快命書房裡、恭〻敬〻寫了大爺
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
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〻〻看了忙送与
戴權、〻〻看時上寫道江寧府、江寧縣監
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
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
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

權看了回手便遞于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来送与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個執照把履歷填上明兒我来兑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兑、還是一並送上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裡你又吃虧了、不

如口平准一千二百两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説待服滿後、親代小犬到府叩謝、於是作别接着便有吆喝道之聲、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上房、又見錦郷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的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政等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来我去、也不能勝数、只這四十

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〻、人來人往花簇〻、官去官來賈政命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封賈門秦氏恭人之靈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旋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字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廷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上大書、
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
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
中之地、奉天永建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
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清
教門道錄司正堂、業生等敬謹修齋、朝天

叩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遠鎮四十九日消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消煩記、只是賈珍雖然此時心滿意足、但裡面尤氏又反了舊疾不能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咲話、因此心中不得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裡面

無人的話說了出来、寶玉聽說咲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与你權理一個月的事、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就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裡来、可巧這日非正经日期、親友来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

邢夫人鳳姐並族中的內眷陪坐、聞人報
大爺進来了、唬的衆人婆娘唿的一擻往
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款款的站了起来、賈
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
了、因拄了拐踱了進来、邢夫人等説道你
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
来作什麽、賈珍一面扶拐扎掙着要蹲身
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教寶玉攙住、

命人挪椅子来与他坐、賈珍断不肯坐、因
勉強陪笑道、侄兒進来有一件事要求二
位嬸〻、并大妹〻、邢夫人等、忙問什麼事、
賈珍忙笑道嬸〻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
婦没了、侄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為裡頭着
寔不成個体統、怎麼屈尊大妹〻一個月、
在這裡料理〻〻、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
道、原来為這個你大妹〻現在你二嬸〻

家只和你二嬸〻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個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来、叫人笑話、到是煩別人的好、賈珍笑道嬸〻意思、侄兒猜着了、是怕大妹〻劳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保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点兒、別人看着還是不錯的、從小兒大妹〻頑笑着就有殺伐決斷、如今出了閣、又在那府裡過事越發歷

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
無人了、嬸嬸不看侄兒侄兒媳婦的分上、
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王夫
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他
料理不清惹人恥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
到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看
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辦好
賣弄才幹、雖然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

喪大事、恐人還不服、巴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賈珍如此、一來他心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々說的這么懇切、太々就依了罷、王夫人悄々的道、你可能么、鳳姐道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々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照管々々、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々太々

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〻辛苦〻〻、我這裡先與妹〻行禮、等事完了、我到那邊府裡去謝、說着就作揖了、鳳姐兒還礼不迭、賈珍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来、命寶玉送于鳳姐、又說妹〻愛怎樣就怎樣、要什么只管拏這牌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

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
同那府裡代人一樣緣好不要存心怕人
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在沒不放心的了鳳姐
不敢就接對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
你哥〻就這么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
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〻
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內接過對牌
來強遞与鳳姐了又問妹〻還是住在這

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
了、不如我這裡趕著收拾出一個院落來、
妹妹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不用
那邊也離不得我、到是天天來的好、賈珍
聽說只得罷了、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
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
你今兒怎麼樣、鳳姐兒道太太只管請回
去、我須得先理一個頭緒出來後回去、得

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
在話下、這裡鳳姐兒來至三間一所抱廈
內坐了、因想頭一件事、是人口混雜、遺失
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
需用過費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
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
黔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
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

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石頭記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裏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了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裏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

一個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老臉丟了、那是個有名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得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須得他來整理整理、都待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拏了對牌來領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

交與来旺媳婦自已抱着進去了、鳳即命彩明訂造簿冊、即時傳来昇媳婦進来、要家口花名冊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来聽差、等話大概点了一点數目單冊問了来昇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来了、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閤得到齊、只見鳳姐正与来昇媳婦分派、衆人不敢

擋入、只在窗外听覷、只聽鳳姐和來昇媳婦說道、既托了我、我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点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治、說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的喚進來、看視一時看完、便又吩

吩咐這二十個分作兩班、十個每日在裡
頭単管人来客往倒茶、别的事不用他们
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単管本家親
戚茶飯、别的事也不用他们管、這四十個
人也分作兩班、単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
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别的事也不與
他相干、這四個人単在内茶房收管盃碟
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個人賠、這四個

人単管酒飯器皿、若少一件也是他四個人賠、這八個単管監收祭禮、這八個人単管各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総支了来交与你八人、然後按我的定数、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人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门户、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派某人守某處々々、所有棹椅古董起至于痰盒担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壞

就和守這幾處的人算賬均賠、来昇家的、
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賭錢吃酒打架
办嘴等事、則来回我、你要狥情経我查出、
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
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
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自有鐘表、不論大
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横竪你們上
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已

正吃早飯，仍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家大爺自然賞你們，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燈油、雞毛担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氈蓆、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

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清

楚、眾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前

只揀、便宜的作、剩了苦差沒個招攬、各房

中也不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

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一個正摸茶、又去

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客、如這些無頭緒

荒亂推、托偷閒、竊取等弊、次日一概蠲了、

鳳姐兒見自已的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

意、曰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大
進飲食、自己每日從府中煎了各樣細粥、
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
咐每日送上等菜到廈內、單與鳳姐吃、那
鳳姐不畏勤勞、天〻於卯正二刻過來点
卯、理事獨在抱廈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
群、便有堂客來往也不迎合、這日乃五七
正五日、上那應佛事僧、正開方破獄傳灯、

照亡祭閻君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
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請叩玉
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懺又有十三衆
青年尼僧、搭繡衣靸紅鞋、在靈前點誦接
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料定今日人客
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
起來梳洗、及收拾完畢、更衣盥香吃了兩
口奶口、糖粳粥、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

了来旺媳婦率領諸人伺候已久、鳳姐出
至廳上了車、前面打了一對明角燈、大書
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寧國府的大
門上、只見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
白晝、白汪汪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
正門上、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
簾、鳳姐下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
着手把燈罩、簇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

婦迎出来語安，攙待鳳姐款款緩緩走入
会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材，那眼
泪恰似斷線之珠，滚將下来。院中許多小
厮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了一聲：供茶
燒紙。只聽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端過
一張大圈椅，攙来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
聲大哭，于是裡外男婦上下見鳳姐出聲，
都忙皆齊聲哭。一時賈珍尤氏遣人来勸，

四七四

鳳姐方纔上任、來旺媳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之諸人、自入抱厦內按名查点、各項人數都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張惶愧懼、鳳姐冷笑道、我說是誰悮了、原來是你、〻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道小的天〻都來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覺得早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

求奶〻饒過這次、正説着只見榮府中的、
王興媳婦来了在外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
人、却先問王興媳婦作什么、王興媳婦爬
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忙進去説領牌取
絲打車轎上網絡、説着將個帖兒遞上去、
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四頂、小轎四頂、車
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絲若
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

取榮國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拏了去了、
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府的四個執事
的進來、都是要支領東西、領牌來的、鳳姐
姐命他們要了帖子念過聽了、一共四件、
因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筭清
了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二人掃興而去、
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你有什么
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兒回說就是方纔車

轎圍作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
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家的、
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
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那一個是為
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鳳姐聽
了即命收帖子、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又
發與這人去了、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
迷了、後兒他也睡迷了、將來都沒有人了、

本来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難管人了、不如開發的、登時放下臉来喝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擲下寧國府對牌去、說與来昇革他一月銀米、衆人聽說、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不敢怠慢、拖出去的拖執牌、傳諭的忙去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挨二十大板、還要進来叩謝、鳳姐道、明日再有悞的、打四十、後日打

六十、有受挨打的、只管悞說着分付散了
羅窓外衆人听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
榮府寧府兩處執事人、領牌交牌的来往
不絕、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這纔知
道鳳姐利害、衆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
執事保全、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
今日人多、恐秦鐘受了委曲、因默與他商
議要同他往鳳姐處来坐、秦鐘道他的事

四八〇

多、況且不喜人去、偺們去了他豈不煩膩、
寶玉道他怎煩我們不相干、只管跟我来、
說着便拉了秦鍾直至抱廈內鳳姐纔吃
飯見他們来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来
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同那
些洋人吃什么、原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
太〻吃了来的、一面歸坐、鳳姐吃畢飯、就
有寧國府中的一個媳婦来領牌、為支取

香燭事、鳳姐笑道、我筭着你們今兒該来、支取總不見来、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来取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忘了、方纔想起来、再遲一步兒也領不成了、說畢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弄一個支了銀子跑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

因道怎么偺們家沒人來領牌子、作東西、
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節你還做夢呢我
且問你、〻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玉
道巴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
快收拾出書房、這也無法、鳳姐笑道你請
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要快也不
中用、他們趲該你到那裡的時節自然就
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們作也得要東西

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向鳳姐身上要牌說好姐〻給出牌子來、叫他们要東西去、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疼還擱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们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与寶玉看了正閙着人回蘇州去的人照兒回来了、鳳姐急命喚進来照兒打千、

請安鳳姐便問回來作什么照兒道二爺打發回来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去大約趕年底就回来了二爺打發小的来報個信請安討老太〻的示下還瞧〻奶〻家裡好呢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照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

笑道你林妹〻可在偺們家住長了寶玉
道了不得想来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
呢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照兒回来因當
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掛待要
回来怎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有延遲
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復
令照兒進来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
点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点了包裹再

細〻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昭兒、
又細〻分付昭兒在外將生小心伏侍不
要惹你二爺生氣時〻勸他少吃酒別勾
引混賬女人回来打折你的腿等語赶亂
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又走了困不
覺又是天明鷄唱忙梳洗了過寧府中来、
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
陽司吏往鐵檻寺来踏看安靈所在又一〻

囑付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
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看完齋賈珍
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
房中胡亂歇了一夜、次日一早進城料理
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鐵檻寺、連夜另
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接靈人口、
裡面鳳姐見日期在邇也預備、先逐細分
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

夫人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
又值繕國公誥命已故、王邢二夫人、又去
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
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
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禀叩父母並
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疾、每日請醫服藥、
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等事、亦難盡述
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無

工夫吃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又跟到寧府、既回榮府、寧府的人又找到榮府、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貶、曰此日夜不暇籌畫等十分、整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嘆者、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要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尤氏猶卧于內寢、一應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人周

全承應合族中並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
口、或有羞腳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惧
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如鳳姐舉止舒
徐、言語慷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
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
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
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已到、一班六十四
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奉天洪建、

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
防内庭紫禁道、御前侍值龍禁尉享强壽、
賈门秦氏、恭人之靈位、一應執事陳設皆
係現趕著新作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
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摔喪駕靈十分哀
若、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
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
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

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
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
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
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來得。這六家、與寧
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
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
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
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鯨、襄

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日
〻孫五城兵馬司、裴良餘錦卿伯公子韓
奇神威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
等諸王孫公子、不可勝數、堂客筭来亦共
有十来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
小轎車輌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
事陳設百耍浩〻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
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延和音奏

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的、第四座便是北靖郡王的、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公孫婦告殂、因想當日祖父彼此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可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

上日也曾操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
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
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
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
不得往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
壓地良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
傳事人、看見連忙回去報與賈珍賈珍急
命前面駐扎、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

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大賈珍道犬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廕生輩何以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今日是來的何不請

来一會、賈政聽說忙退回去、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来、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閒話時讚、水溶是个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洒、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見、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来叫他、自是喜歡、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人才、不知近看時又是怎樣、且聽下

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鉄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静郡王水溶頭上戴着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蟒袍繫着碧玉紅鞓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来叅見水溶連忙從轎内伸出手来挽住見寶

玉帶著束髮銀冠勒著雙龍出海抹額穿
著白蟒箭袖圍著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
如點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
玉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
忙從衣內取了出來遞將過去水溶細細
的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驗否
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
一面極口稱奇道異一面理好彩絛親自

與寶玉帶上又携手問寶玉幾歲了讀何
書寶玉一一的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
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
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
鳳清于老鳳聲未可諒也賈政忙陪笑道
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應果如是
言亦應生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
令郎如是質致老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

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鍾溺ゝゝ則未免
荒失學業昔小王曾陷此轍想令郎未必
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攻不妨常
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蒙海上衆名士凡
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眼因是以寒第高
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ゝゝ則學問可不
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又將腕上
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ゝ今日初

會倉猝間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脊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宝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上來請回輿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輀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来命手下掩樂停音滔滔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輿去了不在話

下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门前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鉄檻寺大路行来彼時賈珍賈蓉来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将要上馬鳳姐兒因記掛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着這些小事惟

恐有了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来
喚他寶玉只得来到他車傍鳳姐笑道好
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女孩兒一樣的人品
别學他們猴在馬上下来偺們姐兒兩個
坐車豈不好么寶玉聽説便忙下了馬爬
入鳳姐車上二人説笑前進不一時只見
從那邊兩匹馬壓地飛来離鳳姐車不遠
一齊蹤下来扶車回話這裡有下處奶々

請歇〻 更衣鳳姐急命請邢夫人王夫人
的那人回来说太〻们说不用歇了叫奶
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〻再走小厮
们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群往北飛走寶
玉在車内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
馬隨着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厮跑
来請他去打尖秦鐘看時只見鳳姐的車
往北而去後面拉着寶玉的馬搭着鞍籠

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己也便帶馬趕
来同入一庄门内早有家人將衆庄漢攆
盡那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媳們無處廻避
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
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禮數款叚豈有
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
等先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
来帶着小厮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

物皆不曾見過寶玉一見了鍬钁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項所使其名為何小廝在傍一々的告訴了名色說明原委寶玉聽了因点頭嘆道怪道古人詩云誰知盤中餐粒々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又至一间房中只見炕上有個紡車寶玉又问小廝們這又是什么小廝又告訴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来擰轉作耍自為有

趣只見一個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丫頭
跑了來亂嚷別動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
阻寶玉忙丟開了手陪笑說道我因為沒
有見過這個所以試他一試那丫頭道你
們那裡會弄這个站開了我紡與你瞧秦
鍾暗拉寶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宝玉一
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說
着只見那了頭紡起綫來寶玉正要說話

時只見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來那丫頭聽叫忙丟了紡車一逕去了寶玉帳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衣服抖灰土問他換不換寶玉說不換只得罷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杯十錦屜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了

本村主人庄婦等来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玉却留心看時內中並無紡線的二了頭一時上了車出来走不遠只見迎面那二了頭懷裡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說笑而来寶玉恨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大殯了早又見前面法鼓鐃幢幡

寶盖鉄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
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内殿偏室
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買珍款待
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吃飯而辭
的一應謝過之便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
的都散了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裡面的
堂容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
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

個親戚是至近的等作過三日安靈道場
方去那時邢夫人王夫人知鳳姐必能必
不能回家也便也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
玉去寶玉作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
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只得交與鳳姐便
回来了原来這鐵檻寺原是寧榮二公當
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公佈施以備
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陽

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好為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輩人口繁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商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上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為事畢安退之所今即秦氏之喪族中諸人此日權在鐵檻寺下榻獨有鳳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

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作下處原來
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他庵內作的饅
頭好就起了這渾號離鐵檻寺不遠當下
和尚功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
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有幾個妯娌陪
着女親自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
水月寺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
只命秦鍾等待安靈那秦鍾便只跟着鳳

姐寶玉一時到了寺中淨虛帶領知善智
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
來到房中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越發長
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問你師傅怎么
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
是這幾天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了
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
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

沒有來請奶〻的安不言老尼陪着鳳姐說話且說秦寶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道理那東西作什么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〻屋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什么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沒有也不管你〻只叫他倒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

人奇了你叫他去倒還怕他不倒何必要
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茶是無情意
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鐘只
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給我那智能兒自
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因常與寶玉秦
鐘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
秦鐘人物風流那秦鐘也極愛他妍媚二
人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今智能見

了秦鐘心眼俱開走去倒了茶来秦鐘笑說給我寳玉說給我智能抿嘴笑道一碗茶来争我雅道手裡有蜜寳玉先搶得了吃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来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来請他兩個去吃茶菓點心他兩個那裡要吃這些東西坐坐仍出来頑笑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時都陸

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常侍小婢老尼便乘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府裡來求太〻先請奶〻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事老尼道我彌陀佛只因當日我曾在長安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個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來進香不想遇見長安府〻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

李衙內看上金哥一心要娶打發人来求
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位長安守備的公
子聘定張家意欲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
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衙內執意不依
定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
不想守備守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
便来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
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来那張家急

了只得使人上京来尋门路賭氣偏要退
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云老爺與府上
最契可以求太〻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
書去求那云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
那守備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孝敬
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
是太〻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〻不
管奶〻也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

等銀子使也不作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
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張家已知我
来歷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
工夫管這事不罷了希他的謝禮到像府裡
連這点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
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
的從来不信什么損陰隲地獄報應的憑
你什么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拏三千

銀子来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不自禁忙說有〻這你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篷扯縴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他發說去的小廝作盤纏使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也還拿〻出来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如此奶〻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〻我忙的那一

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々的了結老
尼道這点了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
怎樣着是奶々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
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將能者多勞
太々因大小事見奶々要妥貼索性都推給
奶々了奶々也要保重貴體纔是一路話
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
談起來誰想秦鐘趂黑無人來尋智能剛

至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鐘跑來便摟着親嘴智能急得跺脚說這筭什么呢再這么我就叫喚秦鐘求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么樣除非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

起来那智百般挣挫不起又不好叫唤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来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了二人听聲方知是寶玉秦鐘連忙起来抱怨道這笑什么寶玉笑道你到不依偺们就叫喊起来羞的智能趁黑影裡跑了寶玉拉了秦鐘出来道你可還和

我強嘴秦鐘道好人你别嚷的衆人知道
了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
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賬一
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鐘寶
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人婆子打鋪坐
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
命人拿來塞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
鐘筭何賬目未見真切不曾記得此係疑

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
賈母王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
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
去又有秦鍾戀著智能調唆宝玉求鳳姐
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凡喪儀大事雖
妥還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
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
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那事三則順了寶

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因再有三益便向
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須兒
少不得索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
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〻萬姐〻的央
求只再住一日明兒必回去的于是又住
了一夜鳳姐便命悄〻將昨日老尼之事
說與來旺〻〻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
我著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一封

書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路程兩日的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云光久見賈府之情這一点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来且不在话下且説鳳姐等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别了老尼令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鐘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约不用细述只得含恨而别鳳姐又到鐵檻寺中

照望一番然後衆人都回家另有家中許
多事情下一回分解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話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鐘讀夜書偏那秦鐘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遣綣未免失於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出門只在家中養息

寶玉便掃了興頭只得付之無可奈何且自候靜養待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已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的収了原聘之物誰知那張家父母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知義多情女兒聞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一條麻繩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備之子聞得金哥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遂也投

金哥可稱烈女風
婆娘不稱淫貨
此二人真義夫節婦也

河而死不負妻義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有了這樣的事便恣意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兩處人丁都集慶賀熱鬧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來降旨唬的賈赦等一干人不知是何

消息忙令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啟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太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内監跟從那夏守忠也並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内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便更衣入朝賈母等合家人

等心中皆惶恐不定不住的使飛馬來回
報信有約計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等
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至儀門報喜又說
奉老爺之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夫人等進
朝謝恩等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
堂廊下佇立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
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在一處聽
如此說賈母便命人喚進賴大來細問端

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還是夏太監出來說道咱們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〻領着太〻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不免都洋〻喜氣盈腮於是按品大粧起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

氏一共四乘大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大轎前往於是寧榮二處上下內外莫不欣然踴躍個〻面上皆有得意之狀言笑鼎沸不絕誰知近日饅頭庵的智能私遊進城找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

虛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日老父氣
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的症候
因此寶玉心中悵然如有所失如何是好
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的愁悶賈
母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
寧榮二處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
獨他一個皆視為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
嘲他越發傻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

遣人報信明日就可到家寶玉聽了方纔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陛見皆由王子騰累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坟了諸事停妥賈璉纔進京的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平安寶玉只聞得黛玉平安二字餘

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至明日午錯果報璉二爺合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又致喜慶之詞寶玉心中品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籍來忙着打掃卧室安插器具又將紙筆等物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

什庅臭男人拏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
受寳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
回家叅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
日多事之時無片刻閑暇之工見賈璉自
遠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人便笑
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
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
日大駕歸府畧偹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

可賜光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丫環參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勞碌鳳姐道我那裡照管的這些事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又沒經過大事膽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我就嚇的連覺也

睡不着我苦辭了幾回太〻又不允到反説我圖受用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捻着一把汗兒一句也不敢多説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們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〻們那一位是好纏的錯一點他們就笑話打趣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説槐的報怨坐山看虎鬬借劍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由瓶不扶都是全掛子武藝

況且我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放在眼裡更可巧那府裡忽然蓉兒媳婦沒了珍大哥再三再四的在太〻跟前跪着討情只要求我帮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〻斷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翻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〻還報怨後悔呢你这一來了明日見了他好歹描補〻〻就說我年紀小原沒有見

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說着外閒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〻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娘去不妨會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們家裡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丫頭名叫香

菱的竟是與薛大獃子作了屋裡人鬧了
臉越發出挑的標緻了那薛大獃子真玷
辱了他鳳姐道徃蘇杭去了一盪回來也
該見些世面了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
要愛他不值什庅我去拏平兒換了他來
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的看着鍋
裡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要香菱不能
到手和姨媽不知打了多少饑荒也因姨

媽看着香菱摸樣好還是末節其為人行事卻比別的女孩兒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的與他作偏房了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一般了我到心裡可惜了的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

什庅巴〻的打發了香菱來平兒笑道那
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了個謊奶〻
說〻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
着人走到鳳姐身邊悄〻說道奶〻那利
錢銀子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
在家他且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
屋裡撞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〻二爺倘
或問奶〻是什庅利錢奶〻自然不肯瞞

二爺的少不得照寔告訴二爺我們二爺
那脾氣油鍋裡錢還要找出來呢聽見奶
奶有了這個梯巳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
所以我赶着接了過來待我說了他兩句
誰知奶〻偏聽見了問我〻就撒謊說香
菱了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
二爺來了忽剌巴的反打發個屋裡人來
了原來是你這蹄子鬧鬼說話時賈璉已

進來鳳姐便命擺上酒餚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性只陪侍着賈璉一時賈璉的乳母趙媽〻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坑去趙媽〻執意不肯平兒在坑沿下設下一杌又有一小脚踏趙媽〻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在掉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子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没的矼了他的牙肉向

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的很爛
正好給媽ゝ吃你怎麽不拏了去熱了來
又道媽ゝ你嚐ゝ你兒子帶了來的好惠
泉酒趙媽ゝ道我喝呢奶ゝ喝一鍾怕什
麽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
來到也不為酒飯到有一件正經事奶ゝ
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
是口裡說的好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

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呢所以到是合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要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奶哥哥都交

給我你從小兒奶兒子你還有什麼不知
他的脾氣拏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的人
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哥〻那一個不比
人强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
沒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
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
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嬤〻也笑個不
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

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賬緣故我們爺是
没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
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趙嬤嬤說道奶
々說的太絕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
酒從此我們奶々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
賈璉此時没好意思的只是訕笑吃酒說
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完了還要往珍大
哥那邊去商量事呢鳳姐道可是别悮了

正經事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為省親鳳姐道省親事竟准了不成賈璉笑道雖沒十分准也有一二分准了鳳姐道可見當今隆恩歷來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道如

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情皆是一理不是貴賤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之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形容豈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想父母在家若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

躬禁錮不能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太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親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國體儀制母女尚不能愜懷竟大開天地之恩特降諭旨請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

家可以駐蹕關防之處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畧盡骨肉之情天倫中之性此旨一下誰不踴躍感戴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呢又有吳貴人的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不有八九分趙媽媽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咱們家也要預備接咱們大小姐了賈璉道這

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若果如此我也可以見過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赶上趙嬤〻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總記事兒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

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都
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
王府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々單管各
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國人來都是咱
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
是我們家的趙嬤々道那是誰不知道的
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
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々府上

了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〻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〻也不信別講銀子成了泥土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惟不得了鳳姐道我聽見我們大爺們也是這等說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嬤〻道告訴奶〻一句話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

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這些
銀子買這個虛熱鬧去正説的熱鬧王夫
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了飯不曾鳳姐
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半碗飯漱口要
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回東府蓉薔二位哥
兒來了賈璉纔漱口又在洗手見他二人
來了便問什庅話快説鳳姐且止步稍候
聽他二人回些個什庅賈蓉先回道我父

親打發我來回叔〻老爺們已經議定了
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北邊
一共丈量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
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〻
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
話明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忙說道
多謝大爺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
是這個主意纔有事蓋的也容易若採買

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不到體統你回
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
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
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說賈蓉忙應了幾
個是賈薔又近前說下姑蘇割聘教習採
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
姪兒帶領着來旺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
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仝前往所

以命我來見叔〻賈璉聽了將賈薔打量
了打量笑道你能在這一行麼這個是雖
不甚大裡頭大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
學習辦罷了賈蓉在身後灯影下悄拉鳳
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抄心難道大爺比
咱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
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
沒吃猪也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也不過

是坐督旗兒離道認真叫他去講價錢會
經紀去呢依我說他就很好賈璉道自然
是這樣我並不是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筭
籌筭因問這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
纔也議在這裡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
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有収著我們五萬銀
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
三萬下剩二萬存着等置辦花燭彩燈各

色簾櫳帳幔的使費賈璉點頭道這個主
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個
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了他們辦這個便益
了你呢賈薔忙陪笑說正要合嬸〻討個
人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媽〻
彼時趙媽〻已聽呆了話平兒忙笑推他
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叫
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

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送出來悄悄向
鳳姐道嬸嬸要什麼東西吩咐開了賬給
薔兄弟拏了去叫他按賬置辦了來鳳姐
笑道放你娘的屁我這裡的東西還無處
擱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一逕的
去了這裡賈薔也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
順便好帶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
學着辦事倒先學會了這把戲我短了什

広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
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
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乏便于二門上一
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
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
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會同老
管事人等並幾個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
察兩府的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叅度

辦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集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人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皆拆去當日榮寧二府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石樹木雖不敷

用買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樹木山
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挪就前來如此
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財力縱
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明公號
山子野者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
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
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
堆山鑿池起樓閣種花竹一應點景等事

又有山子野者制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合賈赦商議商議便罷了只在家高卧有芥荳之事賈珍等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珍賴大等領命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

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鍾之病日重一日也着寔懸掛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來總梳洗完畢意欲回明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的寳玉忙出來問他作広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寳玉聽說唬了一跳忙問道我昨日總瞧了他來還明〻白〻的怎広今日就不

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是他家
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說忙轉
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
去那裡去望〻秦鐘盡一盡同窗之情就
回來不許多躭擱寶玉聽說忙〻的更衣
出來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
車到了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
秦鐘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進至內室唬

的秦鍾兩個遠房的嬸母並幾個弟兄都
藏之不及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
移床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覺失聲李
貴等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乃是弱症
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挪
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添他的病症
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看見秦鍾面如白
臘合目呼吸于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寶

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鍾不採寶玉又
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
得一口悠悠的餘氣在胸上見許多鬼判
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裡肯去
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
父親還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又記
掛着智能兒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
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

鍾道虧你還是讀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司上下都是鉄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狗意有許多関碍處正鬧着那秦鍾魂魄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回去合這個好朋友說一句就來的鬼道又是什庅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說就是榮國公

的孫子小名寶玉的那判官聽了先就唬
慌了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
他回去走〻你們斷不肯依我的話如今
只等他請出了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
鬼見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腳一面又報怨
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雹原來見
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的見識他是陽我
們是陰怕他也無益

此章註 無非笑趨勢之

人陽人豈能將勢壓陰府広然判官雖肯但衆鬼伏不依這也没法秦鐘不能醒轉了再講寶玉連叫數聲不應又等了一回此時天色將及晚了李貴茗烟再三催促回家寶玉無奈只得出來上車回去不知後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詩
豪華雖足羨　離別却難堪
曰
慱得虛名在　誰人識若甘

話說秦鐘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慟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

玉去吊紙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述
說只有寶玉日〻思慕感悼亦無可如何
了又不知歷幾何時這日賈珍等來回賈
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経瞧過
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
造好題扁額對聯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
道這扁額對聯到是一件難事論理該請
貴妃賜題才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大

約亦不肯妄擬若待貴妃遊幸過再請題
偌大景致若干亭榭無一字標題也覺寥
落無趣任有花柳山水斷不能有生色眾
清客在傍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
且按其景致或二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
各處匾額對聯點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
且擬了出來暫做燈匾對聯懸了待貴妃
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笑

道所見不差我們且看〻去只管題了若
要當便用不要當將雨村請來令他再擬
衆請客笑道老世翁今日一擬定佳何必
又待雨村賈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于
山水花鳥上題咏就平〻如今上了年紀
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
踈澀擬了出來未免迂腐古板反不能使
花柳園亭生色倘不妥協反沒意思衆請

客笑道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
舉其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為不可賈
政道此論極是且喜今日天氣和暖大家
去瞧瞧說著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先去
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
鐘憂慼不盡賈母長命人帶他到新園中
來戲耍此時亦才進去見賈珍走來向他
笑道你還不出去老爺一會就來了寶玉

聽了帶着奶娘小廝们一溜烟就出園来
方轉過灣頂頭賈政引著衆清客来了躲
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賈政近因聞得塾
長稱讚寶玉專能對對聯雖不喜讀書偏
倒有些歪才情似的今日偶然撞見這機
會便命他跟来寶玉只得隨往尚不知何
意賈政剛至園门前只見賈珍帶領許多
執事人一傍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门都

閣上我们先瞧了外面再進去賈政（珍）聽說
令人將门閉了賈政先秉正看门只見正
门五間桶瓦泥鰍脊门攔窓隔皆是細雕
新鮮花樣並無硃粉塗飾一色水磨群墻
下面白石台磯鑿成西番蓮花樣左右一
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隨勢砌去果
然不落富麗俗套自是喜歡遂命開门只
見迎门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

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有此一山一進來園中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說着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横拱立上面苔蘚成斑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徑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進入山口抬

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
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
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
二字妙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
香炉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々名色不止
幾十個原来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
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来敷演
寶玉亦料定此意賈政聽了回頭便命寶

玉擬來寶玉道常例古人有云編新不如
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
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
莫若直書曲徑通幽處這句舊詩在上到
還大方氣派衆人聽了都讚道極是二世
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
賈政笑道不當謬獎他年小不過以一充
十用取笑罷了再候選擬說着進入石洞

来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烟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曲折瀉于石隙之中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间俯而視之則清溪瀉雪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之巷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貫政與諸人上了亭子倚欄坐了因问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翼然

然就名翼然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
壓水而成還須偏于水題方稱依我拙裁
歐陽公之瀉于兩峰之间竟用他這個瀉
字有一客道極是〻〻竟是瀉玉二字妙
賈政拈髯尋思因抬頭見宝玉侍側便笑
命他也擬一個來寶玉聽說連忙回道老
爺方才所擬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
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

日此泉若用瀉字則覺不甚妥況此處雖云省親駐蹕別墅亦當入於應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覺粗陋不雅求再擬較此蘊藉含蓄者賈政笑道諸公聽此論若何方才衆人編新你又說不如述古我們如今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來我聽寶玉說有用瀉玉二字則莫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髯點頭不語衆人都

忙迎合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做一副七言對聯來寶玉聽說立於亭上四顧一望便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先稱讚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著

意觀覧忽抬頭看見面前一帶粉垣裡面
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
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来只見入门便是
曲折遊廊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〻
三間房舍一明兩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
打就的床机椅案從裡面房裡又得一小
门出去則是後院有大株梨花兼着芭蕉
又有兩間小〻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

得泉一派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到還罷了若能月夜坐此讀書不枉虛生一世說畢看着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客忙用話開釋又說道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客道睢園雅跡賈政道也俗賈珍笑道還是寶玉兄弟擬一個

来貫政道他未曾作先要議論人家的好
歹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人道議論的極
是甚奈他何貫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命
他道今日任你狂為乱道先設議論来然
後才許你作方才衆人可有使得的么寶
玉見問便道都是不妥貫政冷笑道怎麼
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行幸之處必須頌
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

何必再作賈政道難道淇水雎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腐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鬨然叫妙賈政点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烟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凉

賈政搖頭說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

方欲走時忽又想起一事来因問賈珍道這些院落房宇並几案棹椅都筭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的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么賈珍回道那陳設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擇量了尺寸就打發了人辦去的想必

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
賈珍的首尾便令人去喚賈璉一時賈璉
赶来賈政问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
尚欠幾種賈璉見问忙向靴桶内取靴掖
内装的一個紙摺略節来看了一看回道
粧蟒堆繡刻絲彈墨並各色細緞大小幔
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
十架簾子二百掛昨日得了外有猩猩毡

蕉二百掛湘妃竹蕉二百掛金絲縢紅漆
竹蕉二百掛黑漆竹蕉二百掛五彩絲絡
盤花蕉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
天就完了椅搭桌圍床裙杌套每分一千
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走一面說倏而青山
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築
就矮牆牆頭皆稻莖掩護有幾百株杏花
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間茅屋外面却

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漫然無際賈政笑道到是此處有些道理固然係人力穿鑿此時一見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歇說畢方欲進籬門去忽見路傍有一石碣亦為留題之備眾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題

待題則田舍佳風一洗盡矣並此一碣又
覺生色許多非范石湖田家之詠不足以
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道方才世
兄有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
已莫若直書杏花村妙極賈政聽了笑向
寶玉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妙極只是
少一個酒幌明日竟作一個不必太華麗就
依外面庄村的式樣作來用竹竿挑在樹

稍賈珍答應了又回道此處竟還不可養
雀鳥只是買些鵝鴨雞之類才都相稱了
賈政与衆人都道更妙賈珍又向衆人道
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名村名直待請
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虚的便是什
麽字樣好大家想着寶玉却等不得了也
不等賈政的命便道舊詩云
紅杏稍頭掛酒旗 如今莫若杏帘在望

四字衆人都道妙將個在望又暗和杏花
村意寶玉（輕薄）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
俗陋不堪了又有古人詩云
柴門臨水稻花香　何不就用稻香村的
妙衆人聽了亦發鬨聲拍手道妙賈政一
聲斷喝無知的業障（拟是）你能知道幾個古人
能記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
你方才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清濁取

笑而已 你就認真了說著引人步入茆堂裡紙窓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喜歡却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道不如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画棟惡賴繁華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

但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
寶玉牛心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问天然
二字衆人忙道别的都明白如何連天然
二字不知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
之所成也寶玉道却有来此處置一田庄
分明見得人力穿鑿扭捏而成遠無鄰村
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脉臨水水無源高無
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

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於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為地非其山而強為山雖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叉出去剛叉出又喝命回來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說更不好一面引人出来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再入木香欄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入薔薇院出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湲瀉出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〻〻　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〻乎是武陵源

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
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了寶玉
道這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
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賈政聽了便批
胡說少于是要進港洞時又想起有船無船
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坐船一隻如今尚
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
從山上盤道亦可進去說畢在前導引大

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
水愈清溶〻蕩〻曲折縈迴池邊兩行垂
柳雜著桃花遮天蔽日真無一些塵土忽
見桃柳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来
度過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清涼瓦舍一
色水磨磚墻清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
脉皆穿墻而过賈政道這一所房子無味
的很因而步入门時忽迎面突出插天大

玲瓏山來四面群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
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
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
垂山巔或穿石隙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
堦或如翠帶飄飄或如金繩盤曲或實如
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氣馥非花香之可
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
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不得如

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些之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清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菁芷想來離騷文選等書上所有的那些異草也有叫什麼藿蒳薑蕁也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又有叫作什麼綠荑的还

有什么丹椒蘼蕪風連如今年深歲改人
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
是有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唬
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
是超手遊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
五間清厦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
更比前幾處清雅不同賈政嘆道此軒中
煮茶操琴不必再焚名香矣此造已出意

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
此衆客笑道再若莫蘭風蕙露貼切了賈
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若何一人答
道我到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因道念
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

客道古人詩云

蘼蕪滿手泣（胡說）斜暉

衆人道頹喪頹喪又一客道我也有一聯

諸公論說論說曰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

寶玉在傍不敢則聲因喝道怎麽你應說

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
玉聽說便回道此處並無什麽蘭麝明月
洲渚之類若要這樣著跡起來就題二百
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案着你的頭教你
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匾上
則莫若蘅芷清芬對聯則是
吟成荳蔻才猶艷
睡足酴醾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
足為奇衆客道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
黄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才
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猶覺幽嫺活潑視
成書之句竟似套此而來賈政笑說豈有
此理說著大家出來行不多遠則見巍巍
峩峩層樓高起面　琳宮合抱迢迢複道
縈行青松拂簷玉欄繞砌金輝獸彩煥

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
些眾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節
尚儉天性惡繁悅朴然今日之尊禮宜如
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
出一座玉石牌坊來上面龍蟠螭護玲瓏
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一何文眾人道必是
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
這個所在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到像那裡

見過的一般卻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賈政又命他作題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的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考難逼迫著了急或生出事來到不便遂忙都勸賈政罷〻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

明日若再不成我定不饒這是要緊之處
更要好生作来説着引人出来再一觀望
原来自门所行至此才遊了十之五六又
值人回有雨村處遣人来回話賈政笑道
此數處不能遊也雖如此只得從那邊出
去縱不能觀也可稍覽説着引人客行来至
一大橋前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来這橋
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賈政因問此

問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泉之正源就名
沁芳閘賈政道胡説偏不用沁芳二字于
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為垣
或編花為牖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
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廈圓亭賈
政皆不及進去因説半日腿酸未嘗歇息
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笑道到
此可要進去歇息歇息了説着一逕引人

遶著碧桃花穿過一層竹籬花障編就的
月洞门俄見粉墻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
衆人進去一入门兩邊俱是遊廊相接点
襯幾塊山石一邊種著数本芭蕉那一邊
乃是一顆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
葩吐丹砂衆人讚道好花〻〻從来也見
過海棠那裡有這樣妙的賈政道這叫作
女兒海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係出女兒

國中云彼國此種最盛亦荒唐不經之說罷了衆人笑道然雖不經如何此名竟傳出了寶玉道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之色紅蘊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此以女兒命名想因被世間俗惡聽了他便以野史纂入爲証以俗傳俗以訛傳訛都認真了衆人都搖身讚妙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外抱廈下打就的榻上坐了

賈政因問想幾個什麽新鮮字來題此一客道蕉鶴二字最妙又一客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極了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蓄紅綠二字在內若只說有蕉無棠不可有棠無蕉更不可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妙賈政道

不好：：說著引人進入房內只見這几
間房內收什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
陽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
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
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
花樣皆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寶的一槅
一槅或有貯書處或有設鼎處或安置筆
硯處或供設瓶花處或安放盆景處其槅各

式各樣或天圓地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
半璧真是花團錦簇剔透玲瓏倏而五色
紗糊就竟係小窓倏而彩綾輕覆竟係幽
戶且滿墻滿壁皆係古玩之形摳成的槽
子諸如琴劍懸瓶之類雖懸於壁都是與
壁廂平的眾人都道好精致想頭難為怎
庅想原來賈政等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
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门可通右瞧也有

窓暫陽及到了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再走又有紗窓明透门径可走及至门前忽見迎面也進了一群人都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及轉過鏡去便是後院後徑後院出去到比先近了說着又轉了兩層紗厨錦槅果得一门出去院中滿架薔薇寶相轉過花障則見清溪前阻衆人咤異這股水又是從何而来

賈珍還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洞口從此
山坳裡引到那村庄裡又有一道岔口引
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
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
說着忽有大山阻路衆人都道迷了路賈珍
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引道衆人隨他直由
山脚邊忽一轉便是平坦寬闊豁然大门
前衆人都道有趣〻〻真搜神奪巧至于

是大家出来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面又不見賈政吩咐少不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他来方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還騃不足也不想騃了這半日老太〻必懸掛着還不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寶玉聽說方退了出来再看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十八回

話說寶玉来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几個小厮抱住都說今日虧了你我們老爺才喜歡老太〻打發人来問了幾遍都虧我們回說喜歡不然老太太教你進去就不得展你的才了人〻都說你那些對比是人都强今日得了這樣的彩頭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錢衆人道誰沒見那

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上来解荷包那一個就解扇套不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抱了起来幾個圍繞送至賈母二门首那時賈母已命人看了幾次衆奶娘丫嬛跟上来見過賈母知不曾難為着他心中自是喜歡少時襲人倒了茶来見他身邊所佩之物一個無存因笑道帶的東西

又是那個沒臉面的東西解去了黛玉聽
説走過来瞧々果然一件無存因問寳玉
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給了他們了你明
兒再想要我的東西可不能勾了說畢賭
氣回房將前日寳玉所煩他做的那個香
袋兒才做了一半賭氣拿過来就鉸寳玉
見他生氣便知不妥忙赶過来早剪破了
寳玉已見過這香囊雖尚未完却十分精

好

巧費了許多工夫今見無故剪了卻也可
氣因忙把衣領解開從裡面紅襖襟上將
黛玉所給的那個荷包解下来遞與黛玉
瞧道你瞧瞧這是什庅我那一回把你的
東西給人了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
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又自悔莽撞
未見皂白就剪了香袋因此又愧又氣低
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道

好

你是懶待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着擲在他懷中便走黛玉見如此說越發氣起来聲咽氣堵又汪〻的滚下泪来拿起荷包又剪寶玉見他如此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〻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泪說道你不用與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罷這當了什麼呢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泪禁不住寶

玉上来好妹々長好妹々短賠不是前面
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奶娘丫嬛們忙回
說在林姑娘房裡呢賈母聽說道好々
讓他們姊妹們一處頑々罷才他老子拘
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別叫他
們辯嘴不許牛了他衆人答應着黛玉被
寶玉纏不過只得起来道你的意思不叫
我安坐我就離了你說著往外就走寶玉

好

笑道你到那裡我到那裡跟著一面仍拿
了荷包來帶上黛玉伸手搶道你說不要
了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著
嗤的一聲又笑了寶玉道好妹〻明兒另
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
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去瞧王夫
人上房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
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薔已從姑蘇

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物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了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早已騰挪出來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有曾演學過歌唱的女人們如今皆已成老媼了着他們代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用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賬目又有

秦之孝来回採訪聘買的十個小尼姑小道姑也是十個都有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生了這位姑娘自小多病曾許過出家因大了了就買了許多替身兒皆不中用須得他親自入了空門才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才十八歲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

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媽〻一個小丫頭伏
侍文墨也極通經文也不用學了模樣兒
又極好因聽見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
貝葉遺文去歲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门
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極精演先天神數
于去冬圓寂了妙玉本要扶靈回鄉的他
師父臨寂遺言說他衣食起居不宜還鄉
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以此他

竟未回去 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說既這樣
我們何不接了他來秦之孝回道請他之
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
王夫人笑道他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驕傲
些就下個帖子請他何妨秦之孝答應了
出去命書啟相公寫請帖去請妙玉次日
備車轎去接後話暫且擱過此時不能表
白當下又有人回工程上著糊東西的紗

綾說鳳姐去開樓揀紗綾又有人來回說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連王夫人並上房丫嬛等眾皆一時不得閒的寶釵便說偺們別在這裡礙手礙腳找探丫頭去說著同寶玉往迎春等房中來閒頑無話王夫人等日日忙亂直到十月將盡幸皆全備各處監管都交清賬目各處古董文玩皆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的自仙鶴孔雀以

及鹿兎鷄鴨等類悉已買全交與園中各
處搬景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
戲來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了幾卷經咒
賈政方畧心中寛暢又請賈母進園色色
斟酌点綴妥當無一些些遺漏不當之處了
於是賈政方擇日題本本上之日硃批准
奏次年正月十五上元之日恩准賈妃省
親賈府領了此恩旨亦發晝夜不閒年也

不曾好生遍的展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
八日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
何處燕座何處受禮何處開筵何處退息
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等帶了許
多小太監出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
宅人員何處退何處跪何處進膳何處啟
事種種儀注不一外面又有工部官員並
五城兵備道掃打街道攆逐閒人賈赦等

督率匠人扎花燈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
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覺至十五
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皆按品服大觀
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
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
無咳嗽之聲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
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俱係圍幙擋嚴
正等的不耐煩忽一太監騎大馬而来賈

母忙接入问其消息太監道早多着呢未初刻用過晚膳未正二刻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刻進大明宮領宴後方請旨只怕戌正才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是如此老太〻太〻且請回房若是時候再来也不遲于是賈母等暫且自便園中悉賴鳳姐照管又命執事人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時傳人一担一担的挑進蠟燭各處

方点完時忽聽外面馬蹄之聲一時有十来個太監都喘吁〻跑来拍手兒這些太監會意都知道是来了来了各按方向站住賈赦領合族子姪在西街门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半日靜悄〻的忽見一對紅衣太監騎馬緩〻的走来至西门西街门下了馬將馬赶出圍幙之外便垂手面西站住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

此便来了十来對方聞隱〻細樂之聲一對〻龍旌鳳翣雉羽夔頭又有金鎖提炉焚著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黄傘過来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值事太監捧著香珠繡帕漱盂拂塵等類一隊〻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頂金黄繡鳳版輿緩〻而来賈母等連忙路傍跪下早飛跑過幾個太監來扶起賈母王夫人邢

夫人來那版輿抬進大门入儀門往東去到一所院落门前有執拂太監跪請下輿更衣于是抬輿入门太監等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入領元春下輿只見院內各色花燈烱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著体仁沐德四字元春入室更衣畢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彩繽紛處〻燈光相映時〻細樂

鼓喧玩不盡這太平氣象富貴風流此時自己回想在大荒山中青埂峯下那等淒凉寂寞若不虧癩僧跛足道人二人携來到此又安能得見這樣世面本欲作一篇燈月賦省親頌以誌今日之事但又恐入了別書的俗套按此時之景即作一賦亦不能讚其豪華富貴総觀者諸公亦可想而知矣此，以，到是省了這工夫紙筆且說那賈妃

在轎內看此園內外豪華默默嘆息奢華過費忽又見執拂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了輿只見清流一帶勢若遊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灯点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然皆用通草綾紙絹依勢作成粘於枝上的每一株懸燈數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皆係螺蚌羽毛之類作就的諸灯上下爭輝真

係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亦係各種精緻盆景諸灯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〻上一面匾燈現着蓼汀花溆四字按此四字並有鳳来儀等叓皆係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来往諸客屏侍坐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児一戲之詞苟

且唐塞直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硃畢則大書前门綠柳垂青鎖户後青山列錦屏之類則已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此表寧榮府此為截接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已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為弱弟賈妃之心上念

父母年已邁始得此弟是以怜愛寶玉與
諸弟不同且同隨祖母時刻未離那寶玉
未入學堂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手引
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其
名分雖係姊弟其情狀有如母子自入宮
後時時代信出來與父母說千萬好生扶
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
母之憂養念切愛之心時刻不能忘前日

賈政

賈政偶塾師背後讚寶玉偏才盡有
未信適巧遇園落成令其題撰聊一試其
情思之清濁其所擬之匾聯雖非妙句在
幼童為之似或可取即另使名公大筆為
之固不廢難然想來到不如這本家風味
有趣更使賈妃見之知係其愛弟所為亦
或不負其素日切望之意因有這段原委
故此竟用了寶玉所題之聯額那日雖未

題完後来亦曾補擬閒文少敘且說賈元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漵二字便要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小舟飛傳與賈政賈政聽了即忙移換一時舟臨岸復棄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碑上明顯天仙寶境四個大字賈妃忙命換省親别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但見庭燎燒空香屑佈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

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
尾之扇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蘭宮
妃子家賈妃乃问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
監跪啟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
点頭不語禮儀太監跪請升座受禮兩陛
樂起禮儀太監二人引賈赦賈政等於月
台下排班殿上昭容傳諭曰免太監引賈
赦等退出又有太監引榮國太君及女眷

等自東堦升月台上 排班昭容再諭曰免
於是引退茶已三獻賈妃升座樂止退側
殿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
欲行家禮賈母俱跪止不迭賈妃滿眼垂
泪方彼此上前相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
王夫人三個人滿心裡皆有許多話只是
俱說不出來只管嗚咽對泪邢夫人李紈
王熙鳳迎探惜三姊妹俱在傍圍繞垂泪

好

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到不得見人的地方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说说笑笑反到哭起来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等忙上来勸解賈母等讓賈妃歸座又隨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管家執事人丁在廳外行禮及兩

府掌管執事媳婦領了鬟等行禮畢賈妃
因問道薛姨媽寶釵黛玉因何不見王夫
人啟曰外眷無職未敢擅入賈妃聽了忙
命快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亦
命免過上前各敘濶別寒温又有賈妃原
帶進宮去的丫鬟抱琴等上來叩見賈母
等連忙扶起命別室款待執事太監及昭
容彩嬪各侍從人等寧國府及賈赦那宅

兩處欵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應母女姊妹深叙些離別景况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外問安賈妃垂簾行叅等事又隔簾垂泪謂其父曰田舍之家雖虀鹽布帛終能叙天倫之樂今雖富貴已極骨肉各方然終無意趣賈政亦含泪啟道臣草莽寒門鳩群雅屬之中豈意得徵鳳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

日月之精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
政夫婦且今上啟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
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臣子豈能得
補于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外頒吾
君万歲千秋乃天下蒼生之同幸也貴妃
竊勿以夫婦殘犁為念滿憤金懷更祈自
加珍愛惟業業兢兢勤慎恭肅以侍上庶
不負上体貼養愛如此之隆恩也賈妃亦

嘱只亦國事為重暇時保養切勿記念等
語賈政又啟園中此有亭臺軒館皆係宝
玉所題如果有一二稍可寓目者請別賜
名為幸元妃聽了寳玉能題便含笑説果
然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見宝釵黛玉二
人亦發比別姊妹不同真是姣花軟玉一
般曰伺寳玉為何不進見賈母乃啟無諭外
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快引進來小太監出

去引寶玉進来先行國禮畢元妃命他進
前携手攔于懷内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
竟長了好些一語未了泪如雨下尤氏鳳
姐等上来啟道筵晏齊備請貴妃遊幸元
妃等起身命寶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
门前早見燈光火樹之中諸般羅列非常
進園来先從有鳳来儀紅香緑玉杏帘在
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轉山百

殿眺覽徘徊一處〻鋪陳不一一樁〻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華此皆過分之極已而至正殿諭免禮歸座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親捧羹把盞元妃乃命傳筆硯伺候親搦湘管擇其最喜者賜名按其書云 顧恩思義 匾額 天地啟宏慈赤子蒼頭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

榮此匾對書於正殿　大觀園園之名　有鳳來儀賜名曰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即名曰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曰蘅蕪苑　杏
帘在望賜名曰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東面飛
樓曰綴錦閣西面斜數樓曰含芳閣更有
蓼風軒藕花榭紫菱洲荇葉渚等名又有
四字的匾額十數個諸如梨花春雨桐剪
秋風荻芦值雪等名此時悉難全記又命
舊有匾聯俱不必摘去于是先題一絶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本無才且不長于
吟咏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
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
省親頌等文已記今日之事妹輩也各題
一匾一詩隨才之長短亦暫吟成不可因
我微才所縛且喜寶玉竟知題咏是我意

外之想此中瀟湘館蘅蕪苑二處我所極
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庄此四處必得別
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
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
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
下来自去構思迎探惜三人之中要算探
春又出於衆姊妹之上然其才亦難與薛
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也

勉强湊成一律 賈妃先挨次看姊妹们偶
的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備特驚奇 奉命羞題額曠怡 誰信
世間有此景 遊来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出勢巍巍 奉命何慚学淺微 精妙
一時言不出 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脩
日月光輝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彩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名山抱復回風流文彩勝蓬萊綠裁
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
傳盛世神仙何幸下瑤臺名園一自邀遊
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輝鍾瑞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省時瑞藻仙才盈彩筆自慚何敢再為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

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元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可同列者原來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要壓倒群芳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到不好違諭多作只得胡亂作一首五言律應景罷了彼時寶玉尚未作完只剛作了瀟湘館與蘅蕪苑二首正作怡紅院起草內有綠玉春

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乘衆人不理

論急忙回身悄推他道他因不喜紅香綠

玉才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用綠玉

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爭馳了況且蕉葉

之說也頗多再想一個字改了罷寶玉見

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

不出什麼故典来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

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

有出處底寶釵見問悄々的咂嘴点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来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錢珝咏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緑蠟乾你都忘了不成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臆笑道該死該死現成眼前之物偏到想不起来了真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姊々了寶釵亦悄々笑道還不快作

宝釵亦未能免俗

上去只管姐〻妹〻的誰是你姐〻那上頭穿黄袍的才是你姐〻你又認我這姐姐来了一面説笑因又怕他耽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寳玉只得續成共有了三首此時林黛玉未得展才抱負自是不快因見寳玉獨作四律大費精神因尋思何不替他作兩首也省他些精神不到之處想著便走至寳玉案傍悄問可都有了寳玉

道才有了三首只少杏帘在望一首了黛
玉道既如此你只抄錄前三首罷趕你寫
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這首來了說畢
低頭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寫在紙條上
搓成一個團子擲在他跟前寶玉打開一
看只見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過十
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抄下恭楷呈上賈
妃看道

臣寶玉謹題

有鳳来儀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〻青欲滴個個緑生凉并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莫摇青碎影好夢晝初長

蘅芷清芬

蘅蕪滿静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輕烟迷曲径翠冷滴廻廊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〻出嬋娟綠蠟春猶倦紅粧夜未眠凭欄垂絳袖倚石護青烟對立東風裏主人應自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菱荇鵞兒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了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為三首之冠遂將浣葛山莊改為稻香村又命探春另以彩箋謄錄出方才一共十數首詩出令太監于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上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酥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極幼未達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故無別傳賈環從年內染病未

痊自有個處調養故亦無傳即時賈薔代領十二個女戲在樓下正等的不禁耐只見一太監飛跑來說作完了詩快拿戲目來賈薔急將錦冊呈上並十二個花名單子少時太監出來只點了四齣

第一齣豪宴 一捧雪中伏賈家敗　第二齣乞巧 長生殿中伏元妃死

第三齣仙緣 邯鄲夢中伏甄寶玉送玉　第四齣離魂 牡丹亭中伏黛玉死

賈薔慌忙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欺裂石之

何必

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扮演的形容卻作
盡悲歡的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
盤糕点之屬進来問誰是伶官賈薔便知
是賜伶官之物喜的忙接了命伶官叩頭
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伶官極好再作兩
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
因命伶官作游園驚夢二齣伶官自為此
二齣原非本角之戲執意不作定要作相

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作了賈妃甚喜命不可難為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另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然後撤宴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懷裡佛寺忙另洗手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另加恩于一般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啟賜物俱齊請驗等例乃呈上略節賈妃從

頭看了俱甚妥協即命照此遵行太監聽
了下来一一發放原来賈母的是金玉如
意二柄沉香拐拄一根茄楠念珠一串富
貴長春宮緞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
吉慶有魚銀錁十錠邢夫人王夫人二分
只減了如意拐杖念珠四件賈敬賈赦賈
政等每人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
爵各二隻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迎春探春

惜春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各
式金銀錁四對寶玉亦同此賈蘭則是金
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對尤氏李氏鳳姐
等皆是金銀錁八錠表禮四端薛姨媽亦
同此外表禮二十四端大錢五百串是賜
與賈母邢王夫人及諸姊妹房中衆奶娘
丫嬛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
一分金銀錁四雙其餘彩緞百端金銀千

兩御酒華筵是賜東西二府凡園中管理
陳設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有大錢五百
串是賜廚役優伶百戲雜項人丁的衆人
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啟道時已丑正三刻
請駕回鑾賈妃聽了不由的滿眼又滚下
淚來卻又勉强堆笑拉住賈母王夫人的
手緊緊的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罣好生
自養如今天恩浩瀚一月許進內省視二

次見面是儘有的何必傷慘些明歲天恩仍許歸省万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元妃雖不忍別怎奈王家規範違錯不得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王夫人安慰解勸方才扶出園门進上房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綵緞金銀等物及各椒房等員（補這一句細方見省親不獨賈家一門）不必細說且說榮寧二府中因連日用盡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

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才完第一個鳳姐事多任重別人或可偷安躲靜獨他共不得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強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掙着與無事的人一般

病源

伏下

第一個寶玉是極無事閑暇的偏這日一早襲人的母親又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合眾了鬟們擲骰子赶圍棋作戲

是正月光景

正在房内頑的沒興頭忽見了頭來回說
東府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燭寶玉
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元妃
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
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
看戲誰想賈珍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
伯央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
子牙斬将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

出忽又妖魔畢露甚至于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之人都道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的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畧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閑耍先是進內合尤氏合丫環姬妾説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枚行令百般作

樂也不理論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
裡邊去了故也不問至于跟寶玉的小厮
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这一來了必是晚
間才散因此得空也有會賭去的也有往
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飲的都
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些小的都鑽在
戲房里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
因想來日这里有小書房名　内堂掛着

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熱鬧想那里自然冷靜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寫出絶代情癡宜乎衆人謂之瘋傻想着便往書房里來剛至窗前聞得房内有呻吟之聲寶玉到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又帶出小兒心意一絲不落如乍着胆子甜破窗紙向内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

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呌了不得一脚踹
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
見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这
是怎庅説開口便好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
一面看那了頭雖不縹緻到還白凈些微
亦有動人之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頭無言
寶玉躲脚道還不快跑此等搜神奪魄處至神至妙處只在
囫圇不解中得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去了

寳玉又赶出去吽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訴人的（真正活寳玉移之别人不可）急的茗烟在後吽祖宗这是分明告訴人了寳玉問那丫頭十几歲了茗烟道大不過十六七歲了寳玉道連他的歲数也不問〻别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只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吽什庅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真真新奇　文竟是寫不出來的據

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作了一個夢〻見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萬字的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萬兒寶玉聽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〻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為何不看这樣的好戲寶玉說看了半日怪煩的俚俚就遇見你們了这會子作什麽呢茗烟笑道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

二爺往城外俇去再往这里來他們就不知道了茗烟此時只要掩飾方才之過故說此以悅寶玉之心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便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熟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熟近地方誰家可去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你大姐〻去瞧他在家作庅呢妙寶玉心中早按了这着但恐茗烟不肯引去可恰遇茗烟私行淫媾為寶玉所協故以城外引之以悅其心

始說出姓花家去非茗烟惧罪斷不敢如此私引出外別家子弟尚不敢私出況寶玉茗烟哉又字筍禊細極茗烟笑道好〻道忘了他家又道若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亦不可少之語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眼眼已到門首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彼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几個外甥女兒几個

好

妞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止連忙抱下寶玉來在院裏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見也不知為何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住問你怎庅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〻你作什庅呢襲人聽了才把心放下來嗐了一聲笑道（轉至笑字妙神）你也特胡鬧

了（該說得是）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細）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須又驚恍（是必有之神理飛鼓）（作頓擺）說道迗還了得倘或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人車磞馬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調唆的回去我定告訴媽媽們打你（該說說得是）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

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倒我身上我說別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 賊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贜爺怎広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〻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漸〻的花自芳母子兩個百般怕寶玉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另

倒好茶他用三又字上文一個百般神理活現襲人說道你們不用白忙如此至激至小便帶出世家常情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個杌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腳爐墊了腳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于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疊用四自已寫得寶襲二人平日如何親洽如何尊榮此時一盤托出蓋平日身居侯府綺羅錦綉之中

其安富尊榮之寶玉親密浹洽勤性委婉之襲人是分所當不必寫者也今于此一補更見其平日二人之情義且明透此回中所有母兄故為贖身口角等未到之過文

彼時他母兄已是忙另齊々整々的擺上一桌菓品來襲人見縱無可吃之物

補明寶玉自幼何等嬌貴以此一句留與下部後段十回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毡等處對着可後生過分之戒嘆々

因笑道既來了沒有空回之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淌說着便拈了几個松子穰吹去細皮用手帕

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紅粉
光融滑因悄問襲人好〻的哭什庅襲人
笑道何常哭才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
過了當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
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襲人道你特為往
这里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那去
的寶玉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
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这個

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總
好呢我還替你収着好東西呢襲人悄笑
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麽意思想見二人素日
情分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
了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笑道你們
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道希罕恨不能
一見今兒可儘力瞧了再瞧什麽希罕物
兒也不過是這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

看了一遍仍與了寶玉掛好又命他哥〻去或顧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硼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乘小轎來衆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叫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直送寶玉至門前

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花茗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里混一混才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説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説道難為你了於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却説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这些丫環們都越恣意的頑笑也有赶圍棋的也

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瓜子皮偏奶母李嬷拄拐進來請安瞧〻寶玉見寶玉不在家丫頭們只僱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不相樣兒了別的嬷〻們越發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家只是嫌人家髒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榻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

明知寶玉不講究这些〻二則李嬷〻已是
告老出去的了如今管他們不着因此只
催頑並不理他那李嬷〻還只管問寶玉
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庅時辰睡覺等語
可唉總胡答應有的説好個討厭的老皃李
嬷又問道这盖碗里酥酪怎不送與我去
就吃了罷説着拿來就吃一個了頭道快
别動那是説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

氣了你老人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生
氣李嬸〻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
他這樣壞了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
再此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
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〻怎庅長大了
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庅大如今我吃
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怎
樣你們看着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里調

理出來的毛了頭什庅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了頭笑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時常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為这個不自在的李嬷〻道你們也不必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為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日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

晴雯淌在床上不動嬌憨已慣寶玉因問敢是
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到是贏的誰
知李老太〻來了混輸了他的氣的睡去
了寶玉笑道你們只合他一般見識由他
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
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母
妹問諸娣妹同伴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
命取酥酪來了環們說李奶〻吃了寶玉

才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这個多謝費心前兒我吃的時節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〻的吐了才好了他吃了到好擱在这里到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鋪床（必如此方是）寶玉聽了信以為真方把酥酪丢開取栗子自來向燭前撿剥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你什庅人

襲人道那是我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讚歎兩聲这一讚歎又是令人罔罔不解之語抵過一篇文字襲人道嘆什庅我知道你心里的原故想是你說他那里配紅的補寶玉素喜紅色这是激語寶玉笑道可是可是那樣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呢我因為見他寔在好的狠怎庅也得他在咱們家里就好了炒談灺意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也

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寔在好的了頭才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又多心了我說往咱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說他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菓子襲人笑道怎庅不言語了想是方才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几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庅叫我荅言呢

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深屋大院里没
的我們这種濁物到生在这里襲人道他
雖没这造化到也是嬌生慣養的呢我姨
爺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
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
字不禁又嗐了一聲正不自在只聽襲人
嘆道只從我來这几年姊妹們都不得在
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

玉聽這話内有文章不竟吃一驚忙丢下
栗子問道怎庅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
我今日聽見我媽合我哥商議叫我再耐
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
聽了這話越忙了因問為甚庅贖你襲人
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里家生
子兒一家子都在此處獨我一個人在這
里怎庅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放你去也

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家里也有定例或几年一選几年一入也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了寶玉想了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為什庅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了老太：太：必不可放我出去的或多給我們家几兩銀子留下我然或有之其寔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

强的有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了跟着老太〻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如今又服侍了你几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為我服侍的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服侍的好是分內應當的不是甚庅奇功我去仍舊又有好的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

是有去的理没有留下的理心内越發急
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一心只要留下
你不怕老太〻不合你母親說多給你母
親些〻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
我媽自然不敢强且慢說合他好說又多
給他銀子就便不好合他說一個錢也不
給安心要强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
是咱們家從没幹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

这比不得别的東西因為你喜歡加十倍利筭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于你又無益反𠮟我們骨肉分離这件事老太〻太〻斷不肯行的寳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到你、依說你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寳玉聽了自思道誰知这樣一個人这樣薄情無義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

該弄了來臨了剩了我一個孤鬼說着便賭氣上床睡去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人說當日原是你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几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着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这個地方吃穿合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況且如今父親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

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再多掏澄几個錢也還罷了其寔又不難了這會子又贖我作什庅權當我死了再不必提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以此補今日在家之可與寶玉問哭一句對針）他母兄見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伏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

的事呢又央帶去賈府平日施為來與襲人口中對針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但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也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樣景況他母子二人心中早明白了越發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

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如今且說襲人自
幼見寶玉性格非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
了衆小兒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只不
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
又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蕩弛縱任
性恣情最不喜務正（这是小兒同病）每欲勸時料
他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
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

今見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綏墮（不獨解語亦且有志）自已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可謂賢而且智）是以假以栗子為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已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淚痕滿面（正是無可奈何之時）襲人便笑道这有什庅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了寶玉見

这話有文章便說道你到說〻我還要怎
庅留你我自已也難二人素常情義襲人笑道咱
們素日好處自不必說但今日安下心要
留我不在这上頭我另說出兩三件事來
你果然若依了我就是你真心留我了刀
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
笑道你說那几件我都依你好姐〻好親
姐〻别說兩三件就是二三百件我也依

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
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迹有知
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
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僱不得你們
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里去就
去了急的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〻的正
為勸你這些更說的狠了寶玉忙說道再
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

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撑嘴還有什庅襲人道你真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是在老爺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話他心里想着我家代〻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里又氣又愧了而且背前背後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

的人就起了名子呌他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已不能觧聖人之書便另出已意混編纂出來的話怎怨的老爺不氣不時〻打你呌別人怎庅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原是那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甚庅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不許吃人家

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麼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凡百檢點些不可任意任性的就是了你若果都依了就是那八人轎抬我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这里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縂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

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了該睡了方才老太〻打發嬷〻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才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晨襲人起來便覺身体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作掙的住次後捱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合衣淌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說道不過係感風寒吃一兩劑

藥踈散踈散就好了開方去後取藥來煎
好劉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汗寶玉自去
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
午丫環們皆出去自出去自便滿屋內靜
悄々的揭起綉線軟簾進入里間只見黛
玉睡在那里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々才
吃了飯就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
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

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
酸疼是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
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
不困只畧歇々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
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去呢見了別人就
怪膩的黛玉聽了就嗤的一聲笑道你既
要在這里那邊老々實々的坐着咱們說
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

寶玉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頭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髒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又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方倒下黛玉因

看了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側身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剛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擦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想見情之脈脈意之綿綿）口內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一轉極細這才是黛卿不比別一味固執死拗）

又定還要帶出晃子來便是男〻看不見
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
討好兒吹到男〻耳躲又大家不干净惹
氣寶玉總未聽見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
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酥魂
酥骨寶玉一把将黛玉的袖拉住要瞧籠
着何物黛玉笑道冬寒十月誰帶什庅香
呢寶玉笑道既如此这香是打那里來的

黛玉道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里頭的
香氣衣服上燻染未可知寶玉指頭道未
必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
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
有什庅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
得了奇香也没有親哥〻兄弟弄了花兒
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
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説一句你就拉

上这庅些々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
兒可不饒你了説着翻身起來将兩隻手
呵了兩口便向黛玉膈肢窩里兩脇下亂
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兩手伸來飛撓便
笑的喘不過氣來口里説寶玉你再鬧我
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説这
些々不説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
笑道我有奇香你有煖香沒有寶玉見問

一時解不來因問什庅煖香黛玉點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笑道方才求饒如今更説狠了説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〻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要把袖子我聞〻説着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

去不能咱們斯斯文文的淌着説話兒説
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蓋上
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説些鬼話黛玉只
不理寶玉問他几歲上京路上見何景緻
古蹟楊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
只不荅應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
道嗳喲你們楊州衙門里有件大故事你
可知道黛玉道見他説的鄭重且又正言厲

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
忍着笑順口謅道楊州有一座黛山山上
有一個林子洞黛玉笑道真是扯謊自來
也没聽見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
你那里知道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
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
里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
日老耗子升坐議事因說明日乃臘八世

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
少須得乘此打劫些來方妙乃拔令箭一
支遣一能幹的小耗前去打聽一時小耗
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里
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几種菓有几品小
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
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玉老
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

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
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
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下香玉一種因
又拔令箭誰去偷香玉只見極小極弱的
一個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玉老耗並衆
耗看他這樣恐不諳練且怯懦無力都不
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力
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

偷的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比他們還巧
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摇身一
變也變一個香玉滾在香玉堆里使人看
不出聽不見却暗〻的用分身法搬運游
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還巧
些衆耗子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
庅個變法你先變了我們瞧〻小耗子聽
了笑道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摇身就

變竟變了一個最䌰微的美貌一位小姐衆耗忙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識面只認得这菓子是香玉却不知盐課林老爺的小姐才是真正香玉呢

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就知道你是謪我呢說着便擰的寶玉連連央告說好妹〻饒我罷

再不敢了我因為問你那香忽然想起这個古典來黛玉笑道餓罵了人還說是古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妙）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餓罵了人還說是古典寶釵笑道原來是寶兄弟怨不得他肚子里古典原多（況妙）只是可惜一件（轉妙）凡該用古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更妙）有今日記得的前

兒夜里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到
想不起來別人冷的那樣你急的只出汗
與前拭汗二字針對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
了笑道阿彌陀佛到底是我的好姊〻你
一般也遇見對頭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
不錯的將說着这里只聽寶玉房中一片
嚷吵鬧起來正是

石頭記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弾妒意
林黛玉悄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

笑那黛玉方不欲睡自已才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黛玉笑道這是你媽々和襲人吽呢那襲人也罷了你媽々認真排場他可見老背悔了

（襲人能使顰卿一讚愈見彼之為人矣）

寶玉忙要趕過來寶釵忙一把拉住道你別合你媽々吵才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才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嬷々拄着拐

棍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抬舉起你來這會子我來了大模大樣的淌在炕上見我來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哄的寶玉不理我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臭銀子買來的毛丫頭这屋里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呢好不好拉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這妖精似的哄寶玉不哄襲人先只道李嬷嬷不過為他淌着生

氣少不得分辨說病了才出汗蒙着頭原没看見你老人家等說後來聽他說哄寶玉粧狐媚又說配小子等由不得又愧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寶玉只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襲人分辨病了吃藥等話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嬷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里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

不幫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
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合你在老太〻太〻
跟前去講〻把你奶了這広大到如今吃
不着奶了把我丢在一傍逞着了頭們要
我的强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
也走過來勸說媽〻你老人家担待他們
一點子就完了李嬷〻見他二人來了便
拉住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

日酥酪等事勞〻叨〻說了不清可巧鳳
姐正在上房筭完輸贏賬聽的後面聲嚷
動便知是李嬤〻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
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
趕過來拉了李嬤〻笑道好媽〻別生氣
大節下老太〻才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
人家別人高聲你還要管他們呢難到你
反不知道規矩在這里嚷起來叫老太〻

生氣不成你只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
家里燒的滾熱的埜雞快來跟我吃酒去
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吽豊兒替你李奶
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奶
奶脚不占地的跟了鳳姐走一面還說我
也不要這老命了越性今兒没了規矩鬧
一場子討個没臉强如受那娼婦的氣後
面寶釵黛玉随着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

笑道亏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了寳玉點頭嘆道這又不知是那里的賬只揀軟的排揎昨兒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到他賬上一句未了晴雯在傍笑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作什麽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別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寳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〻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〻人

這還不數我受的還只是拉別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悶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傍邊勸他只養病別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里一刻還跕不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這樣可叫人怎麼樣才好呢時常我勸你別為着我們得

罪人你只催一時為我們那樣他們都記在心里遇着坎兒說的好聽不好聽大家什庅意思一面禁不住流泪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強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煎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才有汗意不肯叫他起來自已便端着就枕與他吃了即命小了頭子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〻太〻跟前坐一會子和姑

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静〻的淌一
淌也好寶玉〻聽說只得替他去了簪環看
他淌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畢飯賈母
猶欲同那几個老管家嬷〻鬪牌解悶寶
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〻睡
去自已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
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
了獨見麝月一個人在外間屋里燈下抹

骨牌寶玉笑問道你怎麽不同他們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床底下推着那麽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里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里桌上是燈地下是火那些老媽々子們老天拔地服侍一天也該叫他歇々了小丫頭子們也是服侍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去頑々麽所以讓他們都去罷我在這里看

着寶玉聽了這個話公然又是一個襲人
因笑道我在這里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
道你既在这呢越發不用去了偺們兩個
說話頑笑豈不好庅寶玉笑道兩個作什
庅呢怪没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
這會子没什庅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
見便說道就是這樣說着将文具鏡匣搬
來卸却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

他一一的梳篦只篦了三五下只見晴雯
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
道哦交盃盞還没吃到上頭了寶玉笑道
你來也給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没那広大
福說着拿了錢便摔簾子出去了寶玉在
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内相視寶
玉便向鏡内笑道滿屋里就只是他磨牙
麝月聽說忙也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

聽唿得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庅磨牙了偺們到得説〻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又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説話説着一經出去了這里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〻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至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

些只吃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
到薛姨媽送邊來閑俇彼時正月內學房
中放年學閨房中忌針黹都是閑時因賈
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
赶圍棋作耍賈環見了也要頑寶釵素習
看他亦如寶玉並無他意今兒聽他要頑
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
回自已贏了心中十分喜歡誰知後來接

連輸了几盤便有些急着赶這盤正該自已擲骰子若擲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下該鶯兒擲三點就贏了因拿起骰子來恨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來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

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 矩難道爺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則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嚷說一個作爺的還賴我們這几個錢連我們也不放錢在眼里前兒合寶玉頑他輸了那些也沒着急下剩的錢還是几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斷喝賈環道我拿什庅比寶

玉呢你們怕他都合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〻養的說着便笑了寶釵忙勸道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这般形況問是怎庅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作兄弟的都怕哥〻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弟兄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我多事反生疎了況且我是正

出他是庶出饒这樣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他們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獃意呢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之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于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獃

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
有可無是只父親伯叔兄弟中因孔子是
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可不聽又不可忤
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凡弟之間不
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已
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
都不怕他却怕賈母才讓他三分如今寶
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到沒意思便連忙替賈

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庅這里不
好你別處頑去你天〻念書到念糊塗了
比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棄
這件取那個難道你守着個東西哭一會
子就好了不成你原是來取樂頑的既不
能取樂就往別處去再尋樂頑去哭一會
子難到筭取樂頑了不成到招自已煩惱
不如快去為是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

娘見他這般因問又是那里墊了踹窩來
了一問不答再問時賈環便說同寶姐頑
去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〻攆我
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枱攀去了
下流沒臉的東西那里頑不得誰叫你跑
了去討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窓外
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窓說道大正月又怎
麼了環兄弟小孩子家一半點兒錯了你

只教道與他說这些談話作什庅憑他怎
庅去還有太〻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啐他
他現是主子不好了橫豎有教道他的人
與你什庅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去賈
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
他忙唯〻的出來趙姨娘也不敢則聲鳳
姐向賈環道你也是個没氣性的時常說
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只愛同那一個

姊〻妹〻哥〻嫂〻子頑同那個頑你不聽
我的話反吽這些人教的歪心斜意狐媚
子霸道的自已不尊重要往下流里走安
着壞心還只管怨人家偏心輸了几個錢
就這麼個樣兒賈環見問只得諾〻的回
說輸了三百鳳姐道虧你還是爺輸了一
二百錢就這樣吽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
娘們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

日再这庅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再打發人告訴學里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個不尊重恨的你哥々牙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腳把你的腸子窩出來了喝命去罷賈環諾々的跟了豈見得了錢自去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合寶釵頑笑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見抬身就走寶釵笑道等着偺們兩個一齊走

照〻他走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一齊來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他兩個來忙問好廝見正值林黛玉在傍因問寶玉在那里的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里的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里絆住不然早就飛來了寶玉笑道只許同你(頑你)觧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里一淌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没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庅

事我又沒吽你替我觧悶兒可許你從此
不里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
跟了來問道好〻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
錯了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裏合别人說笑
一會子又來自已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
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沒有看着
你自已作賤了身子的理黛玉道我作賤
了身子我死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呢

大正月里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如何寶玉笑道要象只管這樣鬧我還怕死呢到不如死了干凈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怎樣鬧不如死了干凈寶玉道我說我自已死了干凈別聽錯了話賴人正說寶釵走來道史妹〻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里黛玉越發氣悶只向窗前流泪没

兩盞茶工夫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
抽〻噎〻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
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軟語温言來勸
慰不料自已未張口只見黛玉先說道你
又來做什庅橫豎如今有人合你頑比我
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笑又怕你
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作什庅來死活憑我
去罷了寶玉聽了忙上來悄〻的說道你

這庅個明白人難道親不間踈先不替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踈第二件你先來一棹吃一床睡長的這庅大了他是才來的豈有一個為他踈你的呢黛玉啐道我難道為叫你踈他我成了個什庅人了呢我是為我的心寶玉道我也是為的我的心你

的心你就知道你的心不知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一語不發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々再不知道你自已漚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的這樣你怎庅到反到把個青肷披風脫了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炮燥就脫了黛玉嘆道回來傷了風寒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

雲走來笑道二哥〻林姐〻你們天〻一
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
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〻
也呌不上來只是愛哥〻愛哥〻的回來
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四五了寶玉
笑道你學會了他明日連你還咬起來呢
湘云道他再放不過人一點去耑挑人的
不好你自已便比世人好也犯不着見一

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我就服你黛玉忙問是誰湘云道你敢挑寶姐〻的短處就筭你是好的我筭不如你他怎么不及你呢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里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云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的林姐夫時〻刻〻你可聽愛

尼去阿彌陀佛那才現在我眼里說着衆人一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再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宝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代玉赶上宝玉

在後忙說仔細絆跌了那里就赶上了代

玉赶到門前被宝玉义手在門框上擱住

咲劝道饒他這一遭罷代玉搬着手說道

我要饒過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宝玉欄

住門料代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咲道好
姐〻饒我這一遭罷恰道好宝釵來在湘
雲身後也咲道我劝你兩個看宝玉兄弟
分上都丢開手罷代玉道我不依你們是
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宝玉咲道誰敢戲
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
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邉來那天早
又掌灯時分王夫人李紈鳯姐迎探惜等

都往賈母這邊來大家閒話了一回各自
歸寢〔歇〕湘雲仍往代玉房中安歇宝玉送他了
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
了幾次方回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
時便披衣靸鞋往代玉房中來進去看時
却不見紫鵑翠樓二人只見他姊妹兩個
尚淌在衾內那代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
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那史湘雲却一

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半胸一湾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宝玉見了嘆道睡覺還是不老寔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輕的替他蓋上代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宝玉因翻身一看果中其料因說道這庅早就跑過來作什庅宝玉咲道這天還早庅你起來瞧瞧代玉道先出去讓我們

起來宝玉听了轉身出至外間代玉起來
吽醒湘雲二人都穿了衣服宝玉復又進
來坐在鏡台傍邉只見紫鵑雪雁進來伏
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楼便拿殘水要潑
宝玉道跕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
過去費事說着便走過來灀湾腰洗了兩
把紫鵑付過香皂去宝玉道這盆里的就
不少不用搓了又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

樓道還是這個毛病兒多早晚才改呢宝玉也不理忙忙的要青盐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咲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罷湘雲道這不可不能了宝玉咲道好妹妹〻你先時怎庅替我梳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庅梳呢宝玉道横豎我不出門又不帶冠子勒子不過打幾個散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

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他的頭過來
一一篦在家不帶冠並不總角只從四圍
斷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
一根大辮子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稍一
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一面
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
不是一色的了我記得都是一樣的來着
怎庅少了一顆宝玉道丢了一顆湘雲道

必定是外頭去丟了被人揀了去到便
宜他代玉一傍洗手冷笑道也不知是真
丟了也不知是給了人廂什庅帶去了宝
玉不荅因鏡台兩邊俱是粧奩等物順手
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要
往口里送因又怕湘雲說正猶疑間湘雲
果在後看見一手撓着辮子便伸過手過来
咱的一下從手中將胭脂打落說道這不

長進的毛病兒多早晚才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看見這般光景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已梳洗忽見宝釵走來因問宝兄弟那去了襲人含咲道宝兄弟那里還有在家的工夫宝釵听說心中明白又听襲人嘆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礼節也没個黑家白日鬧的凴人怎麽劝都是耳傍風宝釵听了心中暗忖道到别看

錯了這個丫頭听他說話到有見識宝釵
便在炕上坐了慢〻的閒言中套問他年
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言語志量甚可
敬愛一時宝玉來了宝釵方出去宝玉便
問襲人道怎庅宝姐姐合你說的這庅熱
鬧見我進來就跑了問一聲不荅再問時
襲人方道你問我庅我那里知道你們的
原故宝玉听了這話見他面上氣色非徃

日可比便咲道怎庅動了真氣了襲人冷咲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從今已後別進這屋子了橫竪有人伏侍你再不必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〻去一面說一面就在炕上合眼倒下宝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為駭異禁不住赶來劝慰那襲人只管合了眼不管宝玉没了主意因見麝月進來便問道你姐〻怎庅了麝月道我知

道庅問你自己便明白了宝玉听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咳道不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歪着去了襲人听他半日無動靜微〻的打齁料他睡着便起身拿一領斗篷來替他剛壓上只听忽的一聲宝玉便掀過去也仍合眼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点頭冷咲道你也不用生氣從此後我也只當啞子

再不説你一聲兒如何宝玉禁不住起身
問道我又怎庅了你又劝我你劝也罷了
才剛又没見你劝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
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為什庅這會子
你又説我恼了我何常听見你劝我是什
庅來着襲人道你心里還不明白還等我
説庅正開着賈母差人來喚他吃飯方往
前邉來胡乱吃了半碗仍回自已房中只

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傍抹骨牌
宝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遂連麝月也
不理揭開軟簾子往里間來麝月只得跟
進來宝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
麝月只得咲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去
宝玉拿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
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地下站着一個大些
的生的十分水秀宝玉便問你叫什麼名

子那丫頭便說叫蕙香宝玉便問是誰起
的叫蕙香呢又問你們姊妹幾個蕙香道
四個宝玉道你第幾蕙香道第四宝玉道明
兒就叫四兒不必什庅蕙香蘭香的那一
個配比這些花没的玷辱了好名好姓一
面說一面命他到了茶來吃襲人合麝月
在外間听了抿嘴而咲這一日宝玉也不
出房也不合姊妹丫頭等厮鬧自己悶悶

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唤
衆人只吗四兒荅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
聰明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宝玉用他他变
盡方法籠絡宝玉晚飯後宝玉因吃了两
杯酒眼餳耳熱之際若往日則有襲人等
大家嘻咲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
灯好没興趣待要赶了他們去又怕他們
去得了意已後越發要劝了若拿出作上

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心只當他們死了橫豎自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恬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煎茶自己看了一回南華經正看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

鑠絕竿琴塞古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
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
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
工倕之指而天下使人其其巧矣看至此
意氣趣洋：趣着酒興便提筆續曰焚花
散麝而閨閣始含其劝矣戕宝釵之仙姿
灰代玉之灵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恶
始相類矣含其劝則無参商之虞矣戕其

仙姿無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竅無才思之
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
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
頭剛着枕上便安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
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合
衣睡在床上宝玉将昨日的事已付于意
外便推他說道起來好好的睡看凍着了
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合姊妹廝鬧若直

劝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宝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已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没好生睡得今忽見宝玉如此料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採他宝玉見他不應便伸手給他解衣服剛解開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宝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咲道你到底怎庅了連問幾聲襲人睁眼説道

我也不怎庅着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屋
里去梳洗再遲了就赶不上了宝玉道我
過那里去襲人冷咲道你問我我知道你
愛往那里去就往那里去從今咱們两個
丢開手省得雞聲鵝鬪的叶别人咲横豎
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庅四兒五
兒伏侍你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玷辱了好
名好姓的宝玉咲道你今日還記着呢襲人

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傍風夜里說了早辰就忘了宝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節說道我再不听你說就同這個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清早起這是何苦來听不听什庅要緊也值得這種樣子宝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里急呢襲人咲道你也知道着急

麼可知我心里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宝玉往上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宝玉不在房中因番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番出昨日的莊子來看至後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提筆續書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不悔自已無見識　却將醜語怪他人

寫畢也往上房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
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乱着請大
夫來胗過脉大夫便說替夫人奶奶們道
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别症王夫人
鳳姐听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醫生回道
症雖險却順到不妨預備桑虫猪尾要緊
鳳姐听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
供奉痘疹娘〻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

物一面命平兒打点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净室款留兩個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回家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齋戒鳳姐與平兒都隨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〻那個賈璉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便十分難熬便暫以小廝們內有清秀的選來

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氣破
爛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軟弱無能却喚
他作多渾虫因他父母自小在外給他娶
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來歲年紀生得
有幾分人才見者無不羨慕他生性輕浮
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又不理論只是有
酒有肉有錢諸事不管了所以寧榮二府
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個媳婦美貌異常輕

浮無比衆人　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
璉在外熬煎往日也曾見過這媳婦失過
魂魄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孌寵不曾下得
手那多姑娘也曾有意與賈璉只恨沒空
今聞璉在外書房來他便無事也走三兩
淌去招惹招惹的那賈璉似飢鼠一般少
不得合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合同遮掩謀
求多以金帛相許小廝們焉有不允之理

况都合這媳婦是好友一說便成是夜二鼓人静多渾虫昏醉在炕賈璉便溜了來相會一見其態早已魂飛魄散也不用情談頰(欵)叙便寛衣動作起來誰知道這婦人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身筋骨癱軟使男子如卧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諸男子至此豈有惜命者哉那賈璉恨不能連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婦

人故作浪語在下説你家女兒出花兒供
着娘〻你也該忌兩日到為我臟了身子
快離了我這里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
喘吁吁荅道你就是娘娘我那里還管什
庅娘〻那婦人越浪賈璉越醜態畢露一
時事畢兩個又海誓山盟難分難捨自此
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瘢回十二日
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還愿焚香慶

賀放賞已畢賈璉離仍復搬進卧室見了
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離歸更有無
限的恩愛自不必說次早日早起鳳姐往
上屋去後平兒收什賈璉在外的衣服舖
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
會意忙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里來拿
出頭髮來向賈璉咲道這是什庅賈璉看
了着了忙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

一把揪住按在炕上掰手要奪口內咲道
小蹄子你不稱趂早拿出來我把你膀子
撅折了平兒咲道你就是個沒良心的我
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
我告訴他看你怎庅着賈璉听說忙咍咲
央求道好親人兒賞我罷我再不賭狠了
一語未了只听鳳姐聲音進來賈璉听見
鬆了手平兒只剛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

平兒快子些給太太找樣子平兒忙荅應了找時鳳姐兒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了庅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了什庅沒有平兒道我也怕丟下一二件細細的查了查一点兒也不少鳳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別多出來罷平兒咲道不丟就是萬幸誰還多添出些來庅鳳姐冷咲道這半個月

難保干净或者有相厚的丢失下的東西戒指漢巾香袋兒再至于頭髮指甲都是東西一夕話說的賈璉臉都黄了賈璉在鳳姐身後只望着平兒殺鷄抹脖使眼色兒平兒只粧看不見因咲道怎庅我的心就合奶奶的心一樣我就怕有這個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綻也没有奶奶不信時那些東西我還没收呢奶奶親自再沓

尋一遍去鳳姐咲道傻了頭他便有這些東西那里就咔偺們畨着了說着拿了樣子去了這里賈璉說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礶打個稀爛他方才認得我呢他防我防賊的是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合女人說話我合女人咯料近些他就疑惑不論小叔子侄兒大的小的說〻咲咲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

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個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是他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一語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窗外就問道要說話兩個人不在屋里說怎庅跑出一個來了隔着窗戶是什庅意思賈璉在

窗內接道你可問他到象屋里有老虎吃
他呢平兒道屋裡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
作什麼鳳姐咲道正是沒人才好呢平兒
听說道這說話是說我呢麼鳳姐咲道不
說你說誰平兒道別叫我說出好話來了
說着也不打簾子也不讓鳳姐自已先摔
簾子進來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
來說來平兒瘋魔了這蹄子認真要降伏

我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听了已絶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広利害從此到服他了鳳姐道都是你慣的他我只合你說話賈璉听說忙道你两個不夘和又拿我來作人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賈璉道我就來鳳姐道我有話合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冊分解正是

淑女自來多抱怨　妓妻從古便含酸

石頭記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　宝玉悟禪機
製燈謎　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听鳳姐有話商量因止歩問是何話鳳姐說二十一日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庅樣賈璉道我知道怎庅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到沒了主意鳳姐道大生日料理不過是有一定的則例在那里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

小又不是所以合你商量賈璉听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今兒糊塗了現有比例在那里那林妹妹就是比樣往年怎麽給。林妹〻過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作就是了鳳姐听了冷笑道我難道連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麽想定了但昨兒听見老太太説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听見薛大妹〻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實

筭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來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〻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〻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庅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了你賈璉笑道罷〻這個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還怪你說着一竟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

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說等過了你宝
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湘雲听了只
得住下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
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宝釵生辰之儀
誰想賈母自見了宝釵來了喜他穩重和
平正值他才過第一個生日便自己蠲資
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給他置治酒戲鳳姐
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作生日

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庅酒戲既高
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己化上幾兩巴巴
的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作東西
這意思還吽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的也
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
只是勒掯我們舉眼看〻誰不是兒女難
道将來只有宝兄弟頂了你老人家上五
台山不成那些梯己只留與他我們如今

誰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穀酒的穀
戲的說的滿屋里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
你們听听這嘴我也笑會說的怎庅說不
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合我啷啷
啷的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疼宝玉
我也沒處去訴寃到說我強嘴說着又引
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間衆
人都在賈母前定昏之餘大家娘兒姊妹

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宝釵愛听何戲愛吃
何物等語宝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
文甜爛之食便總依賈母向日素喜者說
了出來賈母更加欢悅次日便先送過衣
服玩物礼去王夫人鳳姐代玉等諸人皆
有隨分不一不須多記至二十一日就賈
母院中搭了家常小巧戲台定了一班新
出小戲昆弋兩腔皆有就在賈母上房排

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
姨媽湘雲宝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己人這
日早起宝玉因不見代玉便到他房中來
尋只見代玉歪在炕上宝玉笑道起來吃
飯去就開戲了你愛看那一齣我好点代
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
揀我愛的唱給我看這會子犯不上跐着
人借着光兒問我宝玉笑道這有什広難

的呢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偺們的
光兒一面說一面拉起他來携手出去吃
了飯点戲時賈母一定先叫宝釵点宝釵
推讓一遍無法只得点了一摺西遊記賈
母自是喜欢然後便命鳳姐点鳳姐亦知
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渾便点了一齣
劉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加喜欢然後便
加喜欢然後便命代玉点代玉因讓薛姨媽

王夫人等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偺們只管偺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為他們不成他們在這里白咘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点呢說着大家都咲了代玉方点了一齣後宝玉湘雲迎探惜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戲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宝釵点宝釵点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

這些戲宝釵道你白听了這幾年的戲那
里知道這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
宝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宝釵咲道要
說這一齣熱鬧你還筭不知戲呢你過來
告訴你這一齣熱鬧戲是一套北点絳唇鏗
鎗鏘頓錯挫韵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
詞藻中有一枝寄生草填的極妙你何曾
知道呢宝玉見說的這般好便凑近來央

告好姐：念與我听：宝釵便念道慢揾
英雄泪想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台
下没緣法轉眼分離下赤條：來去無牽
掛那里討烟簑雨笠捲单行一任俺芒鞋
破鉢隨緣化宝玉听了喜的扣膝圈稱賞
不絶又讚宝釵無書不知代玉道安靜看
戲罷還唱山門你到粧瘋了說的湘雲也
咲了于是大家看戲至晚散時賈母深愛

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
進來細看時越發可憐見的因問他年
紀那小旦才十一歲小丑才九歲大家嘆
息一回賈母令人拿些肉菓給他兩個又
另外賞錢兩吊鳳姐咲道這個孩子扮上
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來宝釵心
内也已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說宝玉也猜
着了亦不敢說湘雲接着咲道到像林妹

妹的模樣兒宝玉听了忙把湘雲瞧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却都听見了這話留神細看都咲起來了果然不錯一時散了晚間湘雲更衣時便命翠樓把衣包打開収什都包了起來翠樓道忙什庅等去的那日再包不遲湘雲道明兒一早就走在這里作什庅看人家的鼻子眼精（睛）什庅意思宝玉听了這話忙赶近前說道好妹々你

錯怪了我林妹妹〻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妨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你我是怕你得罪了人所以才使眼色你這會子惱我不但辜（辜負）了了我而且反到委曲了我若是別人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捽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哄我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〻別人說他拿他取笑都

好

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
他是小姐主子我是奴才了頭得罪了他
使不得宝玉急得說道我到是為你反為
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外心立刻化成灰教
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里少信嘴胡說這
些設沒要緊的悪誓散話歪話說給與那
些小性兒行動愛惱怕人會轄治你的人說
去別叫我啐你說着一逕至賈母裡間忿

好

忿的滿淌着去宝玉没趣只得又來尋代玉剛到門檻前代玉便推出來將門関上宝玉又不觧何意在窓外只是吞聲呌好妹妹代玉總不理他宝玉悶：的垂頭自審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斷不能劝那宝玉呆呆的跕着代玉只當他回房去了起來開門只見宝玉還跕在那里代玉反不好意思不好再関門只得抽身上床淌着

好

宝玉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原故説出
來人也不委曲好：的就惱了終久是為
什庅起代玉冷咲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
知為什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兒的拿着
我比戲子給衆人取咲宝玉道我並没有
比你我並没有笑為什庅惱我呢代玉道
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咲比别人
比了咲了的還還利害呢宝玉听説無可

好

分辯不則一聲代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

再你為什庅又合雲兒使眼色這個你是

什庅心呢莫不是他合我頑他就自輕自

賤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

丫頭他合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自

惹人輕賤了呢是這個主意不是這却是

你的好心只是那一個偏又不領你的好

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

性兒行動肯惦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惦他
我惦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
干宝玉見說方知才與湘雲私談的話俱
被他听見了細想自已原為他二人怕生
隙惦方在中調和不想並未調和成反自
已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
經上有巧者劳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

寇源水自盜等語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目下不過這兩個人尚未應酬妥協將來猶欲為何事想到其間也無分辯回答自已轉身回房來代玉見他去了便知他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已越發添了氣便說道這一去一倍子也别要來也别說話宝玉不理回房淌在床上只是瞪瞪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

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釋因咲道今日看
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宝姑娘一定要還
席的宝玉冷咲道他還曾誰什庅相干襲
人見這話不是往日口吻因又咲道這是
怎庅說好：的大正月里娘兒們姊妹們
都喜喜欢欢你又怎庅這個行景宝玉冷
咲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喜欢不喜欢也
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既隨和豈不大

家彼此有趣宝玉道什広是大家彼此他

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條〻來去無牽

掛談及此句不覺泪下襲人見此景況不

肯再說宝玉細想這一句趣味不禁大哭

起來畨身起來至案前遂提筆立占一偈

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不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此又
填一枝寄生草也寫在偈後自已又念了
一遍自覺了無掛碍心中自得便上床睡
了誰想代玉見宝玉此番果斷而去故以
尋襲人為由來觀動靜襲人咲回道已經
睡了代玉听說便要回去襲人咲道姑娘
請站住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庅話說
着便将方才那曲子與偈語悄悄拿來遞

與代玉看代玉看了知道宝玉因一時感
忿而作不覺可咲可嘆便向襲人道作的
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便拿了回房去
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宝釵看宝玉釵看
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
來去茫〻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疎
密從前碌〻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

真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咲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都是我昨日一枝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禅机最能移性明兒認真說出這些瘋話來存了這個意思都是從我那一支曲子來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頭說快燒了罷代玉咲道不該撕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

管吽他收了這個痴心邪念說着三個人果然都往宝玉屋里來一進來代玉便咲道宝玉呀我問你至貴者是宝至堅者是玉你有何貴你有何堅宝玉竟不能荅三人咲道這樣鈍愚還遂參禪呢代玉又道你那偈語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自我看來還未盡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干凈宝釵道寔在這

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月鏡台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中房碓米听了這偈說道美則美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云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

傳他今見這偈語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這句机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代玉咲道彼時不能荅就算輸了這會荅上來也不為出奇只是已後再不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的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叅禪呢宝玉自已為覺悟不想忽被代玉一問便不能荅宝釵又比出語録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已想

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知覺的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想畢便咲道誰又參禪不過一時頑話罷了說着四個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灯謎來命你們大家去猜猜着了每人也作一個進去四人听說忙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灯來耑為灯謎而製上面已有一個

衆人都爭看乱猜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了不要說出來每人各暗暗的寫在紙上一齊封進宮去娘娘自驗是否宝釵等听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絶句並無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寔一見便猜着了宝玉代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併將賈环賈蘭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机

都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在灯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前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都胡乱說猜着了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音鑫破竹如箒以淨只茶之積也

獨迎春賈环二人未得迎春自為頑咲小事並不介意賈环便覺得沒趣且又听太監說三爺作的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呌我帶回來問三爺是箇什庅衆人听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庅寫道是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咲賈环只得告訴太監

説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了
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已越發喜樂便
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灯來設于堂
屋命他姊姊妹妹們各自暗〻的作了寫
出來粘于屏上然後預備香茶細菓以及
各色頑物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
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設了酒
菓備了頑物上房懸了彩灯請賈母賞灯

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
人宝釵代玉湘雲又一席迎探惜三個又
一席地下婆娘了妳跕滿李宮裁王熈鳳
二人在裡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因
問怎庅不見蘭哥地下婆娘忙進裡間問
李氏李氏起身咲着回道他說方才老爺
没去吽他他不肯來婆娘回覆了賈政
衆人都咲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

賈環與兩個婆娘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傍坐了抓菓品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宝玉長談濶論今日賈母政在這里便惟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女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口禁言代玉本性懶與人共原不肯多話宝釵原不妄言多話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不

樂賈母亦不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致之故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自己去後好讓他們姊妹弟兄取樂賈政忙陪咲道今日听見老太太這里大設春灯雅謎故也備了彩礼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料畧賜兒子半点賈母笑道你在這里他們都不敢說咲沒的到叫我悶你要猜謎時我

便説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罸的賈政忙咲道自然要罸若猜着了也是要領賞的賈母道這個自然説着便念道

　獅子身輕站樹梢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便故意乱猜別的罸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與賈母猜念道是

　身自端方　体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了宝玉宝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咲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送上來地下婦女們荅應一殺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灯節下所用所用所碩之物心中甚喜遂命道給你老爺斟酒宝

玉執酒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姊妹們做的你猜一猜我听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一個寫道是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此是元春之作

賈政道這是爆竹庅　宝玉答道是賈政又看

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乱　只有陰陽数不同

此是迎春之作

賈政道是笑盤迎春笑答道是又往下看是

階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点最堪宜
遊絲一断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别離

此是探春之作

賈政道這是風箏探春笑道是又往下看

道是

前身色相總無成　不聽菱歌聽佛經

莫道此生沉黑海　性中自有大光明

此是惜春之作

石頭記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言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話說賈元妃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詠命探春依次抄録妥協自已較閲其優劣次敘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為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

賈珍率領賈菖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
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並行頭等事不
大得便因此賈珍又將賈菖賈菱等喚来
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工来這也不在
話下且說那個皇〻廟並達摩庵兩處一
班的十二個沙彌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
出大觀園来賈政正思分到各廟去分住
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盤算

着也要到賈政這邊謀個大小事務與兒
子管管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件
事出來便坐轎子來求鳳姐鳳姐因他素日
不大拿糖作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
便回王夫人說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
打發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承應倘
或散了花再若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
意不如將他們竟送到偺們家廟裡鐵檻

寺去月間不過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
柴米就完了說聲要就去叫來一點兒不
費事呢王夫人聽了便商之于賈政賈政
聽了笑道到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
喚賈璉來當下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
呼喚不知何事放下飯就走鳳姐一把拉
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
我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們那事好歹依我

這庅看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咲道
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了把
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咲不咲的瞅
着賈璉你當真的是頑話賈璉咲道西廊
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来求了我兩三次
要這個事管〻我應了叫他等着好容易
出来這件事又奪了去鳳姐笑道你放心
園子東北角上娘〻說了還叫多〻的種

松柏樹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出
来我管保叫芸兒管這件工程賈璉道果
然這樣也罷了只是昨日晚上我不過
是要改過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聽
了嗤的一聲咲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
頭便吃飯賈璉已経咲着去了到了前面
見了賈政果然是和尚一事賈璉便依了
鳳姐的主意説道如今看来芹兒到大〻

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竪
照在裡頭的規例每月叫芹兒支領就是
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事聽賈璉如此
說便依了賈璉回到房中告訴鳳姐〻〻
即命人去告訴了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
母子二人感謝不盡鳳姐又作情央賈璉
先支三個月的叫他寫了領子賈璉批票
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票出去銀庫上按數

發三個月供給來白花花的二三百貫芹
隨手拈了一塊擲與掌秤的人請他们吃
茶罷于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
商議登時僱了一個大叫驢自己騎上又
僱了幾輛車至榮國公角门前喚出二十
四個人來上車一逕往城外鐵檻寺去了
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因在宮中自
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那大觀園中景

致自己幸過之後賈政必定敬謹封鎖不
敢使人進去騷擾豈不寥落况家中現有
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何不命他們進去
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起
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
弟若不命他進去只怕冷清了一時不大
暢快未免賈母王夫人愁慮須得也命他
進園居住方妙想畢遂命太監夏守忠到

榮國府来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只管在園
中居住不可禁約封錮命寶玉仍隨進去
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這諭待夏守忠去
後便来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
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由自可惟
寶玉聽了這諭喜的無所不可·正合賈母
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嬛来說老爺
叫寶玉〻〻聽了好似打了個焦雷登時掃

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着賈母扭的
好似扭股兒糖一般殺死不敢去賈母只
得安慰道好寶玉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
敢委曲了你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
想是娘ゝ叫你進去住他吩咐你幾句不
過不叫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庅你只好
好的荅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
兩個老嬷ゝ来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

叫他老子嚇着他老嬷〻答應了寶玉只
得前去一步不挪趾三指蹉到這邊来可
巧賈政正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件金釧
兒彩雲彩霞繡鸞繡鳳等衆丫嬛都在廊
簷下站着你呢一見寶玉走来都抿着嘴笑
金釧一把拉住寶玉悄〻的笑道我這嘴
上是才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
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咲道人家正心

裡不自在你還奚落他越這會子喜歡快
進去罷寶玉只得挨進门去原来賈政合
王夫人都在裡间屋裡趙姨娘打起簾子
寶玉躬身挨入只見賈政合王夫人對面
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溜椅子迎春探春
惜春賈環四個人都坐在那裡一見他進
来惟有探春惜春合賈環站了起来賈政
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

等人看看賈環人物委𤨏舉止荒疎忽又想起賈珠来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件上把素日懸慮寳玉之心不覺减了八九半晌說道娘娘吩咐你日日外頭嬉遊漸次疎懶如今叫禁管同你姊妹們在園子裡讀書寫字你可好生用心學習再若不守本分安常你可仔細賢

玉連〻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
身傍坐了他姊妹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
摸娑着寶玉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
完了麼寶玉答應還有一丸王夫人道明
日再取十丸去天〻臨卧的時候叫襲人
伏侍你吃了你再睡寶玉道只從太〻吩
咐了襲人天〻晚上想着打發我吃賈政
問道襲人是何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

政道丫頭不曾叫個什麼罷了是誰刁鑽起個這樣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〻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知道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書曾記得古人有一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個丫頭姓花便隨口起了這個名字王夫人忙又向寶玉道你回去改了

罷老爺也不用為這小事生氣賈政道究
竟也無妨礙又何用改只是可見寶玉不
務正業在這些濃詩艷曲上作工夫說畢
斷喝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
也忙道去罷去罷只怕老太々等你吃飯
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
咲着伸々舌頭帶着兩個老嬤々一溜
烟走了剛至穿堂門前只見襲人倚门立

在那裡一見寶玉平安回来堆下咲来問
吽你作什庅寶玉告訴他没有什庅不過
怕我進園去淘氣吩咐〻〻一面説一面
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黛玉正在
那里寶玉便问他你往那一處好黛玉正
心裡盤筭這事忽見寶玉问他便咲道我
心裡想着瀟湘舘好我愛那幾竿竹隱着
一道曲欄比别的更覺幽靜寶玉聽了拍

手咲道正合我的主意一樣我也要叫你
住這裡呢我就住怡紅院偺們兩個又近
又都清幽二人正計較着就有賈政遣人
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好哥兒姐兒
们搬進去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什
薛寶釵住了蘅蕪院林黛玉住了瀟湘館
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掩書齋
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

住了怡紅院每一處添兩個老嬤〻四個
丫頭除各人奶娘丫嬛不筭外另有專管
收什掃打的人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
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
等寂寞了閒言少叙且說寶玉自進園来
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貪生求之心了每
日只合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
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致描鸞刺鳳鬬

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他曾有幾首即事詩作的雖不美好却到是真情真景略記幾首云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隔巷蟇更聽未真枕上輕寒窓外雨眼前春色夢中人盈〻燭淚因誰泣默〻花愁為我嗔自是小鬟嬌懶慣擁衾不耐咲言頻

夏夜即事

倦繡佳人幽夢長金籠鸚鵡喚茶湯窗明
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御香琥珀杯傾
荷露滑玻璃檻納柳風涼水亭處〻齊紈
動簾捲珠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

絳芸軒裡絕喧嘩桂魄流光浸茜紗苔鎖
石紋容睡鶴井飄桐露濕棲鴉抱衾婢至舒

金亂倚檻人歸落翠花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

梅魂竹夢已三更錦罽鸘衾睡未成松影
一庭惟見鶴梨花滿地不聞鶯女兒翠袖
詩懷冷公子金貂酒力輕却喜侍兒知試
茗掃將新雪及時烹

因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力人見是榮

全不稱

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作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浮子弟愛上那風騷妖艷之句也寫在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贊因此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越發得了意鎮日家作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煩惱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兒正在混沌世界

天真爛熳之時坐卧不避嬉咲無心那裡
知宝玉此時的心事那竇玉心内不自在
便懶在園内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癡々的
了茗烟見他這樣因想与他開心左思右
想皆是竇玉頑煩了的不能開心惟有這件
宝玉不曽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内把
古今小説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
的外傳與那傳奇的角本買了許多来引

宝玉看寶玉何曾見過這些書一看見了
便如得了珍寶茗烟囑咐他不可拿進園
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
寶玉那裡捨的不拿進園去踟躕再三單
把那文理細密的揀了幾套進去放在床
頭上無人時自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在
外面書房裡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
寶玉携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

邊桃花樹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真記
從頭細玩正看着落花成陣只見一陣風
過把樹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的滿身
滿書滿地皆是寶玉抖將下来恐怕脚步
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来在池邊抖在
池内那花瓣浮在水面飄〻蕩〻竟流出
沁芳閘去了回来只見地下還有許多寶
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話你在這

裡作什庅寶玉一回頭却是黛玉来了肩
上担着花鋤〻〻上掛着花囊手内拿着
花掃寶玉咲道好来罷把這個花掃起来
撂在那水裡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裡呢黛
玉道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干淨
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臟的臭的混
倒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畦角上我有一個
花塚如今掃起来裝在這絹袋裡拿土埋

上日久不過隨土化了豈不干淨寶玉聽
了喜不自勝咲道待我放下書幫你來收
什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
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咲道你
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瞧好多
着呢寶玉道好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
你看了好歹別要告訴人真真這是好文
章你看了這個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說

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都放下接書
來從頭看去越看越愛不過頓飯工夫將
十六齣俱已看完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
口雖看完了書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
的記誦寶玉咲道妹妹你說好不好黛玉
咲道果然有趣寶玉咲道我就是個多愁
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黛玉聽
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就豎起兩道

似蹙的眉瞪了兩個似睜非睜的眼微腮帶怒滿面含嗔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〻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来述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〻告訴舅〻舅母去說到欺負兩個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說道好妹〻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日我吊在池子裡教個癩

頭蠢吞了去變個大王八等你明日作了
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
替你駝一輩子碑去說的黛玉嗤的一聲
咲了一面揉着眼一面咲道一般嚇的這
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来是個苗兒不
秀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咲道你這個呢
我也告訴去黛玉說你會你會過目成誦
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

書一面咲道正経快把花埋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什落花正才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来説道那里没找到摸在這裡来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们都過去請安老爺太〻叫打發你去呢快回来換衣裳去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着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裡黛玉見寶玉去了又聽見衆姊妹也不在房自已悶

悶的正欲回房剛走梨香院墻角邊只聽
墻内笛韻悠揚歌聲婉轉黛玉便知是那
十二個女孩子演習戲文呢只因黛玉素
習不大喜看戲文便不留心只管往那邊
走偶然兩句吹在耳内明〻白〻一字不
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紅開遍似這樣都
付與斷井頹垣黛玉聽了到也十分感慨
纏綿便止住步側耳細聽又聽他唱道是

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
這兩句不覺点頭自嘆心下自思道原来
戲上也有好文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
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
想躭悞了聽曲子側耳時只聽唱道則為
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
上不覺心動神揺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恰
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

好

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又有詞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才所見西廂記中落花流水紅閑情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來湊聚在一處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忽覺背後擊了一下及回頭看時

不知乃何
原来是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卅

粧晨綉夜心無意　對月臨風恨有之

石頭記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染想思

話說林代玉正自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掌說道你作什庅一個人在這里林代玉到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别人却是香菱林代玉道你這儍了頭唬我這庅一跳你這會子打

那里來香菱嘻嘻的咲道我來請我們姑娘的我姑娘總不見你們紫鵑也我你呢說蓮二奶奶送了什庅茶葉來給你的走罷回家去坐着一面說着一面拉了代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的新茶來代玉和香菱坐了靠他們有何正事談講不過說些這個繡的好那一個扎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

便去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針線的見宝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裡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老爺的安去還不快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宝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桃紅綾子袄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紬汗巾

兒臉向內低着頭看針線脖子上帶着扎
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他脖子上聞那
粉香油氣禁不住用手摩撫摩其白膩不在
襲人之下寶玉便猴挨上身去涎皮笑道好
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
說一面扭棍糖是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
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我了他一輩子他也
不勸勸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

向宝玉道左勸着不改右勸着也不聽你到底是怎庅樣你再這庅着這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了衣服同了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正去請安回來了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宝叔安宝玉看時只見這個人容長臉兒長挑身材年紀

只好十八九歲生的着實斯文清秀到也
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
庅名字賈蓮[璉]咲道你怎庅發獃連他也不
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
兒宝玉咲道是了是了我怎庅就忘了因
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庅勾當賈芸指着賈
賈蓮[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宝玉咲道你到比
先越發出息了到像是我的兒子賈蓮[璉]咲

道好不害燥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替你作兒子了宝玉咲道他今年十幾歲了賈芸道十八歲了原来這賈芸最伶俐乖巧不過聽宝玉這樣説便咲道俗語説的揺車里的爺爺拄拐杖的孫子雖然歲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没了這幾年也無照看教導若宝叔不嫌姪兒蠢夯認作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賈璉咲道你

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閒交的呢宝玉
咲道明兒你閒了只管来找我別和他們
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兒你
在書房裡来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子
里頑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厮圍隨往賈
赦這邊来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
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已請了安賈
赦先站起来回了賈母話次後便喚人来

帯哥兒進去太太屋里坐着宝玉領命退
出来至後面進入上房邢夫人見了他来
先到站起来請過賈母的安宝玉方請安
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别人好又命
人到茶来一鍾茶未起吃完只見賈琮来問
宝玉好邢夫人道那里找活猴子去你那
奶媽子死絶了也不収什収什你弄的黒、
眉烏嘴那里像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説

着只見賈环賈蘭小叔侄兩個也來了請過邢夫人的安邢夫人便叫他兩個椅子上坐了賈环見宝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娑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和賈蘭使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辞宝玉見他們要走自己也就起身要一同回去邢夫人咲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

宝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两個道你們
回去各人替我問你各人的母親好你們
姑娘姐姐妹妹都在這里呢閙的我頭疼
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环等答應着便
出来回家去了宝玉咲道可是姐姐們都
過来了怎庅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一
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里去了宝玉道
大娘方才說有話說不知是什庅話邢夫

人咲道那里什庅話不過叫你等着同你
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顽的東西
給你帶回去頑娘兒兩個說話時不覺早
飯時節調開桌椅擺列杯盤母女姊妹們
吃畢飯宝玉出去辞了賈赦同姊妹們一
同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
置不在話下且說賈芸見了賈璉因打聽
有什庅事情賈璉向他說道前兒到有一

件事情出來偏你嬸娘再三求我給了賈芹了他許了我說明兒園子里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子跟前先提我今兒来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作什庅我那里有這些工夫說閑話呢明兒一五更還要到興

邑走一倘須得當日趕回来纔好你先去
寺着後日起更以後你来討信来早了我
不得閑說着便回後換衣服去了賈芸出
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
来便往他母舅卜世仁家来原来卜世仁
現開香料鋪方才從鋪子里回来忽見賈
芸進来彼此見過了因問他這早晚什庅
事跑了来賈芸咲道有件事求舅舅帮襯

我現見一件要緊事用些〻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里按数送了銀子来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兒也是我們舖子里一個影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搃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錯了這個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還趕出舖子去況且如

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種不三不四的小舖子里来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倒扁兒去買這是一二則你那里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兒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個主見賺幾個錢弄的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歡賈芸咲道舅舅說的到干凈我父

可笑

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後来聽
見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出
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不知道的還
是有一畆田兩間房呪是我不成器花了
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粥来吽我怎庅
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别個死皮賴臉的
三日兩頭兒来纏舅舅要三升米兩升荳
子的舅舅也就沒法兒卜世仁道我的兒

舅〻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母親說
愁你沒個計筭兒你但凡要立的起来到
你們大房里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
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管事的人們嘻和
嘻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遇
見了你們三房里的老四騎着大黑叫驢
带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
庙里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好

事兒到他手裏了賈芸聽說劳刀的不堪
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庅急的這樣吃
了飯再去罷一句話未說完只見他娘子
說道你又胡塗了說着没了米這里買了
半斤麪来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
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
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兒往
對門王奶奶家有錢借三二十個你說明兒

就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妻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一逕回歸舊路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低着頭只管走不想一頭就磞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唬了一跳聽那醉漢罵道肏你媽的瞎了眼睛了磞起我來了賈芸忙要躲早被那醉漢一把抓住對面一看不是別

人却是緊隣倪二原來這倪二是個潑皮
耑放重利在賭博吃閒錢專愛吃酒打
架如今正從欠主家取了利錢吃醉回来
不想被賈芸碰了一頭正没好氣掄拳就
要打只聽那人說道老二住手是我冲撞
了你倪二聽見是熟人語音将醉眼睁開
看時見是賈芸忙把手鬆了趔趄着咲道
原来是賈二爺我該死我該死這會子往

那里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没趣倪二道不妨有什庅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平他是誰有人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人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且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原故說着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令舅我便罵出好話来真真氣死我也罷你

也不用愁煩我這里現有幾兩銀子你若用什庅只管拿去買辦但只一件你我作了這些年的街坊我在外頭有名放賬的人你却從沒有和我張過口也不知你厭惡我是個潑皮怕底了你的身分也不知你怕我難纏利錢重若說怕利錢重這銀子我是不要利錢的也不用寫文立約若說怕底了你的身分我就不敢借給你了

各自走開一面說一面從搭包里掏出一卷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素習倪二雖然潑皮無賴却因人而使頗頗的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之情怕他燥了倒恐生事不如借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也倒罷了想畢咲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我何曾不想着來和你張口但只是我見你所交結的都是些有胆量有作為的人像我

們這等無能為的你通不理我若和你張
口你豈肯借給我令日既蒙高情我怎敢
不領回家按例寫了文約過來便是了倪
二大咲道好會說話的人我却聽不上這
話既說相與交結四個字如何又放賬給
他使圖賺他的利錢既把銀子借與他圖
他的利錢便不是相與交結了閑話也不
必講既承你不棄這是十五兩三錢有零

的銀子你便拿去置買東西你要寫什庅
文契趂早把銀子還我讓我放給那些有
有指望的人使去賈芸聽了一面接了銀
子一面咲道我便不寫罷了有何着急的
倪二咲道這不是話天氣黑了也不讓茶
讓酒我還到那邊也有点事情去你竟請回
去罷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舍下叫他們
早些関門睡罷我不回家去了倘或有要

緊事叫我們女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
短腿家來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脚兒
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
心事下也十分罕異想那倪二到果然有
些意思只是還怕他一時醉中懷(慷)慨到明
日加倍的要起來便怎處心内犹疑不决
忽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也可加倍還
他想畢一直走到一個錢舖里將那銀子

秤了一秤十五兩三錢四分二厘賈芸見倪二不撒謊心下越發歡喜收了銀子来至自家門首先到隔壁将倪二的信稍與他娘子方回家来見他母親在炕上坐着拈線見他進来便問那里去了一日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說卜世仁的事只說在西府里等璉二叔來着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過了給你留的飯在

那里吽小丫頭子拿過来你吃罷那天已是掌灯時分賈芸吃了飯收什安歇一夜無話次日一早起来洗了臉便出南門大香鋪里買了冰麝便往榮國府来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来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厮拿着大高笤箒在那里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里出来吽小厮們先别掃奶奶出来了賈芸忙上去

咲問道二嬸子那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
叫想必是裁什庅尺頭正說着只見一羣
人擑着鳳姐出来了賈芸深知鳳姐是喜
奉承尚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々敬々搶
上来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睄仍往前走
着只問他母親好怎庅不来我們這里曠
曠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到時常記掛
着嬸子要来睄々又不能来鳳姐咲道可

好

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說他想我了賈芸咲道侄兒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長輩前撒謊昨兒晚上還提起嬸子来說嬸娘身子生的单弱事情又多虧嬸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全要是差一個的早累的不知怎庅樣呢鳳姐聽了滿面是咲不由的便止了步問道怎庅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里說起我来賈芸道

有個原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里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只因他身上蠲了個通判前兒選了雲南不知那一處連家眷一齊去他便收了香鋪不開了把賬物攢了一攢該人的給人該賤發的都賤發了像這個貴的貨都分着送了親朋友他就送了我四兩氷片四兩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若要轉賣不但賣不出原價來而

且誰家拿這些銀子買這個作什庅便是
很有錢的大家子也不過使幾分幾錢就
挺折腰了若說送人也沒個人配使這些
到叫他一文不值半文的轉賣了因此我
就想起孀子來往年間我還見孀子大包
的銀子買這些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進
了宮明兒這個端陽節不用說這些香料
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幾倍的用呢因此

想起來想去只有孝敬嬸娘一個人纔合式方不筭遺塌這東西一邊說一邊將那氷麝擧起來鳳姐正是要辦端陽節禮採買香料藥餌的時節忽見賈芸如此一來聽這一片話心下又是得意又是喜歡便命豐兒接過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很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你說你說話兒也明白心里也有見識賈

好

芸聽了這話入了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来叔叔也曾提我來鳳姐見問終要告訴他與他事情管的話把那話又忙止住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訴他那話到呌他看着我見不得東西是的因為得了這点子香就呌他管事了今兒先別提這事想畢便把派他監種花木工程的事都隐瞞的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兩句閑話便

往賈母那里去了賈芸也不好提得只得回来因昨兒見了宝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賈芸吃了飯便又進来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霰齋三間書房里来只見茗烟鋤藥兩個小厮下象棋為奪車正辯嘴還有掃花挑雲伴鶴三個人在房簷上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内把脚一跺説道小猴們淘氣我来了衆小厮看見賈芸進来都纔

散了賈芸進入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宝二爺沒下來茗烟道今兒揔沒下来二爺說什庅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里賈芸便看字画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来再看看別的小廝却都頑去了正自煩悶只聽門前嬌聲嫩語叫了兩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見是十六七歲的了頭生得到也細巧干凈那了頭一見了

賈芸便抽身躲了過去恰好茗烟走来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呢賈芸見了茗烟也就赶了出来問怎麽樣了茗烟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出來這就是宝二爺房里的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住的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說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先前那等迴避了不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

那賈芸說道什庅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
兒就是了半晌那了頭冷咲了一咲依你
說二爺竟請回去罷有什庅話明兒再来
今兒晚上得空兒我回回我們爺茗烟道
這是怎庅着那丫道頭他今兒也没睡中
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来難道
只是叫二爺在這里苛着挨餓不成不如
家里去明兒来是正經就便回来有人帶

信兒那都是不中用的他不過是口里答
應着他那庅大工夫給你帶信兒去呢賈芸
聽了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
宝玉房里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到
是我明兒再来說着便往外走茗烟道我
倒茶去二爺吃了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
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里說着
眼睛瞄那了頭還站在那里呢那賈芸一逕

回家至次日果然又來了至大門前可巧
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
芸來便吽人喚住隔窓子咲道芸兒你竟
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
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兒你叔叔纔告訴
我說你求他賈芸咲道求叔叔這事嬸娘
休提我這里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竟一
起頭兒求嬸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

叔叔竟不能的鳳姐咲道怪你那里沒成
兒昨兒又来找我賈芸道嬸娘可辜負了我
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個意
思昨兒還不求嬸娘如今嬸娘又好歹疼
我一点罷鳳姐冷咲道你們要揀遠路兒
走叫我也難了早告訴我一聲兒有什么
不成的多大点子事耽悞到這會子那園
子里還要種樹種花呢我只想不出一個

人来你早來不早完了賈芸唉道既是這樣嬸娘明兒就派我罷鳳姐半晌說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灯炮那個大京狂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個辦的好再派我那個鳳姐唉道你到會拉長杆兒罷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錯的時候

来領銀子後兒就進去種樹說畢命人駕
了香車一逕去了賈芸喜不自禁来至綺
霰齋打聽宝玉誰知宝玉一早便往北静
王府里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
聽鳳姐回来便寫了領帖子来領對牌至院
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出来单要了領帖子
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送與賈
芸賈芸接了看那上批銀數批了二百兩

心中喜不自禁沓身走到銀錢庫上交與收牌票的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各歡喜次日一個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將前銀按數還他那倪二見賈芸有了銀子他便按數收回不在話下這里賈芸又去買樹亦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宝玉自那日見了賈芸曾說明日着他進來說話兒如此說了之後他原是富貴公

子的口角那里還把這個放過（在心裡）賈母王夫
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
因被薛寶釵煩了打結子去秋紋碧痕兩
個去找紅檀呢又因他母親的生日接了
出去了麝（麝）月又現在（房）中養病雖還有幾個
作粗活聽喚的了頭估諒着叫不着他們
都出去尋夥覓伴的頑去了不想這一刻
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

要吃茶叫了兩三敎方見兩三個老婆子
走進來宝玉見了他們連忙搖手兒說罷
罷不用你們了去罷婆子去了只得自巳下
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說道
二爺仔細燙了手讓我來倒一面走上來
早接了碗過去宝玉到唬了一跳問你在
那里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了頭一面
遞茶一面回說我在後院子里纔從里間

的後門進来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步响

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了頭穿

着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到是一頭黑鬒

鬒的好頭髮挽着個鬒容長臉面細巧身

材却十分俏麗宝玉看了便咲問道你也

是我這屋里的人庅那了頭道是宝玉道

既是這屋里的我怎庅不認得那了頭聽

說便冷咲一聲道宝爺不認得的也多豈

止我一個從来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
西眼面前的事一点兒不作宝爺那里認
得呢宝玉道你為什広不作那眼面前的
事呢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説只是有一
句話回二爺昨兒有個什広芸兒来找二
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茗烟回他叫
他今晚早起来不想二爺又往壮府去了
剛説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

的說咲着進入院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的那丫頭便忙迎出去來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裙子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岔意將水放下忙進房來東睄西望並沒別個人只有宝玉二人便心中大不自在只

得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
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便找小
紅問他你方才在屋里說什庅小紅道我
何曾在屋里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
後頭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爺要茶姐姐們
一個沒有是我進去了纔到了茶姐姐們
便來了秋紋聽了兜臉便啐了一口罵道
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提水你不

去倒叫我們去你不等着作個巧宗兒一里頭就你好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的不配碧痕說道明兒我說給他們要茶要水遞東拿西的咱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好我們散了單讓他在這屋里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嬷嬷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兒

有人帶匠人進來種樹叫你們嚴緊着些衣服裙子別混晒晾的那土山一溜都攔着幃幙呢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兒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婆子道是什庅後廊上的芸二爺秋紋碧痕聽了都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聽見了心内却明白就知是昨兒外書房見的那個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只因玉

字犯了林黛玉宝玉的名字便把這個字隱起來便都叫他小紅原是榮國府中世代舊僕他父母現在収管各處房田事務

且聽下冊分解

石頭记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仙

話説紅玉心中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门檻絆了一跤唬醒方知是夢因此翻来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来就有幾個丫頭子来會他去掃打房子提洗臉水

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来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日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指名喚他上来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寒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行為若好還罷了若不好起来那時到不好意思退送因此心下悶悶的一早起来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拿下窗子

只有紗屜子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好幾個

了頭在那裡掃地都擦胭抹粉簪花插柳

的獨不見昨日那一個丫頭寶玉便靸鞋

恍出了房門只粧着看花兒這裡瞧瞧那

里望望抬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底下欄

杆上似有一個人倚在那裡却恨面前一

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只得又轉了一

步仔細一看却是昨日的那丫頭在那裡

出神寶玉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
着忽見碧痕来催洗臉去只得進去了不
在話下却説紅玉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
手叫他只得走上前来襲人咲道我们這
裡的噴壺我昨兒打了你到林姑娘那裡
去把他们的借来使使紅玉答應了便走出
来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抬頭一望
只見山坡上但凡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

起今見有匠役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裡撫畫賈芸正坐在那山子石上紅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回来無精打彩自回房内倒着衆人只説他一時身上不快都不理論展眼過了一日原来次日就是王子騰夫人壽誕那裡原打發人来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

見賈母不去自已便也不去了到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四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可巧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命他来抄個金剛呪唪頌那賈環正在王夫人炕上坐着命人点上燈燭拿腔作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茶来一時又叫金釧兒拿剪〻蠟花一時又説金釧兒擋了燈影此時衆丫嬛們素日

原厭惡他却不答應只有彩霞還和他合
的来倒了一鍾茶遞與他因見王夫人和
人說話他便悄悄向賈環說道你安些分
罷何苦討這個厭那個厭的賈環道我也
知道了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
不大理論我也看出来了彩霞咬着嘴唇
向賈環頭上戳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
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兩人正說着只

見鳳姐来了拜見過王夫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问他今兒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等話説了不多幾句話寶玉也来了進门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矩矩説了幾句話便令人除去抹額脱了色服拉了靴子一頭滾在王夫人懷内王夫人便用手滿身滿臉摩娑撫弄他寶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説長説短的王夫人

道我的兒你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来還不在那裡靜〻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呌人拿個枕頭来寶玉聽說下来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呌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咲只見彩霞淡〻的不大答應兩眼只向賈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咲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呢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

只往衣內放　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我
就嚷了二人　正鬧着原來賈環聽的見素
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廝鬧心
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聽明言却
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
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的眼睛因而故
意裝作失手把那一盞油汪汪的燈向寶
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嗳喲滿屋裡衆

黑衆人都唬一跳快拿燈来看時只見寶玉滿臉滿身都是油 王夫人又急又氣一面命人来替寶玉洗臉一面又喝賈環鳳姐三步兩步跑上炕去替寶玉收什着一面咲道老三還是這麼荒脚雞是的我說你上不得高抬擺趙姨娘也該時常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罵賈環便叫過趙姨娘罵道養出這樣黑

心不知道理下流種子来也不管〻幾凡番
幾次我都不理論你们得了意越發上来
了那趙姨娘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妒之心
不忿鳳姐寶玉兩個也不敢露出来如今
賈環又生了禍受這場要惡氣不但吞聲承
受而且要去替寶玉收什只見寶玉左臉
上淌了一臉炮出来幸而眼睛竟沒動王
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賈母問怎

搽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數落一頓然後又安慰了寶玉一番又命取敗毒消腫藥来敷上寶玉道雖然有些疼還不妨事明児老太〻問就説是我自己燙的罷了鳳姐咲道便説是自己燙的也要罵人為什庅不小心看着叫你燙了横竪有一塲氣生的到明児憑你怎庅説去罷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後襲人等見了

寶玉都慌的了不的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门就覺悶〻的没個可説話的至晚正打發人来問了兩三遍回来不曾這遍方纔回来又偏生盪了臉黛玉使赶着来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的藥黛玉只當盪的十分利害忙上来問怎庅盪了要瞧〻寶玉見他来了忙把臉遮住摇手叫他出去不肯

叫他看知道自他己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些
東西黛玉自已也知道自已有件癖性知
道寶玉的心內怕他嫌臟因咲道我睄々
還了那裡了有什庅遮著藏著一面說一
面就湊上来強撇著脖子睄了一睄問他
疼的怎庅様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兩日
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悶々的回房去了
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已

承認是自己盪的不與別人相干免不得
那賈母又把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
就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
請安見了寶玉唬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
盪的便点頭嘆息一回向寶玉臉上用指
頭画了一画口內嘟嘟囔囔的又持頌了
一回說道管保就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
災又向賈母道老祖宗老菩薩那裡知道

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便有許多的促狹鬼跟著他得空便擰他一下或搯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著推他一跤所以往〻的那些大人家子弟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趕着問這有個什麽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也容易只是替他多做些因果好事

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
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
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
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客之疾賈母道倒
不知怎麽個供奉這位菩薩馬道婆道也不
不值什麽不過除香燭之外一天多添幾
斤香油点上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
的現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

一在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也好做這
件功德的馬道婆聽如此說便哄道這也
不拘隨施主菩薩們隨心願我家裡就有
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著呢南安郡王
府裡的太妃他許的願心大一天是四十
八斤油一斤燈草那海燈只比缸畧小些
錦田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四
斤再還有幾家也有五斤三斤的一斤二

斤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窮人家捨不起
這些的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点一
点賈母聽了点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
件若是爲父母尊親長上呢多捨些無妨
若說老祖宗如今爲寳玉若捨多了到不
好還怕哥兒禁不起到折了福不當家花
拉的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斤也就是了
賈母道既是這庅說你便一日五斤合準

了每月來打躉關了去馬道婆念一聲阿
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已
後大凡寶玉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交給
小子們帶着遇見僧道窮苦之人好施捨
說畢那馬道婆又坐了一回便往各院各
房問安閒曠去了一時來至趙姨娘房內
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到茶來與他
吃馬道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紬緞灣

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道可是我正
沒了鞋面子趙奶〻你看零碎緞子不拘
是什麼顏色的弄一雙子給我趙姨娘聽
說便嘆口氣說道你瞧〻那裡頭還有那
一塊是成樣的成了樣的東西也到不了
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在那裡你不嫌就
挑兩塊子去馬道婆見說果真便挑了兩
塊紅青的紬將起來趙姨娘問道前兒我

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在藥王老爺跟前上
供你可收了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
了供了趙姨娘嘆道阿彌陀佛我手裡但
凡從容些也時常的上個供只恨心有餘
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
環哥兒大了得個一官半職時你要作多大的
功德不能了趙姨娘聽說鼻子裡哼了一
聲說道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個樣兒我

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裡那一個兒也不
是有了寶玉竟是得了個話說他還是小
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也
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
伸手出兩個指頭兒來馬道婆會意便問
道可是璉二奶〻趙姨娘唬的忙擺手兒
走到門前掀簾子向窗外看〻無一個人
方進來向道婆悄〻說道了不的了不的

提起這個主兒来真〻把人氣殺叫人一言難盡我白和你打個賭明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他如此說便探他口氣說道我還用你說難道看不出来的也虧你們不大理論只憑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誰還敢把他怎麽樣呢馬道婆聽說鼻子裡一咲半晌說道不是

我說句造業的話你們沒有本事也難怪別人明不敢怎樣暗裡也就筭計了還等這如今趙姨娘聽這話裡有道理心內暗々的喜歡便說道怎麽暗裡筭計我到有這樣心只是沒有這樣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々的謝你馬道婆聽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々那裡知道這些事罪過罪

過趙姨娘道你又来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睁〻的看人家去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馬道婆聽如此說便咲說道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折磨還由可若說謝的這個字可是你錯打筭了就是我希圖你的謝靠你有什麽東西打動我呢趙姨娘聽這口氣鬆動了便說道你這麽明白怎麽

胡塗起来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個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兒的那時你要什庅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了頭半晌說道那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道這又何難如今我雖手裡沒什庅也零碎攢了幾兩梯己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拿些去下剩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〻要什庅保

人也有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果然
這樣趙姨娘道這如何還撒得謊說着便
吁過一個心腹的婆子來耳根底下嘁々
喳々說了幾句話那婆子出去了一時回
來果然寫了個五百兩欠契來趙姨娘便
用了手摸押走到廚櫃裡將梯已拿了出來
與馬道婆看道這個你先拿去做個香燭
供養使費可好不好馬道婆看了白花々

一堆銀子又有欠契並不顧青紅皂白滿
口裡應著伸手先去抓了銀子搜起来然
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裏掏了半晌掏出十
個紙鉸的青臉紅髮的鬼祟並兩個紙人
遞與趙姨娘又睄睄教他道把兩個的年
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並這五個
鬼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
家裡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

正纔說完只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道
馬奶々可在這裡太々等你呢二人方散
了不在話下卻說林黛玉因見寶玉近日
燙了臉總不出门到得時常在一處說々
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遍書自覺無趣便
同紫鵑雪雁作了一回針線更覺煩悶便
倚着房门出了一回神信步出来看階下
新迸出的稚笋不覺信步出了院门一望

園中四顧無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

黛玉信步便往怡紅院中來只見幾個丫

頭舀水都在廻廊上圍着看畫眉洗澡呢

聽見房內有咲聲黛玉便入房中看時原

来李宮裁鳳姐寶玉都在這裡呢一見他

進来都咲道這不又来了一個黛玉咲道

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来的鳳姐道前兒

我打發了頭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裡

去了黛玉笑道可是呢我到忘了多謝你的茶葉鳳姐兒又道你嚐了可還好不好沒有說完寶玉便道論理可到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也不知別人嚐着怎麽樣黛玉道味倒請只是清顏色不狠好鳳姐道那是暹羅國進貢來的我嚐着也沒什麽趣兒還不如我每日吃的呢林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寶玉道

你果然愛吃把我這個你拿了去吃罷鳳姐道不用取去我打發人送來就是了我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發人送来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〻這是吃了他們家一点子茶葉就要来使喚人了鳳姐笑道倒求你〻倒説這些閒話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庅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衆人聽了一齊都笑起来黛玉

紅了臉一聲不言語便回過頭去了李宮
裁咲向寶釵道真々我們二嬸子的詼諧是好的
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討人
厭罷了說着便啐了鳳姐一口鳳姐咲
道你別作夢了你替我們家作了媳婦少
什麼指寶玉道你瞧々人物兒門第配不
上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家私配不
上那一点兒還玷辱了誰呢黛玉抬身就

走寶釵便說顰兒急了還不回来坐着呢
走了到沒意思說着便走起来拉住剛至
房门前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進来
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他兩個
坐獨鳳姐〻只和黛玉說笑正眼不看他们
寶釵方欲說話时只見王夫人房内丫頭
来說舅太〻来了請奶〻姑娘们出去呢
李宮裁聽了連忙叫着鳳姐〻等走了趙周

母

兩個也忙辭了寶玉 出去寶玉道我也不
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来又道林
妹〻你先略站一站我和你說句話鳳姐
聽了回頭向黛玉咲道有人叫你說話呢
說着便把黛玉往裡一推寶玉拉着黛玉
的袖子只是嘻〻的咲心裡有話只是說
不出来此時黛玉心裡也有萬分明白只
是自己不住的把臉紅漲起来掙着要走

寶玉道噯哟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縱離地跳起來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亂叫說起胡話来黛玉並了頭們都唬慌了忙去報知王夫人賈母處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裡都一齊来看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鬧得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戰且兒一聲肉一聲痛

哭起来于是驚動諸人連賈赦邢夫人賈
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潘蟠
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〻裡〻外
外眾媳婦丫嬛等都来園内看視登時亂
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
明晃〻的剛刀砍進園内見鷄殺鷄見狗
殺狗見人就要殺人眾人越發慌了周瑞
媳婦帶着幾個有力量胖壯的婆娘上去

抱住奪下刀來抬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
得哭天哭地賈政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
這裡丟不下那裡別人慌張都不必講獨
有薛蟠更比諸人忙到十分走開難又恐
薛姨媽被人擠倒又恐薛寶釵被人瞧見
又恐香菱被人燥皮知道賈珍等是在女
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忽一眼
瞥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早已酥倒在那

裡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請端公送崇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薦玉皇閣張真人的喧騰不一也曾有百般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堪〻日落王子騰的夫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也来瞧問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輩並各親戚眷屬都来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薦僧道的總不見效他叔嫂二人越發胡塗

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
無般不說到夜晚間那些婆娘媳婦丫頭
們都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
夫人上房內夜間派了賈芸帶著小子們
挨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人薛姨
媽等寸步不離只圍著乾哭此時賈赦賈
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得
人口不安也都無了主意賈赦還各處去

尋僧覓道賈政見不靈致着寔懊恨因阻賈赦道兒女之類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强者他二人之病出於不意百般醫治不效想来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般忙乱那裡見些效驗看〻三日光陰那鳳姐和寶玉淌在床上越發連氣都將没了合家人口無不着慌都說没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後

事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這幾個人更比諸人哭的忘食廢寢覓死尋活趙姨娘賈環等心中自是稱願到了第四日早辰賈母等正擺著寶玉哭時只見寶玉睜開眼說道從今已後我再不在你家了快收什打發我去罷賈母聽了這話如同摘去心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

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些苦只管捨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裡也受罪不安生這些話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賬老婆怎庅見得不中用了我〔你〕願意他死了有什庅好處你別作夢他死了我只怕和你們要命都不是你們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寫字把胆子唬破

了他老子不像個避猫鼠兒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你們隨了心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趙姨娘自己上来委宛解勸一時又人来回說兩口棺槨都做齊了請賈政出去驗看賈母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是誰做了棺材一疊連聲只叫把做材的拉来打

死正閙的天翻地覆沒個開交只聞得街上隱隱的木魚聲响念了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聽見這些話那裡還忍得住便命人快請進來賈政雖不自在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只得命人請了進來衆人擧目看時原來是一個癩頭和尚與一個跛足道人

只見那和尚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　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滿頭瘡

那道人又是一個模樣但見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咲道長官不須多話因聞得府上人口不

利故特来醫治賈政道到有兩個人中邪不知你們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奇珍如何還問我們有符水庅賈珍聽這話有因心中便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帶了一塊寶玉下来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道長官你那裡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聲色貨利所迷故不靈驗了你今且取他出来待

我们持頌只怕就好了賈政聽説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玉来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来擎在上掌長嘆一聲道青埂峯一別展眼已過十五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已滿大半了你當初的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卻因煆煉通靈後　便向人间覔是非　可歎你今日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

污寶光　綺櫳晝夜困鴛鴦　沉甜一夢
終須醒　冤業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与賈政
道此物已靈不可褻瀆懸于卧室上檻將
他二人安放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
可使陰人冲犯三十三日後包管身安病
退復舊如初說着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
還說話讓他二人坐了吃茶要送謝禮他

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管着人去趕那裡有個踪影少不得依言將他二人就安放王夫人卧室之内將玉懸在门上王夫人親自守着不許别人進来直到晚间他二人方漸〻的醒来説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如得了真寶一般遂熬了米湯来与他二人吃了精神漸長邪氣稍退一家子纔把心放下来了李宫裁林黛玉平

兒襲人等在外打聽消息聞得吃了米湯
省了人事别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
一聲阿弥陀佛薛寶釵便回頭看了他半
日嗤的一笑别人都不會意惜春道寶
姐姐好好的笑什麽寶釵笑道我笑如来
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衆
生這如今寶玉鳳姑娘病了又燒香還願
賜福消災今兒纔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

緣了你說忙的可咲不可笑林黛玉不覺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慣會拿人取笑等著且聽下冊分解

石頭記第二十六回

蘅蕪院設言傳密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復)仍回大觀園去不在話下原來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里那紅玉同衆丫嬛也有在這裡守着寶

玉的相見多日彼此漸〻熟了那紅玉見
賈芸手裡拿的手帕子像是自家前日失
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他又可巧那和尚
道士來過〻後照舊用不着男人了賈芸
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〻下又
不安欲問去又怕人猜疑正在猶疑不決
這日正在沉音之間忽聽窓外問道紅姐
姐在屋裡沒有紅玉聽了便知是小丫頭

子佳蕙因說道寶二爺沒在家你進來罷
佳蕙聽說跑進來就坐在床上道我纔剛
在院子裡洗東西寶二爺叫人往林姑娘
那里送茶葉去花大姐々叫我送了去可
巧老太々那里給林姑娘送日用錢來正
分給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
兩把錢給我也不知多少你給我收着便把
手帕打開把錢倒出來紅玉替他一五一

十的數了佳蕙道你這一程子心里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天請個大夫來瞧々吃兩劑藥就好了紅玉道那里的話好々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吃淂的佳蕙道你這麼着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呢紅玉道怕什麼

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〻的
怎庅說這些話紅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
裡的事佳蕙点頭想了一會可也怨不得
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老太〻因寶玉
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伏侍的這些人都
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願叫
把跟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們筭年
紀小上不去我們這鬟個不得我也不抱

怨像你也不美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
人那怕得十分子也不惱他原該的說着
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別說素日殷勤小
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擠不得可恨晴雯
綺霞他们幾個都美在上等里去仗着老
子娘的臉面眾人都捧着他们你說可氣
不可氣紅玉道也不犯氣他们俗語說的
好千里搭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誰混一

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去了誰還認得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打動了佳蕙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端的哭只得免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卻是昨兒寶二爺還說明兒怎麼樣收什房子怎麼樣作衣裳倒像有幾萬年的熬頭紅玉聽了冷笑了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子走進來手裡拿著些花

搭子並兩張紙說道這是兩個搭子叫你掏出来呢說着向紅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是誰的也不等說完就跑外有誰蒸下饅首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窗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脚来咕咚咚又跑了紅玉便賭氣把那搭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秃了尖的因說道前兒一

拔新筆放在那里了怎麽一時想不起來
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
前兒晚上鶯兒拿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
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〻還等著我替他
抬箱子呢你取去罷紅玉道他等著你〻
還坐著閒打牙兒我不叫你取筆去他也
不等著你了壞透了小蹄子說著便自己
走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

来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嬷
嬷從那邊走来紅玉立住咲問道李奶々
你老人家那去了怎庅從這裡来李嬷々
站住将手一拍道你説説好々的又看上了
那個種樹的什庅雲哥児兩哥児的這會
子逼了我吽他来明児吽上房裡聽見可
又不是好紅玉咲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依
着他去吽了李嬷々道可怎庅樣呢紅玉

咲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的就回不進来總是李嬤〻道他又不獃為什麽不進来紅玉道既是進来你老人家該同着他進来不然回来叫他一個乱硼可使不的李嬤〻道我有那様大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了他回来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他来就完了說着拄着拐棍一逕去了紅玉聽說便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

一時只見一個小丫頭子跑來見紅玉站在那邊便問道林姐姐你在這里作什庅呢紅玉擡頭見是小丫頭墜兒紅玉道那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一逕跑了這裡紅玉剛走到蘅蕪院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着眼把紅玉一溜紅玉只裝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睛一溜賈芸四目恰相對

好

時紅玉不覺臉紅了一扭身進蘅蕪院去
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着墜兒逶迤来
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
令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内畧〻有
幾点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
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的籠
子各色的仙禽異鳥上面小〻五间抱厦
一色雕鏤新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面

匾額寫道是怡紅快綠四個大字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来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面隔着紗窗子笑道快進来罷我怎庅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内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烱灼却看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五六歲的丫

頭来說話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
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厨
只見小小的一張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
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
倚在床上拿着一本書看見他進来將書
擲下早堆着笑賈芸忙上前請安寶玉讓
坐賈芸便在地下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
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你我叫你往書房裡

來誰知接々連々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
賈芸咲道終是我沒福偏生又遇見叔々
身上欠安叔々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我到聽見
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該當
的叔々大安了就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
說著只見有個丫嬛到了茶來與他那賈
芸口裡和寶玉說著話眼睛卻瞅那丫頭
細條身材容長臉面穿著挑紅襖兒青緞

背心白綾細摺裙子不是別人却是襲人
原来那賈芸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
了兩天他都把有名人口都記了一半他
也知道襲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
見他到了茶来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連
忙站起来咲道姐〻怎麽替我到起茶来
了我到叔〻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己到
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了頭們跟前

也是知這樣賈芸咲道雖如此說叔〻房裡
的姐〻们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
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
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
子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
酒席豐盛又是誰家的奇貨又是誰家有
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著他說了一回
見寶玉有些懶〻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

也不甚留說你明兒個了只管来仍命小
了頭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
四顧無人便把脚慢〻的停着些走口裡
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問他幾歲了名字
叫什庅停[你]父母在那一行當上你在寶二
爺房内幾年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総寶二
爺房裡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
樁〻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和

你說話的可呌小紅麼墜兒道他到呌小
紅爺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
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聽了咲道
他到問了我好幾遍我又沒看見他的手
帕子他如今兒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
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口說的二爺
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
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

芸進来種樹时便揀了一條手帕便知是所在園內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紅玉向墜兒要便知是紅玉的了心中却甚喜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来向墜兒咲道我给是给你〻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荅應接了手帕子送出了賈芸回

来找红玉不在話下　如今且説寶玉打發
了賈芸去後意思懶〻的歪在床上似有
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来坐在床沿上推
他説道怎麽又要睡覺悶的慌出去
蹟〻寶玉見説便拉他的手咲道我要去
只是捨不得你襲人道快起来罷一面説
一面拉了寶玉起来寶玉道可往那里去呢
怪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

這们葳蕤心裡越覺煩膩了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愰出了房门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又去院外順着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似的跑了来寶玉不解是何意正是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追下来一見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咲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门去了寶玉道你

又淘氣了好ゝ的射他作什庅賈蘭咲道
這會子不念書閒着作什庅所以来演習
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時纔不
演習呢順着脚竟来到一個院门前只見
鳳尾森森龍吟細ゝ舉目往门上一看只
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個字寶玉信步走入
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到窗前只見
一縷幽香從碧紗窗內暗ゝ的透出寶玉

便走至窗前將臉貼在窗上往裡看時耳
內忽聽得細々的長嘆了一聲說道每日
家情思睡昏々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
起來再看時只見林黛玉在床上伸懶腰
寶玉在窗外咲道為什庅每日家情思睡
昏々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
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
向裡裝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

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上
前来咲着說道爺先請回去妹〻睡覺呢
等醒了再請來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起
来了咲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
玉起來便咲道我们只當睡著了呢說着
便叫紫鵑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
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
理鬢髮一面咲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

進来作什庅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带
赤不覺的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
咲道你纔說什庅来着黛玉道我没説什
庅寶玉咲道給你個榧子吃我都聽見了
二人正說着只見紫鵑進来寶玉咲道紫
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里
是好的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来黛玉道
别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咲道二

爺到底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
的是說着到茶去了寶玉咲道好丫頭若
着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疊被鋪
床黛玉撂下臉來說道二哥々你說什庅
寶玉咲道我何常說什庅來着黛玉便哭
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
聽看了混賬書也來拿我取笑兒我成了
替爺們解悶的了一面哭着一面下來往

外就走寶玉見他如此不知要怎様心下
慌了忙赶上来咲道好妹〻我一時該死
你别告訴去我再要說嘴上長個疔爛了
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来說道快回去
穿衣裳罷老爺叫你寶玉聽了不覺打了
一個焦雷是的顧不得别的急忙囬来穿
衣服出園来只見茗烟在二门前等着寶
玉問道叫我是為什庅茗烟道爺快出来

鬆攢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
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正
自胡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呵〻大咲回頭
只見薛蟠拍着手跳出來咲道要不說姨
爹叫你〻那里出這庅快茗烟也咲着跪
下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
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笑道又求
不要為難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

也無法了只好哄道你哄我也罷了怎広
説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娘去評〻這個理
可使得使不得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求
你快些出来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
也哄我説我的父親就完了寳玉道嗳喲
越發該死了又向茗烟道反叛肏的還跪
着作什広茗烟連忙叩頭起来薛蟠道要
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

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不知那里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兩段鮮脆的鮮藕著麼大著麼長十分大西瓜這麼長的一尾新鮮活跳的鱘魚這麼大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熏的暹豬你說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我母親母親趕著給你

們老太〻姨爹姨娘送了些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已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小子又纔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中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兒的都在這里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方吃了茶薛蟠即命擺酒來說猶未了

衆小厮七手八脚擺来半天方纔傳當於是乎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咲道我的壽禮還未送到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有什麼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穿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算是我的心薛蟠咲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来了昨兒我看見人家一卷春宮畫的

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庚黃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里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薛蟠道怎庅看不真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別是這兩個字罷其寔是与庚黃相去不

遠眾人都看時原来是唐寅兩個字都咲道想必是這兩個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覺無意思咲道誰知他糖銀菓銀的正說着小厮来回馮大爺来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来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經進来了眾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咲道好呀也不出门了在家中高樂寶玉薛蟠道一向少

會老世伯身上康健馮紫英荅道家父到
也托庇康健近来家母偶着了些風寒不
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咲
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来著掛了幌子了
馮紫英咲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
打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慪氣如何又揮拳
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被兎鹘
捎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

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初六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會席沒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麽就忘了单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了咱們幾個人吃酒聽戲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説道且入席話

慢々的說紫英聽說便立起身来說道論
理我該陪飲幾盃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
大々要緊的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寔
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都不肯依死拉著
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
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尊命若
必定叫我領拿大盃来我領兩盃是了衆
人聽說方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

好

斟了四大海盃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那不幸之幸説完了再走馮紫英咲道今兒説的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所懇之處説着執手就走薛蟠道越説的人熱剌剌的丟不下多偺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疑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説一面出門上馬去了

衆人回来依席飲了一回方散寳玉回至
園中襲人正記掛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
是福只見寳玉醉醺〻回来問其緣故寳
玉一〻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
的等着你〻且高樂去了也到底打發人
来給個信兒寳玉道我何常不要送信兒
来着只因馮世兄来了就混忘了正說着
只見寳釵走進来咲道偏了我們新鮮東

西了寶玉咲道姐〻家的東西自然先徧
了我们了寶釵摇頭咲道昨兒我哥〻到
特〻的請我吃我不吃呌他留着送人請
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
說着丫嬛倒了茶來說閒話兒不在話下
却說林黛玉聽見賈政呌了寶玉去一日
未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
寶玉來了心中要找他問他是怎麼樣剛

出了门只見寶釵進寶玉的院子去了自
已也便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
各色水禽都在水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
来但見一個：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
站住看了一會再往怡紅院来只見院门
關着黛玉便以手扣门誰知晴雯碧痕正
辯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那晴雯正把
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

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也不
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门晴雯越發動了
氣並不問是誰便説道都睡下了明兒再
来罷黛玉素知丫頭们情性彼此頑耍慣
了的恐怕院内的丫頭没聽真是他的聲
音只當是别的丫頭们所以不開门因而
又高聲説道是我還不開呢晴雯偏又没
聽出来便使性子説道憑你是誰二爺吩

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来呢黛玉聽了不
覺氣怔在门外待要高聲与他問起氣来
自己又回思起来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己
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倚
無靠現在他家依棲要如此認真淘氣也
覺無趣一面想一面滾下淚来正是回去
不是跕著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陣
咲語之聲細聽了一聽竟是寶釵寶玉二

人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定是寶玉惱我告他原故但只是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竟惱我到這個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去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希世俊美不

期這一哭那副[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鳥棲
鴉亦聞此聲俱忒楞楞高飛遠避不忍再聽
真是花魂默默無情緒鳥夢遲遲何處驚
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須抱幽芳出綉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
處不知是那一個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話説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门响处只見寶釵出来了寶玉襲人一群人送了出来待要上去问著寶玉又恐當著衆人问羞了他一時遲出氣来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门方轉

過来猶望著门灑了几点泪自覺無味方
轉身回自己房内来無精打彩的卸了殘
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黛玉的性情無事
悶坐不自是愁眉便自是泪眼且好端々的不
知為著什庅常々的便自泪自歎的光時
還有人解勸(劝)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
委屈只得用話寬慰解勸誰知後来一年
一月的竟常々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

都不理論所以也没人去問由他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黛玉倚着床上的欄杆兩手抱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七日原来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上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言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〻退位

須要餞行然閨中更興這個風俗所以次日大觀園中之人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旄尾執事的都用彩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繡帶飄颻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腮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

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丫嬛們在園內頑耍
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〻怎麽
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
釵道你們等著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
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
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請了安說了一
回閑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裡呢
你們找他們去罷我叫林姑娘去就來說

著便逛逛来至瀟湘館忽然抬頭見寶玉
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
與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的他兄妹間
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喜怒無常況且
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時自己
也跟隨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
嫌疑罷了到是回去的妙想畢抽身回来
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前面一隻出色

的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
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下来頑耍遂向袖
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撲只見那一雙
蝴蝶忽起忽落將欲過河去了引的寶釵
躡手躡足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
汗淋漓嬌喘細〻總不曾撲着寶釵也無
心撲了剛欲回来只聽得滴翠亭裡邊嘁
嘁喳〻有人說話原来這亭子四面是遊

廊蓋在池中水上向東是门三面皆是雕鏤槅子糊著紙寶釵在亭外南廊上聽見説話便心中犯疑煞住脚往裡細聽只聽説道你瞧々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著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説話道可不是我那塊拿来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麽謝我呢難道白找了来不成又荅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

又説我找了来給你〻自然謝我但只是
揀了的人你就不拿什庅謝他庅又回道
你别胡説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
西自然該還我們的叫我拿什庅謝他呢
又聽説道你不謝他我怎庅回他話呢况
且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説了若没謝的不
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荅道也罷了拿我
這個給他筭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别人呢

須説個誓又听説道我要告訴一個人就
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説道噯喲
咱们只顧説話看有人来猜〻的在外頭
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便是有人看
見咱们也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説閒話
呢若走到跟前咱们也看的見就别説了
寶釵在外面聽見這話心中越發吃驚想
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奸滛狗盜的人心

机都不錯這一開了隔子見我在這里豈
不臊了 况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
的紅兒言語他素習眼空心大是個頭等
刁鑽古怪東西今兒是我聽了他的短兒
一時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
我還沒趣如今趕着躲了 料也躲不及少
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
只聽咯吱 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些脚步

咲道（看呀）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
故意往前赶那亭内的紅玉和墜兒剛一
推窗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又往前赶兩個
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咲道你們
把林姑娘藏在那里了墜兒道何曾見林
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着林姑
娘在這裡蹲着弄水頑呢我要悄々的唬
他一跳還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

他朝東一繞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
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尋了一尋抽身就
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里去了遇
見蛇咬一下子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
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
人是怎樣誰知紅玉聽見寶釵說的話便
信以為真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說道了
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

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
可怎麽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
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紅玉道若是寶姑
娘聽見到還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刻薄
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漏了怎
麽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
侍書等上亭子来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
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

手吽紅玉紅玉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
跟前堆著笑問道奶々使喚我作什麼事
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淨俏麗
說話知趣因笑道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
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
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
齊全紅玉笑道奶々有什麼話只管吩咐
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々的事憑

奶〻責罰奴才就是了鳳姐咲道你是那位小姐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說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咲道噯喲你原来是老二房里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們家告訴你平姐〻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窑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才家的来

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
屋里床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紅玉聽
說撤身去了回来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
上了因見司棋從小洞里出来站着繫裙
子便赶上問道姐〻沒看見二奶〻往那
去了司棋道沒理論紅玉聽了抽身又往
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
看魚呢紅玉上来咲問道姑娘們可知道

二奶〻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〻院里
找去紅玉聽了總往稻香村来頂頭只見
晴雯碧痕紫鵑麝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群
人来了晴雯一見了紅玉便說道你只是
瘋罷院子里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炉
子也不籠就在外頭閒逛紅玉道昨兒
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隔一日澆一回
罷我喂雀兒的時節姐〻還睡覺呢碧痕

道茶爐子呢紅玉道今兒不該我該的班
兒有茶沒茶別問我綺霞道你聽〻他的
嘴你們別說了讓他瞧去罷紅玉道你們
再問〻我瞧了沒瞧二奶〻使喚我說話
取東西來●着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
方不言語了大家分路走開晴雯冷笑道
怪不得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
放在眼裡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

姓兒知道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個樣
兒了這一遭兒半遭兒算不得什麽過了
後兒還得聽呵呢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
園子長〻遠〻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呢
一面說着去了這裡紅玉聽說不便分証
只得忍着氣兒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
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
紅玉上來回道平姐〻說奶〻剛出來了

他就把銀子收起来了纔張才家的来取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〻叫我回奶〻纔旺兒進来討奶〻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〻就把那話按着奶〻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麽按着我的主意打發去了紅玉道平姐〻說我們奶〻問這里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

天只管呌奶〻放心等五奶〻好些我们奶〻還會了五奶〻来瞧奶〻呢五奶〻前見打發人来說舅太〻帶了信来问奶〻好還要和這里姑奶〻尋幾丸子胎產金丹若有了奶〻打發人只管送在我们奶〻這里来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太〻帶去話未說完李氏道暖喲〻這話我就不懂了什庅奶〻爺〻的一大堆風

姐咲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门子的
話呢說着又向紅玉咲道好孩子難為你
說的齊全別像他们扭〻捏〻蚊子是的
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幾個
丫頭老婆子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们
必定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
字拿着腔兒哼〻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
知道先時我们平兒也是這庅着我就问

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々就是美了說了幾遭纔好些兒了李宮裁咲道都像你潑皮破落戶纔好鳳姐又道這一個了頭就好方纔兩遭兒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聲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咲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乾女孩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噗哧一咲鳳姐道你怎庅咲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作

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裡頭比你大的大的趕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今兒抬擧你了紅玉咲道我不是咲這個我咲奶〻錯認了輩數了我媽是奶〻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咲道你原來不認得他〻是林〻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意(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了頭又咲道林

之孝兩口子都是一錐子扎不出一聲兒
來的我成日家說他们到是配就了的一
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里承望養
出這麽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了紅玉道
十七了又問名子叫什麽紅玉道原叫紅
玉來着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叫紅兒
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縐把頭一回說道討
人嫌很得了玉的濟事的你也玉我也玉

因說道既這麼着上月我還和他媽說如
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的人你替
我好〻的挑兩個丫頭我使他一般的答
應着他饒不挑到把他的女孩兒送了別
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咲道你可
是又多心了他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
怨得他媽鳳姐〻道既這麼着明兒我和老
二說叫他再要人叫這個丫頭跟我去可

不知他本人愿意不願意紅玉笑道願意不願意我們也不敢說只是跟着奶奶々々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天下的事也得見識々々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丫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

了出来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门来了咲道好妹〻你昨日可告了我不曾叫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什了看那大燕子回来把簾子捲起来拿獅子倚住门燒了香就把炉罩上一面説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様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那里知道晚间這一段公案還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

看各自出了院门一直找到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疑看起這個光景來不像是為昨兒的事但只是我昨兒回来的晚了又没有見他再没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一面想一面猶(由)不的追了来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林黛玉去(来)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見寶玉来了探春便笑道二哥〻身上好我整〻三天

沒見你了寶玉咲道妹〻身上好我前兒
還在大嫂跟前問你呢探春道二哥〻你
往這里來我和你説句話寶玉聽説便跟
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
探春因説道這幾天老爺可叫你來着沒
有寶玉咲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
聽見説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咲道那想
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探春又咲道這幾

個月我又趲下十来吊錢了你還拿了去
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好輕巧
頑意兒替我帶幾樣来寶玉道我這庅城
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
緻東西左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沒處擱
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
誰要這些作什庅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
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摳的小盒子膠泥

桑的風炉就都好我喜歡的什庅是的誰
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是的搶了去
了寶玉咲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庅會
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拉兩車来探春
道小子們知道什庅你揀那朴而不俗真
而不詐的這些東西你多的替我帶了来
我還像上回的鞋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
加工夫如何呢寶玉咲道你提起鞋来我

想起故事来那一回我穿著可巧遇見了
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里敢提
三妹〻三個字我就回説道前兒我生日
是母舅給的老爺聽了是母舅給的後不
好怎麼着半日還説何苦來虛耗人力作
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還来告訴了襲
人襲人就道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
的了不的正經環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

沒人看的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放下臉來道這話糊塗到什庅田地上怎庅我是該做鞋的人庅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沒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一屋子怎庅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做一雙半雙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着我不成這也是他氣的寶玉聽了点頭笑道你

不知道他心里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
聽說越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
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
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管
認得老爺太〻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
就是姊妹弟兄跟前誰和我好什麼偏的
庶的我也一概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
但是他特昏憒的不像了還有咲話呢就

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來的那頑的
東西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怎
庅苦怎庅難我也不理論誰知後来丫頭
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来說我攢的為
什庅給你使倒不給環兒使我聽了這話
又将咲又将氣我就出来往太〻跟前去
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咲道說完了来
罷顯見的是哥〻妹〻了丟下别人且說

掃配去我們聽一句就使不得了說着探
春寶玉二人方咲着来了寶玉因不見林
黛玉便知他躲了自己别處去了待要找
他去又想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嘆消一嘆消
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
等各色落花錦重〻的落了一地因嘆道
這是他心里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来
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

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来
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他便把衣兜了起来
登山渉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林黛
玉葬桃花的去處将已到了花塚猶未
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嗚咽之聲一行
數落着哭的好不傷感寶玉心下想道這
不知是那房里的了頭受了委屈跑了這
個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

哭道是

花謝花飛花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遊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簾中女兒惜春莫　愁緒滿懷無處訴
手把花鋤出繡閨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梁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卻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一年三百六
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时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階前闷殺葬花人　獨把香鋤泪暗洒
洒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门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未若歸囊收艷骨
一盃冷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尔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亡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痴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卅

石頭記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门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辦兜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

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後聽到儂今葬花人咲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之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黛玉終歸於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已又安在哉自身尚不知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

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
復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
蠢物杳無可知逃出大造脫離塵網使可
解釋這段悲感正是花影不離身左右鳥
聲只在耳東西那黛玉正是傷感忽聽山
坡上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些
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想著抬頭
一看只見寶玉坐在山坡上哭呢黛玉看

見便說道啐我當是誰原来是這個狠心
短命的剛說到短命二字上又把口掩住
長嘆一聲自己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痛
哭了一回忽抬頭不見了黛玉便知黛玉
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去落花
起来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红院来可巧看
見林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說道你且
站住我知道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话從

今已後撂開手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從此撂開手這話裡有文章少不得站住說道若是一句話請說来寶玉咲道兩句話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後面歎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问道當初怎庅樣今日怎庅樣寶玉咲道當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

着頑笑憑我心愛的姑娘要就拿了去我吃的聽姑娘也愛吃連忙乾〻淨〻的收着等着姑娘吃一桌子吃飯一床上睡覺了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的到我心里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的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頭兒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庅寶

姐〻鳳姐〻的放在心坎上到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心弄的有冤無處訴說著不覺滴下眼淚來黛玉耳內聽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他這般形景

涎瞪不堪

逆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是憑他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道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著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生還得你伸明了原故我纔得托生呢

黛玉听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既這麼說昨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门寶玉咤意（咤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死了林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黛玉想了一想

道是了想必是你的了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緣故等我回去問是誰教訓〻〻他們就是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不該我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

見了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
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
太醫的藥可好些黛玉道也不過這麼著
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
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
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疏
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
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寶

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吽他吃那什
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
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請味地
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個金
剛兩個字寶玉扎手咲道從來沒聽見有
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
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咲了寶釵抿嘴
咲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咲道是這

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〻到不糊塗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搥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為這個搥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子明兒就叫人買些来吃寶玉道這些〻藥都不中用的太〻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〻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

什庅藥就這庅貴寶玉咲道當真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龜大的何首烏千年招根的茯苓胆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筭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兒薛大哥〻求了我二三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

好　　　　　　　　好

配成了太〻不信只問寶姐〻寶釵聽說
笑着揺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没聽見你
别叫姨娘問我王夫人咲道到底是寶丫
頭好孩子不撒慌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
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
真話呢到說我撒慌口裡說着忽一回身
只見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嘴咲用手指
頭在臉上画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屋裡看

著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出來咲道寶
兄弟不是撒慌這到是有的上月薛大哥
哥親自來和我尋珍珠我問作什麼他說是
配藥他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
如道這麼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
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聽
他說要不是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
要頭上戴過的所以來尋說林妹妹就沒

散的花兒上也得掐下來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那兩支珠花兒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三尺上用大紅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鳳姐說一句那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照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還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古墳裡的有那古時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

拿了來幾好如今那裡為這個抱坟掘墓
不成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還使得王
夫人道阿彌陀佛不當家化拉的就是坟
里有這個人家死了幾多年這會子番尸
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向林黛玉道
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〻也跟着我撒
慌不成臉望着黛玉說却拿眼睛飄着寶
釵黛玉拉王夫人道舅母聽〻寶姐〻不

替圓慌他只問著我王夫人說道寶玉你
狠會欺負你妹〻寶玉咲道太〻不知這
原故寶姐〻先在家裡住著那薛大哥的
事他就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著呢
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〻纔在背後
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著只見賈母
房裡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黛玉
也不叫寶玉了便起身拉了那丫頭就走

那丫頭説等着寶二爺一塊兒去黛玉道他不吃飯了咱們走罷那丫頭道吃不吃等他一塊兒去老太〻問讓他説去黛玉道你就等着我先走了説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跟太〻吃罷王夫人道罷〻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説着便叫了頭去罷自己先跑了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

釵道你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
咲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林妹々走
走不然他心裡又不自在了寶玉道理他
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
則怕賈母記掛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
忙的要茶漱口採春惜春都咲道二哥々
你成日家忙什麽吃飯吃茶也是這麽忙
碌々的寶釵咲道你叫他快吃了瞧他林

妹々去罷吽他在這里胡羼些什麼寶玉便吃了茶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鳳姐兒院門前只見鳳姐在門前蹬著門檻子拿著耳空子剔牙看著十来個小廝們挪花盆呢見寶玉来了咲道你来的好進来進来替我寫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来到了屋里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来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

上用紗各色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
這算什庅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怎庅個
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竪我自己
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
面收起來一面咲道還有句話告訴你々
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紅玉我要叫
了來使喚你明兒短人我再替你挑幾個
可使的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很姐

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咲
道既這麼著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寳玉道
只管帶去說著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
還有一句話呢寳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
話等我回來罷說著便來至賈母這邊只
見都已吃完了飯賈母因問他跟著你娘
吃了什麼好的寳玉咲道也沒什麼好的
我到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那里

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来只見地下
丫頭吹熨斗炕上两個丫頭打粉綫林黛
玉灣著腰拿著剪子裁什麽呢寶玉走進
来咲道哦這是作什麽呢纔吃了飯這空
著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
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
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林黛玉便把剪子
一撂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

聽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来了和賈母說了一會話寶釵也進来問林妹妹妹作什庅呢因見黛玉裁剪因咲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林黛玉咲道這也不過撒謊哄人罷了寶釵咲道我告訴你個咲話兒纔剛為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就心里不受用了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

太要頑骨牌正沒人呢你去頑骨牌罷寶
釵聽說便咲道我是為抹骨牌纔來的說
着便走了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裡有老
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
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出去瞧瞧再裁不遲
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叫
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叫
我裁也不管二爺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

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
撒身出去林黛玉向外說道阿彌陀佛趕
你回來死了也罷了寶玉出至外面只
見茗烟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
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
房裡來茗烟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
出來了一個老婆子茗烟上去說道寶二
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

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娘的毬人到好呢
寶二爺如今在園子裡住着跟他的人都
在園子裡你又跑了這里來帶信兒茗烟
聽了咲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
往東邊二门前來可巧门上的小厮正在
甬路下踢毬茗烟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厮
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
與茗烟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

只帶着茗烟鋤藥雙瑞雙壽四個小廝去了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与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此候着呢還有許多唱曲吹的小廝並小旦蔣玉菡錦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杯笑道前日所諺幸與不幸之事叫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道你們令表兄弟到都心實前

日不過是我的設詞誠心請你們一飲怎
又推脫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即至誰
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咲然後擺上酒
来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小厮過
来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盃
下肚不覺忘了形迹拉着雲兒的手咲道
你把那摽西新樣兒的曲兒唱個我聽我
吃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琵琶來唱

道是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　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　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　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　一個偷情一個尋拿　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咲道你喝一鐔子罷薛蟠聽說咲道

不值一鐘再唱好的来寳玉咲道聽我説来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新令有不尊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菡等都道有理寳玉拿起一大海来一氣飲干説道如今要説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説出女兒来還要註明這四字的原故説完了飲门盃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兒酒底要席上

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経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咲道怕什麽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盃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唱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

得坐下听寶玉說道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

女兒喜對鏡晨妝顏色美

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衆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獨薛蟠揚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通不懂怎麽不該罰雲兒便擰

他一把咲道你悄々的想你的罷回来說
不出来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彈寳玉唱
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
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
昏後　忘不了新愁与舊愁　嚥不下
玉粒金蓴噎滿喉　照不見菱花鏡裡
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

更漏　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

領了門盃拈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

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是

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

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吹樂私向花園掏蟋蟀

說罷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的話吹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里細打聽　終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領了門盃說道雞聲鳴茅店月令完　下

孩雲兒〻〻便說道是

女兒悲將來終身知靠誰

薛蟠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媽〻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呌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罰酒十盃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

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

女兒樂住了笙管弄絃索

說完唱道是

豆扣開花三月三　一個蟲兒往裡鑽

鑽了半日不得進　一爬爬在花上

打鞦韆　肉兒小心肝　我不開時你

怎麼鑽

唱畢領了門盃說道桃之夭〻令完下該
薛蟠〻〻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
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咲道悲什庅快
說來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
道女兒悲咳嗽了兩聲又說道女兒悲嫁
了男人是烏龜眾人聽了都大咲起來薛
蟠道咲什庅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
嫁了漢子要當王八怎庅不傷心呢眾人

咲的謗賠忙說道你說的是昳說底下的
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
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綉
房攛出個大馬猴衆人呵〻咲道該罰該
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着便要斟酒
寶玉咲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
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咲道
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

那說當真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女兒喜
洞房花燭朝慵起眾人聽了都詫異道這
句何其太韻薛蟠又道女兒樂一根毬毛
往裡戳眾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
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〻眾
人都怔了說道這是什麼曲兒薛蟠又唱
道兩個蒼蠅嗡〻眾人都道罷〻薛蟠道
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作哼〻韻兒

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也免了我就不唱

衆人道免了罷〻〻〻到別躭悞了人家

于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 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 燈花並頭結雙蕊

女兒樂 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百媚千嬌　恰便似活神

仙離碧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

真也着呀　看天河正高　聽譙樓鼓

敲　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領了门盃咲道這詩詞上我到有恨

幸兒昨日見了一付對子可巧只記得這

句達幸而席上還有這一件東西說畢便干了

酒拿起一朵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

暖衆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起来了
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〻〻這席上
並無寶貝你怎庅念起寶貝来蔣玉菡怔
了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
再念来蔣玉菡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
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庅你們不信只問
他說畢指着寶玉〻〻不好意思起来說
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〻〻說

着拿起酒来一氣飲干馮紫英與蔣玉菡
忙起身問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来蔣玉
菡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罪少刻寶玉
出席解手蔣玉菡便隨了出来二人站在
廊簷下蔣玉菡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
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攙着他的手
說道倒了往我們那里去還有一句話借
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的

他在那里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
蔣玉菡咲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
不覺欣然跌足咲道有幸〻〻果然名不
虛傳今晚初會便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
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来
遞與琪官道微物不堪畧表今日之誼琪
官接了咲道無功受禄何以克當也罷我
也得了一件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

新的也可表我一点親熱之意说畢撩衣將繫小衣的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来遞与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静王给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别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请把自己繫的解下来给我繫着寶玉聽说喜不自禁連忙接了過来將自己一條松花綠的汗巾子解了下

来遍與琪官二人方来好只聽一聲大叫
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来拉着二
人放着酒不吃两個人逃席出来作什庅
快拿出来我瞧〻二人都道没有什庅薛
蟠那里肯依還是馮紫英出来纔解開了
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
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
没了便问道往那里去了寶玉道馬上丢

了些後醒覺時只見腰里一條血点是大
紅汗巾子繫人便猜着了八九分因說道
你看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我罷寶
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漢巾子原是襲人的
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来
只得咲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点頭
嘆道我就知道就是幹這些事也不該拿
着我的東西給那起子混賬人去也難為

你心裡沒個箕計兒再要說幾句又恐怕
混上他的氣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至次
日天明方纔起來只見寶玉咲道夜裡失
了盜也不曉得你睄〻褲子上襲人低頭
一看只見寶玉繫的那汗巾子繫在自己
腰里了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一頓把
解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趁早兒拿
了去寶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一回

襲人無法只得繫上過後寶玉說出終久
觧下来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
條繫着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
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
了紅玉去了他要等爺来着我想什麼要
緊我就作了主意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
是我已知道了何必等我襲人又道昨兒
貴妃打發夏太監出来送了一百二十兩

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
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
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
說着命小丫頭来將昨日賈元春所賜之
物取了出来只見上等宫扇兩柄紅麝香
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寳玉見
了喜不自勝因問道别人的也都是一樣
麽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個香如意一

個瑪瑙枕太〻老爺姨太〻只多着一個如意你同寶姑娘的一様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數珠兒別人都沒了大奶〻二奶〻他兩個每人是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定子藥寶玉聽了咲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姑娘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

出来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簽子怎庅就
錯了你的是在老太〻屋裡的我去拿了
来的老太〻説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
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淌説着便
叫紫鵑来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里去就
説是昨兒我得的愛什庅留下什庅紫鵑
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来説林姑娘説
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説便

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来要往賈母那裡
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来了寶玉赶上
去咲道昨兒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庅不
揀黛玉將昨日所惱寶玉的心早又丟開
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福禁受比
不得寶姑娘什庅金什庅玉的我们不過
是個草木之人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
来不覺心中動了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

什麽金什麽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代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〻的起什麽誓管你什麽金什麽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〻老爺太〻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〻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說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很

知道你心里有妹〻但只是見了姐〻就
把妹〻忘了寶玉道那是你多心我是沒
那心的黛玉道昨兒寶了頭不替你圓慌
為什庅你問着我呢那要是我又不知怎
庅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来了二人
纔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看不見低
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會
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在這里呢

好

薛寶釵因往日他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那金鎖是個和尚給的日後等有玉的方可結為婚姻等語所以總遠着寶玉昨兒見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〻念〻只記掛着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然遇見寶玉〻〻便笑道寶姐〻我瞧〻你的那紅麝串子

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问他
少不淂拿了下来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
容易退不下来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
一段酥臂不覺的動了羨慕之心又暗々的
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妹々身上或者
還淂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没
福淂摸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看々寶
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

好

而紅眉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獃了寶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〻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己倒不好意思起來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蹬着门檻子嘴裡咬着手帕子咲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麽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咲道何曾不是在屋裡來着只因天上一聲呌出來瞧了一瞧原來是

個獃雁薛寶釵道獃雁在那里呢我也睄
睄林黛玉道我纔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
口里說着將手里的帕子一甩向寶玉臉
上甩來寶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
聲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卌

石頭記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林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到唬了一跳問是誰黛玉搖着頭兒咲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〻要看呆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因為寶玉揉着眼精睛待要說什

庅又不好説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説起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遂約要同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咲道罷〻怪熱的什庅没看過的戲我不去鳳姐兒道他們那里凉快西邉又有樓偺們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樓上都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緫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〻

你們不去我去這些日子也悶的很了家里唱動戲我又不得舒々展々的看賈母聽説咲道既這庅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説咲道老祖宗也去赶情好了就只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楼上你也不必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好不好鳳姐兒咲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又向寶釵道你也去曠々連你母親也去

長天老日的在家里也是睡覺寶釵只得
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
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姊妹去瞧王夫
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着元春有
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
還咲道還是這庅高興因打發人去到園
子里告訴有要瞧去的只管初一跟了老
太太瞧去這句話一傳開了别人都還可

已只是那些了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的聽了這話誰不愛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待去他也萬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歡喜早已打發人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轎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仉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作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月之首日

況是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
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一樣少時賈母等
出來賈母獨坐一乘八人大亮轎李氏鳳
姐兒薛姨媽每一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
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
惜春探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
後賈母的了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
玉的了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了頭鶯

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待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着香菱香菱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的是金釧兒彩雲奶子抱着大姐兒帶着巧姐兒另是一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再連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娘並跟出門

的家人媳婦子爲壓〻的跕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你壓了我們奶〻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蹭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硼斷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說咲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家、咲話說了兩遍方覺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

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的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响早有張法官執笏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請安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内賈母在轎内因看見有守門大帥並千里眼順風耳當房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胎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侄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赶不上

來換貫母自已下了轎忙要上來換可巧
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簡筒照
管各處的燭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
一頭撞在鳳姐兒懷内鳳姐兒便一揚手
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罵
道野牛肏的朝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
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
車衆娘〻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

一個小道士滚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拿
打：打賈母聽了忙問道是怎庅了賈珍
忙出來問鳳姐兒上去攙住賈母就回説
一個小道士兒剪灯花的没躲出去這會
子混鑽呢賈母聽説忙道快帶了那孩子
來别唬着他小門小户的孩子都是嬌生
慣養的慣了那里見的這個勢派可憐見
的倘或一時唬着了他他老子娘豈不疼的

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那孩子還一手拿着燭剪跑在地下亂戰賈母命賈珍拉起他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痛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兒兒帶他去罷給些錢買菓子吃別叫人難為了他賈珍荅應了領他去了這里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觀玩外面

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三層山門忽見賈
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叫人來帶去給
他幾個錢不要難為了他家人聽說忙上
來幾個領了下去賈珍站在堦磯上因問
管家在那里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都一
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扣着
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
里地方大今兒不承望來這庅些人你使

的人你就帶了你的那院里去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里去把小么們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知道不知道今兒小姐奶〻們都出來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里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庅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扣着鈕子從鐘樓里跑了出來賈珍道

你睄〻他我這里没熱他到乘凉去了喝
令家人啐他那小厮便問賈蓉道爺還不
怕熱哥兒怎庅先乘凉去了賈蓉拖着手
一聲不敢説那賈芸賈芹賈萍等聽見了
不但他們謊了亦且連賈璜賈㻞賈瓊等
也都忙帶了帽子一個〻從墻根下慢〻
的溜上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跕着作什
庅還不騎了馬跑到家里告訴你娘母子

去老太〻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
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要
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作什庅的這會
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捆着手呢馬也
拉不來待要打發小厮去又怕後來對出
來說不得親自走一淌騎馬去了不在話
下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去只見張道士
站在傍邊陪咲說道我論理比不得別人

應該在里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
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
恐老太〻問或要隨喜那里我只在這里
伺候罷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
榮國公的替身兒後又作了道録司正堂
曾經先皇御口親封為大幻仙人如今現
掌道録的印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
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所以不敢輕

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里去凢夫人小
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此說便咲道偺們
自已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
鬍子還撏了你的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
士呵々咲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
跟前控身陪咲說道張爺爺進來伺候賈
母聽了忙道攙過來那張道先呵々咲道
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寧衆位奶

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里請安老太〻
氣色越發好了賈母咲道老神仙你好張
道士咲道托老太〻萬福萬壽小道也還
康健別的倒罷只記掛着哥兒一向身上
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日我這里做遮天大
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很干净我
說請哥兒來瞧〻怎庅說不在家賈母咲
道果真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

玉觧手去了緫來忙上來問張爺〻好張道士忙抱住請了安又向賈母唉道哥兒越發〻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里、頭弱又搭着他老子逼着他念書生〻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我前日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作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庅老爺還報怨説哥兒不大喜歡讀書呢依小道看來將就罷了又嘆道我看

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
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
下淚來賈母聽說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
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個
像他爺〻的就只是玉兒像他爺〻那張
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
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
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呵〻

又一大咲又道前兒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到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到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〻怎庅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〻的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里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親

你可如今也打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好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給他幾兩銀子也罷了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咲道張爺〻我們丫頭的符你也不換了去前兒虧你還有那們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黄緞子去我要不給你又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咲道你瞧

我眼花了也沒看見奶〻在這里也沒道
多謝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料
娘〻來做好事就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
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
個茶盤子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
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
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兒咲道你手里拿
來也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

里不干不净的怎庅拿用盤子潔净些鳳姐兒咲道你只顧拿出盤子來到唬我一跳我不説你是為送符到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説鬨然一咲連賈珍也掌不住咲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兒咲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庅常〻的説我該積陰騭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咲道我拿出盤子

來一舉兩用却不為化佈施到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給去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庅着你老天拔地的跑什庅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托老太々的福到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況是個暑熱天哥兒受不慣倘

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到值多了賈母聽
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内那
張道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了捧了去
安這里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了一回方
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〻送了玉來
了剛說着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
前咲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
寔在可罕都没什庅敬賀之物這是他們

各人傳道的法罷都應意為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留着在房里磧要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内看時只見也有金鐄也有玉玦或有事〻如意或有歲〻平安皆是珠穿寶貫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都是那里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收的張道士咲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宝

太玉道張爺〻既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
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我出去散
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道到說的是張道士
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
然說不甚希奇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
了乞丐一則與他們無益二則反道遭了遢
這些東西要捨窮人何不就散錢與他們
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

說畢張道士方退出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賈母在正樓上坐了鳳姐等占了東樓衆丫頭等再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來回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庅故事賈珍道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咲道這到在第二本上也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

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
下來至外邊預備着伸表焚錢粮開戲不
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
因叫個小丫頭子捧着方纔那一盤子賀
禮自已將玉帶上用手揣弄一件一件的
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
的麒麟便伸手拿了起來咲道這件東西
好像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着這広一

個寶釵咲道史大妹〻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湘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庅住在我們家我也没看見探春咲道寶姐〻有心不管什庅他都記得林代玉冷咲道他在别的上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没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便將自己那麒麟拿起來揣在懷内

一面揣着心里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
湘雲有了他就留這件因此手里揣着却
拿眼精睛飄人只見衆人到不理論惟有林
黛玉瞧着他點頭兒似有讃嘆之意寶玉
不覺心里不好意思起來又掏了出來向
林黛玉咲道這個東西道好頑我替你留
着到了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說
道我不希罕寶玉咲道你果然不希罕我

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來劉要說話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個來了彼此見過賈母方說你們又來做什庅我不過没事來瞋瞋一句話没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里打醮連忙預備了猪羊香供茶食之類的東西送了來鳳姐兒聽見了忙赶過正楼來拍手笑道噯呀我就不防

這個只說偺們娘兒們來閒曠〻人家只當偺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〻鬧的這又得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兩個管家娘子上樓來了馮家的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於是接二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里凡一應遠親近友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庅正經事

我們不過閒曠〻就想不到這禮上沒的驚動了人因此雖看了一天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怠去鳳姐兒又說打墻也是動土已驚動了人家今兒樂得還去曠〻那賈母只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回家來生氣嗔着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〻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

人也不知為什麼緣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兒見不去自已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林黛玉又病了心里放不下飯也懶去吃不時來問林黛玉又怕他有個好反因說道你只曾看你的戲去在家里作什麼寶玉肉昨日張道士提親心中大不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

因想道别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别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林黛玉說了這話到比往日别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道我只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咲了兩聲道我也知道白認得了我那里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寶玉聽了便向

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庅説是安心咒我天誅地㓕你又有什庅益處林黛玉一聞此言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是自已説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〻兢〻的説道我要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㓕何苦來我知道昨兒張道士親[説]的親你怕擋了你的好姻緣你心里生氣來拿我來殺性子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痴

病況從小時和林黛玉耳鬢撕磨心情相對既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閨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留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他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有假情試探因你也也將真心真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

其間瑣〻碎〻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
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
心還有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心里眼里
只有你不能為我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
堵噎我可見我心里一時一刻白有了你
黛玉心中又道
你竟心里自然有我才是雖有金玉相對
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
常提這金玉你自管了然自若無聞的方

見得是待我重而毫無此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里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但都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里又想着我不管怎庅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同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可見你方

和我近不和我遠那林黛玉心里又想着你你你好我就好你何必為我而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見你是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遠你了如此看來他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如此說來他二人素習所存私心也難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已意心里乾噎口里說

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頭上抓下通靈玉來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道什庅撈子東西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林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又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着紫鵑雪雁等都忙進來勸解後來見寶玉下死力砸玉忙

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叫襲人襲人忙赶了來纔奪了下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庅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眉眼都變了從來沒氣的這樣便拉着他的手笑道你同妹〻拌嘴不犯着砸他倘或砸壞了叫他心里臉上怎庅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

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里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着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辯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

爺怎庅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説到自已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因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已後悔方總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個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里想着也由不的滴下淚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着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着寶玉

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
寶玉有什麽委曲悶在心裏二則又恐薄
了林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
此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什了吐的藥
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搧着見三個
人都鴉雀無聞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的傷
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擦淚四個人都無言
對泣一時襲人勉強向寶玉道你不看別

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姑娘辯嘴林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林黛玉哭道我也是白効力他也不希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總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只只管剪我横竪不帶他也沒什庅只顧里

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大吐寳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麽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作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不知有了什麽大禍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襲人急的報怨紫鵑為什麽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去告

許的也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
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沒話問起來又沒
為什庅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
人身上說為什庅你們不小心服侍這會
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他二人連罵
帶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着
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總平服過了
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的生日家里擺

酒唱戲來請賈府諸人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二人総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里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里想道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兒反不往他家去自然是因為昨兒氣着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得去他也没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

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
還得我穿了他緫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
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得趁今兒
那邊去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
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報怨說我這老寃
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見了這広兩
個不省事的小寃家不聚頭（無一）天不叫我操
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寃家不聚頭幾時

我閑了這眼斷了這口氣凴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生不嚥這口氣自已報怨着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内原來他二人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叅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此語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泪下雖不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洒泪一個

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卻是人居兩地情發
一心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
的不是往日家里的小厮們和他的姊妹
辯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
厮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們的心腸今兒你
也這庅着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
再這庅仇人是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
定弄的大家不安生休我勸你正經下個

氣兒陪一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庅也好那庅也好那寶玉聽了不知依也不依且聽下回分解

卅

石頭記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靈劃薔痴及局外

話説林代玉自與寶玉角口之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燥了些别人不知宝玉那脾氣難道偺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

是鬧了一遭兩遭了代玉啐道你倒來替
人派我的不是我怎庅浮燥了紫鵑咲道
好好的為什庅又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宝
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
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些因姑娘小
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庅樣正說話間只
聽得院外叫門紫鵑道這是宝玉的聲氣
想必是來賠不是了代玉聽了道若是宝

玉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庅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人家怎庅樣呢口裡說着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宝玉一面讓他進来一面說道我只當宝二爺再不進我們這門了誰知這會子又来了宝玉咲道無論什庅被你們就說大了為什庅不来我便死了魂也要來一日走兩三遭又問道你姑娘大好了紫鵑道身上到好

了些只是心裡的氣不大好宝玉道妹妹
有什庅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代
玉又哭将起来林代玉本不曾哭聽見宝
玉来了由不的傷心止不住滚下泪来宝玉
挨近床来咲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代玉
只顧拭泪並不荅應宝玉在床沿上坐了
一面咲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
来之故他們不知道到像是偺們又拌了

嘴了等他們來勸了偺們那時豈不偺們
到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駡憑着
你怎麽着罷可只别不理我說着又把好
妹妹叫了幾萬聲林代玉心裡原是要不
理宝玉的這會子聽見宝玉說别叫人知
道他們辯了嘴就生分了聽了這句話又
可見得比别人原親近因此又掌不住便
哄道你也不用拿這話來哄我從令已後

再不敢親近二爺了二爺也全當我去了
宝玉聽了哭道你往那里去林代玉道我
回家去宝玉哭道我跟了去代玉道我死
了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林玉道一
聞此言登時將臉放下問道想是你要死
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到有幾個親姐姐
妹妹呢明兒都死了你有幾個身子去做
和尚明兒到把這話告訴人去評評宝玉

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来登時臉上紅脹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林代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一聲兒說不出話来見宝玉臉上鱉的紫脹便咬着牙用指頭恨命的在他額顱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擦眼泪宝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

薫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林代玉戳了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来反自嘆自泣因此自已也有所感不覺滚下泪来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来便用衫袖去擦林代玉雖然哭着却一眼看見了見他穿着簇新藕色紗衫竟去拭泪便一面自已拭着泪一面回身将枕上搭的一方絹帕拿起来向宝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

面自泣宝玉見他摔了帕子来忙接住拭
了泪又挨近前些伸手挽了林代玉一隻
身手咲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
罷我同你往太太跟前去林代玉將手一
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
還是這庅涎皮癩臉的連個道理也不知
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喊道好了宝林兩
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

進来咲道老太太在那里報怨天報怨地
只吽我来睄睄你們好了没有我說不用
睄過不了兩三天他們自已就好了老太
太罵我說我懶不来了果然應了我的話
也没見你們兩個有些什庅可辯的三日
好了兩日惱了越大越成了孩子了有這
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為什庅又成了烏
眼雞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去吽老人

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林代玉就走林代
玉回頭吽了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兒道
又吽他們作什庅有我服侍你呢一面說
一面拉了就走宝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
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咲道我說他們不
用人費心自已就會好了老祖宗不信一
定吽我去說合我剛那里要合誰知兩個
人到在一處對賠不是了對咲對訴到像

黄鶯抓住了鷄子脚兩個都扣了环那里
還要人去説合説的滿屋里都咲起来此
時宝釵還在這里那林代玉只一言不發
挨着賈母坐下宝玉沒有什庅説的便向
宝釵咲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我又不好
了沒别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得磕去大哥
哥不知我病到像我懶推故不去的倘或
明兒問了姐姐替我分辯分辯宝釵咲道

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况身上不好弟凡們日日在一處要存這個心到生分了宝玉又咲道姐姐知道体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庅不看戲去宝釵道我怕熱看了兩出熱的狠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的推身上不好就来了宝玉听説自己由不的臉上不好意思只得又搭揙咲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

好

体豐怯熱宝釵听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會臉紅起来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到想楊妃只是没有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了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向宝釵笑道必定是宝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宝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合你頑過你再疑我和你素日嬉皮笑臉的

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宝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相在林代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即回身又同别人搭搧去了林代玉聽見宝玉奚落宝釵心中着寔得意纔要荅言也趁勢取個咲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宝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咲道宝姐姐你听了兩出什庅戲宝釵因代玉面上有得

好

意之態一定是听了宝玉方才奚落之言
遂了他的心愿忽又見問他這話便咲道
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来又不賠是
宝玉又咲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
怎庅連這一出戲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說
了這庅一串子這叫負荊請罪宝釵咲道
原来這叫做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總
知道負荊請罪我不知道什庅是負荊請

罪一句話未説完宝玉代玉二人心裡有病听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兒于這些上雖不通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咲着問人道你們大暑熱天誰還吃生姜呢衆人不解便説道沒有吃生姜鳳姐兒故意用手摸着腮咤意異道既沒人吃生姜怎庅這庅辣辣的宝玉林代玉二人听見這話越發不好過了宝釵再欲説

話見宝玉十分討愧形景改変也就不好再説了只得一咲収住別人総未解得他四人言語因此付之流水一時宝釵鳳姐兒去了林代玉咲向宝玉道他也試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説呪宝玉正因宝釵多了心自已没趣又見林代玉来問着他越發没好氣起来待要説兩句又恐林代玉多心説不得

忍着氣無精打彩一直出来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宝玉背着手一處一處鴉雀無聞從賈母這里出来往西去過了穿堂便是鳳姐兒的院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着知道鳳姐兒素日規矩每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来到王夫人上房内只見幾個

了頭子手裡拿着針線都打肫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着金釧兒坐在傍邊搥腿也乜斜着眼亂恍宝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開眼見是宝玉宝玉悄悄的咲道就困的這么着金釧兒抿嘴一咲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宝玉見了他就有些恋恋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着眼便自已

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
丸出来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並不
睜眼只管噙着宝玉上来便拉着手悄悄
的咲道我明兒和太太説討你們在一处
罷金釧兒不荅宝玉又道等太太醒了我
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宝玉一推咲道你
忙什庅金簪子吊在井裡有你的只是有
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到告

訴你個巧宗兒你往東小院里去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宝玉咲道憑他怎広去罷我只守着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着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的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宝玉見王夫人起来早一溜烟去了這里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㪾不敢言語登時衆了頭听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

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来帶出你姐
姐去金釧兒听説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
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罰(發)落別叫我出去
就是天恩了太太十餘年這會子攆出去
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寛
仁慈厚的人從来不曾打過了頭們一下
令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
最恨者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

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
釧之母白老兒的媳婦来領了下去那金
釧兒含羞忍恥的出去了不在話下且說
宝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
園来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
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花架只听有人哽
噎之聲宝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听果然
架下那邊有人如今五月之際那薔薇正

是花葉茂盛之際宝玉便輕輕分開花葉隔着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里拿着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泪宝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了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是咲道若真也是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為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兒說你用跟着林姑娘學了話未

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
侍兒到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
內那一個却辦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
角色來宝玉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
己想幸而不曾造次上兩會皆因造次了
顰兒也知宝玉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
們越發沒意思了一面想一面恨認不得
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子眉蹙

春山眼顰秋水面白腰纖㜳㜳婷婷大有林代玉之態宝玉早又不忍棄他相去只咫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劃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宝玉用眼隨着簪子的起落一直一畫一點一勾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己又在手心里用指頭按着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了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

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要作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致恐忘了在地下劃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里劃呢畫來劃去還是個薔字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千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里却想

女孩子一定有什庅說不出的大心事總這們個形景外面既是這個形景心里不知怎庅熬煎呢看他模樣兒這般单薄心裡那裡還擱的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扇雲可雨忽一陣凉風過了唰唰一陣落下雨來宝玉看着那女孩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宝玉想道這是下雨他這個身子如何

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听說到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吽他不要寫了下大雨了一則宝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了頭再不想是宝玉因咲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庅避雨的

一句話提醒了宝玉噯喲了一聲纔覺的渾身涼低頭一看自已身上也都濕了說殸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里却還記掛着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来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了進園来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宝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咲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

在院内把些綠頭鴨丹頂鶴花鸂鶒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在院内頑耍將院門閂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嬉咲宝玉見閂着門便以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咲那裡聽的見叫了半日拍的門山响裡面方听見了估度着宝玉這會子再不回来的襲人咲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宝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宝姑娘的聲音晴

雯道胡說宝姑娘這會子作什庅来襲人
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要
不可開叫他淋着去說着順着遊廊到門
前往外一瞧只見宝玉淋的雨打雞一般
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
笑的湾腰拍手道你這庅大雨跑什庅那
里知道是爺回来了宝玉一肚子沒好氣
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脚及開了門並

不看真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子們便抬腿踢在脇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宝玉還罵下流東西們我素日就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索性拿着我取咲兒了口裡說着一抬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咲道噯喲是你来了踢在那里了襲人從来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宝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着許多人又是

蓋又是氣又是疼真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庅様料着宝玉未必是安心踢的少不得忍着疼説道沒有踢着你還不換衣服去呢宝玉一面進房来解衣一面咲道我長了這們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就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一面咲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該從我起但只是别説

打了我明兒順了手也打起別人来宝玉道終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閉門都是那起小了頭子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癢他們也沒個怕懼兒你原當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他們也好終剛却是我淘氣不呌開門的說着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覺脇上疼的心裡發鬧晚

飯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
服只見脇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已到晛了
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
不得噯喲之聲從夢中哼出寶玉雖說不
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
間聞得噯喲之聲便知踢重了自已下床
来悄悄的秉燭来照剛到床只見襲人嗽
了兩聲可口吐出一口痰来噯喲一聲睁

開眼見宝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庅宝玉
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睄睄襲人
道頭上發暈膝子又腥又甜你到照一照
地下罷宝玉听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
只見一口鮮血在地下宝玉慌了只說了
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唥了半截要知端
的下冊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咲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自已吐了鮮血在地心裡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長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滴下泪來寶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里覺的怎庅樣

襲人免強咲道好好的覺怎樣呢寶玉的
意思即刻便叫人盪黃酒要山羊血牛黃
九等藥去襲人拉了他的手說道你這一
鬧不打緊鬧起多少人來到報怨我輕狂
分明人不知道到鬧的人知道了你也不
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兒打發小子問問
〻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
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禮~~理也

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
口襲人知寶玉心內是不安穩的待要不
叫他伏侍他他也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
人知直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只在榻上由寶
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也不迭梳洗穿
衣出來便往王濟仁家來親自確問王濟
仁問其原故不過是損傷便說了個丸藥
名子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名回來依方

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艾葉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子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便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無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不好意思索性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

兒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兒的知道王夫人不自在連見了寶玉尚未挽回自已如何敢說笑呢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賈迎春姊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興致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則散時豈不清冷則生

傷感所以不如到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卸時則增惆悵所以到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性情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願常常開生怕一時卸了沒趣及到筵散花卸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會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到不覺得怎麼到是寶玉心中

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妨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将股子跌折寶玉因歎道蠢才蠢才将来怎麽樣明兒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麽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狠行動就給人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尋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處治就是了跌了扇子

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樣的好玻璃缸琥珀碗不知美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広樣了何苦來要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到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赶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広了可是我說的一

時我不到就有事故了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知道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一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未伏侍過因為你伏侍的好昨兒纔捱窩心脚我們原未伏侍的好昨兒纔捱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兒還不知是個什広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

不的自已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〻你出去曠〻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他說我們兩個字自然是他和寶玉好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到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便是你們鬼〻祟〻幹的那事兒也瞞不過我去那里就稱起我們來了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是的那里就

稱起我們來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
一想原是自己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
道你們氣不忿我明兒擡舉他襲人忙拉
了寶玉的手道他一個糊塗丫頭你和他
分爭什庅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比
這個大的過去了多少今兒是怎庅了晴
雯又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丫頭那里配合
我說話呢襲人聽了道姑娘到底是和我

說話呢襲人聽了道姑娘到底是和我們辯嘴呢是合二爺辯嘴呢要是心里惦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當着二爺吵要是惦二爺也不該這庅吵的萬人知道我總也不過為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到底是個什庅主意我就不多說了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實

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
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
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見這話不覺又傷
起心來含泪説道我為什庅出去要嫌我
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寶玉道我
何曾經過這庅個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
了不如回了太〻打發你出去罷説着站
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咲道往那

里去寶玉道回太〻去襲人咲道好没意思認真的去回你也不怕燥便是他認真要出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〻也不遲這會子急〻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〻犯疑寶玉道太〻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出去的晴雯哭道我多偺晚鬧着要出去的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

一頭磞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緊着鬧我經不起這麽鬧不如出去了到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了鬟見吵鬧都鴉雀無聲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來向

襲人道叫我怎庅樣總好這個心使碎了
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泪來襲人見
寶玉流泪也就哭了晴雯在傍邊哭着方
要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
玉咲道大節下怎庅了好〻的哭起來難
道是為爭粽子吃争惱了不成寶玉和襲
人嗤的一聲林黛玉道二哥〻不告訴我
我問你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靠着襲人

的肩膀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辯了嘴告訴妹〻替你們解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庅我們一個丫頭家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庅着還有說閒話的呢擱不住你來說他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這一口氣不來死了

到也罷了林黛玉哭道你死了別人不知
怎麽樣我先就哭死了寶玉哭道你死了
我做和尚去襲人道你老實些罷了何苦
來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
抿嘴哭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此以後
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
道是點他前日的話自已一哭也就罷了
一時黛玉去後就有人來回薛大爺請寶

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
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
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凉枕榻
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熟了寶玉只當是襲
人一面在床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
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畨身起來說道何苦
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
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身傍坐下咲道

你的性子原是發慣了姣的早起就是跌了扇子也不過說了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上他你自己想〻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〻扯〻作什庅叫人來看見作什庅呢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里寶玉咲道你既知道不配為什庅淌在這里晴雯沒的說哏的也咲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

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
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總又
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
了水來偺們兩個洗晴雯摇手笑道罷〻
我不敢惹爺還記得舊年碧痕打發你洗
澡足鬧了兩三個時辰也不知道作什庅
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
瞧〻呢地下的水汪着床腿兒連席子都

汪着水也不知是怎庅説的呌人咲了幾天我也没那工夫収什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児也凉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舀一盆水來你洗々頭臉通々頭總剛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呌他們打發你吃寶玉咲道既這庅着你也不許洗去只洗々手來拿菓子來吃罷晴雯咲道我慌張的狠連扇

子還跌折了那里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了盤子更了不得了寶玉咲道你愛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各人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的摔碎了可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

愛物了晴雯聽了咲道既這樣說你就拿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咲着遞與他晴雯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嗤嗤幾聲寶玉在傍咲着說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咲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赶上來一把将他手里的扇子也奪了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二人都大咲麝月道這

這是怎広説拿我的東西開心兒頑寶玉咲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去什広好東西麝月道既這広説就把匣子搬了出來讓他儘力的撕去不好広寶玉咲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作這個孽他也没折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咲着便倚在床上説道我也乏了明兒再撕罷寶玉咲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咲幾把扇子能値幾何

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總換了衣服出來小小了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寶釵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内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寶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又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

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説道天熱
把外頭的衣服脱了罷史湘雲忙起身寛
衣王夫人因咲道也没見你穿上這些作
什庅史湘雲咲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
㦯意穿這些寶釵一傍咲道姨娘不知道
他穿衣裳更愛穿别人的衣裳可記得舊
年三四月裡他在這里住着把寶兄弟的
袍子也穿上靴子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

像是寶兄弟來了就是多兩個墜子他跕
在椅子背後哄的老太〻只是叫寶玉你
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搖下來
迷了眼他可只是哭也不過去後來大家
掌不住哭了老太〻纔哭了說他到扮上
男人好看了林黛玉哭道這筭什広惟有
前年正月里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
雪來老太〻和舅〻想是纔拜了影回來

老太〻一個新〻的大紅猩〻毡的斗蓬
放在那里誰知眼錯不見他就披上了又
大又長他就拿了漢巾子攔腰繫上和丫
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
跟前弄了一身泥水說着大家想着前情
都咲了寶釵咲問那周奶娘道周媽你們
姑娘還那們淘氣庅周奶娘咲道不了迎春
咲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没

見睡在被里還是咭〻呱〻咲一陣說一
陣也不知那里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
只怕如今好了前兒有人家來相看眼前
就有婆〻家了還是那庅着賈母因問今
兒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娘咲道老
太〻没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可不住兩
天史湘雲因問道寶玉哥〻不在家庅寶
釵咲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

個人好頑去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呢賈
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
改了淘氣呢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
小名兒了劉說着只見寶玉來了咲道雲
妹〻來了怎庅前兒打發人接你去怎庅
不來王夫人道這里老太〻纔說這一個
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〻
得了好東西等着你呢史湘雲道什庅好

的寶玉咲道你信他呢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咲道襲人姐〻好寶玉道多謝你記掛史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説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疙瘩寶玉道什庅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絳紋石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咲道這是什庅説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就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

玉咲道你們睄睄他這主意前兒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了來你就把他也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麼希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咲道你總糊塗呢我把這裡說出來大家評：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們的若帶他們的東西這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

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不記的混鬧混説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子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素日知道的還罷了偏生前兒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麼説丫頭們的名字呢橫豎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明白説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説道襲姐〻一個鴛鴦姐〻一個金釧兒姐〻一個平兒姐〻

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的這們明白衆人聽了都咲道果然明白寶玉咲道還是這庅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道他不會說話他的金麒麟也會說話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咲寶玉聽見了到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咲由不的也咲了寶釵見寶玉咲了忙

起身走開找了林黛玉去說笑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的嫂子們去園子里也涼快同你姐姐們去曠曠湘雲答應了將三箇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人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里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

只管躺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樓伏
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不覓嫂单
剩下湘雲翠楼兩個人翠楼道這荷花怎
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沒到翠樓道這
也合偺們家池子里的一樣也是樓子花
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偺們的呢翠楼
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
樓子上的樓這也難為他長史湘雲道花

草也是同人一様氣脉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説道我不信這話若説同人一様我怎庅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的一咲説道我説你不用説話這教人怎庅荅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多少一生出來人罕見的就奇究竟理還是一様翠縷道這們説

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麽都是些陰陽難道還有兩個陰陽不成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陰盡了就成陽陽盡了就成陰翠縷道這就糊塗死了我什麽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麽個樣兒湘雲道陰陽可有什麽樣兒不過是氣罷物賦了成形比如天

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咲道是了是了我今兒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筭命的管着月亮叫什庅太陰星就是這個理襯了湘雲咲道阿彌陀佛剛剛的明白了翠縷道這些大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個陰陽不成湘雲道怎庅沒

有呢比如那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
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的覆下就是
陰翠縷聽了點頭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
了只是偺們這手裏的扇子怎庅是陽怎
庅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為陽那邊
反面就為陰翠縷又點頭咲了還要拿幾
件東西問因想不起個什庅來猛抬頭看
見史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

咲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庅湘雲道
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陽牡為陰
怎庅没有呢翠樓道姑娘這個是公的是
母的湘雲道這連我也不知了翠樓道這
也罷了怎庅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到没
有陰陽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下流東
西好生走罷越問問不出好話來了翠樓
咲道這有什庅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

了不用難我湘雲道你知道什広翠樓道
姑娘是陽我就是陰說的湘雲拿手帕子
握着嘴呵〻大笑起來翠樓道說是了就
笑是的這樣湘雲道狠是狠是翠樓道人規
矩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
也不懂得湘雲咲道你狠懂的一面說一
面走剛到薔薇架下湘雲道你瞧那是誰
吊的首飾金愰愰的在那里翠樓聽了忙

赶上來拾起來手里攥着咲道可〻分出陰陽來了說着便拿着湘雲的麒麟瞧湘雲要他揀的看翠楼只管不放手咲說道是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里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里没見有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〻翠楼將手一撒咲道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一個文彩煇煌的金麒麟比自己帶的又大又文彩湘雲伸

手擎在掌上只是默々無言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咲說道好々的在這里作什庅呢怎庅不找襲人去史湘雲連忙将那麒麟藏了說道正要去呢偺們一同走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追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下來迎接携手咲道許久不來想念的人了不得一時進房歸坐寶玉因咲道你該早來

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帰等你呢說着便向懷内摸掏了半天嗳喲一聲便向襲人說道那個東西你収起來了庅襲人道什庅東西寶玉道前兒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邊的怎庅問我呢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里去找呢登時黄了臉就要起身去找史湘雲方知是他的失落了便咲問道你多偺又有個金

麒麟了寶玉道前兒好容易得的呢不知是多們晚丢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咲道幸而是個頑意兒如今還是這樣慌張說着將手一撒咲道可是這個不是寶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因說道可不是他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那寶玉見了那麒麟心中甚實歡喜便伸手來拿咲說道虧你揀着了你是那里揀的史湘雲咲道幸而是這個明兒倘或把印也丢了難到也罷了不成寶玉咲道到是丢了印平常事若丢了這個我就

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
咲道大姑娘我聽見前日你大喜了史湘
雲聽了紅了臉吃茶不荅襲人道這會子
又害臊了你還記的十年前偺們在西邊
煖閣住着晚上你同我說的話了那會子
不害臊這會子怎庅又臊了史湘雲咲道
你還說呢那會子偺們那庅好後來我們
太〻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庅就派

了你跟二哥〻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
了襲人道你還說呢先姐〻長姐〻短哄
着你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做那個如今
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款來你既拿小姐的
款我怎庅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
寃枉寃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睄睄
這庅熱天我來了必定赶來先睄你不信
你問翠縷我在家時〻刻〻那一會不念

你幾聲話未説了慌的襲人和寶玉咲道説頑話你又認真了還是這広性急史湘雲咲道你不説你的話咽人倒説人性急一面説一面将手帕打開将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又咲道你前児給你姐〻們送來的我已得了今児你親自又送來可見是没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児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真史

湘雲咲道我只當林姐々給了你原來是寶姐々給你的我天天在家里想着這些姐々們再沒一個比寶姐々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是無妨碍的說着眼睛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々不用提這些話史湘雲道提了便怎庅我知道你的心病恐怕你林妹々聽見又怄我讚了寶姐

姐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喚的一咲
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
了寶玉咲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
果然不錯史湘雲道好哥〻你不必說話
叫我惡心只會在我們跟前說話見了你
林妹〻又不知怎庅襲人道且別說頑話
我正有一件事還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
什庅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

這兩日身上不大好不能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咲道這又奇了你們家放着這些巧人不筭還有什麽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麽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誰做誰不好意思不做呢襲人咲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了因咲道既這麽說

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總做
別人的我可不做襲人咲道又來了我是
個什広人就敢煩你做鞋了寔告訴你可
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竪我領情就
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
我做我過多少今兒我倒不做的緣故你必
定也知道襲人道我倒不知道史湘雲冷
咲道前兒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子拿着

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
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成了你們的
奴才了寶玉忙咲道前兒的那事本不知
是你做的襲人也咲道他真不知是你做
的我說是外頭有個會做活的女孩兒說
扎的出奇的花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
子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了出去給
這個看給那個看的不知怎庅又惹惱了

林姑娘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趕着做去
我總說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庅是的史
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犯不上生氣
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
饒這庅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
又說好生靜養總好呢誰還敢煩他做舊
年筭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今年半
年還沒見拿針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話與

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是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咲道自然你能會迎賓送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里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去見的湘雲咲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

些警他的好處他總只要會你寶玉道罷
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
並不愿同這些人來往湘雲咲道還是這
個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愿讀書去
考舉人進士的也該該會〻這些為官做
宰的人們談〻講〻學些仕途經濟的學
問也好將來應婦將來應酬世務日後也
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里

攪些什広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里坐坐去我這里仔細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襲人道雲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臉上過的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脚來走了這里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去了登時羞的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

鬧的怎庅樣哭的怎庅樣呢提起這些話
來真〻寶姑娘教人敬重自己赸了一會
子去了我到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
後兒還是照舊一樣真〻有涵養心地寬
大誰知這一個反到同他生分了那林姑
娘見你賭氣不理他你得賠多少不是呢
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賬話不
曾若他也說這些混賬話我早和他生分

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咲道這原是混賬
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里寶玉
一定又赶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奪
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
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
有鳳凰或玉環金珮或鮫帕鸞縧皆由小
物而遂終身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
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

下文錯認在此

事來因而傷情起來見机行事以察二人之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賬話我也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又喜又驚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於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之

篇至四扇詩

知已自然我亦可為你之知已矣既你為我知已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既有金玉之論亦該你我有之則又何必來一寶釵哉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至勞怯之症你我雖為我知已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已奈我薄命何想到此處不禁

滚下泪来待要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泪一面抽身回去了這里寶玉忙〻的穿了衣裳出來忽抬頭見林黛玉在前面慢〻的走着似拭泪之狀便忙赶上來咲道妹〻往那里去怎庅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咲道好〻的我何曾哭了寶玉咲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泪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

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泪林黛
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作
什庅這庅動手動脚的寶玉笑道說話忘
了情不覺動了手也就顧不的死活林黛
玉道你死了到不值什庅只是丟下了金
麒麟可怎庅樣呢一句話未說完又把寶
玉說急了赶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到底
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想起前

日的事來遂自已後悔起來又說造次了忙咲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庅呢筋都暴起來急了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臉上的汗寶玉聽了他半天方說了你放心三個字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方說道我有什庅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到說〻怎庅是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

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用的心都
用錯了連你的意思若體貼不着就難怪
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真不明白
這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㸃頭嘆道好妹
妹你別哄我不但我素日之心白用了且
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
總是不放心的原故總弄了一身病但凡
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

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怯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也有萬句言語一時不知從那一句上說起却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說道好妹妹且

畧跕：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麼可說的你的說話我早知道了口里說着却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跕着只管發起獃來原來方纔出來的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來送與他忽抬頭見林黛玉和他跕着一時黛玉去了他還跕着不動因而赶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

去虧我看見赶了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無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我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病在這里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只等你病好了只怕[你]的病纔[难]好呢睡里夢里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這話唬的魂消魄散只叫神天菩薩坑死人了便

推他道這是那里話敢是中了那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子來羞的滿面紫脹奪了扇子便抽身忙忙的跑了這里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此時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也不覺怔怔的滾下淚來心下暗忖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見寶釵從

那邊走來咲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広神
呢襲人見問忙咲道那邊兩個雀兒打架
到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
會子穿了衣服忙忙的那去了我纔看見
走過去到要𠮟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
沒了經緯我就不𠮟他了由他過去罷襲
人道老爺𠮟他出去寶釵聽了忙道嗳喲
這們暑熱天𠮟他作什広別是想起什広

來生氣叫出去教訓一場襲人咲道不是這個是有客要會寶釵咲道這個客也没意思這広熱天不在家里凉快還跑些什広襲人咲道可是呢你説〻広寶釵因又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広呢襲人咲道總説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兒粘的那一雙鞋明兒叫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向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便咲道你這

們倜明白人怎庅一時半刻就不會體諒人我近來看着雲妹妹的神情再風里言風里語的聽起來那雲了頭在家里竟一點做不的主意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庅這次來了他合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里累的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睛圈兒都

紅了口里含〻糊〻待說不說的想其形
景來自然的苦我看着他也不覺的傷起
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
了怪道上月我煩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
過了那些日子總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
粗打的且在別處能着使罷要勻淨的等
明兒來住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寶姑娘
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又不好推辭不知

他怎庅在家里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早知是這樣也不該煩他了寶釵道上次他就告訴我在家里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槩不要家里這些活計上的人作我又弄不開這些寶釵咲道你理他呢只管

叫人作去只説你做的就是了襲人道那里哄的過他他總是認的出來呢説不得我只好慢〻的累去罷了寶釵咲道你不必着急我替你做些如何襲人咲道當真的這樣就是我的福了晚上我親自送過去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〻走來説道這是那里説起金釧兒姑娘好〻的投井死了襲人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

釧兒呢就是太〻房里的前兒不知為什
広攆了下來在家里哭哭天地的也都不
理他誰知今兒找他不見了緫剛打水的
在那東南角上打水只見一個尸首赶着
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家只管亂
救那里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
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落下
泪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道

一三四二

安慰這里襲人回去不提却説寶釵來至
王夫人房内只見鴉雀無聲獨有王夫人
在裡間房内坐着垂泪寶釵便不提這事
只得一傍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里來
寶釵道從園子里來王夫人道你從園子
里來可看見你寶兄弟広寶釵道總到看
見他穿了衣服出去不知那去了王夫人
點頭半晌哭道你可知道広這椿奇事金

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故作驚疑
道怎麼好ゝ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
原是前兒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
時生氣打了他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
氣他兩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
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咲
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
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他下去住

着或是在井跟前貪頑失了脚吊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曠曠豈有這樣大氣性的理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嘆道這話雖然如此說到底我于心不安寶釵嘆道姨娘不不勞念〻于兹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了了主僕之情了

王夫人道總劉我賞了他娘五十兩銀子原要還把你姐妹們的新衣服拿兩套給他粧裹誰知鳳丫頭說可巧都沒有什庅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作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〻那孩子素日是個有是個有心的況且他也是三災八難的既說了給他過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他豈不多心忌諱呢因為這庅着我現叫裁

縫趕兩套給他要是別的丫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只是金釧兒雖然是個丫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里說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兒到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着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

王夫人忙吽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傍邊生悉泪王夫人正数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娘兒兩個都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光景况察言觀色早知覺了八分于是將衣服交割明白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伊母親磕頭謝了出來且聽

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話說宝玉會過雨村回來就聽見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五内俱傷進来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他也無可回說見宝釵進來方得便出來茫然不知何往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走着信步至廳上剛

過屏後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個滿懷只聽那人喝了一聲站住宝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别人却是他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傍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垂頭喪氣嗐些什庅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纔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点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

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却是為何宝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総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了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不似往日惶悚應對原本無氣的這一來到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只見傳事人來回忠

順親王府里有人要求見老爺賈政聽了
心下疑感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
王來往為什庅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
面令人快請竟走出來看時却是忠順王
的長使官忙接進廳上坐了獻茶未及敘
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
造潭府皆因奉王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
老大人若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大人作主

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恩不盡
賈政聽了這話抓不住頭腦忙陪咲道起
身問道大人既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
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諭承辦那長府
官冷咲道也不必承辦只用大人一句話
就完了我們府里有一個作小旦的琪官
那原是奉旨由內園賜出只從出來好好
在府里住了不上半年如今三日五日不

見了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内十停人到有八停人都說他竟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啟明王爺王爺亦云若是別的戲子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乃奉旨所賜不便轉贈令郎若令郎十分愛慕老大人竟密題一本請旨豈不兩便若大人不

題奏時還得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出一則可免王爺負恩之罪二則下官輩也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一恭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宝玉來宝玉也不知是何原故忙赶來時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麽又作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駕下承奉之人你是何等草芥無故

引逗出来如今禍及於我宝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寔在不知此事究竟連琪官兩個字不知為何官更加以引逗二字寔寔不懂說着便哭了賈政未及開言只見那長府官吟咲道公子也不必掩飾或隱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宝玉連說不知恐是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府官冷咲兩

聲道現有據有証何必還賴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此人不知為何如此那紅漢巾子怎広到了公子腰里宝玉聽了這話不覺轟去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机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別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的再說出別的話來因說道大人既知他的底細如何連他

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到不曉得了聽得說
他如今在京東郊外離城二十里有個什
広紫檀堡地方他在那里置了几畝田地
几間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長府
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里我且
去我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
教說着便忙忙的走了賈政此時氣的目
瞪口歪一面送那長府官一面回頭命宝

王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問你一直送那長府官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几個小子一陣乱跑賈政喝命小子快打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唬的骨軟筋酥連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道你跑什庅帶着你們那些人都不管你們不知往那里曠去了由你們野馬一般跑喝命叫跟上學的人來賈環見他父親盛怒便乘机說道方

總原不曾跑只曰從那邊一過誰知忽然看見一個投井死的人頭這樣大身子泡的這樣粗寔在可怕所以唬了一跳纔赶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寬柔以待下人大約我近年于家務踈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生出這於殄輕生的禍患來若外人知道

祖宗顏面何在喝命快叫賈璉賴大來興兒來小子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的袍襟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在太太房里的人別人一点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里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一看衆小廝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兒

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
奸不遂打了一頓誰知金釧兒便賭氣投井
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的面如金紙
大喝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
里走喝命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幾根
煩惱鬢毛剃了尋個乾淨去處自了此一
生罷也免得上辱先人下出造逆生之罪衆
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為

宝玉了一個個都挨指咬腿連忙退出那
賈政喘吁吁直挺挺坐在椅上滿面淚痕
一疊連聲拿宝玉拿大棍拿絕綑上把各
門都閉了有人傳信到裡頭立刻打死衆小
廝只得齊聲答應有幾個來找宝玉那宝
玉見賈政吩咐他不許動早知凶多吉少
那里承望賈環又添了許多話正在廳上
乾轉怎得個人來往里頭去捎個信偏生

没一個人來連茗烟也不知在里那正盼
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出来了宝玉如得
了珍宝便赶上來拉他說道快進去告訴
老爺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宝玉
一則急了說話不白明二則老婆子偏生
又聾竟不曾聽見是什庅話把要緊二字
只聽作跳井二字便咲道跳井叫他跳去
二爺怕什庅宝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

你出去快叫我的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庅不了事的太太又賞了衣服又賞了銀子怎庅不了事呢寶玉急的跺脚正没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幾個小厮來來逼着叫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遊蕩優娼表贈私物在家荒踈學業淫辱母婢只喝命堵起嘴來着寔打死小厮們不敢違拗只得將寶玉按在櫈上舉

起大板打了十來下賈政猶嫌打的輕一脚踢開那掌板的自己奪過來咬着牙根命打了三四十下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忙上來奪勸賈政那里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都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解勸明日釀到他父殺殺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是氣急了

忙又退出只得覓人進去稍信王夫人不
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
人沒人忙忙赶往書房中來慌的衆門客
小廝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進房來賈政
更如火上澆油一般那板子越發下去的
又狠又快按宝玉的兩個小厮忙鬆了手
走開宝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
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

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纔罷王夫人哭道
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自重况且炎天
暑日內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
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
大賈政冷咲道到休提這箇話我養了這不
肖的孽障我已不孝教訓他一番又有衆
人護持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絕将来
之患說着便要繩鎖来勒死王夫人連忙

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將五十歲人只有這個業障必定苦苦以他為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索性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子來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敢喞怨到底在陰司里得個依靠說畢爬在宝玉身上不覺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

椅上坐了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的一條綠紗小衣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了漢巾看去由肶至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点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来因哭出苦命兒来忽又想起賈珠来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里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来了那李宮

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
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别人還可惟有李宫
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見那淚珠
便似滚瓜一般滚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
見丫鬟來說道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
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
再打死他豈不乾净賈政知道是他母親
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

着了環指頭喘氣的走來賈政只得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親自走來有話只該叫了政兒去吩咐母聽說便止住步喘息一會厲聲說道你原來是和我說話我到有話吩咐只是可憐我一生沒養個聽話的兒子卻叫我吩咐誰去賈政聽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為兒的教訓兒子也為的是光耀祖宗

母親這話我作兒的如何禁的起賈母聽
說便啐了一口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
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
禁的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耀祖宗當
日你父親是怎樣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
滾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
感皆是作兒一時性起從此再不打他了
賈母便冷笑幾聲道你也厭煩我們娘兒

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乾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馬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乾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了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有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哭道母親如此說賈政無立足之地矣

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
賴起我來到是我們回去了你心里乾净
看有誰來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
点行李車轎回南去賈政若苦叩求認罪
賈母一面說話一面又記掛着宝玉忙進
來看時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
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
與鳳姐等解勸一回方漸漸的止住早有

了環媳婦等上來要搶寶玉鳳姐便罵道
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睛打的這個樣
見還要搶着走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子
春櫈抬出來呢衆人聽說連忙進去果然
抬出春櫈來將寶玉抬放在櫈上隨着母
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
賈政見賈母氣未全消不敢自便也只得
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

王夫人兒一聲肉一聲你替珠兒早死了留下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共歹丢下我叫我靠那一個數落一場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將心灰了自悔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是賈母含淚說道你不問去還在這里做什去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

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来此時薛姨媽同宝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里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又不下手去便索性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厮們找了茗烟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為什麽打起來的你也不早来透個信茗烟急的說偏生我没在根前打到半中間我纔聽

見了忙打聽原故却是琪官同金釧兒姐姐事襲人道老爺怎庅得知道的茗烟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日吃醋設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調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的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九分然後回身進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

療治調停完備罰毋命人好生抬列他房内去衆人荅應七手八脚忙把宝玉抬入怡紅院内自已床上卧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前來經心扶侍問他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里錯以錯勸哥哥

説話襲人見賈母王夫人去後便走來宝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庅就打死的這步田地宝玉嘆氣説道不過為那些事問他作什庅只是下半截疼的狠你瞧瞧打壞了那里襲人聽説便輕輕的伸進手去將

中衣退下寶玉略動一動便咬着牙叫噯
喲襲人連忙止住手如此三四此次纔退了
下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青半紫都有
四指寬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搖着頭說
道我的娘怎麽下的這麽毒手你但凡聽
我一句勸也不到這步地位幸而沒動筋
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麽樣呢
正說着只聽丫環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

聽說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紗被
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里托着一丸藥
走進來向襲人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
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
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這會子可好些
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又讓坐寶釵見他
睁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了好
些便点頭嘆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

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便是我們看着
心里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噘住自悔說的
話急速了不覺紅了臉重來寶玉聽見這
話如此親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見他又
噘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頭只會弄裙帶
那一種姣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
心中大暢將疼痛忘了心中自思我不過捱
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悲

感之態露出令人可玩可觀可憐可敬假若我一時竟遭瘟横死他們还不知是何等悲感呢既有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總然盡付東流亦無足嘆息冥冥之中若不怡然自得亦可謂糊塗鬼祟矣正想着只聽宝釵問襲人道怎麽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茗烟的話說了出来宝玉原來还不

知道賈環的話聽見襲人說出方纔知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襲人道薛大哥哥從來不這樣你們別混說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下暗想道打到這個形景疼還顧不過來還是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可見在我們身上也算是用心了你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

喜歡了也不能吃這虧但你固然怕我沉
心所以攔襲人難道我就不知道我哥哥
素日姿心縱慾毫無記犯的那種心性當
日為一個秦鍾竟还鬧的天翻地覆自然
如今比先又更利害了想畢因笑道你們
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宝兄
弟素日不正經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
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

宝兄弟来也不是有心調唆一則也是本
来的寔話二則也原不理論這些防碍的
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宝兄弟這樣
細心的人你何常見過我那哥哥天不怕
地不怕心里有什麽口里就說什麽的人
襲人因說出薛姨蟠媽来見宝玉攔他的話
早已明白自已話說造次了恐宝釵没意
思聽宝釵如此說更覺着慚愧無言宝玉又

聽寳釵這番話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
去自已的疑心更覺比先暢快了方欲說
話時只見寳釵起身說道明兒再來看你
你好養着罷方纔我拿來的藥交給襲人
了晚上敷上就好了說着便走出門去襲
人赶着送出院外說姑娘到費心了改日
寳二爺好了親自去謝去寳釵回頭咲道
有什麽謝去你只勸他好生静養別胡思

亂想的就好了要想什麽吃的顧的你悄悄的往我那里取去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躲里去雖然彼時不怎庅樣將來對景總是要吃虧呢說着一面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内着寔感服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因而退出房外自己梳沐寶玉默默的淌在床上無奈臀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又熱如

火炙暑展轉時禁不住嗳喲之聲那時天
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却有兩三個了環
伺候此時並無有可呼唤之事因說道你
們且去梳洗等我呌人再来家人聽了也
都退出這里宝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
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
見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事宝玉
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

恍惚惚聽得有人悲戚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正是林代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来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精睛腫的挑見一般滿面泪光不是代玉却是那個寶玉还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下嘆了一聲說道你又作什庅来了雖說太陽落了那地上餘熱未

散走了来倘或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我這個樣兒也是粧出来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信真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賭更覺利害聽了宝玉這番話雖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出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也可都改了罷宝玉聽說便長嘆一

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一句話未說了只聽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代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來身說道我打後院子里去罷回來再來宝玉一把拉住說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麽怕起他來了林代玉急的跺脚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拿着取笑兒開心了宝玉聽說連忙

的放了手林代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見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宝玉可好些了想什庅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灯時分宝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吴龍登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只聽宝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請安襲人忙迎

出来瞧瞧咲道嫂子們来遲了一步二爺
纔睡着了說着一面待他們到那邊房里
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
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道等二爺醒了
你替我們回罷襲人答應送他們出去剛
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了個老婆子来口
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
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告訴晴雯麝月

香雲秋紋等說太太叫人呢你們好生在屋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直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正坐在京搨上搖着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你又丟下他來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回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麼

話吩咐打發他們來恐聽不明白倒耽悞了事王夫人道也沒什麼話白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麼樣襲人道寶姑娘送去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淌不穩這會子都睡沉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麼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干渴要吃酸梅湯我想着酸梅是個收斂的東西纔剛捱了

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那熱毒熱血未
免不存在心里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
里那時弄出大病來可怎庅樣呢因此我勸
了半天總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
和了吃了半碗又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
人道噯喲你不該早來和我說前兒有人
送了幾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点子的
我怕他胡遭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些

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
水里只用挑一茶匙子就香的了不的吃
說着就喚彩雲來把前兒的那幾瓶香露
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了也白
遺撻了等不殼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
說去了半日果拿了兩瓶來遞與襲人襲
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都有三寸大
小螺絲銀蓋鵝黃綫箋上寫木樨清露那

一個罵着玫瑰襲人咲道好遵貴東西這
庅個小雛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
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
着別遭蹋了襲人答應着方要走時王夫
人又吽跕着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
忙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
惚聽見今日宝玉挨打是環兒在老爺跟
前說了什庅話你可聽見這個了你要聽

見告訴我聽聽我也不吵出来教人知道是你說的褻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只聽說為二爺霸占着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為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為這個打的且別的原故褻人道別的原故寔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胆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來褻人咲道太太別生

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須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来做出什麼事来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的赶着襲人叫了聲我的兒虧你也明白這心一樣我何曾不知道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管来着難道我如今到不知道管兒子

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他一個他又長的单弱況且老太太宝貝是的若管累了他倘或再有個好共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到壞了所以就縱壞了我常常掰着口兒勸一陣說一陣氣的罵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兒还是不相干端底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将来我靠

誰呢說着由不得滚下泪来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己也不覺傷了心陪着落泪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塲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兒

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掛着一件事每要来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了心不但我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没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内有囙忙問道我的兒你有話只管說近来我雖聽見衆人背前背後都誇你我还信不真只怕你不過是在宝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好誰知你方纔和我

說竟是大道理合我的心你有什庅只管
說什庅只别叫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
也没什庅說的話我只想着討太太一個示
下怎庅变個法兒已後竟还叫二爺搬出
園子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
忙拉了襲人手問道寶玉難和誰作怪了
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别多心並没有
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

大了裡頭姑娘們多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姐妹雖說是姐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的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統俗語說的沒常事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皆因無心中作出被有心人看見當作事情到番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着斷然不好二爺素日的性格

兒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里
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一点半点兒不論真
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庅避諱
心順了說的比菩薩还好心不順就貶的
連畜生不如二爺将来倘或有人說好不
過大家直過若叫人嘴出一个不字来我
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
小事但後来二爺一生的声名品行豈不

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不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為是太太的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明太太其罪越發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灯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轟雷震耳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感愛襲人不盡忙說道我的兒你竟有這

個心胸想的這樣週到我何嘗又不想到這里只是這幾天有事就忘了你今這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了我娘兒兩個散名臉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般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還有一句話你今兒說了這樣的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

人連連答應着去了回來正值宝玉睡醒回明香露之事宝玉喜不自禁即命拙出嚐試果然異妙非常因心下記掛着林代玉滿心里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疑心便設一法見先使襲人往宝釵那里去借書襲人只得去了宝玉便悄命晴雯（前文晴雯放肆原有把柄所持也）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里去看看他作什麽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

晴雯道白眉赤眼作什麼去呢列底說句
說話兒也像件事宝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
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
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赸呢宝玉
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撂與
晴雯咲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
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
的兩條汗巾作什麼呢宝玉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說只得

拿了帕子往瀟湘館来只見春纖正在欄
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摇手兒説睡
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裡漆黑並未点燈
林代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
晴雯代玉問道作什麽晴雯道二爺叫我
給姑娘送手帕子来了代玉聽了心中發
悶暗想道作什麽送手帕子来給我因問
道這手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上好的

叫他留着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
晴雯咲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代
玉聽了越發悶了着寔細心搜求悟了半
日大悟過来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
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思量不解何意
這里林代玉体貼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不
覺神魂遥馳宝玉的這番苦心能領會我
這番意思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将来

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舊
帕子來着不領會深意单看了這帕子又
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
己每每好哭想来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
此左思右想一時七情六慾將五内沸然
炙起林黛玉由不覺得尚有餘意纏綿便
急命掌灯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便向
案上研墨醮筆便向那兩塊帕上走筆寫

道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閑抛却為誰尺
幅鮫綃勞解贈叫人焉得不傷悲拋珠滚
玉只偷潸鎮日無心鎮日閑枕上袖边難
拂拭任他點點與斑斑彩線难収面上珠
湘江舊迹已糢糊窓前亦有千竿竹不識
香痕漬有無林代玉還要往下寫時怎奈
兩塊帕子都寫滿了方擱下筆覺得渾身
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台前揭起錦袱一

照只見腮上通紅自羨壓倒桃花却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着那帕子思索不在話下却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竟出往他母親那里去了襲人便空手回來誰知寶釵素習深知薛蟠之性情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調唆了人來告寶玉的今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聽茗烟說的那茗烟

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
猜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
都因素日有這聲名其實這一次却不是
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
難分這日正從外面吃了酒回來見過母
親只見寶釵在這里說了幾句閑話因問
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為什麼薛姨媽正
為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咬着牙道不知

好歹的冤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薛
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嘗鬧什麼來
着薛姨娘道你還粧憨兒呢人人都知道
是你說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道人人說我殺
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娘道連你妹妹都知
道是你說的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
勸道媽合哥哥且別吵嚷消消停停就有
個青紅皂白了因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

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過去了不必較
証到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劝你從此以後
少外頭胡鬧少管別人的事天天一處大
家胡嘖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
罷了或者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
惑你幹的不用說別人我先就疑惑你薛
蟠本是個口直心快的人一生見不得這
樣藏頭露尾的事又見寶釵勸他不要瞎

去他母親又說他拉扯宝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的乱跳賭身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賍派我我把囚攮的牙敲了纔罷分明是為打了宝玉沒的獻勤兒拿我作幌子難道宝玉是天王他老子打他兩下子過後兒老太太不知怎庅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兒索性拉上我了既拉上我我也不

怕我索性進去把宝玉打死了我替他償了
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抵起一根門閂
来就跑慌的薛姨娘一把拉住罵道作死
的業障你打誰去你先来打我薛蟠将眼
急的銅鈴一般嚷道何苦来又不叫我去
又好好的賴我将来宝玉活一日我耽一
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乾淨宝釵忙也
上来劝道你忍耐些兒罷媽急的這個樣

別說是媽便是個傍人来劝你也為你好
倒把你的性子劝上来了薛蟠道你這會
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宝釵道你只怨我
說你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
道你只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麽不怨
宝玉外頭招風惹草的那个樣子別說多
的只拿前兒琪官的事比給你們聽聽那
琪官我們見過十来次的他並未和我說

一句親熱話怎庅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了難道也是我説的不成薛姨媽和宝釵忙説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為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説的了薛蟠道真真的氣死了人頼我説的我不怕我只怕為一個宝玉鬧的這樣天翻地覆的宝釵道誰鬧了你先持刀動棍的鬧起來倒説別人鬧薛蟠見宝釵説的句

句有理難以駁政比母親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堵回他去就無人攔自己的話了也因在氣頭上來曾想話之輕重便說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我和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說是好姻緣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撈子玉你自然如今行動護着他話來說了把寶釵氣怔了拉着薛姨媽哭道媽你聽哥

哥說的是什庅話薛蟠見妹子哭了便知
自已冒撞堵氣走到自已房里安歇不提
這里薛媽媽氣的乱戰一面来勸宝钗道
你素日知道這業障說話沒道理明日我
叫他給你賠不是宝钗滿心里的委曲氣
忿待要怎樣又怕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泪
別了母親各自回来到房中整哭了一夜
次日起来也無心梳洗胡乱整理整理便

出来瞧母親可巧遇見林代玉獨立在花陰之下問他那去薛宝釵因說道家去口里說着便只管走林代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臉上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自已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泪来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宝釵何如答對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俏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剋薄他因記掛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裡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

起一起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里自
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
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
老太〻和太〻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
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
時只見花〻簇〻的一羣人又向怡紅院
內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的
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

鬟媳婦人等都進院去林黛玉看了不覺點頭嘆氣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珠淚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娘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林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些了又不吃藥了如今雖然是五月裏天氣熱到底也該還小心

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跕了半日也
該回去歇息〻〻了一句話提醒了林黛
玉方覺有些腿酸〻〻呆了半日方慢〻的同
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
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
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点蒼苔白露泠
泠二句来因暗〻的咲道雙文〻〻誠為
薄命人矣然你雖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

日林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
古人云佳人薄命然我又非佳人何命薄
勝于雙文哉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
簷上的鸚哥兒見林黛玉來了嘎的一聲
撲了下來到唬了一跳因說道作死的又
搧了我一頭的灰那鸚哥兒仍飛上架去
便叫雪雁快掀簾子姑娘來了林黛玉便
止住步以手扣架嘆道添了食不曾那鸚

哥便長嘆一聲便似林黛玉素日呼嗟音
韻接着念道儂今葬花人咲痴他年葬儂
知是誰試看春盡花漸落便是紅顏老死
時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林
黛玉紫鵑聽了都咲起來紫鵑咲道這都
是姑娘念的雖為他怎庅記來着黛玉便
命紫鵑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
簷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

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來滿屋內
陰〻翠潤几簟生涼林黛玉無可釋悶便
隔着紗窗調逗鸚哥作戲又將素日所喜
的詩詞也教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
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一
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
麼寶釵道我瞧〻媽〻身子好不好昨日
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

說一面在他母親身傍坐了由不得哭將起来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己掌不住也就哭了一面又勸他我的兒你別委曲了你等我處分那業障你要有個好合歹我指望那一個来薛蟠在那邊見了連忙跑過来對着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〻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来的晚了路上撞客着了来家未醒不知

胡說了些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怨不
得生氣薛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說
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
口說道你不用作這些像聲兒我知道你
的心多嫌着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着法
兒叫我們離了你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
連忙笑道妹妹這話從那里說起來的這
叫我連立足之地都沒有了妹妹從來不

是這樣多心說這歪話〻人薛姨媽忙又接着道你就只會聽見你妹〻的歪話難道昨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也不必生氣了妹〻也不用煩惱從此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不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有這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再和他們一處逛妹

妹聽見了只管哼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
如何〻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〻
操心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只管妹〻為
我操心我更不是人了如今父親沒了我
不能多孝順媽〻多疼妹〻反叫媽生氣妹〻
煩惱真連個畜生也不如了口里說眼睛
裡禁不住也滾下泪來薛姨媽本不哭的听
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咲道鬧彀了又招着媽哭起來薛蟠聽說忙收了

泪咲道我何曾招媽哭来罷〻丢下這個
别提了吽香菱来到茶妹〻吃寶釵道我
也不吃茶等媽洗了手我们就進去了薛
蟠道妹〻的項圈我瞧〻只怕該炸一炸
去了寶釵道黃澄〻的又炸他做什麼薛
蟠又道妹〻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要什
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這些衣服還
沒穿遍呢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娘換了衣

裳拉着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合寶釵進園子裡瞧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廈裏外迴廊上許多丫鬟老婆站着便知賈母等都在這里母女兩個進来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淌在榻上薛姨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荅應着好些又說只管驚動姨娘姐〻我经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想什麽只

管告訴我寶玉咲道我想起来自然合姨
媽要去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来好
給你送来寶玉咲道倒不要什麼吃倒想
是那一回做的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
還好些風姐一旁咲道聽〻口味不算高
貴只是太磨牙了巴〻的想這個吃了賈
母便一疊連聲的叫做去風姐咲道老祖
宗別急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着呢因

回頭吩咐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那婆
子去了半天回来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
模子都交上来鳳姐聽說想了一想道我
記得交上来了不知交給誰了多半在茶
房裡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
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媽
先接過了瞧時原来是個小匣子裏面裝
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寸見方

上面鑿成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
梅花的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
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因咲向賈母王夫
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有
這些樣子若不說出来我見了這个也不
認得這是做什庅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
話便咲道姨娘那里曉得這是舊年預備
膳的他們想的法兒不知弄些什庅麵印

出来借着清汤的味道做出来也罢了
究竟没意思谁家〻常饭吃他呢那一回
呈様的作了一回他今吹怎麽想起来了
説着接了過来遞與個婦人吩咐厨房裡
立刻拿幾隻雞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来
碗来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麽鳳姐咲道
有个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今日
寳兄弟提起来了單做給他吃老太〻姨

媽太〻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
美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上個俊買母
聽了咲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
你作人說的大家咲了鳳姐也忙笑道這
不相干這个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便回
頭吩咐婦人說給廚房只管將生添補著
做了在我的賬上東来領銀子婦人答應著
去了寶釵一旁咲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

神看起來鳳姐〻憑他怎麽巧〻不過老太
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
了那里還巧什麽當日我像鳳姐這麽大
年紀比他還來得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
也就筭好了比你姨娘强遠了你姨娘可
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是的在公婆跟
前就不大顯好兒鳳姐嘴乖怎麽怨得人
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麽說不大說話的就

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説話的又有不大説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説的好寶玉咲道這就是了我説大嫂子到不大説話呢老太〻也是和鳳姐〻一樣看待着説是會説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是鳳姐〻和林妹〻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姐妹来不是我當着姨太〻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四個女

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娘聽說忙咲
道這話老太太是偏說了王夫人忙又咲
道老太太時常背地里我說寶丫頭好這
倒不是假話寶玉勾着賈母原為讚林黛
玉的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倒也意出望外
便看着寶釵一咲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
人說話去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
起身來命寶玉好生看着又把丫頭們囑

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因問湯好了不曾又向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々有本是叫鳳丫頭弄了來僧們吃薛姨媽咲道也會慪他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老太々究竟又吃不了多少鳳姐咲道姨娘到别這麼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

起賈母衆人都哈〻的笑起來寶玉在房
裡也掌不住笑了襲人笑道真〻的二奶
奶的這張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着襲人
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
拉他身旁坐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趁
寶姑娘在院裡你和他說煩他的鶯兒來
打上幾根絡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
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〻吃過飯叫鶯

兒来煩他打髮根絛子可得閒麽寶釵听見回頭咲道怎麽不得閒一會兒叫他來便是了賈母尚未聽真都止住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大家方明白賈母又說道好孩子你叫他来給你兄弟做髮根你要使人我那里閒着的丫頭多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了来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咲道只管叫他来做就是了有什麽使喚人的去

處天〻也是閒著淘氣大家說著往前正走忽見史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兒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得腳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小丫頭子們先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同眾婆子丫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著

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与賈母李宮裁捧与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們服侍你在那里坐下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了便吩咐鳳姐道老太々的飯在這里放添些東西來鳳姐答應了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往外

傳了丫頭們他赶過来便（王夫人）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个来了迎春身上不奈煩不吃飯了黛玉自不消說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用手巾裹著一把牙箸咲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咲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咲著應了于是鳳

姐放了四雙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
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都
站在地下看著放菜鳳姐先忙着要乾淨
家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
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旁邊便
命玉釧兒與寶玉那里送去鳳姐道他一
個人拿不去可巧鶯兒合同喜兒都來了
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

兄弟正叫你去打絡子你们两個一同去
罷鶯兒答應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
遠怪熱的怎麼端了去玉釧咲道你放心
我自有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
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
他兩個他两個却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
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
了寶玉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

寶玉頑呢見他兩個来了都忙起来唉道
你們兩個這麼碰的巧一齊来了一面說
一面接了下来玉釧兒便向一張杌子上
坐了鶯兒不敢坐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
来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来了却到
十分歡喜忽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
金釧兒来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
下且和玉釧兒說話襲人見把鶯兒不理

恐他不好意思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了
鶯兒出来到那邊房裡去倒茶說話兒去
了這里麝月等預備碗筋來伺候吃飯寶
玉只顧不吃問玉釧兒道你母親身上好
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他半日方
說了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又只得
咲問道誰叫你替我送来的玉釧兒道不
過是奶〻太〻們寶玉見他還是這樣苦

喪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原故待要心下
氣哄轉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變
盡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道
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欣只管見寶玉一些
性氣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悅
自己倒不好意思了臉上方有了三分喜
色寶玉便央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來
我嚐嚐玉釧兒道我從不會喂人東西等

他們来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餵我
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兒
回去交待了你好吃飯去只管耽悞時辰
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待動我少不得忍
了疼下去取來說着便要下床来扎掙起来
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兒見了這般忍耐
不住便起身說道淌下罷那世裡造了業
的這會了現世現報教我那一個眼睛看

得上一面說一面味的又笑了端過湯來
寶玉笑道好姐々你要生氣只管在這里
生罷回去見了老太々太々可放和氣些
若還這樣你就又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
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
些說着推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
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
還不好吃什麽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

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真
賭氣嚐一嚐寶玉咲道這可好吃了玉釧
聽說方解過意来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
便說道你既不好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
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咲央求要吃玉釧
兒又不給一面又叫人来打發吃飯了頭
們方進来時忽有人来回說傅爺家的兩
個媽媽来請安来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

是通判傳試家的嬷〻来了那傳試原是
賈政的门生年来都頼賈家的名勢得意
賈政也着实看頋他与别個门生不同他
那里常遣婦人来走動然寶玉素昔是最
厭勇蠢婦人的今日却如何又命這兩個
婆子進来其中原来有個緣故只因那寶
玉闻得傳説有個妹子名喚傳秋芳也是
个瓊閨秀玉常闻人傳説才貌俱全雖未

親睹然遐思羨愛之心十分誠敬不命他们進來恐落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敏過人那傅試倚仗着妹妹要與豪门貴族結姻不肯輕意許人所以就悞到如今日今傅秋芳已廿三歲尚未許人爭奈那些豪门貴族又嫌他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

一段心事今日遣来的兩個婆子偏是極
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来只剛問了
好説了没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来了
也不和寶玉厮鬧了端着湯只顧聽話寶玉
又只顧和婆子説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
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
手便將碗撞落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
見到不曾燙着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

麽了慌的衆丫鬟们忙上来接碗寳玉自已盪了手到不覺的都只管問玉釧兒盪了那里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咲了玉釧兒道你自已盪了你只管問我寳玉聽說方覺自已盪了衆人上来連忙收拾寳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墻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没人

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个咲道怪道有人說他们家寶玉是外像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已遭了手倒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個獃子那一個又咲道我前一回来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鷄是的他反告訴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咲不可咲時常沒人在跟前就

自哭自哭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説話河
裡有魚就合魚説話見了星〻月亮不是
長吁短嘆的就是咕〻噥〻的且連一點
兒剛性也没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
愛惜東西連個綫頭都是好的遭塌起来
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
説一面走出園来辭别諸人回去不在話
下如今且説襲人見人去了便携了鶯兒

過来问寳玉打什麽络子寳玉咲（向鶯兒）道纔只
顾说话就忘了烦你来不為别的烦你替
我打幾根络子鶯兒道装什麽的络子寳
玉見问便咲道不管装什麽的你都每様
打幾根羅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
様十年也（打）不完了寳玉笑道好姐〻你閒
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咲道那里
一時都打的呢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幾根

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汗
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
什麼顏色的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
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
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顏色鶯
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嬌艷再要
雅淡之中帶些嬌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是
我最愛的寶玉道也罷了打一條桃紅的

再打一條柳綠的鶯兒道什麽花樣呢寶
玉道共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天
攢象眼快兒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
前兒你給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麽鶯
兒道那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那樣的
就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拏了傢来窗外
婆子們說姑娘們的飯有了寶玉道你們
快吃了来襲人咲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

好去呢鶯兒一面接線一面咲道這話又打那里説起正經快吃了来罷襲人等聽説方去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聽呼喚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面説閒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着一面荅話十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庅鶯兒道姓黄寶玉咲道這個姓名到對了果然是个黄鶯兒鶯兒咲道我的名字本来是兩個字原呌

做金鶯兒姑娘攛掇口就单叫鶯兒如今就叫俐了寶玉道寶姐〻道也就算疼你了明兒寶姐〻出閣少不的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咲寶玉咲道我常和襲人説明日不知那一个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个呢鶯兒咲道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好幾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模樣兒還在次寶玉見鶯兒姣憨婉轉語咲如痴

早不勝其情那更又提起寶釵來便問他
道好處在那里好姐ゝ你細ゝ的告訴我
鶯兒咲道告訴你ゝ可不可又告訴他去
寶玉咲道這个自然的正說着只聽外頭
說道怎庅這樣靜悄ゝ的二人回頭看时
不是别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
釵坐了因问鶯兒打了什麼一面向他手
裡去瞧才打了半截寶釵咲道這看什庅

趣兒到不如打个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〻說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麼顏色才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是不好的大红的又犯了色黄色又不起眼黑的又過暗等我想个法兒把那金線拿来配着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才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便叫襲人

来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来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才太〻打發人給我送了兩碗菜来寶玉咲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来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〻指名給我送来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奇怪寶玉咲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麽猜疑的襲人咲道從来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

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个更
呌你不好意思的呢黛人聽了話內有因
素知寶釵不是輕嘴刻舌奚落人的自己
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不再提
將菜与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
便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
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釵釵早被薛蟠遣
人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着打絡子忽

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个丫嬛送了兩樣果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是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〻心太〻著實記掛著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請太太〻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〻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送那果子拿一半与林姑娘送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聽得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

忙叫快请要知端的下回册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六回

綉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来見寶玉一日好似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来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厮頭兒喚来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来傳話就

回他說我說了一則打重了得着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厮頭兒聽了領命而出賈母又命李嬷嬷數人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

一概杜絶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亦
發隨他的便了日〻只在園中游卧不過
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〻就回
来了却每〻甘心為諸丫鬟充役竟也得
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
勸反生起氣来只说好〻的一个清淨潔
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
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

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
且瓚俱繡閣中亦染此風真〻有負天地
毓秀鍾靈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
竟將别的書焚了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
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
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
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
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

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他自已到
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効敬
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咲问平兒道這幾
家人不大管我的事為什庅忽然這庅和
我貼近了平兒冷笑道奶々連這个都想
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々
房裡的了頭如今太々房裡看四个大的
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

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咲聽了咲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這起人也不識足錢也賺夠了苦事情又侵不著弄了个頭搪塞著身子也就罷了他們幾家的錢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麼我就收什麼橫竪我有主意鳳姐安下這个心所以自管

還延着等那些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姐姐死了太〻跟前少着一個人太〻或看準了那個丫頭好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一想道依我說什麼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夠使就罷了竟可

以免了罷鳳姐兒咲道論理太〻說的也
是只是這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
呢太〻到不拘例了況且省下一兩銀子
也有限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還
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
兩銀子給他妹〻玉釧兒罷他姐〻伏侍
了我一塲没个好結果剩下他妹〻跟我
吃个雙分子不為過餘鳳姐答應著回頭

找玉釧兒咲道大喜〻〻玉釧兒過来磕
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
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與道那是定
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
是四兩王夫人道月〻可都按數給他們
鳳姐見問的奇忙道怎麽不按數給王夫
人道前兒我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給一个了爭的
是什麽原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

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報怨不得我倒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著難道我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麽來怎麽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倒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為是他們說只有這個項數叫我也難再說

了如今我手里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
們呢先時在外頭𢟮那个月不打飢荒何
曾順〻溜〻的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説也
就愣了半日又問老太〻屋裡幾個一兩
的鳳姐兒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个
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沒
有一兩的丫頭襲人還算是老太〻房裡
的人鳳姐兒笑道襲人原是老太〻的人

不過給了寶兄弟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
太〻的了頭分例上領如今説因為這襲
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
不得若説再添一個人給老太〻這个還
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
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就是晴雯麝月等
七個大了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
八個小丫頭每月人各錢五百還是老太〻

的話別人如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咲道
你們只聽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挑車
的只聽他的賬也清楚理也公道鳳姐兒
咲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咲
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
鳳姐纔要咲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
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兒道明兒挑一
個好丫頭送去老太太使補襲人把襲人

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来給襲人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来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的話如何今日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

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兒又和氣裡
頭帶着剛硬要強這个實在難得王夫人
含泪說道你們那里知道襲人那孩子的
好處比我的寶玉強十倍寶玉果然有造
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服侍一輩子
也就罷了鳳姐道說這庅樣就開了臉明
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這就不好
了一則都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

寶玉見襲人是個丫頭縱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著等再過二三年再說〻畢半日鳳姐見無話便轉身出來剛至簷前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咲道奶〻今兒回什麼事說了這半天可是要熱着了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角

门的门檻子咲道這裡過堂風到涼快吹
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説我回了
這半日的話太〻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
来問我難道我不説罷又冷笑道我從今
巳後到要幹幾樣尅薄事了報怨給太〻
聽我也不怕糊塗的油蒙了心爛了舌頭
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别作娘的春夢
了明兒一褁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

纔扣了丫頭的錢就報怨了偺們也不想一想是什麼傲物也配使兩三個丫頭一面罵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王夫人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了一會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

寶玉去倒談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来鴉
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
着了。寶釵便順著游廊来至房中。只見外
間床上。橫三竪四都是丫頭們睡着。轉過
十樣槅子。来至寶玉的房內。見寶玉在床
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里做針線旁
邊放着一柄白犀拂塵。寶釵走近前来。悄
悄的咲道你也過于小心了。這個屋裡那

好是寫的到家
此敘讀神理。慶得若有以眼前
八日居之莊
寶釵一自近書轄處諸

里還有蒼蠅蚊子。還拿蠅帚子赶什麼。襲
人。不防猛擡頭見是寶釵忙放下針綫起
身。悄〻咲道。姑娘来了。我到不防嚇了一
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沒有蒼蠅蚊子。誰知
有。一種小蟲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
看不見。只睡着咬一口。就像螞蟻丁的。寶
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
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蟲子都是花

心里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又瞧他手
里的針線。原来是個白綾紅裡的兜々上
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
鴛鴦戲蓮的花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
這是誰的也值的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
床上努嘴兒寶釵咲道這麽大了還帶這
个襲人咲道他原是不肯帶所以特々的
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的不帶如今天

熱睡覺都不留神些他帶上了便是夜里
總蓋不嚴些兒也就不妨了你說這一個
就用了工夫了還沒看見他身上現帶的
一个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兒襲人道
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
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
來說着便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
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

的那个所在因又見那活計寔在可愛不
由的拿起針来替他做起来不想林黛玉
因遇見史湘云約他与襲人道喜二人来
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
房里去找襲人林黛玉却来至窓外隔著
紗窓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著銀紅紗衫
子隨便睡著在牀上寶釵坐在身旁作針
線傍邊放著蠅拂子林黛玉見了這个景

洗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麽新聞忙也來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林黛玉口里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洗衣裳想必去了偺們那里找他去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

只得隨他走了這里寶釵只剛做了兩三
個花瓣兒忽見寶玉在夢裡喊罵說和尚
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
偏說是木石姻緣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
了忽見襲人走進來咲道還沒有醒呢寶
釵搖頭襲人又咲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
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的寶釵道沒見他
們進來因向襲人咲道他們沒有告訴你

什麼說襲人咲道左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经話的寳釵咲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〻的出了去一句話未說完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叫襲人寳釵咲道就是為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个丫頭來一同寳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兒這里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与王夫人叩頭去且

不必見賈母去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
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
故襲人且含糊答應到夜間人靜襲人方
告訴了寶玉〻〻喜不自禁又向他咲道
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里
走了一淌回來就說你哥〻要贖你又說
在這里沒著落終久算什麼說〻那麼些
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嚇我從今已後我可

看誰来敢吽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
到别這麽說這些已後我是太〻的人了
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〻就
走寶玉咲道就便算我不好你回了太〻
竟去教别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
没意思襲人咲道有什麽没意思難道做
了強盗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个
死呢人活一百歳横竪要死這一口氣不

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摀他的嘴說道罷々々不用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情性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寔聽見這些盡頭寔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說冒撞了連忙咲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喜說談問之先問他春風秋月再談及粉淡脂濃然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繫

人忙掩住口寳玉談至濃快時見他不說了便咲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个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来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

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疏謀少略他自己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談亂勸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他不聖不仁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

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化死於時的如今趁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們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鴉鵲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為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来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

就丢開了　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膩煩了便想起牡丹亭曲来自已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个女孩子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门来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内見玉寶来了都咲讓坐寶玉问齡官在那里衆人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到他房内只見齡官在那里獨自倒在枕上見他進

来文風不動寶玉素習与别的女孩子頑
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别人一様因進前
来身旁坐下又陪笑央他起来唱裊晴絲
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来躲
避正色説道嗓子啞了前兒娘々傳進我
们去我還没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
細看原来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
那介人又見如此光景况從来未経過這

番被人厭棄自已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
出来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
玉便說了出来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
薔二爺来了他呌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
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那去了寶官道纔
出去了一定還是齡官要什麽他去變弄
去了寶玉聽了已為奇特少站片时果見
賈薔從外頭来了手裡提着个雀兒籠子

上面托著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頭頭往
裡走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
他是个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賈薔咲
道是个亮趐梧桐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
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
坐自己往齡官房裡来寶玉此刻把聽曲
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樣
只見賈薔進去咲道你起来瞧這个頑意

兒齡官起身问是什庅賈薔道買了个雀
兒你頑省淂天〻们〻的無个開心的我
先頑个你看說着使拿些穀子哄的那个
雀兒果然在戲臺上乱串啣鬼臉旗幟
衆女孩子都咲道有趣獨齡官冷咲了兩
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咲问
他好不好齡官道你们家把好〻的人弄
来關在這牢坑里學這个牢什子還不咲

你這會子又弄个雀兒来也偏生幹這个
你分明是弄了他来打趣形容我們還問
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慌起来連忙賭
身立誓又道今兒我那里的脂油蒙了心
費一二兩銀子買他来原說解悶就沒有
想到這上頭罷〻放了生免〻你的災病
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
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你拿了

他来丢這牢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
兩口血来太〻打發人来找你吽你請大〻
夫来細問〻你且丢這个来取咲偏生找
這沒人理的又偏痛貫耆聽說連忙說道
昨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他說吃
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吽了這會
子請他去說著便去齡官又吽跕住這會
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来我

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光景不覺癡了這纔領會了画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到是别的女孩兒送了出来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筭癡癡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来就和襲人長歎道我昨兒晚上的话竟說錯了怪道老

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
単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縱此
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昨夜
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今又
提起來便咲道你可真〻有些瘋了寳玉
默〻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
只是每〻暗傷不知將來葬我洒淚者為
誰此皆寳玉心中所懷也不可十分妄擬

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里著了魔來了不便多問因向他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听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我又去倘碰見了人呢我一概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

我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里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到那里磕个頭吃鍾茶再来豈不好看寶玉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人家赶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〻寶玉不解忙問起什麼赶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来寶玉聽了忙說不

該我怎麽賭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説明日必去正説着忽見史湘雲穿的齊齊整整走來辭説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林黛玉聽説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玉黛玉兩個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曲少時薛寶釵趕來愈覺纏綣難捨還是寶釵心内明白他家人若回

去告訴了他嬸娘們待他家去又恐他受氣因此到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到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来你時常提着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来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却說寶玉每日在園中任意縱橫曠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正無聊之際寶玉見翠墨進来手裡拿着一付對（花箋）子送与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纔說要瞧瞧三妹妹去可好些了你偏来了翠墨道姑

浪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凉着了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寫道是　娣探謹奉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詎忍就臥時漏已三轉猶徘徊于桐檻之下未防風露所欺致獲採薪之患昨蒙親勞撫囑又復數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真卿墨蹟見賜何瘝痌

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凭床處默之時
忽思歷来古人處名攻利敲之場猶置
一些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扳轄攀轅
務結二三同志者盤桓於其中或豐辭
壇或閒吟社雖一時之偶興遂成千古
之佳談 婦 雖不才竊同吻棲處于泉石
之間而羨慕藝林之技風庭月榭惜未
蹤集詩人席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

謂蓮社之雄猶許鬚眉直以東山之雅會讓予脂粉若蒙棹雪而来娣則掃花以待特此謹奉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到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亭只見園中後门上值日的婆子手里拿着一個字帖走来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裡說道芸

哥兒請安在後门口等着呢叫我送来的

寶玉打開看時寫道是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

男思自蒙天恩認于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艸上托大人金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大人若視男是親男

一般便留下賞玩因天氣暑熱恐園中
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啟並
叩台安 男芸兒跪書 一咲
寶玉看了咲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庅人
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
我知道了難為他想着你把花兒送到我
屋裡去就是了 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
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

那里了衆人見他進来都咲說道又来了
一個探春咲道我不筭俗偶然起了個念頭
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
玉咲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
道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筭我〻是不敢的
迎春咲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宝玉道這是
一件正經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推
我讓的各有主意自管說出来大家平章

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々也説個話兒
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
李紈進门咲道雅的緊要起詩社我自薦我掌
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个意思的我想了
一想我又不會作詩瞎乱些什麼因而也
就忘了就没説得既是三妹々高興我就
帮你作興起来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
偺们都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

字樣改了幾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大家
起個别號彼此稱呼到雅就是定了稱稻
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春咲道我就是秋
爽居士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
瘰贅這里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到
好探春咲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稱蕉下
客罷衆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咲道你們
快牽了他去燉了脯來吃酒衆人不解黛

玉笑道你们不知古人曾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了快作了鹿脯来衆人听了都笑起来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使巧话的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衆人道當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将来那些竹子想来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

他作瀟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説都拍手
叫妙林黛玉低頭方不言語李紈咲道我
替薛大妹〻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
个字惜春迎春都忙问是什麽李紈道我
是封他為蘅蕪君了不知你们如何探春
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们也替
我想一個寶釵咲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
忙恰當的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

洞花王就好寶玉咲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作什麼探春道你的號多的很又起什麼我們愛叫你什麼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于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咲道當不起當不起到是隨你們混

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麼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麼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寳玉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情說了大家合議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作詩須得讓出

我们三個人去们三個各、分一件事探春咲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已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那里地方大竟在我那里作社我雖不能作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作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于是要推我作社長自然不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掌就請菱洲藕榭

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作若遇見容易些的題我們也隨便作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于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己意二人皆說極是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悦服也不好强只得依了因說道這話

也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〻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既這樣偺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了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纔好寶釵點頭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

高興的他情願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
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
眾人都道這個主意更好探春道只是原
係我起的意我須得先作個東道主人方
不負我這興李紈道既這樣說明日你就
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
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韵藕榭監場
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韵

竟是抬閣的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时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到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都還未賞先到作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作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寓情耳若都等見了纔作如今也沒有這些詩了迎春道就如此待我限韵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詩來隨手一揭這

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与衆人看了都
該作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
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著
门立著便說了個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
字韵十三元了題頭一个韵定要這门字說
著又要了韵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
屜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
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门兩

字不大好作呢待書一樣預備下些子紙
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
美梧桐或看秋色或和丫鬟們嘲笑迎春
又命丫鬟炷了一支夢甜香只有三寸來
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燼為限
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
了自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
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卻

看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来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看了黛玉道你别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来因說道了不得了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看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快了只管蹲了那潮地下作什麽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来罷說着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

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于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是

咏白海棠限门盆魂痕昏

斜陽寒草帶　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為膚骨易消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

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大家看了稱贊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门自携手甕灌苔盆胭脂
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玉砌魂淡極始知
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凭清
潔不語婷〻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是蘅蕪君說着又看寶玉的
道是

秋容淺淡映重门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為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泪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遠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道這首詩有身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眾人李紈等看他的寫道是、

半捲湘簾半掩门 碾冰為土玉為盆
看了這白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变
想來又看下面道是
偷來梨蕊三分白 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
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是
月窟僊人逢縞袂 秋閨怨女拭啼痕 嬌羞
默々同誰訴 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為上李紈道若論
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
蘅稿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
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
寶玉道我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極公又笑
道只是瀟蘅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
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
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

定於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當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只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總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

碍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
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
王夫人處去的當下別人無話且說襲人
因見寶玉看了字帖兒便慌〻張〻同翠
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门上的
婆子送了两盆海棠花来襲人问是那里
来的婆子们便將寶玉前一番原故說了
襲人聽說便命他们擺好讓他们在下房

裡坐了自已走到自已房內秤了六錢銀子封了又拿了三百錢走来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来的小子们這錢你们打酒吃罷那婆子们站起来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门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们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頭差使的姑娘有什麽差使我

们吩咐去衆人咲道我有什庅差使今兒寶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们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门上小子们僱輛車來回來你们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们又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着去了衆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槅子上碟槽空着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

做[変]針黹[綫]衆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
子那去了衆人見問都你看我看你都想
不起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
了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
伙多巴巴的拿這个去晴雯道我何常不
也是這樣說他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
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見了也説好看叫
連碟子放著就沒拿來你再瞧那搁子儘

上頭的一對連珠瓶還沒收来呢秋雯咲道提起這瓶来我又想起咲話来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十二分因那日見園裡桂花開了折了兩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說這是自園子裡的開的新鮮花兒不敢自己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来親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親身進一瓶與老太〻又

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歡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薄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

幾百錢事小難得這個臉兒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娘周姨娘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个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旁邊湊趣誇寶玉又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著眾人太太自為又增了光堵了眾人的嘴太太越發喜

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竪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咲道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屋里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給我

我寧可不要冲撞了太〻我也不受這口
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為前
兒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給誰來著好姐〻
你告訴我知道〻〻晴雯道我告訴了你
難道你這會子退還太〻不成秋紋咲道
胡說我白聽〻喜歡〻〻那怕給這屋裡
狗剩下的我只領太〻的恩典也不管別
的事衆人聽了都咲道罵的巧可不是給

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衆人咲道你
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兒就把人恣取
咲兒打牙兒一個々不知怎麼死呢秋紋
咲道原來是姐々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
陪個不是罷衆人咲道少輕狂罷你們誰
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盤也該空
了收來罷老太々屋裡還罷了太々屋裡
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々那夥人

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該使黑心弄壞了
纔罷太〻也不大管這些事不如早些収
来是正経晴雯聽説便擲下針道這話到
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
你的碟子去晴雯咲道我偏取這一遭兒
去是巧踪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
一遭兒麝月咲道通共秋丫頭得了一遭
兒衣裳那里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

不成晴雯聆笑道雖然瞞不見衣裳或老
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
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
着又嘆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庅
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
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
襲人打點齊備東西去（叫宋媽媽與史大姑娘送去）那宋媽媽道姑娘
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收什了就好一

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掐絲盒子
来先揭開一個里面裝的是紅菱和雞頭
两樣鮮菓子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
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偺
們這里園子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吽送
来与姑娘嚐〻再前兒姑娘說這瑪瑙碟
子好姑娘說留下頑罷這個包兒裡頭是
姑娘上次吽我作的活計姑娘别嫌粗糙

喂着用罷替我们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
了宗媽〻道寶二爺不知還有什麼說的
沒有姑娘再問〻去回來又別說忘了話
襲人因問秋紋道方纔可見在三姑娘那
里麼秋紋道他們都在那里商議起什麼
詩社呢又都作詩想來沒話你只去罷宗
媽〻聽了便拿了東西出去另外穿帶了
襲人又囑咐他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

等着呢宋媽〻去後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来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到房内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媽〻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来虧你提起来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什麽意思襲人勸道什麽要緊不過是頑意兒他比

不得你们自在家里又作不得主叹告訴他々要来又由不得他不来他又牽腸掛肚的没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々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媽々已經回来回覆道姑娘說道生受與花姑娘道乏又說問二爺作什麽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麽詩社作詩呢史大姑娘說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也急的了不得寶

玉聽說立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
接去賈母說道今晚天晚了明日一早再
接去罷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
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立逼著人接去直
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
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看
李紈等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
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

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咲道你們忘了請我〻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韵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歡喜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遂忙告訴他韵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話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紙筆錄出先咲說道我却依韵

和了兩首好亐我却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与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到弄了兩首那里有許多話說必定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詩只見兩首詩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亦離䰟秋陰捧出

何方雪雨漬添来陽俗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门也宜墻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為題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夜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贊到了都

說個不枉作了海棠詩真該起這海棠社
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個東道就讓我
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
將昨日的詩与他評論一回至晚寶釵將
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
如何設東道擬題日寶釵聽說了半日皆
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既開社便要作東雖
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己

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
你家裡你又作不得主一個月通共那幾
吊錢你還不夠盤纏呢這會子又幹這沒
要緊的事你嬸娘們聽見了越發報怨你
了况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夠
難道為這個家去要去不成還是和這裡
要呢一夕話提醒了湘雲到躊躇起來寶
釵道這個我已經有了主意我們當鋪里

有一個夥計他家田上出的好肥螃蠏前
兒送了幾斤来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々
起連園子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愛吃螃蠏
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々在園子裡
賞桂花吃螃蠏因為有事還没有請你如
今且把詩社别提只普通一請等他們散
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呢我和我哥々
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蠏来再往鋪

子裡取上幾罈好酒来再備四五桌菓碟
子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
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周到寶釵又笑
道我是一片真心為你的話你千萬别多
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偺們兩個白好了你
若不多心我就好叫他們辦去湘雲忙笑
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是多心待我了我
憑他怎麽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道還成

個人了我若不把姐〻當作親姐〻一樣
看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
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
和大爺說像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
日飯後請老太〻姨太〻賞桂花你說大
爺好歹別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人了那婆
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
雲道詩題也不要過于新巧了你看古人

詩中那里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
極險的韻腳若目題過於新巧韻過於險
再不得有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
說熟話然而更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
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
也算不得什麼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
本等一時閒了到是於身心有益的書看
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

今心裡想著昨日作海棠詩我如今要作個菊花詩如何實敘道菊花到也合景只是前人作的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到有了如今以菊花為賓以人為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虛字一個實字寔字就用菊字虛字便用通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作過也不

能落套賦景咏物兩關着又新鮮又大方
湘雲咲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
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〻寶釵想了一
想咲道菊夢就好湘雲咲道果然好我也
有一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
有人作過若題目多這个也夹得上我又
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来寶釵道問菊
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

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擬
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研墨蘸筆
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
看了一遍又咲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
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
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
二個又說道既這樣索性編出個次第先
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

寶釵道起手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
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
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
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
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吟菊既
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
既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
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問如解語使

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是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詠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盛這便是三秋的好景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目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為韻所縛偺們別學那小家子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為大家偶得了好句

取樂並不爲奈邦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
這様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是偺们五
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作十二首
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
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墻上他们看
了誰作那一個就作那一個有力量者十
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
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

說趕着又作不罰他就完了湘雲道這到也
罷了二人商議妥帖方纔息燈安寢要知
端的且聽下回冊分解

石頭記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韵

話說寶釵湘雲二人計議已妥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到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賈母果然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问那一處好王夫人道

凴老太〻愛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這話很是說着引了衆人往藕香榭來原来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總左右有廻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後面又有曲折竹橋暗接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来攙着賈母口

里說老祖宗只管邁大步走不相干的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〻〻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干外另放著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著盃筯酒具一個上頭設著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邊有兩三個丫頭搧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丫頭也搧風炉燙酒呢賈母喜得忙問這茶想的到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〻幫

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挂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人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娘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們姐妹們這樣大年紀因姐妹們天天頑去那日

誰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那木釘把頭磞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殘破了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活不的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咲道那時要活不得了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磞出那個窩兒来好

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到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的了只管拿我取笑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笑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了心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兒叫你日夜跟着我〻到常笑〻

覺的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
因喜歡他纔慣的他這還這樣說他明兒
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橫
豎禮體不錯就罷沒的到叫他見神鬼似
的做什麼說着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
姐忙着搭棹子要杯筯上面一棹賈母薛姨
娘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棹史湘雲王夫
人迎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棹李紈和鳳

姐的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
王夫人兩棹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
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
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跟在賈母跟前
剥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已
掰著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与賈母
二次便与寶玉又說把酒燙的滾熱的拿
來又命小丫頭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的

菉豆麵子拿來預備洗手湘雲陪著吃了一個就下堂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著兩桌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里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道你們只

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着史湘雲仍入了坐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〻仍是下来張羅一时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的高興見他来了鴛鴦等站起来道奶〻又出来做什麼讓我们也受用一會子鳳姐道鴛鴦小蹄子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到不領情還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来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到鳳姐

唇邊鳳姐一揚脖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
斟上一盃送到鳳姐唇邊鳳姐也吃了平
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
姜醋一面也吃了咲道你們坐着頑罷我去
了鴛鴦咲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
咲道你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你
要和老太〻討了你作小老婆呢鴛鴦道
啐這也是作奶〻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

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着趕來就要抹鳳姐兒央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道鴛鴦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有吃了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他也算不會攬酸了平兒手里正掰了個滿黃的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着螃蟹照琥珀臉上抹來口內咲罵道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咲着往旁

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ゝ的
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妨
嚇了一跳噯呀一聲衆人掌不住都哈ゝ
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
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
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
這是個報應賈母那邊听見一疊連聲問見
了什麼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ゝ鴛鴦等

忙高聲咲回道二奶〻來搶螃蟹吃平兒
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的螃蟹黃子主子
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咲
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的把那
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
咲着答應了高聲說道這滿桌的腿子二
奶〻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
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獨不敢多吃

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来了一時不吃
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
弄水看魚的遊玩一回王夫人因賈母說
這里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
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来逛逛賈
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
了又怕掃了你們的高興既這麼說偺們
就都去罷回頭又囑咐湘雲別要讓你寶

哥〻林姐〻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你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答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偺們且把大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

此説還有别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来請襲人紫鵑司棋侍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答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来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墻上衆人看了都説新奇因新奇只怕作不出来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説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

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掇了一個繡墩倚欄坐着拿着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向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了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眾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坐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

着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擠在寶釵旁邊說咲兩句一回又看襲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剔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竿走至座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盃丫鬟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己斟纔有趣

吹說着便斟了半盞看時卻是黃酒因說
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蟹覺得心口微微的
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道有燒
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
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
另拿過一隻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
筆至墻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贊
了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

已经看了四句了你讓我作羅寶釵咲道
我好容易看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
也不說話接過筆来把第八個問菊勾了
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一
個絳字探春走來看〻道竟沒人作簪菊
讓我作這簪菊又指着寶玉咲道纔宣過
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来你可要留神說
着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

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諢湘雲咲道我們家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着借了來也沒趣寶釵咲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也有這個水亭叫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又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完各

自謄出来都交與迎春另會了一張雪浪箋過来一併謄錄出来某人作的底下贅的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起

憶菊　蘅蕪君薛寶釵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瘦月清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癡誰憐我為黃花病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賈寶玉

閑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
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
情得〻冷吟不盡興悠〻黃花若解憐詩
客休負今朝掛杖頭

種菊

又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故〻栽昨夜
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

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漑泥封勤護惜好知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史湘雲

別圃移来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又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座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来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應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詠菊

瀟湘妃子 林黛玉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倚石自沉音毫端運秀臨霜寫口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怜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評章

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画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
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
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
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叩東籬孤標

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鳥歸蛩病可相思休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話片时

簪菊　　　　蕉下客賈探春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咲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々復重々　潛度偷移三逕中　窗隔疏燈描遠近　籬篩破月鎖玲瓏　寒芳留照魂應駐　霜印傳神夢也空　珍重暗香休踏碎　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情　和雲伴月不分明　登仙非慕莊生蝶　憶舊還尋陶令盟　睡去依々

隨雁斷驚廻故〻惱蛩鳴醒時幽怨仝誰訴

衰草寒煙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

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

蛩聲病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風知再

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

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惱不得要推瀟湘妃子為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纖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

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面傳粉抛書人對一枝秋已經妙絶將供菊説完没處再説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了先意思透李紈笑道固如此説你的口齒噙香一句也敵的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秋無迹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鬢冷沾葛巾香染的也就把簪菊形容的一個縫兒也没了

湘雲咲道偕誰隱為底遲真〻把個菊花
問的無言可對李紈咲道你的科頭坐抱
膝吟竟一時也不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
也必膩煩了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
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
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
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齒噙香對
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鬢葛巾金淡

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
道明次閒了我一個人作出十二首來李
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詩就
是了大家又評了一面回復又要了熱蟹來
放在大圓桌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
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已吟成誰還敢
作說着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都看
道

持螯更喜桂陰凉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却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

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了不說不能作了還貶人家黛玉聽了並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

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風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命人燒去因笑道我作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很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

看他给人看寶釵接着咲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来取笑兒罷說着也寫了出来大家看时寫道是

桂靄桐陰坐舉觴長安誕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经緯皮裡春秋空黑黄

看到此衆人不禁叫绝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诗也該燒了又看底下道

酒未敵腥還用菊性妨積冷定須薑於今

落簽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都說這是纇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總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着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作些什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話說衆人見平兒来了都説你們奶奶做什麽呢怎麽不来了平兒咲道他那里得空兒来因為説没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不来所以叫我来問還有没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

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嘴邊平兒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听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嬤嬤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留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

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要嘴吃這個盒子裡
是方纔舅太太那里送来的菱粉糕和雞
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道說
使喚你来你就貪住頑不去了勸你少喝
一杯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麼
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着
他笑道可惜這麼個好体面模樣兒命却
平常只落得屋里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

拿你當作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
湘雲等吃喝着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模
模的我怪癢的李氏道噯喲這硬的是什
麽平兒道鑰匙李氏道什麽鑰匙要緊梯
已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
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
来駝着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来
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

奶奶的一把総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麼
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来打趣着
取笑兒了宝釵笑道這到是真話我們没
事兒評論起人来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
里挑不出一個来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
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
屋里要没那個鴦鴛如何使得從太太起
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一回他現敢駁回

偏老太太只听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
的那些穿帶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
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誆了多少去呢
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到常替人上
好話兒還到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
太太昨兒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平兒
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里比的上他寶
玉道太太屋里的彩霞是個老實人探春

道可不是外頭老寔心里有數兒太太是那麼佛爺似的事情上留心他都知道凡百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屋里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麼田地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是兩隻膀子好幾千斤的他

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麼週到了平兒道
先時賠了四個了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
剩下我一個孤鬼了李紈道你到是有造
化的鳳了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你珠
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
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
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趂年輕我都打
發了若有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

臂了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了頭打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里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因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的還沒

放呢是為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横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麼唬的你這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别處利錢收了来湊齊了總放呢因為是你我總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到還短錢使還沒

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着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来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着十两八两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梯已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到還少使錢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

我也没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
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的我
那里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来使明兒我
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着
怕一時要用起来不勾了我打發人取去
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来至
家内只見鳳姐兒不在房里忽見上回来
打抽豐的那劉姥姥和板兒又来了坐在

那邊屋里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個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里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来都忙站起来了劉姥〻因上次来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来問姑娘好又說家里都問好早要来請姑娘奶奶的安因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石粮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来的並没敢

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這個吃個野意兒也筭是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巳也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了頭子到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兒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

拉着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到想着要吃呢又無人讓我明兒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去罷說着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斤只好秤兩三個這麼兩三個大簍想是有七八十斤呢若是上上下下只怕不勾平兒道那裏勾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的也有摸的着

的也有模不着的劉姥〻道這樣螃蟹今
年就値五分一斤十斤五錢五五二兩五
三五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倒有二
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
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
過二奶奶了劉姥〻道見過了叫我們等
着呢說着又往窓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
晩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去城纔是飢荒

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到是我替你瞧〻去
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来笑道可是你老
人家的福来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
等問怎麽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
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
劉姥〻要家去呢怕晚了赶不及出城去
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為他扛了些沉東西
来晚了就住一夜明兒再去這可不投上

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
听見了問劉姥姥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
了老太太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
話兒請了来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
天上緣分了說着催劉姥姥下來前去劉
姥姥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
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
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不

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
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
了劉姥姥往賈母這邊来二門口該班小
厮們見了平兒出来都站了起来有兩個、
又跑上来趕着平兒叫姑娘平兒問又說
什庅、那小厮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
媽病着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
假可使的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

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我和胡纏
前兒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他叫不着我
應起来了還說我作了情你今兒又来了
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
他應着放了他罷平兒道明兒一早来听
着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晒着屁股
再来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
奶的話問着他剩的利錢明兒若不交了

来奶奶也不要了就越索性送他使罷那小
厮歡天喜地答道應去了平兒等来至賈
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
前承奉劉姥〻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
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
張榻上獨歪着一位老婆〻身後坐着一
個紗羅罩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了嬛在那里
搥腿鳳姐兒站着正說笑劉姥姥便知是

賈母了忙上来陪着笑福了幾福口裡説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来坐着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姥姥忙立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庅大年紀了還這麼健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大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姥姥笑道

我們生來是受若、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
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没人
作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姥姥道
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
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
記性也没了你們這些老親戚來了我怕
人笑我〻都不會不過嚼的動的吃兩口
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

一回就完了劉姥姥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着麼這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個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總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我叫他快收什去了我正想個地里現擷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里的好吃劉姥姥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到想魚肉吃

不起賈母又道今兒既認着了親别空空
的就去不嫌我這里就住一兩天再去我
們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
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筭看親戚一遭鳳姐
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里雖不比
你們的塲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
天把你們那里的新聞故事兒説些與我
們老太太听听賈母笑道鳳丫頭别拿他

取笑兒他是鄉屯里的人老實那里擱的
住你打趣他說着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
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
命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
劉姥姥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
的事情說與賈母賈母亦發得了趣味正
正說着鳳姐兒便命人請劉姥姥吃晚飯
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

去與劉姥姥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
吃了飯便又打發過来死央忙命老婆子
帯了劉姥姥換去洗了澡自已排了两件
随常的衣服命給劉姥姥換上那劉姥姥
那里見過這般行事忙换了衣裳出来坐在
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說彼說時宝玉
姐妹們也都在這里坐着他們何曾听見
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

書還好听那劉姥〻雖個村野人都生来
的有些〻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
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個件這些〻
哥兒們姐兒們都愛听便没了話也編出
些話来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
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里有個
坐着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子上作
馬凉亭什麽奇奇怪〻的事不見呢就像

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
四尺深我那日起的早還没出房門只听
外面柴草响我想着必定是有人偷柴草
来了我爬着窓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
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
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
劉姥姥道也並非客人所以說来奇怪老
壽星當個什麼人原来是一個十七八歲

的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着溜油光的頭穿着大紅袄兒白綾兒裙兒剛說道這里忽听外面人吵嚷起来又說不相干的别唬着老太太賈母等听了忙問怎麼了丫頭回說南院馬棚里走了水了不相干已經救下去了賈母最膽小的听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来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的口內念佛又忙命人

老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
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
進房去罷賈母足的看着火光熄了方領
衆人進來宝玉且忙着問劉姥姥那女孩
兒大雪地里作什麼抽柴草倘或凍出病
來呢賈母道都是總說抽柴草惹出火來
了你還問呢別說這個了再說別的罷宝玉
听說心內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姥〻便

又想了一篇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上有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里託夢說你這樣處心原本你該絕後的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孩子原來這老媽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的什麼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

生的雪團兒一盤聰明伶俐非常可見這些〻神佛是有的這一夕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听見住了宝玉心中只記掛着抽柴的故事因悶的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兒擾了史大妹妹咱們囬去商議着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宝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偺們作陪

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來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偺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不更有趣兒你說着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

了背地里、宝玉足、的拉了劉姥：細問那
女孩兒是誰劉姥姥只得編了告訴他道
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
祠堂里供的不是神佛當有個什麽老爺
說着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麽名姓你
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姥姥道這
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
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宝可惜

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宝玉听了跌足嘆惜又問後来怎麼樣劉姥姥道因為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廟也爛了那像就成了精宝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姥姥道阿彌陀佛原来如此不是哥兒説我們都當他成精

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閒曠
我纔說這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
上的人還商議着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
呢寶玉忙道快別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
小劉姥姥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兒回
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宝玉道我們老太太
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大小也都好善
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兒做一個疏

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蓋再粧潢点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姥〻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宝玉又問他地名庄名来往遠近座落何方劉姥姥便順口胡謅了出来宝玉信以為真回至房中盤筭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来給了茗烟幾百錢按着劉姥姥說着方向地名着茗

烟先去踏看明白(回)来再做主意那茗烟
去後宝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急的
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
茗烟興〻頭〻的回来了宝玉忙問可有
廟了茗烟笑道爺听的不明白要我好找那
地名座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
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總有一個破廟
寶玉听說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劉姥姥

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
說你見的茗烟道那廟門却到是朝南門
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没好氣一見這個
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
又跑出来了活似真的一般宝玉喜的笑
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茗烟拍
手道那里是什庅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
紅髮的瘟神爺宝玉听了啐了一口罵道

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
来茗烟道二爺不知看了什麽書或者听
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没頭脑的事
派我去磞頭怎麽說我没用呢宝玉見他
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別急改日閒了你再
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没了若竟是
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騭我必重重的賞
你正說着只見二門上的小厮来說老太

太房里的姑娘們跕在二門口我二爺呢

不知如何且聽下冊分解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宝玉听了忙進来看時只見琥珀跕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宝玉来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云還席宝玉因說道我有個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東西别拘定了

樣数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棹席毎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用一個拾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別緻賈母听了説狠是忙命人傳與厨房明日就將我們愛吃的東西做了按着人数再裝了盒子来早飯也擺在園里吃商議之間早又掌鐙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来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

侵晨先起看老婆子了頭們掃那些落葉
併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
了劉姥姥板兒進来說大奶奶到忙的緊
李紈笑道我說你非兒去不成只忙着要
去劉姥姥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
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
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勾使不
如開了楼把那收的拿下来使一天罷奶

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ゝ開了帯着人撇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子出去把二門上的小廝呌幾個来李氏站在大觀楼下往上看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廝老婆子了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来李紈道好生着別慌ゝ張ゝ鬼趕来似的仔細磞了牙子又回頭劉姥ゝ笑道

姥姥也上去瞧瞧劉姥姥听説爬不得一
聲兒便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里面只見
烏壓壓的堆着些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
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
念了幾聲佛便下来了然後鎖上門一齊
纔下来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性把
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来預
備着衆人答應又復開了色色的搬了下

来命小厮傳駕娘們到船塢里撐出兩隻
船来正乱着安排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羣
人進来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
興到進来了我只當還没梳頭呢纔擷了
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捧大荷
葉式的翡翠盤子来裡面養着各色折枝
菊花賈母便接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鬢上
因回頭看見了劉姥姥忙笑道過来帶花

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姥姥来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將盤子的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眾人笑的不住劉姥姥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這樣体面起來眾人笑道你還不拔下来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個老妖精了劉姥姥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笑

之間已来至沁芳亭子上丫嬛們抱了一
個大錦褥子来鋪在欄杆搨板上賈母倚
欄坐下命劉姥姥也坐在傍邊因問他這
園子好不好劉姥姥念佛説道我們鄉下
人到了年下都上城来買畫兒貼時常閒
了大家都説怎麽得到畫兒上去瞧〻想
着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里有這個
真地方誰知道我今兒進這園里一瞧竟

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麼有人也照着這
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
死了也得好處賈母听說便指着惜春笑
道你瞧我這個小孫女兒他就會畫等明
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姥姥听了忙的忙
跑過来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
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還有這個能
幹別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個

一六七八

田自然領劉姥姥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邉翠竹夹路土地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姥姥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已却走土地琥珀拉他說道姥姥你上来走仔細苔滑了劉姥姥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繡鞋别沾贜了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妨底下

果跴滑了咕咚一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
呵的笑起来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
攙起来只跕着笑說話時劉姥〻已爬了
起来自已也笑了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
賈母問道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們搥
一搥劉姥姥道那里說得我這麽嬌嫩了
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来還了得
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来坐下林

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茶来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听說便命了頭把自已窓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首請王夫人坐了劉姥姥因見窓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姥姥道這必定是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道黛玉道這是我外孫女兒的屋子劉姥姥留神打量

了林黛玉一回方笑道那里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書房還好賈母問道寶玉怎麼不見衆了頭們答說在池子里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撥拿几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听了方欲說話時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

早晚就来了賈母笑道我総説来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的紗顏色舊了便合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的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里頭又没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不配我記得咱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

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里還有好些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萬福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没見過這樣的拿了两疋出来作两床綿紗被想来一定是好的賈母听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没有不經過不見過連這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麽經過

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道了他我們也听听鳳姐兒也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這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他認作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作蟬翼紗正經名子叫作軟烟蘿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听只是我這們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没听見過這個名兒賈母笑道你

能活了多大年紀見過幾樣沒處放的東
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羅只有四樣顏色
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
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
遠：的看着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作軟
烟羅那銀紅的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
的庫紗也沒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
笑道別說鳳了頭沒見連我也沒听見過

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户屜後來拿這個作被作帳子試試也竟好明兒就找出幾個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答應着衆人都看了稱讚不已劉姥姥也覷着眼看個不了念佛說道我們想他作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作衣裳不好看鳳姐

忙把自已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子襟兒拉了出来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薛姨媽都道這也上好的了就是如今的上用内造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説是内造上用呢竟連這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拿出来送這劉親家两疋做一個帳子我掛下剩的配上裡子

做些〻袂背心子給了頭們穿白收着煤壞
了鳳姐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起身
笑道這屋中窄再往別處曠去劉姥姥念
佛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
老太太正配上大箱大櫃大棹大床果然
威武那櫃子比我們房子還大還髙怪道
後院子里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
西預備這個作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

為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的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里鳳姐道還有好的我都帶你去瞧〻說着一逕離了瀟湘館預備下船偺們就坐一回說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攢絲

戲金五彩大盒子走来鳳姐忙問王夫人
早飯在那里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
里就在那里罷了賈母听說便回頭說你
三妹妹那里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
里坐了船去鳳姐兒听說便回身同了李
紈探春夗央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趲着
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曉翠堂上調開掉
案夗央笑道天天偺們說外頭老爺們吃

酒飯都有一個篾片相公拿他取笑兒咱今兒也得了一個女篾片了李紈是個厚道人听了不觧鳳姐兒却知道説的是劉姥姥了也笑説道咱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的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點好事也不作又不是小孩子還這麼淘氣仔細老太太説先央笑道狠不與你相干有我呢正説着見賈母等来

了各自隨便下来先有頭了頭端過兩盤茶来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位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棹子抬過来讓劉親家近我這邊坐着衆人听說忙抬了過来鳳姐一面遞眼色與夗央夗央便拉了劉姥姥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姥姥一々話只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

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
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
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
夫人帶着迎春姊妹三個一桌劉姥姥傍
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是小丫頭
在傍拿着漱盂麈（麈）尾巾帕之物如夗央是
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夗央偏拿過麈尾来拂
着丫鬟們知道他要撮弄劉姥姥便躲開

讓他夗央一面侍立一面悄向劉姥姥說
道別忘了劉姥〻道姑娘放心那劉姥姥
入了坐拿起箸來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
鳳姐和夗央商議定了单拿一對老年四
楞象牙廂金的快子與劉姥姥劉姥〻見
了說道這义爬子比俺那里鉄掀還沉那
里強的過他說的衆人都笑了只見一個
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環

上来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姥姥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姥姥便跕起身来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似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自家却鼓着不語衆人先發怔後来一听出来了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來史湘雲掌不住一口飯都噴了出来林代玉笑岔

了氣伏着棹子噯喲寶玉淌倒賈母懷里賈母咲的按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只說不出話来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飯碗都合在迎春的身上惜春離了坐拉着奶母叫揉一揉腸子西地下無一個不湾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咲上来替他姊妹換衣裳

的獨有鳳姐兒央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
姥姥劉姥姥拿起箸来只覺沉不听使又說
道這里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
俊的我且㑹攢一個衆人方住了笑听見
這話又笑起来賈母笑的眼淚出来琥珀
在後搥着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
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姥姥正
誇雞蛋小巧要㑹攢一個鳳姐兒笑道一

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〻罷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劉姥〻便伸箸子要夾那里夾的起来滿碗里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来纔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搯下来滚在地下忙放箸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姥姥嘆道一兩銀子也沒听見响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他取咲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

快子拿了来又叅請客攏大筵席都是鳳了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夲是鳳姐和夗央拿了来的听如此說快収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廂銀的劉姥姥道去了金又是銀的到底不如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里若有毒這銀子下去就試的出来劉姥姥道這個菜里有毒俺們那些都放了砒霜了那

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
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已的菜也都端近與
他吃又命一個老婆子將各樣的菜給板
兒夾在碟豆内碗少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臥
室中去閒話這里收拾過飯棹又放一棹
劉姥姥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吃飯嘆
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
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別多心纔剛

不過大家取樂兒一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姥姥別惱我給老人賠個不是劉姥姥笑道姑娘說那里話偺們哄這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里惱你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為什麼不倒茶給劉姥姥吃劉姥姥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

便拉夗央坐下你和我們吃了罷省的回来又開夗央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箸来三人吃畢劉姥姥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只道風兒都吹的倒夗央便問今兒剩的菜不少都那去了婆子們也都還沒散呢在這里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夗央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

里平了頭送去鳳姐兒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死央道他不吃了喂你們的猫婆子听了忙揀了两様拿盒子送去死央道素雲那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一處吃又找他作什麽死央道這就罷了鳳姐兒道襲人不在這里你倒是叫人送两様給他去死央听說便命人也送两様去後死央又問婆子們回来吃酒的攢盒可装上了

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兒央道催着些
兒婆子答應了鳳姐兒等來至探春房中
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濶朗這
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張花
梨大理石大案々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
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揷的筆
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窰
花囊揷着滿々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

墻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付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觀窰的大盤〻內盛着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錘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錘子要擊丫環們忙攔住他他

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給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着臥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過来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姥姥忙打他一巴掌罵道下作黃子沒干沒淨的乱鬧到叫你進来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来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窓往後院内看了一回因說這後廊簷

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細些正說着話忽
一陣風過隱隱听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
誰家娶親呢這里臨街到近王夫人等笑
回道街上那里听的見這是偺們的那十
来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既
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来演習他們也逛
一逛偺們又可樂了鳳姐听說忙命人出
去叫来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氈

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寬濶又听的近衆人都説那里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咱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来生怕臢了屋子咱們別没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説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里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来坐坐還不能

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那兩個姐兒可惡回来吃醉了偺們偏往他們屋里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来走不多遠已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来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撑来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姥姥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兒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撑船賈母艙

内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給我進来鳳姐兒笑道怕什麼老祖宗只管放心說着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乱恍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了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来其餘老嬷〻衆丫環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麼還不叫人来拔去寶釵笑道今

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閒了一閒太
太逛那里還有叫人來收拾的工夫林代
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
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
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以後偺們别叫人
拔去了說着已到了花溆的蘿港之下覺
得陰森透骨兩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情
賈母因見岸上的清廈曠朗便問這是你

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青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無案上只一個土定瓶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奩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賈母嘆道這孩

子太老實了你没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没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里没帶了来說着命丫鬟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鳳姐兒不送些玩器来與你妹妹這樣小器王夫人鳳姐兒等都咲回說他自已不要的我們原送了来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咲說他在家里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

然他省事倘来一個親戚看着不象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里這樣素净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听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繡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很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為什麼不擺若很愛素淨少幾樣到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没這閒心

了他們姐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
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
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
淨我的梯已兩件收到如今没給寶玉看
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没了說着叫過夗
央来親吩咐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
架紗棹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
在這案上就够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

帳子拿来把這帳子換了鴛央答應着笑道這個東西都擱在東楼上的不知那個箱子里還得慢丶找去明兒在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来一逕来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来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来往藕香榭去不提這里鳳姐兒已帶着

人擺設整齊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裀蓉簟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元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空設着預備放人所喜之食物上面二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是劉

姥〻之(以)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云(雲)
第二便(是宝)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
惜春挨次下去宝玉在末李紈鳳姐二人
之几設于三層檻内二層紗㡏之外攢盒
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雲洋鏨
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
先笑道(咱們今日[illegible]薛姨媽笑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
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两杯

就是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
来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
怕行不上来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
便説不上来只多吃了一杯酒罷了睡覺
去還有誰笑話咱們不成薛姨媽点頭笑
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纔是賈
母笑道這個自然説着便吃了一杯鳳姐
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夗央姐

姐来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
必得夗央提着故听了這話都說狠好[illegible]
鳳姐兒便拉了夗央過来王夫人笑道既
在令内没有跕着的禮囬頭命小丫頭子
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〻的席上夗
央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
鍾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
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

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來夗央未開口
劉姥姥便下了席擺手道別這樣捉弄人
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夗央
喝命小了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了頭子們
也笑道着果然拉入席中劉姥姥只叫饒我
罷夗央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姥姥方住
了夗央道如今我說骨牌付兒從老太太起
順領說下去至劉姥姥止比如我說一付

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再說第三張說完了和成這一付兒的名子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話比上一句都要叶韵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來鴛鴦道有了一付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與六賈母道六橋梅花香徹骨鴛鴦道剩得一張六與么賈母道一

輪紅日出雲宵霄湊兒央道成便是個蓬頭鮑賈母
道這鮑抱住鍾馗腿說金家大家笑着喝彩
賈母飲了一杯兒央又道有了一付左邊
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朶朶風前舞
兒央道右邊還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
梅花嶺上香兒央道當中二五是雜七薛
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兒央道湊成二
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

金大家稱賞飲了酒兒央又道有了一付
了左邊長么兩点明湘雲道雙懸日月照
乾坤兒央道右邊長么滿地明湘雲道閒
花落地听無聲兒央道中間還得么四来
湘雲道日邊紅杏倚雲栽兒央道湊成櫻
桃是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御出說完
飲了一杯兒央道有了一付了左邊是長
三宝釵道雙〻燕子語樑間兒央道右邊

是三長宝釵道水荇牽風翠帶長兒央道
當中三六九点在宝釵道三山半落青天
外兒央（兒央道湊成鐵鎖鍊孤舟宝釵道罷不然者決不許說完飲一杯）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
景奈何天宝釵听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
顧怕罰也不理論兒央道中間錦屏顏色
俏代玉道紗窗也没有紅娘報兒央道剩
了二六八点齊代玉道雙瞻日月領朝儀
兒火道湊成籃予好採花代玉道仙杖香

桃巧藥花說完飲了一口。夗央道左邊四
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道該罰
錯了韵而且又不像迎春咲道飲了一口
原是鳳姐和夗央都要听劉姥姥的笑話
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王夫人夗央代
說了個下便該劉姥姥劉姥姥道我們庄
家人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
說的這麼好听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

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相干夗央笑道左邊四四是個人劉姥姥听了想了半日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閧堂大笑賈母笑道說的好就是這樣說劉姥姥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色衆位別笑夗央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姥姥〻道大火燒了毛毛虫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夗央道右邊么〻四真好看劉

姥姥道一個蘿卜一頭蒜衆人又笑了夗
央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姥姥兩隻手比
着說不知説出什庅来且聽下冊分解道花兒落了結了個大倭瓜衆人大
笑道起末只听外面乱嚷

石頭記第四十一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刼遇母蝗蟲

話說劉姥〻兩隻手比着說道花兒落了結个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于是吃過门杯因又逗趣笑道寔告訴說罷我的手脚粗笨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个来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来鳳姐兒聽如

此說使他笑道果真要木頭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

句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這

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姥姥聽了心下敁敪道我方

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

村庄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

来沒見有木頭杯之說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

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

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来再商量

鳳姐命豐兒到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杯取來豐兒答應剛要去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這十個杯還小況且你纔說是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到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整摳的十個大套杯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姥〻又驚又喜驚的一連大一个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似小盆子第十个極小的還有手里的杯子兩個大喜的

是雕鏤奇絶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怎麽這樣多鳳姐笑道這個杯沒有喝一個的理我們家因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有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尋出來必定要挨次吃遍纔使得劉姥姥唬的忙道這个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姥姥道阿彌陀佛我還使小杯吃罷把這大

杯收過我帶了家去慢〻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
來夗央無法只得命人滿斟一大杯劉姥〻兩手捧
著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嗆了薛姨媽又令
鳳姐佈了菜鳳姐笑道姥〻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
搛了喂你劉姥〻道我知什麼名兒樣〻都是好的
賈母笑道你把茄鮝搛些喂他鳳姐聽說依言搛了
茄鮝送入劉姥〻口中因笑道你們天〻吃茄子嚐
嚐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姥〻笑道別哄

我了跑出這个味兒来了我们不用種粮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劉姥々咤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這半日姑奶々喂我些這一口细嚼々鳳姐果又搛了些放入口內劉姥々细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茄子告訴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来的茄子把皮剥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鷄油炸了再用鷄脯子肉並香蕈

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菓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要吃時拿出来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劉姥ミ聽了搖頭吐舌説道我的佛祖到得十来隻雞来配他怪道這个味兒一面説咲一面慢ミ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盃鳳姐咲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盃罷劉姥ミ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愛這樣兒虧他怎麼做了夗央笑道酒吃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的劉姥ミ

笑道怨不的姑娘不認得你们在這金门綉户的如何
認得木頭我们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
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餓了还吃他眼睛裡天〻
見他耳朶裡天〻聽他口兒裡天〻講他所以好歹真
假我是認得讓我認来一面說一面細〻端詳半日道你
们這様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们
也不收着了我認着這杯体重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黄
松的衆人聽說哄然大笑起来只見一婆子走来請問

賈母說姑娘们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等賈母忙笑道可是到忘了他们就叫他演罷那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时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清氣爽之时那樂聲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移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来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己的杯捧了過来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时煖酒来了寶玉仍歸舊坐

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来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娘也立
起来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来讓你姑媽坐了大
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將壺遞與鳳姐自已歸
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杯今日着實有趣說着擎
杯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杯
林妹〻雖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着自已已干了湘雲寶
釵黛玉也都干了當下劉姥〻聽的這般音樂且又有了
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来寶玉因下席過来向黛玉

玉笑道你瞧劉姥〻的樣子〻黛玉咲道當日聖樂一奏百
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姊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
姨媽出席笑道大家酒想也都有了且出去散〻再坐罷
賈母也正要散〻于是大家出席都隨著賈母遊玩賞
母要帶著劉姥〻散悶遂携了劉姥〻手至山前樹下
盤桓了半晌又說与他這是什庅樹這是什庅石這是
什庅花這是什庅鳥劉老姥〻一〻領会向賈母道誰知
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

你們這里雀兒俊了會講話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綠
毛紅嘴是鸚哥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黑老鴰怎麼又
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眾人聽了又都笑起來一時
只見丫頭們來請用点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到也不餓
也罷就拿了這里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了丫嬛們聽說
便去抬了兩小捧盒揭開看每盒兩樣這盒內是兩樣
蒸食藕粉桂糖糕松穰鵝油捲那盒是兩樣炸的一
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問是什麼餡丫婆子回是螃蠏

的賈母聽了道這會子誰吃這個又看那樣是奶炸的小麵菓也不喜歡因讓薛姨媽吃薛姨媽揀了一塊糕賈母揀了一個捲子只嘗了一嘗剩半個遞與了鬟了劉姥姥因見那小面菓子都玲瓏剔透各式各樣因揀了一朶牡丹花樣的笑道我鄉里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鉸出這麼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他們做花樣子去到好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你家去我送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

人不過揀各人愛吃的揀了兩点就罷了刘老姥々原不
曾吃過這些東西且都做的小巧不顯盤堆的他和板
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半盤子剩的鳳姐兒又命攢
了兩盤並一个攢盒與文官等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
姐兒大家哄的頑了一回那大姐兒因抱着一个大柚子
頑的忽見板兒抱着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丫嬛哄
他取去大姐等不得便哭了眾人忙把柚子與了板兒
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 纔罷那板兒頑了半日佛

手此时又兩抓着些菓子吃又忽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
好頑且當毬踢着頑去也就不要佛手了當下賈母等
吃過茶又帶了刘姥姥至櫳翠庵来妙玉忙接了進去
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到底是他们修行的
人没事常常的修理比别处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
東禪堂来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们纔都吃了酒
肉你這里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们這里坐坐把你的
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聽了忙去烹了茶来

寶玉留神看他是怎庅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拿了一个
海棠花樣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里面放了
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鍾捧與賈母〻〻道我不吃六安
茶妙玉咲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什庅水妙玉
笑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便着遞
与刘姥〻説你嚐〻這个茶刘姥〻便一口吃盡道
道好是好就是淡些〻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与衆人
都咲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窑脱胎填白盖

旋那妙玉便把寶釵與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来
寶玉便悄々隨後跟了去只見那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
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
向炉上煽將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
偏你们吃梯已茶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来騙茶吃這里
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盃只見婆子收了上面的茶
盞来妙玉忙命將那成窑的茶盃别收了擱在外頭
去罷寶玉會意知為刘姥々吃了他腌臢不要了又見那

妙玉另拿出兩隻杯來一个傍邊有一耳杯上鐫𤓰瓟
斝三个隸字後有一行小真字是晉王愷珍玩又有宋元
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
斝遞与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
字鐫着杏犀䀉妙玉斟了一䀉与黛玉仍將前番
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緑玉斗來斟了與寶玉〻〻笑道
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
个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

里未必找得出来這庅一个俗器来吃茶寶玉咲道
俗話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里自然把這金玉珠寶一
概貶為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尋一隻九曲
十環一百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一个大𣏌出来笑道就
剩下這一个了你可吃的了這一盒寶玉咲道吃的了妙
玉咲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遭塌豈不閒一杯為品二杯即
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牛飲騾的你吃這一盒
更成什庅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

海內斟了約有一杯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贊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是了妙玉聽了方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麼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嘗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

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麼嚐不出來隔年蠲
的雨水（火燥之氣）那有這樣輕浮如何吃的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
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寶釵走了出來寶
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雖然骯髒了白撂了豈不可
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
度日你道可使的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
也罷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
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

交給你快拿了去罷寶玉笑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合
他說話授受去越發連你賍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
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
叫几个小么兒住河裡打几桶水來洗他如何妙玉
咲道這便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
外頭墻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着便
將那盃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拿着說明日劉
姥姥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

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將门閉了不在
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
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已便往稻香村來歇息
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椅抬來賈母坐上兩个婆子抬
起鳳姐李紈和衆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
里薛姨媽也就辞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攢盒
散与衆丫頭们吃去自已乘空歇着隨便歪着方綫
賈母坐的榻上命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他搥着

聽吩咐他老太〻那里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
聽着了寶玉湘雲等看着了鬟们將攢盒擱在山石
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
着樹也有傍着水的到也十分熱鬧一時又見外央
来了要帶着刘姥〻各處去頑衆人也都跟着取笑
一時来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刘姥〻道嗳哟這
里有个大廟說着便爬下磕頭衆人都笑彎了腰刘
姥〻道笑什麼這牌樓上的字我都認的我们那里這

様廟宇最多都是這様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咲道你認的是什庅字刘姥〻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个大字衆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去取咲劉姥〻覺的腹內一陣乱響忙的拉着一個小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咲又忙喝道這里使不得忙叫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那婆子指与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刘姥〻因喝了些酒脚氣不与黄酒相宜且又吃許多油膩飲

食發渴多吃了幾碗茶不覺大瀉起来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厠来酒被風吹且年老之人蹲了半日忽一起来不覺眼花頭眩辨不出路徑四邊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台房舍都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着一條石子鑲的路慢慢的走去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着门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刘姥姥心中自忖道這里也有扁豆架子一面想一面順着花障走了来淂了一个月洞门進去只見迎面

忽有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里面水清
見底上邊還有一塊白石橫架在兩岸刘姥〻順着石
橋走將過去又轉了兩个灣子只見有一房門子是進了
房门只見一个女孩兒滿臉含笑迎將出来刘姥〻忙笑
道姑娘们把我丢下了要我磞頭磞到這里来說了半
日不見那女孩兒答应刘姥〻便赶過来拉他的手咕咚一聲
撞在板壁上細瞧了一瞧原来是一幅画兒手也未拉的
成頭上到磞了一个脫賠刘姥〻自忖道原来画兒有

這樣活人一樣的一面想一面看用手摸了一摸却又是一色
平的因点頭嘆了兩聲方一轉身只見有一小門〻上掛著
葱綠撒花軟簾劉姥〻便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
墻壁玲瓏琴劍瓶炉皆貼在墻上金珠玉器皆用錦
罩〻好地下鋪的皆碧綠鑿花的砧子劉姥〻看的眼花要
尋门出去那里有门左一架書右一架瓶剛從屏後得
了一门轉去只見他親家母也從外面走了進來劉姥〻
咤異忙问道你是見我這几日沒家去找了來但只是

那一位姑娘帶你進來的他親家只是不荅應刘姥姥忽
然想起來說是了我常聽見人家說大家富貴人家有
一種穿衣鏡這是我在那鏡子裡呢說畢伸手一抹但覺
冷凉再細看了一看可不是一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
鏡嵌在中间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的出去呢一面說一面
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机括可以開合不意刘姥姥乱
摸之间其力巧合便撞開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门來刘姥姥
又驚又喜邁步出來忽見有一付最精致的床帳他進來時

又帶了七八分醉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
不承望身不由已便前仰後合的朦朧着兩眼一歪身
就睡熟在床上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姥姥急
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别是吊在茅廁里了快叫人去瞧瞧
因命兩个婆子去找回来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
襲人数其道路定是他醉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
們后院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门進去雖然
磞頭還有小了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再往西南上

去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彀他遶會子好的我且瞧瞧
去一面想着一面回来進了怡紅院便呌人誰知那几个
在屋子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门
轉過集錦隔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来只聞得酒
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刘姥姥扎手舞脚的仰卧在床
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的忙赶上来將他没死活的推
醒那刘姥姥驚醒睜開眼見了襲人連忙爬起来道姑
娘我該了我失錯了並沒弄贜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

揎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揺手不叫
他説話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合香仍用罩子罩
上些須收拾々々所喜不曾嘔吐忙悄々的笑道不相干有我
呢你隨我出来刘姥々答應着跟了襲人走至小丫頭
子们房中命他坐了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
个盹兒劉姥々点頭答應又是与他兩碗茶吃方覺
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位小姐的繡房這樣精致我
就像到了天宫裡一樣襲人笑道這个麼是寶二爺的

卧房刘姥姥嚇的不敢作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着了帶了他来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擺晚飯賈母因覺懶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敞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来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姥姥帶著板兒先來見鳳姐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卻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過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里姑娘們都這樣

憐貧惜老照看我〻這一回去没别的報德惟有請些〻高香天〻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鳳姐咲道你别喜歡都是為你老太〻被風吹病了睡着說不好過我們大姐兒也着了凉在那里發熱呢劉姥〻聽了忙嘆道老太〻有年紀的不慣十分勞乏了鳳姐道從来没像昨兒高興往常也進園子逛去不過到一兩處坐〻就来了昨兒因為你在這裡要叫你都逛〻一個園子到走了多半

个大姐兒因我我去太〻遞了塊糕給他誰知大姐兒吃了就發熱刘姥〻道小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孩子會走了那墳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麽神了依我說給他瞧〻祟書本子仔細撞客著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著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東南方得遇花神〻

用五色紙錢四十張向東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鳳
姐咲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
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个人來
一个與賈母送祟一个與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
安穩睡了鳳姐兒咲道到底是你們有年紀經歷的
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姥姥
道這也有的事富貴人家養的孩子多太嬌嫩自
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

禁不得一些已後姑奶奶々到少疼他些就好了鳳姐
道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沒个名字你就給他起
个名字借々你的壽二則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惱
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
姥々聽說便想了一想㗛道不知他是几时生日鳳姐
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姥々
㗛道這个正好就叫他作巧哥兒這叫作以毒攻
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々定要依我這名字也可必

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上来鳳姐聽了自是喜歡忙道謝又咲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就好了說着叫平兒来吩咐道明兒咱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閒着把送姥姥的東西打点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劉姥姥忙說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几日又拿著走越發心里不安起来鳳姐兒道也没有什麼不過隨常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

了去你们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些些也是上城一次説
着只見平兒走来説姥姥道這邊瞧瞧劉姥姥忙跟
了平兒到那邊房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
拿与他瞧着又説道這是昨兒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
另外送你一个實地子月白紗作裡子這是両个繭
紬作袄兒裙子都好這包袱里是両疋紬子年下作件
衣裳穿這是一盒子各樣內造点心也有你吃過的也
有没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

兩條口袋是你昨兒裝瓜菓子來的如今這一个裡頭
裝了兩斗玉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是園
子裡的菓子和各樣干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
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裡頭五十兩共是一百
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个小本買賣或者
置几畝地已後再别求親靠友的說著又悄悄的笑道
這兩件襖兒和兩件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可
是我送姥姥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没大狠穿你要

棄嫌我就不敢説了平兒説一樣劉姥〻就念了一句佛已经念了几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念佛道姑娘説那里话這様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還没處買這様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咲道休説外話咱们都是自己我纔這様你放心收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條兒各樣乾菜帶些来

我們這里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美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心劉姥姥千恩萬謝的荅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什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厮們僱了車裝上不用你費一点心兒劉姥姥越發感謝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日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眾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太太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

老了那里養不出那阿物兒来還怕他不成不要放
幔子就這樣瞧罷衆人聽了拿過一張小桌子来放
一个小杌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
人將王太醫領来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堦跟
着賈珍到了堦磯上早有兩个婆子在兩邊打起簾
子兩个婆子在前引進去寶玉又迎了出来只見賈母
穿着青縐紬一斗珠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个
未留頭的小丫嬛都拿着蠅帚漱盂等物又有五六个

老嬷〻雁翅擺在兩傍碧紗㕑後隱〻約〻有許多穿
紅着綠戴着珠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請了安
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御醫也含咲問供奉好
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咲
道咲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个王君効好脈息王太
醫忙躬身低頭含咲回說那是晚生的家叔祖賈母
笑道原是這樣也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伸手放在小
枕上老嬷〻端着一張小杌連忙放在小桌前面略

偏些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胗了半日又胗了
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
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了几个是復領王大醫出
到外書房中王大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了一点風
凉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些常煖着一点就好了
如今寫了方子在這里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
吃若懶待吃也就罷了說着吃過茶寫了方子剛要告
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老爺也瞧瞧我

們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的手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摸頭又交伸出舌頭来瞧瞧笑道我說了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来臨睡時用姜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作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来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厨后出来王夫人畧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姥姥見無事方上

来和賈母告辭賈母説閑了再来又命鴛鴦来好生打
發劉姥〻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姥〻道了謝又
作辭方同鴛鴦出来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个包袱説
道這是老太〻的几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
人孝敬的老太〻~~的几件衣裳~~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卻是一次也沒
穿過的昨兒叫我拿出兩套来送你帶去或是送人或是
自己家里穿罷別見笑這盒子裡是你要的菓子這
包裡是你前兒説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

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裡
頭這是兩个荷包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个
筆定如意的錁子來給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个留下
給我罷劉姥姥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几千聲佛聽鴛鴦如
此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爲真笑着
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你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你給
小孩子们罷說着只見一个小丫頭拿了成窑鍾子來遞
與劉姥姥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姥姥道這是那裡說起

我那一世修来的今兒這様説着便接過来夗央道
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
有几件也送你罷劉姥姥又忙道謝夗央果然又拿
出兩件来与他包好劉姥姥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
和衆姊妹王夫人等去夗央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
子也不見人回来我替你説罷閑了再来又命了一个
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个小厮帮着劉姥姥拿了送
出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姥姥到了鳳姐那邊一並拿

了東西在角门上命小厮們搬了出去直送劉姥〻上
車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
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
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苑中進
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黛玉不解
何故因笑道你瞧〻寶丫頭瘋了審問我什麼寶釵冷
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閨门的女孩兒滿嘴
里說的是什麼你只寔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

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口里只說我可曾說什麽你不過
要捎我的錯兒罷了你到說出来我聽寶釵笑道你
還粧憨兒昨兒行酒令你到說的是什麽我竟不知是
那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兒失於檢点那牡丹
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来摟着寶釵
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寶釵道聽你說的怪生
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与別人我以後
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面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

再往下追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七八歲也夠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懶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要詩的也有要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是偷背著我們看我們却也偷背他們看後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咱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

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况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家分内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只是如今並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悮了他可惜他也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到沒有什么大害處你我只該作些針黹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了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了那些雜書移了性情就不可救

了一夕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伏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在那里等着呢寶釵道又是什麼事黛玉道咱們到那里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眾人都在那里李紈見他二人先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的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麼園子圖兒惹的樂得告假了探春

咲道也怪的老太〻都是劉姥〻一句話僮玉忙笑道可是
呢都是他可話他是那们子的姥〻直呼他是个母蝗
虫就是了說着大家都咲起來寳釵咲道世上的話到
了鳳丫頭嘴里也就盡了幸而鳳丫頭不認得字不大
通不過一概是市井取笑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
秋法子市井的粗話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潤色方出來
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日那景都現出來了虧
他想的倒也快衆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

在他兩个以下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个月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要說到這裡黛玉也掌不住笑道又要照樣兒慢慢的畫可也得二年工夫眾人聽了都拍手笑个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樣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

曰想是沒味的你們細䌤想𩁹見這句話雖然淡的回想
都有滋味我到咲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讚
的他越發逞強這會子拿我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
道我且問你还是单画這園子还是連我們衆人都
画在上頭呢惜春道原說只画這園子的昨兒老太〻
又說单画園子成个房樣子了吽人都画上就像行
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上細畫樓台又不會画人物
又不好駁回正為這个為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

你草虫上不能李纨道又説不通的話了這个上邊
那里又用着草虫或者翎毛到要点缀一两樣黛玉笑
道别的草虫不要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画上豈不缺
了典衆人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
一面笑道你快画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
叫擕蝗大嚼圖衆人聽了越發閧然大笑的前仰後
合只聽咕咚一般响不知什庅倒了急忙看時原来
是史湘雲伏在椅子背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穏被他

全身伏着背了大笑他又不防两下裡錯了劲向東一
歪連人帶椅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
一見越發笑个不住寶玉忙赶上去扶了起来方漸止了
笑寶玉和黛玉使个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间将
鏡袱揭起照了一照只見两鬢略鬆了些開了李紈的
粧奩拿出抿子来對鏡抿了两抿就收拾好了方出来
指着李紈道這是咱你帶着我们做針線教道理呢你
反招了我们来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们听見這刁話

他顧着頭兒鬧引著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真〻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个利害婆〻再得几个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〻你那會子还這麼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說咱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話你們聽〻藕丫頭雖會畫不過是几筆寫意如今画著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几付邱壑如何成画這園子却是像画兒一般山水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〻的是這樣你只

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要添該減要減該藏要藏該露要露這一起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台房舍是必要用界尺劃的一点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过来堦磯也離了縫甚至於桌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蓆子上来豈不倒成了一章笑畫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疏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手指足步最是要緊

好

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跏了腳染臉撕髮倒是小事
依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个月也太少
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為寶
兄弟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悮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
的或難安揷的寶兄弟拿出去问〻那會畫的相公就容
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楼
台就極好程日与的美人是絶技如今就问他们去寶釵
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问去也等着商議之

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庅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紙
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
字畫寫意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的皺
搜拿了畫這个又不托色又難滃漬畫也不好紙也可
惜我交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
雖是匠人畫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
出來也比着那紙大小和鳳了頭要一塊重絹叫相公礬
了叫他照着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

了就是配這些青綠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
你們也得另燒上風炉預備化膠出膠洗筆还得一个粉
油大接鋪上毡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得
從新再治一分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
手寫字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
黃胭脂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枝着色筆就完了寶釵道
你該早說我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給你
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這个的時候我

送你些些也可留着畫扇子若画着大幅的也就可惜
了的如今替你開個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
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
備下筆硯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着聽寶釵如此
說喜的提起筆来凈聽寶釵說道頭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
四支三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蠏
爪十支小蠏爪十支大青色二十支小青色二十支開面十
枝柳條二十支箭頭硃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

兩石綠四兩管黄四兩廣花八兩蛤粉四匣胭脂十片大
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匀膠四兩淨礬四兩礬
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們你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
去這些顏色咱們淘澄飛跌著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
輩子都彀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个粗絹籮二个担筆
四枝大小乳鉢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粗碟十个三寸
白碟二十个風炉二个大小沙鍋四个新磁缸二口新水
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條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

斤三屜木箱一个直地紗一丈生姜二兩醬半斤黛玉
忙道鉄鍋一口鉄鏟一个寶釵道這作什麼黛玉笑道你
要生姜合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鉄鍋來好炒顏色
吃的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你那里知道那粗
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醬預先抹在
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說都道原
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单子笑著拉探春悄悄的道
你瞧瞧畫个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了想必他

胡塗了把他的嫁粧單子也寫上了探春噯了一聲笑
了个不住說道寶姐〻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〻他編
派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
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
玉笑着忙央告道好姐〻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
說不知輕重作姐〻的教導我姐〻不饒我〻還求誰
去眾人不知話內有因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我們
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忽聽他又拉

扯前兒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厮鬧放
起他來便寶玉笑道到底是姐〻要是我不饒人的寶釵笑指
他道怪不的老太〻疼你衆人愛你伶俐今兒我也怪疼
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攏一攏便寶玉果然轉過
身來寶釵用手攏上去寶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看不
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鬢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
抿去正自胡思只見寶釵說道瞧完了明兒回老太〻
去若家里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

我帮着们配寶玉忙收了单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来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勞乏了兼着了些凉温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劑藥疏散了一疏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
風寒不是什么大病請医生来吃了兩劑藥也就好
了命鳳姐兒来吩咐他預備給賈母帶送的東西正
商議着只見賈母打發人来請王夫人忙引着鳳姐
過来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了些賈母道今

日可大好了方纔你们送来野鷄崽子湯我嚐了一
嚐到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裡狠受用王夫人笑
道這是鳳了頭孝敬老太〻的美他的孝心處不枉老
太〻素日疼他賈母点頭笑道難為他想着若是还有
生的再炸上兩个鹹浸〻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
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厨房傳
話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請你来不
為別的初二是鳳了頭的生日上兩年原想替他作

作生日偏到跟前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着又沒事咱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着呢既是老太〻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我想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个也俗了也覺生狠似的今兒我出个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取笑王夫人忙道老太〻怎麼想着好就怎麼樣行賈母笑道我想着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資多少儘着這錢去辦你道好頑不好

頑玉夫人咲道這个狠好但不知怎麽湊的法賈母聽
說越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
請姑娘们並寶玉那府裡珍兒媳婦並賴大家的等
有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了頭婆子見賈
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〻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
傳的傳頓飯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〻擠了一
屋子只薛姨媽合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门
前两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个人坐在炕上寶玉

坐在賈母懷前地下的滿滿的一地賈母忙命拿几个小杌子
来給賴大母親等几个高年有体面的嬷嬷坐了賈府
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
体面所以尤氏鳳姐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
親等三四个老嬷嬷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
母笑着把方纔一夕話說与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
這趣兒再也有合鳳姐好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怕鳳
姐爬不的来奉承的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所以一聞

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咲道我隨着老太〻也是二十兩了邢夫人王夫人咲道我们不敢和老太〻並肩只好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们自然也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那里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兒忙咲道老太〻別高興且算一算賬再攬事老太〻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為

鳳了頭花了錢使个巧法子哄的我拿出三四倍子来
暗里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
依你怎庅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没到我這會子已経折
受的不受用了我一个錢不出驚動這些々人實在不
安不如大嫂子的這分我替他出了罷我到了那一日多吃
些々東西就享了福了那夫人等聽了都說很是賈母方
允了鳳姐又笑道我還有句話呢我老祖宗自己二十两
又有林妹々寶兄弟的两分子姨媽自己二十两又有寶妹

妹的一分子這到也公道只是二位太〻每位十六兩自己又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忙笑道到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咲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兒兩个交給兩位太〻一位占一个派多派少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狠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咲說這可反了我替二位太〻生氣在那里是兒子媳婦在這里是內姪女兒到不向着婆〻姑娘到向着別人這

兒媳婦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

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賴大之母因又說道少奶々

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

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几個都是財主果

位雖低錢却比他們多你們和他們一例纔是鳳姐

姐聽了連忙答應賈母聽了又道姑娘們不過應个景

兒每照一个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

湊几个人商議湊了來夗央答應著去不多時帶了平

兒襲人彩霞等还有几个了嬛来也有二两的也有一两
的賈母因問平兒難道你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
這里頭平兒笑道那个私自另外有了這是官中的也
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
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
是理不然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了忙說可是呢
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閑叫一个丫頭問問去
說着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两賈母

喜道拿筆硯來筭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
把你這沒足厭的小蹄子這麼些婆〻嬸子來湊銀子
給你過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个苦瓠子作什麼鳳姐
也悄笑道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里我和你筭賬他們
兩个為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填送別人不如拘了
來咱們樂說着早已合筭了共湊一百五十兩有餘賈
母道一日的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
三日的用度都夠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

道鳳丫頭説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説咱們家
的班子都熟了到是花几个錢叫一班子来聽聽罷賈
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性叫鳳姐別操一
点心受用一日纔是尤氏答應着又説了一回話都知
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来尤氏等送邢王二夫人散
去便往鳳姐房里来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道
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就完了尤氏咲道
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

们去原来单為這个出了钱不算還呌我来操心怎麽
謝我鳳姐笑道别扯燥我又没呌你来謝你什麽你
怕操心這會子就回老太〻去再派一个人就是了尤氏
笑道你瞧他興的他這樣兒我勸你收着些〻兒好太
滿了就溢出来的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将銀子送
到寧國府来尤氏方纔起来梳洗因问是誰送過来的
丫嬛们說是林之孝尤氏便命呌了他来丫嬛们走去
下房呌了林之孝過来尤氏命脚踏上坐了一面忙着

梳洗一面又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合太太們還沒有呢正說着只見丫鬟們回說那府里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資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常會記的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要學那小家子湊分資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裡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丫鬟們答應着忙接了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

都有了尤氏问還少誰的林之孝道還少老太〻太〻姑
娘们的和底下姑娘们的尤氏道还有什么大奶〻的呢
林之孝道奶〻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〻手裡發一共都
有了说着尤氏巳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来至榮
府先来見鳳姐只見鳳姐巳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
氏问齊了鳳〻姐笑道都有了快拿了去罷丟了我不管
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到當面点一点说着果然按
数一点只没有李紈一分尤氏笑道我说你搗鬼呢怎

庅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咲道那們些還不勾短使一分也
罷了等不勾了我再給你尤氏咲道昨兒你在人跟前
做人今兒又來合我賴這個斷不依我只和老太〻要
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
卯是卯的你也別鄙懸尤氏咲道你這般也怕不看你
素日孝敬我〻不依你呢說着把平兒一分拿出來
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起去等不勾了我替你添上
平兒會意因說道奶〻先使着剩下了再賞我一樣

尤氏笑道只許你那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呢平
兒只得收了尤氏笑道我看〻你主子這麼細致弄這
些錢財那里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里使去一面說
着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話便
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可
以討賈母的喜歡了二人計議妥當尤氏臨時也把鴛
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還使不了呢說着一逕出來又至
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

分也還了他鳳姐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也还了他們个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怜見的那里有這閒錢鳳了頭便知道了有我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方收了

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還要百戲並說書的男女先兒全有都打点取樂頑耍李紈又向眾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清雅都丟了說着便命丫嬛去瞧作什麼呢快請了來丫嬛去了

半日回話花大姐〻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都詫
異道再沒有出门之理這了頭糊塗不知說話曰又命
翠墨回来說可不真出了门了說有个朋友死了出去
探喪去了探春道断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麽再沒今兒
出门之礼你叫襲人来我问他剛說著只見襲人走来
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麽事也不該出门頭一件
你二奶〻的生日老太〻都這麽高興兩府上下衆人来凑
熱鬧他倒去了第二件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

就私自去了眾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起要緊的事到北靜王府里去就要趕回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里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然為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議咱們只管作詩等他來再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來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去接去原來寶玉心里有一件私事於

頭一日就吩咐茗烟明日一早要出门備下兩匹馬在後门
〃等着不要别一个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里去了
倘或要着人找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里留下了
横竖就来的茗烟也摸不著頭腦只得依言說了今日
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後園门等着天已亮了只見
寶玉遍体純素從角门出来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
順着街就顛下去了茗烟也跨馬趕上在後面忙问往
那里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里去的茗烟道這是

出北门的大道出去了冷清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説
点頭道正要冷清々的方好説着越性加了兩鞭那馬
早已轉了兩个彎了出了城门茗烟越發不得主意
只得緊々跟着一直跑出七八里路出来人烟漸々稀寶玉
方勒住馬回頭问茗烟道這里可有賣香的茗烟道
香到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别的香不好須得
檀香芸降三樣茗烟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為難
茗烟見他為難因説道要香作什么使我見二爺時

常有的小荷包里有散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掏出一个荷包来摸了一摸竟有兩星〻沉素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〻再想自己親身帶着的到比買的又好些〻于是又问炉炭茗烟道這可難了荒郊野外那里有既用些〻這何不早说帶了来豈不便宜寶玉道胡塗東西若可帶了来又不這樣没命跑了茗烟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个主意不知二爺心下如何我想来二爺不只用這个呢只怕还

要用別的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再往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庵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庵就在這里更好了我們就去說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茗烟道這水仙庵的姑子長往咱們家去咱們這一去到那里合他借香炉使、自然是肯的茗烟道別說他是咱們家的香火就是平白不認識的庙里合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這水仙庵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原恨人不知原故混供

神混盖庙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们合些有錢的
愚婦們聽見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
是何神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譬如這水仙庵
裡面因供的是水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並
沒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
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了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
着早已来至门前那老姑子見寳玉来了事出意外
竟像天上掉下个活龍来的一般忙上来问好命老道

来接馬寳玉進了来也不拜洛神之像却只管賞鑑
雖是泥塑的却真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
渌波日映朝霞之姿寳玉不覺滴下泪来老姑子献
了茶寳玉因和他借香炉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
紙馬都預備了来寳玉道一槩不用說着命茗烟捧
着炉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干净地方兒竟揀不出茗
烟道那井台兒上好寳玉点頭一齊来至井台上将
炉放下茗烟跕過一傍寳玉掏出香来焚上含泪施了

半礼回身命收了去茗烟答應且不收忙爬下磕了
几个頭口内祝道我茗烟跟二爺這几年二爺的事
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々
也不敢問只是這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来自
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清雅的一位姐々
妹々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待祝你為芳魂有感
香魂多情雖然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时常来往候二爺
未常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来生也變個女孩兒合

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托生這鬚眉濁物了說畢又嗑了几个頭纔爬起来寳玉聽見他說完掌不住咲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當實話茗烟起来收過香炉寳玉走着因道我已向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隨便收什了些東西二爺勉强吃些我知道今日咱們裡頭大排筵宴熱閙非常二爺為此纔躲了出来的横竪在這裡清淨了一天也就儘到礼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寳玉道戲酒既不吃隨便素的吃些何妨

若烟道這便縱是還有一說咱們来了必有人不放心
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曉了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
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礼
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二
爺有意原不過陪父母盡孝道二爺若单為了這个不
領老太太懸心就是那方纔受祭的明靈也不安穩
二爺想我言語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著了
你想著只你一个跟了出来回来你怕擔不是所以拿

這大題目来勸我〻後来也不過盡个礼再去吃酒看
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願赶著進城大家放
心豈不兩盡其道茗烟道這更好了說著二人来至
禅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吃了
些茗烟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茗烟在後面
只囑咐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沒大騎的手裡提緊
着一面說著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门進去忙〻来至怡
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裡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屋

子見他来了都喜的眉開眼笑說阿弥陀佛把花姑
娘急瘋了上頭坐席了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
素衣脱了自去尋華服换上問在什麼地方坐席老
婆子聽說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寶玉聽說一逕往花廳
上来耳内早已隐隐聞得歌管之聲剛至穿堂那邊
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檐下垂泪一見他来便收泪
說道鳳凰来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来都反了寶
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里去了玉釧不荅只管擦泪

寶玉忙進廳里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真如得了
鳳凰一般寶玉忙赶著与鳳姐兒行礼賈母王夫人
都說他道不知好歹怎麼也不說聲就私自跑了這
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老爺回家來必告訴他打你說
著又罵跟的小廝們都偏聽他的話說那里去就去也
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那去了可吃了什麼可唬
著了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昨日沒了給他
道惱去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

會子賈母道已後私自出门不先告訴我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答應着又因要打跟的小子們衆人又忙說情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慮了他已经回來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了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發恨今見了喜且有餘那里還恨就不題了还怕他不受用或者别處没吃飽路上着了驚怕及百般的哄他襲人早過來伏侍大家仍旧看戲當日演的是荊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嘆的也有罵的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話説衆人看演金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着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出上便和寶釵道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来做什么俗語説覩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里水舀一碗看着哭去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

鳳姐原来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叫鳳姐儘樂一日
夲来自己懶待坐席只在裡间屋裡榻上歪着和薛
姨媽看戲隨心愛吃的揀几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
着說話兒將自己兩桌席面賞給那沒有席面的大
小丫頭並那應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们在窓外廊
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礼王夫人和邢夫
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几席是他姊妹们坐賈母
不時吩咐尤氏讓鳳丫頭坐在上面好生替我待東難為

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說道他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橫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忙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道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們都輪流敬他〻再不吃我當真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台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為你孝順老太〻太〻我今兒沒什麼孝敬你的親自斟杯酒乖〻兒的在我手裡

喝一口鳳姐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自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你說好容易今兒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不得了趁着儘力灌上兩鍾罷鳳姐見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姊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々見賈母尚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嬤々們也來敬酒鳳姐真不能了央告道好姐々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夗央笑道真个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々跟前太々還

賞个瞧呢往常到有些〻体面今兒當着這些〻又到拿起主子款調兒来了我原不該来不喝我们就走説着真个回去了鳳姐忙赶上拉住咲道我喝就是了説着拿过酒来滿〻的斟了一盃喝干夗央咲了散去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内突〻的似往上撞要往家歇〻只見那耍百戲的上来便和尤氏説預備賞錢我要洗〻瞧去尤氏点頭鳳姐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门後簷下走来平兒留心也忙跟了来鳳姐便扶着

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裡的一个小丫頭子正在那站
着見他兩个来了回身就跑鳳姐便起心忙叫住那丫頭
先只粧聽不見無奈後来連平兒也叫只得回来鳳姐
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堂叫那小丫頭子也進
来把隔扇關了鳳姐兒坐在小院子的台矶石上命那小丫
頭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个二門上的小廝来拿繩子
鞭子来把那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
已經唬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磕頭求饒鳳姐問道

我又不是鬼你見了我不說規規矩矩站着怎麼到往前跑小
丫頭哭道我原沒看見奶奶来我又記掛着房裡沒人
所以跑了鳳姐兒道房裡既沒人誰又叫你来的便沒看
見我我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十来聲越叫越
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着便
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丫頭子一栽這邊臉上
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兩腮赤脹起来平兒忙勸奶奶
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着問他跑什麼他再不說

把嘴撕爛他的那小丫頭先還強嘴后来聽見鳳姐要燒了烙鐵来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里打發我来這里瞧着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来了鳳姐見話內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着我做什么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别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說着回手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頭嘴上乱戳唬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

告訴奶〻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面推叫他快說
了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来房裡的睡了一回醒了打
發人来瞧〻奶〻說纔坐席還得好一會纔来呢二爺
就開了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根簪子兩疋緞
子叫我悄〻的送与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来他收了
東西就往咱們屋裡来了二爺叫我来瞧着奶〻来底
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氣的渾身發軟忙立
起身来一逕来剛至院門只見又一个小了頭在門前探

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忙提着名字喝住那小
丫頭本來伶俐見瞞不过越性跑了出来笑道我正要
告訴奶〻去呢可巧奶〻来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麽那丫頭
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〻〻將方才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
啐道你早做什麽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来推干淨說
著也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个趔趄便攝手攝腳的走至
窗前往裡聽时只聽里頭說笑那婦人笑道多早晚你
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

這樣又怎庅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到把平兒扶了正只
怕还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
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説我命裡怎庅就該犯了夜
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乱戰又聽他兩个都賛平
兒素日背地裡也有理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了上来
也並不忖奪回身把平兒先打兩下一腳踢開门進去
也不容分説抓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出去
便堵门站着罵道好淫婦你偷主子漢子还要治死

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淫婦忘八一條籐兒多嫌著
我外面你哄着我說着又把平兒打了几下打的平兒有
冤無處訴只氣的干哭罵道你們作這些沒臉的事
好好的又拉上我作什麽說着也打鮑二家的撕打起來
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做的机密一見鳳
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
鳳姐打鮑二家的他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
打便上來踢罵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怯打忙住了

手哭道你们背地裡説話為什庅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
賈璉越發氣了又趕来打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
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
攔住解勸這里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
懐里道你们一條籐兒害我被我聽見了倒都唬起
我来你也勒死我賈璉氣的墻上拔出劍来説道不用
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
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来了説這是怎庅説纔好

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
風來故意要殺鳳姐〻〻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
丟下眾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出鳳姐
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
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
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
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窗戶外頭
聽了一聽原來是和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害要

拿毒葯給我吃呢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氣了又
不敢和他吵原抄平兒两下問他為什麽害我他燥了就
要殺我買母聽了都信以為真說這還了得快拿了那
下流種子來一語未了只見賈璉拿著劍來後面許多
人跟著賈璉明仗著賈母素日疼他們連母親嬸娘
也無碍故逞强闖了來那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
住罵道這下流種子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里呢賈璉也斜着
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了那

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出去那賈璉撒嬌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乱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他不把我們放在眼里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聽這话方趔趄著脚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嘆道什麼要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兒似的那里保的住不這麼著自從小兒世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你

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也別過去燥着他因
又罵平兒那蹄子我素日到看他好怎麼暗地里這麼壞
尤氏等嘆道平兒沒有不是〻鳳丫頭拿着人家出氣
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撒性子人家委屈的什麼
是的呢老太〻還罵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
子到不像那狐媚魘道的既你們看着可憐見的白受
他的氣因叫琥珀來快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
他受了委屈明兒我叫鳳丫頭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

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被李紈拉入大
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抬寶釵勸道你是個
明白人素日鳳丫頭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吃了口酒
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
他吃醉了你只管這會子委屈素日你的好處豈不
都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
平兒自覺面上有光輝方緩緩的好了也不往前頭
來寶釵等歇息了一會子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方

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的從那里說起無緣無故的白受一場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到沒說的只是那淫婦治的我他偏又拿我湊趣兒况還有我們糊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落淚寶玉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

玉笑道我們弟兄姊妹們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个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哩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梳一梳一面說一面便吩咐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日只聞人說寶玉專會和女孩兒們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忖奪果然話不虛傳色

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々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
不大穿的衣裳来与他換上便忙的脫下自己的衣
服忙去洗了臉寶玉咲勸道姐々还該擦上些脂粉不
然到像与鳳姐々賭氣了似的況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
且老太々又打發人来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
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妝台前將一个宣窯磁盒揭開
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拈了一根遞与平兒又
咲向他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

香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然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勻淨且能潤澤肌膚不似別的粉青重澁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成張卻是一个小〻白玉盒子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賣的胭脂都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來淘澄淨了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用細簪挑一点兒抹在手心裡用一点水化開抹在唇上手心裡的就夠打頰腮了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

將盒內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擷了下來与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个極聰敏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蠢物深為恨怨今日也是金釧兒的生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亦是今生意中不想之樂也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想及賈璉惟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想平兒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

供應賈璉夫妻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日還遭荼毒想來此人命薄似比黛玉尤甚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泪下因見襲人等不在房內儘力落了几点痛泪復起身見方纔衣裳上噴的酒已半干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泪漬又拿面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材（村）來說一回閑話掌灯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房中歇了一夜鳳姐只跟着賈母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

去叫只得胡乱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没意思
后悔不来邢夫人记挂着贾琏昨日醉了忙一早过来
叫了贾琏过贾母这边来贾琏只得忍愧前来在贾
母面前跪下了贾母问他怎么了贾琏陪笑说昨儿
原是吃醉了惊了老太太的驾今儿来领罪贾母
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知安分守已的挺尸去倒
打起老婆来凤了头成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
昨儿唬的可怜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怎么样贾

璉一肚子委屈不敢多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那鳳了頭
和平兒还不是个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鷄摸狗
髒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那起淫婦打老婆又
打屋裡人你還虧是大家子公子出身活打嘴了你若
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快〻的替你媳婦賠个
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不然你管出去我也不
敢受你的跪賈璉如此說又見鳳姐站在那邊也不盛
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〻臉兒比往常更覺可

怜可爱想着不如赔个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ゝ的喜
歡了想畢便咲道老太ゝ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
縦了他了賈母咲道胡說我知他最有礼道再不會冲撞人
他日後得罪ゝ你我自然也做主意叫你降伏就是了賈
璉聽說爬起来便与鳳姐作了一个揖咲道原是我的不
是二奶ゝ饒過我罷滿屋裡人都咲了賈母咲道鳳了
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叫了平兒来
命鳳姐和賈璉兩个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

不得了听賈母一說便赶上来說姑娘昨兒受了委屈都
是我的不是奶〻得罪了你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笑
还替你奶〻賠个不是說了也作了一个揖引的賈母笑
了鳳姐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安慰他平兒忙走上来
給鳳姐磕頭說奶〻的千秋我惹了奶〻生氣是我該死
鳳姐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
為聽了傍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如此又是慚愧
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泪来平兒道我伏侍了奶

奶這麼几年也沒有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〻也不
怨奶〻都是那淫婦招的怨不得奶〻生氣說着也滴
下泪来了賈母使命人將三人送回房去有一个再提此
事即刻来回我〻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人
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頭老嬷〻答應了送他三
人回去至房中鳳姐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閆王又像
夜叉那淫婦望我死你也幫着呢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
可憐我熬的連个淫婦也不如我還有什麼臉来過日子

說着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〻昨兒的不是多
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是爭足了光
了這會子还要絮〻叨〻还呌我替你跪下纔太佔足了
强也不是好事鳳姐無言可對平兒嗤的一聲又笑了
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真〻的我也是無法了正說着只
見一个媳婦来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都吃
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么大驚
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来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

死了他外家親戚要告呢鳳姐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
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和衆人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
陣又許了他几个錢也就依了鳳姐道我沒有一个錢
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許鎮嚇他
只管讓他告去告不成倒問他以尸訛詐林之孝家的正
在為難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心下明白便出來等着
賈璉道我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道不許給他錢賈
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著人去作好作歹許了二

百兩發送殯葬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
將番役仵作人等叫了几名來幫着辦喪事那些〻人見了
如此縱要復辨亦不敢辨只得忍氣吞聲罷了賈璉又命
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賬上分別添補開消過
去又梯已給鮑二些〻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个媳婦給
你鮑二又有体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奉承賈璉
不在話下裡面鳳姐心中雖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
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日灌喪了你別埋怨

我打了你那裡了麼我瞧瞧平兒道也没打重只聽說奶奶姑娘都進来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姊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笑道今兒來的這麼齊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〻的還夾着老太〻的話鳳姐笑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个詩社頭一社

就不齊全衆臉軟所以就亂了我想必得你去作個
監社御史鉄面無私纔好再四妹〻為畫園子用的東西
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〻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
有當年剩下的我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没有叫人買
去鳳姐笑道我又不會作什麼濕的乾的要我吃東西
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作也不要你作你只監察着
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罰他就是了鳳
姐笑道你們別哄我〻猜着了那里是請我作監察

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个進錢的銅商你们弄什麽社必是要輪流作東道的你们的月錢不彀花想出這個法子来拘我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一夕話説的衆人都笑起来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鳳姐笑道虧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原教你帶着念書教規矩針線的他们不好你要勸這會子他们起詩社能用几个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们多兩

倍子老太〻太〻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彀用又有个
小子定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〻太〻平等又給你
園子他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〻分兒你
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就（進）
是官中的通共算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
每年拿出一二百兩銀子來賠他們頑〻能几年的限他
們各人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怕花錢
調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通

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聽〻我說了一句他就瘋了
說了兩車無賴泥腿市俗常會打細筭盤分金撥兩
的話出來這東西虧他托生在詩書大宦名門之家做
小姐出了嫁又是這樣他還是這麼着若是生在貧
寒小門小戶之家作個小子還不知怎麼下作貧嘴惡
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筭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呢虧
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上了狗肚子裡去了氣
的我只要給平兒打抱不平 忖奪了半日好容易狗

長尾巴異兒的好日又怕老太〻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未平你今又拉我來了給平兒拾鞋也不要你們倆個只該撥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竟不是為詩為畫來找我的這臉子竟是為平兒來報仇的我竟不承望平兒有你這們一個仗腰眼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肯打了平姑娘過來我當着大奶〻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又都

笑起来了李纨咲问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〻
氣纔罷平兒咲道雖如此奶〻們取咲我禁不起李
纨道什庅禁不起有我呢快拿了鑰匙呌你主子開了
樓房找東西去鳳姐咲道将嫂子你且同他們囬園子
裡去纔要把這米賬合他筭一筭那邊大太〻又打發
人来呌又不知有什庅話說須得過去走一淌還有你
們年下添補的衣服還没打點呢給他們做去李纨
咲道這些〻事情我都不管你只〻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

著乞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姐〕咲道好嫂子賞
我一点空兒罷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為平兒就不
疼我了往常你还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
撿点偷空兒歇〻你今兒反到逼我的命了況過悞了
別人的年下衣裳無碍他姊妹們的若悞了却是你的
責任老太〻豈不怪你不管閒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
說我寧可自己落〔不是〕沒豈肯帯累你呢李紈笑你們聽
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

管不管鳳姐咲道這是什庅話我不入社花几个錢大觀園裡我不成了反叛了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们慢慢的作會社東道過後几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个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你们還攆出我来說的衆人又都咲起来鳳姐道過會子我開了樓门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来你们看若使得留著使若使少什庅照你们单子我叫人替你们買

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来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邊珍大爺那里呢說給你們別碰釘子去我去打發人取了来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如何李紈點頭笑道這難為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你們家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来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姊妹就走鳳姐道這些事再沒兩个人都是寶玉生出来的李紈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為寶玉来反忘了他頭一社是他誤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想

了一想說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各人屋子里的地罰他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纔要回去只見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嬤嬤進来鳳姐等忙站起来咲讓大娘坐又都向他道喜賴嬤嬤向炕沿上坐了咲道我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們這喜從何来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兒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頭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嬤嬤嘆道我那管他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里給我磕

頭我没好話我說哥〻兒你别說你是官了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来上托着主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識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麽大你那里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麽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〻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个東西從小兒三灾八難花的銀子也照樣打出你這个人兒来了

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个前程在身上你
看那正根正苗忍飢挨餓的要多少你一个奴才秧子
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広弄神弄鬼求
了主子又選了出来州縣官雖小事情却大為那州
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
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却都咲道你
也多慮我们看他也就好先那几年还進来了兩次這
有好几年沒来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

前兒給老太〻太〻磕頭來在老太〻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越發的威武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父母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閑了坐个轎子進來和老太〻鬭一日牌説一天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廈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嬷〻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个孩子倒來罷了又折受我説着一面吃茶一面

又道奶〻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麽嚴
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乱子来呌大人操心知道的說
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
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没法見常把他老子呌
了来罵一頓纔好些曰又指寳玉道不怕你嫌我如
今老爺不過這麽管一管老太〻護在頭里當日老
爺小時挨你爺〻的打誰没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曽
像你這麽天不怕地不怕的了还有那邊大老爺(路)雖

淘氣也沒傷你這扎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还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朵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到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着兩的他自己也不管一管自己這些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明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里不好意思心里不知怎麼罵我呢正說着只見賴大家的来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進来回事情鳳姐笑道

媳婦來接婆〻〻來了賴大家的㕭道不是接他老人家
的倒是來打聽奶〻姑娘们賞臉不賞賴嬤〻聽了㕭
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話且不說且說陳穀子爛
芝蔴的搗熟因為我们小子選了出來衆親友要給
他賀喜少不得家里擺个酒我想擺一日酒請這个不
是請那个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洪福想不到的
這樣榮耀就傾了家我也是愿意的因此吩咐了他老
子連擺三日頭一日在我们破花園子里擺几席酒一台

戲請老太〻太〻奶〻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
台戲几席酒請老爺們〻爺們爭〻光第二日再請親
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里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
也是托着主子的福一塲光輝李紈鳳姐都咲道多
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〻高興要去也定不
得賴大家的忙道擇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們奶〻的老
臉罷了鳳姐咲道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
我是沒有賀礼的也不知道放賞吃完了一走可別笑話

賴大家的咲道奶〻說那里話奶〻要賞我們三二萬
銀子就有了賴嬷〻笑道我纔去請老太〻老太〻也說
去可笑我這臉还好說畢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
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来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
问奶〻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麽不是攆了他不用鳳
姐聽了咲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事情多也忘了賴
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
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

嬷〻忙道什麼事説給我評〻 鳳姐道前兒我的生日裡
頭还没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礼来他不説
在外頭張羅他到坐着駡人礼也不送進来两个女人進
来了他纔帶領小么们往里抬小么们到好他拿的一盒子
到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打發彩明去説他〻到
駡了彩明一頓這樣没法没天忘八羔子還不攆了作什麼
賴嬷〻道我當什麼事情原来為這个奶〻聽我説他
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攆了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

淂是咱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ゝ的陪房奶ゝ只顧攆了他太ゝ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ゝ教導他几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後是不看他娘也看太ゝ鳳姐聽說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既這樣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磕頭起來又要与賴嬤ゝ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又開了

單与鳳姐去照樣置買不必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這里帮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多往那里來閑坐一則觀画二則便于會面寶釵因見天氣凉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点些針線來日間及至賈母處王夫人處省候兩次不免又承色陪坐閒半時園中姊妹處也要度時閑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閑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嗽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

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
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门只在自己房將養有時悶了又
盼个姊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
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衆人都体諒他病中且素日形体嬌
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粗忽也都不
苛責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
里走的几个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的藥總不見效
不如再請一个高明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间鬧一春

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个什麽不是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
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說病只論好的时節我是怎麽
形景可知了寶釵点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
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
嘆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可强的今年比往年
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
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
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健胃爲要肝火一平

不能剋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
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銚子熬出粥来若吃
慣了比藥还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嘆道你素日待
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心裡藏奸
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
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悮到如今細細筭来我母親去世的
早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个人像你
前日的話教導我怨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

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親自经過纔知道了比如若是說了
那个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
我竟自悮了若不是從前日看出你来今日這話再不對
你說你方纔說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
但只我因身上不好每年犯這个病兒也没什么要紧的
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个天翻地覆這會
子我又興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這
三个人便没話說那些底下婆子丫頭們未免不嫌我太多

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〻多疼了寶玉和鳳
丫頭兩个他们尚虎視眈〻背地里言三語四的何況于我
況我又不是他们這里正经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來的
他们已经多嫌著我了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
又有好親又有哥〻這里又有買賣地土家里又仍舊有房
有地你不過是親戚的情分白住了這里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
他们一文半个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紙皆

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寳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费得付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這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拿你當正經人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寳釵笑道雖是取笑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里一日我与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麼委曲煩惱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一日我雖有個哥哥你也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畧强些咱们也算同病相怜你也是个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嘆你纔說的也是多

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我們家里还有与你送几兩每日叫了頭們就熬了又便意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咲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麽放在口里的只愁我人人跟前失于應候罷了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来和我說句話見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里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来秋雨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黄昏且陰的沉黑

兼著那雨滴竹梢更覺悽涼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灯下隨便拿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恨等詞黛玉不覺心有所感亦禁不住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

其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秋雨助悽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綠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移泪燭

泪燭搖〻爇短檠　牽愁照恨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窓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脉〻復颼〻　燈前似伴離人泣

寒烟小院轉蕭條　疏竹虛窓時滴瀝

不知風雨几時休　已教泪洒窓紗濕

吟罷擱筆方要安寢丫嬛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

只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覺
笑了那里来的一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吃了藥沒有
今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蓑忙一手舉起
燈来一手遮着燈光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眼瞧了
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脫了蓑衣裡面只
穿半舊紅綾短袄繫着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紬撒
花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綉的綿紗襪子靸着蝴蝶落花
鞋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到

乾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
脫在廊簷上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
的十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麽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
刺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様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了下雨时
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都
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頭的這頂兒是活的
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心子抽了去下頂子來只剩了這
圈子下雪時男女都戴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黛

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兒上画的和戲上扮的漁婆了及說了出来方想起話未忖度与方纔說寶玉的話相連後悔不及羞的臉飛紅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来看了一遍又不禁叫好黛玉听了忙起来奪在手内向灯上燒了寶玉咲道我已背熟了燒也無礙黛玉道我也好了些多謝你一天来几次瞧我下雨還来這會子夜深了我也要歇着你且請回去明日再来寶玉聽說回手向懷内掏出一个核桃

大小的一个金表来瞧了一瞧那针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间忙
又揣了说道原该歇了又扰的你劳了半日神说着披蓑
戴笠出去了又翻身进来问道你想什么吃你告诉我我
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黛玉笑
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儿一早告诉你你听雨越发紧
了快去罢可有人跟着没有两个婆子答应有人外面
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道这个天点灯笼寶玉道
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

玻璃綉毬燈拿了下来命点一枝小蠟来遞与寶玉道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裡点的寶玉道我也有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倒打破了所以沒点来黛玉道跌了燈值錢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们前頭照着這个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裡拿着這个豈不好明兒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変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来寶玉聽了忙接了過来前頭兩个婆子打着傘拿

着明瓦燈後頭還有兩个小了嬛打着傘寶玉便將這个灯遞与一个小了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苑一个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灯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糖說這比買的强姑娘說了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凉夜又長越發該會个夜局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

說今年我大沾光了橫豎每夜有几个上夜的人誤了更
也不好不如會个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日又是我的
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場了黛玉聽說笑道難爲
你誤了你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給他几百錢打些酒吃說
着磕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
移灯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寳釵一
時又羡他有母兄一面又想寳玉雖素習和睦終有嫌
疑又聽見窓外竹稍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清寒透幕

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却鴛鴦偶

話說林代玉直到四更将闌方漸〻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見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帶了一番坐車過来邢夫人将房內人遣出悄向鳳姐兒道叫你来不為別的有一件為難的事老

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量老爺因
看上了老太太的鴛鴦要他在房里吽我
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到是平常有的事
只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鳳姐見
听了忙道依我說竟别磞这个釘子去老
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
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閑話来老太太常
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作什広左一个小

老婆們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没的耽悮
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養官也不好做去
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這話狠喜
歡大老爺呢这會子迴避还恐迴避不及
反到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
太太別惱我是我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
而且反照出沒意思来老爺如今上年
紀行事不妥太太該勸纔是比不得年輕

作这事無碍如今兄弟姪見：子孫[子]一大
群还这広闌[關]起来迶[怎]広見人呢那夫人冷
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偺們就使
不淂我劝了也為[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爱
的了頭這広鬍子蒼白了又作了官的一
个大兒子要了作房裡人也未必好駁回
的我叫了你来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
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要去的理自然是

我說去你到說我不劝你还是不知道那
性子的劝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兒知道
邢夫人禀性愚強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
次則婪聚財貨為自得家下一應大小事
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務一經
他手便尅嗇異常以賈赦浪費為名須得
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
靠一言不听的如今又听邢夫人如此的

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劝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庅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个了頭就是那庅大的一个活宝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里的話那里信的我竟是个獃子璉二爺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的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爺太

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帶衙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着老太太發笑等老太太過去了我搭赸着走開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方碍衆人边不得知道那夫人見他这話便又喜欢劝起来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

太說老太太說不給这事便死了我心裡
想着先悄：的和外央說他蛊害騍我細
細的告訴了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
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擱不住他
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这就妥了鳳
姐見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
万妥別說是外央憑他是誰那一个不想
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这半个主子不做

到愿意作个了頭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
那夫人笑道正是这个話了别說外央就
是那些執事的大了頭誰不愿意这樣呢
你先過去别露一点風声我吃了晚飯就
過来鳳姐見暗想外央素習是个可恶的
虽如此說保不嚴他不愿意我先過去了
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没話說倘或不
依太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就疑我走了

風声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
了我的話羞惱变成怒拿我出起氣来倒
没意思不如同着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
不意(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等(說)
道方纔臨来旧母那边送了两籠子(鵪)鶉
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赶太太晚飯上送
過来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
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什去了不如

这会子坐了我的車一齐過去倒好邢夫人
听了便命人来換衣服鳳姐忙着伏侍了
一回娘母兒三個坐了車過来鳳姐兒又
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里去我若跟了去
老太太若問起我過来作什広的倒不如
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来邢夫人听了
有理便自徃賈母处来和賈母說了一回
閒話便出来假托往王夫人房裡去從後

房門出去打外央的卧房門前經過只見外
央正在炕邪里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
来邢夫人笑道做什広呢我瞧：你扎的
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進来接他手
内的針線瞧了一瞧只管讚好放下針線
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着半新的藕色綾
袄青緞掐边牙色背心下面穿着緑綢裙子腰前背
鴨蛋臉烏油頭髮高：的鼻子两边腮上

微：的几点雀班(細白麻)外央見這(咲)般看他自已
倒不好意思起来心里便竟咤意(異)回笑問
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来做什庅
邢夫人使个眼色見跟的人退出邢夫人
便坐下拉着外央的手笑道我特来給你
道喜来了外央听了心中已猜着三分不
竟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
你知道你老爺跟前竟没有个可靠的人

的人心里再要買一个又怕那些牙子家出来的不干不净也不知道毛病見買了来家三日两日又弄鬼吊猴的因滿府里挑一个家生女兒收了又没个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这个好處没了那个好處因此冷眼選了半年这些女孩子里頭就只你是个尖兒模樣兒行事作人温柔可靠一概是齐全的意思

要和老太太討了的去收在屋里你比不
得外頭新買的你这一進去了進門就封
開了臉就封你是姨娘又体面又尊貴你又
是个要強的人俗語說的金子还得的金
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这一
来你可遂了素日心高智大的愿了又
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
太太去說着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

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redacted]燥便又說道
这有什庅臊處你又不用說話只跟着我
我就是了夗央只低着頭不動身邢夫人
見他这般便又說道难道你还不愿意不
成若果然不愿意可真是个傻丫頭了放
着主子奶々不做倒愿意作丫頭三年二
年不过配一个小子还是奴才你跟了我
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

容人的人老爺待偺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女个一男半女就我和並肩了家里的人你要使喚誰。还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这个机会後悔就遲了外央只管低着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这広个嚮快人這広又这樣積糉起來有什広不称心之處只管說與我、管你遂心如意就是了外央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是你

你有老子娘你自已不肯說話呂保你等他們問你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来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見房中来鳳姐見早換了衣服因房内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掟頭笑道據我看此事未必妥平常我們背着人說起話来听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着瞧罷了鳳姐見道太太必来这屋

里商議依了还可不依白討个燥着你
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鵪鶉
再有什庅配几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往
〻去估量着去了再来平兒听說照樣傳
給婆子們便逍遥自在的往園子里来这
里外央見邢夫人去了必在鳳姐兒房里
商議了必定有人来問他的不如躲了这
里因找了琥珀說道老太太要問你只說

我病了没吃早飯往园子里逛〻就来琥
珀答應了外央也往园子里来各處遊玩
再相正遇見平児因見無人便笑道新姨
娘来了外央听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
們串通一氣来筭計我等着我和你主子
鬧去就是了平児听了自悔失言便拉他
到枫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性把方纔
鳳姐過去回来說有的形影言詞始末原

由告訴了他夗央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这是偺們好譬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来个人從小兒什広話兒不說什広事兒不作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哩仍是照旧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这話我先放在你心里且別

和二奶〻說別說老爺要我作小老婆就是太太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要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答道只听山石背後哈〻的咲道好个没臉的了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听了不免吃了一驚忙起身面向山石後找尋不是別个却是襲人咲着走了出来問什庅事情告訢我說着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

的話說與襲人听般道真：这話論理不該我說这个老爺太好色了畧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平見道你既不愿意我交你个法子不用費事就完了夗央道什庅法子你說来我听平見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夗央啐道什庅東西你还說呢前見你主子不是这庅混說的誰知應到今見

襲人咲道他們兩个都不愿意我就和老太太說咔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宝玉了大老爺也就死心了夗央又是氣又是燥又是急因罵道兩个蹄子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為难的事拿着你們當作正緊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你們倒替換着取咲見你們是已都有了結果了將来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天下的事未必都

遂心如意你們且収着些兒別太樂過了
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央及道好姐姐
別多心偺們從小兒都是親姐妹一般不
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見你的主意告訴
我們知道了好放心外央道什広主意我
只不去就完了平見搖頭道你不去未必
得平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
你是老太太房里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樣

难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去的
那時自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北央冷笑道老
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这里若是老太
太歸西去了他横竖还有三年的孝呢但
擱他娘才死了没有他就放小老婆的理等到了
三年知道又是怎広个光景那時再說揔
到了至急為难我剪了頭髮作姑子去不
然还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広樣

樂得干净呢平兒襲人道真这路子没了
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来了他央道事到
如此爆一回子怎広樣你們不信慢：的
看着就是了太太才說了找我老子娘去
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才說了找我
老子娘去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
上来終久也尋的着现在还有你哥：嫂
嫂在这里可惜你是这里的家生女兒不

如我們両个人单在这里允央道家生女

見怎広様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愿意难

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着只見他嫂

子從那边走来襲人道去時找不着你的

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允央道这个娼

婦常曾是个九國販駱駝的听了这話他

有个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来到跟前

他嫂子咲道那里没找到姑娘跑了这里

来你跟了我来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
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
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咲說
道什庅話这樣忙我們这里猜謎兒贏手批
子打呢等猜了这个再去夗央道說什庅話
你說罷他嫂子咲道你跟我来到那里我
告訴你横竪有句話見夗央道我可是太太
和你說的那話他嫂子咲道姑娘既知道怎庅

奈何我快来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
的喜事処央听說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臉
上下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罵道你快着
夹那臭嘴離了这里好多着呢什庅好話
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都是好画見什
庅喜事状元痘見嚾的漿又滿是喜事怪
知不的道成日家羡慕人家的女兒作了小老
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

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爺了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見襲人攔着劝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說不犯着擇三掛四的俗語說当着家子別說短話姑奶奶罵我我不敢还言

这二位姑娘並沒惹着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庅過的去襲人平見忙道你倒別这庅說他也不是說我們你倒別牽三掛四的你听見那位太太老爺們封了我們作小老婆况且我們兩个也沒有爹娘哥丶兄弟在這門子里伏着我們横行霸道他罵的人自有他罵的我們犯不着多心外央道他見我罵了他燥了皮没

的盖臉又拿話挑唆你們兩个幸虧你們
兩个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来他
就挑出这个空兒来他嫂子自竟沒趣賭
氣去了外头氣的还罵平見襲人劝他一
回方罢了平見因問襲人道我因為往兩（四）
姑娘房里睄我們宝爺去的誰知遲了一
步說是来家里来了我疑惑怎庅不遇（撞）見
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

說他沒去我這里正疑惑是出园子去了可巧你從那里来了我一問你也沒見看後来他又来了我從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亦見你兩个說話来了誰知你們四个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听身後咲道四个眼睛沒見你、們六个眼睛竟沒見我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个正是宝玉走来襲人先咲道要我好找你

那里来宝玉咲道我從四妹〻那里出来迺頭看見你来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腆依着頭过去了進了院子又出来了逢人就問我在那里好笑〻等你到了跟前唬你一跳的後来見你也藏〻躲〻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掉回頭往前看了一看却是他两个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

躲的那里了、平見笑道咱們再往後找；去只怕还找出两个人来也未可知宝玉咲道这可再没有了外央已知話俱被宝玉听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宝玉推他咲道这石頭上冷咱們回房里去睡豈不好說着拉起外央来又忙讓平見来家坐吃茶平見和襲人都劝外央走外央方立起身来四人竟往怡紅院来宝玉将方纔的

話俱已听見此時心中自然不快只點〻
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外边
邢夫人因問鳳姐見外央的父母（札没有的）鳳姐因
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
看房子從不大上京他哥〻文翔現在是
老太太那边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
那边漿洗上的頭見邢夫人便命人叫了
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〻說與他金家

媳婦自是喜欢央：頭：去找外央指望一說必要不想被外央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見說了几句羞惱回来便对邢夫人說不中用他到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傍不敢提平見說了襲人也帮着他搶白我說了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的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没有这広大福我們也没有这広大

造化邢夫人听了因說道又與襲人什
広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还有誰在
跟前金家的道还有平姑娘鳳姐見忙道
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来我一出了門
他就挺去了回家来連一个影兒也摸不
着他、必定也帮說什広呢金家的道平
姑娘没在跟前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
也不真切不過是我白忖度鳳姐便命人

去快找了他来告訴他我来家了太太也在这里請他來帮个忙見豊見忙上来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請了三四次他就去了奶〻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〻我煩他有事呢鳳姐見听了方罢故意还說天〻煩他有些什広事刑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兒上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来說南

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来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来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边連棺材銀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便是活着人事不醒叫来無用他老婆子又是个聾子賈赦听了喝了一声又罵下流囚攮的偏的你这么知道还不離了我这里唬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

候着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
听着一時金文翔来了小么兒們直帶八
二門去隔了五六頓飯的工夫總出来去
了賈璉暫且不敢打听隔了一會又打听
賈赦睡了方總過来至晚間鳳姐兒告訴
他方總明白外央一夜不睡至次日他哥
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命他
出去外央意欲不去又怕賈母疑心只得

勉強出来他奇、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
他又許他遮広体面又遮広当家作姨娘
外央只咬定牙不愿意他奇、無法少不
不得回去覆吃賈家赦賈赦怒起来因說
道我这話告訴你叫你女人何他說去就
說我的話自故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
老了大約他恋着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
宝玉只怕也有賈璉若有此心叫他早、

歇了我要他不来已後誰还敢収此是一
件第二件想着老太太疼他将来自無然往
外聘作正頭夫妻去的吽他細想憑他嫁到
了誰家也难云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
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
吽他趂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
一句金文翔應了一声是賈赦道你别哄
我还打發你太太过去問儿央你們說了

他不意便不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再
依了仔細你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
退云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意
自己对面說了这話把个外央氣的無話
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愿意去了須
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听
了只当回想过来都喜之不尽他嫂子即
刻帶了他上来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

媽李紈鳳姐見宝釵等姨妹並外頭的幾
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
趣兒呢夗央喜之不尽拉了他嫂子到賈
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說把邢夫人
怎庅来說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說今兒
他奇〻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
越性說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
憑我到天下这一倆子也跑不出他的手

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着衆人在这里我这一輩子別說是宝玉便是宝金宝艮宝天王宝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沒造化該討吃的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〻去我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当妃姑去若說我不是

真心暫且拿話支吾日後再回〔圖別的〕天地鬼神
日頭月亮照着縣子從縣子里頭長疔爛
了云来爛他成嚼在這里原來他一進来
時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說着一面回手
打開頭髮右手就絞象〔眾〕婆娘了环〔鬟〕忙来拉
住已剪下半綹来了象人看時幸而他的
頭髮極多絞得不透連忙貫〔替〕他挽上賈母
說〔聽〕了氣的渾身亂〔打〕戰口内只說我道〔通〕共剩

了这広一个可靠的人他們还要来算計
因見王夫人在傍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
来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顺暗地里盤算我
有好東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剩了这
広个毛了頭見我待他好你們自然氣不
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来
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
不好勸的了李紈一听見外央这話早帯

姨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
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姨妹自
然也不好辯的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
紈鳳姐寶玉一概不敢辯这正用着女孩
見之時迎春老寔惜春小因此窓外听了
一听便走進来陪笑向賈母道这事與太
太什庅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
要收屋里的人小嬸子如何知道便知道

也推不知道犹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
老糊塗了姨太〻別笑話我你這个姐〻
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
婆〻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
了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
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
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
提我看着你娘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娘

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个不是我娘在
这里不認却推誰去我到要認是我的不
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这也有理你
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
太有年紀了看着宝玉罢宝玉听了忙走
過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来
說快起来断乎使不得終不成替老太太
給我陪不是不成宝玉听說忙站起来賈

母又笑道鳳姐見也不提我鳳姐見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听了與衆人都咲道这可奇了倒要听这不是鳳姐見道誰吽老太太会調理人調理的水葱見似的怎広怨得人我幸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还等倒这会子呢賈母笑道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

了賈母笑道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
罢鳳姐見道等着脩了这陪子来生托生
男人我再要罢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
見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臉的公公还要不要
了鳳姐見道璉見不配就只配我和平見
这一对燒胡了的饅子和他混罢說的象
人都笑起来了頭回說大太太来了王夫
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七回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禍走他鄉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来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要来打聽信息進了院门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知道待要回去裡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来少不淂進

来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
已覺得愧悔鳳姐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
也自回房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着
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〻退了邢夫人直
不敢出去賈母見無人方纔道我聽見你
替你老爺說媒来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
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可如今也是孫
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勸兩句都使不得

還由着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邢夫人滿面
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〻還有
什庅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兒賈母
道他逼着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
想你兄弟媳婦本来是老寔人生的多病多
痛上〻下〻那不是他操心你一个媳婦
雖然幫着也是天天丟了爬兒弄掃箒我凡
百事情我如今自己減了他們兩個就有

些不到去要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著一点子該要去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麼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是這樣他娘兒兩個裡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到自己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算和你們要東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的剩了他一個年把也大些的找几百的裸氣性

趕晚他還知道些二則他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着我和這位太〻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奶〻要銀子去所以這些年一應事情他說什庅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以至家下大〻小〻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疼他連你小嬸娘媳婦也都省些心我有了這个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有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氣可生了這

會子他去了你們弄个什麽人來我使你
們就弄他那麽一個真珠的人来不會說
話也無用正丑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
他要什麽人我這裡有錢呌他只管一萬
八千的買去就只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
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
的一般你来的也巧就去說更要當了說
畢命人来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来纔高

興說个話兒怎庅人都散了丫頭們忙合
庅找去了家人忙赶的又来只有薛姨媽
和那丫鬟道我纔来了又做什庅去你說
我聽了覺那丫頭道好親〻的姨太〻姨
祖宗我们老太〻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
没个閒空了只當疼我们罷你老人家嫌
乏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丫
頭你怕什庅不過罵幾句完了說着只得

合這小丫頭子走來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
偺們鬬牌姨太太的牌也生偺們一處坐
著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咲道
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著些兒就是偺們
娘兒四個鬬呢還是再添人呢王夫人咲
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
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
里坐著姨太太的眼花了偺們兩個的牌

都叫他瞧着些兒鳳姐叫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算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点精神贏老太ゝ幾個錢又想算命鳳姐道我正要算ゝ今兒該輸多少呢我還想贏呢你瞧ゝ場子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手賈母道鴛鴦之下便是鳳姐鋪下紅氈洗

牌揭幺五人起牌鬭了一回鴛鴦見賈母
牌已十嚴只等一張二并便遞了暗號與
鳳姐〻〻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
咲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裡扣着呢
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頭不下來的薛姨
媽道我手裡並沒有你的牌鳳姐道我回
來是要察的薛姨媽道你只管察且發下
來我瞧〻是張什庅鳳姐便送在薛姨媽

跟前薛姨媽一看是个二爺便咲道我到
不稀罕他只怕老太〻滿了鳳姐聽了忙
咲道我錯了賈母咲的已都低下啤未說你
敢含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道可是
我要算一算命呢這是自己惹的也怨理
伏賈母咲道可是你自己打着你那嘴问
着你自己從是又向薛姨媽咲道我不是
小氣爱贏錢原是个彩頭薛姨媽咲道可

是不這樣那里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〻愛
錢呢鳳姐正數著錢聽〻這話忙又把錢
穿上了向眾人笑道我的了竟不為
贏錢單為贏彩頭我到底小器輸了就數
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規矩鴛鴦代洗牌
因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
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我洗鴛鴦拿起
牌來笑道二奶〻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

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
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搁
在賈母傍邊鳳姐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
給就是了薛姨媽咲道果然鳳丫頭小器
不頑兒罷了鳳姐聽說便就起来拉住薛
姨媽回頭指着賈母素日放錢木箱子咲
道姨媽瞧瞧那个裡頭不知頑了我多少
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个時辰那裡頭

的錢就招手叫他們只得把這一吊也
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鬪了老祖宗的氣也
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去辦去了話未說
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住偏有平兒怕
錢不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道不用放在
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
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箱子里的錢
費事賈母笑的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推

著鴛鴦呌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
也咲了一回方回来至院門前遇見賈璉
問他太〻在那里呢老爺呌我請過去呢
平兒忙笑道在老太〻跟前呢跟了這半
日還沒動手兒呢趂早丟開手讓老太〻生
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〻湊了半日趣
纔略好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〻
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

又請了太〻又湊了趣兒豈不好平兒咲

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〻

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填限去了

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

与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〻

的這會子我打發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

好氣呢指着這個拿我生氣罷說着就走

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

到了堂屋裡往內走時把腳放輕了往里
间探頭只見邢夫人跟在那裡鳳姐眼尖
先瞧見了便使眼色不命他進来又使眼
色与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到了
一碗茶来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
璉不防便沒躲伶俐賈母便问外頭是誰
倒像个小子一伸頭鳳姐忙起身說我也
恍惚看見一个人影兒讓我瞧〻去一面

說一面起身出来賈璉忙進来陪笑道打
聽老太〻十四可出门好預備轎子賈母
道既這庅樣怎庅不進来又作鬼作神的
賈璉笑道見老太〻碩牌不敢驚動不過
吽媳婦出来問〻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
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
你這庅小心来着又不知是来作耳報神
的也不知是来作探子兒祟〻倒嚇[illegible]了

我一跳什庅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
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合那趙二
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著衆人都咲
了鴛鴦笑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
二家的賈母也咲道可是我那哩記得什
庅抱著背著的提起這些事来不由我不
生氣我進了這门子作重孫子媳婦起到
如今我也有了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

五十四年憑着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
也経了些從沒經過這事还不離了我這
裡呢賈璉一般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
兒在窗外站着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到
底倘在網裡了正說着只見邢夫人也出
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攤在我合
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沒孝心的雷
打的下流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

了幾句你就抱怨了你還不好々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抱你賈璉道太々快過去罷咔我来請了好半日了說着送他母親出来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略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含愧自此便等粧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覓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

歲的女孩子来名喚嫣紅收在屋内不在
話下這里閙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自)此一
二日间無話展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
媳婦又進来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
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
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却也十分
齊整寛濶泉石林木樓閣亭軒也(有)好幾處
驚人駭目外面廳上薛潘賈珍賈璉賈蓉

並無个近族的很遠的也没来賈赦也没
来賴大家因也請了幾个現任的官長並
幾家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蓮薛
蟠自上次會過一次已念〻不忘又打聽
他最喜串戲且串的都是生旦風月戲文
不免錯會了意悮認他作个風月子弟正
要与他相交恨没有个引進這日可巧遇
見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

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
和他一處坐着問長問短說此說彼那柳
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
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
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
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
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
榮與他素習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

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
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
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雖
見了豈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
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
去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
無干說着便命小廝們到裡頭找一個老
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

了後一盞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咲道好叔〻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說著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鐘的坟上去了否湘蓮道怎么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衆人走到那里去瞧了一瞧果然

又動了一点子回家来就便丟了幾百錢
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
寶玉道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
裡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个叫茗烟出去
到坟上供他去回来我也问他可被雨冲
壞没有他說不但不冲且比上回又新了
些我想着不過是這个朋友新築了我只
恨我天〻圈在家裡一点兒作不的主行動

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擱就是那个勸的
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人不由我便湘蓮
道這个事也不用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
心裡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我已经打点下
上墳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裡是
沒的積聚總有幾个錢来隨手就完的不
如趁空兒留下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
手寶玉道我也正為這个要打發个人找

你〻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〻浮踪浪跡
没个一定的去處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
這个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
门去走〻外頭逛个三年五載再回来寶
玉聽了忙問這是為何柳湘蓮冷笑道我
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
别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
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

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到好寶玉
想了一想說道既是這樣倒是迴避他為
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
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着便滴下淚來
柳湘蓮道自然要辭的你只別和別人說
就是說着便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
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了書房剛至
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說

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礙着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又思薛蟠忽見他走上来如得了真寶忙趔趄着上来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里去了湘蓮道走走就来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興了好歹坐一坐就疼我了憑你有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你只別忙你有這个哥你

要陞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避人之處咲道你真心合我好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乜斜着眼忙咲道好兄弟你怎麼问起我這話来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既如此這里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后出来跟到我下處偺們替另喝一夜酒我那里還有兩

個絶好的孩子從沒出門去你可連一個
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里伏侍人都是
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也醒了一半
說果然如此湘蓮咲道如何人等真心待
你〻倒不信了薛蟠忙咲道我又不是獸
子怎庅有个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認
得你先走了我在那裡找你湘蓮道我這
下處在北门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

夜去薛蟠咲道有了你我還要家作什庅
湘蓮道既如此我在北门外頭橋上等你
偺们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
再走他们就不留心了薛蟠聽了連忙答
應于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
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内越想越樂左一
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己便吃了又吃
不覺酒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瞧

人不防去了至门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来說畢已跨馬直出北门橋上等候薛蟠没頓飯時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赶了来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乱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又踩過去了湘蓮又咲又是恨便也撒馬隨後跟来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

烟稀少便又圈馬回来再找不想一回頭
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咲道我說你是个
再不失信的湘蓮咲道快往前走仔細人
看見跟了来就不便了說著先就撒馬前
去薛蟠也就緊緊跟来湘蓮見前面人迹
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
上向薛蟠咲道你下来偺们先說個誓日
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咲

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拴在樹上便縱下說道我要日久要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語未了只聽噠的一聲頭後好似鉄鎚砸下来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乱迸身不由已便倒下了湘蓮走上来瞧〻知道他是个憒家不慣捱打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时便開了菓子舖薛蟠先還要掙挫起来又被湘蓮甲

脚尖点了两点仍舊跌倒口内說道原是两家情願你不依只好說為什麽唆出我来打我一面說一面乱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眼的你認〻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〻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着便取了馬鞭過来從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酒早已醒了大半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哎喲之聲湘蓮冷笑道

也只如此我只當作是不怕打的一面説
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朝葦中濘
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可
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
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
蟠便亂滾亂叫説肋條折了我知你是正
經人因為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湘蓮道
不用拉傍人你只説現在的薛蟠道現在

也沒什麽說的不過是個正經人我認錯了
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着
好兄弟湘蓮便又八卷薛蟠哎喲一聲道
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哎喲道好
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
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
口薛蟠一面聽、一面皺眉道水臟的很
怎麽喝的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

我唱〻説着只得俯頭向薛蟠唱了一
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
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臟東西你
快吃盡了饒〻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説好
歹積陰功饒我罷這是至死不能吃的湘
蓮道這樣氣息倒熏壞了我説着丟下薛
蟠便牽馬認鐙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
心内方放下又后悔自已不該誤認了人

待要掙挫起來無奈遍体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门去了薛蟠的小厮们素日是惧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還敢找去後来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着小厮们尋踪问跡的直找出北门下轎(橋)一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里衆人都道可好了有馬必有人

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滚的似个泥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著幾分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咲道薛大叔天〻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里來了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作駙馬去你就磞到龍犄角上薛蟠羞的恨沒地縫兒鑽不進去那里

爬的上馬去賈蓉只得命人赶到衙廂里催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拾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央告又令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復賈珍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被湘蓮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卧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

各自歸家时薛姨媽与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问起原故忙赶来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有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広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〻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況且咱們家的無

法無天的人所共知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〻養好了出门去時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个東道吽了那個人来當着衆人替哥〻陪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先當件大事告訴衆人倒顯的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非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着親

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
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
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又不聽人勸
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倒罷了
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廝去拆
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禁
住小廝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
酒醒後悔不及懼怕逃走了薛蟠聽見如

此說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氣古漸平

石頭記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又到十月因有各鋪面夥計內有筭年賬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年邁自幼在薛蟠當

鋪內攪総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歳也要回家明春方來曰説起今年依（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児上來當鋪照管赶端陽前我順路販些紙劄香料扇來賣除去倒稅花消之可以剩得幾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奪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了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事

况且我長了這庅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
作買賣究竟我于筭盤從沒拿過地土風
俗遠近道路点不知道不如我打点幾個
夲錢和張德輝抂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
錢也罷且躲〻羞去二則抂〻山水也是
好的心内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張德
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
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

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到是求事因
此不命他去只說好歹你守着我〻還能
放心些〻況且也不用做買賣等不着這幾
百銀子來用你在家里安分守己的就强似
這幾百銀子了薛蟠主意定了那里肯依
只說天〻又說我不識世事這個也不知
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恨把些沒要緊的都
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

我了吽我怎庅様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
我閑在家裡何日是個了日況且那張徳
輝又是個年高有德的咱們和他是世交
我同他去怎庅淂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
好的去處他自然説我勸我就是東西貴
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々問他何等
順利倒不吽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里
私自打点了一走明年發了財回来纔知

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姨媽聽他
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咲道哥〻果
然要經歷正事正是好的了只是他在家
里說着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越發難
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真改
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也不能又有
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命罷了這
庅大人了若只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

门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裡明年还是這個樣兒他既说的名正言順媽就打量着丢了八百一千銀子竟交与他試一試横豎有夥計們幫着也未必好意思哄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怕少不得〕有了的吃沒了的餓着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裡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忖半

晌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来也好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来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已在後廊下隔着窻子向里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薛蟠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点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

盡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
香菱並兩了个老年嬷嬷連日打点行裝派
下薛蟠之乳父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
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厮二名主僕
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单拉行礼使物
又僱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
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
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

偺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母親然
後過来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
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
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
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来薛姨媽上京
帶来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嬤嬤
小了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
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

庶陳設玩器並簾幔等物盡行搬了進来
收貯命兩個跟男子之妻一併也進来睡
覺又命香菱將他屋里也收拾嚴緊將门
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既有這些
人作伴不如叫菱姐々和我作伴去我们
園里又空夜長了每夜作活越多一個人
豈不越便將薛姨媽咲道正是我也忘了原該
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同你哥々說

文杏又小到三不著兩的鶯兒一個人不
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了頭來你使寶釵
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
小沒的淘氣倒是漫々打聽着有知道來
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
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老嬤々並臻兒送
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咲向寶釵
道我原要和奶々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

姑娘作伴去又恐怕奶〻多心說我貪着園裡来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咲道我知道你心裡羡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没個空兒就每日来一淌慌〻張〻的也没趣兒所以趂着机會趂索性住上一年我也多個作伴的你也遂個心香菱咲道好姑娘趂着這個工夫你交給我作詩罷寶釵咲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

今兒頭一日進来先出園東角门從老太〻
起各處各人你都瞧〻問候一聲兒也不
必特意告訴他们搬進園来若有提起因
由你只帶口説我帶了進来作伴就完了
回来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里走〻香菱
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〻的走来香
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咲相問寶釵因
向平兒咲道我今兒把他帶了来作伴兒

正要去回你奶〻 一聲兒平兒咲道姑娘
說的是那裡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
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里有個住
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便是園裡
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倒
门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
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著曰又向香菱
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鄰舍去寶

釵咲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且不必往我們家去二爺病了在家裡呢香菱答應着去了先往賈母處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日連打發我哥哥出外所以你們這裡的事一概也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也沒見平兒咲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就

無（没）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真我也正要瞧你奶ㄑ去呢不想你来了又是為了什庅事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賈雨村什庅風村（雨村的）半路途中那裡来的個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来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裡地方見了幾把舊扇子回家里看家里所有收着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

了立刻叫人各處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
死的寃家混號兒世人叫他作石獃子窮
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
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二爺好容易
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説之再三他把
二爺請了到他家坐[redacted]着拿出這扇子来
畧瞧了一瞧據二爺説原是不能再得的
全是湘妃椶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

画真跡回来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獃子説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没法子天〻罵二爺没能為已经許他五百銀子先兑銀子後拿扇子羅只是不賣只説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〻這有什麽法子誰知那雨村没天理的聽見了便説了法子訛他拖個官銀子拿了他到衙

二〇三〇

门里去说所欠官銀衆賣家產賠補把這
扇子抄了作了官價送了来那石獃子如
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问着二爺說人家
怎庅弄了来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為這点
子小事弄的人家坑家敗產也不筭什庅
能為老爺聽了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
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的這幾日還有
幾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凑在一處

就打起来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
著不知會什庅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
處我们聽見姨太太這里有一種丸藥上
棒瘡的姑娘快尋一丸子給我寶釵聽了
忙命鶯兒去要了一丸来與平兒寶釵道
既這樣替我问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答
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過眾人
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

自已便往瀟湘館中来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見香菱也進園来住自是歡喜香菱因咲道我這一進来了也得了空兒好歹交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咲道既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為師我雖不通大略也還教的起你香菱咲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作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麽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合當中

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
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奇句連平仄
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咲道怪道我常
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又有對的極
工的又有不對的又听見說一三五不論
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
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
聽你一說原來這些格調規矩竟是末事

只要詞句新奇為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真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作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的詩

重簾不捲留香久　古硯微凹聚墨多

說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

愛一學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然後再把陶淵明應陽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敏伶俐的人不

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听了咲道既這様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来我帶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遞与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向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与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院中諸事不顧只是燈下一首

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
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
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吟吟
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
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
了黛玉道可領略些滋味沒有香菱笑道
我倒領略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說与你
听黛玉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

来我聽香菱咲道據我看来詩的好處有
口說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卻是必真的有
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
咲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
見得香菱咲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
云

大漠孤烟直　長河落日圓

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

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似見了這景的若現再找兩個字換兩個春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

日落江湖白　潮來天地青

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終形容的盡念在嘴里到像有個千觔重的一個撖攬還有

渡頭餘落日　墟里上孤烟

這餘字和上字雖為他怎庅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數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 正說着寶釵和探春也来了也都入座聽他講詩寶玉咲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用多聽你說了這兩

句可知三昧你已得了黛玉咲道你既説
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
套了前人的来我給你這一句瞧々更比
這個淡而現成説着便把陶淵明的
暖々遠人村　依々墟里烟
翻了出来遞与香菱々々瞧了点頭嘆賞
咲道原来上字是從依々兩個字上化出
来的寶玉大咲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越

發到學離了你就作起来必是好的探春
咲道明兒我補一個東来請你入社香菱
咲道姑娘何苦打趣我〻不過是心裡羡
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咲道誰
不是頑意難道我們是認真作詩呢若說
我們認真成了詩出了園子把人的牙還
咲倒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
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議畫兒他們聽

見咱们起詩社求我稿子給他们瞧〻我
就寫了幾首給他们看〻誰不是真心嘆
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问道
這是真話庅寶玉咲道說謊的是那架上
鸚哥黛玉探春听說都道你真〻胡鬧且
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我们的筆墨也
不該到外頭去寶玉道這怕什庅古来閨
閣中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没人知道

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人来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七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了来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未謅成你就作一首来十四寒的韵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回来又毋苦思一回作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卧

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賬去你夲来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别混我一面作了一首先与寶釵看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作法你别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庅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〻〻看詩只見寫道是

月桂中天夜色寒清光皎〻影團〻詩人
助興常思玩野客添愁不忍觀翡翠樓邊
懸玉鏡珍珠簾外挂冰盤良宵何用燒銀
燭精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却有只是措词不雅皆因
你看诗少被他缚住了把這首丢開再作
一首只管放開胆子去作香菱听了默〻
的回来索性連房也不入只在池邊樹下

或坐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来往
的人都咤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得
此此信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著他咲只
見皺眉一回又自己含咲一回寶釵咲道
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嚷嚷直鬧到
五更天後睡下没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
了我就聽見他起来了忙忙碌碌梳了頭
就找鞾兜去一回来了歎了一日作了一

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作呢寶玉咲道
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賦情性
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香菱怎麼人
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
寶釵聽了咲道你能勾像他這若就好了
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荅只見香菱
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咲道
咱們跟了他去看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

齊都往瀟湘館来只見黛玉正拿著詩和
他講究衆人曰問（黛玉）作的如何黛玉道自然
算難為他了只是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
了還得另作衆人曰要詩看時只見作的
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試看晴空護玉盤淡淡
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只疑殘粉
塗金砌恍若輕霜抹玉欄夢醒西樓人跡

绝客餘猶可隔簾看
寶釵咲道不像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
字到還使得你看句〻到是月色這也罷
了原是詩從胡說了再遲幾天就好了香
菱自為這首妙絕聽如此說自己又掃了
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
妹們說咲便自己走至堦下竹前閒步搜
心搜胆耳不傍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窗

哄説菱姑娘你憪〻罷香菱怔〻答道憪
字是十五刪的錯了韵了衆人聽了不覺
大咲起来寳釵道可真是詩魔了都是顰兒
引的他黛玉咲道聖人説誨人不倦他又
来问我〻豈有不説的理李紈咲道咱們
拉了他往姑娘房里去引他瞧〻画兒叫
他醒一醒纔好説着真個出来拉了他過
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

歪着睡午覺畫繪立在壁間用紗罩着衆
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
停香菱見畫上有幾個美人曰指着咲道
這一個是我们姑娘那一個是林姑娘探
春咲道凡會作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
罷說着頑咲了一回各自散後香菱滿心
中還是想詩至晚間對灯出了一回神至
三更以後上床臥下兩眼鰥：直到五更

方後朦朧睡著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
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複騰了
一夜不知可作成了這今見之了且別叫
他正想著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
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聽了又是可
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
你這誠心都通仙了學不成詩還弄出病來
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

要来原来香菱苦志學詩精血成聚日间不能作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罷便忙錄出来到沁芳亭只見李紈与衆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来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作诗說夢話衆人正咲抬頭見他来了便都爭着要诗看要知端的下回

回它

分解

石頭記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話説寶釵命香菱拿了詩來至瀟湘館中見衆人正説笑他香菱便上来笑道你們看這一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作詩的心了説着把詩遞与黛玉及衆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殘
綠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借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你是用功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裡一定請了你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著他们是哄自己话還只管問黛玉

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幾個小丫嬛並幾
個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
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
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裡的話你
到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嬛
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
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妹還有一位
爺是薛大爺的兄弟我我這會子請姨太太

去呢奶〻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
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〻不成李紈也咲
道我們嬸〻又上京来了不成他們也不能湊在一
處這可是奇事大家納悶来至王夫人上房只
見烏壓〻一地的人原来邢夫人〻兄嫂帶了
女兒岫烟進京来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〻兒
王仁也進京兩親家一處打帮来走至半路泊船
時正遇見李紈之寡嬸帶着兩個女兒大名李紋

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敘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為婚正欲進京聘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趕來所以今日會齊來訪投各人親戚於是大家見禮敘過賈母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

一面收看帶来禮物一面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
説忙上加忙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姐妹叙離别
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次後想起衆人皆有親
眷獨自已孤单没个親眷不免又去垂泪寶玉深
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来至怡
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等笑道你們還不快
看人去誰知寶姐〻的親哥〻是那个樣子他這
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一樣了倒似寶姐〻同胞

一樣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〻是絕
色的人物你們如今瞧〻他這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
了老天〻〻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〻
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只說現在的這幾个人
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个
賽似一个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
个難道還有幾个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自嘆襲人
見他有了些〻魔意便不自去瞧晴雯瞧了一遍回來

款々笑向襲人說道你快去瞧々去姨太々一个侄女
兒寶姑娘一个妹々大奶々兩个妹々倒像一把子四根水
蔥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著進來了找寶玉曰
說咱們的詩社可興旺了寶玉咲道正是呢這是
一高興起詩社所以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
件不知他們可學過作詩不曾探春道我才問了
他們雖是他們自謙看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
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襲人笑道說薛

大姑娘的妹〻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麽樣了探春道果
然的話據我看連他姐〻並這些人揔不及他襲人聽了
又是咤異又咲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尋好的去我
真要瞧〻去探春道老太〻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
可的已竟逼着太〻認了干女兒了老太〻要養活
才剛已經要了寶玉喜的忙問這果然的探春道
我幾时說過謊又說道有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
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也不妨原該多疼女兒些才

是正理明兒十六咱們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丫頭剛起来了二姐〻又病了才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〻又不大作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来的混熟了咱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〻自然心裡沒有詩興的况且湘雲沒来顰兒才好了人〻不合式不如等着雲丫頭来了這幾个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合寶姐〻心也閒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今邀一滿

社豈不好偺們兩個且去往老太〻那裡去聽〻除寶
姐〻的妹〻不筭他一定是在偺们家住定了的倘或
那三个要不在偺們這裡住咱們央告着老太〻留下
他〻們也在園子裡住下咱們豈不多添幾个人越發
有趣了寶玉聽了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到是你明
白我終久是个糊塗心腸空喜歡一會子都想不到這
上頭說着兄妹兩个一齊往賈母處來薛姨媽寶
琴给王夫人作干女兒賈母歡喜非常連園中也不

命住炕上跟着賈母一處安歇薛蝌自向薛蟠房中住下賈母便合邢夫人說你侄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里住几天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很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与他治置房舍帮助今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与了鳳姐々々籌筭得園中姐妹多情性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与自己無干從此後邢岫烟除家

去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觀園住上一個月鳳姐只照迎
春分例送一分与岫烟鳳姐冷眼敁敠岫烟心腸爲
竟不像邢夫人与他的父母一様却似極穩重可疼的
人曰此鳳姐反怜他家貧苦比別的姐妹多疼他些
邢夫人到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曰素喜李紈
賢惠且軽年愛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
不肯令他外頭去住那李嬸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
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稲香村住下了

當下安揷既定誰知保齡侯史鼎又遷委了外任
大員不日要帶了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
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另設一處与他住
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
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熱鬧了多少李紈為首餘者
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
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二三個敘起年
庚除李紈年紀最長他十二个人皆不過十六七歲或有

這三個同年或有那五個共歲或有這兩个同月同日
或有那兩个同时同刻所差者是天年時刻月分而已連
他自己也不能記請誰長誰幼一併賈母王夫人及家
中丫嬛也不能細〻分晰不過是姐妹兄弟四个字隨
便乱叫如今看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作詩又不敢
十分囉嗦寶釵可巧来了一个史湘雲那史湘雲又是
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起香菱又請教他改詩越
發高了興沒晝沒夜高談濶論寶釵因笑道我

實在的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家只管拿着詩作正緊事講起来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愛學詩偏又添了你這話口袋子滿嘴裡説的是什麼怎麼是杜工部之沉鬱韋蘓州之雅淡又怎麼是温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隐僻放着現成的两个詩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作什麼湘雲听了忙咲問道現是那两个好姐姐你告訴我寶釵咲道獃香菱之心苦瘋湘雲之話多湘雲香菱二人听

了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了一領斗
蓬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里的寶
琴笑道曰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件給我的湘雲
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
雲笑道那里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作的
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樣疼寶玉也没給他穿寶釵
道真俗語說各人有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
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

在老太〻跟前就往園子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
喝到了太〻屋裡若太〻在屋裡只管和太〻說笑多
坐一會無妨若太〻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裡人多心壞
都是要害偺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鴛鴦等都笑了寶
釵笑道說你沒心卻又有心雖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
們這琴兒就有些像天〻說認我作親姐〻我今兒竟
叫你認他作親妹〻湘雲又瞧了寶琴半日笑道
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著

只見琥珀走来笑道老太〻説了叫寶姑娘别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麽樣就怎麽樣要什麽東西只管買去别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這段福氣你到去罷仔細我們委曲着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説話之間寶玉黛玉都進来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道寶姐〻你這話雖是頑話却有人真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真心惱的再没别人就只是他口裡説手

指著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到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著又指黛玉湘雲便不則聲寶釵忙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利害那里還惱你信雲兒說謊他的那嘴有什麼實據寶玉素習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且尚不知近日寶釵合黛玉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竟與寶釵

之語相符心中悶悶不解因想他兩个素日不是這
樣的如今看來更比他人好似十倍又見林黛玉赶著
寶琴叫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真是親妹妹一般那寶
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
住了兩日大概人物已知又見諸姐妹都不是那輕薄
脂粉且又和姐姐們都和契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
林黛玉是个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
玉看著只見暗暗的納悶一時寶釵姐妹往薛姨媽房

由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息寶玉便找了黛
玉來咲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几回說了
取笑你還惱這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
你講〻我聽〻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咲道你念
出來我聽〻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
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
鴻案這七个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為他這是幾时
三个字問的有趣是幾时接了你說〻我聽〻黛玉

聽了也禁不住笑起来因笑道這原問的好寶玉道
先时只疑我如今你也没得說我反落了單黛玉道
誰知他竟真是个好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
酒令起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〻告訴寶玉〻〻
方知緣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时孟光接了
梁鴻案原来是從小兒家口没攔上就接了案了
黛玉因又說起寶琴来想起自己沒有姊妹不免又
哭了寶玉又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〻今年

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〻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才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含淚道近來我只覺心酸眼淚卻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裡只管酸痛眼淚卻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裡疑惑的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著只見他屋裡的小丫頭子送了猩〻氈斗蓬來又說大奶〻才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作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隨著黛玉同

往稻香村来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紗面白狐皮裡鶴氅束一條青金閃緞雙環四合如意八寶堆成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来只見衆姐妹都在那裡都是一色大紅猩々毡与羽毛緞的斗蓬獨李紈穿一件青哆囉呢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一時史湘雲来了穿著賈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裡

子裡外發燒大褂子頭上戴著一頂挖雲鵞黃片金大紅猩猩毡昭君套又圍著大貂鼠風領黛玉先咲道你們睄孫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拿著雪褂子故意粧出个小騷達子来湘雲咲道你們睄我裡頭打扮的一面說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裡頭穿著半新的靠色三廂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綉龍窄褃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裡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裡緊緊束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縧脚

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的蜂腰猿背鶴勢螂形近之拳譜中有坐馬勢使似螂之蹲立昔人愛輕捷便俏閑取一螂覌其仰頸疊胸之勢今四字無出處卻寫畫矣衆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个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作詩我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兒的正日已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偺們大家湊个社又給接風又可以作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兒晴

了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勾賞了李紈道我這裡雖好又不如蘆雪廬好我已竟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咱們大家擁炉作詩老太太想来未必高興況且咱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了頭个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勾了送到我這裡来指著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不算外咱們裡頭二了頭不筭四了頭告了假不筭你們四分送了来我包揔五六兩銀子也儘勾了寶釵等一齊

巵諸因又擬題限韵李紈笑道我心裡自己定了等
到明日臨期横竪知道說畢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
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裡
記罣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
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窗尚掩只見光輝奪目心裡早
已躊躇起來暴怨是晴了日光已出忙起來揭起窗
屜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
的工夫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

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人來盥洗〔櫛〕嗽已畢只
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皮襖子罩一件海龍皮小鷹
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金簑戴了金藤笠登上沙棠
屐忙忙的往蘆雪廣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
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卻如裝在玻璃盆內一
般于是走至山坡之下順着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
一股寒香拂鼻回頭一看卻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
有十數株紅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顯得精

神好不有趣寶玉便住了脚细〻的賞玩一回方欲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着伞走来是李纨打發了請鳳姐的人寶玉来至芦雪廬只見丫鬟婆子正在那裡掃雪開逕原来這芦雪廬蓋在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几間芽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芦葦掩覆一條去逕逶迤穿芦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嬛婆子見他披蓑戴笠而来都笑道我们才説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

全了姑娘們吃了飯才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迎~~春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氈斗蓬戴著觀音兜扶著一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媳人打著一把青細油傘寶玉知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裡間房內梳洗更衣眾姐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時頭一樣菜便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的人的藥

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們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着吃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着野雞爪齏忙忙的咽完了賈母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了便叫留着鹿肉與他們晚上吃鳳姐忙說還有呢方才罷了史湘雲便悄悄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偺們要一塊自已拿了園裡弄着又頑又吃寶玉聽了巴不得一聲兒便真合鳳姐要了一塊命

婆子送入園去 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廣来
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咲道
他兩個再到不了一處若到一處生出多少故事来這
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 正説着只見李嬸也走
来看熱鬧因咲向李紈道怎麽一个帶玉的哥兒和那
一个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
的他兩個在那里商議著要吃生肉呢説的有来有
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咲道了

不得快會了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是雲丫頭鬧

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等忙出來看找着他兩個說

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裡去

吃去那怕吃一隻生鹿撐病了不与我相干這麼大

雪怪冷的替我作禍呢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

絲蒙來李紈道仔細劃了手不許哭說着鳳姐打

發平兒來回覆不能來為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

平兒那裡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着鳳姐

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㗂曰此褪去手上的
鐲子三个人圍著火平兒便要燒三塊(肉)吃那邊寶釵
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琴等及李嬸深為罕
異事探春与李紈等商議定了題探春道你聞香氣
這里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著也找了他們來李紈
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夠湘雲一面吃一
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才有詩若不是
這鹿肉今兒斷不能作詩說着只見寶琴披著鳬靨

面裏站在那里咲湘雲咲道傻子你來嚐〻寶琴咲
說怪臟的寶釵咲道你嚐〻却好吃的你林姐〻弱
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听了便過去吃了
一塊果覺好吃便也吃起来一時鳳姐打發了頭来
呌平兒〻〻說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罷小了頭
去了一时只見鳳姐也披了斗篷走来咲道吃這樣
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着也湊在一處吃起来黛玉
笑道那里找這羣花子去罷了〻〻今日蘆雪庵遭

劫了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芦雪廬一哭湘雲咲
道你知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们都假清高最可
厭我们這會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錦心綉口
寶釵咲道你回来若你的不好了那肉給你掏出来
就把這雪壓的芦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劫說着吃畢
洗浴了一回平兒帶鐲子時却少了一个左右前後
乱找了一番蹤跡全無衆人都咤異鳳姐兒咲道我
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们只管作詩去你们也不用

我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作什麽詩老太太說離年又近了正月裡還該作些灯謎兒大家頑笑才是衆人聽了都咲道可是到忘了如今趕著作幾个好的預備著正月裡頑說著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菓菜俱已擺齊墻上已貼出詩題韵脚格式來了宝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韵後面尚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作詩我只起三

句雖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這到底分个次序
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回

芦雪廬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創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个次序讓我寫出来說著便令衆人拈鬮為序起首恰是李氏鳳姐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衆人都笑道更妙了寶釵便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一个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与他聽鳳姐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〻只有了一句

粗話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衆人都咲道越粗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罷鳳姐咲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可使得衆人聽了都相視咲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正是會作詩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李嬸合平兒又吃了兩杯酒方去了這裡李紈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己聯道

開門雪尚飄　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　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飾萎苕　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粱饒　葭動灰飛管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　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蒲〔浦〕不聞潮　易挂踈枝柳

湘雲道

難堆破葉蕉　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　光奪窗前鏡（琴志虔星）

黛玉道　香粘壁上椒　斜風仍故故

寶玉道　清夢轉聊聊　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　鰲愁坤軸限（釵全寓意）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

見湘雲走來道
龍鬪陣雲銷　　野岸迴孤棹
寶琴已站起道
吟鞭指灞橋　　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里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
眉挺身的說道
加絮念征徭　　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摇　　磴〻輕趋步
黛玉忙聯道
　翦〻舞隨腰　　煮芋成新賞
一面説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
玉三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里還顧得聯詩今見
黛玉推他方聯道
　撒鹽是舊謡　　葦蓑猶泊釣
湘雲笑道你快下去你不中用到耽擱了我一句只

聽寶琴聯道
林斧不聞樵　伏象千峯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　花緣經冷結
寶釵與眾人又忙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　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的吃茶已被岫烟聯道
空山泣老鴉　堦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下茶盃忙聯道

池水任浮漂　照耀臨清曉

黛玉聯道

繽紛入永宵　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聯道

端釋九重焦　僵臥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　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着便道

寂寞封臺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貧懷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冰漸沸

湘雲見這樣自爲得趣又是咲又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咲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咲的湾腰又忙念了一句衆人问道到㡳説的

是什庅湘雲喊道

石樓閒睡鶴

黛玉咲的握着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暖親貓

寶琴也忙咲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咲道

沁梅香可嚼
寶釵咲稱好也忙聯之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之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之
晴凝翡翠翹
黛玉又道

無風仍脉脉

寶琴又忙咲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着已咲軟了衆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
作詩看着也只是咲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
有才窮力盡之時我聽聽你還有什麽舌根嚼了湘雲只
伏在寶釵懷裡咲个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
事把二蕭韵全用了我才伏你湘雲起身咲道我也

不是作詩竟是拚命呢衆人嘆道到是你說羅探春早已料定沒有自已聯的了便是寫出來白此說還沒收住呢李紈聽了接過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又收了一句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夠了〻〻雖沒作完了韻賸的字若生扭用了到不好了說著大家細〻評論一回獨湘雲的

多都笑道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這句評去都還一氣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耽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裡耽待你的又說韻險了又整誤了又不會聯句了今日必得罰你我才看見攏翠庵的紅梅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為人我不理他如今罰你取一枝來眾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趣寶玉又樂為答應著便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的很你且

吃一盃酒再去于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了一个大盃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你要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好々跟着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了不得了李紈点頭道是一面命了嬛將一个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准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咏紅梅了湘雲忙道先作一首寶釵忙道今日斷乎不容你再作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着也沒趣回來還罰寶玉

他說不會作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己作去黛玉咲道這話狠是我還有个主意方才聯句不夠莫若揀那聯的少的人作紅梅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才那李二位曲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三个人也搶了許多我们一概都别作只讓他三个作才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作還是讓琴妹〻罷寶釵只得依允想此刻二玉已會不見賜否又道就用紅梅花三个字作韻每人一首七律邢大妹〻作紅字你们

李大妹〻作梅字琴兒作花字李紈遂饒過寶玉去
我不服湘雲忙道有个好題目命他作衆人問何題
湘雲道命他作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
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嘻〻的擎了一枝
紅梅進來衆了嬛忙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笑稱謝
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
呢說著探春早已遞過一鍾煖酒來衆丫嬛上來接
了蓑笠彈雪各人房中丫嬛都添送衣服来冬月午

後景況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
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黄橙橄欖
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
方才的詩題又催寶玉快作寶玉道好姐〻妹〻们
讓我自己用韻罷別限韻了衆人都說隨你作去罷
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二尺
來高傍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其間小
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

花吐胭脂香欺蘭蕙一篇紅梅賦人各稱賞誰知邢岫烟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出衆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是

詠紅梅花得紅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妝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咏紅梅花 得梅字

白梅懶賦之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已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南江北春燦爛
寄言蜂蝶莫疑猜

李紋

咏紅梅花 得花字

寶琴

疏是枝條艷是花
春妝兒女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眾人看了都咲稱賞一番又指末一首說更好寶玉
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
杯酒齊賀寶琴寶釵咲道三首各有各好你們兩个
天〻提弄了我如今又提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
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才一看見這三首又
唬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

著手炉咲道我擊鼓了若鼓絶不成的又要罰寶玉咲芝我巳有了黛玉提起筆来咲芝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便咲芝一鼓絶寶玉咲道有了你寫衆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罇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咲芝起的平〻湘雲又道快著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却点頭而笑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嫦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又摇頭說湊巧而已湘雲忙催二鼓寶玉又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才評論時只見幾個丫鬟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衆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

這等高興說著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蓬戴著灰鼠煖兜坐著小竹轎打著青紬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丫嬛每人都是打著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說只站在那里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這个無妨沒的他們娘兒兩个踏雪眾人一面上前接斗蓬挽扶著一面答應着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來著了說著李紈早命拿

了一个大狼皮褥子铺在當中賈母坐了因咲道你
们只管照舊頑咲吃喝我因為天短了不敢睡中覺
抹了一會牌想起你们来了我也来凑个趣兒李紈
早又捧過手炉来探春另拿了一付杯筯来親自斟
了煖酒奉与賈母〻〻便領了一口问那个盤子裡
是什麼東西衆人忙捧了過来回説是糟鵪鶉賈母
道到罷了撕一点子腿来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
親自来撕賈母又道你们仍旧坐下説咲我聽又命

李纨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没来的一樣才好不
然我就去了衆人聽了方依次坐下只李纨挪到儘
下邊賈母因問作何事了衆人便說作詩賈母道有
作詩的不如作些燈謎大家正月裡好頑的衆人答
應了說咲了一回賈母便說這里潮濕你们别久坐
仔細受了濕潮因說你四妹〻那里煖和我们到那
里瞧〻他的画兒趕年可有了衆人咲道那里能年
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有了賈母道這还了得他

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着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自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東西兩邊皆有過街门〻樓上裡外皆嵌着石頭匾如今進的是西门向外的匾上刻着穿雲二字向裡的匾上刻着度月兩字來至當中進了向南的正门賈母下了轎惜春已接了出来從裡邊遊廊過去便是惜春卧房门斗上有暖香塢三字早有幾个人打起猩紅毡簾只覺溫香拂臉大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

画在那里惜春因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別托懶兒快拿出来給我快画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著紫絨羯褂笑嘻嘻的来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也不告訴人私自就来了叫我好找賈母見他来了心中自是歡喜道我怕你們冷著了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真是個鬼靈精兒到底找了我来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笑道我那裡是孝敬的

心找了来我曰為到了老祖宗那里鴉没雀静的问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說叫我找到園里来我正疑惑忽然又来了兩三个姑子我心裡才明白了那姑子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来了我赶忙问来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如今来回老祖宗債主已去不用躲着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鷄請用晚飯去再遲一會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

咲鳳姐也不用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抬過轎子來賈
母咲着挽了鳳姐手仍上轎帶着衆人說咲出了夾
道東门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着鳬靨裘
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後一个丫嬛抱着一瓶紅梅衆
人都咲怪道少了两个人他都在這裡等着遇弄梅
花去了賈母笑道你們瞧這雪坡上配上他這人品
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樣梅花像个什庅衆人
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裡掛的仇十洲画的艷雪图

賈母摇頭咲道那画的那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勾這様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个披大紅猩猩毡的人来賈母道那又是那个女孩兒衆人咲道我们都在這裡那是寶玉賈母咲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説話之间来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寶玉咲道向寶釵黛玉等説我才到了櫳翠庵妙玉每人送你们一枝梅花我已竟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咲説你費心説話之间已出了園门来至賈母房中

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會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
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〻今日老太〻到高
興正該賞雪才是賈母笑〻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
他们姐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〻昨日晚上我
原想著今日要合我們姨太〻借毋園子擺兩桌粗
酒請老太〻賞雪的又見老太〻安息的早我聽見
女兒說老太〻心下不大爽快因此今日也沒敢驚動
早知如此我正該請賈母笑〻這才是十月里頭場

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呢再破費不遲薛姨媽咲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咲道姨媽仔細忘了如今先秤五十兩銀子交給我々收着賈母道既這麼說我合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我粧心里不快混過去了姨太々更不用操心我合鳳姐（丫頭）到得了實惠鳳姐將手一拍咲道好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咲了賈母咲道呸沒臉的就順着竿子往上爬你不說姨太々是客在咱們家受屈我們

該請姨太〻才是那里有破費姨太〻的理不這樣
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姐笑道
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拏
出五十兩來就合我分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翻
過來拏我作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
和姨太〻要銀子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
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
是罰我个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已

咲倒在炕上賈母曰又説及寳琴雪下折梅比画還好又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的景况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与寳玉求配薛姨媽心中固也遂心只是已許過梅家了曰賈母尚未明説自已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賈母道可惜這孩子没福前年他父親就没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到多跟着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過了他父親且好樂的各處曰有買賣帶着家眷這一省逛一年那一省逛半年所

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里把他許
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
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腳的
說偏不湊巧我正要作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
母笑道你要給誰作媒呢鳳姐笑道老祖宗別管我
心里看准了他兩個却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
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已知鳳姐之意聽見已有
了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一會方散一宿無

话次日雪晴饭後賈母又親嘱惜春不管冷煖你只画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児和了頭梅花照模照樣一筆別錯快〻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為難只得应了一时衆人都来看他如何画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咲向衆人道讓他自己思去偺們且説話兒昨日老太〻只叫作灯謎兒我和綺児紋児睡不着我就編了兩个四書上的他兩个每人也編了兩个衆人聽了都咲道這到該作的先説

了我们猜々李紈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四書一句
湘雲接著就說在止於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
世家傳三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
哦是了雖善無徵衆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道
一池青草々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芦也再
不是不成李紈又笑道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
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問道可是山濤李紋笑
道是李紈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衆人聽了

半日寶釵咲道這个意却深不知可是花字李紈咲
道恰是了衆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咲道這妙的狠
萤可不是草化的衆人會意都咲了說好寶釵又道這些
雖好不合老太〻的意不如作些淺近的俗物才是
湘雲想了一想咲道我編了一支点絳唇却真是个
俗物你們猜〻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
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總難繼衆人都不解想了半日
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

人的寶玉咲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
湘雲咲道正是這个了衆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
怎庅解湘雲道那一个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
的衆人聽說都咲起來說偏他編个謎兒也是刁鑽古
怪的李紈道昨日嬸娘說琴妹〻是个見世面多的
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正用的著你的詩且又
好何不編幾个我们猜一猜寶琴聽了点頭含咲著
去尋思寶釵也有了一个念道

石頭記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乱用虎狼藥

話説衆人聞聽寳琴將素習經過各省的古跡為題作了十首懷古絶句内隱十物皆説這是自新巧都爭着看時只見寫的

赤壁懷古 其一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雄在內遊

交趾懷古 其二 馬援立銅柱處

銅鑄金鏞振紀綱
殸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鉄笛無煩説子房

鍾山懷古 其三 即孔稚圭北山移文處

名利何曾伴汝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其四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定位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其五

蟬燥鴉栖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得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其六

衰草閑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其七

黑水茫〻咽不流　冰弦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嘆（笑）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其八

寂寞脂痕漬汗流（淺淡梨雲壓靚妝）　溫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其九

小紅骨賤最身輕　私掖偷攜強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其十

不在梅邊在柳邊　　箇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聽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眾人看了都稱奇道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的後二首都無考拔我們也不懂不如另作兩首為是黛玉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這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拔咱們雖不曾看這些外

傳雖道連兩本戲也沒看見過麼那三歲孩子也知
道何況我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李紈又道況且他
原是到過這个地方的這兩件雖無考據古往今來以
訛傳訛好事者故意弄出這个古跡來以愚人的如
那年上京的時節單是關夫子的墳到見了三四處
關夫子一生事業皆是有憑據的如何又有許多墳
自然是後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愛敬上穿
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

坟多自古来有些名望坟就不少無考的古跡更多
如這兩首雖無考凡說書唱戲求的籤上皆有批注
老小男女俗語口頭人々皆知皆識的況且又不是
看西廂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這竟無妨只管
留着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積了一回皆不是冬日
天短不覺又是前頭吃晚飯之時一齊前来吃飯因
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花自芳進来說他母親病
重了想他女兒他来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々王夫

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鳳姐命他酌量去辦理鳳姐答應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緣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出门的媳婦傳一个你兩個人再帶兩个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外頭派四个有年紀跟車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要一輛小車給了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

太〻教包一包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〻的手炉也
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來我瞧〻周瑞家的答應去
了半日果然襲人穿帶來了兩个丫頭與周瑞家的
拿着手炉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着几支金釵珠
釧倒華麗又見身上穿着桃紅刻絲銀鼠袄子葱綠
盤金彩綉綿裙外面穿着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
三件衣裳都是太〻賞你的到是好的但只這褂子
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

笑道太〻就只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
趁年下再給大毛的還沒有得呢鳳姐笑道我到有
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出得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
先給你罷等太〻年下給你做的时節我再做罷只
當你還我一樣衆人都笑道奶〻慣会說這話成年
家大手大脚的替太〻不知背地裡賠墊了多少東
西真〻賠得是說不出来的那里又和太〻算去偏
這会又說這小氣話鳳姐笑道太〻那裡想到這些〻

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看也是大家的体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体統了寧可我淂个好名也罷了一个一个像燒火糊了頭的捲子是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到把个人弄成花子來了衆人聽了都笑說誰似奶々這樣聖明在上体貼太々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彈墨花綾水紅綢裡的夾

包袱裡面只包著兩件舊綿緞襖與皮褂鳳姐又命平兒把一个玉色紬裡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半旧大紅猩毡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紗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咲道你拿這猩々毡的就是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他穿著那件旧毡斗篷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羅鳳姐咲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个还花不夠

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眾人咲道這都是奶ゝ素日
孝敬太ゝ疼爱下人若是奶ゝ素日是小氣的只以
東西為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還敢這樣了鳳姐
咲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就是他知三分罷了說着
又喚付襲人道你媽若好了就罷若不中用了只管
住着打發人來回我ゝ再打發人給你送鋪蓋去可
別使他们的鋪蓋和梳頭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
你们自然知道這裡的也不用我吩咐周瑞家荅應

都知道我们這去到那里總叫他们的人廻避若住下必是另要兩間房的說着跟了數人出去又吩咐預備燈籠坐車往花自芳家来不在話下這里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嬷〻喚了兩個来吩咐道襲人只怕不来家你们素日知道那大丫頭们那兩个知好歹派出来在寶玉屋裡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寶玉胡鬧兩个嬷〻去了一時来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们四个輪流管上宿的鳳姐聽了

点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嬷〻
答應了自回園子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來回
鳳姐襲人〻母業已挺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王夫
人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
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
月咲道你今兒别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
雯道等你們都去盡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
且受用一日麝月咲道好姐〻我鋪床你把穿衣鏡套

了放下来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説着便去与寳玉鋪
床晴雯喝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暖和了你就来鬧
了此時寳玉正坐着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
活忽聽見如此説便自己起身出去進来笑道你們
煖和罷都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想起来
湯婆子還没拿来呢麝月道這難為想着他素日不
要湯婆子咱們那里熏籠上煖和比不得那屋炕冷
今兒可以不用寳玉笑道這個話你們都在上頭睡

了我這外邊沒个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睛雯道
我是在這里睡麝月往他外邊睡去説話之間天已
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灯燒香伏侍寳玉睡下
二人方睡睛雯自在薰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内外邊
至三更以後寳玉睡夢中叫了襲人兩聲無人答應
自己醒了想起襲人不在家也好笑起来睛雯已醒
因叫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旁邊不知道真
是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个哈氣笑道他叫襲人与

我什么相干因問做什么寶玉說〻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紅紬小棉襖寶玉道披了我的襖兒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夜的一件貂頦滿襟煖襖披上下去向盆內洗〻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漱盂寶玉漱了一口然後纔向茶桌上拿了茶碗先用溫水濤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〻也賞我一口兒麝月笑道一發上臉兒了晴雯

道將妹〻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一夜如何麝月
聽說也伏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与他吃過麝月
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〻回来晴
雯笑道外頭有个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有大月亮
的我們說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漱了兩口麝
月便開了後房揭起了氈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
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別人氣壯不怕
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襖便躡手躡腳的下了薰

躡隨出來寳玉咲勸道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
隨後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
侵肌透骨毛骨森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
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利害一面正要唬麝月只聽
寳玉高聲在內道晴雯出去了晴雯忙回身進來咲
道那里就唬死了他偏你慣會這蝎〻螫〻老婆漢
像的寳玉笑道到不會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
不好二則他不防未免一喊叫倘或唬醒別人不說

咱们是頑意到反說謊人說去一夜你们就見神見
鬼的你来把我這邊被一拉拉晴雯聽說便替他掩了
一拉伸手進去摸一摸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着凉
着一面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
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来罷一語未完只聽咯咯的
一聲门响麝月慌慌張張的笑了進来說道嚇了我
一跳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个人蹲着我才
要叫喊原来是个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来我才

看真了著冒〻失〻一嚷到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晴雯出去我怎麼不知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若不叫的快可是到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怪自驚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的伶〻俐〻的出去了不成寶玉道可不就這麼出去了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站一站皮不凍破了你的說著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

灰鍬重熟(把)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素香放上仍罩了至後屏剔了灯方纔睡下晴雯因方才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有吃飯正經餓他說這會子不(說)保養些还要捏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里這(這)麼嬌嫩起來說着只聽外間房中十錦槅上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值宿的老嬤

嬤嗽了兩聲囙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
玉方悄悄笑道咱們別說話了又惹他們說話說着
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懶
待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又叫你搬了
家去將息家里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間屋里躺
着我請了大夫看看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
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不然
一時大夫來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个老

嬷〻来吩咐道你回大奶〻去就說晴雯白日冷着
些不是什么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這
里更沒有人了傳一个大夫瞧〻他別回太〻罷了
老嬷〻去了半日来回說大奶〻說知道了吃两劑
藥了〔将〕便罷若不好時還出去為是如今時氣不好恐
沾帶〔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身子要緊的晴雯睡着煖
閣、里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喊道我那里就害瘟病
了生怕過了人我離了這里看你們這一輩子不頭

疼腦熱的說著便要起來寶玉忙摟住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習好生氣如今肝火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走過來避在書架之後只見兩三個後门口老嫗嫗帶了一個大夫進來了這里丫嬛都避了有二三個老嫗嫗放下大紅綉幔晴雯從幔中伸出手去那大夫見了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只有二三寸長尚有金鳳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忙回頭過來有一

个老嬷〻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診脉一回起身
到外间向嬷〻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滞近来
時氣不好竟算是个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来飲食
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原氣弱偶然沾带了些吃兩
劑藥疎散〻就好了說着便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
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门上的人及各處丫嬛廻避太
醫見了園中景致並不曾見一女子出了園门就在
守園门的小廝們的班房内坐了開了藥方老嬷〻道

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太醫忙
道方才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綉房又
是放下幔子來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婆〻悄〻咲道我
的老爺怪道小厮才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真
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那病的人
是他屋里的丫頭倒是个大姐那里的小姐若是小
姐的綉房小姐病了你那庅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
了方子就走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

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〻〻他看女孩
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庅內滯這
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
請一個熟的來老婆子道用藥方好不好我們不知
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來到容易只是這个
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請來的這轎馬錢是要給他
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兩銀
子才是我們只這們尸礼裡寶玉道王太醫來給他多少

婆子咲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沒个給錢的
不過每年四節送礼就是這人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一
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〻
不知擱在那裡呢寶玉道我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
子裡取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
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有一槅都是筆墨扇子香餅
各色荷包汗巾等類下一槅却有幾串錢于是開了抽
屜才看見了一个小簸籮內放着幾塊銀子到有一把

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子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我有趣你到成了是才來的了麝月也笑道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賣買算他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好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咱們不識戥子說咱們有些小氣似的那婆子站在外頭台磯上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个

只一塊最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再揀一塊小些的罷麝月早掩了櫃子出来誰又找去多了些你拿去罷寶玉道你只快叫茗烟再請王大夫去就是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茗煙果請王太醫来了先胗了脉後說病症与前相倣只是方子上果沒有麻黃枳實等藥到有當歸陳皮勺藥分量較前也稍減些寶玉喜不自禁道這才是女孩兒們藥雖然疎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

是傷寒內裡飲食傳滯他瞧了還說禁不起麻黄石
膏枳實的狼虎藥我和你們一比我就是那故園子
裡長的幾十年一棵老楊樹你們就是秋天芸兒進
我的那才開的白海棠連我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
得起麝月等笑道野墳裡只有楊樹不成難道就沒
有松柏我最嫌的是楊樹那麼大笨樹葉子只一點沒一
絲風他也是亂响偏你比他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
柏不敢比連孔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怕燥的才拿来混比呢說着
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藥就煎把銀盄子找
出来在火盆上煎睛雯說該給他們茶房煎去弄得
這屋裏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果
子香都雅神仙採藥燒丹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
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
少藥香如今恰好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
囑付麝月打點些東西遣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

一〻要當方過前邊来賈母王夫人去問安吃飯正值
鳳姐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
大〻嫂子帶着姑娘们在園子吃飯一樣等天長和暖
了再来回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
風下雪吃了些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来一
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後门里頭的
五間大房子橫竪有女人们上夜的挑了兩个廚子
女人在那里单給他姊妹们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

例的在總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或要東西那些雜
鴨獐鹿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
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個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
事一樣分例這里添了那里減了就便多費些事也
免了小姑娘冷風朔氣的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
禁得住就連寶兄弟也禁不住何況衆位姑娘賈母
道正是前兒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太多了
又添出這些事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賈母道正是這話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的大事多如今添出這些事你們自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就不体貼這當家人了你既這庅說出来更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

孀都在坐邢夫人及尤氏婆媳也都來請安还未过去賈母向王夫人等說道今兒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成了鳳姐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伏今日你們都在這里都是經过妯娌姑嫂的还有他這樣想的到薛姨媽李孀尤氏等齊笑說真个少有別人不过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

前也真孝順賈母点頭嘆道雖疼他我又
怕他太伶俐了也不好鳳姐兒忙笑道這
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
怕活不長世人都說得老祖宗不當說老
祖宗伶俐聰明过我我十倍怎広如今這
說得老祖宗不當說老祖宗伶俐聰明过
我十倍怎広如今這樣福壽双全只怕我
明兒逐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

等老祖宗归了西天我纔死呢賈母咲道世人都死了單剩咱們兩个老妖精有什麽意思呢說得衆人都咲了宝玉因記掛着晴雯襲人等事便先回園里來到了房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見晴雯獨坐于坑上臉上燒得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盪手忤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燒因說道別人家去

了也罷麝月秋紋也又(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才平兒来找他去了兩人鬼〻祟〻不知說什麽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宝玉道平兒不是這樣人况且他平不知你病他特来瞧你想來一定是我麝月来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瞧你病又(這)也是人情乖巧取和的常事你們素日又好斷不

肯傷和氣晴雯道這也是只是疑他為什
庅忽然又瞞起我来宝玉笑道讓我從後
門出去到那窗眼下听〻說些〻什庅来告
訴你果然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听只听見麝月悄
問道你怎庅就得的平兒道那日洗手時
不見了二奶〻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即
刻就傳給園里各處的媽〻們小心查訪
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丫頭本来又窮只

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起来再不料定是你們這里的幸而二奶〻沒有在屋裏你們這里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這是小丫頭墜兒偷起来的被他看見回二奶〻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宝玉偏在你們身上畄心用意争勝要强的那一年有个良兒偷玉缸冷了只一二年閒時还有人提起来這會又跑出一個偷金子

的来了而且更偷到街房(坊)家去了偏是他
這様的人打嘴所以忙叮嚀宋媽千萬別
告訴宝玉只當沒有這(件)事別和一个人提
起第二件老太〻大〻听了也生氣三則
襲人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〻只
說我往大奶〻屋里去的誰知鐲子脫了
口丟在艸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
化盡了黃澄〻的映着太陽还在那里呢

我就揀了起来二奶〻也就信了所以我
告訴你們以後後好防着他些〻別使喚他到
別處去等襲人回来你們商議着变个法
子打發了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蹄子也見
過些〻東西怎麼眼皮子淺平兒道這鐲子
能多重原是二奶〻的說這叫作蝦鬚鐲
到是這顆珠子还罷了晴雯那蹄子是塊
爆炭若告訴了他〻是忍不住一時氣了

或打或罵依舊嚷出来不好所以单告訴
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宝玉听
了又喜又氣又嘆氣喜道平兒竟能体貼
氣的是墜兒小竊嘆的墜兒那樣伶俐人
做出這樣醜事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
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晴雯說他你
是ケ要强的如何不說呢宝玉道如今你
病着听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了等好再

告訴你晴雯听了果然氣的蛾眉倒竪鳳眼圓睛那時就叫墜兒宝玉劝道你這一喊出来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之心乎不如領他這个情過後打發他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宝玉道這有什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二和夜間雖有汗還未見効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

太醫又来胗視另加減賜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與他嗅些痛打几個噴嚏就通了関竅麝月果然去取了一个金鑲雙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遞與宝玉便揭開盒扇里面有西洋琺瑯的黄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宝玉道嗅些走了不好晴雯听

說忙拿指甲挑了些嗅入鼻中不見怎樣又多〻挑了些〻嗅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个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取了盒子笑道了不得好辣快拿紙来早有小丫頭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拿来醒鼻子宝玉笑問如何晴雯咲道果覺痛快只是太陽还痛宝玉笑道越性盡用須西洋藥治

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和二姐
：要去就說我說了姐：那裡常有西洋
貼頭疼的膏子藥叫作依弗哪我尋一点
兒麝月答應了去了半日果拿了半節来
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
頭大的圓式將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
雯拿着一面靶鏡貼在兩太陽上麝月咲
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到俏

皮了二奶〻貼慣了到不大顯說畢又向
宝玉道二奶〻說了明日是老爺的生日
太〻說了叫你去明兒穿什広衣裳今兒晚上
好打点齊備了省得明兒早起費手宝玉
道什広順手就是什広罷了一年鬧生日
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往惜春房中去看畫
剛到了院門外邊忽見宝琴的小丫頭名
小螺者從那邊過去宝玉趕上来問那里

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那里呢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来不但宝釵姊妹在此且連邢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圍坐在薰籠上叙家常紫鵑到坐在暖閣里臨窗作針線一見他来都笑說又来了一个可没了你坐處了宝玉笑道好一幅冬閨集艶圖可惜我遲了一步横竪這屋子比各屋子暖這椅

子上坐着並不冷說着代玉常坐的搭着
灰鼠椅子（搭）的一張椅子上因見暖閣之中
有一玉石條盆里面攢三聚五着一盆单
瓣水仙点着宣石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
子暖和這花越發香了代玉道這是你家
的大總管賴大嬸子（送）薛二姑娘的兩盆花
他送了我一盆水仙他送了頭一盆臘梅
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

我轉送了你宝玉道我屋里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〻送的如何又轉送人這ケ断使不得代玉道我一日藥盅子不離火那里还擱的住花香来薰越發弱了况且這屋子里一半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掐了去這花也到清凈了宝玉笑道今兒我屋里也有病人吃藥你怎应知道的代玉笑道這話奇了白鷺白我

原是無心的話誰知你屋里事你不早来听說古記這會来了自驚自恠的宝玉笑道咱們明兒下社又有了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代玉听道罷ゝ我再不敢作詩了作一回罰一回沒淂錢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来宝玉笑道何苦来又奚落我我作什庅我還不怕燥呢你到握起臉来了宝釵因笑道這一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

每人四首詩四闋詞頭一个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韵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宝琴咲道這一說可知姐ゝ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难人若論起来也强扭得出来不過顛来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上買洋貨誰知有真ゝ国女孩子纔十五歲那臉面就如洋畫

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頭帶着都是珊瑚猫兒眼祖母綠這些宝石身上穿着金線織的鎖子甲洋巾袖袄帶倭刀也是鑲金嵌宝的實在畫兒上的也沒有這広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詩書會講五經能作詩填詞因此我父親便煩了一位通事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的是他作的詩衆人都稱奇道异宝玉忙笑

道好妹妹你拿出来我瞧〻宝琴笑道在南京収着呢宝玉听了大失所望代玉笑說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来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里自然都是要帶来的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来他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宝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語宝釵道若帶了来就給我們見識見識又向宝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〻我們听宝琴方答

道記得是一首五言律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為他了宝釵道你且別念等把雲兒叫了来也叫他听、叫小螺来吩咐道你到我那里去就說我們這里有一個外國美人来作的好詩請詩瘋來瞧去再把我們的詩獃子也帶来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听湘云那一个的外國美人来了一頭說着話果然香菱来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

秘先已聞聲宝琴道請坐了遂把方才話重叙了一遍湘云笑道快念来听宝琴自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衆人听了都道难為他竟比我們中國人

还強一話未了只見麝月走来說太：打
打發人来告許二爺明兒一早往舅：那
里去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来宝
玉忙站起来答應道是因問宝釵宝琴可
去宝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单送了礼去了
大家說一回方散宝玉因讓姊妹們先行
自已落後代玉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
多早晚回来宝玉道自然等送了殯回

来代玉还有話説又不曾出口出了一回神便道你去罷宝玉也覺心里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説什庅想了一想也笑道明日再説罷一面下了堦磯低頭正欲賣走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亦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几遍醒几次代玉道昨兒夜里好了只嗽了两遍宝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才想起来一面説一面

便挨進身来悄悄道我想宝姐姐送你的
燕窝一話未了只見趙姨媽走来瞧代玉
問姑娘這兩天好代玉便知他是從探春
處来門前經過順路的人情代玉忙陪笑
讓坐說難為姨娘想着怪冷的天親自走
來又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宝玉宝玉
會意便走了出来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
夫人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宝玉回来看時

晴雯吃了藥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
暖閣来自已便在晴雯外边又命將薰籠
抬至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一宿無話
至次日天未明時晴雯便叫醒麝月你出
去叫人給他預備茶来麝月忙披衣起来
来道咱們穿好衣裳抬過火箱来再叫他
們進來老嫲〻們也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
屋里怕過了病氣如見今他們見咱們擠在

一處又要嘮叨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呢
宝玉也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
丫頭子来收拾妥了才命秋紋檀雲進来
一同伏侍宝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
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氈的罷宝玉点頭那
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盖
碗建蓮紅棗湯来宝玉喝了兩口麝月又
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来宝玉噙了一塊

又囑咐了睛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还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叫宝玉進来宝玉見賈母身後宝琴面向里也睡着未醒賈母見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羅呢天馬箭袖大紅猩〻毡盤金彩綉石青粧緞沿边的排穗掛子賈母道下雪嗎宝玉道天陰着还有沒下呢賈母便命外头来把昨兒那一件烏雲豹的氅衣給他

罷兒央荅應了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時金線輝煌碧彩爛灼又不如宝琴所披之鳧靨裘只听賈母咲道這叫做雀金呢這是哦囉斯國拿孔雀毛拈的線織的前兒把那一件野鴨子給了你小妹〻這件給你罷宝玉磕了一个頭便披在身上賈母道你先給你娘看〻再去宝玉荅應了便出来應了只見兒央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

日夗央發誓决絕之後他總不合宝玉說話宝玉正自日夜未安此時見又迴避宝玉便上來笑道好姐〻你瞧〻我穿着好不好夗央便一摔手走進賈母房中來了宝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囬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復囬至賈母房中囬說太〻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吽我仔細穿別遭蹋了他賈母道就

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在沒了這會特給你做這个也是沒有的事又囑咐他不許多吃酒早些回来宝玉應了几个是老嬷：跟至厛前只見宝玉的奶兄李貴和王荣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着茗煙伴寉鋤藥掃紅四个小厮背着衣包抱着坐褥籠着一疋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嬷：又吩咐了他六個

人此話六个人忙答應了几个是忙捧鞭墜鐙宝玉忙〻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栄籠着嚼环錢啓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两边緊貼宝玉後身宝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爺書房門口又下来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家書房門天〻鎖着的也可以不用下来罷了宝玉笑道雖鎖着也

要下来的錢啟李貴都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来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劝两句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爺礼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出角門来正說話時頂頭果見賴大進来宝玉忙籠住馬意欲下馬賴大忙上来抱住了腿宝玉便在鐙上站起来笑携他手說了几句話接着又見小厮帶着二

三十个拿掃箒簸箕的人進来見宝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那為首小厮打千兒請了個安宝玉不識名姓只微笑点了一点頭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于是出了角門〻外又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厮并几个馬夫早預備下十来疋馬耑候一出角門李貴等都上了馬前引傍圍的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里晴雯吃了藥仍不見

効急淂乱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剤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說病来如箭倒去如抽線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都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們那里鑽沙去了瞧我病了都大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个的挽揭你的們的皮呢唬淂小丫頭子篆兒忙進来

問姑娘作什庅睛雯道別人都死絶了就
剩了你不成説着只見墜兒也跑了進來
來睛雯道你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
這里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
頭里了你往前些我不是老虎吃了你墜
兒只得前凑睛雯便欠身一把將他抓住
向枕邊取了一丈青向他手上乱戳口内
罵道要這蹄子作什庅拈不得針拿不得綫

只會偷嘴吃又眼皮子淺打嘴現世的不
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乱哭乱喊麝月忙拉
開墜兒按晴雯躺下笑道你才出了汗又
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淂這會鬧
什麽晴雯便(叫)人叫宋嬷〻進来說道宝二
爺才告訴了我〻告訴你們墜兒狠懶宝
二爺當面使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
〻背後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

宝二爺親自囬太〻就是了宋嫗〻听了
了便知鐲子的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
等花姑娘囬来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道
宝二爺今日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
娘艸姑娘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
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了出去麝月道這
也罷了早也去晚也去帶了去早清淨一
日宋嫗〻听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

点了他的東西又来見晴雯等說道姑娘
們怎広了你姪女不好你們教導他怎広
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个的臉兒晴雯
道你這話只等宝玉来問他與我們無干
那媳婦冷笑道我有胆子問他與他一件
事不是听姑娘們的調停他総依了姑娘
們不依也不中用比如方才說雖是背地
里姑娘就叫他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

我們就是野人〻了睛雯听說亦發急紅了
臉說道我吽了他名字了你在老太〻跟
前告我去說我撒野也攆出我去麝月忙
道嫂子你只會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
个何妨豈有吽喊講礼的別說嫂子你就是
賴大奶〻林大奶〻也得担待我們三分
便是吽名字從小直到如今都是老太〻
吩咐过的你們也知道恐怕难養活寫的

小名兒各處貼着呌萬人呌去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呌的我們連非兒林大(奶)娘呌了一聲老太〻還說的不是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〻人常回老太〻的話去可不呌着名字回話难道也称他爺那一日不把宝玉两字念九百遍偏嫂子又来挑這个来過一日嫂子閒了在老太〻跟前听〻我們當着面兒呌他就知

今將你亦擯也

道了嫂子原也不淂在老太〻跟前當這
体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
得不知我們規矩這里不是嫂子久站的
再一回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来問你了
有什庅話且帯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
他說宝二爺說了家里上千的人他也跑
来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还認不請呢
說着便叫小了頭子拿了擦地布来擦地

那媳婦听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立賭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嬤〻忙道你這會子不規矩你女兒在這屋里一塲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个頭沒有別的謝礼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个頭盡了心怎広說走就走墜兒听了只淂翻身進来給他两个磕了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不揪他那媳婦嗐聲嘆[illegible]氣不敢言語抱恨而去晴雯方才又悶

了風着了氣又覺更不好了翻騰至掌灯
剛安靜了些、只見宝玉進門就嗐聲跺脚
麝月忙問原故宝玉道今兒老太ゝ喜ゝ
歡ゝ的給了這个掛子誰知不防後襟子
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ゝ太ゝ都
不理論一面說一面脱下麝月瞧時果然
指頭大的燒窟窿眼這必定是手炉里火迸上
了這不值什庅赶着叫人悄ゝ的拿出去

叫丫能幹織補匠人織補上就是了說着
就用包袱包了交與一个媽媽送出去說
趕天亮就有總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
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舊拿回来了不但
織補匠人能幹裁縫綉匠並作女工的問
了都不認得這是什庅都不敢攬麝月道
這怎庅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宝玉道明兒
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还叫穿這個

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听
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来我瞧〻罷
沒那福氣穿就罷了這會子又着急宝玉
笑道這話到說的是說着便與晴雯又移
灯来細瞧了一回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
織的咱們如今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
似的界密了还可混得過去麝月笑道孔
雀線現成的但這里除了你还有誰會界

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掙命罷了寶玉忙道
這如何使得才好了些如何做的活晴雯
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
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
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寔寔撐不住
待不作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恨命咬牙捱
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拉線晴雯先拿了一
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很像若補上也不

狠頭宝玉道反（追）就狠好那里又找哦囉斯
圖裁縫去睛雯先将裡子拆開用茶杯口
大的一个竹弓釘牢在背面再将四边用
金刀刮的散鬆的然後挑用紭了两條分
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後界
出依本身之紋来回織補两針又看〻織
補二針又端祥（詳）端無（詳）奈頭暈眼黑氣喘神
虚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回宝

玉在旁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
命歇〻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
在身上一時又命拿个拐枕叫他靠着急
淂睛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囉唆着熬夜
明兒把眼睛摳摟了怎広處宝玉見他着
急只得胡乱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听得
得自鳴鍾已敲了四下剛〻補完又用小
牙刷慢〻的剔出絨毛来麝月道這就狠

好若不由心再看不出的宝玉忙要瞧、笑説真、一様了睛雯已嗽了几陣好容易補完了説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的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捶打了歇下沒一頓飯時天已亮了且不出門只叫傳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胗了脉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

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別清了這汗後失于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的藥減去了添了茯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命人快煎去一面嘆說道這怎庅處倘有好歹都是我的罪了晴雯睡在枕上道太爺你幹你的去罷那里就有勞病了寶玉無奈只得去

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
此症雖重幸虧平素是個使力不使心的
再者素習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
的密法無論上下只略有風寒咳嗽只以
淨食為主次則服藥調養故于前日病時
淨餓了兩三天又謹慎服藥調養如
今勞碌了些又加倍養了几日便漸々的
就好了近來園中姊妹各在房中吃飯炊

爨飯食未便寶玉自能變法要湯要羹調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平兒所說宋媽墜兒一事並晴雯攆出去等語一一也曾回過寶玉襲人也沒別說只說太性急了些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又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湯藥李嬸之兄弟又接了李嬸和李紋李綺家去住了幾月寶玉又見襲人

常〻思母含悲切晴雯猶未大愈因此詩社
之日皆未有人高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
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
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
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机參贊朝政不題且
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
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遺真影
像此時榮寧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〻碌

碌這日寧國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針線礼物正值了頭捧着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〻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共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定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収起這個

來吽他把銀錁子快〻交了進來了頭珍答應
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
了賈珍問尤氏咱們春季的恩賞可領了
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呢賈
珍道咱們家雖不等這几兩銀子多少是
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〻見過
了偵沾了祖宗的供上領皇上恩下則是托
祖宗福咱們那怕用一萬兩銀子供祖宗

到底不如這個又體面又是沾恩錫福的
除了咱們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
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麽上供過年真
真皇恩浩大想的週到尤氏道正是說着
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
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
珍道怎麽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道回說
今日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分在光祿寺庫

上因又到了光祿寺才領了下來光祿寺
官兒們都説問父親好多日不見着寔想
念賈珍笑道他們那里是想我的這又到
年下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
酒了一面説一面瞧那黄布口袋上有印
就是皇恩永錫四個字那一邊又有礼部
祠祀祭司的印記又寫着一行小字道寧國
府賈法恩賞永遠春祭共二分净折銀若

千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
堂領訖値年寺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
賈珍吃過飯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
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
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將布口
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順
便去問你璉二嬸〻正月裡請吃年酒的
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里明白開

了单子來咱們再定就不定重了舊年不
留神重了几家人家不說咱們不留心倒
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
賈蓉忙答應了過去賈蓉一時拿了請年
酒的日期单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
昇去看了請人別重這上頭日子因在廳
上看着小厮們撞圍屏擦抹几桌金銀供
器只見小厮手裡拿着個禀帖並一篇賬

目因說黑山村的烏庄頭來了叩請爺奶
奶萬福金安併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吉
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
笑道庄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
看文法只看個吉利罷一面忙展開单子
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二十隻獐子五
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羊二十
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

個鰣鰉魚二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鷄鴨鵞各三百隻風雞鴨鵞二百隻野雞兔子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蛏（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穣各二口袋大對蝦五十對乹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二萬斤御用胭脂米二石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秔五十斛

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石各
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之銀共
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姐兒
頑意活鹿兩對活白兔四對活錦雞兩
對西洋鴨兩對賈珍便命帶他進來一時
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
珍命人帶他起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
笑回托老爺的福還走的動賈珍道你兒

子也大了該叫他走ゝ也罷了爲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愿意来見ゝ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小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几年就可放心了賈珍道你走了几日爲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躭擱了几天雖走了一個月零几

日因日子有限了怕爺心焦可不赶着來了賈珍道我説呢今兒總來我才看那单子上年年老貨今年又打擂台了烏進孝忙前進了兩步回道回爺説今年〻成寔在不好從三月下雨起接連直到八月竟没有晴過五日九月里一場碗大的雹子方近一千三百里地連人帶房並牲口粮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年成總這樣的小的

並不敢説謊 賈珍皺着眉道我算定了你
至今也有五千兩銀子來這彀做什広的
如今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有兩處報了
旱潦你們又打擂台真〻是教我別過年了
烏進孝道爺的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
我那里只八百多地誰知竟又大差了他
現管着那府里八處地比爺這邊多着几
倍今年也只這些東西不過多二三千銀

子也是有飢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都可以没有什庅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費用費些我就受用些我受些曲就有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可省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里這几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一到倍了許多不知你們要找誰去爲進孝笑道那府里

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〻和萬歲爺
豈不賞的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
聽〻他這話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山坳
海沿子上的人那里知道這里道理按時
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的東西總
賞銀子不過一百兩勻一年的什麼這二
年那一年不多倍出几千銀子來頭一年
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〻那一注共花了

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有會親友只怕
就淨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家人老
寔外明不知里暗的事黃栢木作磬搥子
外頭體面裡頭苦呢（賈蓉）又向、笑賈珍道果真
那府窮了前兒聽見鳳姑娘和鴛鴦悄悄
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要當銀子呢
賈珍道那又是你鳳姑娘的鬼那里窮的
到如此必定見去路太多了寔在賠的很

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窮到如此了我心里却有一個筭盤却不至如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烏進孝出去好生代他不在話下這里賈珍吩咐方才各物留下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里然後自已留下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例來一分一分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的子姪喚

來與他們東西又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
多供祖宗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
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着猞猁猻的大
裘命人在廳柱下石矶上太陽中鋪了一
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
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
說道你有何事也作什庅來了誰叫你來
的賈芹垂手回說道聽見大爺這里叫我

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
東西是給那些閑着無事的無進益的小
叔〻兄弟們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
的如今你在那府里管事家廟里管和尚
道士們每月又有你的個分例這些和尚
的分例銀子都從你手里出你還取這個
來太〻也貧了你自己瞧〻你穿的可像手
里沒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

怎庅了比先不像了賈芹道我家里人口多費用大賈珍道你還支吾我你在家廟里幹的事打諒我不知道呢你到了那里自然是爺了沒有敢違拗你〻手里又有錢雖着我們又遠你就為王稱霸起來夜〻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的這個形像你還敢來領東西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子去才罷等過了年我必你

和你璉。二叔說換回你來罷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來回北府水王爺送了字聯荷包來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里賈珍看着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吃了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比往日更忙都不必說已到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

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暖閣内有内三門
内儀門并内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
門兩邊堦下一色硃紅大高照點的兩條
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
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橋（轎）帶領着衆人進
宮朝賀行禮領晏畢回來便到寧國府煖
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
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列入宗祠且說寶琴

是初次一面細〻留神打諒（眝）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有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掛一匾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衍聖公孔繼宗書兩傍有副長聯寫道是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德）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亦衍聖公所書

進入院中甬石甬路兩邊皆蒼松翠栢月
臺上設有青綠古銅影彝等罷抱厦前面，
一九龍邊匾寫道是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亦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鬧龍塡青

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付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寧
俱是御筆
裡邊香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着些神主
却看真不切只見賈府人分昭穆排班立

定賈敬主酒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開拜毯(開拜)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着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幔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着寧榮二祖遺像既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几軸列祖遺影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着直到正堂廊

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
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
至儀門賈荇賈芷等接了按次傳至階上
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
在外每賈敬捧菜至傳于與賈蓉賈蓉傳與
他妻子他妻子又傳鳳姐尤氏諸人直至
供桌前方傳與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
賈母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向

東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将菜飯湯點酒茶
傳完賈蓉方退出下堦歸入賈芹堦列之
首當時凡從文傍之名者賈敬為首下則
從玉者賈珍為首在下從草頭者賈蓉為
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候賈母拈香下拜
衆人方一齊跪下将五間大廳三間抱廈
内外廊簷堦上堦下兩丹墀内花團錦簇
塞的無隙空 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

金鈴玉佩微拽之聲並起跪靴履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卯忙退出至榮府尚候着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早已襲地鋪滿紅氈當地放着象鼻三足鰍沿流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新猩猩氈設着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邢夫人

等坐了兩面相對十二張椅子都是一色
灰鼠衣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
爐讓寶琴等姊妹坐了尤氏用茶盤親捧
茶與賈母蓉妻捧與衆祖母然後尤氏又
捧與邢夫人等蓉妻又捧與衆姊妹鳳姐
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等茶畢邢夫人等
便先起身侍賈母吃茶與老妯娌閑話了
一回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

自尤至七行此〻不寫

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了老太〻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過晚飯過去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等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侍賈母吃茶與老妯娌閑話了一回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已經預備下了老太〻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体面用過晚飯過去鳳姐兒攙着賈母笑道老祖宗快去咱們

家去吃别理他賈母笑道你這里供祖宗
快（忙）的什庅似的那里擱得住我鬧况且我
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不如還送了
去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
説的衆人都笑了又吩咐好生派妥當人
夜里看香火不是太意的尤氏答應了一
面走出了至煖閣前上了轎尤氏等閃過
屏風後小厮們總領轎夫請（抬）了轎出大門

尤氏亦隨邢王夫人等回至榮府這里轎
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邊合面設列着寧
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西邊合面設列着
榮國府的儀仗執事樂器來往行人皆屏退
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開
到底如今不在暖閣下下轎子了過了大
廳轉彎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
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裀繡

屛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内焚着松栢香栢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嬷〻來回老太〻們來行禮賈母忙又起身要迎只見二三個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内儀門便回來歸坐賈敬賈赦等領諸弟子進來賈母笑道難為你們不行禮罷一面說着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俱行過禮左右兩旁設下

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左右
兩旁小厮了環亦按差使上中下行禮畢
散押歲錢荷包金銀錁（同求）擺上（東菜）再上合歡晏
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果
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閣更衣衆人方
各散去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
大觀園正門上也挑着大明角燭兩溜高
照各處皆有路灯上下人等皆打扮的花

二三六四

團錦簇一夜人聲嘈雜語笑喧闐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又按品大粧擺針全付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寧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二人說話取便或者同寶玉寶琴寶釵等姊妹闈棋抹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〻忙着請人吃年茶酒

那邊廳上院内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絶一連忙了七八日纔了早又元宵將近寧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又去隨便領了半日王夫人和鳳姐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日之夕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桌酒席定班小戲滿掛各色佳燈帶領榮寧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

等家晏賈敬素不茹酒也不去請他于十
七日祖祀已完他便仍出城修養便這几
日在家內亦是靜室默處一槩無聞不在
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賜也便告辭而去
賈母知他在此彼此不便也就隨他而自去
賈赦自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自然
是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便快樂與這
邊不同的這邊賈母花廳之上共擺了十

来席每席設爐瓶焚着御賜百合宮香人
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的點着
山石佈滿青苔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
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窯茶盃並十錦小
茶盃里面泡着上等茗茶一包（边）皆是紫檀
透雕嵌着大紅紗透繡花卉並草字詩詞
的纓絡原來繡這纓絡的也是姑蘇女子
名喚慧娘因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

精于書畫不過偶一兩針：線作要並非市賣之物几這屏上所綉之花卉皆仿的是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推本來非一味濃艷匠工可比每一枝花花側皆用古人題花之舊句或詩詞歌賦不一皆用黑絨綉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轉折輕重連斷皆與筆草無異亦不比市綉板腔可恨他不仗此技獲利所以天下

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當今便稱為慧繡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做其針跡愚人獲利便這慧娘命夭十八歲便死了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那一干翰林文魔生先們因深惜慧繡之佳便說繡字不能盡其妙這樣筆跡說一繡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議將繡字便隱了去換了一個紋字

所以如今都稱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榮也只有兩三件上年將兩件已經進了上目下只剩下這一件纓絡一共十六扇賈母愛如珍寶不入在請客各色陳設之內只留在自己這邊高興擺酒時賞玩又有舊窯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堂富貴鮮花草上面兩席是李嬸薛姨媽賈母東邊設一透雕夔龍

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榻之
上一頭又設一個極輕巧洋漆描金小几
々上放着茶吊茶碗嗽盂洋巾之類又有
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
笑一回又自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
向薛姨媽李嬸道恕我老了骨頭疼放肆容
我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
美人拳椎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有一張

高几却設着纓絡花瓶爐香等物外另設一精緻小高桌設着酒盃箸將自已這一席設放在榻傍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一餚一菓來先捧與賈母看了喜則留在小桌上嚐一嚐仍撤去放在他四人席上只算四人是跟隨賈母坐的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一路便是李紋

李綺寶釵岫烟迎春姊妹等兩邊大樑上掛着一對聯三聚五玻璃芙蓉彩穗燈每一席前竪一柄漆幹倒垂荷葉上有燭信插着彩燭這荷葉那是鏨珐瑯的活信可以扭轉如今皆將荷葉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全向外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窗槅門下一齊摘下全掛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各色羊角玻璃戳紗料

絲或綉或畫或堆或摳或絹或紙諸燈掛滿廊上几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菱賈菖等賈母也差人去請衆族人男女奈他們或有年邁懶于熱鬧的或有家内無有人不便來或有病淹纏欲來有不能來的或有一等妬富愧貧不來的甚有一等憎畏鳳姐之為人而賭氣不來的或有羞口羞脚不慣見人不敢來的

因此族中雖多女客來者只不過賈菌之母婁氏帶了賈菌來了男子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是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間小宴中數來也算是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妻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坑桌每一張上搭着一條紅氊氊上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彩繩穿着每二人

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的指示將那兩張擺這薛姨媽李嬸的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來賈母便說在當地擺這媳婦們都素知規矩的放下桌子一併將錢都打開將彩繩抽去散堆在桌上正唱兩樓記會這齣將終于叔夜因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說道你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賞燈呢我騎了這

馬赶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
的賈母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
孩子可怜見的鳳姐兒便說這孩子纔九
歲了賈母笑說難為他說的巧便說了一
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
小簸籮聽見賞字走上去向桌上散錢堆
內每人各撮了一簸籮走出來向戲臺上
說老祖宗姨太〻親家太〻賞文豹買菓

子吃的說着便向堂上撒只聽豁啷〻一聲响欲知在端的下回分解

石頭記卷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班衣

却說那賈珍賈璉暗〻預備下大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他也忙命小厮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隨起身小厮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在賈璉手内隨了賈珍趨至裡面先至李嬸席上躬身

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
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
二位爺請坐着罷何必多禮于是除邢王
二位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俱垂手旁侍賈
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
下賈珍在先捧杯賈璉在後捧壺雖止二
人奉酒那賈環弟兄等也是隨班按序
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也

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忙跪下了史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帮跪下作什麽有這樣你也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方起來又與邢王二位夫人斟過了賈珍笑道妹妹們怎麽樣呢賈母等都說你們去罷他們到便意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來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中觀燈八

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内下席往外走賈母因說你往那里去外頭爆竹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了寶玉回說不往遠去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于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並幾個小丫頭隨着賈母曰說襲人怎広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子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道他媽前日沒了因為熱

孝不便上前來賈母聽了點〻頭又笑道
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
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該在這里皆因我們
太寬了有人使不查他們竟成了倒了鳳
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兒晚上也便沒孝那
園子里也須得他看着燈燭花炮是耽險
的這里一唱戲園子里人誰不偷來瞧〻
他還細心各處照看照看況且這散後寶

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
來了衆人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盖也是
冷的茶水也不齊備各色都不便宜取[所]以
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我[叫他]來就是
了賈母聽了這話忙忙說你這話狠是比
我想的周到快別叫他了他媽几時沒的
我怎庅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
親自回老太太的怎庅到忘了賈母想了

一想笑說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說老太〻那里記得這些事賈母因歎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了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一場末後給了一個魔王寶玉虧他魔了這几年他又不是咱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什麽大恩典他媽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几兩銀子發送他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賞給他四十兩

銀子也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也罷了鴛鴦的娘前兒沒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去守孝如今叫他兩個一處作伴兒去又命婆子將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兩個吃去琥珀笑說還等這會子呢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只坐在園門茶房里烤火和管茶的女人

偷空飲酒鬭牌寶玉看園中雖是燈光燦
爛却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
們悄〻的進去唏他們一跳于是躡足潛
蹤的進了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人對面都歪
在地炕上那一頭有兩三個老媽打盹寶
玉〻只當他二人睡着了才要進去忽聽鴛
鴦嘆了一聲說道天下事難定論你单身
在這里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

没個定準想來你是在再不能送終的了偏
今年就死在這里你到出去送了終襲人
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看父母回首太〻
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到也算養我一場
我也不敢意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向
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
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個、兩
清〻淨〻的說一回襲人正悶幸而他來

于是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内笑說蹲下再觧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了頭知是小觧忙先去、出茶房預備去了這里寶玉剛轉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里你大呼小叫不要吓着他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道姑娘可連日辛苦了麝月問手

里拿的是什麼媳婦們道老太〻賞金花
二位姑娘吃的秋紋笑道外頭唱的八義
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〻來了
寶玉笑命揭起來我瞧〻秋紋麝月忙上
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蹲下身
子寶玉看了兩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
等菓品菜饌點了一點頭邁步就走麝月二
人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

兩個女人到和氣他到天〻乏了到說你
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
道這好的也很好那不知理的也太不知
理寶玉笑道你們明白人躭耽待他們是笨
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來至園門那几個
個婆子雖吃酒鬪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寶
玉來了也都跟上花廳後廊上只見兩個
小丫頭一個捧着小浴盆一個搭着手巾

又拿着泥子小壺在那里久等秋紋先忙
伸手向盆内試一試説道你越大越粗心
了那里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睄
〻這個天我怕水冷倒的還是滾水如今
冷了正説着只見一個老婆子提壺滾水
來小丫頭便説道好奶〻過來給我倒上
些那婆子道這是太〻泡茶的秋紋道憑
你是誰那婆子回頭見是秋紋提起壺來

就倒秋紋道勾了你這広大年紀也沒個見識誰不知是老太〻的水要不着的人誰敢要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是姑娘來寶玉洗了手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手跟進寶玉要了一壺熱酒也從李嬸斟起二人也笑讓坐賈母說他小讓他斟去大家到要干的說着自已干了邢王二夫人也忙干了讓薛李二人也只得干了

賈母又命寶玉道連你姐〻妹〻一齊斟
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干了寶玉答應着
按次斟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杯來
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干黛玉笑說道
多謝〻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
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得字
拉不得弓〻寶玉忙道沒有吃冷酒鳳姐笑
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寶玉將裡

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丫頭們斟的復
出至廊上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
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又接獻元宵賈
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
給他們些滚湯滚菜水吃了再唱又命將各
菓子拿些與他們吃去一時歇了戲便有
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
搬兩張杌子在那一邊命他坐了將絃子

琵琶遞過去賈母問李薛聽何書他二人都回不拘什庅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有添些什庅新書那兩個女先兒回說到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兒道叫作鳳求鸞賈母道這一個名字不知因什庅起的先大概說〻原故若好再說女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作

過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
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
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了頭了媳婦忙
上來悄〻的推他這是二奶〻的名字少
混說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女先兒忙笑道
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〻名字鳳姐笑道
怕什麼你只管說罷重名重姓的多呢女
先兒又說道這年王老爺又打發了王公

子上京趕考那日遇見了大雨進到了一個庄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里這老爺膝下無兒只有一女芳名叫作雛鸞琴棋書画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作鳳求鸞不用說我已猜着了自然是這熙王鳳要求雛鸞小姐為妻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聽聽過的衆人都道老

太〻什庅書没聽見過賈母笑道這些書
都是一個套子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没
趣兒把人家女兒説的那様壞還説是佳
人編的連影兒也没有了開口都是書香
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
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
無所不曉竟是個絶代的佳人見了一個
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

事父母也忘了詩禮也忘了兒不成兒賊不成賊那一點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作出這些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的了比如男人滿腹文章去作犯法的事就看是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出的是自已塞了自已嘴再者既說是書香人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便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人、口不少奶母

了環服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麽這些書上凡有的事就只小姐合一個緊跟的了環你們白想〻那些人都是作什麽的可是前言不荅後語衆人聽了都笑說老太〻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這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有一等人妒人家富貴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汚穢人家再一等他自已看了這些書看魔了他

想一佳人所以編了出來取樂何嘗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書中那些仕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有那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所以我們從不說那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那些話這几年我老了他們姐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几句聽〻他們一來就忙歇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道這

正是大人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没這雜
話給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
道罷々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潤々嗓子
且讓二位親戚吃盃酒看兩齣戲之後再
說如何一面斟酒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
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
頭的一位珍大爺我們還是哥々妹々從小
兒一處淘了這庅大這几年因作了親我

如今立了多少的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凡妹便以叔伯論那二十四孝上班衣戲彩他們不能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里好容易引的笑了一笑多吃了一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才是難道反笑話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大大的笑一場到是虧他才一路笑道我這心里通快了些些再吃鍾人命寶玉也叫你

姐〻吃一鍾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半杯剩酒吃了將杯遞與了環將温水浸的杯換了一個上來于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另將温水浸着的杯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〻罷賈母說道是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弦按調

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几更了衆婆子忙回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ゝ的上來早有衆丫頭拿了添換衣服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ゝ不如挪進暖閣炕上到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里間坐不下賈母笑道我有道理如今

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併其來大
家坐在一處又親又煖衆人都道這才有
趣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里
面直順炕併了三張另又添換了菓饌擺
好賈母便說這都不要拘理只聽我分派
你們就坐才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
自己西面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
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道你挨着你

太〻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女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代着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哥兒帶着你凡弟們去罷我也就瞧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才坐好了又都起來你快歇着明日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說留下蓉兒斟

酒才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答應了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走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各自送回家去便邀了賈璉去追歡買樂不在話下這里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耿樂竟沒一對雙全的就忘了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就合媳婦坐在一處到也團圓就有家人媳婦回說開戲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的

輿頭又要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叫他們且歇々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了來就在這臺上唱兩齣給他們瞧々媳婦們聽了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中將班中所有的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個從遊廊角門

出來婆子們抱着几個軟包不及抬箱故
料着賈母愛聽的是三五齣戲的彩衣包
了來婆子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就垂手
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師傅也不放
你們出來逛〻你們唱什麼才剛八齣八
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的瞄〻這
薛姨太〻李親家太〻都是有戲的人家
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都比咱

們家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的頑戲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們却比大班還强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叫芳官唱一齣尋梦只須用簫合笙笛别的一槩不用文官笑道這也使的我們的戲自然是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但聽我們小孩子一個發脫口齒再聽

一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李嬸
薛姨媽喜的都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
跟着老太〻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
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作買賣所
以就不大合時說着蔡官唱一齣惠明下
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聽個
疎兒罷了若省一點力我可不依教習同
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尋

梦次是下書衆人都鴉雀無聞薛姨媽因
笑道寔在戲也看過几百班總沒有見過
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才西楼楚
江情一支多有小生吹笙合的這大套寔
在少這也在主人講究不講究罷了這筭
什庅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庅大的時
節他爺〻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弾琴的
湊了來即如西廂記的弾琴玉簪記的琴

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真的了比這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便命個媳婦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婦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見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在這里不如叫他們擊鼓咱們傳接一個春喜上眉稍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好令正對時對景忙令人取了

一面黑漆銅燈花令鼓來與女先兒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誰那里住了吃杯酒也要説個什庅才好鳳姐道誰像老太〻肚里要什庅有什庅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没意思依我説也雅俗共賞不如誰輸了誰説個笑話兒罷衆人都説道他素日善説笑話最是他肚内有無限的新鮮趣談今兒如此説不但在席的

衆人喜歡連地下服侍的老小無不喜歡那小了頭子們都忙出去找姐喚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〻入說笑話兒了衆了環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命些湯點菜菓與文官等吃去又命响鼓那女先兒都是慣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疾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其鼓聲慢傳梅亦慢鼓聲疾傳梅亦

疾恰〻至賈母手中鼓聲忽住大家哈〻一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〻先喜了我們才托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到有些難說衆人都說老太〻比鳳姐兒還好還多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没什庅新鮮發笑的少不得老臉皮厚的說一個罷了因說道一家養了十個兒子娶

了十房媳婦惟有第十個媳婦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説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委曲商議説咱們九個心里孝順只是不像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婆只説他好這委曲向誰訴去大媳婦有主意咱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合閻王爺説去問他一問叫我托生人為什麼单单給那小蹄子一張乖嘴我們都是笨的

衆人聽説都喜歡説這主意不錯第二日都到了閻王廟里來燒香九個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鬼耑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來正在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鬼便要拿金箍棒打唬的九個鬼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原故九個人忙細〻的告訴了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跺唉了一口氣道這原故

幸虧遇見我等着閻王爺來了他也不得知道的九個聽了就求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這却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里去吶肉為撒了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嬸子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了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幸而我們都笨

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
婁氏都笑向李紈道咱們這里誰是吃過
猴兒尿的薛姨媽笑道笑話兒不在好歹
只要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了
頭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和女先
兒說明以疲嗽為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
鳳姐兒手里小丫頭故意咳嗽女先兒便
住了衆人齊笑道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

說一個好的別太逗的人笑的腸子佳疼
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
月半合家賞燈吃酒真〻熱鬧非常祖婆
〻太婆〻婆〻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
婦親孫子侄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〻答
〻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
姑表孫女兒噯喲〻真好熱鬧衆人聽了
他說着已竟笑來都說聽數貧嘴又不知

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〻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費力說你你們混我〻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說底下怎庅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圓圓生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顏厲色的說了便再無別話都怔〻的還等往下說只覺冰冷無味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

一個過正月半几個人擡着個房子大的炮燂往城外去放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了只聽噗哧一聲衆人都散了這擡炮燂的怨賣炮燂的捍的不結寔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响鳳姐兒笑道這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一回想不覺一齊失聲大笑起來又想着先

前那一個沒有講完問他先那一個怎樣也該說完鳳姐兒將桌子一拍說道好囉嗦到了第二日是十六年已完了節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収東西還鬧不清那里還知道底下的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將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咱們也該聾子放炮燂了尤氏等用手帕子侮(掩)着嘴笑的前仰後合

指他說道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真〻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吩咐道他題起放炮仗來咱們也把烟火放了觧了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厮們就在按下屏架將烟火脫〔掛〕吊齊備這烟火皆皆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丑〔甚〕大却極精巧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氣禀虛弱不禁碑礮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

中薛姨媽便摟着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等笑道他專愛自巳放大炮燂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在懷裡鳳姐兒道我們是沒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又怕燥你這會子又撒嬌了聽見放炮燂吃了蜜蜂屎的今兒又輕狂起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咱們園子里放去我比小厮們放的還好呢説話之間外

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零星小爆竹才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會蓮花落撒的滿臺的錢命那些孩子們滿台搶錢取樂又上湯時賈母說夜長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兒忙說有預備的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罷鳳姐兒道也有棗兒熬的秔米粥預備的太〻們

吃齋的賈母道不是油膩的就是甜的鳳姐兒道還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賈母道到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又命人撤去殘席內外另設着各種精緻小菜小菓大家隨便吃了些用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請吃年酒十八日便是賴大家十九日便是寧府賴昇家二十日便是林之孝家二十一日便是單大良家二十二日便是

吴新登家這几家賈母也有去的也有不
去的也有高興直待衆人散方回的也盡
興半日一時就來的凡諸親友來請或來
赴席的賈母一概佰拘束不會自有邢王
二夫人鳳姐兒三人料理連寶玉除了王
子騰家去餘者亦皆不去只說賈母留下
觧悶所以家下人家來請賈母可以自便
之處方高興伭〻閑言不題且說當下元

宵已過再看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話說剛將年事忙过鳳姐兒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强壮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庅事来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劝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

人能有許多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已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都暫合李紈協理李紈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俱事〕叉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兒將息好了仍交与他誰知鳳姐兒禀賦氣血不足兼且不知保養平生争强鬥智心力更虧故雖不係小月竟着寔虧虛下來一月之後添了下紅之症雖不肯

說出来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于調
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已也怕成了大病遺
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到八九月間才漸
漸的逐元过来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
話如今且說目今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
与李紈难暫以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
因又請了宝釵来托他各處小心老婆子
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鬪牌白日里睡覺

夜里閙脾我都知道的鳳了頭在外頭他們還有个怕惧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还如[是个]妥當人你兄弟妹〻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〻〻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訴我别等老太〻問出来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你只會說他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宝釵听說得荅應了時屆仲春黛玉又犯了

嗽疾湘雲亦因时氣所感亦卧病于蘅蕪院一天醫藥不断探春園子与李紈相住的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来往回話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边的三間小花廳上去会齐辦事吃过早飯于午後方回房這三間廳原為預備省親之事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之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

子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修飾只不过
畧ゝ的鋪陳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厛上
也有一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中俗呼
叫議事厛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
正方散凡一應執事媳婦來往回話者絡
繹不絶衆人ゝ先听李紈獨攬各ゝ心中暗
喜以爲李紈素日是厚道多恩無罰的自
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个探春也

都想看不过是个未出閨閣的小姐且素
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
見前便慢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
过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
过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
公王侯伯世襲官員十几處皆係榮寧
非親即友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
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和賀弔迎送應酬不

暇他二人便一日皆在所上起坐宝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日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小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权时到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三个鎮山太歲越發連夜里偷着吃酒工夫都没了這

日王夫人正是往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
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所上坐
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来回
說趙姨娘兄弟趙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
过太〻、太〻說知道了叫回姑娘奶〻来說
畢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語彼时来回話者
不少都打听他二人辦事如何若办得妥
当大家則安个畏惧之心若少嫌隙不当

之處不但不畏伏一出二門还要編出許
多笑話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
主意若是鳳姐見前他便早已献勤說出
許多主意来又查出許多旧例来任鳳姐
揀擇施行如今藐視李紈老實探春是青
年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来試他
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〻〻想了一
想便道前兒襲人媽死了听見賞銀四十

兩罷了吴新登家的听了忙答應了是接
了对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来吴新登家
的只得回来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
你那几年老太：屋裏的几位老姨奶：
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只兩个分別家
里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
是賞多少你且說兩个我們听：一向吴
新登家的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這也不是

什庅大事賞多少誰敢争不成探春笑道
這話胡鬧依你說賞百兩到好若不按理別
說你們笑話明見也难見你奶々吴新登
家的咲道既這庅說我查旧賬去此時却
記不得探春道你辦事辦老了还記不得
到来难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々也現查
去若有這道理鳳姐々还不算利害也就
算是寛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遲不

說你們粗心反說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
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
伸舌頭這里又回別的事一時取了旧帳
来探春看的兩个家里賞过皆二十
外頭的賞过四十兩外还有兩个外頭的一
个賞过一百兩一个賞过六十兩這兩筆底
下皆有緣故一个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
賞六十兩一个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

春便递与李紈看了探春便給他二十两
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吴家去了忽
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
開口便說道這屋里的人都跴下我的頭
去还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
才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
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解誰跴姨
娘的頭去頭說出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

道姑娘現踩、我：告訴誰探春听說忙站起来趙姨娘又說道我在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這庅大年紀又有你和㑪你兄弟這会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庅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了探春笑道原来為這个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條一面便坐了拿賬番与趙姨娘瞧又念与他听又說道這是祖宗手里旧規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

不成不但襲人將來坏兒收了外頭的人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有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規矩辦說辦得好領祖宗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勻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

姨娘安静些養神罷了何為苦只要操心太
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々生了几次寒心
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
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
我是女孩兒家一句話也沒我乱說的太太
滿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照
管家務还沒作一件好事姨娘到先来作
賤倘或太々知道了怕我為难不叫我管

那才正經沒臉姨娘真也沒臉一面說一
面不禁滚下泪来趙姨娘沒了别話答对
說太〻疼你越發拉扯〻我們你只顧討
太〻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么
忘了叫我怎么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
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
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旁只管劝說姨娘
别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里有拉扯

口里怎庅說的出来探春忙道大嫂子也
糊塗了我扯拉〻住拉誰〻家姑娘們拉住扯奴才
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与我什庅相
干趙姨娘氣的問道誰叫你扯拉住別人去
了你不当家也不問你〻如今現說一是
一說二是二如今你旧〻死了你多給了
二三十金兩銀子難道太〻就不依你分明
太〻是好太〻多是你們尖酸刻薄可惜

太〻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
你的銀子明兒等出了閣我想你格外照
看趙家呢如今沒有羽毛就忘了根本只
楝（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听完〻氣得臉
白氣噎抽〻咽〻的一面問道誰是我舅
旧我旧〻年下才陞了九省檢点那里又
跑出一个旧〻来我到素習按理尊敬出
這些親戚来了既這樣說環兒出去為什

庅趙國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斈為什庅
不拿出旧〻款来何苦（苦）来誰不知道我是
姨娘養的必要过两个月尋出由頭来徹
底来番騰一陣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
白表白也不知誰給誰（没脸）幸虧我还明白但
凡糊塗不知理的早急了李紈急的只會
劝趙姨娘只會还嘮叨忽听有人說二奶
奶打發平姑娘說話来了趙姨娘听說方

把口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向你奶〻好些我正要瞧去沒得空見李紈見平兒進來因問他作什庅平兒笑道奶〻說道姨奶〻兄弟沒了恐怕奶〻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奪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〻的添什庅誰又是二十四个月養下來的不然

也是那出兵放馬背着主子逃命来的人不成你主子真个到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作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混添減混出主意他要拖恩等他好了出来愛怎庅添了去平兒一来時已明白了一半了听這一番話越發会意見探春有愁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時值宝釵也

從旁上中来探春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
又有一个媳婦回事因探春才哭了便有
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沐盆手巾把鏡等物
来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
捧盆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沐
盆那兩个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
並把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里
便忙上来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

大手巾來將探春衣襟遮了探春方伸手
闞面向盆中洗手那媳婦便回道回奶奶姑
娘家斈裡支環爺和蘭哥兒的一年公費
平兒先道忙什庅你睜着眼見姑娘洗臉
你不出去伺候着二奶〻跟前你也這庅沒
眼色來看姑娘雖然恩寬我去回了二奶
奶只說你們眼里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
虧可別怨我唬得那个媳婦忙陪笑說我

粗心了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步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怎麼辦老了的事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你去找、平兒忙笑道他有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已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

是他們聽着大奶々是个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又向着門外說道你們只管撒野等奶々大安了咱們再說門外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当我們並不敢欺蔽小姐々如今是嬌客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々本来事太多

那里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畧俗語說旁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奶〻沒行到姑娘竟一直添減〻頭一件于太〻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奶〻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宝釵李紈皆笑道好了頭怨不得鳳了頭偏疼他本来無可添減的事如今听你一說到要找出兩件来斟酌斟不辜負你這話探春

笑道我一肚子氣沒人熱性子正要拿他
奶〻出氣去偏他碰了来說了這些話叫
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才
那媳婦来問環爺和蘭哥兒家斈里支一
年的銀子是作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
說一年斈里吃点心剩者買紙筆每位有
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
都是各屋里領了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

領二兩宝玉的是太〻屋里襲人領二兩
蘭哥是大奶〻屋里領怎庅學里每人又
多這八兩原来上季去的為這八兩銀子
從今兒起把這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
你奶〻說我的話把這條務必免了平兒笑
道早就該免了旧年奶〻原說要免因年
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婦只得答應着去了
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来侍書素

雲早已掐过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
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
在這里又忙什庅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
二奶〻打發了我來一則怨這里人不方
便原是叫我幇着妹〻們伏侍姑娘的探
春因問宝姑娘的飯怎庅不搬來一處吃
丫鬟們听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去說宝
姑娘如今在所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

到這里來探春听說便高声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个高你都不知道平見這里站着你叫〻去平見忙答應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婦們都忙〻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們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撣在石矶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影里且歇〻

平兒就坐下又有茶房里的兩个婆子拿出个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个又捧了碗精緻新茶出來悄悄笑道這不是我們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回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也太鬧得不像了是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

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个粗糙就完了你們就吃不了的虧他撒个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麽樣你們就這樣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當敢大胆都是趙姨奶奶鬧的平兒道悄悄的罷了好奶奶墻倒衆人推那趙姨娘原有些到三不着兩的有了事

都就賴他你們素日眼里沒人心術利害
我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〻若是料
差一点兒早被你們这些奶〻治倒了饒
這么着一点空兒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
沒落了你們的口声象人都道他利害你
們都怕他惟我知道心里也就不算不怕
你們呢前兒我們还議論到這里再不能
順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

姑娘你們都錯看了他二奶〻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頭也就只单畏他五分你們這会子到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来衆人忙赶着問好又說姑娘也且歇一歇里頭擺飯等撤下飯桌子来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里等得撤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快回来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

這里先什麽外圍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的褥上平兒悄悄問為什麽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銀我們的月錢多早晚才領平兒道這什麽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麽事今兒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這是為什麽平兒与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几件利

害事与有体面的人来開刀做法鎮壓与更
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来碰在釘子上
你去說了他們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
太々太々若不拿着你們作一二件人家
又說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々太々威
势就怕他不敢動只拿着軟的作鼻子頭
你听々罷二奶々有他还要駁兩件才壓
的住家人口声呢秋紋听了伸舌笑道幸

而平姐〻在這里没淂燥一鼻子灰我趁
早知会他們去、説着起身走了接着宝釵
的飯至平見忙進来伏侍那时趙姨娘已
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宝釵面南探春面
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静候里頭只
有他們緊跟常傳的了鬟伺候别人一槩
不敢擅入這些媳婦都悄〻的議論説大
家有事罷别要有没良心的主意吴吴大

娘才都討了沒臉無論咱們又是什庅有臉
的他們一邊消議等飯完回事只覺里面
鴉鵲無聲並不聽碗箸之聲一時只見一
个丫鬟將簾籠高揭又有兩个將桌擡出
茶房內早有三個丫頭捧着三沐盆水見
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來
丫侍書素雲鶯兒三个每人用茶盤捧了
三盞碗茶進去一时等他三、人出來侍書

命小丫頭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来換你們媳婦們方慢〻的一个〻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的輕慢踈忽了探春方漸氣平因向平兒道我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〻商議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飯起来宝姑娘也在這里咱們四个人商議了再細〻問你奶〻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兒因問為何去這一日平兒笑着道

将方才原故細〻說与他聽了鳳姐兒㗏
道好一個三姑娘我說他不錯只可惜命
薄沒投托生在太〻肚里平兒笑道奶〻
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〻養的難道
誰敢小看他鳳姐兒㗏道你那里知道雖
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
親时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听聽姑娘
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為庶出不要的除不

知是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小
姐还強呢將來不知那里个沒造化的挑庶
悞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不挑庶的得
了去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凡幾年生了
多少省儉的法子大約一家子沒有一个
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騎上了虎
了家里出去的多、進來少、凡有大小事仍
是照着老祖宗手里規矩却一樣見進的產

業又不及先時多有倹了外人笑話老太太也受委曲家下人也怨恨刻薄着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来还有兩三个姑娘还有兩三个小爺一位老太〻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里宝玉和林妹〻他兩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錢老太〻自有梯己拿出来薛姑娘是大老爺那边的也不筭剩了三兩个滿破着每

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現花三千兩
不拘那里省一抵子也勾了老太〻的事
一應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雜項便費也
破着三五千兩如再儉省些陸續也就勾
了只恐平空再生一兩件事出来可就了
不淂了咱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歇
他商議什厺正碻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
个膀背雖有个宝玉他不是這裡頭貨總

収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々是佛爺爺奶奶
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人四姑娘小
呢蘭小子更小環兒是个燎毛的小凍猫
子只等有熱灶火坑讓他鑽去罷真真一
个娘肚子里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个
人来我想到這里就不伏再者林丫頭和
宝姑娘他兩个到好偏又都是親戚又不
好管咱家務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兒風吹

吹就壞了一个是拿定主意不干己事不
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难十分去問他
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得
又是咱家正人太ゝ又疼他雖然面上淡
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惱的心里
却是和宝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寔在令
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有
這主意和他協同大家作个膀背義也不

張不獨了按正理良心上論咱們有這一人帮着咱們也着些心太々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拙頭退步回頭看着了再要窮追苦刻人根極了暗地里尖、藏刀咱們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時到不防到其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恨咱們的恨心暫可觧了还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

恐怕你心里攏不来如今嗎咐你他雖是
姑娘家他心里却是事事明白不过是言
語謹慎他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
如今俗語擒賊必擒王如今他作法開端
倘或他要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
恭敬越說駁的是才好千萬別想着怕我
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見不等說完
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已行在先

了這会子又反嘱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
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沒有别
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行在先更比我明
白了你又急了滿口里你我起来平兒道
偏說你〻若不依這不是嘴把子再打一
頓难道這臉上沒有嘗过的不鳳姐兒笑
道看我病的這樣还来慪我过来坐下横
竪沒人来咱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

兒等三四个了頭進來放小炕卓子鳳姐
兒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
例業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
例菜端至卓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
了一膝于炕沿上全身猶立于炕下陪着
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畢口囑咐豐兒些
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
出要知端的下回再談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時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囑付了豐兒些話才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只有丫環婆子諸內閫迎人進入廳中他姊妹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花園

中的事故見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生了因説道我想的事不為别的因想着我們一月有二兩月銀外丫頭們又有另月錢前兒又有人回要我們一月所用頭油脂粉每人又是二兩这又同才剛李里的八兩一樣重〻疊〻事雖小錢雖有限看起来也不妥當你奶〻怎庅就没想到这个平兒笑道这有个縁故姑娘們所用的

这些東西自然是該有分例的每日買辦買了令女人們各房處與我們収管不过預備姑娘使用就罷了沒有一个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頭油又是脂粉去的理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處與我們的姑娘們每月送二兩原不是為買这些的原為的是一時當家的奶々太々或不在或不得閒姑娘們偶然一

時可巧要几个錢使省得我人去非此恐
怕姑娘們受委曲可知这个錢並不是買
这个才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
我们的姊妹都是拿錢買这些東西的竟
有了一半我就疑心不是買辦脫了空遲些
日子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弄些使不得
的東西搪塞探春李紈都笑道他也留心
看出来脫空沒有也不敢只是遲些日子

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来不过是个名兒
其实是不用依然得現買就用这二兩銀
子另教备[别]的奶媽子的或是兄弟哥〻兒
子買了来才使若使了閙中的人依然是
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个甚庅法子必定
是煩那鋪子里揀壞了不要的他們都弄
了来单預備給我們平兒笑道買辦的
那樣他買好的来買辦豈肯與他善開交

又說使壞要奪這買辦了故以他們也這只
得如此能可浔罪裡頭不肯浔罪外頭辦
事的人姑娘們只能可使奶媽子們他們
也就不敢有閒外了探春道因此我心里
不自在錢費了兩錢銀買起東西来又白丢
了一半通算起来反費了兩折子不如竟
把買辦的每月蠲了為是此是第一件第
二件年裡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

那小園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兒咲道有
咱們这一半大樹木花艸也少多了探春
咲道因合他們家的女兒說閒話兒誰知
那広个园子除他們帯了花吃的筍菜魚、
蝦之類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
百銀子剩從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葉
一根枯草根都是值錢的宝釵道真々膏
粱紈綺之談你们雖是千金小姐原不知

此事但你們都讀書識字的竟沒看見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文不成探春道雖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里都是真有的宝釵道朱夫子都有虛比浮詞那句〻都是有的你才辦了兩天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夫子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把孔子也看虛了探春咲道你这樣一个通人竟沒看見子

書當日姫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
界左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宝釵咲道
底下一句呪採春咲道如今只斷章取意
念出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宝釵道
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
難為你是聰明人这些正事大節目事竟
沒經歷也可惜進了李紈咲道叫了人家
来不說正事且你們對論學問宝釵咲道

學問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些學問一提那小事越發作高一層了不如學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自是取咲之談說咲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因又接說道咱們這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陪算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脱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咱們这樣人家的事若不派出兩个一

定的人来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如今何不在園子里所有的老媽々中揀出几个本分老誠能知園圃中的事準派他们收什料理也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納税只問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草水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乱二則也不至作踐白辜負

了東西三則老媽们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些盤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宝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听如此說等他說完便咲道善哉三年之内無飢饉矣李紈咲道好主意这果然一行太太必喜欢省錢是小第一有人掃專司其職又許他人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當賊的

了平兒道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
奶ヽ雖有此心也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
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兒去賠
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啚省錢这(這)話断(斷)不
敢出口宝釵忙走过來摸着他的臉兒咲
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
広作的从早起來到这會子你說了这些
話一套一个樣子也不奉承姑娘也沒見

說你奶〻才短，想不到也並沒有三姑娘說一句你就說一句是橫豎三姑娘一套話出來就有一套話進去總是三姑娘想淂到你奶〻也想到了只是必有个不可辦的緣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園子不敢圖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〻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个菓子也不許動了姑娘

們分中自然不敢天天與小姑娘們就吵
不清了他這遠愁近慮不亢不卑他奶奶
便不是和咱們好的聽他這一說也必要
自愧的变好了不和也便和了探春咲道
我早起一肚子氣听他來了忽然想起他
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
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壁貓鼠
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見的接着又說了

那庅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素日待我們奶〻的情意了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心起来想我一个女孩兒家自家還鬧的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里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内說到这里不免又流下淚来李紈等見他說的懇切又想他素日因趙姨娘每日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

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淨大家商
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也不枉太太委托
一場又提这沒要緊的事作什庅平兒忙
道我已明白了姑娘說誰好竟一派人就
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須得回你奶奶一
聲我們这里搜剔小遺已經不當皆因你
奶奶是个明白人我才這樣行若是糊塗
多歪多怪的我也不肯到像抓他的乖一

般豈可不商議了平兒咲道既這庅樣我
去告訴一聲說着去了半日方回来咲道
說是白去一趟這樣好事奶〻豈有不依
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
的婆子的名单要来大家參奪大槩定了
几个又將他們一齊傳来李紈大槩告訴
與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有說那一片
竹子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

了家里吃的笋一年還可交些錢粮还一
个說那一片稲地交給我一年頑的這些
大小雀鳥的粮食不必動関中的錢粮我
還可以交錢粮探春才要說話人来回大
夫来了進園瞧姑娘衆婆子只得去領大
夫平兒忙說单你們中有一百个也不成
个体統难道沒有兩个管事的頭腦帶進
大夫来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合單大

娘在南角門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听(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宝釵如何宝釵咲道幸於始者怠於終繕其辭者嗜其利探春听了点頭稱讚便向冊上指出几(幾)个人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个老祝媽是个妥當的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々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竹子交與他這一个老

四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碻意兒不必太認真大耕大治也須淂他去再一按時加些培植豈不更好探春又咲道可惜蘅蕪院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利息之物李紈忙咲道蘅蕪院更利多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艸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来比別的利息更大怡

紅院不要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
花有几百顆共信下多少花还有籬笆上薔
薇花月季宝相金銀藤單这些沒要緊的
草花干了賣到茶葉舖去也值几个錢採
春道原来如此只是弄香艸的沒有在行
人平兒忙咲道跟宝姑娘的鶯兒他媽就
就是弄这个的上回他还採了些晒干了
辮成花籃葫芦給我頑的姑娘到忘了不

成宝釵忙道我纔讚你〻到来捉弄我了
二人都吔(宗)意(興)都問这是為何宝釵道断(斷)子
使不得你們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
个閒着没事辦这會子我又弄个人来叫
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替你們想出一
个人来怡紅院有个老葉媽他就是茗烟
的娘那是个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們鶯
兒的娘極好不如把这事交與葉媽他有

不知的不必咱们說就我鶯兒的媽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曾竟交與那一个那是他们私情兒有人說閑話也就怨不到咱們身上了如此一行你們又閙得至公于事又甚妥李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咲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平兒咲道不相干前日鶯兒还認了葉媽做干娘請吃飯吃酒兩家合厚的好的很呢探春听說

方罷了又共同斟酌出几（幾）丁人來俱是他
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
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
看了一回遣人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
春與李紈明示諸人某人管某事除家中
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任憑你們採取[illegible]（利息）年
終算賬房（若）仍是上頭的又是添一層管主
还在他們手心里又剩一層皮这如今我

们弄出这事来派了你們已是跨过他們頭去了心里有氣只說不出来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庅再者这一年问曾甚庅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淂半分这是家裡的舊禮人所共知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不要入他们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里頭來才好宝釵咲道依我說里頭也不用歸賬

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到多了事不如问他
们谁領这一分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
園裡人的動用我替你们筭出来了有限
的几宗事逐(不)过是頭油脂粉香紅每一位
姑娘几个了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
若幕(帚)撮簸担子並大小禽鳥鹿鬼(兔)吃的粮
食不过这几様都叫他们包了去不用賬
房裡去領錢你算〻就省下多少来平兒

咲道这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宝釵咲道却又来一年四百兩二年八百兩取租的房錢也能剩得了幾間薄地也可添幾畝雖然还有富餘的但他们既辛苦閙一年也要他們剩些粘補〻〻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總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体統也不像所以如此一行外頭賬房裡一一

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很艱嗇了
他們里頭却也得些小補这营生的媽〻
們也寬裕了園子里花木也不似每年滋
長蕃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凡個
錢来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関中那時
里外怨声載道豈不失了你們这樣人家
的本体如今这園里凡十个老媽〻們若
只給了这几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

才說的他們只供給这几个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十貫錢來大家湊齊單散与这些園內的媽媽們他們雖然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园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一應粗糙活計都是他們的責任一年在园内辛苦到頭这园内既有了利

年屈園內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了利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知的話越索性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並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多摘你們幾个果子多摘幾枝花兒你們有冤沒處訴去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了這个議論又

不去賬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筭賬一年不過多拿出十貫錢来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去被他揉搓着還得出錢呢那不得管他的聽了每年終又無故得分錢也都歡喜鋃東口內說他們辛苦收什是該剩些錢沾補的我們怎好穩坐吃三溼宝釵笑道媽媽們也不要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管夜裡

辛苦些不要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一般聽見姨娘親口囑咐我三五回說大奶〻如今又不得閑兒別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奶奶又多病多痛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个街坊隣居也要帮着些何况是親姨娘托我免不得出小就大講不的家人嫌

我倆只顧了小分沽名釣譽那時酒醉賭
輸生出事来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
悔也遲了就連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
最是循規蹈矩的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
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
聽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个管家
娘子听見了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
一場你們这年老的反受了年小的教訓

雖是他們是管家管的着你們如何自存
些体面他們如何得來作賤所以我如今
替你們想出這个額外的進益來也為大
家齊心把這園里周全得謹謹慎慎使那
些有權勢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
他們操心他們心里豈不敬服也不枉替
你們這（訛）憂你們去細想這話衆人都歡聲
鼎沸說姑娘說的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

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的進来回說江南甄府里家眷進京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来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粧蟒十二疋上用襍緞十二疋上用各色十二疋上用宮紬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紬綾二十四疋李紈也

看過忙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禀
賈母賈母便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也
都過來問安將禮物一併看了李紈命收
過一邊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
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賞封兒賞
男人只怕轉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
下尺頭要緊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
个女人來請安賈母听了忙命人帶進來

那四个女人都上四十往上年紀穿戴之物皆比主人不甚差别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个脚踏来他四人坐了謝過待宝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咱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説昨日進京的今日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故先令女人們来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这些年沒進京也想不到今年来四人也都

笑向道正是今年乃奉旨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〻和哥兒兩位小姐兒並別位太〻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了人家沒有四人道尚沒有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和我們家甚好四人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去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

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竟不自尊
自貴所以我們才走得親密四人笑道这
是老太ゝ過謙了賈母又問这哥兒跟着
你們老太ゝ四人回說也是跟着老太ゝ
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
今年才七歲因長得齊整老太ゝ很疼自
幼淘氣異常天ゝ逃學老太ゝ不十分教
管賈母笑道也不成我們家了你这哥兒

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〻當做寶貝一般他又生得白老太〻便叫做寶玉賈母笑向李紈等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個小名字之後我們家上下都猜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到似曾有了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有進京來都記不清了賈母笑道豈敢是孫子

人来衆媳婦了頭答應了凡丶一聲来了
幾个賈母笑道園里把咱們宝玉叫了来
給这四位管家娘子照照比他們宝玉如
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宝玉進
来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
这若是我們不進府来東倘若别處見了
還只當是我們的宝玉後赶着也進了京
呢一面上来都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宝玉

似也笑了問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才一說可知是模樣相倣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的孩子們最養的嬌嫩除了面上有殘疾十分黑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的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道如今看來模樣是據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都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

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才我們拉哥兒的
手說話便知了我們那一个只說我們糊
塗漫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
不依所使的人都是孩子們四人未說完
李紈姊妹禁不住失聲笑起來賈母也笑
道我們这會子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宝玉
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強忍耐一時的
可知你我这樣人家的孩子們憑他有什

広刁鑽古怪的毛病兒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來迭樣人家的孩子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是他一則生的得人意二則生的渴禮數竟比大人行出来的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里所以才縱他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禮孔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道就老太太迭

話正是雖然我們宝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人客規矩禮更比大人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為什庅还打他殊不知他在家里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他偏會說想不到的事他偏要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常說弄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的過來第一種刁鑽古怪的脚氣如何使的一語未了人回太太來了亙

王夫人進來見過賈母四人也都請過安王夫人親自捧过茶来方退出去四人告辭
賈母便往王夫人處来說了一回家務發放
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里賈母喜的逢人
便告訴也有个宝玉一模一樣行事行景
衆人都說天下之大世宦之多同名者也
多祖母溺孫〻古今所有常事並不是什
庅罕事故皆不介意独宝玉是个迂濶獃
子呆的性情因為那四个人承悅賈母之後

至園看湘雲病去史湘雲說你放心鬧罷
単絲不成線獨樹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對子
鬧急了再打狠了你就逃走到南京找那
一个去宝玉道那里的謊話你也信了偏
又有个宝玉了湘雲道怎庅列國有个藺
相如漢朝又有个司馬相如呢宝玉笑道
这也罷了偏又模様兒也一様这是没有
的事湘雲道怎庅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

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卻不同名姓藺相如雖同名不同貌偏我合他就兩様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咲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無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来若說必無然亦似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覩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就忽忽睡去只覺到了一座花園之

内宝玉叱(吒)意(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還有这
庅座園子正疑惑間從那边来了几个女
兒都是了对(鬟)宝玉又叱(吒)意(異)道除他贵(央)襲人
平兒之外也竟還有这一干人只見那些
了对(鬟)笑道宝玉怎庅跑到这里来了宝玉
只當他說自已忙々来陪笑說道因我信
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々帯
我曠々众了对(鬟)都笑道原来不是咱們家

的宝玉他生得到也还干净嘴見也到乖
巧宝玉聽了忙道姐姐們这里也竟還有
个宝玉底丫頭道宝玉二字我們是奉老
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寿消災我們
叫他宝玉他聽見了喜歡你是那里遠方
来的一个臭小厮也乱叫起来仔细你的
臭肉打不爛你的又一丫鬟笑道咱們快
去罷別叫宝玉看見又說同这臭小子說

諾了，把咱們薰臭了說着一邊去了宝玉
納悶道從來沒人如此荼毒我他們如何
竟这樣真亦有我这樣一人不成一面想
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子内宝玉又吧吒
意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还有这个院子忽
上了台矶進入屋内只見榻上有一人卧
着那边有几个女兒作針線或嬉咲頑要
的只見榻上那个少年嘆了一口氣一个了

襲人咲道宝玉你不睡又嘆什么想必為妹
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宝玉听說心下
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
太〻說長安都中也有一个宝玉和我一
模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作了一夢
竟夢中到了都中一个大花园子里遇見
几个姐〻都嫌我臭小厮不理我〻好容
易找到他房里偏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

知那里去了宝玉听說忙說道我因找宝玉来到这里原来你就是宝玉榻上的忙下来拉住笑道原来你就是宝玉这可不是夢里了宝玉道这如何是夢真且又真了一語未了只見人来說老爺叫宝玉唬的二人皆慌了一个宝玉就走一个宝玉便忙叫宝玉快回来襲人在傍听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問他道宝玉在那里此时

宝玉雖醒神意尚迷忽自門外指說纔出去了
襲人道是瞇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照
着你的影子宝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
嵌的大鏡子對面相照着自己也笑了早
有人奉过漱口盂茶油来漱口麝月道怪
道老太太不許多放鏡子人小魂不全有鏡子
照多了睡覺驚恐作胡夢如今到大鏡那
里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

去天熱困倦不定那里想的到放他比如
方才就忘了自然先淌下些着影兒罷的
一時合上了眼自然胡亂顛倒不然如何
淂看見自已叫着自已的名字不如明兒
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
遣人來叫寶玉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寶玉
薛姨媽愛語慰痴顰

說那寶玉聽說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来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里見其家中形景自与榮寧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日方回王夫人又到了家中又吩咐預備上

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
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
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才歇午覺寶玉不敢
驚動因紫鵑正在廻廊上手裡做針線便上來問他
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
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咲道你也念起佛來真
是新聞寶玉咲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
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著青緞夾背心寶

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是穿這樣单薄还
在風口裡坐着春天風饞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
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
腳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不尊重要(没)緊的那起
混賬黄(行)子背地里說你〻總不留心還只管合小時
一般行為如何是好姑娘常〻吩咐我們不叫和你
說笑你近來瞧他〻遠〻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
起身携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况心

中忽澆了盆冷水一般只瞧着竹子發了一回獃曰
祝媽正来挖笋修竿便悵悵的走了出来一時魂魄
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
下詞(淚)来[illegible](直)獃了五六頓飯时千思万想總不知如何
是好偶值雪鷺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從此経
过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出
神不是别人却是寶玉雪鷺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
在此作什庅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

歎病了忽想一遍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作什麼
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直過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找我
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疑不許你們理我你又尋
我作什麼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
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只得回
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紫鵑因問他太太作
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又
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

里說話兒誰知趙姨奶〻招手兒教我只當有什庅
話說原來他合太〻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去
坐夜明兒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
裳要借我的月白緞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
件子的往髒地方去恐怕弄髒了自己的捨不得穿
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髒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
他素日有些什庅好處到咱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
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〻收着呢如今先得去

告訴他還得回姑娘呢姑娘身上又病着竟廢(費)了大
事悞了你老出门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个
小東西也乖你不借給他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
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下去了还是等明日一早才
去雪雁道這会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点
頭雪雁道姑娘还没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
那里哭呢紫鵑聽了忙问在那里雪雁道在沁芳亭
後頭桃花樹底下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

雪雁好生聽着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瀟湘館一逕來尋寶玉走至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為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作出病來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為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了我所以想自己傷心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才對面說話你尚要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

說日前你们姐妹兩个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
去我才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来問你正是前日你
合他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
你寶玉道也有什麼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
既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合他要也太托實雖
不便合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些風
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我竟沒告訴
他如今我所見一日給你们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
完了紫鵑道原来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们

正疑惑老太〻怎庅忽然想起来叫人每一日送一兩
燕窩来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〻吃慣了吃
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道在這里吃慣了明年家去
那里有這閒錢吃這个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
往那个家去紫鵑道你妹〻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
又說謊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父姑母無人照看
才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是扯謊紫鵑冷笑
道你太看小了人了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

除了你们家别人只淂一父一母房族中再無人了
不成我们姑娘来时原是老太々心疼他年小雖有叔
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来住幾年大了該出閣時自
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
世不成林家雖窮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宦之家
斷不肯將他家的丢与親戚落人的耻笑所以早則
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来接
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时

碩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点出来還他〻也將你送他的打点了在那里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么回答只不作聲忽見晴雯找来說老太〻叫你呢誰知在這里紫鵑笑道他在這里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到拉他去罷說着自已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呆〻的一頭熱汗滿臉紫漲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来只說時氣所感熱

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热一事猶小可更覺兩个眼
眼珠兒直〻的起来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
他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
便吃茶衆人見他這般一时忙乱起来又不敢造次
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出去請李嬷〻一时李媽〻来了看
了半日问他幾句話也無回荅用手向他脉门摸了一
摸嘴唇人中上邊着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来
深竟也不覺疼李媽〻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

的一般便摟著放聲大哭起來急的衆人忙拉他說
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
你老人家怎麽先哭起來李媽媽捶床倒枕說這可不中用
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衆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請
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為實也都哭起
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才如此這般襲人聽了忙到瀟
湘館來見紫鵑正扶侍寶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麽便走
上來問紫鵑道你才和我們寶玉說些什麽你瞧瞧他去你

回老太〻太〻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
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失錯便不免也慌了問
怎麼了襲人定了一會哭道不知紫鵑姑奶〻說了些什
麼話那个獃子眼也直了手脚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
媽〻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了連李媽〻都說不
中用了那里放聲大哭只怕這会子都死了黛玉一聽
此言李媽〻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
的一聲將腹中之藥一概嗆出抖腸搜肺熾胃扇肝的

痛聲大嗽了幾陣一时面红髮乱目腫筋浮喘的抬
不起頭来紫鵑忙上来搥背黛玉扶枕喘息了半晌
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来勒死我是正经
紫鵑笑道我並沒说什麽不過是说了幾句頑話他
就認真了襲人道你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
真黛玉道你说了什麽話趂早兒去解説他只怕就
醒過来了紫鵑聽説忙下了床同襲人到了怡红院
誰知賈母王夫人已都在那里了賈母一見了紫鵑

便眼内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鵑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了幾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鵑方噯喲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方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着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命他打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

這孩子素日最是个聰明伶利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根子平白哄他作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来心實可巧姑娘又是從小兒来的他兄妹兩個一處長了這麼大比別的姐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々的說个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々和姨太々只管万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娘家的都来瞧哥兒来了賈母道難為他們想

着叫他们来瞧々寶玉聽了一个林字便满床閙起来
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来接他们来了快打他出去罷
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
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絶了沒人来接他的你只管
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々都不許姓林
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人来凡姓林的我都打出去了
一面吩咐衆人已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来你们也
別說林字好孩子你们聽我這一句罷衆人忙答應

又不敢笑一时寶玉又一眼見那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支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乱叫説那不是接他們的船来了灣在那里呢賈母忙叫拿下来襲人便拿下来寶玉伸手便接過来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説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时人回大夫来了賈母忙命快請進来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裡間賈母便端坐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来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拏了寶玉的手胗了一會那紫鵑少

不覺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有怒惱中痰裹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真不妨王太醫道實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

去磕頭若躭悞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医院正堂王
太醫只躬身笑說不敢〻〻他原聽了說另具謝礼命
寶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
拆太医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与衆人反到笑了
一时按方煎了藥来服下果覺比先安静無奈寶玉
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了賈
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伏
侍黛玉〻〻不时遣雪雁來探消息這邊事〻物盡知自

已心中暗嘆幸喜衆人都知寶玉原有些獃氣自幼
是他二人親密如今紫鵑之戲語亦是常情寶玉之病
亦非罕事因不疑到别處去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
夫人等方回房去一夜還遣人来問幾次李奶姆帶
領嬷嬷等幾个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
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
説黛玉已去便是説有人来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
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及開

竅通關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的藥漸次好起來了寶玉心下明白恐紫鵑回去故有或作假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實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曰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麽好暫且按下曰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了與他瞧引的寶玉自己伏枕而笑

原来他起先那様竟是不知的如今聽見人説還不
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
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認了真了寶
玉道你説的那様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紫鵑笑道
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實没了人口縱有也是
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踪不定縱有
人来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放去
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真的你不依只怕是口裡的

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裏還有誰呢寶玉聽了又驚問是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下琴姑娘呢不然那麽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過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个形景先是我發誓賭咒砸這勞什子你都沒勸過說我瘋的剛剛的這幾日才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

我這只顧這會子立刻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了然

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〻還有形迹不如再

化一股烟〻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風吹的

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才好一面說一面又吊下淚來

紫鵑忙上來搵他的嘴替他擦眼泪又忙笑解釋道

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里着急故來試你寶玉聽

了更又咤異問道你又着急什麼紫鵑笑道你知道

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夗央是一伙的偏

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合他蘓州帶来的还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里獨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我們素日的情分若去了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設出這謊来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来寶玉咲道原来是你愁這个所以你是傻子從此後再别愁了我只告訴你一句躉準話咱們活着咱們一处活著不活著咱們一处化灰化烟

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〻筹畫忽有人来回環爺蘭
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雖為他們我才睡了不必進
来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〻
我們那一個去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日就要叫你去的
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叠鋪蓋
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
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
邊睡着好照明兒帶着出门也輕巧紫鵑聽說只得

与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眾人自回瀟湘館来黛玉伺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多哭幾場今見紫鵑来了問其緣故已知大意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间人定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到實听見咱们去就那樣起来黛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道一動不如一靜我们這裡就算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長大在一處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

的了黛玉啐他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還不歇
歇還嚼什麼姐紫鵑哭道到不是白嚼姐我是一片真
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
疼着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候佐定
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
時有个好歹那時雖也完事怕只怕躭悮了時光還
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个不是三房
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娶一个天仙来也不過三

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後頭了甚至于為妾為了頭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是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个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黄金容易得知心一個最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這丫頭今兒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个人我明兒必回老太太退回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

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
有何好處說着竟自已瞎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
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瞎了便直泣了一夜至
天明方打了一个盹次日勉強梳洗了吃了些燕窩粥
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付了許多話目今是
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遣至眾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已
早備下了兩色針綫送去是日也定了一班小戲請賈
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

散時賈母等順路也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至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伙計吃了一天連忙了三四天方完因薛姨媽看見了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个荆釵裙布的女兒便欲說与薛蟠為妻因薛蟠素習行止浮奢又恐遭遢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設的夫妻因謀之於鳳姐〻〻嘆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時鳳

姐便和賈母說薛姑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啟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啟齒的這是極好的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便作保山邢夫人想了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硬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歡喜命女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的謙辭邢夫人即命人

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來此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說妙賈母喜道我最愛管个閒事今兒又管了一件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喜道這是自然的揣㨿了十万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親還得一位才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个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緣故彼此都忙道喜賈母吩咐道咱們家的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兩親家

争理争面的你如今笑替我在當中料理也不可太
偏也不可太奢把他兩家的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
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來忙命寫了請帖補送
過寧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
親囑咐只得應了惟有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
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還倒容易説這且不在話
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為媳合宅皆知邢夫
人本欲接出邢岫烟去住賈母因説這又何妨兩個孩

子又不能見面就是一个婆〻大姑和小姑又何妨況且都是孩兒正好親相呢那夫人方薛蝌岫二人前此途中皆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比先未免拘泥了些不好与寶釵姐妹共處閒話又兼湘雲是个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書達禮的雖有女兒身分不是那種佯羞詐愧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見他時見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之父母皆是年老有德之人獨他父母皆是酒糟透之人于女

兒女中平常那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而非真心疼
愛且岫烟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氣的人連他自己尚
未照看齊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
一应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張口
寶釵到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与夫人知道亦恐
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却是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门親
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然後方取薛蝌有時岫烟仍
与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因瞧黛

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
到跟前二人同走到一石壁處寶釵問他這兩天還冷的
狠你怎麽倒全換了夾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
釵便知道又有了緣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一个月的
月錢又未得鳳丫頭如今也這麽沒心計了岫烟道
他倒想着不錯日子給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一个月
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去要使什麽橫竪
有姐姐的東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的想二姐姐是个老

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那些媽〻〻
頭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个嘴里旦不尖的我雖在那裡却
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到拿些錢出來給他们
打酒買点心吃才好曰此二兩一月銀子還不勾使如今又去
了一兩前兒我睄〻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實
紋聽了愁眉嘆气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才進來若是
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
今不先完了他妹〻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到是一

件難事再遲兩年我怕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再商議

有人欺負你々々只管耐些煩兒千万別自己熬煎出病來

不如把那一兩銀子明兒也索索性給了他們倒都歇了心你

已後也不用白給那些人東西吃他尖刺讓他尖刺狠聽不過

了各人走開倘或短了什麽你別存那小家兒女氣只管找

我去並不是作親後才如此你一來時咱們就好的別怕人

閒話你打發小丫頭悄々的合我說去就是了岫烟低頭答

應了寶釵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珮道這是誰給你的

岫烟道這是三姐〻給我的寶釵点頭咲道他見人〻皆有你
一個没有怕人咲話故此送你一个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
但还有一句你也要知道這些粧飾原出于大官富貴之家
的小姐你看我一庭從頭至脚可有這些富貴閑粧然
七八年之先我也是這様來着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
以我都自已該省的就省了將來你這一到我们家這些没
用的東西只怕還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總
要一色從實守分為主不必比他们才是岫烟笑道

姐〻既這樣說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寶釵也笑道太
聽說了這也是他好意送你〻不佩著他豈不疑心我不
過是偶然提到這里以後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應又問
姐〻此時那里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
票叫了頭送來我那里悄〻的取出來晚上再悄〻的送
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扇了事大但不知當在那里
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
這鬧在一家了伙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

過来了岫烟聽説便知是他家開的也不覺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寳釵便往瀟湘館来正值他母親也来瞧黛玉正説閒話呢寳釵笑道媽多早晚来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幾天連日忙揔没有来瞧〻寳玉合他所以今兒瞧他兩個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寳釵坐了因向寳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怎麽想的到姨媽合大舅母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

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里只用一根紅線把這兩
個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隔着海隔着國有仇的終
久有机會作了夫妻這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
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的已爲是定了親
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得到一處比如你姐妹
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呢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寶釵
道惟有媽說動話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他母親
懷裡笑說咱們走罷黛玉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

媽一忽(會)兒就這庅撒嬌兒了薛姨媽用手摩着寶釵嘆
向黛玉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姐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
正經事他商量沒了事幸虧他開開我的心我見這樣有
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泪嘆道他偏在這里這樣分
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淚寶釵咲道媽瞧
瞧他輕狂倒說我撒嬌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
可憐沒父母到底沒个親人又摸娑黛玉咲道好孩子別
哭你見我疼你姐姐了你不知我心里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

了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〻這就比你强了我每〻和你姐
姐說心里狠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里人多口
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倚無靠為人
作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老太〻疼你了〻我們也伏上水去
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作娘若
是棄嫌不認便是假意疼我了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
認了才好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
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還沒定親為什麼反將邢妹〻說

与我兄弟了這是什庅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我是屬
相不對所以先說与兄弟了寶釵咲道非也我哥哥已經
相准了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才說你
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合他母親擠眼兒發咲黛玉
聽了便也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
依薛姨媽忙也摟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頑你
呢寶釵笑道真个媽明兒合老太太求了他作媳婦豈
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上来要抓他口内咲說你越發

瘋了薛姨媽忙也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因又向寶釵道
連邢女兒我還怕你哥〻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說了別
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兒老太〻因要把你妹〻說
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到是一门好親前兒我說定
了邢女兒老太〻還取笑說我原要他的人誰知他的
沒到手到被他說了我们一个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到
也有些〻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沒人可給難
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着你寶兄弟老太〻那樣疼他〻又

生的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〻斷不中意不若把你林妹〻定于他豈不四角俱全林黛玉先還怔〻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〻為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景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說你為什麼打我紫鵑忙也跑来笑道姨太〻既有這主意為什麼不和太〻說去薛姨媽哈〻笑道你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你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婿去了紫鵑聽了也紅了臉笑道

姨太〻真个倚老賣老的起来説着便轉身去了黛玉先
罵又与你這蹄子什么相干後来見了這樣也咲起来説
阿彌陀佛該〻〻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及屋內
婆子丫鬟都笑起来婆子們因也咲道姨太〻雖是頑
話到也不差呢到閒了時和老太〻一商議太〻竟作媒保成
這门親事是千妥萬妥的薛姨媽道我一出這主意老太
太必喜歡〻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来手里拏着一張當票
口內笑道這是什么賬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認得地下婆子

們都笑道可是件奇貨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寶
釵忙一把接了看时正是岫烟才説的當票忙摺了起
来薛姨媽忙説那必是那个媽〻的當票失落了回来
急的他們找那里得呢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人笑
道真〻是个獃子連个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道
怨不得他真〻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里知道這个便是
家下人有這个他如何見過别笑他是獃子若給你們家
的小姐看了也都説了獃衆[illegible]子笑道林姑娘方才也不認

淂別説姑娘們此刻寶玉他到是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緣故講明湘雲寶玉二人聽了方咲道原來為此人也太會想錢了姨媽家的當鋪也有這个不成衆人咲道這又歎了天下老瓜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曰問是那裡揀的湘雲才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無用的不知那年勾了賬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真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里大奶奶過來

請姨太〻説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寶
釵才问湘雲何處揀的湘雲咲道我見你令弟媳的
丫頭篆兒悄〻的遞与鶯兒〻〻便夾在書裡只當我
没看見我等他们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
你们都在這裡所以拿来大家認〻黛玉忙问怎庅
他也當衣服不成既當了怎庅又给你們寶釵見问不好
隱瞞他兩个將方才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説
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感歎起来〻史湘雲便動

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駡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寶釵忙一把拉着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報不平兒你又充什麽荊軻聶政真真好笑湘雲道既不叫我問他去明兒也接他到咱們苑里一處住去豈不好寶釵笑道明日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住口不題此事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卷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虚凰
茜紗窓真情揆痴理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来忙將話掩住不提探春等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来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凢誥命等皆每日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凢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樂

庶民三月不淂婚嫁賈母邢王尤許婆媳
祖孫等皆每日入朝隨祭未正已後方回
在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
日孝慈縣陵離都来往淂十来日之功如
今請靈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宮故
得一月光景寧府賈赦夫妻二人少不淂
是要去的両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
無主少不得便报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

出来協理荣寧两處府事休因又托了薛
姨媽在園内照管他姐妹了鬟薛姨媽只
得也挪進園来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
紈目今李嬸母女接去然有日亦来住三
五日不定賈母又将宝琴送與他去照管
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
趙姨娘與賈環来嘈聒甚不方便惜春房
屋狹小况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

官林黛玉、薛姨媽素習也最憐愛他的今
既遇這一事便挪至瀟湘館来和黛玉同
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經心、黛玉感激不
盡亦如宝釵之呼連宝釵前亦直以妹々
呼之宝琴前直以妹々呼之儼似同胞共
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
歡悅放心薛姨媽也不過照管他姐妹禁
約得了鬟輩一應家中大小事物也不肯

多口尤氏雖天〻過来也不過來應名點
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内上下也只
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
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
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
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
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物的又有先
踩踏下處的也都个〻忙乱因此兩處下

下人無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党與权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几个管事照管外務這大手下常用的几个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只他們無知或賍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〻不善在〻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等王

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个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自（叫着）使喚的他們只令其教習師父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學戲的到此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兒女因無能賣了作這事粧丑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机會不如給他們几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裡都是有這例的咱們如今

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凡（幾）个老
的還（家）在那是他們各有緣故不肯回去的
所以才（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咱們家的
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士
个有願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上他父
母来親自来領回去給他們几（我）兩銀子盤
纏方妥尚若不叫上他父母親人来只怕
有混賬人冒名領出去轉賣了豈不是辜

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
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又遣人告訴
了鳯姐兒一面說與揔理房中每教習給
銀八两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
清記册収明派人上夜將十二个女孩子
𠯌来當面細問到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
的也有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為事
這一去还被他賣了也有說父母巳亡或

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只四五人王夫人听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干娘領回家去单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愿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宝玉將小旦蕊官送與宝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代玉將大花面葵官送與湘雲小花面荳官

送了宝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各得其所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指不慣使用皆大不責備其中或有一二三个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指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先到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

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
下處乃是个大官的家廟裡乃比丘尼焚
修房舍極多極净東西二院榮寧便賃了
東院北静王府便租了西院太妃少妃每
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此同出同入都
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園
内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内又送靈
去一月方回各丫环婆子皆有閒空多在

園内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内伏侍的衆婆子一概撤回併散在園内聽使更覺園内多了幾十个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口角鋒芒大槩不安分守礼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証如今散了學大家趂了願也有丢開手的也有心地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

敢來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琮賈薗三人去往鉄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薔也同族中幾人各辦祭祀前往因宝玉未大愈故不曾去淂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曠〻省淂丟下粥碗就睡再存在心里宝玉听說只得拄了一支竹杖靸着鞋步出園来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

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
栽花的也有種荳的池中又有駕娘們行
着船夾泥的種藕的香雲香菱與宝琴衆
了丫頭等在山石上睄他們取菓宝玉也慢
〻行来湘雲見了他来忙笑說快把這舡
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〻的衆人都笑起
来宝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
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笑道病比

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說起人來說着
宝玉便也坐下看著衆人忙亂了一面回
湘雲因說這里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
罷宝玉也忙要去瞧林黛玉便起身拄拐
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
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
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
大小的許多小杏子宝玉因想道能病了

發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
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
岫烟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
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兒不
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过
發天這杏花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未
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
對杏流涙嘆息正悲嘆時忽有一个雀兒

飛来落于枝上乱啼宝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来过今見無花空有子葉故也乱啼這聲韻必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在發時這个雀兒可还記得飛到這里来與杏花一會了正胡思間忽見股火光從山石那边發出将雀驚飛宝玉吃一大驚又听那边有人喊

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紙錢来燒我回奶
奶們去仔細你的皮宝玉聽了益發疑惑
起来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
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拏着火守着些紙錢
灰作悲宝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快不要
在這里燒你或是為父母兄弟你告訴我
听名姓外頭去叫小廝們打了包袱寫上
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宝玉只不作聲宝玉

見不荅應忽見一婆子惡狠〻走来拉藕
官口内說我已經回了奶奶了奶奶們氣
的了不得藕官听(聽)了終是孩(子)氣怕辱没了
没臉便不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興頭过(過)
餘了如今比你們在外頭随心乱鬧呢這
是尺寸地方兒指宝玉道連我們的爺还
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跑)来胡鬧怕
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宝玉忙道並没燒

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來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懼忽听了他反掩飾心內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狠看真是紙錢了庅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了的字紙那婆子听如此亦發狠起便湾腰向紙灰中揀那不曾化盡的遺揀了兩点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據証在這里

我只和你所上講去說首拉了袖子就拽首要走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拄杖敲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那个回去寔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个夢〻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掛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要一个生人替我燒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請了這白紙錢巴〻的和林姑娘煩了他来替我燒了祝讚原不許一个人知

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看見了
我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你這還
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見了他們你只管
照依我這話說等老太〻回来我說他故
意来冲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听了亦發
得了主意反到拉肖婆子要走那婆子听
了這話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宝玉道我
原不知道二爺若回了老太〻我這老婆

子豈不完了我如今回奶〻們去就說是
爺祭神我看錯了宝玉道你也不許再回
去了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叫我
来帶他我怎庅好不回去的也罷就說我
已經叫到了他林姑娘叫了他去了宝玉
想了一想方点頭應允那婆子去了這里
宝玉又問他到底是為誰燒我想来若為
父母兄弟你們早社外頭燒了這早燒這几

張必有私自的情理藕官方才護庇之情
感激于他便知他是自己一流人物便含
泪説道我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並宝
姑娘屋裡的蕋官没第三個人知道今日
我忽被你遇見又有這段意思少不淂也
告訴了你〻只不許對一人言講又笑道
我也不必和你面説你只背地悄問芳官
就知道了説畢佯常長而去宝玉听了心下納

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代玉亦發瘦到可
怜問起来比往日已算大愈了代玉見他
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泪
来些〻微談了一談催宝玉去歇息調養宝
玉只得回来因記掛着要問芳官那原由
偏有湘雲香菱来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
說話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耐着一
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干娘偏

又吽了他親女洗過了後才吽芳官洗芳
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心偏把你女兒的剩
水給我洗我一个月的月錢都是你拏着
沾我的光不筭反給我剩東剩西的他干
娘羞惱便成怒罵道不識指舉的東西怪
不得人太都說戲子沒一个好纏的憑你
什庅好人入了這一行都弄壞了這一点
点子毬崽子也挑么挑六的鹹毬淡舌咬

犀的騾子似娘兒兩个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瞅着老太〻不在家一个一个的連句安靜話也不說了晴雯因說都是芳官不省人事不知狂的什庅也是的會唱戲到像是殺了賊王擒过反叛来的襲人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道些小的也大可恶些宝玉道怨不淂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少親失養

的在這里沒人照看了他瞞了他的錢又作
踐他如何怪得因又向襲人道他一月多
少錢已後不如你收过来照管他豈不省
事襲人道我要照管他那里不照看了又
要他那几个錢才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
了說自便起身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
油並些鷄子香皂頭繩之類叫一個婆子来
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

了干娘亦發羞惱便說芳官没良心花說掰
我尅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几下芳官
便哭起来宝玉便走出襲人忙勸作什広
我去說他晴雯忙先过過来指他干娘說道
你老人家大不省事你不給他好的洗我
們饒給他東西你不自燥还有臉打他他
要还還在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
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場我我

就打渇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辦嘴
睛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两句麝月
聽了忙過来說道你别嚷我且問你别說
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里誰在主子屋
里教導過女兒的便是你的親女既分了
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渇罵渇再者大
些的姑娘姐姐們打渇罵渇誰許老子娘
半中間管閑事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

跟着我們
學什庅越老越没了規矩你見前兒墜兒
的娘来吵你也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
這个病那个病老太〻又不淂閑心所以
我没回等两日咱們痛囬一囬大家把威
風殺一殺才好宝玉這两日才好了些連
我們不敢大聲説話你反到打的人狼嚎
鬼叫的上頭能出了几日門你們就無法
無天了眼睛没了我們再兩天你們就該

打我們了他不要你這干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宝玉恨的用拄杖敲肖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鉄心石頭腸子也是件大奇的事不能照看反到折挫天長地久如何是好晴雯道什庅是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肖海棠紅的小袄底下綠紬撒花夾褲敞肖褲脚

一頭烏油似的頭鬒髮披在腦後哭淂泪
人一般麝月笑道把个鶯々小姐反弄了
成拷打紅娘了這會子又不粧扮了还是
這樣發憨獃的宝玉道他這本来面目極
好到别弄緊襯了睛雯過去拉了他替他
洗净了髮用手巾擰干了鬆々的挽了一
个慵粧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边来了接
着司内厨的婆子来問晚飯有了可送不

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
纔胡吣了一陣也沒留心聽鍾幾下了睛
雯道那撈什子不知怎庅了又淂去收拾
說着便拏過表來睄了一睄說再畧等半
鍾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
道提起淘氣芳官也該打幾下昨兒是他
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
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

子進来跕住睛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四樣小菜睛雯笑道已經好了还不給兩樣清淡菜這稀飯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碗火腿鮮笋湯忙端了放在宝玉跟前宝玉便就棹上喝了一口說好湯襲人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菩薩葷饞的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忙端起輕輕用口吹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

官笑道你也學着些伏侍別一味獃憨呆
睡口勁輕着別吹上潘沫星兒芳官依言
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忙端飯在
門外伺候向日芳官一到時原從外边認
的就同往梨香院去了這干婆子原係榮
府三等人物不過令其與他們漿洗皆不
曾入內答應故此不知內幃規矩今以托
賴他們方入園中隨女歸房這婆子先領

過齣月的排場方知了一二分生恐不令芳官認他作干娘便有許多失利之處故心中亦要買轉他們。今見芳官吹湯便忙跑進来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庅空兒跑到裡槅子内来还不出去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不

說給他小了頭都說我們攆他他不出去說
他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你可信
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还有
你一半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們到
不去的地方还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
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幾个等空盒
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没
用鏡子照了就進去来羞的那婆子又恨

又氣只得忍柰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宝
玉道笑道仔細傷了氣你嘗一口可好了
芳官只當是頑話只是笑看着襲人等襲
人道你就嘗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
嘗說着便喝了一口芳官見如此自已便
嘗了一口說好了遞于宝玉宝玉喝了半
碗吃了几片笋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
人揀收出去了小丫頭捧了沐盆盥漱已

畢襲人等出去吃飯宝玉便使个眼色與芳官芳官本自伶利又學了几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説頭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你就在屋里作伴兒把這粥給你留着一時餓了再吃説着都去了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将方才從火光發起如何見了藕官又如何謊言護庇又如何藕官吽我問你從頭至尾細細的告訴他一遍

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听了滿面含笑道你說他祭的是誰祭的是死了的葯官宝玉道這是朋友也應當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誼他竟是瘋痴的想頭說他自已是小生葯官是小旦常作夫妻雖說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並排塲皆是真正温存体貼之事故此二人就瘋了雖不戲尋常飲食起坐兩个人竟你恩我愛葯官一

死他哭的死去活來至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来補了藍官我們見他一般的温柔体貼也曾問他淂新棄舊的他說這又有個大道理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絃者也必要續絃爲是但只是不把死的丢過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而不續孤守一世防了大節也不是禮死者反不安了你說可是又瘋又獃說

来可是好笑宝玉听說了這篇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称奇道絶說天既生這様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囑道既如此說我也有句話囑咐他我若親對面與他講未免不便須淂你告訴他芳官問何事宝玉道已後不可燒紙錢這紙錢原是後人異端不是孔子的遺訓已後逢

時按節只備一个爐到日隨便焚香一心
虔誠就可感格了愚人原不知無論神佛
死人必要分出等例各式各例的却不知
只以誠信為主即值愴惶流離之日雖連
香亦無隨便有土有草只以潔淨便可為
祭不獨死者為祭便是神鬼皆是來享的
你睄〻我那案上只設一爐不論日期時
常焚香他們皆不知緣故我心里却各有

五、

取因隨便有新茶供一鍾茶有新水便供一盞水或有鮮花或有鮮菓甚至于葷腥菜只要心誠意潔便是佛也都可來享所以說只在敬不在虛名亦以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旁官嘴聽了便荅應有一時吃過飯便有人回老太太太太回來了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边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宝玉多添了一件衣服拄着拐扶前边来都見過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更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处央琥珀翡翠玻璃四人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環彩雲彩霞等皆打點王夫人

之物[illegible]面查點交與跟隨管事媳婦們跟
隨的一共大小六个了鬟十个老婆子媳
婦男人不算連收拾馱轎器械夗央與王
釧兒皆不用隨去只看屋子一面先幾日
先时發帳幔鋪盖之物先有四五个媳婦
並幾个男人領了出來坐了几輛車遶道
先至下處鋪設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
蓉妻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

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
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并放些隨換的衣
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衆人直送
至大門外方回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
隨後帶領家人押後跟來榮府內派上人
丁上夜將兩處廳所院都關了一應出入園
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只留王夫人
大房之後常係他姐妹出入之門東邊通

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內院不必關鎖
裡面外央和玉釧兒也各將上房門關了
自領了丫鬟婆子們下房去安歇每日林之
孝之妻進來帶領十來个婆子上夜穿堂
內又添了許多小廝們坐更打梆子已安
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
搴帷下榻覺微清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
土潤苔青原來是五更时落了幾點微雨

于是喚起湘雲等人来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是班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宝釵道前兒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並無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去取些来鶯兒應了方去蕋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同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来一面說笑不覺

到了柳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柳葉纔
吐淺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拏這
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蕋官笑道編什庅東
西鶯兒道什庅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得
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个花籃採
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才好頑呢說着且不去
取硝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挽翠披金採
了許多的嫩條命蕋官拏着他一行走一

行編花藍隨路見花便採二枝編出一个玲瓏过樑的藍子枝上自有本来的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蕋官笑道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个咱們送給林姑娘回来咱們多採些編几个大家頑說着来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这籃便笑說这个新鮮花藍是誰編的鶯兒笑說我編了送姑娘頑的代玉接了

咲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这碩意兒却
也別致一面瞧了一回便命紫鵑掛在那
里鶯兒見過又問候薛姨媽才和代玉要
硝黛玉忙命紫鵑包了一包遞與鶯兒代
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瞧瞧你回
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
劳他來瞧我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們那里
去連飯也端了那屋里去吃大家熱鬧些

鶯兒答應了出来便到紫鵑房中找蘫官
只見蘫官與藕官二人正說的高興不能
相捨鶯兒便咲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
我們去那裏等有豈不好紫鵑聽如此便也說道
这話到是他这里淘氣的也可厭一面便將
黛玉的匙筯用一塊洋巾包了交與藕官
你先帶了这个去也算當差了藕官接了
咲嘻〻同他二人出来一徑順着柳堤来

鶯兒便又採些柳条索性坐在山石上編
起来又命蕋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
只顧爱看他編那里捨得他去鶯兒只催
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說我同
你去了再快回来二人方去了這里鶯兒
正編只見何婆子的小女兒春燕走来笑
问道姐〻織什庅正說着藕蕋二人也到
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兒你到底燒什庅

紙被我姨娘看見了要告你設[没]告成到被
宝玉賴了他一大些不是氣的他一五一
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才二三年積了
些什広仇恨如今还解不開藕官冷笑道
有什広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
外頭这兩年別的東西不算只算一日我
們的米菜不知賺了多少去合家子都吃
不了还有每日買東買西賺的在外逢我

們使他們一使兒就怨地怨天的你說說
可有良心春燕笑道是我的姨媽也不好
向有外人反說他怨不得宝玉說女孩兒
未出家是顆無價的宝珠出了嫁不知就
怎広変出許多的毛病来雖是顆珠子却無
有光彩宝色是顆死的了再老老更變的
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
広変出这樣来这話雖是混說到也有些

不差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妹兩个如今越老越把錢看真了先是老姐兒兩个在家抱怨沒有差使沒有差進益幸虧有了这園子把我們家挑進来可巧把我分在怡紅院家里省了我一个人的費用不算外每月还有四五百錢的餘剩这也还算說不可好後来老姐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

姨媽芳官認了我媽这几年着寔寬綽了
如今挪進来也算撒開手了還只無厭你
說好笑不好笑我姨媽剛和藕官吵了接
着我媽為洗頭和芳官吵了芳官連洗頭
也不給他洗了昨日得月錢推不去了買
東西先教我洗我想了一想自有月錢就
沒了錢要洗時不曾和襲人晴雯麝月那
一个跟前和他說一聲也都容易何必借

这个光兒好没意思所以我不洗他又叫
我妹妹小鸠兒洗了纔叫芳官果然吵起
来接着又要給宝玉吹湯你說可不笑死了
人我見他一進来就告訴那些規矩他只
不信只要強作知道是的討了没趣兒幸
虧園里的人多没人分記的清楚誰是誰
的親故若有人記得只我們一家人吵什
麼意思呢你這会子又跑了来弄這个这

一帶地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娘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方比得了永遠錢還利害每日起早睡晚自已辛苦了還不算每日逼着我来照管看守恐有人遭遢我又恐怕悞了我的差事如今我們進來老姑嫂兩個照看的謹謹慎慎一根草也不許人動你還掐些花兒又折他的嫩樹他們即刻来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亂掐亂折使不

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里每日皆有分例吃的不用算单算花草頑意兒誰曾什広每日誰就把各房里姑娘了頭戴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的去另外还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概不用送等要什広再和你們要究竟總没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語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來鶯

兒春燕等忙讓生那婆子見採了許多的
嫩柳又見藕管等都採了許多鮮花心内
便不受用看自鶯兒編又不好說什広便
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の便貪住頑不去
了倘或叫起你來又說我使了你來拏我
作隱身符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使我又
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八瓣子
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

这都是他摘下來的煩我給他編我攛他
他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你只顧頑老
人家就認真了那婆子本是愚頑之輩
之老邁昏眊惟利是命一概情面不曾正
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以老
賣老拏起拐扙來向春燕身上擊了几下
罵道小蹄子我說你還和我强嘴兒呢你
媽恨的牙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來和

我㶉子是的春燕又愧又急回哭道鶯兒
姐姐頑話你老認就真打我我媽為什広
恨我我又没燒胡了洗臉水有什広不是
鶯兒道本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我豈不
愧広婆子又道姑娘你别管我們的事难
道姑娘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听見
这樣蠢話便賭氣紅了臉撒了手冷笑道
你老人家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説了

一句頑話就會他了我看你老曾他去說
首便坐下仍是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
出来找他出来喊道你不舀水去在那里
作什麼呢这婆子便接聲兒道你来瞧瞧
你的女兒連我也不伏了在這里排喧我
呢那婆子一面走過来說姑奶奶又这麼
了我們了頭眼里無娘罷連姑媽也沒了
不成鶯兒見他娘来了只得又說緣故他

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
娘躺道你躺躺你女兒這広大孩子頑的
他先領着人遭塌我我怎広說人他娘正
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隨他的心
便走上來打耳聒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
來了幾年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婦學
怎広就打不得你了干的我管不得你是我
毬里吊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郎

是你們這蹄子到的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該死在那里伺候又跑出來浪汗一回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毬鶯兒忙道那是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那婆子深妒襲人晴雯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了藕官又是他全妹的冤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

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他怕又說出打他恐自己又要受晴雯等之氣不免自起急來又忙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里肯回來急得他娘跑了去又拉他他回頭看見便也往前飛跑他娘只顧趕他不防脚下被苔滑倒引的鶯兒三个人反都笑倒鶯兒睹氣將花柳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里把

个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罵促狹小蹄子
遭遢了花兒雷也是要打的自巳且掐花
與各房送去不提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
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処問安春燕一
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娘又打我
呢襲人見他娘来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
日兩頭見打了干的打親的賣弄你女兒
多还是認真不知王法这婆子雖来了幾

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人性兒的人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不要管我的閑事都是你們縱的这會子還管什庅說着便又趕着打襲人氣的轉身進来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他看他怎樣一面使个眼色與春燕春燕會意便奔了宝玉身邊去衆人都笑說这可是没的事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

再（你）瞅（煞）一煞氣兒難道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个情還討不下来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宝玉身邊（邊）去又見宝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不怕有我呢春燕一行哭一行將方才鶯兒等事都說出来宝玉越發急起来了說你只这里鬧也罷了怎么連親戚也得罪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衆）人道怨不得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

我們雖無知錯曾了如今請出一个曾淂肖的人來曾一曾嫂子就心服口服也就知道規矩了便回頭命小了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吽來平兒不淂閑就把林大娘吽了來那了頭應了便走采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吽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那个平姑娘來也評評理沒有个娘曾女兒大家

會着娘的襲人笑道你當是那个平姑娘
是二奶奶屋里的平姑娘他有情呢說你
兩句他一翻臉嫂子吃不了兜着走呢說
話之間只見那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有
事問我作什庅我告訴了他他說有这樣
事且攆他出去告訴了林大娘在角門外
打他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如此說
自捨不得出去便又淚流滿面央告襲人等

說好容易我進來了況且我是个寡婦家
里沒人正好一心沒掛的在裡頭扶侍姑
娘們也便宜我家也省些費用去又要自
已去生火通活將来不免無了通活襲人
等見他如此早又心軟了便說你要在这
里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說又亂打人那里
弄你这不曉事的来天天鬬口也教人笑
說沒了體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去了是

正景誰和他鬭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綵
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我已後改
過姑娘那不是行好積徳又央春燕道原
是為我打你起的究竟没打成你如今反
受了罪了你也替我説説宝玉見如此可
憐只得留下吩咐他不可再鬧那婆子一
一的謝過了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
事襲人等説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咲道

得饒人處且饒人得省事將就省些事也
罷了能去了幾日只總各處大小人兒都
作起反来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
管那一處的事是好襲人咲道我只說我
們这里反了原来还有幾處平兒咲道这
算什広正經珍大奶奶才算呢这三四天
的工夫一共大小出来了八九件了你这
里是極小的算不起數兒還有大的可氣

畢竟

可咲之事不知襲人問他何事且聽下回

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这等忙乱平兒咲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来也可咲等几日告訴你如今没頭緒呢且不得閑兒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了頭也来說平兒姐〻可在这里奶〻等你怎庅不去了平

兒忙轉身來口内咲道來了∶∶襲人咲道
他奶∶病了你又成个香餑∶了都搶不
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里宝玉便使春燕
你跟了你媽∶到宝姑娘房里給鸎兒幾
句好話听∶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
應了和他媽出去宝玉又隔窓說道不可
当着宝姑娘說仔細反教鸎兒受教道娘
兒兩個應了一壁走着一壁說閑話兒春燕因

向他娘道我素日常勸你老人家再不信
何苦来鬧出没趣来才罢他娘咲道小蹄
子你走罢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
如今知道了你又該支問着我春燕咲道
媽你若是安分守已在这屋里長久了自
有許多的好处我且告訴你句話宝玉常
說这屋里的人無論家里外頭的一應我
們这些人他都要回太〻全放出去与本

人的父母自便呢你說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說喜的忙問这話果真春燕道誰可扯这謊作什広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絶当下来至蘅蕪院中正置宝釵黛玉薛姨媽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跟前咲說方才言語冐撞了姑娘莫嗔莫怪特来陪罪鶯兒忙讓坐又到茶他娘兒两个說有事便作辞回来忽見

蕋官趕出来叫媽〻妹〻跕一跕一面走
上来遞了一个紙包兒与他們說是薔薇
硝帶与芳官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
器了还怕那里没有这个与他巴〻的你
又弄一包給他去蕋官道他的平常我送的
是上好的好姐〻千万帶回去罢春燕只
得接了娘兒兩个回来正置賈環賈琮二
人来問候宝玉也才進去春燕便向他娘

說只我進去罢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听
了自此便百依百隨的不敢倔強了春燕進
来宝玉知道回覆便先点頭春燕知意便
不再說一語畧站了一站便轉身出来使
眼色与芳官芳官出来春燕悄悄的說与他
蕋官之事並与宝玉瞞又說是擦春癬的
因笑問芳官手里是什庅芳官便忙遞与
又說是薔薇硝宝玉咲道难為他想的到

賈环听了便伸着頭聞又聞了一聞：得
一股清香便湾腰向靴内掏出一張紙来
托着咲說好哥、給我一半兒宝玉只得
要与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所贈不肯与别
人連忙攔住咲說道别動这个我另拿些
来宝玉会意忙包上說道快取来芳官接
了这个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已常
使的啓奩看时奩内已空心中疑惑早间

还剩了些如何没了因問人时都說不知麝月便說这会子且忙着問这个不过是这屋里的人必是短了使了你不曾拿些什広給他們那里看的出来快打發他們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听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拏来賈环見了喜的就伸手接芳官听說向炕上一擲賈环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原来

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賈環連日也裝起病来了逃學如今得了硝與：頭来我彩雲正置彩雲和趙姨娘閒談賈環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臉比外頭的銀硝強你且看：可是这个彩雲打開一看嗤的一声笑了說道你是合誰要来的賈環便將方才之事說了彩雲笑道这是他

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
粉賈环看了一看果然比先前的代有紅
色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也是好的硝
粉一樣留着擦罢自是比外頭的高便好
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
誰叫你要去了怎怨他們要你依我拿了
去照臉摔給他去趁這会子撞屍的撞屍
去了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浄也算報

仇莫不成两个哥：不敢冲撞他罢了难
道屋里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不成
賈环听了便低頭彩雲忙說这又何苦生
事不曾怎樣奈些罢了趙姨娘道你休曾
横豎与你無干乘自抓住礼罵給那浪淫
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环你这下流
沒剛性的也只好受这些毛崽子的氣平
白說你一句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

給你：倒瞪有眼敦摔人這会子被那起毬
崽子要（耍）弄到也罷了你明兒还想這些家
里人怕你呢沒有毬本事我也替你羞死
了賈环听了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
說道你這広会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
去鬧他們倘或往學里告去我挨打你敢
自不疼呢你遭：調唆我去鬧出了事我
挨打罵你可低了頭了這会子又調唆我

与毛了頭鬧你不怕三姐子里爬出来的
（姐在趙姨娘跟前道他是我八）
我再怕起来這屋里越發有活頭兒了一
面說一面拏了那包粉便飛也似的往园
中去了彩雲死劝不住只得躲入別房中
賈环便躲出儀門自去頑去了趙姨娘直
進园子正是一頭大頂頭正遇見藕官的
干娘夏婆子走来見趙姨娘氣恨〻的走
来因問趙姨奶〻那去趙姨娘又說你睄

瞧这屋里連两三日進来的唱戲的小粉頭子們都三般两樣掂人分量放小菜兒若是別一个我还不惱若叫这些小娼婦捉弄了还成什広夏婆子听了正中其怀忙问曰何趙姨娘便將芳官以粉作硝輕侮賈环之事說了夏婆子道我的奶：你今兒才知道这等算什広連昨日这个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宝玉还攔到頭里人家

还没拿進个什広兒来就說使不得不干
不净的東西忌諱这燒紙到不忌諱了你老
想一想这屋里除了太〻誰还大似你〻
老自己拿不起来但凡掌起来誰还不怕
你老人家如今我想来这几个小了頭兒
都不是正頭貨淂罪了他們也有限的快
把兩件事抓肴礼礼个筏子我再帮肴作
証拠你把威風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

礼便是奶：姑娘們也不好為那起小粉頭子說你老的趙姨娘听了这話亦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不知道你却細：的告訴我夏婆子便把前事一一說了又說你只曾說去倘或鬧还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听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直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宝玉听見代玉再那屋里便往那里去了芳官正与襲人等吃飯

見了趙姨娘来了都忙起身咲讓趙姨奶
奶吃飯有什庅事这等忙趙姨娘也不答
話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撒来手指芳官罵
道小淫婦你是我手里銀子本買来學戲
的不过娼婦粉頭之流我家下三等奴才
也还比你尊貴些你都看人下菜碟兒宝
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里頭莫不是要了你
的拿这个哄人你只当他不認淂好不好

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里有你
們小看他的芳官那里禁淂住这話便肖
急哭道曰那硝没了所以才拿这个給他
的若說没了又恐不信难道这不是好的
我便學戲也没外頭唱去女孩家知道什
広是粉頭面頭的姨奶奶、把不肖來罵我
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
是奴才呢襲人忙拉他道休胡說趙姨娘氣

的上来便打了两个耳刮子襲人等忙上来拉劝說姨奶〻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挨了两下打那里肯依便拾頭打滚潑哭潑鬧起来口内便說打起我来了你照〻那模樣兒再動手打我叫你打了去我还活有便撞在怀内叫他打众人一面劝一面拉他晴雯悄拉襲人說别管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乱

為王了什庅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樣还了淂呢外面跟随趙姨娘来的人听見如此个：心中称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千怀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称愿当下藕官蕋官正在一処作耍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荳官两个闻了此信慌忙找着他两个說芳官被人欺負偺們也没臉須淂大家破着大鬧一塲方

争过氣来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
們的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别的一齊跑入
怡紅院中荳官先便一頭几乎不曾将趙
姨娘撞了一跤那三个便也擁將上来放
声大哭手撕頭撞把趙姨娘裹住晴雯等
一面哭一面假意来拉急的襲人忙拉起
这个又跑了那个只說你們要死有委曲
只會好說这里如何使得趙姨娘反没了

主意只好乱罵蕋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跑住佐〔左〕右手蔡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四人只說你只打死我們四个就罢了芳官直挺：淌在地下哭的死过去正沒閙交誰知晴雯早差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領平媳婦走来將四个喊住側〔問〕起原故趙姨娘便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个不清尤氏李紈两个不

肯答言只喝住四个探春嘆氣道這是什
応大事姨娘也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
話要合姨娘商議怪道了頭說不道在那里
原来在這里生氣呢姨娘快同我来商議
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出来口内說
犹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了頭子們
原是些頑意喜歡呢合他說說唉唉不喜
歡便可以不理他便他不好了也如同猫

兔狗兔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然也
只該吽了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
苦自己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体統你
睄周姨娘怎広不見人欺負他：也不尋
人去我功姨娘且向房去煞：性兔別听
那起混賬人的調唆沒的惹人咲話自己
獃白給人作粗活心里有三分氣也忍耐
这几天等太：回来自然料理一夕話說

的趙姨娘閑口只得回房去了这探春氣
的和尤氏李紈說这広大年紀行出来的
揔不吽人敬敬伏这是什広意思也值淂
吵一吵並不畄体統耳朶又軟心里又没
有記算这又是那起没臉的奴才調停作
弄出来个獃人替他出氣越想越氣因命
人查是誰調唆的媳婦們只淂荅應自出
来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里尋針去只得

將趙姨娘的人並园中喚来盤結都說不知道爭人已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时难查慢〻的訪查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回来責罰探春的氣漸漸平服方罢可巧芙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我們不对每〻的造言生事前日賴藕官燒紙幸亏是宝玉叫他燒的宝玉自己也應了他纔没話令兒我与我姑娘送手帕去看

見他合姨奶奶在一処說了半日唧唧喳
喳的見了我才走開来了探春听了虽知
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
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為実誰知夏婆子
的外甥女兒蝉姐便是探春処当差的时
常与房中了環們買東西呼喚众中女孩
皆待他好这日飯後探春正上厅理事翠
墨在家看屋子命蝉姐出去叫小么兒們

買糕去蟬姐說我才掃了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別人去買罢翠墨咲道我又叫誰去你趂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门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芝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蟬姐兒听了忙接了錢道這小蹄子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他去說着便起身出来至後門边只見厨房内此刻正鬧之时都坐在台

堦下說閑話呢他老娘亦在內蟬姐便命一个婆子听了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才之話告訴夏婆子听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芝官問他又要往探春前去訴寃蟬姐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庅說呢这話怎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防着就是了那里忙到这一时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来扒着院門咲向廚房

下柳家媳婦說道柳嫂子宝二爺說了晚
飯的素菜要一樣涼〻酸〻的東西只別
要格上香油別弄贜了柳家的咲道知道
今兒怎遣（広）你来告訴怎（這）一句要緊的話你
不嫂贜進来逛（逛）〻兒芳官使（便）進来忽見一
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盤糕来芳官便戲道
誰家的热糕我先嚐一嚐蝉姐一手接了
道这是人家賣（買）的你們还稀罕这个柳家

的咲道芳姑娘你喜吃这个我这里才買么下給你姐〻吃的他不曾吃还汲在这里干〻净〻没動呢說肴便拿了一碟子出来递給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頓壺好茶来一面進去現通開火頓茶芳官便挐肴糕向着蟬兒臉上說誰稀罕吃你的糕这不是糕不成我不过說肴頑罢了你給我磕頭我也不吃說肴把手内的糕一塊

塊的掰了擲自打雀兒頓口內咲說道柳
嫂子你別要心疼我回來買二斤給你小
蟬兒氣的怔〻的瞅着冷笑道雷公老爺
也有眼睛怎不打這作孽的他還氣我呢
我可拏什庅比你們又有人進貢又有人
作干奴才溜〻你們好上好兒帮襯着有好
說句話連媳婦都說姑娘們罢喲天〻見
了就咕噥〻有幾个冷透的見他們对了

口怕又生事都各自走開了当下蝉姐兒
也不敢十分說一面咕噥有去了這里柳
家的見人散了忙出来找芳官前兒那話
說了不曾芳官道說了等一二日再提此
事偏那趙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塲前兒
那玫瑰露姐〻吃了不曾他到底可好些〻
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吃的什広是的
又不好再問你要芳官道不值什広等再

要些給他就是了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兒
今年才十六歲雖是厨役之女却生淂人
物与平兒襲晴紫夗同類因他排行第五便
叫作五兒因素弱多病故没得差近因柳
家的見寶玉房中了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
淂寶玉將来都要放他們故今要送他到
那里去應名兒正無門路可巧这柳家的
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慇勤伏侍淂

芳官一干人比別的干娘还好芳官等亦待他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与宝玉說宝玉虽是依允只是近日病又見事多尚未說得前言少述且說芳官當下回至怡紅院中回覆宝玉々々正在听見趙姨娘廝吵心中不悅說又不是說又不是只待吵完了打听探春劝了他去後方送蘅蕪院回来劝了芳官一陣大家安

妥今見芳官回来又說还要玫瑰露給柳家五兒吃去宝玉忙道有的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去罢說着便命襲人取了出来見瓶中亦不多連瓶与了他芳官便携了瓶与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散悶在那边犄角子上地方瞻了一会便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脚見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裡面少半瓶

胭脂一般的汁子还当是宝玉吃的葡桃
酒母女兩个說快拿鏇子湯滾水你且坐
下芳官笑道就剩这些連瓶都給你們罢
五兒听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謝了又
謝芳官又問他好些五兒道今兒精神好
了些進来逛逛這後边一帶沒有什么意
思不过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
經好景緻也無看見芳官道你為什么不

往前边去柳家的道我没叫他往前边去姑娘們他不認得他倘或不对眼的人看見又是一番口舌明兒托你携帯他有了房頭怕没有人帯着他曠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広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噯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説有又倒了茶与芳官他只吃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説道我

这里占着手五了頭送：五兒便送出来
回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
說了沒有芳官笑道哄你不成听見屋
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
个是紅玉璉二奶：要了去还沒給人来
一个是墜兒沒補如今要一个也不算过
分平兒每：和襲人說凡有動錢的事得
挨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找人扎筏子呢連

他屋里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里的事沒尋肖何苦来往網里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是走了到難再回轉不如等冷一冷兒老太太心閑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來了頭一則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則我添了月錢家里又從容些三

則我的心開一開只怕这病就好了便是
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里的錢芳官道我
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二人別过芳官自
去不提单表五兒回来与他娘深謝芳官
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成望淂了这些東西
雖然是个珍貴物兒却是吃多了也最動
熱竟把这个倒些送人也是大情五兒向
送誰他娘道送你旧：的兒子昨日热病

也想这些東西吃　如今我倒半盏与他去

五兒听了半日没言語随他媽倒了半盏

去戚下剩的連瓶放在傢伙厨内五兒冷笑

道依我說竟不給他也罢了倘或有人盤

问起来到又是一塲事了他娘道那里怕

起这些来还了得了我們辛辛苦苦的圖

賺些東西也是應該的难道是做賊偷的不

成說着不听一逕去了直至外边他喜現

他哥：家中他外甥子正倘有一見了這个他哥嫂侄男無不欢喜現從井上取了涼水和吃了一碗心中一暢頭目清涼剩的半盞用紙蓋有放在桌上可巧又有几个小厮因他外甥素日相好走来候他的病内中有一小伙兒名喚錢槐乃係趙姨娘之内侄他父母現在庫上管賬他本身又派跟賈环上學因他有些錢勢尚未娶親

素日看上了柳家五兒標緻一心和他父
母說了要他為妻也曾托媒人再三求告
柳家柳家却也情願怎柰五兒執意不從雖
未明言却行止中已帶出來他父母未敢應
允近日又想往院內去越發將此去開只
等三五年後放出时自向外边擇婿了錢
家見他如此也就罷了怎柰錢槐不得五
兒心中又氣又恨發恨定要弄取成配方

了此愿今也来同人晡往柳家不期柳家
的忽見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錢槐便推説
不得閑起身便走了他哥忙説姑媽怎庅
不吃茶就走难為姑媽忌掛柳家的因笑
説只怕里頭傳飯再向了出来晡侄兒罢
他嫂子因抽屜内取了一个紙包拏在手
内送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遞与柳家的
因笑道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

誰知這五十一班竟偏冷淡一个外財沒發只有昨兒有一粵東的官来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這地方千年松栢最多所以单取了這茯苓的精液和了藥不知怎庅弄出這个怪俊的白霜兒来說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氣吃一鍾最補人的第二用牛奶子万不得已用滚水

也好我們想着正宜外甥女兒吃愿是上
半日打發小了頭子家去的他說鎖着門
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来我要睄ゝ他
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着主子們不在家
各処嚴緊又没什庅差使又没要緊跑些
什庅况且這兩日風聞渇里頭家宅反乱
的倘或沾帶了到不好姑娘来渇正好親
自帶去罢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来剛到

了角門只見一个小么兒咲道你老人家
那里去里頭兩三次叫人傳你呢我們三
四个人都找你老人家去了还没来你老
人家却從那里来这一条路又不是往家里去
的路我到疑心起来那柳家的咲罵道好
猴兒要知端的且看(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卷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認]贓　判冤断獄平兒情[行]權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兒你親嬸子找野兒去了你豈不多淂一ケ叔〻有什庅疑的別討我把你搗子盖上的儿根毖毛挦下来还不快開讓我進去呢這小廝且不推門且拉自笑說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我吃我這里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荅應你

隨你干㕵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

這些ゝ東西都分給衆位奶ゝ了一ケゝ像抓破了臉

的人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離鷄似的还動他

的菓子非日我從李子樹下一走偏有一ケ蜜蜂兒

往臉上一過我一招手兒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見了

他離的遠看不真只當我摘李子呢就毬聲浪嗓喊

起來說又是还沒有供佛呢又是老太ゝ太ゝ不在

家还沒有進鮮呢等進了上頭嫂子們自然有分的到像

害了饑癆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沒有好話搶白了
他一頓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个親戚都會着怎庅
不和他們要到和我来要這可是倉老鼠和老鸛去
借粮守着沒有飛着到有小廝笑道嗳喲々沒有就
罷了說上這些々閑話我看你老已後就用不着我就
便是姐々有了好地方將来更呼喚日子多要我
們多答應他些々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這小猴精
又捻鬼平白的你姐々有什庅好地方那小廝笑道

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但你們有内牽難道我們就
無有内牽不成我雖然在這里听呵裡頭却也有两
个姐妹成个体統的什庅事瞞了我們正說着只听門
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吽道小猴兒們快放你柳嬸子
去罷再不來可就悮了柳家的听了不顧和小厮說
話忙推門進去咲道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厨房
雖有几个同伴的人他都不敢自專单等他調停分
派一面問衆人五了頭那去了衆人都說茶房里找

他們姐妹們去了柳家的听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
按着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里小丫頭蓮花兒
走来說司棋姐〻說了要碗鷄蛋頓（羔蒸）的嫩〻的柳家的
道就是這樣尊貴不知怎的今年這鷄蛋短的很十
个錢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
去四五个買辦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
里找去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兒要吃豆付
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兒要鷄蛋又没

有了什広好東西我就不信連鷄蛋都没了別咔我
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真ケ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里
面果有十來ケ鷄蛋説道這不是鷄蛋你就這広利
害吃的是主子的你為什広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
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計便上來道你
少滿嘴里混唚你娘才下蛋呢通共留下這九ケ預
備菜上頭澆頭姑娘們不要还不肯作這ケ去呢預
接(倫)急的你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没有好的連鷄

蛋都没了你們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飯来張口只知
鷄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别
說這个有一年連草根子還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
劝他們細白米飯每日把肥鷄大鴨將就些：兒也罷
了吃膩了格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鷄蛋豆付又什
広麺斤醬羅卜菲敢自倒換倒口味只是我又不是
荅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来樣子或我到别
伺候主子只預偹你們蓮花听紅了臉喊道誰天：

要你的什庅来你說上這两車說話叫你不是為便
宜却為什庅来前兒小燕来說晴雯姐〻要吃蘆蒿
你怎庅忙的还問肉吵鷄炒小燕說葷的因不好吃
另叫你吵麵斤的少擱油才好你忙的到說自己發
昏趕着洗手炒了狗顛兒似的親捧了去今兒反到
拿我作筏子說我給衆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
這些〻人眼見別說前兒一次就從舊年一立厨房以
来凡各房里偶然間〻不論姑娘姐兒們要添一様半

樣誰不是先拿了錢来另買另添有的沒的名聲兒
好听說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又有剩頭兒算起来
賬来惹人惡心連姑娘带姐兒們四五十个人也只
曾(是)要兩支鷄兩支鴨子十来斤肉一吊錢菜錢你們
們算：勾作什庅的連兩頓飯亙(還)支持不住這个点
這樣那个(点)那樣買来的又不吃又買別的去既這樣
不如意回了老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預
備老太、的飯把天下所有菜蔬用水牌寫下轉着

吃〻到一个月現算到好連前兒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議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把芽兒現打發个姑娘来拿省五百錢来給我〻到笑起来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事我還預備得起趕省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買酒去吃又說如今厨房在里頭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要点子油盐醬醋那不是錢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給了又沒的賠你拿省這个錢全當還了他們素日

叨惠的東西罷這才是明白休下的姑娘我們心里
只替他念佛没的趙姨奶〻听了又氣不忿反說太
便宜了我過不了十天也打發个小丫頭子来尋這
様那様的我到好笑起来你們就成了例不是這个
就是那个我那里有這些賠的正乱肴只見司棋又
打發人来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里了怎么就不回去
蓮花賭氣回去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听
了不免心頭起火忙吩咐小丫頭在這里伺候倘或

姑娘吽自便荅應一聲說我就来不必提此事一面
說自便帶了兩个小丫頭子急〻趕到廚房只見許
多人正吃飯見他進来的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
讓坐司棋便喊道小了頭子們動手凢箱櫃所有的菜蔬
只管丟出来喂狗大家賺不成小了頭子巴不得一
聲忙的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乱翻乱擲慌的衆人
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别听那小孩子的話
柳家的有八个頭也不敢淂罪姑娘若說鷄蛋是真

〻難買我們才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
不淂変法兒去他已経悟過来了連忙蒸上了姑娘
娘不信睄那伙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方將氣劝
漸〻平了小了頭也没淂捧光東西便拉開了司棋
連說帶罵閙了一回方罷又被衆人劝去柳家的又
捧碗丢筋自己咕噥了一會蒸了一碗鷄旦令人送
去司棋全潑于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說恐又生
事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去後喝了一碗湯吃了半碗粥

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听罷心下要吒、贈芳官
官遂用紙包了一半趁黃昏之時自已花遮柳隱的
来找芳官且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中門前不
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看有一盞茶時
可巧小燕出来忙上前叫住小燕不知是那一个至
跟前方看真切因問作什庅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
来我和他說句話小燕悄笑道太急了横豎等十来日
就来了只管找他作什庅方才使了他往前頭去了

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庅話說告訴我等我告訴
他恐怕你也等不得只怕関園門了五兒便將茯苓
霜遞與小燕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
些〻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作辞回来正
走蓼溆一帶忽見迎頭林之孝家的帯着几个婆子
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来問好林之孝家的問
道我听見你病了怎庅跑到這里來五兒陪笑說道
這両日好些〻跟我媽來散〻悶才自因我媽使我到

怡紅院送傢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才我見你媽出去我才閂門既是你媽使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里頭呢竟出去讓我閂門是何主意呢可知你扯謊五兒听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去的我忘了我挨到這時候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媽錯當我先出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渴林之孝家的听見辞遁色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边正房内失落東西几个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

便起疑可巧小蟬兒蓮花並几丫媳婦子走來听見
了這事便說到林奶奶到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
里頭跑的不像樣咕咕唧唧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
又道正是玉釧姐姐說太太耳房的櫃子開了少了
些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合玉釧姐姐要
玫瑰露誰知也少了一礶子若不是尋玫瑰露還不
知道呢蓮花笑道這話我沒听見今兒我到看見一
丫玫瑰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沒主兒每日鳳姐

此句接筍要不圖

使平兒催逼他一听此言忙問在那里蓮花兒便說
在他們厨房里呢林之孝家里的听了忙命打着燈
籠帶省衆人来搜五兒急的便說那原是宝二爺屋里
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
有贜証我自呈報凭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入
了厨房蓮花兒帶省去取玫瑰露瓶恐还有偷的別
物又細細的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挐
了帶了五兒前来回李紈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哥

兒病了不理事物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
進去了丫鬟們都在院內納涼探春在內盥沐只有待
書回進去半日出来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找平兒
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边
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才歇下听見此事
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
把五兒亦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庄子上或賣或配
人平兒听了出来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的哭

哭啼啼給平兒給跪肖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明日問ゝ芳官便知真假但只這茯苓霜前日送了來逕等老太ゝ太ゝ回来看了才敢打開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將他舅ゝ送的一節說了出来平兒听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平白無辜之人拏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ゝ才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点子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ゝ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

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媳婦們看守自便去了這里五兒被人禁起一步也不敢多走又見衆人也有功他説不該做這没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説正景(緊)更坐不上來又弄个賊來給我們看省倘或眼不見尋了死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于是又有素日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樣十分趁愿落(奚)嘲笑他這五兒心内又氣又委曲又無處可訴且本來(身)弱有病一夜要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又無衾枕嗚〻

咽〻哭了一夜誰知合他母女不和的巴不淂一時
攆出他們去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
悄〻的来買轉平兒又送些東西與他一面又奉承
他辦事簡断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平
兒都一〻的應肴打發他們去了便悄〻的来訪襲
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来襲人便説玫瑰
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
是又問芳官芳官唬的忙應道是我己送他的芳官

便又告訴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說玫瑰露雖有了若
問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寔供若听見了是他舅〻
門上得的他舅〻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
反被咱們害了因和平兒計議玫瑰露的事雖完然
這茯苓霜也是有不是的只說是我給他的平兒道
雖如此只說是他非晚已竟同人說是他舅〻給的了
如何又說是你給的况且那边所丟的露也正無主
兒如今有贜証的白放了又去找誰还肯認衆人也

未必服晴雯走来笑道太〻那边的露再無别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环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乱說平兒笑道誰不知是這原故但今玉釧兒急的哭情〻問他〇若應了玉釧兒也就罷了大家也就混省不問了难道我們好意攬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應但不應他还揞玉釧兒說他偷了去了兩个人窩里發炮先吵的合府皆知我們如何粧没事人少不得要查内中有个人却是贼有贜証也怎庅說他宝玉

道這件事我也應起来說是唬他們徃来賙〻的偷了太〻的来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賍名兒只是老太〻听見又說你小孩子淘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這也到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里起了贜来也容易我只怕又傷了一个好人体面別人都別管這一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怜是他不肯為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三个指頭一伸襲人等听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慌

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里應了起来為是平兒又
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个業障叫了来問
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益不說為這个（我們不肯說）到像我
們沒本事問不出来煩出這里来完事他們已後越
發偷得偷不得的儘管偷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
留个地步平兒便命一个人去叫了他两个来說
道不妨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里平兒說在
二奶〻屋里呢問他什庅應什庅我心里明知不是

他偷了可怜他害怕都承認了這里宝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来但只是這作賊的又是我和他好的一个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裡面又傷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為難少不得求宝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两个还是怎庅樣若從此以後大家小心了存体面這便求宝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〻別委曲好人彩雲听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〻放心也別

寃屈了好人也別帶累了無辜之人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奶々央告我再三我拏些與環哥兒這是情真連太々在家我們还拏過各人去送人也是常事我原說嚷過兩次就罷了如今既屈了好人我心里也不忍姐々竟帶我回二奶々去一概應了完事衆人听了都咤異他竟這樣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雲姐々果然是个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是我悄々的偷的嚇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承認

只求姐〻們以後省些〻事大家就好了〻彩雲道我幹
的為什庅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
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要叨登出趙姨奶〻來了
那時三姑娘听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宝二爺應了
大家無事且除了這几个人皆不知道這事何等干
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〻就是了要什庅好歹
柰到（太太來）家那怕連屋子給了人我們就沒了干係了彩
雲听了口听低頭一想方依允了于是大家商議妥

貼平兒帶了他兩个並芳官往前边来至上夜房中吽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来至自巳這边巳見林之孝家的帶領几个媳婦押了他來因說道恐園里沒人伺候姑娘們的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併回明奶奶他到干净謹慎以後就派他常伺候伺候罷了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里角門上上夜

的白日里没什庅事所以姑娘們不大認識髙々孤拐大々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々你怎庅忘了他是跟二姑娘司棋的嬸娘司棋的父母雖是大老爺那边的人他嬸子却是這边人平兒听了方想起笑道你早說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連前兒太々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兒是宝玉那日過来和這两个業障要什庅的偏這两个業障詎他頑說太々

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聰他两个不隄防自己進去拿了些什庅出来這两个業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宝玉听見帯累了别人才細〻的[告]訴了是我拿出來的東西我睄〻一件也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頭淂了[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内人有連媽媽子們討了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官等們他們各自私情往来也是常事前兒兒那两簍还擺在議事所上好〻的原封不動的怎

広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〻再說抽身進去了
至卧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一遍鳳姐道雖如
此說但宝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攬事别人再
求〻他去他又擱不住兩句好話給他个炭簍兒帶
上什広事他不應承咱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
此如何治人还要細〻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
太〻屋里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拷打只叫他們墊
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别給他們吃一日

不説跪一日便是鉄打的官哖一日招了又道蒼蠅不抱没縫的蛋雖然這柳家的没偷倒的有些影兒人才説他雖不加刑也革出不用朝庭家原有掛悮的到也不算委曲了他平兒道何苦来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広大不了的可樂得不施恩呢依我説在這屋里操一百分的心終久咱們是回那边回屋里去的没的到結些小人之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已又三災八難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兒到了六七

下回

丫月还吊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過氣惱傷肖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的也到罷了一夕話說的鳳姐到笑了說道憑你小蹄子發放去罷我才精神爽了些些沒的淘神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放未知後來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那平兒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淂了一点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乱折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起只是每日小心巡查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之孝家的便將柳家的帶回園中回了

李紈探春二人皆說知道了能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一干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得了這个空子攢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厨房內正乱接収傢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五百斤木柴一石粳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入林家去了又打点送賬房的礼又預備几樣菜蔬請几位同事的

人說我来了全伏列位扶持自今以後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應些正乱自急有人来說與他看過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子原無事还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听了就如轟去魂魄垂頭喪氣掩旂息鼓捲包而出送人之物白丟了許多自已倒要折变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个到仰無計可施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出来每日捏一把汗听信兒忽見

彩雲來告訴說宝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
放下来誰知賈环听如此說便疑了心了將彩雲凡私
贈之物都拿了出来照着彩雲的臉摔了来說這兩
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罕你不和宝玉好他如
何替你應你既然告訴他如今我再要這个也沒趣
彩雲見他如此急得賭身發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說
說賈环执意不信說你素日之情去告訴二嫂子就
說你偷給我：不告要你細想去說畢摔手出去了

急得趙姨娘罵道無造化的種子粗心業障氣的彩雲哭的泪干腸断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道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看的真讓我收起來过兩日他自然回轉過来了說有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包起来衆人不在便至園中都撇在河内順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氣的在被暗哭當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様禮換的

寄名符兒还有儿處僧尼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并本命星官值年太歲周年換的鎖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来上壽王子騰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面銀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等其餘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襪鳳姐兒是一个宮製的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裝一个金壽星一件波斯國頭玩器各廟中差人去放賞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禮不能細述妹姐中皆隨便有一扇的有一字

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復應景而已這日宝
玉清辰起来梳洗已畢冠帯出来至前廳院中已有
李貴等四五人在那里設下天地香的燭宝玉焼了香
行礼畢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两處
行畢礼出至月台上遥拜 ● 賈母賈政王夫人等順到
尤氏上房行過礼坐了一會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媽
處薛姨媽再三拉着然後作了揖又遇見薛蝌讓了一回方進
園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了頭夾着毡子從李氏

起一一挨首所長的房中到過後出二門至李趙張王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礼恐折了福壽故皆不磕頭歇一時賈环賈蘭等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歪在床上吃了半盞茶只听外面唧唧呱呱一羣了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了頭篆兒并奶子抱着巧

姐兒彩鸞繡鸞八九个人都抱自紅毡子笑自走来說拜壽的搯破了門了快拿麵来我們吃剛進来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快迎出来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說我方才到鳳姐姐門上回了進去不能見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〻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〻梳頭不得

出來回你後来听見又讓我〻那里當得起所以特
趕来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間安
了坐平兒便福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宝
玉也忙还跪襲人連忙攙〻起来平兒又下了一福宝玉
又还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道你再作揖宝玉道已
経完了怎庅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来給你拜壽
今兒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宝玉听了喜
的忙作揖說原来今兒也是姐〻的芳誕平兒还福

不迭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个人對拜壽直拜
一天才是探春忙問原来岫烟妹〻也是今兒我怎
庅就忘了忙命了頭去告訴二奶〻赶着補了一分
礼来與琴姑娘的一樣送到二姑娘房里去了頭答
應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
去讓一讓探春笑道到有此意思一年十二月〻月
有几个生日人多了便這樣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
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就是老太〻和宝姐

姐他們娘兒兩个遇得巧三月初一是太〻的初九是璉二哥〻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是林姑娘怎庅沒人就只不是咱們家的人探春笑道我這个記性是怎庅了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〻是一日所以他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个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个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才知道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礼的職分可鬧什庅

可不悄〻的過去今兒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礼去罷探春笑道不敢驚動只是今兒到要替你過个生日我心裡才過得去宝玉湘雲等一齊說狠是探春便吩咐了頭去告訴他二奶〻說我們大家說了今兒一日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来說二奶〻說了多謝姑娘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庅吃好歹別忘了二奶〻就不来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

春因說道可巧今兒里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
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凑了錢叫柳家的來攬
了去只在偺們里頭收什到好衆人都說是好極探
春一面遣人去問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
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厨中快收什兩桌酒席柳家的
不知何意因說外厨房內已都預備了探春笑道你
原來不知道今兒是平姑娘的華誕外頭預備的是
上頭的這如今我們可又凑了錢單為平姑娘預備

两桌請他只嘗揀新鮮的菜蔬預備了来開了賬我
那里領錢去柳家的笑道原来今兒也是平姑娘的
千秋我竟不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下頭去忙的平
兒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里探春又邀
了宝玉同到廳上吃麵到李紈宝釵處去請一齊来
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合代玉因天氣和暖代玉之疾
漸愈故也来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
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礼與宝玉宝玉于是過去陪

他吃麵兩家皆治了壽酒互相送彼此同領至午間
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盃酒宝釵帶了宝琴過来與
薛蝌行礼把盞畢宝釵因囑薛蝌家里的酒也不用
送過那边去這虚套竟可收了你只請伙計們吃罷
我和宝兄弟進去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
忙說姐〻兄弟只嘗請只怕伙計們也就好来了宝玉
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姐妹回来一進角門宝釵便命
將門鎖上把鑰匙要過来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

門何必用閑又沒多人走況且姨娘姐〻妹〻都在
里頭倘或家去取什庅東西豈不費事宝釵道小心
無過話活你睄你們那边這几日七事八事竟沒有
我們這边的人可知是門閑的有功効了若是開着
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脚趣抄路從這里走攔誰是不如
鎖了連媽和我也禁省些大家別走縱有了事就賴
不着這边的人了宝玉笑道原來姐〻也知道我們
那边近日丢了東西宝釵笑道你只知道玫瑰露和

茯苓霜两件乃因人而及物若非因人你連這两件還不知道呢除殊不知道还有几件比這两件大的呢若叵以後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我才告訴你平兒是个明白人我前兒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〻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叨登不出来大家樂得丢開手若犯出事来他心里已有稿了自有頭緒寃屈不着平人了你只听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

話也不可对第二个人講説自来到沁芳亭边只見
襲人香菱侍書素雲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
来个人在那里看魚作耍見他們来了都説芍藥欄
中預備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随携了他們同到了
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内連尤氏也請過来
了諸人都在那里只没平兒原来平兒出来有賴林
諸人送了礼来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壽
送礼的不少平兒忙自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

田明鳳姐兒不過留下几樣也有不收下即刻賞與
人的忙了一田又直待鳳姐兒吃過麵才換衣裳往
園里来剛進了園就有几丫小丫环来找他一同到
了紅香圃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説壽
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四人坐四人皆不肯辭
姨媽説我老天拔地又不合你們的羣兒我到覺拘
的慌不如我到廳上隨便淌ゝ去到好我又吃不下
什庅東西去又不大吃酒這里讓他們到便宜些ゝ兒

尤氏等執意不從宝玉釵道這也罷了到是讓媽在
廳上歪着自在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到自在了且
前頭没人在那里又可照看了探春等笑道既這樣
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議事廳上眼看着命小
了頭子們鋪了錦褥并靠背引枕之物又囑咐好生
給姨太〻搥要茶要水的別悮了回来送了東西姨
太〻吃不了就賞你吃只別離了這里小了頭們都
荅應了應了探春等方回来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

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夗央来
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边一桌宝釵代玉湘雲迎春
惜春依席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打横三桌上尤
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
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探春等还要把盞宝琴
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都坐不成了方才罷了兩
个女先要彈詞上壽都說我們沒人要听那此野話
廳上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

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宝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
行令才好衆人中有的說行這个令好那个又說那个
令好黛玉道依我說拿過筆硯來將各色令名都寫
了拈成鬮兒咱們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衆人都道妙
即命拏了一付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
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圖不得連忙起座說我寫大家
想了一會共得了十来个念着香菱一一的寫了搓
成鬮兒擲在一个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揀平兒向内

攪了一攪用箸拈出一个来打開看上寫着射覆二宝釵笑道把个酒令的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人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里頭到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个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来如今又毀如今再拈一个若是雅俗的便叫他們行去咱們行這个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个却是拇战湘雲笑道這个簡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个射覆没得垂頭丧

氣悶人我只劃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乱令宝姐〃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鍾探春道我也吃一盃我是令官也不用我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姑娘擲起挨下擲去對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亇三岫烟宝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亇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說到外頭太沒了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我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亇老字香

菱原生于不會這一令一時想不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
个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听了便也乱看忽見門
斗上貼着紅香圃三个字便知宝琴射的是吾不如
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
的拉香菱叫他說藥字代玉偏听見了說快罰他又
在那里私相傳遞呢閙的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
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代玉的手于是罰了香菱
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對了点子探春便射了一个

人字宝釵笑道這个人字泛的狠探春笑道添一个
字両射一覆也不泛了說自便又說了个窗字宝釵
一想因見席上有鷄便覆自他是鷄窗鷄人二典因
覆了个塒字探春知他覆自用鷄栖于塒的典二人
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行令和宝玉三五乱
吽劃詳起拳来那边尤氏和夗央隔自席也七八乱吽
劃詳起来平兜襲人也作了一對劃詳拳只听叮叮噹噹
腕上的鐲子响一時湘雲贏了宝玉襲人贏了平兜

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古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摠湊成一句話酒底要関人事的菓子菜名衆人听了都笑說惟有他的令比別人嘮叨到也有些意思便催宝玉快說宝玉笑道誰說過這个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宝玉真个唱了酒听代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 古文

風急江天過雁哀 古詩

却是一隻折足雁骨牌名叫的人九廻腸曲牌名

這是鴻雁來賓時憲書

說的大家都笑了說這一串子到有些意思林黛玉

又拈了一个榛穰說酒底道

榛子非関隔院砧　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死攸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却都帶一个壽

字的不能多贅大家輪流乱講一陣這上面湘雲又

和宝玉對了手李紈合曲烟對了点子李紈便射了

一ケ點字岫烟便覆了一ケ緑字二人會意各飲了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宝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来説這ケ典用的當湘雲便道

奔騰泙湃古文　江間波浪兼天湧古詩

須要鉄鎖纜孤舟骨牌名　既遇着一江風曲牌名

不宜出行時憲書

説的衆人都笑了説好ケ謅断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令故意惹人笑又听他説酒底湘雲吃了酒揀了

一塊鴨子肉咬一口急見碗內有半个鴨子頭遂揀
了出来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説了
湘雲便用筋子舉着説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討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来引得晴雯翠螺鶯兒一干人等都
走過来説雲姑娘會鬧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罸
一杯才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到得每人
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代玉笑道他到有心給你一

瓶油又怕掛悮着打窃盗的官和(司)衆人不理論宝玉
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有心病不覺的紅了臉宝釵
忙暗暗的瞅了代玉(一)眼代玉自悔失言原是趣(打)宝玉
的就忘了趣(打)着彩雲自悔不及忙一頓劃(譁)拳岔開了
底下宝玉可巧和宝釵對了点子宝釵便便覆了一
个宝字宝玉便想了一想便知是宝釵作戲指着自
已所佩通靈玉而合(言)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恰
射着了說出来姐姐不要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

是了衆人道怎庅解宝玉道他説宝底下自然是玉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道這用的事却使不淂两个人都該罰了香菱忙道不止時事這也有出處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記載並無算不淂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説此鄉多宝玉怎庅你就忘了後来又讀李義山七言絶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説他兩个

名字却原来在唐詩上呢衆人〻笑說這可問住了快
罰一杯湘雲無語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点劃[詳]拳的
劃[詳]拳這些〻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没了管束便任
意所樂呼三喝四喊七吽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
朱顛十分熱閙玩了一會大家方起席散了忽然不
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来誰知越等越没了
影响[響]使人各處去找他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几个
老婆子来生恐有正事呼喚二則這些〻了頭們俱年

輕衆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頑耍失了体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个引子媽媽你別耽心李紈尤氏都也笑道說你們也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忙笑說我知道連老太太叫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何況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

听打听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須了一會子还該点補
些丶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東西如今吃一杯酒若
不吃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丶們說的是我們也
正要吃呢因回頭命取点心來兩傍了頭們們荅應
了忙去傳点心探春又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或是姨
太丶那边說話兒去我們既刻打發人送酒給你們
吃去林之孝家的笑回道不敢領了站了一會方退
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沒意思了探春

笑道不相干横豎咱們不認真喝酒就罷了正説着只見一个小丫頭子笑嘻〻的走来説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去吃醉了圖凉快在山石後頭一塊青石上睡着了衆人听説都笑道快别吵嚷説着都走来看時果見湘雲卧于山石僻處一个石凳子上業經香梦沉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鬧嚷〻的圍着他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

枕肴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来推喚攙扶湘雲口内犹作醉語説酒令唧唧嚷嚷説道

泉香而酒洌 古文　玉碗盛来琥珀光 古詩

直飲得梅稍月上 骨牌名　醉扶歸 曲牌名

却為宜會親友

衆人笑推他説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橙上还睡出病来呢湘雲慢啟閃展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已方知是醉了原是來納涼避靜的不覺的因多

罰了兩盃嬌弱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連忙
起身隨着衆人来至紅香圃中用過水又吃了兩盞
艷茶探春忙命将醒酒石拏来給他啣在口内一時
又命他喝了些々酸湯方才覺得好了些々當下又選了
几樣菓菜與鳳姐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几樣来宝釵
等吃過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
的也有扶欄觀魚的各自取便説笑不一探春便合
宝琴下棋宝釵岫烟觀局林代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

唧唧々噥々不知説什庅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
人帶了一个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苦眼也不敢進
廳只到了堦下便朝上跪下了磞頭有聲探春因一
塊棋受了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个眼便折了官着
兩眼瞧着棋盤一支手伸在盒內只管抓弄棋子作
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才看見問
什庅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説這是四姑娘屋
里小了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很不好

是我听見了問着他：：說的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
去才是探春道怎庅不回大奶：林之孝家的道方才大
奶：都往廳上姨太：處去了頭頂頭看見我已回
明白了叫回姑娘們来探春道怎庅不回二奶：平
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探春点：
頭既這庅着就攆他去等太：回来了再回定奪說
畢仍又下棋這里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
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遙：知意黛玉便說道你

家三了頭到是丫乖人雖然叫他管些々事到也一步
兒也不肯多走差不多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
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好几件事這園子他
也分了人管了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
件事单我和鳳姐々做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
計的人豈止乖而已代玉道要這樣才好咱們家里
也太花費了我雖不管事心里每常思想替你們算
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至後來不接

宝玉笑道凴他們怎么後来不接也短不了咱們两
个人的代玉听了轉身就走往廳上尋宝琴說笑去
了宝玉正欲走時只見襲人走来手内捧着一个小
連環洋漆茶盤里面可式放着两鍾新茶因問他往
那里去了我見你两个半日没吃茶巴巴的倒了两
鍾茶来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給他送去說
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一鍾去偏和宝釵在
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道那位渴了那位先接了我

再倒去宝釵笑道我却不渴只要一口漱一漱就勾了説着先拏起来喝了一口剩了半鍾遞與代玉手内襲人笑道我再倒去代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太太不許多吃茶這半鍾儘勾了難為你想的到説畢飲干將杯放下襲人又来接宝玉的宝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里呢襲人回頭一瞧説才在這里几个人開草的這會子不見了宝玉听説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里睡在床上宝玉推他説道

快不要睡覺偺們外頭去一會子好吃飯若官道你
們吃酒不理我叫我問了半日可不来睡覺作什庅
事呢宝玉拉了他起来笑道們偺們晚上家里回来
再吃我叫襲人姐〻帶了你桌上吃飯如何若官道
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慣
吃那麵條子早起也没好生吃才剛餓了我已竟告
訴了柳嫂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来
我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

我：盡力吃勾了罷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
酒呢如今學了這劳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几年
也没聞見乘今兒我是要開齋了宝玉道這个容易
說着果見柳家的遣人送了一个盒子来小燕揭開
裡面是一碗蝦鷄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
碗醃的胭脂鵞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穰捲酥并
一大碗熱騰：碧熒：蒸的綠畦香稻粳米飯小燕
放在桌上走去拏了小菜并碗筯過来撥了一碗飯

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他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
吃了一碗揀了一塊醃鵝就不吃了宝玉聞自到比
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个捲酥又命小燕
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小燕和芳
官都取笑了一回吃畢便將剩的要交回宝玉道你
吃了罷若不勾在要些来小燕道不用要這就勾了
方才麝月姐姐拏了兩盤子点心給我們吃了我再
吃了這个儘不用再吃了說著便站在桌旁一頓吃

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留下給我媽吃晚上要是
吃酒給我兩碗酒吃就是了宝玉笑道你也愛吃酒
等着咱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〻和晴雯姐〻量
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趣今兒大家開齋
還有一件事想着囑咐了我竟忘了此刻才想起來
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〻或有不到的去處你担
待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〻人來小燕道我都知道都
不用你操心但只這五兒怎庅樣宝玉道你和柳家

的說明日直叫他進来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這到是正經小燕又叫兩个小丫頭進来伏侍先倒了茶自已收了傢火交與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宝玉便出来仍往紅香圃尋衆姐〻妹〻芳官在後拏着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携手出来宝玉問道你們作什庅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宝玉便笑着將方才吃的飯一節告訴了他兩个襲人笑道我說你

是猫兒食聞見了香就好隔鍋飯兒香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个景兒晴雯用手指戳着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个狐猸子什庅空兒去吃飯兩个人怎庅就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悮打悮撞的遇見了說約下可是没有的事晴雯道既這庅着要我們無用明兒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个人就勾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个要去的又懶又笨

的性子又不好又没用襲人道倘或那雀金裘褂子角兒燒了你若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到别和我拏三撒四的我煩你作个什庅把你懶的横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横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作怎庅我去了几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作了出来這又是什庅緣故你到底説話别只佯憨我和我笑也當不了什庅大家説着来至廳上薛姨媽也来了大家依序坐下吃飯

宝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閑話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滿園中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鬥草這一个說我有觀音柳那一个說我有羅漢松那一个說我还有君子竹這一个說我还有美人蕉這一个說我有猩猩翠那一个說我有月月紅這个又說我有牡丹亭畔的牡丹葉那个又說我有琵琶記里的琵琶菓荳官便

說我有姐妹花衆人没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来没听見說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箭一花為蘭一箭数花為蕙凡蕙有上下結花者為兄弟蕙有並頭結花者為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庅不是荳官没的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大一小就是父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拉上蕙也夫妻好不害羞香菱听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

笑罵道我把你這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里漢敝的
胡說了荳官見他要過來怎容他起來便忙連身
將他一壓回頭笑百央告蕊官等你們來挪〻我
擰他這嘴兩个人滾在草地下眾人拍手笑說了
不得了那是一礶子水可惜污了他的新裙子了荳
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旁邊有一注積雨把香菱的
半扇裙子都污濕了自己不好意思忙奪了手跑了
眾人笑个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鬨笑一散

香菱起身低頭一瞧那裙上猶滴滴点点流下綠水

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宝玉見他們鬥草也尋些些花草

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下香菱一个低頭弄裙

子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

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臟

了宝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里到有一枝並蒂蓮

口內說手內却真个拈自一枝並蒂蓮花又拈了那枝

夫妻蕙在手內 香菱道什麼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

帶你瞧〻這裙子宝玉方低頭一瞧便噯呀一聲怎
麼就拖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
道這是前兒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作了一條我做
了一條今兒纔上身宝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
遭遢這一百條也不值什麼只是頭一件既是琴姑
娘帶來你和宝[redacted]〻的是上好的作料怎麼你先到
贜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
麼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遢東

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這頓說又不輕香菱聽
了這話都硼心坎上反到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
話了我雖有九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
的趕着換了也好過後再說宝玉道你快休動只站
着方好不然連小衣兒膝褲鞋兒都要拖臟我有个
主意襲人上次有作了一條和這个一樣的因有孝如
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个來如何香菱咲自摇
頭說不好倘或他們听見倒不好了宝玉道這怕什

庅等他孝滿了他受什庅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為人了况且不是瞞人的事只曾告訴宝姐〻也不妨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便点頭咲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我等着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宝玉听了喜歡非常荅應了忙〻的回家來一壁低頭心下暗算可惜這庅一个人没父母連自已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个霸

王因又想起上日平兒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
更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壁胡思乱想來至房中拉
了襲人細告訴了他原故香菱之為人無人不憐愛
的襲人又本是ケ手中撒漫的況與香菱素相交好
一聞此言忙就開箱取了出來隨了宝玉來尋着香
菱他还跕在那里等着呢襲人道我說你太淘氣了
到的淘出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道多謝姐々
子誰知是那起促狹鬼兒使黒心說着接了裙子展

開一看果然給自已的一樣又命宝玉背過臉去自已
也叉手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條臟的
裙交與我拏去收拾好了再給你送來你若此刻拿
回來去看見了也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拏不
拘給那丫妹妹罷我有了這丫不要他襲人道你到
大方的好香菱忙又道萬福道謝襲人拿了臟裙便
走香菱見宝玉蹲在地下將方才的夫妻蕙並蒂蓮
用樹枝兒挖了一丫坑兒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

蓮蕙安好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服香菱
拉他手笑道這又叫作什麼怪道人〻說你慣會鬼
〻崇〻使人肉麻的事你瞧〻你這手弄的泥烏苔
滑的還不快洗去宝玉笑道方起身要回房洗手去
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遠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
來叫住宝玉宝玉又不知有何話扎自兩支泥手笑
嘻〻的轉來問什麼香菱只顧笑因那边的小了頭
臻兒走來說道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方回宝玉

道裙子的事可不要和你哥〻說才好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去呢說着既往院内洗手去了不知如何且聽下冊分解

石頭記卷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話說宝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庅好早說給他们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个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小燕四兒每人三錢銀子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刘嫂子預備四

十碟菓子我和平兒早已說了抬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边了我們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听了喜的忙說他們是那里的錢不該叫他們出才是晴雯道他們没錢难道我們是有錢的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們的情就是了宝玉听說的是襲人笑道你一天不挨他两句硬話蠢你再过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駕橋撥火兒說着大家都笑了宝玉說関院門罢襲人笑道怪

不淂人説你是無事忙这会子関了門人到疑惑索
性再等一等宝玉点頭囙説我出去走〻四兒舀水去
小燕一亇跟我来罢説着走至外边囙見無人便問
五兒之事小燕道我才告訴了柳嫂子了他到喜欢
的狠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曲煩惱回家去又氣病
了那里来得只等好了罢宝玉听了不免後悔長嘆
囙又问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小燕道我没告訴不
知芳官説了不曾宝玉道我却没告訴他也罢等我

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来故意洗手已是掌灯时分听渇院門前有一羣人進来大家隅窓聽看覷時最見林之孝家的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了这一出去偺們好閑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迺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林之孝家的邀吩咐別要不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听見是不依的中人听說：那里有胆子大的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宝二爺睡了没有中人都回不知

道襲人忙推宝玉：：靸了鞋便迎出来笑道我还没睡呢媽：歇：又叫襲人倒茶来林之孝家的忙進来笑說还没睡呢如今天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兒起的早不然到了明日遲了人笑話說不是讀書公子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宝玉忙笑道媽：說的是我每日都睡的早媽：進来我都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兒因吃了麵怕停住食所以多頑一会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笑說該弄些浦兒茶吃襲

人晴雯二人忙笑說攆了一壺女兒茶已經吃过兩碗了大娘也嘗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晴雯便倒了一碗来林之孝家的又笑道这些时我听見二尸嘴裡都換了字眼趕着这几位大姑娘們竟呼起名字来虽然在这屋里到底是老太太的人还該嘴里遵重些才是若一时半刻偶然呌一声使得若只管順口呌起来怕已後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說这家字人家眼里没有長輩宝玉笑道媽媽說的是

我原不过一时半刻的襲人晴雯都笑說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還是姐〻說不离了口不过頑的时候叫一声名字若当着人都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这才好呢这是才讀書知礼的越自已謙越尊重別說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〻太〻屋里撥过来的便是老太〻屋里的猫兒狗兒輕易也打不的这才是受过調教的公子行事呢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罢我們走了宝玉还說再歇〻那林之孝

家的已帶了串人又查察别处去了這里晴雯等忙命
関了門進来㕥說這位姑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了
劳：叨：的又排場了我们一頓去了麝月㕥道他
也不是好意的少不淂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
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
不用高棹俗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
有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来麝月和四兒那边
去盤端菓子用兩个大茶盤做四五次搬運了来兩个

个老婆子蹲在外向大盆上篩酒宝玉道天热偺們都脫了大衣裳才好串人笑道你要脫你我們还要輪流安席呢宝玉笑道这一安就安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在外人听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漚我就不好了串人听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座且忙着卸粧寬衣一时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鬢兒身上皆去裙短祆宝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祆下面綠綾彈墨夾褲散着褲脚倚着一个各

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

个先劃拳当时芳官滿口嚷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

青駝絨三色綾子鬪的水仙小夾襖束着一条柳綠

汗巾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齊額

編着三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鵞卵粗細的總辮

拖在腦後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

塞子在耳上单代一个白菓大小的硬紅廂金大墜

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如秋水還清引的衆人

笑說他両个到像一对双生的弟兄両女衆人等一
一的斟了酒了說且等再划講拳鱼不安席每人在手
里吃我們一口罷了于是衆人為先端在唇上吃了
一口餘依着次下去一：吃过大家方圓作定小燕四
兔曰炕焰生不下便端了両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
十个碟子皆是一色白粉定窑的不过只有小菜碟
大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国或干或鮮或水
陸天下所有的酒饌菓菜宝玉曰說咱們也該行个

会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的纔好别大呼小叫惹人听
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
骰子咱們搶紅罢宝玉道没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
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这个頑意兒襲人道这
个依我說咱们竟悄悄的把林姑娘宝姑娘請了来
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门闔户
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问呢宝玉道怕什麼咱們三姑
娘也吃酒再請他一声纔好还有琴姑娘眾人都道琴

姑娘罢了他在大奶〻屋里叨登大發了宝玉道悄
悄的怕什庅你們就快請去小燕合四兒都淂不了一
聲春見二人忙命開了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又
說他兩人去請只怕宝林兩个不肯来須淂我們請
去死活拉他来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个
灯籠二人去了果然宝釵說夜深了代玉說身上不
好他二人再三央求說好歹給我們一点体面畧坐
一坐再来探春听了却也欢喜回想不請李紈倘或

被他知道了到不好便命翠墨同了小燕也再三的
請㛮了李紈和宝琴二人会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
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来炕上又併了一張桌子
方坐又拿个靠背墊自此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
沿下陪代玉都离桌遠的靠自靠背向宝釵李紈探
春道你們日日說人夜聚飲賭今兒我們自己也如
此以後怎庅說人李紈笑道这又何妨一年之中不
过生日節間如此並無夜夜如此这到也不怕說自

晴雯拏了一个竹雕的籤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籤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開一看里面是五点数到宝钗宝钗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个什麽来說着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見籤上画着一支牡丹題着艷冠羣芳四个字下面又有刻着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註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冠隨意命人不

拘詩詞雅謔道一則以侑酒衆人看了都笑說巧的
狠俏也原配牡丹花說自大家共賀一杯宝釵吃过
便說芳官唱一支我們听罢芳官道既這樣大家吃
一杯好听于是大家吃酒便唱壽筵開処風光好衆人
都道快打回去這会子狠不用你来上壽揀你極好
的唱来芳官只得細〻的唱了一支賣花时翠凤毛
翎箒又閑蹈天門掃花才罢宝玉却只管拿自那觴
口内顛来倒去念任是無情也動人听了這曲子眼

看芳官不語湘雲忙一手奪了擲與宝釵：：又擲了個十六点數到探春笑道我还不知道得什広呢伸手掣了一根出来自己一瞧便擲在地下紅了臉笑道这東西不好不該行这令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觧襲人等忙拾了起来衆人看那上面是一枝紅杏紅字寫着瑶池仙品四字詩云

日边紅杏倚雲栽

註云淂此籤者必淂貴婿大家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衆人笑道我說是什広呢这籤原是閨閣中取戲的除了这兩三根有这話的並無別樣这又何妨我們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来敬探春那里肯飲却被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个強死強活灌了几口下去探春只命蠲了这个令再行別的衆人再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几点出来便該李紈掣李紈搖掣了一根出来

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〻這芳什子竟有些意思手
人瞧那籤上寫画着一枝老梅寫着霜曉寒後四字
那一面是詩云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
去罷我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典与衰說着便吃酒
將骰过与黛玉〻〻一擲是个十八点數到便該湘雲掣
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时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題着香

夢沉酣四字那面上是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兩个字改石凉兩个字便知道他打趣白日間湘雲醉卧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舡与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舡家去罷別多說了衆人都笑了曰看註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二家各飲一盃湘雲拍手笑道阿弥陀佛真〻好籤恰好代玉上家宝玉是下家二人斟了

両杯只得要飲宝玉先飲了半杯𥈭人不見遞与芳官端起来便一揚脖代五只管和人説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内了湘雲便綽骰子来一擲个九点数到麝月掣便掣了一根出来大家看时反面是一支荼蘼花題着韶華勝境四字那边寫着一句旧詩道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者各飲三杯探春麝月問怎広講宝玉愁眉忙將籤藏了説偺們且喝酒説着大家吃了三杯

之数霹月一擲〻个十点該到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云

来是並蒂花題着聯春曉瑞那面寫着一句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盃大家陪飲一盃香菱便又擲了

个六点該代玉掣代玉默〻想道不知还有什么好

的被我掣着也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画

着一枝芙蓉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詩道是

莫怨東風当自嗟

註云自飲一盃牡丹陪飲一盃衆人笑說這个好極
除了他別人不配作芙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
擲了个二十点該自襲人●他伸手取了一支出來
却是一枝柳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詩寫道
是

桃紅又是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盃坐中同庚者陪一盃同辰者陪一
盃同姓者陪一盃衆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

算来香菱晴雯宝釵三人皆与他同庚代玉与他同
辰只無同姓者芳官也〔忙〕道我也姓花我也陪他一杯
于是大家斟了酒代玉因向探春笑道你也是命中該
有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道
這个什麼大嫂子順手給他一下子李紈笑道人家
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的說着眾人都笑道〔了〕襲
人纔要擲只听有人叫门老婆子忙出去向时原来
是薛姨媽打發人来了接代玉〔寶釵〕的文不接宝釵而接

黛玉衆人曰問几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鐘打过十一下了宝玉犹不信要过表来睄了一睄已是亥初二刻十分了代玉便起身道我可掌不住了回去还要吃藥呢衆人説也都該散了襲人宝玉等还要畄自衆人李紈宝釵等都説夜太深了不像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既如此每人再吃一杯再走説着晴雯等已都斟满了酒每人吃了都命点灯籠襲人等直送过沁芳亭河那边去回来関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

来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几鍾用盤子攢了各樣菓
菜与地下老媽〻们吃彼此有了三杯酒了便猜拳
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时分老媽〻們一面明吃
一面暗偷酒已罄了众人听了納罕方収拾盥漱睡
覺芳官吃的兩腮胭脂一般眉梢眼角越添了許多
丰韻身子圖不得便睡倒在襲人身上說好姐〻我心跳
的很襲人笑道誰教你儘力灌起来小燕四兒也圖
不得早睡了晴雯还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咱們

且胡乱歇ミ罢自已便枕了那红香枕身子一歪便也睡着了袭人见芳官醉的狠恐他闹唾酒只得轻ミ起来就扶在宝玉之侧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觉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袭人睁眼一看只见天色已明可遲了囘向对面床上瞧一瞧只见芳官头枕着炕沿犹未醒连忙起来叫他宝玉一翻身醒了笑着道因又推芳官起身那芳官坐起来犹发怔揉眼睛袭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

広也不揀地方兒乱淌下了芳官听了睄了一睄着
知是和宝玉同榻忙笑的下地来說我怎広吃的不
知道了宝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
上抹些黑墨說着了頭進来伺候梳洗宝王笑道昨
兒有饒今兒晚上我还席襲人笑道罷：令兒可别
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宝玉道怕什広不过才兩
次罷了偺們也算是会吃酒罷了一罈子酒怎広就
吃完了正是有趣偏又没了襲人笑道原要这様才

有趣必至興尽了反無滋味了昨兒都好上来了晴
雯連燥也忘了我記淂他还唱了一个曲兒四兒笑
道姐〻忘了連姐〻还唱了一个呢在席的誰没唱
过衆人听了都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个不住忽見
平兒笑嘻〻的走来說我親自来請昨兒在席的人
今兒我还東短一个也使不淂的衆人忙讓坐吃茶
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没他平兒忙问你們夜里作什
広来襲人便說告訴不淂你昨兒夜里非常的热闹

連往日老太：太、帶着申人頑也不及昨兒这一
晚一罈酒我們都鼓搗掎光了一个：的吃的把燥都
丢了三不知的都唱起来四更多天纔横三豎竪四的
打了一个盹兒平兒笑道好狗才和我要了酒来也
不請我还說着給我听氣我晴雯道令兒他还席必
来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问道他是誰：是他晴雯
听了趕着笑打說打偏你这耳躲朵尖听得真平兒笑
道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一回再打發

人来請一个不到我是打上門来的宝玉等忙畄也
已經去了这里宝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
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这隨便混壓東
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怎広了誰又有了不
是了宝玉指道硯台下是什広一定又是那位的様
子忘記了收的晴雯忙從硯台下拿了出来却是一張字
帖兒遞与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張粉紅箋子上面冩
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宝玉看畢直跳了起

来忙向這是誰接来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見了这
般不知道是那个要緊的人来的帖子忙一奇向昨
兒誰接下了一个帖子四兒忙飛跑到来說昨兒妙
玉並無親来只打發个媽媽来送我就擱在那里誰
知一頓酒就忘了眾人听了道我当誰的這樣大驚
小怪這也不值的宝玉忙命快拿紙来研了墨看他
下首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広字
樣才好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向

宝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代玉去想罢袖了帖兒遙逕来尋代玉剛过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巍巍的四个註俗字寫出一个活跳美人轉覔别出中若干蓮步香塵纖腰玉体字樣無味之甚迎面走来宝玉忙問姐〻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宝玉听了咤異吃意道他為人孤高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原来他推重姐〻竟知姐〻不是我們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必未真心重我但我合他作过十年的鄰居

只一墻之隔他在幡香寺修煉我家原窮日債房住就債的是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認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曰我們投親去了聞淂他曰不合时宜权勢不容竟投到這里来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淂遇日情竟去拜謁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々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隺閑雲原来有本而来正曰他的事

我為难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〻真是天縁巧合求姐〻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出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樣放誕詭僻了從来没見拜帖上下別号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的成个什庅道里宝玉听說忙笑道姐〻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〻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庅字様才好竟没了主

意正要去問林妹：可巧遇見了姐、岫烟听了宝玉这話且自只孤顧上下細：打諒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来皆無好詩只有两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鉄門檻終須一个土饅頭所以他自称檻外之人又常讚这說文是莊子的好故或又称是畸人若他帖

子上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称
檻外之人是自為畸零之人稱謙自己乃世中擾：
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檻外之人是自為蹈於
鉄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
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耳嗳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
我們家庙説是鉄檻寺呢原来有这一説姐：就請罷
讓我去寫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櫳翠庵来宝玉方
回房寫了帖了上面只寫檻內人宝玉薰沐謹拜

字親自拿了到攏翠庵只隔門縫兒接進去了因飯
後平兒还席說紅香圃太热便在榆陰堂中擺了几席
新酒嘉殽榆陰中者餘蔭也兹既感炅令故怀親所
謂不失忠孝之大綱也可喜尤氏又帶了佩凤偕鳳鸞
二妾过来遊玩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过
来的今既入了这园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蕋一干女
子所謂方以[redacted]只見他們說
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里只凴了丫鬟們去伏侍且

同眾人一一的遊玩閑言少述且說當下眾人榆陰堂中以酒為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有二十來个傳花為令熱鬧了一会因人回說甄家有兩个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尤氏李紈三人出去議事所相見這里眾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鸞兩个去打鞦韆頑耍大家千金不合作此戲故寫不及探春等人也宝玉便說你兩个上去讓我送慌的佩鳳說罷了別替我鬧亂了我們正說着忽見東

府中几个人慌〻張〻跑來說老爺賓天了申人听了唬了一大跳都說道好〻的並無疾病怎庅就沒了家人說老爺天〻修煉定是功行滿了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时竟没个有己的男子来未免慌了只得忙卸了妝飾命人先到元真觀將所有的道士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〻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医看視到底係何病大夫們見人已死

何処胗脉素知賈敬導氣之術揔屬虛誕更至参星
礼斗守庚申服灵砂等妄作虛為过于劳神費力反
因此傷了性命如今虽死肚中堅硬似鉄面皮嘴唇
烧的紫絳皺裂便向他媳婦回說係元教中吞金服
砂烧脹而殁衆道士慌的回說原是老爺秘法新製
的丹砂吃坏了事小道們也曾劝說功行未到且服
不得不承望老爺於今夜守庚申时悄〻的服了下
去便昇仙了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

自已去了尤氏也不听只命鎖省等賈珍来荐放且命人去飛馬報信一面看視這里窄狹不能停放横竪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抬至鐵檻寺来停放掐指算来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来到目今天氣炎熱实不得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殓壽木已係早年備下寄在此庙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開喪破孝一面且做起道場来等賈珍荣府中凤姐兒出不来李紈又照顧他姐

妹宝玉不識事体只淂外頭之事暫托了几个家中
二等管事人賈琿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
执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继母接来在寧府看家
只淂將未出嫁的小女代来一並起居才放心原為
放心而来終是放心而去妙甚且說賈珍聞了此信
即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之品礼部見当今隆敦弟
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来天子極是仁孝过天的且
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礼部

代奏保進士出身祖戢已膺其子賈敬因年迈多疾
常養靜于都城之外元真觀今日疾殁于寺中其子
珍其孫蓉現因国喪隨駕在此故請旨帰殮天子听
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白衣無功於国念彼
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戢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
之門進都入彼私第殯殮任其子孫尽喪礼畢扶柩
回籍外着光禄寺按例上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
弔欽此〻旨以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

大臣皆嵩呼称頌不絶 且説尤氏令賈瑞等接賈母王夫人賈珍等〻
賈瑞等于路上迎見忙滾鞍下馬請安賈珍便問作什広 賈瑞回説嫂子恐哥〻和侄兒来了
老太〻路上無人吽我們兩个来護送老太〻的賈
珍听了称讃不已又问家中如何料理賈瑞等便將
如何拿了道士 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内無人接了親
家母和兩个姨子在上房住自賈蓉当下也下了馬
听見兩个姨娘来了便合賈珍一笑賈珍忙説了几
聲妥当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

都门奔入鉄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众人来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门外便跪爬進来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一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礼換了凶服在棺前俯伏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覩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些悲戚指揮众人因將恩旨備述与众人听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来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声兒先騎馬飛跑至家中忙

命前所収棹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门前起鼓手篷子
等事又忙進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原来尤老安人
年高喜睡常歪自了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了頭們
作活計見他来了都道煩悩賈蓉且嘻嘻的望自他
二姨娘笑説二姨娘你又来了我父親正想你呢尤
工姐紅了臉罵道蓉小子我过两日不罵你几句你
就过不淂了越發連个体統都没了还虧你是大家
子的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学礼的越發連那小家子

瓢坎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个熨頭斗來摟當頭就打嚇的賈蓉抱着頭滾到怀里告饒尤二姐便上來來撕嘴又說等姐〻來家咱們告訴他賈蓉忙笑着跪在炕上求饒他兩个又笑了賈蓉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尤二姐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申了頭看不過都笑說热教孝在身老娘才睡了覺他兩个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里没有奶〻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

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了頭們親誧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偺們饒他兩个了頭忚推他狠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也有老婆了頭只我和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髒心爛（爛）肺的多管閑事嚼舌頭的人吵嚷的那府里誰不知道誰不背地里嚼舌頭說偺們這里亂賬（混帳）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勾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还說髒唐臭漢何況偺们這家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要討我

說出來連那边大老爺這麼利害璉叔还和那小姨
娘不干净呢鳳姑娘那樣剛強瑞叔还想他的量兒
那一件瞒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乱道之間
只見他老娘醒了請安向好又說难為老祖宗勞心
又难為兩位姨娘受委曲我門爺兒們感戴不尽惟有
等事完了我们合家大小登门磕頭去罷尤老安人点
頭道我的兒到底是你们会說親戚们原是該的又
向你父親好几时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才剛趕

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人家来了如今好歹求你老人
家事完了再去說道着又和他二姨娘擠眼那尤二姐
便睄〻咬牙含笑罵狠会說乱語嚼舌頭的猴免崽
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娘不成賈蓉又戲他老娘道
放心罢我有父親每日為兩个姨娘焦心要尋兩个
有根基的又冨貴又年輕又悄皮的兩位爹聘嫁為
这二位姨娘这几年揔没揀得可巧前日路上才相
准了一个尤老娘只当真話連忙问是誰家尤二姐妹

丢了話計一頭笑一頭趕着打說罵別信這雷打的連了頭們都說天喻有眼仔細雷要緊又值人来回話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喻的說話去　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紅楼梦卷六十三回終

未

石頭記卷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題曰

深閨有奇女　絕世空珠翠　情痴苦泪多

未惜顏憔頳（悴）　褱（哀）裁千秋鬼　薄命無二致

嗟彼桑間人　好醜非豈（其）類類

此一回緊接賈敬灵樞（柩）進城原當鋪叙寧府喪儀之盛但上回秦氏病故鳳姐理喪已描寫殆盡若仍極力寫去不过加倍熱鬧而已故書中于迎灵送殡極

忙乱處却只閑〻数筆伐（帶）过忽揷入釵玉評詩璉尤贈珮一段閑雅風流文字来正所謂急脉緩受也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趕至寺中回明賈珍于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杆等物擇于初四卯時請灵樞（柩）進城一面使人知会諸位親友是日其殁喪（丧）儀炫耀賓客如雲自鉄檻寺至寧府夾道而觀者何啻万数也也有羡慕的也有嗟嘆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礼与

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中時分將靈柩停放正室之內供奠舉哀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大舅來去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苫恨若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外人散方回內里鳳姐身体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大祭之日亦挣扎過來相幫尤氏料理料理一日供畢

早飯因此时天氣尚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床傍假寐宝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代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来只見院中寂静悄無人聲有几个老婆子与小丫頭們在廻廊下取便乘凉也有卧睡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宝玉也不去驚動只見四兒看見連忙上前来打簾子将掀起时只見芳官自内代哭跑出几呼与宝玉撞个滿怀一見宝玉方含哭站住說道你怎庅来了你快与我攔住晴雯他要

打我呢一語未了只听得屋内咭嚕咕嚕的乱响不知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趕来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里去輸了不叫打宝玉又不在家我看誰来救你宝玉連忙攔住笑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麼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宝玉此時回来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狐狸精变的就是会拘神遣将的符咒也没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真請了神来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拏芳官

芳官早已藏在宝玉身後宝玉遂一手拖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進入屋内看时只見西边炕上麝月秋紋碧痕紫鵑等在那里抓子赢瓜子呢却是芳官输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趕芳官将怀内的子兒撒了一地宝玉欢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覚睡出病来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麼越發道学了独自一个在屋裡

避静呢这好一会我們没進去不知他作什庅呢一
些声氣也听不見你快瞧去罢或者此时叅悟了也
未可定宝玉听説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
坐在近窓床下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縧子正在那里
打結子呢見宝玉進来連忙站起笑道晴雯这東西
編派我什庅呢我因要趕着打完了这結子没工夫
和他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罢趁着二爺不在家
我要在这里静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許多

混話什庅避靜了叅禪了的等一吧（等）我不撕他那嘴宝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所打的結子問道這庅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去要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个那里使襲人道我見你帯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里蓉大奶奶的事情上做的日那个青東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日有喪事方帯得着一年遇着帯一兩遭平常又不犯作如今那府里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代的所以我趕着另作

了一个寺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旧的来你虽然不講究这个若老太〻回来看見又該說我們懶了連你穿带之物都不經心了宝玉笑道这真难為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过与赶热着了到是大事說着早已芳官托了一杯凉水内新湃的茶来因宝玉素習秉賦柔脆虽暑月不敢用水只以新汲井水将茶連壶浸在盆内不时更換取其凉意而已宝玉就芳官手内吃了半盏遂向襲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焙茗

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紧人客来时令彼急来通禀若無甚要緊事我就不过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来找我于是一經往瀟湘館来看代玉將走过沁芳橋只見雪鴈拿着兩絹菓子走来宝玉问道你們姑娘從来不大吃这些凉東西的拿这些瓜菓何用莫非是要請那位姑娘奶々么雪鴈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对姑娘說去宝玉点頭應允雪雁便命那兩个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与紫鵑姐々他要

問我們（你）姑（說）娘（就）這兩日有覺來那兩个婆子答應着去
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今
日飯後三姑娘來会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
又不知想起什麽来自己傷感了一回提筆寫了好
些不知是詩啊詞啊叫我去傳瓜菓去时又听得叫
紫鵑將屋内擺着的小琴卓上的陳設搬了下来将
棹子挪在外間当地又叫将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
瓜菓来时听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个炉

摆把出来若說是点香呢姑娘素日屋里除摆新鮮花兒木瓜佛手之類又不喜薰香就是点香亦當点在常坐卧之處难道說是為老婆們把外間屋里薰臭了要拿香薰一薰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宝玉這里不由的低頭細想心内道據雪雁說来必有緣故若是同那一位姐妹們閑坐亦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爺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〻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

饌送去与妹々私祭此时已过大約是因七月為瓜
菓之節家々都上秋季的坟林妹々有感于心所以
在私室奠祭取礼記春秋薦其时食之義也未可定
但我此时走去見林妹々傷感必極力劝解又怕他
将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过于傷感無人
劝止兩件皆足以至疾莫若先到鳳姐々處一看在
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々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
至使其过悲其衷哀痛稍伸亦不至挪抑鬱致病想畢遂

出了園門一直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執事婆娘們
回畢事紛〻散出鳳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
見了宝玉笑道你回来了麼我才吩付了林之孝家
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廝若没什麼事趂便請
你回来歇息〻〻再去彼處人多你那里禁得起那些
氣味不想恰好你到来了宝玉笑道多謝姐〻記掛
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見姐〻這几日不到那府里去
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来看視〻〻鳳姐道左右

可不是这樣三日好兩日不好的老太太不在家这些大娘們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是办嘴連賭博偷盜之事已出来了兩三件了虽說有三姑娘相帮办理~~他又是~~他又是个未出閣的姑娘也有好叫他知道的有对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挣罢了總不得心静一会别說想病好求甚不添也就罢了宝玉道虽如此說姐姐还要保重身体少操些心才是說畢又說了些閑話别过鳳姐一直往園

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时只見炉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卓子陳設呢宝玉便知巳竟祭完了走入屋內只見代玉面向裡歪着病体懨懨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宝二爺來了代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宝玉道妹妹這兩日可大好些了氣色到覺比先靜些只是如何又傷心了代玉道可是你沒的說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宝玉道妹妹臉上現有哭泣之狀如何还哄我呢

只是我想素日妹〻本来多病凡事尚該各自寬解
不可作無益之悲若作践坏了身子將来使我說到
这里竟渇以下話有些难說連忙咽住只因他也說
与代玉自小一處長大情投意合願同生死却只是
心中領会從未曾當面說出况黒代玉性重每〻因
說話次間造次得罪了代玉致彼哭泣今日原為的是
来劝解代玉不想又把話来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
中一急又怕代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已的心實在是

為好因而轉急為悲早已滾下淚來代玉起先原惱宝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昔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来打諒他二人不知又為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才好些宝二爺又来嘔来了到底是怎麽樣宝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嘔妹妹一面搭訕着起身閑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拏起代玉忙要起身来奪已被宝玉揣在怀内笑央道好妹妹賞我

看罢代玉道不曾什么来了就混糊一語未了只見
宝釵走来笑道宝兄弟要看什么宝玉因未見上面
是何言詞又不知代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回答却
望着代玉笑代玉一面讓坐一面笑道我曾見古史
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喜可羨可悲可
嘆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乱湊几
首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来会我瞧鳳姐：去我
曰身上懶：的没同他去適才将作了五首一时困

倦起來擱在那里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
他看到也沒有什麼但只我嫌他不是寫了給人看
去宝玉听了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了昨日那把扇
子原是我愛那几首白海棠詩所以我自己用小楷
寫了不过是為的是拿在手中看着便益我豈不知
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送不得的自從你說
了我總沒拿出園子去宝釵道林妹〻這慮的也是
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去被相公們

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作的倘或傳揚出去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次之其餘詩詞之類不过閨中遊戲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偺們这樣的人家的姑娘到不要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代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無妨只不叫宝兄弟拿出去就是了代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不必看了又指着宝玉笑道他早已搶了去了宝玉听了方自怀內取出湊至宝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

寫道足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效顰莫笑
東鄰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虞姬

腸斷烏騅夜嘯風虞兮幽恨對重瞳黥彭甘受
他年醢飲劍何如楚帳中

昭君

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薄命古今同君王縱使
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何曾石尉重嬌嬈都緣頑福

前生豈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揖雄談態自殊美人具眼識窮途尸居餘氣楊公幕豈得羈縻女丈夫

宝玉見了讚不絕口又說道這詩妹妹作了五首何不就命名曰五美吟于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宝釵亦說道作詩不論何題只要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

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詠漢帝不能使画工圖貌矣臣而画美人的紛〻不一後来王荆公復有意態由来画不成當日枉殺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意見不襲前人今日林妹〻这五首詩亦可為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説时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来適才外間傳説往東府里去了好一会子想畢就回来的宝玉听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内恰好賈璉

自外下馬進来于是宝玉先迎看賈璉跪下口給賈
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携手走
了進来只見李紈鳳姐宝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
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回听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
一早到家一路身体甚好今日先打發了我来回家
看視明日五鼓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
路途的光景因璉遠路歸遂衆人別过讓他回房
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

母王夫人等到来众人接見已畢略坐一坐吃了一杯茶便散了王夫人等过寧府中来只听見里面哭聲振天却是賈赦賈政送賈母到家即过这边来了當下賈母進至灵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了出来赦政一边一个攙定了賈母走至灵前又有賈珍賈蓉跪着撲入賈母怀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政在傍苦劝方畧ㄑ止住又轉至灵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勉相持大哭一

場哭畢申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回賈母才
回家來未得歇息在此間未免要傷心遂再三求
賈母回家王夫人等亦再三的劝賈母不得已方回
来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
頭悶身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医生来胗脉下药足
足的忙乱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
三更天些須發了点汗脉静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
次日仍服药調理又过了数日乃賈敬送殡之期賈

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甚好亦不曾去其餘賈赦賈政王夫人邢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帶領尤氏婆媳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托尤老娘並二姐三姐照管卻說賈璉素日即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三姐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班撩撥

眉目傳情尤三姐却只有二姐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衆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会而已此时出殯已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三姐並几个粗使的丫环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無事亦不進裡間去所以賈璉便欲趁此时下手遂托相伴賈珍為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时常假替賈珍料理家務

不时至寧府家中来勾搭二姐一日有小管家俞祿来回賈珍道前者所取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艮一千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五百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来取討奴才特来請爺示下賈珍道你向庫上去領就是了这又何必来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向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有現还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寺中用度比時竟不能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办買

珍哭道你还當是先呢有銀子放着不使你無論那里暫且借了給他去罢俞禄哭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还可以巳結送四五百奴才一时那里办得来賈珍想了一想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来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你先要来給他去罢賈蓉答應了連忙过这边来回了尤氏復轉来回他父親道昨日那些銀子巳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巳送至家中交与老娘收了

賈珍道既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汝老娘要了出來交与他再乜家中看着有事無事問你兩个姨娘好下剩的愈祿兒先借了添上罢賈蓉与愈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道趁此机会正可至寧府尋二姐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得了一項銀子还沒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

蓉兒一並令他去取賈璉忙道这必得我親身去再

我这几日没回家了还要給老太：老爺太：們請

請安再到阿哥那边查一查家了人還有無生事也給親

家太：請安賈珍笑道只是有劳動老二我心不安

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这又何妨賈珍又吩咐賈蓉

道你跟了~~你跟了~~你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老

爺太：們請安説我合你娘都請安打听打听老太

太身上可大安了还服藥呢没有賈蓉一：答應了

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几个小厮騎上馬一同進城在
路叔侄閑話賈璉有心提到尤二姐因説道如何標
緻如何作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柔和無一處不令人
心可敬可愛人〻都説你嬸子好據我看來那里及你
二姨一零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〻既這樣愛他
我給叔〻作媒説了作二房何如賈璉笑道敢是好
呢只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娘不愿意况且我
听見説你二姨已有了人家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

姨三姨都不是我老爺所生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听
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时把我二姨許与皇庄張家
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
那家嫁了出來迄如今一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
娘时常抱怨要与他家退親我父親亦要与二姨轉
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过人找了張家給他十數兩
銀子寫上一張退婚字兒想張家穷極了的人見了
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偺們的人家也不怕不

依又是叔〻這樣人說了作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合
我父親都愿意到只是嬸子那里却难賈璉听這心
花都開了那里还有什麽話說只是一味長嘆而已
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〻若有胆量依我主意行
去保管無妨不过多花上几个錢賈璉忙道有何主
意快些說來我沒有不依的賈蓉道叔〻回家一点聲
色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
咱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什物

再撥兩窩子家人过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覓娶了过去囑咐家下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淂知道了叔〻兩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載即或鬧出来不过挨上老爺一頓罵只説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為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淂罷了再求一求老太〻没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自惟貪圖二姐美色听了賈蓉一片話

遂為計出万金（全字）将現今身上有服停妻再娶辰父始
妻種〻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
好意素日亦因仝他兩个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内
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趂
賈璉不在时他亦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里想念及
此遂向賈蓉致意道好侄兒你果然能勾說成了我
買兩个絕好的了頭謝你說着已至寧府門首賈蓉
說道叔〻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来交給俞禄罢

我先給老太々請安去賈建含笑点頭道老太々跟前別提我和你一同来的賈睿道知道又附耳向賈建道今日要過見二嫂可別性急了鬧出事往後到難办了賈建笑說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里等你于是賈睿自去給賈母請安賈建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走至所上賈建一一問了些話不过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独自往裡面走来原來賈建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来

無可避忌之人自来是不等通报的于是走至上房
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讓賈璉進去賈
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边炕上只有尤二姐代着
几个了頭作話却不見尤三姐与老娘賈璉忙上前
問好相見二姐亦含笑讓坐賈璉便靠東边板壁坐
了仍將上首讓与二姐寒温畢賈璉笑問道親家太
太同三妹ゝ那去了怎麼不見二姐笑道有事才往
後面去了也就来的此时伺候的了頭因倒茶去無

人在跟前賈璉便睨視二姐一笑二姐亦低頭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手巾擺弄便搭訕着往腰内摸了一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帶了來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着欲近身來拿二姐怕人來看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將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將剩下

的都揣了起来将欲把荷包親身送过去只見两个了
环倒了茶来賈璉一面接了茶吃一面暗将自己代
的九龍珮觧了下来拴在手巾上趁了环回頭时扔
了过去二姐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仍坐了吃茶只
听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与三姐代着两个
小了頭自後面走来賈璉忙送目与二姐令其拾取
二姐亦只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
得迎上来与尤老娘三姐相見一面又回頭看时只

見二姐笑着没事人的一般再看一看手巾已不知
那里去了賈璉放了心于是大家歸坐後叙了些閑
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
太〻收起來了日要还人大哥令我來去二來看〻
家内有事無事尤老娘听了連忙使二姐拿鑰匙去
取銀子这里賈璉又說我也要給親家太〻請〻安
睄〻二位妹〻親家太〻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〻
在我們家里受委曲尤老娘笑道咱們都是至親骨

向說那里的話在家里也是住着在这里也是住着不瞞二爺說我們家里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十分艰难了全虧了这里姑爺帮着如今姑爺家里有了这樣大事我們不能别的出力白看一看家有什麽委曲了的呢正說着二姐已取了銀子来交与尤老娘尤老娘便遞与賈璉又命一个小了頭叫了一个老婆子来當面吩咐了他道你把这个交与俞禄叫他拿过那边去等我老婆子荅應了出去只听得院内是

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賈蓉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問賈璉笑道將才老爺還問叔〻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人到廟裡去我才回老爺說叔〻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遇着叔〻叫快去呢賈璉听了忙要起身又听賈蓉合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合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說的姨父就合我這叔〻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〻說好不好說着又悄〻的用手指着賈璉合他二姨努嘴兒二姐到

不好意思說什麼只見三姐笑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話說了等我撕他那嘴一面說着便趕了过来賈蓉早笑着跑了出来賈璉也笑着辭了出去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要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合他父親說一面便代了俞祿过来將銀子添足交給拿去一面去見他父親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里面和他兩個

姨娘嘲戲了一回方起自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經給了俞祿了老太〻已大愈了如今不服藥了說畢又趁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作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署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时總不过是為子嗣难艱艱起見為的是二姨是見过的親上作比親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对父親說只不說出是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到也罢了只不知你二姨

心中愿意不愿意明日你先去合你老娘商議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再作定奪于是又教了買蓉一片話便走过来将此事告訴了尤氏〻〻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功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况且与二姐本非一母不便深管也只得凴他鬧去罢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来見他老娘将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賈璉如何作人好目今鳳姐身上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

買了房子在外住着过个一年半載只等鳳姐已死便接了二姨進去作正室又說你父親此时如何聘賈璉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也是那边應了替聘說淂天花乱墜不由淂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亏賈珍週濟此时又是賈珍作主替聘一切粧奩不用自已置買賈璉又是軽年公子比張華勝强十倍遂連忙过来合二姐商議二姐又是水性的人在先已合姐夫不妥又时常怨恨夫

當时錯許張華使後来終身失所今見賈璉有情况
且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亦便点頭應允当下
回復了賈蓉〻回了父亲次日便請了賈璉到寺中
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
喜出望外又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尽于是三人商
議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姨給娘置買粧奁及
新房中應用床帳等物不多几日早諸將事办妥已
于寧府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

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几个小丫頭賈珍又給了一房
家人叫包二夫妻兩口以備二姐过去时服侍又使
人將張華父子找來逼着与尤老娘寫予退婚书且
說張華之祖原當皇庄後來死了至張華父親時仍
充此役因与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將張華与二姐
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家產弄得衣食
不周那里还娶得媳婦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
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來逼他

与二姐退婚心中虽不愿意無柰惧怕賈珍等势力
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与銀十
兩家去新不提這里賈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
日黄道吉日娶二姐过門未知如何下回分解正是
只為同枝貪色慾致教連理起戈矛

紅楼夢卷六十四回終

石頭記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三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〻安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送入新房尤老娘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到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也稱了心鮑二夫妻見了如一盆火趕着尤老一口一聲喚老娘又或是老太〻趕着三姐喚三姨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

素輿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生奉承這二姐仍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的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東府有事羈絆鳳姐輩因知他合賈珍相

渴自然是或有事商議也不疑心再家人雖多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也都去奉承賈璉乘机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于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梯己一併搬了与他二姐收着又將鳳姐素日之為人行事枕邊衾內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他一死便接二姐

進去二姐聽了自是原意當下十來个人到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个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佛事已完晚間回家时因与他姐妹久别竟要去探望〻〻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与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賈珍歡喜將左右一槩先遣回家去只留兩個心腹小廝牽馬一時到了彼處〔一逕〕進入新房已時掌燈外面小廝將馬拴在圈內自往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內才点灯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出見賈珍仍喚二姨

大家吃茶說了一回閑話賈珍因笑說我作的這樣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著灯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々還備了禮來瞧你們呢說話之間尤二姐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之禮那鮑二過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有良心的小子所以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璉二爺事多那里人雜你只管來回我說我們兄弟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是小的知

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点頭說要你知道當下四人一處吃酒尤二姐知局便邀他母親說我怪怕的媽同我那邊走走來尤老娘也會意便真個同他出来只剩下小丫頭們賈珍合三姐挨肩擦臉百般輕薄起来小丫頭子們看不過也都躲了出去憑他兩個自在取樂不知作些什麼勾當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鮑二女人上灶忽見兩個丫頭也走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

在上頭伏侍也偷懶来了一时叫起来沒人又是拿他
女人罵道糊塗渾喪嗆子的忘八你揰喪你那黃湯
罷揰喪醉了夾着你那臊子挺你的屍去叫不叫与
你毬相干一庭有我承當風雨横竖洒不着你頭上
来這鲍二原曰妻子發迹的日越發戲他自已除賺
錢吃酒之外一槪不管賈璉等也不肯責備他故他
視妻如母百依百隨且吃勾了便去睡覺這里鲍二
家的陪着這些丫環小厮吃酒讨他们的好准備在

二八三四

賈珍跟前説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听扣门之聲

鮑二家的開门看时見是賈璉下馬问有事無事鮑

二女人便悄〻告訴他説大爺在這里西院里呢賈

璉聽了便回至卧房只見尤二姐与他母親都在房

中見他来了二人面上便有些赸〻的賈璉反推不知

只命快拿酒来咱们吃兩杯好睡覺我今日狠乏了尤

二姐忙上来陪笑接衣捧茶问長问短賈璉喜的心癢難

受一时鮑二家的端上酒来二人對飲他丈母不吃自回

房中睡去了兩个小〻頭兒了一个過來伏侍賈璉的
心腹小童拴馬去已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
的心下會意也來廚房只見喜兒壽兒兩个正在那里
坐著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故笑道你會了來的
巧我们趕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裡來借宿一休
隆兒便笑道有的是炕只管睡我是二爺使我送月
銀的交給了奶〻了我也不回去了喜兒道我们吃多了
你來吃一鍾隆兒才坐下端起杯來忽聽馬棚內鬧

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相踶起來隆兒等慌的忙放下酒杯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方進來鮑二家的咲說你三人都在這裡擺茶也現成我可去了說著帶門出去這里喜兒喝了幾杯已是摆子眼兒了隆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卧在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估你一个人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僧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的貼一炉子燒餅要有一个充正景人我痛把他媽肏隆兒壽兒見他

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灯將就卧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便不自安只管用言語混他那賈璉吃幾杯喜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菜掩門寬衣尤二姐穿著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面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只好給你拾鞋也不要尤二姐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到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問這話如何說我却不解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拿我作愚人待什麼事我不知道我如

今合你作了兩个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不知你是愚人我（呵〻是智者呵唱）
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作了夫妻我終身靠你焉
敢瞞哄你一字我莫是有靠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哉
看來這个形景恐非長策要（有个）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
了咲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之輩前事我已盡
知你也不必驚慌你因姐夫是（來了）作事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
我去破了這到好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内灯
燭輝煌二人正吃酒作樂賈璉便推门進去咲說大爺在
這裡兄弟來請安賈珍羞的無話只得起身讓坐

賈璉忙咲道何必又作如此景象偺们弟兄從前如何
樣來大哥為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
多心我意何安從此以後還求大哥如昔方好不然兄弟能
可絶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忙的賈珍
忙的攙起說兄弟怎麽說我無不領命賈珍忙命人看
酒來我和大哥吃兩杯又拉尤三姐說你過來陪小叔子一
杯賈珍的說老二到底你哥哥必要吃干這鍾說着一揚
脖尤三姐站在炕上指賈璉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吊嘴

的偺們請來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捏着影戲人子上塲
好ゝ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你
府上的事這會子花了幾个臭錢你們哥兒兩个會着
我們姐兒兩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筭盤
了我也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ゝ拐了來作
二房偷的鑼兒敲不得我也要會ゝ那鳳姐去看他是幾
个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合便罷倘若有一點叫人過
不去我有本事先將你兩个的牛黃狗寶掏了出來

再和那潑婦拚了這命也不算是尤三姑奶〻喝酒怕
什庅偺们就喝說着自巳掉起壺来便斟了一盃自巳
先喝了半杯摟過賈璉的脖子来就灌說我和你哥〻
巳經吃過了偺们来親〻〻嘴的賈璉酒都醒了賈珍
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無耻老辣弟兄兩个本是風
月塲中要慣不想今日反被這个閨们〻女一夕話說
住了尤三姐又叫將姐〻請来說要樂偺们一處同樂俗語
說便宜不過當家他们是弟兄偺们是姐妹又不是外

人只管上来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来賈珍得便就
要一溜尤三姐那里肯放賈珍此時方後悔不承望他是
這種為人与賈璉反不好輕薄起来這尤三姐鬆鬆挽
著頭髮大紅袄子半掩半開露着葱緑抹胸一痕雪
脯底下緑褲紅鞋一對金蓮或翹或並無一点閨閣
之體兩个墜子却似打鞦韆一般灯光之下越顯得
柳眉籠翠霧檀口点丹砂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酒又
添了餳澁淫浪不獨將他二姐壓倒據珍璉評去所見

過的上下貴賤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綽約風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態風流反將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畧試一試他弟兄兩个竟全無一点別識別見連口中一句响亮話都沒了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洒落了一陣拏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竟真是他嫖了男人並非男人淫了他一時他的酒足興盡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攆了出去自己閂门睡去了自此以後或畧有了丫環婆娘

不到之處便將賈珍賈璉賈蓉三個潑（聲厲）色痛罵他爺兒三個誆騙了他孤女寡婦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有時尤三姐自己高了興命小廝來請方敢去一會子到了這里也只好隨他的便誰知這尤三姐天生脾氣不堪仗着自己風流標緻偏要打扮的出色另式作出許多万人不及的淫情浪態來哄的男人們垂涎落魄欲近不能欲遠不捨迷離顛倒他以為樂他母姐二人也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咱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

這兩个現世寶玷污了去了算無能而且他家有一个
狠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他不知偺們方妥倘或一日他
知道了豈肯干休必有一傷大鬧不知誰生誰死趂如
今我不拏他們取樂作踐折准到那时白落了臭名
後悔不及因此一說他母女見不聽勸也只得罷了那尤三
姐天天挑揀吃穿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
寶石吃了肥鵝又宰肥雞或不如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
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條罵一句究竟

賈珍等何嘗遂心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懸心錢賈璉来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悔上来無奈二姐到是个多情人以為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到还知疼着癢若論起温柔和順諸事必商必議不敢恃才自专實較鳳姐高十倍若論標緻言談行事也勝五分如今改過但已經失了脚有一个淫字憑有什么好処也算不了偏這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将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似水如魚一心一計誓同生

死那里还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内也常劝
賈璉說你合珍大哥商議揀个相與的人把三了頭聘
了罷留著也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出事來怎麽處
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過大爺他只是捨不得我說是
塊羊肉只是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太扎手咱們未
必降的住正經揀个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肯丢
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二姐道你放心咱們明日先勸三了
頭肯了讓他自己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

聽了說這話極是至次日二姐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
間特請他小妹過來与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酒
過三杯不用二姐開口先便滴泪泣道姐〻今日請我自有一
番大礼要說但妹子不是愚人也不用絮〻叨〻提那從前
醜事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〻已得了好處安身
媽也得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好但終身大
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我如今改過守分只要揀不素日
可心如意之人方跟他去若憑你們揀擇雖是富比石崇才

過子建親比潘安的我心裡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賈璉
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一應綵禮都由我們置辦
母親也不用操心尤三姐泣道姐〻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
道問二姐是誰一时也想不到大家想來賈璉料定是此
人無疑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了這人原不差好眼力
二姐笑問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的去一定是
寶玉二姐与尤老娘聽了亦以為然尤三姐便啐了一口道我們
姐妹十个也嫁你十个不成眾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

那个了正如此尤三姐笑道別只在眼前想姐〻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使興兒走来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荅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来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里沒人問興兒道小的回奶〻說在家廟裡同大爺商議作百日的事只怕不能来家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荅應人来事務尤二姐拿了兩碟菜命人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蹲着

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他家里奶〻多大年紀怎麽利害老太〻年紀多大太〻年紀多大姑娘幾个各樣家常等語興兒笑嘻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我们共是兩班一班四个共是八个這八個人有幾人是奶〻心腹有幾人是爺的心腹奶〻的心腹我们不敢惹他爺的心腹奶〻就敢惹提起我们奶〻来告訴不得奶〻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们二爺也算是好的那裡見得他到跟他的平

姑娘為人狠好雖然和奶〻一氣他到背着奶〻常作些
好事小的們孔有了不是奶〻是不過的只訛〻他去就
完了如今和合家大小除了老太〻太〻兩个人沒有一个
人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背曰他一時看的人
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〻太〻兩个人喜歡他說一
是一他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
下来堆成山好聽老太〻太〻說他好會過日子殊不知
苦了下人他討好兒估着有好事他就等不的別人去說

他先抓尖兒或有了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〻太〻都嫌了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〻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〻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打但凡小的有造化起先娶奶〻時若得了

奶〻的人小的们也少挨些打罵也少提心吊胆的如今跟爺
的這幾个人誰不背前背後称揚奶〻盛德怜下我们
商議着叫二爺要出来情愿来答應奶〻尤二姐笑道
猴兒肏的還不起来呢説句頑話就那樣起来你们作
什麼来我還要找你奶〻去呢興兒連忙摇手説奶〻千
萬不要去我告訴奶〻一倍子別見他才好嘴甜心苦兩
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脚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
占全了只怕三姨的這張口還説不過他奶〻這樣斯文

良善的人那里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〻
敢怎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說奶〻便有禮讓
他〻看見奶〻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他怎肯干休善罷
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甕凡丫頭二爺多看一眼他有
本事當著爺打個亂羊頭雖然平姑娘在屋裡
大約一年二年之間兩個有一次到一處他還要口里掂十個
過子呢氣的平姑娘性子發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自
己尋來的你又浪著勸我〻原不依你反說我反了這會

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嚇了到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扯謊這樣一个夜叉怎麼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這就俗語說的天下逃不過一理字去了這平兒是他自幼的丫頭陪嫁了過來一共四个嫁人的嫁人死的死了只剩只个心腹他原為收了屋裡一則顯他賢良名兒二則又拴了他心好不外頭走邪路又還有一段因果我們家規矩凡爺們大了未娶之先都先放兩個人伏侍的二爺原有二個誰知他來沒半年都尋出不是來都打發出去了別人雖不

好說自已臉上過不去所以強逼着平姑娘作了屋裡人那平姑娘又是正經人從來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不會挑妻窩夫的到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所以纔容下了九二姐咲道原来如此但我聽見你們家還有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得興拍手咲道原来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他的渾名叫作大菩薩第一個善德人我們家的規矩又大寡婦奶奶們不管事只宜清淨守寡妙在姑娘們又

多只把姑娘們交給他看書寫字學針線學理這是他的責任除此問事不知說事不曉只因這一向他病了事多這大奶奶暫管幾日究竟也無可管不過是按例而行不像他多事逞才我們大姑娘不用說但凡不好也沒有這段大福了二姑娘的渾名是二木頭戳十針也不知噯喲一聲三姑娘的渾名是玫瑰花尤氏姊妹忙笑問何意興兒笑道玫瑰花又紅又香無人不愛的是有刺戳手也是一位神道可惜不是太太養的

老鴰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緊是珍大爺親妹子因自幼無母命太々抱過養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々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不算另外有兩位姑娘真是天上少有地下無雙一个是我們姑太々的女兒姓林小名叫什麼黛玉面龐身段和三姨不錯什麼一肚子文章只是一身多病這樣天還穿夾的出來風兒一吹就倒了我們這起沒王法的嘴都悄々的叫他多病西施還有一位姨太々的女兒姓薛叫什麼寶釵竟是雪堆出來的每

常出门上車或一时院子裡瞥見一面[眼]我们鬼使神差
見了他们兩個不敢出氣兒尤二姐咲着你們大家規矩
雖嚴你们小孩子進的去然遇見姐[兒]们原該遠遠的藏
開興兒搖手道不是不是那正經大禮遠遠藏開不必說
就是藏開了自己也不敢出氣兒生怕這氣大了吹
倒了姓林的氣暖了吹化了姓薛的說的滿屋裡都
咲起来了不知端詳且聽下回

石頭記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話説鮑二家的打了他一下子咲道原有些真的叫你又編了這混話越發沒了捆子你到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混話到像是寶玉那邊人了尤二姐纔又要問忽見尤三姐咲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作些什麽興兒咲道姨娘别問他説起來姨娘也未必信他長

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堂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寒窗十載偏他不喜讀書老太太的寶貝一樣老爺先還管他如今也不管了成天瘋瘋顛顛說的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敏的誰知是外清而內濁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難為他竟認得幾個字每日也不習文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們羣里鬧再者也沒剛柔有喜歡見了我們時沒

上没下的乱顽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们坐
着卧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没人怕他只
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们又這樣
嚴了又抱怨可知你们難纏尤二姐道我们看他到好原
来這樣可惜了的一个好胎子尤三姐道姐々信他们胡
説偺们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
些女兒氣那是天々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説糊塗那些
兒糊塗姐々記得穿孝時偺们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

尚们進來逸[illegible]偺们都在那里站着他只在頭里攪
着人〻說話不知礼又没眼色細想過後他没悄〻的告
訴偺们說姐〻你不知道我並不是没眼色細想和尚
们臟恐怕氣味薰了姐〻们接着他吃茶姐〻又要茶
那个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着兆說我吃
臟了的另洗了再倒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
在女孩兒们前不管怎樣都過得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
以他们不知道這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

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見有興兒在
傍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
樣兒行事爲人到是一對好的只是他已有了只未露形
兒呢將來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还
小呢故尚未及此再過二三年老太太便一開言却是再無不
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
是件机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
起身來回也得半月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二奶奶早和

二姨定了那事明日爺來好作定奪説着帶了興兒也回去了這里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盤問了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尤二姐因勸他説既有正事何必忙忙的又來千萬別為我悮了事賈璉道也沒甚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就要起身得半個月工夫纔回來尤二姐道既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里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子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説了改過必是改過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要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

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里不知多早晚纔来也
難為他眼力不錯他自己說了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
不来他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願剃了頭當
姑子去呢吃長斋念佛以了今生賈璉問到底是誰
這樣動他的心二姐笑道說来話長五年前我们老娘
家裡作生日媽和我们到那里与老娘拜壽他家請了
一起串客裡頭有個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蓮他看上了如
今要是他纔嫁舊年我们聞的柳湘蓮惹了一個禍

逃走了不知可来了不曾賈璉聽了說怪道呢我說
是個什麼樣的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
這柳二郎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
的人他都無情無義的他最合寶玉合的来去年
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人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後
来聽見有人說他回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
小子們就知道了倘或無没来時他萍蹤浪跡知道几年
纔来豈不白躭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个頭說的出来

就幹的出来他怎麼説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説之間只見尤三
姐走来説道姐夫你管只放心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
説什麼就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從今日起
吃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
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説着將一根玉簪擊作兩段
説一句不真就如這簪子一樣説回房去了真箇竟非禮
不動非禮不言起来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
回家務復回家与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使人問茗煙

茗烟說竟不知道大約未來若來了我必是知道的一面又问
他的街坊也說未來賈璉只得復了二姐至起身之日已
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這邊來住了兩夜從
這里再悄悄的長行果見小妹竟又換了一个人樣又見
二姐持家勤慎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
平安州大路曉行夜住渴飲飢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
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駄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騎馬
走的着到來一看不是別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添

為奇怪忙伸馬迎了上来大家一齊相見説些别後寒
温大家便入一酒店歇下敘談〻〻賈璉曰咲説自從你
們倆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兄蹤跡全
無信后兩个今日到在一處了薛蟠咲道天下竟有這
等奇事我同夥計販了些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
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見一夥強盗
已將東西刼去不想二弟從那邊来了方把賊人赶散
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〻又不受所以結

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
般了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往南去二百里地有他一
个姑媽他去望候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
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门好親事大家過起来賈
璉聽了道原来如此到叫我们懸了几日心回又聽得
尋親便忙說道我正有一门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
便將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一節說了出来只
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話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里等生

了兒子自然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
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
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的湘蓮道
我本有願在先定要娶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貴
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裁奪我無不從命賈
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兄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
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既如此說
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內就進京來那時再定如何

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兄你乃萍
踪浪跡之人倘然淹滞不歸豈不悞了人家的終身
須得留一定礼纔好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礼小弟
素本貧寒況在客中如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這裡
現成的東西就備一分定礼二哥帶去如何賈璉笑道
也不用金帛之礼須是柳兄親身自有之物不論貴賤
不過我帶去取信耳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别物此
劍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鴛鴦劍乃吾傳代之寶

弟也不敢私用只随身收藏而已賈兄請拿去為定弟
縱係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斷不捨此劍而去説畢解囊
出劍捧与賈璉〻〻命人收了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
馬作別不在話下且説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
完了公事因又囑他十月以前務要還来一次賈璉領命
次日連忙取路回家曉行夜住那一日進城便先到尤二姐處
探望誰知自賈璉出门之後尤二姐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
関门閉戸一点外事不聞他小妹果是个斬釘截鉄之人每

日侍奉母姊之餘只安分守已隨分過活雖是夜晚間孤衾獨枕不慣寂寞奈一心丟了衆人只念柳湘蓮早早回来完了終身大事這日賈璉進门見了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之後賈璉便將路遇湘蓮一事說了一遍又將鴛鴦劍取出遞与三姐三姐接過来看时上面龍呑夔護珠寶晶瑩一掣裡面却是兩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鏨着鴛字一把上面鏨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喜不自禁連忙

取来掛在自已綉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
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
時鳳姐已大愈了已出来理事行走了賈璉又將此
事告訴賈珍〻〻因近日又相遇了新友把這事丟開
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又怕賈璉獨力不加少不得又
給了他三十兩銀子賈璉拿了交与二姐預備粧奩等用
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来拜見薛姨媽又遇見了薛
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

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卧房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已妥當只等擇日完婚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茗烟一干人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茗烟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便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物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可配你湘蓮道

既是這樣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況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的要定禮難到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後悔不該留下那劍作定禮所以後来想起你来可以細細問个底歷纔好寶玉道你原是个精細人如何既放定禮又疑惑起来你原說只要个絕色的如今既得了絕色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来的兩位小姨我在

那府里和他们混了两个月怎庅不知真ㄑ一對人物他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了斷乎作不得了你们東府里除了两个在頭门獅子干淨只怕連猫兒狗兒都不干淨我不作這剩忘八寶玉聽了當時滿臉通紅湘蓮悔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了你好歹告訴我他的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问我作什庅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来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到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来

心下想若去找薛蟠一則他現卧病二則他又浮躁不如竟
去要回定礼為是主意已定便竟來找賈璉璉正在新
房中聞得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忙迎出來讓到內室
与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
璉聽了咤異吃茶之間湘蓮便道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
姑母於四月間定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老兄背
了姑母似非合礼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
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便不自在曰說道

所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還要斟酌纔是湘蓮笑道雖如此說弟願領責罰然此事斷難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便起身說道請兄外邊一敘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內明〻聽見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反悔便知他在賈府中得了消息嫌自己淫奔無耻之流不屑為妻今若容他和賈璉說退親事那賈璉必無法可處自己豈不無趣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那劍来將一把雌劍隱

在衣庭出來便說你們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便了
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將劍并鞘遞与湘蓮右手回時只望項
上一横可怜揉(嗓)碎桃花紅滿地玉山傾倒再難扶芳靈慧
性渺渺冥冥不知何方去了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
老娘一面號哭一面又罵湘蓮賈璉忙揪住湘蓮命
人綑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勸賈璉說你太多事人
家並無威逼他死是他自尋短見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
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出去罷豈不省事賈璉此時

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泣道我並不知道是个剛烈賢妻可敬〻〻湘蓮反伏屍大哭一場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殮又倚棺大哭一場方告辭而去出门正無所之昏〻默〻自想方才之事原來尤三姐這等標緻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間只見薛蟠的小廝尋他家去那湘蓮只管出神那小廝帶他到新房之中只見十分齊整忽聽環珮叮噹尤三姐從外面而入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泣道

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已死報此痴
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
干情鬼妾不忍別故来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
便走湘蓮不捨忙欲上前拉住問時尤三姐便說来自情
天去自情地前生誤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覺与君兩無
干涉說畢一陣香風無踪無影去了湘蓮驚覺竟
似夢非夢睜眼看時那里有薛家小童也非新房竟
是一座破廟傍邊坐著一個跏足道士在那里捕虱湘

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名諱那道士笑道連我也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湘蓮聽了不覺冷然如寒冰浸骨掣那股雄劍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話說尤三姐自戕之後尤老娘以及尤二姐賈環尤氏並賈蓉賈璉等聞之俱各不勝悲慟傷感自不必說忙着人治買棺木盛殮送往城外埋葬郤說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迷性不悟尚有痴情眷戀被道人數句偈言打破迷関竟自削髮出家跟隨瘋道飄然

而去不知何往後事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為妻心甚喜悅正自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屋治罷用辦粧奩擇吉日好娶過門等事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見薛姨媽告知尤三姐自戕與柳湘蓮出家的信息心甚歎息正自猜疑是為什庅原故時值寶釵從園子里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尤三姐他不是已經許定了給你哥

哥的義弟柳湘蓮的這也很好不知為什庅尤三姐自刎了柳湘蓮也出了家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活該不是夫妻媽所為的是因有救哥哥的一段好處故諄諄感歎如果他二人齊齊全全的媽自然該替他料理如今死的死了出家的出了家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也不必為他們傷感損了自已的

身子到是自從哥〻起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計們辛苦〻的來回幾個月媽同哥〻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總是不然倒叫他們看着無禮似的母女正說之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痕未干一進門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可知道柳大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在園子里聽見大家議論正在這里總合你妹子說這件公案呢薛蟠說這

事可奇不奇薛姨媽說可是柳相公那樣一個年青
聰明的人怎麽就一時糊塗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
他前世必是有夙緣的有根基的人所以纔容易聽
得進這些度化他的話去想你們相好了一場他又
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也該各處找一找才
是靠那跏足道士瘋瘋癲癲的能往那里遠去左不
過是在這方前左右的廟裡寺裡躲藏着罷咧薛蟠
說何嘗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

厮們在各處尋找去連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問人都說不曾看見我因如此急的沒法惟有望着西北上大哭了一場回來了說着說着眼圈兒又紅上來了薛姨媽說你既然找尋了沒有把你作朋友的心也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你也不必太過慮了一則張羅張羅買賣二則你把你自已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到是早些料理料理偺們家里沒人手兒竟是笨雀兒先飛省得臨期丢庄忘

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〻才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作買賣去的伙計們也該設桌酒席請〻他們酬〻勞乏纔是他們故然是咱家約請的吃工食勞金人到底也算是外客又陪着你走了一二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驚怕況重薛蟠聞聽說媽說的很是妹〻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來着只因這些日子為各處發貨鬧的頭暈

又為椰大哥的親事又忙了這几日反到落了一個
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到把正經事都悮了要不然就
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子請〻罷薛姨媽說由你辦去
罷說由(猶)未了外面小厮回說張管總的伙(夥)計着人送
了兩個箱子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
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未得拿昨日貨物發
動完了所以今兒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
小厮搬進了兩個夾板夾的大棕箱來薛蟠一見說

噯喲可是我怎麼就糊塗到這一步田地了特特的
給媽媽合妹子帶來的東西都忘了沒拿了家里來還
是夥伙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才說還是特特的帶
來的還是這樣放了一二十日才送來若不是特特
的帶來必定是要放到年底下才送進來呢你也諸
事太不留心了薛蟠說想是我在路上叫人把魂唬不
吊了還沒歸殼呢說着大家笑了一陣便向回話的
小廝說東西收下了叫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忙問

是什庅好東西這様綑着夾着的便命人挑了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却是些紬緞綾錦洋貨等家常應用之物獨有寶釵他的那個箱子裡除筆墨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粉胭脂頭油等物外還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的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作的薛蟠的像泥捏成與薛蟠毫無相差以及許多碎小頑意兒的東

西寳釵一見滿心歡喜便吽自巳使的了環來吩咐你將我的這個箱子與我拿了園子裡去我好就近從那邊送〻人說着便站起身來告辭母親往園子里來了這里薛姨母將自巳這個箱子里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着同喜丫頭送往賈母並王夫人等處去不講且說寳釵隨着箱子到了自巳房中將東西逐件逐件的過了目除將自巳留用外遂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

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也有单送頑意兒的酌量其人分辦只有黛玉與別人不同比衆人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一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其李紈寶玉等以及諸人不過収了東西賞賜來使皆說些見面再謝等語而已惟有林黛玉他見江南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因想起他的父母來了便對着這些東西揮淚自歎暗想我乃江南之人父母雙亡又無兄弟隻身一人可怜寄居外

祖母家中而且又多疾病除外祖母以及舅母姐妹看問外那里還有一個姓林的親人來看望看望給我帶些土物來使我送送人粧粧臉面也好可見人若無至親骨肉手足是最寂寞極冷清極寒苦沒趣味的想到這里不覺就大傷起心來了紫鵑他乃服侍黛玉多年朝夕不離左右的深知黛玉的心腹他為見了江南故土之物因感動了心懷追思親人的原故但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說姑娘的身子多

病早晚尚服丸藥這兩日看着不過比那些日子畧
飲食好些精神壯一點兒還筭不得十分大好今兒
寶姑娘送來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姑娘甚
重姑娘看着該歡喜才是為什麽反到傷感這不是
寶姑娘送東西為的是叫姑娘歡喜這反到是招姑
娘煩惱了不成若令寶姑娘知道了麽怎臉上下的
來呢再姑娘也要細想一想老太〻太〻們為姑娘
的病症千方百計請好大夫胗脉配藥調治所為的

是為姑娘的病急好這如今該好些又這樣哭〻啼
〻的豈不是自己遭蹋自己的身子不肯叫老太〻
看着歡喜難道說姑娘這個病不是因素日從憂慮
過度上傷了氣血多了得的麼姑娘的千金貴體別
已自看輕了紫鵑正在這里勸解黛玉〻只聽見小丫
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快請話猶未
畢只見寶玉已進房來了黛玉〻讓坐畢寶玉見黛玉
泪痕滿面便問林〻又是誰得罪了你了你兩眼都

哭的紅了是為什庅黛玉不回答傍邊紫鵑將嘴向
床里一扭寶玉會意便往床里一看見堆着許多東
西就知是寶釵送來的便笑着取笑說道好東西想
是妹〻要開雜貨鋪庅擺着這些東西作什庅黛玉
只是不理紫鵑說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
些東西來我們姑娘一看就傷心哭起來了我正在
這里好勸歹勸總勸不住呢而且又是才吃了飯若
只管哭大發了再吐了犯了舊病可不叫老太〻罵

死了我們底到是二爺來的很好替我們勸一勸寶玉〻他本是聰明人而且一心總留意在黛玉身上最重所以深知黛玉之為人心細心窄而又多心要強不落人後因見了人家哥〻自江南帶了東西來送人又係故鄉之物勾想起別的痛腸來是以傷感是寔這是寶玉他心裡揣摹黛玉心的病寶玉却不肯明〻說出恐黛玉越發動情乃笑道你們姑娘的原故不為別的為的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

氣傷心妹〻你放心等我明年往江南去與你多〻
的帶兩舡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話不
由的噗的一聲笑了忙說道我憑他怎麽沒見過世
面也到了不這一步田地上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
心我也不是三兩歲的小孩子你也特把人看的平
常小氣罷了我有我的原故你那里知道說着說着眼
泪又流下來了寶玉忙移至床上挨黛玉坐下將那些
東西一件一件的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

什庅叫什庅名子那是怎庅作的這樣齊整這是什
庅要他作什庅使用妹〻你瞧這一件可以擺在書
閣兒上作陳設放在條案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
的將這些沒要緊的話來支吾搭訕了一會黛玉見
寶玉那些獃樣子問東問西的招人可笑稍將煩惱
丟開畧有些喜笑之意寶玉見他有些喜色便說道
寶姐〻送東西來給咱們我想着咱們也該到他那
里道個謝去才是不知妹〻可去不去黛玉原不愿

意為送些些東西來就特特的道謝去不過一時見了
說一聲就完了今被寶玉說得有理難以推托無奈
只得同寶玉去了這且不提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
言急忙下請帖置辦酒筵張羅了一日果于次日三
四位夥計俱各到齊未免說了些店内發貨賬目之
事[illegible]列席讓坐薛蟠與各位奉酒酬勞裡面薛姨媽
又着人出來致謝道乏畢内有一位問道今日席上
怎麼少柳大哥不出來想是東家忘了沒請麼薛蟠

聞聽把眉一皺嘆了一口氣說道休提休提想來衆位不知深情若說起此人真〻可嘆于一二日前忽被一個瘋道士度化的出了家跟着他去了你們衆位聽一聽可奇不奇衆人說道我們在店内也聽見外面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俗家子弟度了去了又聞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又說駕着一片雲彩去了紛〻議論不一我們也因發貨事忙那里有工夫當正經事也沒去細問細打聽到好今

還是似信不信的今聽此言那道士度化的原來就是椰大哥麼早知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解勸解任他怎麼也不容他去嗳又少了一個有趣兒的好朋友了寔〻在〻的可惜可歎也怨不得東家你心里不爽快想他那樣一個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罷椰大哥他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者看破了道士有些什麼妖術邪法的破綻出來故意假跟了他去在背地里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說雖知道果

能如此到好罷咧世上也少一個　妖言惑衆的人了
衆人説難道你知道了的時候也沒尋找他去不成
薛蟠説城裡城外那里沒有找到因找了不見不怕
你們笑話我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嘆無
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頑笑讓酒暢飲席上雖設
了些鷄鵝魚鴨仙環〔珍〕海味美品佳餚怎奈東家皺眉
嘆氣衆伙〔彩〕計看此光景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
中酒吃了些飯食就都散了這也不提且説寶玉拉

了黛玉至寶釵處來道謝彼此見面未免說几句客
言套語黛玉便對寶釵說道大哥〻辛〻苦〻的能
帶了多少東西來擱的住送我們這些〻處你還剩什
庅呢寶玉說可是這話呢寶釵笑說東西不是什庅
好的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覺新
鮮似的我剩不剩什庅要緊我如今果愛什庅今年
雖然不剩明年我哥〻去時再叫他給我帶些〻個來
有什庅難呢寶玉聽說忙笑道明年再帶了什庅來

我們還要姐〻送我們呢可別忘了我們黛玉說你要你只管說你要不必拉扯上我們不我們的字眼姐〻睄寶哥〻不是給姐〻來道謝竟是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寶玉笑說我要出來難道沒有你一分兒不成你不知道帮着說反到說起這散話來了大家聽了笑了一陣寶釵問你二人如何來的這樣巧是誰會誰去的寶玉說休題我因姐〻送我東西想來林妹〻也必有我想要來道謝想林妹〻也

必來道謝故此我就到他房里會了他一仝要往這里來誰知到了他家他正在屋里傷心落泪也不知是為什么這樣愛哭寶玉剛說到落泪二字見黛玉瞪了他一眼恐他往下還說寶玉會意隨即便換過口來說道林妹〻這几日因身上不爽快恐怕又病板嘴故此着急落泪我勸解了一會子才來了一則道謝二則舊的一[illegible]個人在房里坐着只管發悶寶釵說妹〻怕病悶固然是正理也不過是在那飲食

居穿脱衣服冷熱上加些小心就是了為什庅傷起
心來呢妹〻你難道不知傷心難免不傷氣血精神
把要緊的傷了反到要受病的罷（麼）咧（尔）妹〻你細想〻
黛玉說姐〻說的狠是我何常自已不知道呢只因
我這几年姐〻是看見的那一年不病一兩場病的
我怕〻的了見了藥吃了見效不見效一鬧見先就
頭疼發悪心怎庅不叫我怕病呢寶釵說雖然如此
說却也不該傷心到是覺着身上不爽快反自已勉

強扎掙着出來各處走走瞧瞧把心鬆散鬆散比在屋里悶坐着還強呢傷心是自己添病的大毛病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乏倦只是要歪着心里也是為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偏牛着他些些尋事情作一般里兒也混過去了妹妹別惱我說越怕越有鬼寶玉聽說忙問道寶姐姐鬼在那里呢我怎麼看不見一個兒惹得衆人鬨然大笑寶釵說道獃小爺這是比語的話那里真有鬼呢認真的果有鬼你又該

駭哭了黛玉因此笑道姐〻說的狠是狠該說他誰叫他嘴快寶玉說有人說我不是你就樂了你這會子心里也不懊惱了偺們也該走罷于是彼此又說笑了一回二人辭了寶釵出來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自已回家這且不提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環哥之物忙忙接下心中甚喜滿口誇奬人人都說寶姑娘會行事狠大方今日看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家送到並不遺漏

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搭拉嘴子他都想到寔在的可敬若是那林姑娘也罷麼也沒人給他送東西帶什麼來即或有人帶了來他也只是揀着那有勢力有体面的人頭見跟前才送去那里还臨的到我們娘兒們身上呢可見人會行事真真的露着另別另樣的好趙姨媽因環哥兒得了東西深為得意不住的托在掌上擺弄瞧看一回想寶釵乃係王夫人之表姪女特要在王夫人跟前賣好兒自已

叠叠歇歇的拿着那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一
傍説道这是他寶姑娘才給環哥他兄弟送来的他
年軽軽的人想的週到我還給了送東西的小丫頭
二百錢听見説姨太太也給太太送来了不知是什
広東西你們瞧瞧这一個門里頭这就是兩分兒能
有多少呢怪不的老太太同太太都誇他疼他果然
招人愛説着將抱的東西遞過去與王夫人瞧誰知
王夫人頭也沒抬手也沒伸只口内説了一声好給

環哥兒碩罷咧並無正眼看一看趙姨娘因招了一鼻子灰滿肚氣惱無精打彩的回至自已房中將東西丟在一邊說了許多的労兒三巴兒四不着要的一套閑話也無人問他他却自已咕嘟着嘴一邊子坐着可見趙姨娘為人小器糊塗饒得了東西反說許多令人不入耳未厭的閑話也怨不得探春生氣看不起他閑話休題且說寶釵送東西的了頭回來說也有道謝的也有賞賜的獨有給巧姐兒送的那

一分兒仍舊拿回來了寶釵一見不知何意便問為什麼這一分兒沒送去呢還是送了去沒收呢鶯兒說我方才給環哥送東西去的時候見璉二奶奶往老太太房里去了我說璉二奶奶不在家知道交給誰呢所以沒有送去寶釵說你也太糊塗了二奶奶不在家難道平兒豐兒也不在家不成你只管交給他們收下等璉二奶奶回來自有他們告訴就是了必定要你當面交給才算麼鶯兒听了復又拿着東西

出了園子往鳳姐處去在路上走着便對拿東西的老婆子説早知道一就事兒送去不完了省得又跑這一淌老婆子説閑着也是白閑着借此出來曠曠也好罷咧只是姑娘你今日來回各處走了好些路兒想是不慣乏了咱們送了這個可就完了一打總兒再歇着二人説着話兒到了鳳姐處送了東西回來見寶釵寶釵問道你見了璉二奶奶沒有鶯兒説我沒有見寶釵説想是二奶奶還沒回來麽丫頭説

回是回來了因豊兒對我說璉二奶〻自老太〻屋里回房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一臉的怒氣吽了平兒去唧〻咕〻的說話也不吽人聽見連我都攆出來了你不必去見等我替你回一聲兒就是了因此便着豊兒他拿進去回了出來說二奶〻說給你們姑娘道生受賞了我們一吊錢不我就回來了寶釵聽了自已納了一會子悶也想不出鳳姐是為什麼有氣這也不表且說襲人見寶玉便問你怎麼不曠

就回來了你原說約着林姑娘你們兩個同到寶姑娘處道謝去可去了沒有寶玉說你別問我原說是要會着林姑娘同去的誰知到了家他在房里守着東西狠〻的不自在呢我也知道林姑娘的那些原〻故〻的又不好直問他又不好說他只裝不知道兒搭訕着說別的寬解了他一會子才好了然後方拉了他同到了寶姐〻那里道了謝說了一會子閑話方散了我又送他到家我才回來了襲人說你看送林

姑娘的東西比送你的是多是少還是一樣呢寶玉說比送我的多着一兩倍呢襲人說這才是明白人會行事寶姑娘他想別的姐妹等都有親的熱的跟着有人送東西惟有林姑娘離家二三千里的遠又無有一個親人在這里那有人送東西況且他們兩個不但是親戚還是干姐妹難道你不知道林姑娘去年曾認過薛姨太〻作干媽的論理多給他些〻也是該的寶玉笑說你就是會評事的一個公道老兒

說着話兒便叫小丫頭取了拐枕來要在床上歪着襲人說你不出去了我有一句話告訴你寶玉便問什庅話襲人說素日璉二奶〻待我狠好你是知道的他自從病了一大場之後如今又好了我早就想着要到那里看〻去只因為璉二爺在家不方便始終總沒有去聞說璉二爺不在家你今日又不往那裡去而且初秋天氣不冷不熱一則看二奶〻盡個禮省得日後見了受他的數落二則借此也賸一賸

你同他們看着家我去〻就來晴雯說這却是該的難得這個巧空兒寶玉說我才為他議論寶姑娘誇他是個公道人這一件事行的又是一個週到人了襲人笑道好小爺你也不用誇我你只在家同他們好生頑好歹別睡覺看睡出病來又是我担沉重寶玉說我知道了你只管去罷言畢襲人遂到自己房里換了兩件新鮮衣服拿着把兒鏡照着抿了抿頭勻了勻臉上脂粉步出下房復有囑咐了晴雯麝月幾

句話便出了怡紅院來至沁芳橋上立住往四下里
觀看那園中的景致時至秋令秋蟬鳴于樹草虫鳴
于野見這石榴花也開敗了荷葉也將殘上來了到
是芙蓉近着河邊都發了紅鋪〻的咕嘟子襯着碧
綠的葉兒到令人可愛一壁里瞧一着壁里下了橋
不遠迎見李紈房里使換的丫頭素雲跟着[illegible]老婆
子手里捧着一個洋漆盒兒走來因見襲人便問往
那里去送的是什麼東西素雲說這是我們奶〻給

三姑娘送去的菱角鷄頭襲人説这個東西還是咱
們園子里河内採的還是外頭買来的呢[illegible]雯説这
是我們房里使喚的劉媽媽他告假瞧親戚[illegible]帶来
的孝敬奶奶因三姑娘在我們那里坐着看見了我
們奶奶叫人剥了讓他吃他説才喝了熱茶了不吃
一會子再吃罷故此給三姑娘送了家去言畢各自
分路走了襲人遠遠的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一
個人拏着撣子在那里動手動脚的因迎着日光看

不真切至離的不遠那祝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来說道姑娘今日怎庅得工夫出来閑曠徃那里去襲人說我那里還得工夫来曠我徃瞧二奶奶家睄睄去你在这里作什庅呢那祝婆子說我在这里赶螞蜂呢今年三伏里的雨水少不知怎庅这些菓木樹上長虫子把菓子吃的吧拉眼睛的吊了好些下来可惜了兒的白仍了就是这葡萄剛成了珠兒恠好看的那螞蜂蜜蜂兒蒲蒲的圍着来宗

都咬破了这還罷了喜鵲雀兒他也来吃这個葡萄還有这一個毛病兒無論雀兒蟲兒一嘟嚕上只咬破三五個那破的水淌到好的上頭連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这些雀兒螞蜂可悪着呢故此我在这里趕姑娘你睄咱們說話的空兒沒趕就蹤了許多上来了襲人說你就是不住手的趕也趕不了許多你剛趕这里那里又来了到是告訴買辦說叫他多多的作些冷布口袋来一嘟嚕一嘟嚕的套上免得

免得翎禽草虫遭蹋而且又透風握不壞婆子笑道到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才管上那里就知道这些巧法兒呢襲人說如今这園子里这些菓品有好些種到是那樣先熟的快些老祝婆子說今方入七月的門菓子都是才紅上来要是好吃想来還得月盡頭兒才熟透了呢姑娘不信我摘一個給姑娘嚐嚐襲人正色說道这那里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一則沒有供鮮二則主子們尚然沒吃偺們如

何先吃得呢你是这府里的陳人難道連这個規矩
也不曉得広老婆子忙笑道姑娘説得有理我因為
姑娘問我我白这樣説口内暗説道勾了我方才幸
虧是在这里趕螞蜂若是順着手兒摘一個嚐嚐呌
他看見還了得了襲人説我方才告訴你要口袋的
話你就回一回二奶奶呌管事的去(作)罷言畢遂一直
的出了園子的門就到鳳姐这里來了正是鳳姐與(平)
見議論賈璉之事因見襲人他是輕易不來之人又

不知是有什庅事情便連忙止住話語勉强帯笑說
道貴人從那陣風兒刮了我們这個賤地來了襲人
笑說我就知道奶奶見了我是必定要先麻犯我一
頓的我有什庅說呢但是奶奶欠安本心墊着要過
來請請安頭件璉二爺在家不便二則奶奶在病中
又怕燻煩故未敢來想奶奶素日疼愛我的那個分
兒上自必是体諒我再不肯惱我的鳳姐兒笑道寶
兄弟屋里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兒照看也寔

在的離不開我嘗听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里還
惦着我常問我听見就很喜歡的什么似的今日見
了你我還要給你道謝呢我還捨得麻犯你嗎我的
姑娘襲人說我的奶奶若是这樣說这就是真疼我
了鳳姐拉了襲人的手讓他坐下襲人那里肯坐讓
之再三方在挨炕沿足踏上坐了平兒忙自己端了
茶来襲人說你叫小人兒們端罷勞動姑娘我到
不安一面站起接過茶来吃着一面回頭看見床沿

上放着一個大紅洋錦的
小兜肚襲人說奶奶一天七事八事的忙的不了還
有工夫作活計庅鳳姐說我本来就不會作什庅如
今病了才好又着兼家務事鬧個不清那里還有功
夫作这些呢要緊●的我都丢開了这是我往老
太太屋里請安去正遇見薛姨太太送老太太这個
洋錦老太太說这個花紅柳綠的到對給小孩子們作
小衣小裳兒的穿着到好禎呢因此我就問老祖宗

討了来了還惹的老祖宗說了好些頑話說我是老太太的命中小人見了什庅要什庅見了什庅拿什庅惹得衆人都笑了你是知道我是臉皮厚不怕說的人老祖宗只管說我只管裝听不見拿着走所以才交給平兒先給巧姐兒作件小兜肚穿着頑剩下的等消閑有工夫再作別的襲人听畢笑道也就是奶奶才能勾逼的老祖宗喜歡罷呢咧伸手拿起来一看便誇道果然好看各樣顏色都有好材料也須

得这樣的巧手的人才對況又是巧姐兒他穿的抱
了出去誰不多看一看又問道巧姐兒那里去了我
怎麼这半日沒見他平兒說方才寶姑娘那里送了
些頑的東西来他一見了很希罕就擺弄着頑要了
好一會子他奶媽兒才抱了出去想是乏了睡覺去
了襲人說巧姐兒比先前自然越發會頑了平兒說
小臉旦手吃的銀盆似的見了人就趕着笑再不得
罷人真真是我們奶奶的解悶的寶貝疙瘩兒鳳姐

便問寶兄弟在家作什庅呢襲人笑道我才是求他同晴雯他們看家我才告了假来了可是呢只顧說話我也来了好大半天了要回去了别叫寶玉在家里報怨說我屁股沉到那里就坐住了說着便立起身来告辭回怡紅院来了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平兒送出襲人回来復又把平兒叫入房中追問前事越說越氣說道二爺在外邊偷娶老婆你說你是听見二門上的小小厮們說的到底是那一個說的呢

平兒說是旺兒他說的鳳姐便命人把旺兒叫來問道你二爺在外邊買房子娶小老婆你知道么旺兒說小的終日在二門上听差如何知道二爺的事这是听見興兒告訴的鳳姐說興兒是幾時告訴你的旺兒說還是二爺沒起身的頭里告訴我的鳳姐又問興兒在那里呢旺兒說興兒在新二奶奶那里呢鳳姐聞听蒲腔怒氣啐了一口罵道下作猴兒崽子什么是新奶奶舊奶奶你就是私自封了奶奶了蒲

嘴里糊〔胡〕說這就該打嘴巴又問興兒他是跟二爺的
人他怎麽〔広〕沒有跟了二爺去呢旺兒說特留下他在
家里照看尤二姐故此未曾跟了去鳳姐听說忙的
一叠連声命旺兒快巴興兒叫了来旺兒忙忙的跑
了出去見了興兒只說二奶奶叫你呢興兒正在外
邊同小人們〔兒〕頑笑听見叫他妙在也不問旺兒二奶
奶叫我作什麽便跟了旺兒急急忙忙的来至二門
前回明進去見了鳳姐請了安旁邊侍立鳳姐一見

便先瞪了兩眼問道你們主子奴才在外面幹的好事你們打諒我是獃瓜不知道你是緊跟二爺的人自必深知根由你須細細的對我寔說稍有一些兒隱瞞撒謊我將你的腿打折了興兒忙跪下磕頭說奶奶問的是什麽事是我同爺幹的鳳姐罵道好小雜種你還敢來支吾我我問你二爺在外邊怎麽就說成了尤二姐怎麽買屋子治家伙怎麽娶了過來一五一十的說個明白饒你的狗命興兒聽說仔細

想了一想此事兩府皆知就是瞞着老爺太太老太
太同二奶奶不知道終久也是要知道的我如今何
若來瞞着不如告訴了他省得挨現前打受委曲再
興兒一則年幼不知事的輕重二則素日又知道鳳
姐是個潑口子連二爺還懼怕他五分三則此事原
是二爺同珍大爺蓉哥他叔侄弟兄商量着辦的與
自已無干故此把主意想定壯着胆子跪下說道奶
奶别生氣等奴才回稟奶奶听只因那府里的太老

爺的喪事上穿孝不知二爺怎庅看見過尤二姐幾次大約就看中了動了要說的心故此先同蓉哥商議求蓉哥替二爺從中調停辦理作了媒人說合事成之後還許下謝候的禮蓉哥滿應將此話轉告訴了珍大爺珍大爺告訴了珍大奶奶合尤老娘尤老娘很愿意但說是二姐從小兒已許過張家為媳如何又許二爺呢恐張家知道生出事来不妥當珍大爺笑道這算什庅大事交給我便說那張姓的小子

本是個窮苦破落戶那里見得多給他幾两銀子叫他寫張退親的休書就完了後来果然找了姓張的来如此說明寫了休書給了銀子去了二爺聞知才放心大胆的說定了又恐怕奶奶知道攔阻不依所以在外邊咱們後身兒買了幾間房子治了東西就娶過来了珍大爺還給了两[illegible]人使喚二爺時常推說給老爺辦事又說替珍大爺張羅事都是些支吾的謊話竟是在外頭住着從前原是娘兒三個住着

還要商量給尤三姐說人家又許下厚聘嫁他如今尤三姐也死了只剩下尤老娘跟着尤二姐住着作伴見呢这是一徃從前的寔話並不敢隱瞞一句說畢復又磕頭鳳姐听了这一片言詞只氣得痴呆了半天面如金紙兩支吊稍子眼越發直竪起来了渾身乱战半晌連話也說不上来只是發怔猛一低頭見興兒在地下跪着便說道这也沒你的大不是但只是二爺在外邊行这樣的事你也該早些告訴我才

是這却很該打因你肯寔說不撒謊且饒恕你這一
次興兒說未能早回奶〻這是奴才該死便叩頭有
聲鳳姐說你去罷興兒才立身要走鳳姐又說叫你
時須要快來不可遠去興兒連〻答應了几個是就
出去了到外面伸了〔伸〕舌頭說勾了我的了差一差兒沒
有捱一頓好打暗自後悔不該告訴旺兒又愁二爺
回來怎庅見各自害怕這也不題且說鳳姐見興兒
出去回頭向平兒說方才興兒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没有平兒說我都聽見了鳳姐說天下那有這樣沒
臉的男人吃着碗里看着鍋里見一個愛一個真成
了喂不飽的狗寔在的是個棄舊憐新的個壞貨只
是可惜這五六品的頂帶給他〻別想着俗說語的
家花那有野花的香的話他要信了這個話可就大
錯了多早晚在外面鬧一個很沒臉親戚朋友見不
得的事出來他才罷手呢平兒一旁勸道奶〻生氣
却是該的但奶〻的身子才好了也不可過于氣惱

看二爺自從鮑二的女人那一件事之後到很收了
心好了呢如今為什庅又幹起這樣事來這都是珍
大爺他的不是鳳姐說珍大爺故然有不是也總因
偺們那位下作不堪的爺他眼饞人家才引誘他罷
咧俗語說的牛不吃水也强按頭庅平兒說珍大爺
幹這樣事珍大奶奶也該攔着不依才是鳳姐說可
是這話咧珍大奶奶也不想一想把一個妹子要許
几家子弟才好先許了姓張的今又嫁了姓賈的天

下的男人都死絕了都嫁了賈家來難道賈家的衣飯這樣好不成這不是說幸而那一個沒臉的尤三姐知道好歹早早兒的死了若是不死將來不是嫁寶玉就是嫁環哥兒呢總也不給那妹子留一些兒體面叫妹子日後怎麼抬頭豎臉的見人呢妹子好歹也罷咧那妹子本來也不是他親的而且聽見說原是個渾（混）賬爛桃难道珍大奶奶現作着命婦家中有這樣的一個打嘴獻世的妹子也不 知道羞臊躲避

着些反到大面兒上揚名打鼓的在這門里丟醜也
不怕笑話麼再者珍大爺也是作官的人別的律例
不知道也罷了連個服中娶親停妻再娶使不得的
規矩他也不知道不成你替他細想一想他幹的這
件事是疼兄弟還是害兄弟呢平兒說珍大爺只唯
服前叫兄弟喜歡也不管日後的輕重干係了鳳姐
兒冷笑道這是什麼叫兄弟喜歡這是給他毒藥吃
呢若論親叔伯兄弟中他年紀又最大又居長不知

教道兄弟學好反引誘兄弟學不長進担罪名兒日後鬧出事來他在一邊干沿兒上站着看熱鬧真〻我要罵也罵不出口來再者他那邊府里的醜事壞名兒已經叫人聽不上了必定也叫兄弟學他一樣才好顯不出他的醜來這是什庅作哥〻的道理到不如撒泡尿浸死了替大老爺死了到罷咧活着作什庅呢你瞞東府里大老爺那樣厚德吃齋念佛行善怎庅反得了這樣一個兒子孫子大概是好風水都

是他老人家一個人全擔盡了平兒說想來不錯若
不然怎麽這樣差着格兒呢鳳姐說這件事幸而老
太〻老爺太〻不知道倘或吹到這几位耳朶里去
不但偺們那沒出息的二爺捱打受駡就是珍大爺
和珍大奶〻也〻不〻不住要吃不了要攬着走呢連說
果珍叔鬧了半天連午飯也推頭疼沒過去吃平兒
看此光景越說越氣勸道奶〻也煞一煞氣事從緩
來等二爺回來慢〻的再商量就是了鳳姐聽了此

言便從鼻孔内哼了兩聲冷笑道好罷咧等爺回來可就遲了平兒便跪在地下再三苦勸安慰了一會子鳳姐才畧消了些〻氣惱喝了口茶喘息了良久便要了拐枕歪(在)床上閉着眼睛打主意平兒見鳳姐兒滲着方退出去偏有不董(懂)眼的几起子回事的人來都被豐兒攆出去了又有賈母處着瑪瑙來問二奶〻為什麽不吃飯老太〻不放心着我來瞧來了鳳姐知是賈母處打發人來遂勉强起來說我佪(不過)有些〻

頭疼並沒別的病請老太〻放心我已經備盃了一備垂
兒好了言畢打發來人去後却自已一個人將前事
從頭至尾細〻的盤筭多時得了一個一計害三賢
的狠主意出來自已暗想須須得如此如此方妥主
意已定也不告訴平兒反外面作出嘻笑自若無事
的光景並不露出惱恨妬嫉之意于是叫了頭傳了
來旺來吩咐令他明日傳喚匠役人等收拾東廂房
表糊鋪設等語平兒與衆人皆不知爲何原故要知

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閙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至平安州偏節度廵边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来相見時事情辦妥回程已是將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他偏傳各色匠役收拾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

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一早要到女娘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原故告訴了眾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二姐門前扣門鮑二家開了門興兒笑說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听了這話頂梁骨走了直魂忙飛跑進內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吃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礼相見于是忙整衣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纔

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鳳姐頭上皆是素白銀器身穿月白緞襖青緞披風白綾素裙眉湾柳葉高吊兩稍目横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清素如九秋之菊周瑞家的旺兒家的二人攙入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萬福張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遠接望恕失迎之罪說着便福了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命丫嬛拿褥子來便行礼說奴家年輕自從到了這里

凡事皆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訓奴亦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有便行下礼去鳳姐忙下坐來以礼相还口内忙說皆曰奴家婦人之見一味劝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躭憂此皆是你我之痴心怎奈二爺錯會我意眠花卧柳之事瞞奴或可今娶姐姐作二房之大事亦人间之大禮也不曾对奴說奴也曾劝過二爺早行此礼以備生育

不想二爺反以奴為那等嫉妬之婦私自行此大事
並未説知使奴有冤难訴惟天地可表前于十月之
先奴已風聞恐二爺不樂遂不敢先説今可巧遠行
在外故奴家親自拜見过还求姐姐体諒奴心起動
大駕挪室家中你我姐妹同房同處彼此合心諫劝二
爺慎重事務保養身体方是大理若姐姐在外奴家
在内奴虽愚賤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
聞知亦甚不雅有碍二爺名声要緊到是談論奴家

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名節全在姐姐身上那起
下人之言未免見我素習持家太嚴背後加減些言
語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樣人物豈可信真若我實
有不好之處上頭三層公婆又有無数姐妹妯娌況
賈府世代名家豈能容我至今日不想今日二爺私
娶姐姐在外若是別人則怨我則以為幸此正是天
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們侮毀謗故生此事我今來姐
姐進去和我一樣同居同處同公例同侍公婆同諫

丈夫喜則同喜悲則同悲情同骨肉親如姐妹不但那起小人見了自悔從前錯認了我就是二爺來家一見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不免暗悔所以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從前之名一洗無餘了若姐姐不隨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姐梳頭洗臉只求姐姐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無怨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也不免滴下泪

來二人对見了礼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礼尤二姐見他打扮不俗舉止品貌不凡料定是平兒連忙起身挽住只叫妹妹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樣的人鳳姐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礼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別如此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內取出四尺上色尺頭四对金珠簪环來為拜礼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对訴已以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說怨不得別人如今只求

姐姐疼我等語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他作是個極好的人下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情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為知已又見周瑞媳婦等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亏心太直了惹人怨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不允之理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里怎樣鳳姐道這有何难姐姐的箱籠細軟之物着小子

們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还叫人看着姐姐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里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也来的日子浅又不曾當家是事不明白如书体何敢作主竟這几件箱籠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庅東西那也不过是二爺的鳳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佳着尤二姐穿帶了二人携手上車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說我們家的規矩

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孝內娶你會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有一個園子極大姊妹們住着輕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中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氏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走大門直奔後門而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尤氏進入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

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起動多人來看問尤二姐
一一的見過衆人見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又
一一的吩咐園中婆子了頭都不許在外走了風声
惹老太太太太知道了我先要你們死命園中的婆子
了頭都素懼鳳姐的又已賈璉国孝家孝中所行之事
知道関係非常都不敢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
收養兩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
那边已收拾了房屋況在服中不好揭揚自是正理

只得尚下權住几天鳳姐又变法將他的了頭一概
退去又將自己的一個了頭送来與他使喚又暗暗
吩咐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
概和你們算賬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在話下且說
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他如何這等賢惠起来
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
好到也安心樂業的自謂得其所矣誰想三日之後
了頭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喚起来尤二姐因說沒了

頭油了你去回声大奶奶拿些来用善姐便道二奶奶你怎広不知好歹没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边太太那边太太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來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説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裡又有這些家務交加親友的調慶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一人之手一個心一個口裡調度那里爲這

点子小事去煩瑣他我劝你能着些兒罢偺們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這是他亘古少有的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人听見這話不知怎樣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頭死不死活不活的你又敢怎庅樣呢一夕話說的尤二姐垂了頭自想有這一說少不的將就些罢了那善姐漸漸的飯也不端来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来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說过兩次他反先乱叫起来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

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五日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姐姐不絕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等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婆子們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開我的眼还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七二姐見他这般的好心想道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曲到教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

捲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听細事將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原来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嫖賭不理生業家私花尽父親攆他出来現在賭錢厰存身他父親受了尤婆十兩銀子退了親身這女婿尚不知道原来這小彩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命他將張華勾来養活命他寫一張狀子只管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之中背旨瞞親

仗財倚勢強逼退親停妻再娶等語這張華也深知
如利害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癩
狗扶不上墻頭的種子你細細的說給他便告我們
家謀反也沒事的不过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
告大了我這里自然能勾平息的旺兒領命只得細
說與張華鳳姐又吩附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
詞去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我自有道理旺兒听了他
作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的名子說你

只管告来往過付一應詞唆二爺作事都是我張華

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紙狀子次日便

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察院坐堂見狀上是告

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名只得遣人去賈府

傳旺兒来对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

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門口等候見了

青衣青衣反迎上去笑道驚動衆位兄弟的事

犯了說不得快来套上罢中青衣不敢只說你老

走罷別鬧了于是来至堂上跪了察院命將狀子
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磕頭說道這事小的盡
知小的主人寔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
意攀扯小的在內其中还有別人求老爺再問
張華磕頭道虽还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
他下人旺兒故意急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云
来這是朝廷公堂之上憑是主子也要說云来的
張華便說云賈蓉来察院听了無法只得去傳賈

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听告了起来便忙将王信叫来告訴他此事命他把察院各處張声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点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収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説張華原係無頼拖欠了賈府銀両誑捏虛詞誣頼良人那都察院又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説了一声此時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題此事且傳賈蓉对詞且説賈

蓉正忙着賈珍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了
你們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要緊賈蓉慌了忙
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就防了這一着只虧他好大胆
子即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点察院又命家
人去对詞正商議之間人回榮府里二奶奶來了賈
珍听了這個到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
鳳姐已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
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

好生伺候你姑娘吩咐他們殺牲口預备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别處去了这里鳳姐帶着賈蓉走進上房尤氏正迎了出来見鳳姐氣色不善忙笑說什庅事情这等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去道你尤家的了頭沒人要了偷着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不成你就愿意給也要三媒六証大家說明成個體統纔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人送来了这

會子被人家告我們我又是個沒脚蟹這官場中都
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〻来了你
們家幹了什麼不是你們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
〻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作這個圈套要擠我出
去如今偺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来偺們
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
我就走路一面說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見官
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姑娘嬸〻息怒鳳姐

一面又罵賈蓉天雷劈腦子五鬼分尸的沒良心的
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的
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营生來了你
那死娘的陰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还敢來劝
我哭罵着揚手就打賈蓉忙磕頭說嬸子别動氣仔
細手等我自已打嬸子别生氣說着自已举手左右
開弓自已打了一頓嘴巴又自已問着自已說以後
可再顧三不顧四的混管閑事不管了已後还单听

叔叔的話不听嬸子的話不了乖人又是劝又要笑
又不敢笑鳳姐滾倒尤氏怀裡嚎天慟地又放悲声
只說給好兄弟娶親我不惱為什広使他背旨親〔逆〕將
混賬名兒給我背着偺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
拿来再者咱們只過去見了老太太和衆族人大家
公議我既不賢良又不容丈夫娶親買妾只給我一
紙休書我就〔即〕刻就走你妹妹我親身接了來家生怕
老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婢〕的

住在園里我這里赶着收拾房子和我的一樣只等
老太太太太知道了原想着接過来大家安分守已
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誰知人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
們幹的是什庅事我一槩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
急了縱然我出去見官也丢的是你們賈家的臉少
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銀子拿去打点如今把我的
人还鎖在那里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来放声又哭
出祖宗爹媽来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個

麵團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並（尤氏）無別話只罵賈蓉孽
障種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說不好使不得鳳
姐兒听說哭着兩手搬着尤氏的臉緊对着問道你
發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呢不然他給你
嚼子啣着呢為什庅你不告訴我去你若告訴了我
這会子怎得經官動府鬧到這步田地你這会子还
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如裡壯你但凢
是個好的他們怎的鬧出這些事来你又没才幹没

口齒沒嘴的葫蘆似的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圖賢良
名兒揔是他們也不怕你也不听你的說話着啐了
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樣你不信問問跟我
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等他們听是呢叫我怎庅樣
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听着罵了来姬妾了妚
媳婦已是烏壓壓的跪了一地陪求哭說二奶奶最
圣明的虽是我們奶奶的不是也給留個臉說着捧
上茶来鳳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

蓉出去請大哥哥來我當面問問他親大爺的孝纔
五七侄兒就娶親這個礼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
学着日後教道子侄賈蓉只跪着磕頭說這事原不
與我父母相干都是兒子唆着叔叔作的我父亲並
不知道如今我父親正要出殡嬸子要鬧了起來兒
子也是個死只求嬸子責罰兒子兒子謹領這官司
还求嬸子料理料理兒子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子是
何等樣人豈不知胳膊只折在袖子裡兒子糊塗死

了既作了这不肖的事就同那猫兒狗兒一般𡣍子
既教訓了就不和兒子一般見識了少不得还要𡣍
子費心費力将外頭的事壓住才好原是𡣍子有这
個不肖的兒子既惹了禍少不得委屈还要疼兒子
説着又磕頭不絶鳳姐見他毋子这樣也再难往前
施展了只得又轉过一付形容言談来與尤氏反陪
礼説我是個年輕不知事的人一听見有人告訴了
把我唬昏了不知方才怎樣得罪了嫂子了可是蓉

兒說的肐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体量我还要嫂子轉替哥哥說声先把這官司按下去才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子放心橫竪一点兒連累不着叔叔嬸嬸方才說用过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娘兒們打点五百兩銀子與嬸子送过去才好補上不然豈有反叫嬸子又添上虧空名兒越發我們該死了但还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子还週全方便別提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

我的頭幹了事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虽然是個獃子也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絕後我豈不比嫂子更怕他絕後嫂子的妹子就是我的妹妹一樣我一听見这話連夜喜欢的連覺也睡不着赶着傳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到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到說奶奶太好性兒了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〻太〻看是怎樣再收拾房子接去也不遲我听了这話教我要

打要罵的總都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称我的意偏打
我的嘴半路裡又跑出一个張華來告了狀了我听
見了唬的兩夜沒合〻眼見又不敢声張只得求人
去打听这張華是个什庅人这樣大胆子打听了兩
日誰知是个無賴的花子我年輕不知事反定了說
他告什庅到是小子們說二奶〻原是許了他的他
如今正在个急了的時侯凍死餓死也是一个死現
在有这个理他抓着總然死了死的到比凍死餓死

还值些怎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作的太急了國

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

再娶一層罪俗語說的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扯下

為他一個窮瘋了的人什庅作不出來况且他

又拿着這滿礼不告也有个成告等語不成[的庅]嫂子說我便是

個韓信張良听了這話也把智謀唬回去了你

凡弟又不在家又没個商議少不得拿錢去墊補

誰知越使錢越被人拿住刀把兒了越發來訖

起来了我是耗子尾把上長瘡多少濃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来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着急我們自然有道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过是個窮急了故捨命去告偺們如今我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認個誣告不定之罪咱們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冷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㑺一不㑺二的作些事出来原来你竟糊塗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

且打𠀍官司来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個人
既是無賴之徒銀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尋事故訛
詐倘又叨噔起来這事雖然咱們不怕到底躭心擱
不住他說既無毛病為什麼反給我銀子這事終久
不了之局賈蓉原是個明白人听如此一說便笑道
我还有個主意来說是非人都是是非者這事还得
我了去才好如今我竟去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一定要
人或是他息了事得銀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

我去劝我二姊叫他出来仍去嫁張華去他若説
不去我們這里少不得給他鳳姐忙道虽如此說我断
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断不肯叫他出去好侄
兒你若疼我只能可給他些銀子不為是要賈蓉深知鳳
姐口虽如此說心却是巴不得本人出去他却作矣
良人如今只得怎說怎依鳳姐劝歡喜了又說外頭
好處了家里終久怎広樣你也同我过去回明才是
尤是氏又慌了忙拉鳳姐討主意如何撒謊才好鳳

姐冷笑道既没這本事誰叫你幹這事這会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怎庅擺弄我我还是一片痴心說不得等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與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是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見了你妹妹很好又是親上作親我愿意娶來作二房皆因他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

子又恨难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又係]奈無家無業、寔难等[为情]的所以我的主意接了進来已經厢房収拾云来了暫且住着等滿了孝再圓房伏着我這不怕燥的臉死活賴去有了是[事]也尋不着你們了你們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齐咲說到底是嬸子寬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过去拜謝尤氏忙命了頭們伏侍鳳姐東裝洗臉又擺酒飯親自遞酒揀[揀]菜鳳姐也不多坐執意回去了進园中来

將此事告于尤二姐又說我怎広操心打听又怎広設法子須得如此如此方能救下衆人無罪少不得我去折開這個魚頭大家纔好要知端詳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着鳳姐去回方是大礼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一個不是〻往你身上推的說着大家先來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姊妹們說笑

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来忙覷着
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怜見的鳳姐上来咲
道老祖宗到细〻的看〻好不好說着忙拉二姐說這是
太婆〻快磕頭二姐忙行了大礼展拜起来又指着衆
姊妹說這是某人〻〻你先認了太〻瞧過了再見礼二
姐聽了一〻又從新故意的问過垂頭站在傍邉賈母
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问你姓什么今年十几了鳳姐
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别问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因帶

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〻肉皮兒
衆人都抿嘴笑著只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
命琥珀拿出手來我瞧〻鴛鴦又揭起裙子來賈母
瞧畢摘下眼鏡來咲道竟是个齊全孩子我看比你
俊些鳳姐聽說笑着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
五一十細〻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悲心先許他
進來住下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說〻這有什庅
不是既你這樣賢良很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

聽了磕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个女人一同帶去見太々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里住居鳳姐一面使人暗々的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的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胆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親我們皆

是親戚擾到家裡任着是真並無嫁娶之說皆因張
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与方誣賴小的〻主人那些
察院都和賈王兩家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
無賴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趕出來慶兒在
外替張華打点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親原是你
家定的你只管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于是又告王
信那邊又透了消息与察院〻便批張華借欠賈宅
之銀令其限內按數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

回又傳了他父親來當堂批准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
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
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嫂子幹事不明並無合那家
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
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從小曾與人指腹為婚又沒
退斷使人混告了尤氏聽了只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
怎麼沒准鳳姐在傍又說張華的口供上現說不曾見
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母說過一次並沒

應准親家母死了你們就接進去作二房如此沒作對証只好由他去混說幸爾璉二爺不在家不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好送回去豈不傷臉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強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不如送給他去那里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母說我母親實於某年某月日給了他十兩銀子退准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

無法只得應着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
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体統便回了賈珍賈珍暗暗遣人
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
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个由頭你死無
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
肯去還賞你些銀子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到是
好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
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

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控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已
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
著張華代回二姐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站
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著還妥當
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
事告訴了別人或是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
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与外人去的
因此悔之不及復又想了一條主意出來吩咐旺兒遣人

尋著了他或訛他作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算計誣務要將張華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聲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作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扯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

自此方丢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異常竟比親姐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完回来先到了新房已竟悄悄的關鎖只有一个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跌足少不得来見賈赦与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个十七歲的丫嬛名喚秋桐者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衆人回来見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

誰知鳳姐兒他反不是往日的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
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
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个媳婦坐車往那邊接了來
心中一刺未除又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呑聲忍氣將好顏
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
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也心中暗暗的納罕那日已是
十二月賈珍起身先拜了宗祠然後過來拜辭賈母等
人合族中人直送到洒淚亭方回獨賈璉賈蓉二人送

出三日三夜方回一路上賈珍命他好生收心治家等語
二人口內答應也說些大禮套話不必繁絮且說鳳姐
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只是心中又懷别意無人
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
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作女孩兒就不干淨又和姐夫有
些手脚沒人要的个東西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
的我聽見這話氣了个倒仰察是誰說的又查不出來
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丟了魚頭

兒來折說了兩遍便自己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
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秋
桐自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僭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
在眼裡豈肯容他張口况又是先奸後娶沒漢子要的
娼婦也來要我的強鳳姐兒聽了暗樂尤二姐聽了暗
愧暗怒暗氣鳳姐既裝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了每日
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
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时

有时無只說与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廚内另做了湯水与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了鳳姐說奶〻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這樣好菜好飯浪著不吃却往花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反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著了又暗恨秋桐難以出口園中姐妹如李紈迎春惜春等人皆為鳳姐是好意然寶黛一干人暗為二姐耽心雖都不便多事而憐他為人和都還

怜恤他每人都和他叙起话来尤二姐便满眼抹泪又不
敢报怨凤姐儿又并未露出一点坏形来贾琏来家
时见了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日已来因贾赦姬
妾丫鬟最多贾琏每怀不轨之心只未敢下手如这秋
桐辈等人皆是恨老爷年迈昏愦贪多嚼不烂没
的留下这些人作什么因此除了几个知礼的有耻馀
者或看与二门上小么们嘲戏的甚至于与贾琏眉来眼
去相偷期者只惧贾赦之威未曾到手这秋桐便和贾

璉有舊從未來過一次今日天緣湊巧竟賞了他真是一
對烈火干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里折得開那
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的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
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自己且抽頭用借
劍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鬥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已再殺秋桐
主意已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年輕不知事他現是
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
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

罵說奶〻是軟弱人那寺賢惠却作不來奶〻把素日的威風怎都沒了奶〻寬弘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淫婦作一回他纔知道鳳姐在屋裡自粧不敢出聲兒氣的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〻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巧之時他便悄〻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慣會作死的成天家嚎喪背地里咒二奶〻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

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〻倒這樣爭

風吃醋的可是個賤骨頭因此漸〻的便不大喜歡衆

人見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踐起來弄得這尤二姐

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

姐看他這般与他排解〻〻那尤二姐原是個花為腸肚

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

暗氣便懨〻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黄瘦下

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小妹子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〻

你為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個虧休信那妬婦花言
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狡詐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
若妹子在世斷不肯叫你進來既進來亦不容他這樣
此亦係理數應然你我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
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妬婦一同歸至
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
憐惜尤二姐泣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即係
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隨我去忍奈若天見憐使我

好了豈不兩全小妹笑道姐〻你終是个癡人自古天網恢〻踈而不漏天道好還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至于麀聚之亂天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之當然奴亦無怨小妹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泣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了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天見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這命不保何況于他賈璉亦泣說你只管放心我

請名人來醫治于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亦謀幹了軍前去効力好討蔭封的小廝們走去便請了个姓胡的太醫號君榮進來胗脈看了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說已是三月庚信不來又常作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々尤二姐少不得又從帳內伸出手來胡君榮又胗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由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々將金面畧

露一露醫生看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
將帳子撇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魂已飛
上九天通身麻木一無所知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
問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餘血凝結如今只以
下迂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命人送
了藥礼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
誰知竟將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于是血行不止
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

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榮〻〻聽了早已捲包逃
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生成虧弱受胎以來想
是着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劑如
今大人元氣十分傷其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
行還要一些閑言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急的
賈璉查是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了出來便打了半
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只說咱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
了一个又遇見這樣沒本事的大夫于是天地前燒香禮拜

自已道陳禱告說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並不稱賛賈璉与秋桐時在一處鳳姐又作湯作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罵平兒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樣我因多病了你却無病也不見懷个胎如今二奶奶這樣都因偺們無福或犯了什麽冲了他這樣因又叫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說係屬兎的陰人冲犯了大家算將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屬兎說他冲的秋桐近見

買趕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着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
已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說他如此冲了亂姐兒
又勸他說你暫且別處躲幾个月再來秋桐便氣的
哭罵道理那起瞎舌的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
河水怎麼就冲了他好个愛八哥兒在外頭甚麼人不見
偏我來了就白眉赤眼那里來的孩子他不過指著
哄我們的那个棉花耳躲的爺罷了縱有孩子也不知姓
張姓李奶奶喜歡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老了誰不成

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到還是一点攙雜沒有

的家人又要哭又不敢哭可巧邢夫人過来請安秋桐便

哭告邢夫人說二爺二奶ゝ要攆我回去沒了安身之處太

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慌的數落了鳳姐兒一陣

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種子憑他怎麼不好是你父親給

的為个外来的攆他連老子沒有你要攆他不如还你父

親去到好說著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索性走到他

窗戶根底下大罵起来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

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來瞧他又悄悄的勸他好生養病不要理那畜生尤二姐拉他哭道姐姐我從到了這裡多虧姐姐照應為我姐姐也不知受了多少閒氣我若逃的出命來我必答報姐姐的恩德只怕我逃不出命來也只好等來生罷平兒也不禁滴下淚說道想來都是我坑了你我原是一片痴心從沒瞞他的話既聽見你在外頭豈有不告訴他的誰知生出這些個事來尤二姐忙道姐姐這話錯了若姐姐便不告訴他他豈

有聽不出來的不過是姐姐說的在先況且我也一心進
來方成个体統与姐姐何干二人哭了一回平兒又囑咐
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歇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
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況胎已打下
已無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到還干淨常聽
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
畢掙扎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
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幾次狠命直著脖子方咽了下去

于是連忙將衣服首飾穿帶的齊齊整整便在炕上
倘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晨丫嬛媳婦們
見他不叫人樂得且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
看不過說丫頭們你們只就配沒人心的打著罵著
使也罷了一个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
也該拿出个樣兒来別太過逾餘了墻倒眾人推丫
嬛聽了急推房门進去看时却穿的齊齊整整死在炕
上于是方唬慌了喊叫起来平兒進来看不禁大哭

衆人雖素昔惧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温和怜下比
鳳姐原强如今死了誰不傷心落泪只不敢与鳳姐看
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屍大哭不止鳳姐也假
意的哭狠心的妹々你怎麽丢下我去了辜負我的心
尤氏賈蓉等也來哭了一場勸住賈璉々便回了夫
討了梨香院停放五日挪到鉄檻寺去王夫人依允
賈璉忙命人開了梨香院的门收拾出正房来停靈
賈璉嫌後门出靈不像便對梨香院的正墻上通街開

了一個大门兩邊搭棚安壇場作佛事用軟榻鋪了
錦緞衾褥將二姐抬上榻去用衾單蓋了八个小厮和
幾个媳婦圍隨從內子墻一帶抬往梨香院來那裡
已請下天文生預備揭起衾單一看只見尤二姐面色
如生比活着還美賈璉又摟着大哭只叫奶〻你死的
不明都是我坑了你了賈蓉忙上來勸說叔〻嘆着些
兒哦這是姨娘自己無福說着又向南指大觀園的界
墻賈璉會意只悄〻的跌脚說我忽畧了終久我查出

來替你報仇天文生回奶〻卒于今日卯時晉出不得或
是三日或是七日方可明日寅時入殮大吉賈璉道三日
斷乎使不得竟是七日曰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使
多傳等到外頭還放五七做大道場纔掩靈明兒往南
去下葬天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
哭一場衆族中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
子治辦棺槨喪禮鳳姐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〻太
太說我病著忌三房不許我去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

大觀園中來遠過羣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隱隱的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老病死的孩子不燒了一撒也認真的開喪破土的起來既是二房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去或一燒或亂葬地上埋了完事鳳姐笑道可是這話我也不敢勸他正說著丫嬛來請鳳姐說二爺等著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只得來了便問他什麼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咱們的月例一月趕不上一月雞兒吃

了過年粮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銀子你還
作夢呢這裡還有二三十兩銀子你要就拿去說著命平
兒拿了出來遞与賈璉指著賈母有話又去了恨的賈璉
無話可說只得開了尤氏箱櫃去拿自己的梯己及開了箱
櫃一滴無存只有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
裳都是尤二姐素昔所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起來自
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廝丫嬛來拿自己
提著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是好笑忙將二百兩一包碎

銀子偷了出來到廂房拉住賈璉悄悄遞與他說你別
作踐好你要哭外頭多少哭不了又跑了這裡來點眼
賈璉聽說便說你說的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裙子遞
与平兒說這是他家常穿的你好生替我收著作個念
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拿了銀子与衣服走
來命人先去買板好的又貴中的又不要賈璉騎馬自去
要瞧至晚間來指了一付好板進來價銀五百兩賒著連夜
趕造一面分派了人口穿孝守靈晚間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

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塡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晝夜天天僧道不斷作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合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墳上點了一个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因又年近歲畢

諸務帽集不等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个人名单子来共有八個二十五歲單身的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等裡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来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几个應該配的怎奈各人皆有原故第一个鴛鴦發誓不願意出去自從那日之後一項総未和寶玉說話也不肯盛粧濃飾因此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意思相強第二個琥珀現在又有疾病這一次是不能的了彩雲因為近日和賈環分崩了也

染了無醫的病症就只有鳳姐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几个大丫頭配出去了其餘的丫頭年紀未足令他們外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為鳳姐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著過年過節又出來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雖得了工夫怎奈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氣病了柳五兒接〻連〻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

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外間房咭咭呱呱咲
聲不斷襲人因咲說你快出去解救晴雯和麝月兩
個人按住温都里在那那里陽肢呢寳玉聽了忙披上灰
鼠袄子出来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大衣也未
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艶紬小袄紅紬小衣紅睡鞋披
着頭髮騎在雄奴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
衣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雄奴却仰在炕上穿着撒
花的紧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乱蹬咲的喘不過氣來

寶玉忙咲説兩個大的欺負一个小的等我助力説著也上
床來胳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丢下雄奴和寶玉
對抓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向他肋下抓動襲人
笑道仔細凍著了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到好笑忽有李
紈打發了碧月來説昨兒晚上奶奶在這里把塊手帕子忘
了不知可在這里小燕説有有我在地下拾了起來不知是
那一位的纔洗了出來晾着還未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
滚因咲道到是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到

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麼不預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預把兩個姨娘合琴姑娘也賓住了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寂寞了兩個姨娘今年過了到明年冬天都去了又更寂寞呢你瞧寶姑娘那里出了去一个香菱就冷清了多少把个雲姑娘落了單正說着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詩寶玉聽了忙問那里的好詩翠縷笑道姑娘們都在沁芳園亭上你去了便知寶玉忙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

琴探春都在那里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咲說這
會子還不起來咱们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人作興如今正是
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咲道
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恰好萬物逢春皆主
生盛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寶
玉点頭說狠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又說咱们此時就訪
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纔好說着一齊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
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紙上寫着桃花行一篇曰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粧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香（湘）簾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花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霧裏煙封一萬株　烘樓照壁紅模糊　天機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影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可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泪　若將人泪比桃花
泪自長流花自媚　泪眼觀花泪易乾　泪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泪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卻滾下泪來便知出自黛玉因此落泪
又怕眾人看見又忙自己擦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
道現是我作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般口氣調迥乎
不像~~蘅蕪~~琴妹妹之体所以不信寶釵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

部首〻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紅綻
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媚語寶玉咲道固然
如此說但我知道姐〻斷〻不許妹〻有此傷悼語句妹〻
雖有此才是斷不肯作的比不得林妹〻曾經離喪
作此哀音衆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与
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
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林黛
玉就為社主次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

黛玉說大家就要奄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從
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也落套比不得你這首古風須
得再擬正說著人回舅太太來了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
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夫人陪着說話吃飯畢又
陪入園中來各處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
是探春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个小太監送了几件玩
器合家皆有壽儀自不必细說飯罷探春換了礼服
各處去行禮黛玉笑向衆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

总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的少不得都要
陪他在老太〻太〻跟前頑笑一日如何得個空兒因此改
至初五這日衆姐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
信到了寶玉請安畢將請賈母的安禀拆開念与賈
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其餘家
信事務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衆人聽說六〻七
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与保寧侯
之子為妻擇于五月初十日過门鳳姐又忙着張羅常三五

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一並請衆甥男
甥女閒頑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
四人同鳳姐去衆人不敢違背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
來五人作辭去了一日掌灯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
刻襲人便乘机勸他收一收心閑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
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是第一件字是
第二件到那時總然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寶玉
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下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

道何從沒收着你今見不在家我就拿出來了共數了一
數纔有五六十篇這三四年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
不成依我說從明日起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
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概看的過去寶玉聽
了忙的自己又親撿了一遍實搪塞不在去便說明日為始
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安息次日起來梳洗了便
在窗下研墨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他只當病了忙使人
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先將早起清晨的

工夫遠了出来再作别的因此出来遲了賈母聽說便十分歡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来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處中来說明原故王夫人便說臨陣磨鎗也中用有這會子著急的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頑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来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這裡賈母也說怕急出病来探春寶釵等都笑說老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去就完

了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賈母
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來必問
寶玉的工課寶玉肯分心恐臨期吃了虧因此自己只裝
作不耐煩把詩社便不起也不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寶釵
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己也每日加
工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集湊出許
多來這日正算再得上五十篇也就混的過去誰知紫
鵑走來送了一卷東西與寶玉拆開看時却是一色老油

竹紙上臨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与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寶玉合紫鵑作了一个揖又親自来道謝了史湘雲寶琴二人皆亦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足工課亦足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所應讀之書又温理過幾次正是天〻用工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蹋了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 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来如此算去至冬底方能回来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擱過一邊仍然照舊游蕩時值暮春之際史湘雲無聊因見柳花

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殘吐　捲起半簾香霧　纖手自拈來

空使鵑啼燕妒　且住　且住　莫使春光別去

自己作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与寶釵看了又來找黛玉〻〻看畢笑道好也新鮮有趣我卻不能湘雲笑道偺們這几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作填詞改个樣兒豈不新鮮些〻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說的極是我如今便請他們去說著一面吩咐預備了几色

菓点之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衆人這里他二人便擬了
柳絮為題又限出几个調来寫了綰在壁上衆人来看时
以柳絮為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史湘雲的稱賞了一
回寶玉笑道這詞上我到平常少不得也要胡謅起来
於是大家拈鬮寶釵便拈得了臨江仙寶琴拈得了西江
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寶玉拈得
蝶戀花紫鵑炷了一枝夢甜香大家思索起来一时黛玉
有了寫完接着寶琴寶釵都有了他三人寫完互相

看时寳釵便咲道我先瞧完了你们的再瞧我的探春咲道暖喲今兒這香怎麽這樣快已剩了三分了我纔有了半首又問寳玉可有了寳玉雖作了些只是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作回頭看香已將盡了李紈等都咲道這筭輸了蕉丫頭的半首且寫了出来探春聽說忙寫了出来衆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　徒垂絡絡絲　也難綰繫也難羈

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咲道這却也将作何不續上寶玉見香没了情願認輸不肯免強塞責將筆擱下来瞧這半首見没完時反到動了興開了机乃提筆續道是

落去君休惜　飛來我自知　鶯愁蝶倦晚芳時

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眾人咲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將也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唐多令道是

粉墮百花洲　香殘燕子樓　一團團逐對成毬

飄泊亦如人命薄　空繾綣　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　韶華竟白頭　嘆今生誰拾誰收　嫁與東風春不管　憑爾去　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点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固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道是

漢苑零星有限　隋堤點綴無窮　三春事業付東風　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　誰家香雪簾櫳　江南江北一般同　偏是離人恨重

眾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壯悲要誰家兩句最
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
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然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
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未必合你們的意
思眾人笑道不要太謙我們且賞鑒〻〻自然是好的因
看這一首臨江仙道是

白玉堂前春舞解　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讚道好一个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又看

底下道是

蜂團蝶陣亂紛紛　幾曾隨逝水　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　任他隨聚隨分　韶華休笑本

無根　好風頻借力　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絕都說果然翻得好氣力自然是這首

爲尊纏綿悲感讓瀟湘妃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

薛蕉下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探春笑道我自然受

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紈道不要忙這是

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一聲响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唬了一跳丫嬛們出去瞧時簾外丫嬛嚷道一个大蝴蝶風箏掛在竹稍上了衆丫嬛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拿下他來寶玉等听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的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裏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單他有這个不成我不管

我且會起來探春道紫鵑也學小氣了你们一般的也有這會子拾人家走了的不怕忌諱黛玉笑道可是誰放晦氣的快拿出去罷把咱们的拿出來咱们的拿出來咱们也放晦氣紫鵑聽了忙命小丫頭子们將這風箏送與園门上值日的婆子去倘有人來找好給他去這里小丫頭子们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腳都忙着拿出一个美人風箏來也有搬高凳去的也有綑剪子股的也有撥籰子的寶

釵等都立在院门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
寶琴咲道你這个不大好看不如三姐〻那一个軟翅
子大鳳凰好寶釵咲道果然回頭向翠墨咲道你去
把你們的拿来也放〻翠墨咲嘻〻的果然取去了寳玉
又興頭起来也打發个小丫頭子去了半天空手回来
咲道晴姑娘昨兒放走了寳玉道我從没放一遭兒
呢探春咲道横竪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寳玉道也
罷再把那个大螃蟹拿来罷丫頭去了同了幾个人

扛

扛了个美人風子来說道襲人說昨兒把螃蠏給了三

爺了這一个是林大娘纔送来的放這一个罷寶玉細

看了一回只見這个美人做的十分精巧心中歡喜便命

放起来此時探春的也取来了翠墨帶著幾个小丫

頭子们在那里山坡上已放了起来寶琴也命人將自

已的一个大紅蝙蝠也取来寶釵也取了一个来却是一

連七个大雁的都放起来了獨有寶玉的美人兒放

不起去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天只起房

高便落下来了急的寳玉頭上出汗衆人又笑寳玉恨
的擲在地下指着風箏道若不是个美人我一頓脚跺
个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出去另使人拴了頂
線就好了寳玉一面使人拿去拴頂線一面又取一个来放
大家都仰面而看天上這幾个風箏都起在半空中
去了一時丫頭們又拿了許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来
頑了一回紫鵑笑道這一回的勁大姑娘来放罷黛玉
聽說用手帕墊着手頓了一頓果然風緊力大接過籰子

来隨着風箏的勢將篗子一鬆只聽一陣豁剌剌的响登時篗子線盡黛玉因讓眾人来放眾人都咲道各人都有你先請罷黛玉咲道這一放雖有趣只是不忍李紈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是放晦氣你更該多放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紫鵑咲道我們姑娘越發小氣了那一年不放幾个子今兒忽然又心疼了姑娘不放等我放說着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来齊篗子根下寸絲

不留路蹬一截鉸斷咲道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
去了那風箏飄〻遥〻只管往后退了去一时只有雞蛋大
小展眼只剩了一点黑星兒再展眼便不見了衆人皆仰
面睃眼說有趣〻〻寶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若
落在有人煙處被小孩子们得了還好若落在荒郊
野外無人煙處我替他寂寞想起來把我這个放去
叫他倆個作伴兒罷於是也用剪子鉸斷照前放了去
探春正要剪自已的鳳凰只見天上也有个鳳凰道

這也不知是誰家的衆人都咲說且別鉸你的看他到
像要来鏡的樣子說着只見那鳳凰絞在一處衆人[illegible]
要往下收線那一家也要收線止不開交又見一个門扇
大的玲瓏喜字兒帶着响鞭在半天如鐘鳴一般也逼
近来衆人咲道這一个也来鏡〻且別收讓他三个絞在
一處到也有趣呢說着那喜字果然与這兩个鳳凰絞
在一處三下齊收乱頓誰知線都斷了那三个風箏飄
飄颻〻都去了衆人拍手哄然一咲說到有趣兒可不

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些黛玉說我的風箏也
放去了我也乏了我也要歇〻去了寶釵說且等我們放
了去大家好散說著看姊妹們都放去了大家方散
黛玉回房歪著養精神要知端的且聽下回便見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政回京之後諸事完畢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心衰又因在外几年離別今得宴然復聚于庭室自覺喜幸不盡一槩大小事務一槩發付于度外只是看書閑了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理面母子夫妻共叙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

初二日乃賈母八旬之慶又因親友全来恐筵席擺
設不開便早同賈赦政賈珍賈璉等商議定了于
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府各開
筵宴寧國府中单請男客大观园中収拾出綴錦閣
并嘉蔭堂几處大地方作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
馬王公并公主郡主王妃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
日便是閣下都府督鎮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請官長
誥命及遠近親友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宴初二日

是賈政初三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合族長幼大小
共湊的家宴初五是賴大林之孝等共湊一日自七
月上旬送壽礼便絡繹不絶礼部奉旨欽賜金玉如
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四个帑黄金千两元春又
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茄南珠一串
福壽香一合金錠二对艮錠女二对釆緞十二疋玉杯
四支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之家凡
素有来往者莫不有礼不能勝記堂屋内設下大卓

案鋪了紅毡凡慶壽之物都擺上請賈母过目賈母
先一二日还高興过來睄睄後來煩了也不过目只
説叫凤了頭收了改日閑了再睄至廿八日兩府中
俱懸燈結彩屏開鸞凤褥隱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
衢越巷寧府中本日只有南安王北静王永昌駙馬
樂善郡王并几個公候世交應襲榮府中南安太妃
北静王妃并几位世交的公候誥命賈母等皆是按
品大粧迎接大家厮見先請入大观园内嘉蔭堂茶

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
纔入席上面兩桌席是兩位王妃下面依次便是衆
公侯的誥命左边下首一席陪客是錦鄉侯的誥
命與臨昌伯的誥命右边下首一席方是賈母的坐
位邢王二夫人帶領尤氏是凤姐并族中几个媳婦兩
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
衆媳婦都在竹簾外伺候上菜上酒周端家的帶領
几个丫頭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来的人早又有

人管領别處去了一時台上叅了竭台下一色十二
亇未畄髮的小子伺候須臾一小厮捧了戲单至堦
下先遞与田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绕遞与林之教
家的用一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来遞与尤氏的使
妾配凤〻接了绕遞与尤氏〻托着走至上席南安
太妃太妃讓了一回点了一齣吉祥的戲然後又讓
了一回北静王妃也点了一齣申人又讓了一回绕
罢了少時菜已四献湯始一道跟来的人拿出賞来

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来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宝玉賈母咲道今日凡處廟裡念佛保安延寿經他跪經去了又問眾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姊妹病的病弱的弱見人腼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待了一班在那边厛上陪着他姨娘的姊妹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这樣叫人請去賈母回頭命凤姐去把史薛林三位姑娘代来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罢凤姐答應了来至賈母这边只

見他姊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呢宝玉也纔從廟裡回
来凤姐說了宝釵姐妹与黛玉探春湘雲五人来至
同乗人大家見了不用請安問好讓坐等事乗人也有
見过的还有一兩家不曽見过的都斉声誇獎不絶
人非艸木見此数人焉淂不湮涎称妙其中湘雲最
熟南安太妃曰笑道你在这里听我来了也不出来
还等請去我明兒合你叔〻算賬曰一手来拉探春
一手拉看宝釵問几歲了又連〻誇讚曰又鬆了他

兩个又拉着代玉宝琴也着实細看極誇一回又咲道都是好的㕸我誇那一个是早有人將备用礼物打点出五分来金玉戒指各五个𢇁串五串南安太妃咲道别咲話留着賞了頭们罢丟人忙拜謝过北静王妃也有五樣礼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园中畧曠了一曠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辞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来実在使不淂因此恕我竟先告别了賈母等听說也不便久留大家又說了一

回送至园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畧坐了一坐
也就告辞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
劳乏了一日次日便不出来会人一應都是邢王二
夫人會待那些世家子弟拜寿的只在所上行礼賈
赦賈政賈珍等會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这几
日尤氏晚间也不回那府里去白日待客晚间陪賈
母頑笑又帮着凤姐料理出入大小器皿以及收放
賞禮事務晚间在李紈房中歇宿这日晚间扶侍过

賈母的晚飯賈母說你们也去了我也去了早些尋
点子吃的歇ゝ去明兒还要起早鬧呢尤氏答應首
退了出来到凤姐房里来吃飯鳳姐在楼上看首人
収送礼的圍屏只有平兒在房里与凤姐疊衣服尤
氏曰同〔問〕你們奶ゝ吃了飯没有平兒笑道吃飯豈有
不請奶ゝ去的尤氏笑道既这様我别処找吃的去
餓的我受不淂了說首就走平兒忙笑道奶ゝ請回
来这里有点心且点補一点兒回来再吃飯尤氏笑

道你們忙的这樣我園子里和他姐妹们鬧去一面就去了罷平兒留不住只得罢了且說尤氏一逕（直）来至园中只見园中正門与各处角门仍未关犹弔（點）着各色彩灯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人那丫頭走入班房竟沒有一个人影兒回来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这丫頭應了去到门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之所到了这里只有兩个婆子分菜菓吃呢因問那一位奶奶在这里東府里奶奶立等

一位奶〻有話吩咐這兩个婆子只顧分菜又听見是東府里的奶〻不大放在心上回就面說管家奶奶才散了小了頭道散了你們家里傳他去婆子道我们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了頭听了道嗳喲〻這可反了怎庅你们不傳去哄那新来的怎庅哄起我来了素日你们不傳誰傳這会子打听了梯己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们爭首狗顛兒似的傳去不知誰是賣

呢璉二奶：要傳你們也這庅田兩个婆子一則吃
酒了二則被這个了頭揭桃急了便羞怒了曰田口道
扯你的燥我們的事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曾揭挑我
們你想：你那老子娘在那边管家卩們跟前比我
們还更会涵呢什庅清水下杂面你吃我也見的事
各家门各家户你有本事揭桃你家人去我們这边
你还早呢了頭听了氣白了臉曰說道好：这話狼
好一面進来田話尤氏早已入园来曰過見襲人宝

琴湘雲三人同肴地藏菴的两个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呢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端了几樣葷素点心出来与尤氏吃两个姑子宝琴湘雲都吃茶仍說故事那小了頭一逕找了来氣狠狠的把方才話都說出来尤氏听了冷笑道這是两个什庅人两个姑子並宝琴湘雲听了生怕尤氏生氣忙劝道沒有的事必定是听錯了那个姑子笑着推這了頭道你這孩子好性氣那糊塗老婆子們的話你也不該来

回才是咱們奶〻萬金之身劳之了几天黃湯辣水
沒吃咱們哄他喜欢一会还不得一半兒說这些話
作什庅襲人也忙笑拉出他去說好妹〻你且出去
歇〻我打發人去叫他們去尤氏說你不要叫別人
你去就叫这婆子来到那边把他們家的凤兒叫来
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說偏不要你両个姑子忙立
起身来說奶〻素日寛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
〻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宝琴湘雲也都笑劝尤氏道

不為老太：千秋我不依且放自就是了說話之间襲人早又遣了一个了頭去到园门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了頭將這話告訴周瑞家的周瑞家的垂不曾事曰他仗自是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体面心性乖滑常令在各処現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欢他：今日听了這話忙的跑入怡紅院來一面飛走一面口内說道可氣坏了奶：了可是使不得我們家里如今慣的太不堪了偏生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几

个耳底子且等过了这几日再算賬尤氏見了他便
咲道周姐〻你来有个理你說〻这早晚园门大開
着明灯蠟烛出入的人又杂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
得回此时該班的人吹灯関门誰知一个人牙也没
有周瑞家的道这还了得了前兒二奶〻分付了他
们了說几日事多人杂一晚就関门吹灯不是园里
的人不許放進去今兒就没了人这事过几日必要
打几个才好尤氏又說小〻了頭子的話周瑞家的道

道奶〻不要生氣等过了事兒我告訴管事的打他
个臭死只閣他們只叫他們說这各家门各家户我便了這会子
已竟經叫他們吹了灯閉上正门和角门子了只見那凤
姐打發人来請尤氏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才吃
了几个餑〻了請你奶〻吃罢一时周瑞家的得便
出去便把方才的事田了凤姐又說这两个婆子就
是管家奶〻拟的时常我们和他說話就是狼虫一
般奶〻若不戒飾飭大奶〻臉上过不去凤姐道既

这広省祀記省兩个的名字等过兩天綑了到那府里
凴大嫂子開發或是打几下子或是施恩饒了他們
隨他去就是了周瑞家的巴不得一声兒因素日与
这几个人不睦出来便命一个小厮到林之孝家的
傳凤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的進来見大奶〻一
面人〻傳立刻綑起这兩个婆子来交到馬棚里派人
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有什広事此时已竟点灯忙
坐車進来先見凤姐至二门上傳進話去了頭們出

来說奶〻已竟歇下了大奶〻在園子里吽大娘見〻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淂進园子里来至稲香村了环们回進尤氏听了反过不去忙喚進来回咲道我不过為找人找不肖回向你既去了也不是什広大事誰又把你吽進来吽你白跑一淌不大的事已竟撂開手了林之孝家的也咲道二奶〻打發人傳我說奶〻有話吩咐尤氏道这是那里話只当你没去白向你这是誰又多事告訴了凤丫頭大約周

姐〻說的你家去歇自罢没什庅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又捆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淂回身出园去可巧遇見趙姨娘趙姨娘因咲道噯哟〻我的嫂子这会子还不家去歇〻还跑此什庅林之孝家的便咲道何曾没家去的因如此这般又進来了又是个齊頭故事趙姨娘原是个好察听的且素日又与管事的女人们交好互相連絡作首尾方才之事已經闻淂八九听林之孝家的如此說便如此这般告訴了

林之孝家的一遍林之孝家的听了咲道原来如此也值
一个屁開恩呢就不理論若心窄呢也不过打几下
子就完了趙姨娘道我的嫂子事又不大可見他们也
太張狂了些巴巴的傳進你来明明的戲弄你要咲
你快快歇去明兒还有事呢也不由你吃茶了說畢
林之孝家的出来到了側门前就有方才兩个老婆
子的女兒上来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咲道你这孩
子好糊塗誰叫你娘吃酒昏了惹出来的事連我也

不知道二奶：打發人綑他連我还有不是呢我替誰討情去这兩个小了頭子才八九歲原不知事只管哭啼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無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门路不去却纏我你姐：現給了那边大太太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过去告訴你姐：叫親家娘求大太：什庅完不了的事一語提醒了这个了頭那个了頭还求林之孝家的啐道胡塗攮的他过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没有个单放了他媽又只打你

媽似的說畢坐車去了这一个小丫頭子果然过来
告訴了他姐〻和費婆說了这費婆起先也与过時
只因賈母近来不作与邢夫人所以連这边的也減
了威勢凡賈政有些体面的人那边各〻虎視耽〻
这費婆倚老賣老仗着邢夫人的勢常吃酒嘴里胡乱罵怨
的出氣如今賈母慶壽这樣大事干看人家逞才賣
技辦事呼幺喝六弄手脚心里早已不自在雖淋言
闲語乱鬧这边的人也不和他較量如今听見周瑞

家的告了他親家母越發火上澆油仗着酒興指着隔斷了的墻大罵了一陣便走上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并沒有不是說过了這兩日還要打求太太我那親家也是七八十歲的老婆子和二奶奶說饒他這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鴛鴦之後討了沒意思後來見賈母越發冷淡了他鳳姐的体面反勝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要見他姐妹賈母又獨令探春出來迎春竟似有如無自己心里早怨忿不樂只是使不

出来又值这一干小人在側他們中心嫉妬抉怨之
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事調撥主人先不过
是告那边奴才後来漸次告到凤姐說凤姐只哄着
老太太喜歡了好就中作威作福轄治着璉二卩調
唆二太太把这边正經太太到不放在心上後来又
告到王夫人說老太太不喜欢太太都是二太太和
二奶奶調唆的邢夫人縂是鈇心銅胆的人婦人家
終不免生些嫌疑之心近日因此着实恶絶凤姐今

又听見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到短次至日一早見过賈母申族中人到齐生●席開戲賈母高與又見今日無遠親都是自己族中子姪輩只穿自便衣出来堂上受礼當中独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己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矮橙宝釵宝琴代玉湘云迎探惜姐妹等圍繞囙賈㻞之母帶了喜鸞賈瓊之母也帯了女兒四姐兒生渴又好几事与申不同心中欢喜便命他两个也过来榻前同坐宝

玉都在榻上腳下追腿首席便是薛姨娘下边两溜皆
順首房頭輩数坐下去簾外两廊都是族中男客也
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後方是男客行
礼賈母歪在榻上只說是免了罢早已都行完了然
後賴大等代領衆家人從仪门直跪在大厛上磕頭
礼畢又是衆家人媳婦然後是各家的了环足鬧了
两三頓飯时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来在当院子里
放了生賈赦等焚了糸与天地寿星紙方飲酒鬧戲

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来歇息命们他取便回命
凤姐留下喜鸞四姐頑兩日再去凤姐出来便他和
母親說他兩个的母親素日都承凤姐看雇也巴不
得一声兒他兩丁也愿意在园裡頑要至晚便不回
家了邢夫人至只晚间散时当自車入陪咲和凤姐
求情說听見昨兒晚上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
娘子綑了兩个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広罪論理
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还捨錢捨

米周貧濟老咱們家先到拷打起老人家来了不看
我的臉权且看老太太的好日子放了他們罷說畢
上車去了凤姐听了这話当着許多人又羞又氣一
时抓尋不着頭脳蹩的臉紫漲起来回頭向賴家的
咲道这是那里的話昨兒因為这里的人得罪了那
府里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仍讓他發放
並不為得罪了我这又是誰的耳報神这麽快王夫
人回问為什麽事凤姐兒笑將昨日的事說了尤氏

回咲笑道連我也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凤姐道我
原為你臉上过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过是个理就
如我在你那里有人淂罪了我你自然送了来等我
開發憑他什庅好奴才到底錯不过这裡理去这又不
知誰过去没的献勤兒这也当作一件事情去說王
夫人說你太〻說的是就是珍兒媳婦也不是外人
也不用这些虛礼老太〻的千秋要謹放了他們為
是說旬回頭便命他們放了那兩个婆子凤姐由不

得越想越氣越愧遂恢心不竟滚下泪來曰賭氣回房哭泣又不肯使人知覺偏賈母打發了琥珀来叫立等有説話琥珀見了吔(咤)意(異)道好：的這是什庅原故里(那裡)立等有你呢凤姐听了忙擦干了眼泪洗臉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过来賈母曰向(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宗有圍屏凤姐道共有十六家有圍屏有十二家大的四架小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圍屏十二扇是紅緞子刺絲滿床笏一

萬壽嵩的是頭等还有與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还罢了賈母道既是这樣这兩樣別動好生放着我要給人的凤姐兒答應了鴛鴦忽过来向凤姐臉上只管細瞧引得賈母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怎麼他的眼睛腫〻的所以我咤異賈母听說便叫進前來覷着眼看凤姐笑道才覺得一陣癢揉腫了些兒鴛鴦笑道別是又受了誰的氣了凤姐笑道誰敢給我氣受便受了氣老太〻的好日子我

也不敢哭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飯你在這裡
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个帮
着兩个師父替我揀豆兒你們也積〻壽前兒你姐
妹們和宝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〻別說我偏
了說話时先摆上一桌子素的兩个姑子吃了然後
摆上葷的賈母吃畢抬出外间尤氏凤姐二人正吃
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也叫来跟着他二人吃
畢洗手点上香捧过一升豆子来兩个姑子先念了

佛偈然後方一个々的揀在簸籮裡每揀一个念一声佛明日煮熟了在十字街上結寿緣賈母歪着听两个姑子說此々佛家的因果善事夗央早已听見琥珀說凤姐兒哭之一事又和平兒跟前打听得原故晚间散时便回說二奶々还是哭的那边大太々当着人給二奶々没臉来着賈母問為什庅原故夗央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这才是凤丫頭知礼处难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把一家子的主子都得罪了

也不管罢這是大太：素日沒好氣不好發作以今
兒着拿着這个作法子明是当着人給凤姐沒臉罢
了說着只見宝琴等進来也就不說了賈母因问你
在那里来宝琴道在园里林姐：屋里大家說話来
賈母忽想起一事忙喚过一个老婆子来分付他园
里各处的女人跟前分付分付留下的喜鸾四姐兒就
和家里們的姑娘就是一樣大家照看經心些找知
道咱們家的男：女：都是一个富貴心兩支体面

眼未必把他刀ㄉ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他们我听
了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夗央說我說我說
去罢他们那里听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园子里来
先到了稻香林村中李紈尤氏都不在那里了丫鬟们說
在三姑娘那里夗央回身又来至曉翠軒里見园中
人都在那里說笑見他来了都笑說你这会子跑了
来作什広又讓他坐夗央笑道不許我也曠：広于
是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听了即刻把

各房的了頭〻兒喚了來令他們傳与衆人知道不在話下這里尤氏笑說老太〻也太想的到实在我們年軽力壮的人細上十个也趕不上李紈道凤了頭仗着鬼聰明不离脚踪兒不遠偺們是不能了妃央道罢哟还提凤了頭呢他可憐見的雖然這几年在老太〻跟前沒个錯縫暗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摠而言之為人是难作的若太老实了沒有个机变公婆又嫌太老实了家里人又不怕若有机变未

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偺們家里更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字号的奶〻們心满意足都不知要怎広樣才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里嚼舌根就是桃三窩四的我怕太〻生氣一点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来大家别想过清净日子这不是三姑娘听自老太〻偏疼宝玉有人背地里怨言还罢了筭是偏心如今老太〻偏疼你我也是不好这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里較量得許多我說到不如小人家

人少的好雖然人少寒苦些到是娘兒們欢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这樣人家人多外頭看着我們千金萬金小姐何等快樂除不知这里說不出来的煩难更利害宝玉道誰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常劝你揔别听那些偽話想那些偽事各自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們沒这清福應該濁闹的尤氏道誰都像你真是一心無罣碍只知道和姐妹們頑咲餓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还是这樣一点子什広後事

也不慮宝玉道我能勾和姐妹們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咲道這可又是胡說就算你是个沒出息的終老在這里难道姐妹不出去的尤氏咲道怨不得人都說他是空長了个胎子究竟是个又傻又獃的宝玉道人事莫定知道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死也算遂心串人不等說完便說可是又瘋了別合他說話才好若合他說話不是獃語就是瘋話喜鸞因咲道二哥哥你別這

樣說等这里姐〻們果然都出來了門擯豐老太〻
太〻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見李紈尤氏等都咲道
姑娘也別說獃話难道你是不出門的这話誰說的
喜鸞也低了頭当下已是起更時分大家各自都歸房
安息衆人都且不提且說兒央一逕回來剛至院门
前只見角门虛掩猶未上拴此時院内無人來往只
有該班房中灯光掩映微月半天兒央又曾有丁作
伴的也不曾提灯籠独自一个腳步又輕所以該班

人皆不理会偏生又要小解因下了甬路尋微草處至一岩後大椿樹陰下来剛过石後只聽一陣衣裳响嚇了一跳不小定睛一看只見兩个人在那里見他来了便往樹叢石後藏躲兒夬眼尖趁月色見準有一个穿紅裙子梳鬅頭的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中的司棋兒夬只当他和別的小孩子也在此小解見自己来了故意藏了恐嚇着頑兒夬因便咲叫道司棋你不快出来嚇着我：就喊当賊拏了这们大

了頭也沒个黑家向日的只曾磒不殼这本是𡚱央
的戲語叫他出来誰知他賊人胆虛只当𡚱央已看
見他的首尾生恐叫喊出来使申人知竟更不好了
素日𡚱央又和自已親厚不比别人便從後跑出来
一把拉住𡚱央便双膝跪下只說好姐〻千萬别嚷
𡚱央反不知回何忙〻拉住他起来咲问这是怎庅
說司棋滿臉紫脹又流下泪来𡚱央再一回想那一
个人影恍惚像一个小厮心下便猜着了八九自已

反羞的面紅过耳又怕起来[illegible]定了一回神悄间那一个是誰司棋復跪下道是我姑旧兄弟夗央啐了一口道要死要死司棋又回頭悄說道你不用藏自姐：已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厮听了只浔也從樹後爬出来磕頭如搗蒜夗央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们的性命都在姐：身上只求姐：超生要緊夗央道你放心我横竪不告訴一人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角门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出去了上鎖

罢咒央正被司棋拉住不淂脱身听見如此說便接
声說我这里有事略等〻我出来了司棋只淂鬆了
手讓他去了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倚強羞說病　来旺婦倚勢覇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犹紅心内突突的真是意外之事囙想这事非常若說出来奸盗相連関係人命还保不住代累了傍人横竪与自己無干且藏在心内不說与一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命大家安息从此後凡晚間便不大往园裡去因思园中尚有这等奇事何况別處因此連別處也不大輕走動了原

来那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住時從小兒戲言便都定下將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風流時常司棋回家二人眉来眼去舊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裡外買囑園内老婆子們留道今日趁乱方初次入巷雖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共付表記已有無限風情了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子早穿花度栁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後悔不来

直至次日見了妃央　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道不
去心内怀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居恍惚挨了两日竟
不見動静方畧放了心这日晚上忽有个婆子来悄
悄告訴他道你兄弟已逃走了三四天没歸家如今
四下里找他呢司棋听了氣的倒仰因思道總是關
了出来也該死在一處他自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
見是个没情義的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
内不快百般支持一頭睡倒懨懨成了大病妃央聞

知那边走了一个小子司棋又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惧罪之故生怕我説出来方嚇得这樣日而自已反过意不去指着来看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已立身發誓与司棋听説我要告訴一个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别白喪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説我的姐姐咱們從小兒耳鬢厮磨你不曾拏我當外人待我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逆一脚走錯你若果然不告訴一个人你就是我親娘

一様從此後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好之後
把你立个灵牌我天〻焚香礼拜保佑你一生福寿
双全我若死了时变驴变馬荅报你俗語說千里長
棚没个不散筵席再过三二年咱們都是要离这里
的俗語說浮萍尚有相逢日豈可人無見面时倘或
日後咱們遇見了时我又怎应报你德一面說一面
哭这一夕話反把他央說的酸也哭了曰点頭道正
是你我又不是管事的人何苦我坏你的声名我自

去歡勸況這事我自已也难開口向人説你只放心
從此好了可要安分守已再不許行了司棋在枕边
点頭不絶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来因知賈璉
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聲色怠惰情了些不似往日一
樣也順路来望候進入鳳姐院中来二門上人見是
他来便立身待他進去鴛鴦剛入堂屋中只見平兒
從裡間出来見了他便忙上来悄声笑道才吃了一
口飯歇了午覺你且這屋里坐着鴛鴦听了只得同

平兒往東边房里来小丫嬛鬟倒了茶来夗央因悄問你
奶々这兩日是怎庅了我只看他懶々的平兒見問
因房内無人便嘆道他这懶々的也不是一日了这有
一月之前便是这樣又兼这兩日忙亂了这几天又受
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来这兩天比先又添了些病
所以支持不住便露出馬脚来了夗央忙道既这樣
不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々你还不知他那脾
氣的別說請大夫来吃藥我看不过白問一聲兒身上

不覺怎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还是查三訪四的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兒央說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瞧瞧是什麼病也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来摽(據)我看来也不是什麼小症候兒央忙道到是什麼病呢平兒往前又湊了一湊向耳边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个月竟瀝瀝淅淅(灑灑)沒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兒央听了忙答道嗳喲依你这話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兒忙啐一

口又悄笑道你女兒家这是怎庅說你到会咒人呢
鶯鶯見說不覺紅了臉又悄道究竟我也不知是崩
不是崩的你到忘了不成先我姐〻不是害这病死
了我也不知是什庅病無心中听見媽和親家娘說
我还納悶後来也听見媽細說原故才明白了三分
平兒笑道你知道我竟也忘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
了頭進来向平兒笑道方才朱大娘又来了我們间
了他奶〻才瞧午覺他往太〻上屋去了平兒听了

点頭夗央問那一个朱大娘平兒道就是那官媒婆朱大嫂子每曰有甚玄孫大人家要往咱們家求(作)親所以天〻來一个帖子來鬧一語未了小丫鬟進來說二爺來了說諸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喚平兒〻〻才答應迎出來賈璉已找至這間房內來至門口忽見夗央姐〻(来了便說道)今兒背依踹賭地夗央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〻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道姐〻一年辛苦到頭伏侍老太〻去我

還没看你去那里還敢劳動来看我又說巧的狠我
才要找姐〻去因為穿着这袍子热換了夹袍再过
去找姐〻不想天可怜省我一淌姐〻先在这里等
我了一面在椅子上坐下了他央就問有什么說的
賈璉未語先笑說有一件事我就忘了只怕姐〻还
記得上年老太〻生日上曾有外路来的和尚孝敬
了一个蠟油洞的佛手因老太〻愛就即刻拏过来
擺着因前日老太〻的生日我看古董賬上采有已这

一筆却不知此时这件東西落於何方古董房的人也回过我多少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一筆所以問姐〻如今还是老太〻擺着呢还是交到誰手里去了呢夗央听説便道老太〻擺了几日厭煩了就給了你們奶〻你这会子又問我連日子还記得呢是我打發老王家的送了来你忘了或是問〻你們奶奶和平兒〻正拿衣服听見此話忙出来回諸交过来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〻已經打發过人出去説

过給了这屋子里了他們預俻設記上又來叨登这
些没要紧的事貫䟱笑說既然給了你奶々我怎么
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々若告訴二爺々
又要送人好容易才留下的这会子自然忘了到說
我們昧下什么好東西没有的物兒比那强十倍的
東西也昧不下一遭兒这会子爱上那不值錢的貫䟱
低頭含笑想了一想拍手道我如今就糊塗了丢三
忘四惹人報怨竟大像先了他史笑道怨不得事情

又多口舌又雜你在喝上兩盅酒那里清楚的許多
一面就起身要去賈璉連忙站起來說道姐姐再坐
坐兄弟还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么不泡
茶來快拿毋干淨盖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
來說着向夗央道这兩日老太太的千秋所有的几
千兩銀子都使了各處房租地租都在九月內才得
这会子竟接不上明日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
預俻娘娘重陽節礼还有几家紅白大事至少还得

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时难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々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々查不着的金銀像伙偷着運出一箱子来且押千数兩銀子支騰过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来了我就贖了交还过去断不能叫姐々落不是鸳鸯听了笑道你到会変法兒虧你怎么想来賈璉笑道不是我說說若除了姐々也不有（没）人都管个几千兩銀子只是他們為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胆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

住了所以我寧撞金鐘一下不打破鼓三千一語未
了忽有賈母處小丫頭子忙忙走來找鴛鴦道老太
太找姐姐這半日我們都那裡沒找到却在這里鴛
央听說忙着去見(了)賈璉母賈璉見他去了回來瞧鳳
姐說話鳳姐已醒了听他和鴛鴦借當自己不便答
話只淌在床上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
他可應了賈璉笑說雖然未應我管這事倘或(有八九)嘗須
得晚上再和他一說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

事倘或說准了这会說的好听有了銀子时節你就丢
在脖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飢荒去倘或太太知道了
到把我这几年的臉都丢了賈璉笑道毋及你若說
定了我謝你如何鳳姐道你說謝什么賈璉道你說
要什么就謝你什么平兒一傍笑道奶奶倒不要謝
的罷止說要作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
借了来奶奶使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
道幸虧提起我来就是这樣罷了賈璉笑道你忒狠

了你們这会子别説一千兩銀子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兩只怕也难不例我不合你們借就罢了這会子煩你説合還利錢真々了不得鳳姐听了番自説道我有三千五萬不是賺的你的如今裡々外々上々下々背着我咬舌説我的不少就差你来説了可知家親引不出外鬼来我們王家可那里来的錢都是你們賈家賺的别叫我恶心了你們看着你們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子掃一掃就彀你們過

一筆子了說出来的話也不害羞現有对証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細看看比你們的那一樣是配不上的賈璉道說句頑話就急了这有什麽的就这樣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麽多的没了这還有先拿進来你使了再說如何鳳姐道我又等着含口墊被忙了什麽賈璉道何苦来这麽着不犯着肝火盛鳳姐听了又自笑道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為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

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个坟燒張帋也是姊妹一場
他雖沒留男女也要前人撒土迷〻後人的眼才是
一語倒把賈璉沒的說了低下頭打筭半晌方說道
難為你想的週全我竟忘了既是後日才用明日淂
了這个你隨便使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來旺兒媳
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說竟不
中用我說須得奶〻做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
庅事鳳姐說不是什庅大事旺兒有个小子今年十

七歲了还沒得女人因要求太〻房里的彩霞不知太〻怎庅樣就沒計較得前日太〻見彩霞大了又多災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娘隨便自已揀女婿去罷因此旺兒來求我〻想他兩家是門當戶对的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这会子來說不中用賈璉說这是什亽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媳婦哭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还看不起我們別人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看准一个媳婦我只說

求爺奶〻恩典替奴才作成了奶〻又說必肯的我就煩了人过去誰知白討了个沒趣若論起那孩子倒好与我素日合意試他心裡沒有什么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个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見賈璉在此且不作一聲只看賈璉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里把這事放在心上待若不管只看着他是鳳姐陪房且素日出过力的臉上过不去因說道什么大事只管唧〻咕〻的你放心且去我明日作媒

打發兩个有体面的待看定礼去就說我的話他十
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媳婦看見鳳姐扭（努）嘴便会
意忙爬下給賈璉磕頭賈璉忙道你自給你姑娘磕
頭我雖如此說了到底得你娘姑打發个人去叫他
女人來好和他說雖然他們必依這事也可太霸道
了鳳姐說連你还这樣施恩操心呢我反到袖手傍
觀不成旺兒家的你听見了說了这事你也給我忙
忙的完了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賬一概都

趕今年〻底下収了進来少了一个我也不依我的聲名不好在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咲道奶〻太胆小了誰敢議論奶〻若収时公道說我們还省些不大淂罪人鳳姐冷咲說我也是塲痴心白使了我真个的还等錢作什庅不過為的是日用出的多進的少这屋里没的我和你姑爺的月錢再連上四个丫頭們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还不句三五天使用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

什庅破窑里去了如今到落个放賬的破落户兒名聲既这様我就収了回来我比誰不会花錢僣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这不是様兒前兒老太〻生日太〻急了兩个月想不出法兒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没要緊的大銅錫器四五箱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才把太〻遮蓋的礼兒搪过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鳴鐘賣了五五百六十兩銀子没有半个月到有十来件大事白

填在里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〻了明兒再过一年各人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家嗳道那一位太〻奶〻頭面衣服折変了不勾过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罢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了能奈的的要像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作了一夢說来也好嗳夢見一个人虽然也面善却不知姓名找我〻問他作什么他說娘娘打發他来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位娘〻他說

的又不是咱們家的娘ゝ我就不肯給他ゝ就要上
来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媳婦咲道这是奶ゝ日裡操
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一
个小太監来說話賈璉听了忙縐眉說又是什麼話
一年他們也搬勾了鳳姐說你藏起来等我見他是
小事也只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話回他賈璉忙躲
入裡間房里去鳳姐命人带進小太監来讓他椅上
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ゝ因今日

偶見一所房子要買如今用二百兩銀子打發我来問舅奶〻家里有現成的銀子借二百兩過几日就送过来鳳姐見說咲道什庅是送来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短住再借去是一樣小太監說夏爺〻還說了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来等今年〻底下自然都一齊送过来鳳姐咲說你夏爺好小氣這也掛在心上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請了還我的不知還了多少只怕沒

有若有只會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不拘那里先支二百兩銀子來旺兒家的会意因說我別處支不動才來和奶〻支的鳳姐說你們只会里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个金項圈拿出來暫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了半日果然拿出一个金盒來裡面兩个錦袱包着打開時一个金累絲攢珠的那珠子都有蓮子大小一个點翠嵌寶石的兩个都與宮中之物不相上下一

時拿去果然拿進四百兩銀子来鳳姐命与小太監打点起一半那一半命人与了旺兒家的命他拿去办中秋節礼那太監便告辞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这里賈璉出来笑道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来了一股子賈璉道昨日周太監来張口一千兩我畧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不少这会子再發个三二萬銀子財就好了一面說話一面平兒伏侍鳳姐梳洗更衣往

賈母處去伺候晚飯這里賈璉出来将至外書房忽
見林之孝走来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才打
听淂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實賈璉道
真不真他那官将来也保不長咱們寧可踈遠他些
好林之孝說何常不是只是一時難以踈遠如今東
府里大爺和他便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来往那一
个不知賈璉道横豎不望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
打听真了来是爲什庅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

在下面椅子上且說些閑話因又說到家道艱難便趁勢兒說人口太重了不如回了太〻老爺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開恩放几家出去一則他們各有营運二則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了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时倒了少不得大家委曲些該使八个使六个該使六个使四个若各房里筭起来一年省得許多月米月錢况且裡頭女孩子們一年大似一年該

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是一件好事又淘生出人
来賈璉說我也這樣想着呢只是老爺才回家来多
少大事未回那里議到這个上頭前兒官媒来了拿
着庚帖求親太太還說老爺才還家每日歡天喜地
的說骨肉團聚忽然就提此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
且不叫題這事林之孝語(說)這也是正礼太太想的倒
是正(賈璉道)提起話我想起一件事来我們旺兒的小子要
說太太屋里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么大事不

管誰去說一声去这会子誰閑看我打發个人說一声就說我的話林之孝听了只答應着半晌嘆道依我說二爺竟别管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虽然年輕在外頭吃酒賭錢無所不為雖說都是奴才們到的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那猴子这几年我雖沒見听得这些时越發出條了何苦来白遭遢了賈璉說他小小兒們就会吃酒賭錢不成人林之孝道豈止吃酒賭錢在外頭無所不為我們看他是奶々的陪房也只

見一半不見一半罢了賈璉說我竟不知道这些事

既这樣那里还給他老婆一頓棍鎖起来再問他老

子娘林之孝咲說何必在一時那時我錯了等他再

生事我們自然回爺楚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

时林之孝出去鳳姐晚間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来

說媒那彩霞之母總不愿意見鳳姐和他說何等体

面便心不由意的满口應承出来鳳姐問賈璉可說

了沒有賈璉回說道我原要說的打听得他兒子大

不成人故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會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凤姐听說便道你听見誰說他不成人賈璉說不过是家里的人还有誰說他呢鳳姐說我們王家的人連我还不中你的意何况奴才呢我才已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竟歡天喜地的應了難道又叫上他來說不要了不成賈璉道你既說了又何必退明兒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这里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虽是

与賈环有舊尚未准今日又見旺兒每〻来求親又聞得旺兒之子吃酒賭博而且容貌醜陋心中越發懊悔生恐旺兒仗鳳姐之势一时作成終身為患不免心中急燥闇悄命他妹〻小霞進二門来找趙姨娘問个端底趙姨娘素日与彩霞契合巴不得与了賈环方有个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来每日唆賈环去討一則賈环羞口難開二則賈环也不甚在意不过是个了頭将来还有遷延着不說的意思

便丢開手無奈趙姨娘又捨不得又見他妹子來問
是晚得空便先求了賈政〻〻回說道且忙什麼等他
們再念兩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个了
頭一个与寶玉一个給环兒只是年紀还小又怕他
們悮了書所以再等一二年趙姨娘說寶玉已有了
二年老爺難道还不知道賈政聽了忙問道是誰給
的趙姨娘才要說时只听外面一声响要知端的下
回分解

紅樓夢卷七十二回終

石頭記卷七十三回

痴了頭悮拾繡香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

話說趙姨娘正和賈政說話忽听外面一声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来是外間窓屜（屉）不曾叩好吊了屈戍了鶻子下来趙姨娘罵了丫頭几句自已代領了擐叩好方進来打發賈政安息不在話下且說怡紅院宝玉方才睡下吖妚們正欲各散安息忽听有人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内的了妚名吽小

雀問他什庅事小雀不應只往房里來我寶玉只見
才睡下晴雯猶在床边坐着頑笑見他來了都問
什庅事这時候又跑了來作什庅小雀向寶玉說我
給你一个信兒方才我們奶〻这般如此在老爺跟
前說了你〻仔細老卩明日問你話說着回身就去
了襲人留他吃茶他因怕関门就去了这里寶玉听
了便如孫大圣爺听見金箍（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内
俱不是在（再）衆（着又）想彩雲想去別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

倫明日考查若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想罢
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
不題了偏又丟生了早知該天天將歹溫ゝ如今打
算ゝ肚子內現可背誦的不過李庸兩論是代註
背的出上孟就是一半夾生的若憑空提下句就不
能了下孟就有一大半不能了算起五經來因近日
作詩常把詩經讀些虽不算熟還可責塞別的雖記
得素日賈政總未吩咐過讀的就不知道也無妨至

于古文这几年讀过的左傳公羊穀梁国策漢唐等
文不过几十篇这些〻竟未温淂半篇鄉閑時也曽看
〻不过一時高興随看随忘未曽下功夫如何記淂
这時斷难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因平日深悪此道
原非圣人之制撰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禄之堦雖貫
政選过几篇命他讀的不过偶見其中或一二股内
或承題之中有作得或精致或流蕩或游戲或悲感
稍能動性立志者偶一讀之不过供一時之興趣究

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温習这个又恐明日盤結那个若温習那个又恐盤結这个一夜之功亦不能全然温習因此越添了焦燥自已讀書不知緊要代累自一房的了嬛們皆不能睡襲人麝月晴雯等几个大的自不用說在傍剪烛斟茶那些小的都困眼朦朧前仰後合起來晴雯因罵道什麽蹄子們一个黑家白日挺屍挺不勾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这腔調來了再这樣我就拿針扎你們兩下子

話猶未完只听外面咕咚一声急忙看時原来是一
个小了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在壁上了從梦中驚醒
恰正是晴雯說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
了他一下遂哭央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笑
起笑来宝玉忙劝道饒他罢原該叫他们都睡去才
是你们也該替換着睡去襲人忙道小祖宗你只顧
你的罢通共这一夜的功夫你把心暫且用在这几
本書上等过了这関由你在張羅别的去也不算悮

了什庅宝玉听他說的懇切只得又讀了讀没有几
句麝月又倒了一杯茶潤舌宝玉接茶吃了因見麝
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宝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
一件大衣裳才是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
忘了心且略對他些罢話猶未了听金星玻璃從門
外跑進來口內喊声說不好了一个人從墻上跳下
來衆人听了忙問在那里即呌起人來各处尋找晴
雯因見宝玉讀書苦惱劳一夜明日也未必妥当心

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脱此难正好忽逢此驚使出計来向宝玉說快粧病只說唬着了正中宝玉心怀因而遂傳起上夜看门人等來打着灯笼各处搜尋並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摇的樹枝錯認作人晴雯便說別放謅屁你們察的不嚴怕担不是还拿这話來支吾纔剛不是一个人見的宝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親眼見的如今宝玉唬的顔色都变了渾身發燒我如今还要

上房里去取安魂丸藥太〻問起要回明白的难道
依肖你們說就罢了衆人听了唏的不敢則声只得
又各處去找晴雯合玻璃二人果然出去要藥故意
鬧的衆人皆知宝玉肖了驚唏病了王夫人听了害
怕命人来看視給藥又吩咐各处上夜的人仔細搜
查又一面查二门外鄰園墻上夜的小厮們于是園
内灯笼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衆男
女們仔細訪查一〻考問內外上夜男女等人賈母

闻知宝玉被唬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說
我必料到有此事如今各處上夜的人都不小心还
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当下邢夫人尤
是都过来請安凤姐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听賈母
如此說都默然無所答独探春出位咲說近因鳳姐
〻身上不好这几日园内的人比先放肆了許多先
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里坐更時三四
个人聚在一處或擲骰鬪牌小頑意兒不過熬困近

来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至有頭家局主或卅吊五十吊大輸贏半月前竟有争闘相打之事賈母听了忙說你既知道為何不早回我探春說我因想着太〻多事且連日不在家鳳姐〻又病着所以無回只告訴了大嫂子和管事的戒飭过几次近日好些賈母說姑娘如何知道这里頭的利害你只知要錢常事不過怕起事争端除不知夜间既要錢保不住不吃酒既吃酒就免不得门户任意開鎖或買東西

尋張找李其中但凈人稀趁便藏賊躲盜何等事作
不出況且其園內你姊妹起居所伴者皆是了頭媳婦
們賢愚不等盜賊事小再有別事倘有沾滞関係不
小這事豈可輕怨探春听說便默默歸坐鳳姐雖未
大愈精神固比素常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說
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叫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
理家務四个媳婦來当有賈母深飭一頓賈母即刻
查了頭家睹家來出首者賞隐情不告者罰林之孝

家寺見賈母動怒誰敢徇私忙至园中傳齊了人一一盤查雖不免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个聚賭家通共廿多人都代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抄之多少原來大頭家一个就是林之孝的兩姨親家一个是园內廚房里柳家媳婦之妹一个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个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牌一並燒毁所有錢入官分散與衆人

將為首者每人四十大板攆出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廿板革去三个月月錢撲圊廁行內又將林之孝家的深飭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與他打嘴自已也沒趣迎春在坐也沒趣代玉宝釵探春見迎春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向賈母討情說这个媽媽素日原不頑的不知怎庅也偶然高興起來求看二姐姐面上饒他这次罷賈母說你們不知道大約这些奶媽子們一个个仗着哥兒姐

兒原比人有些体面他们就生事比别人更可悪專
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身經過的况且那拿一个
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个你们别管我自有道
理宝釵等听了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
都知賈母今日生氣皆不敢散回家只得在此暫候
尤氏便往凤姐処来閑話一回因他身上不自在只
淂园内尋衆姑嫂閑談邢夫人在王夫人処坐了一
回也就往园内散〻心剛至园内只見賈母房内的

小了頭名喚傻大姐的笑嘻〻的走来手内拿着花紅柳綠的東西低着頭一面瞧一面笑只顧走不妨頭一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才站住邢夫人因說这傻了頭又淂了什庅这樣喜欢拿来我看〻原来这傻了頭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来的與賈母这边提水桶掃院子專作粗活的一个了頭只因他生淂体肥面闊一双大脚作粗活爽利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行事出言常在規矩之外賈母因喜欢他

爽利又喜他出言可發一笑便取名為大傻姐常悶
来因他取笑一毫無忌避因此又叫他獃了頭他總
有失礼之処見賈母喜欢他也就無得説了也十分
淂这了頭的力若賈母不叫他時便入園内頑要今
日正在園内掏促織忽在山石背上淂了个五彩綉
香囊其華麗精致固是可爱但上面綉的並非花鳥
等物却是兩個赤條〻的男女相抱盤踞一面是几
个字了頭原不認淂是春意便心下想道敢是两个

妖精打架不然必是兩口子相打左右猜解不來正
要拿與賈母看所以笑嘻嘻一面看一面走忽看見了
邢夫人如此說便笑說太太請看一看說着便送过
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唬的連忙死緊的攥住忙問是
那里得的傻大姐說我掏促織在山子石上揀的邢
夫人道不許告訴一个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皆打
死才是皆因你素日是傻子已後再别說出來這傻
大姐听了反唬的黄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个頭獃呆

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子不便遞與
旦退在袖內心中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来且
形于声色就来至迎春堂中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
自覔無趣心中不自在忽报母親来了遂接入室中
奉茶畢邢夫人因說你这庅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
事你也不說他說如今别人都好々的偏偺們的做
出這事来什庅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带半晌荅道我
說他兩次他不听也無法况且他是个媽々只有他

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說胡說你不好原該
他說的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作小姐身分他
敢不從你就回我才是如今只等外人共知是什庅
意思再者只他放頭去就可恐怕他和你巧語花言
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活）面軟未必不週（周）
濟他些若被他偏（騙）去我是一个沒錢看你明日怎庅
过節迎春不語只低頭弄衣帶邢夫人見他这般因
冷笑說總是你好哥〻好嫂子一对赫〻揚〻璉二

爺鳳奶〻兩口子遮天蓋日百事周到竟通共一个
妹子全不在意但凡是我身上吊下來的又有一个
話說只好凭他們罷了況且你又不是我養的你雖
不是同娘所生到底是同出一父也該彼此瞻顧些
也免別人笑話我想天下事也难料定你是大老爺
跟前人養的這里探了頭也是二老爺跟前人養的
出身一樣你娘死了從前看來你兩个的娘比如今
趙姨娘強十倍呢你該比探了頭強才是怎庅反不及

他一半誰知竟不然这可不是異事到是我無兒無
女的一生干净也不能惹人恥咲談論為高傍边伺
候的媳婦們便趂机說我們的姑娘老实仁德那里
像他們三姑娘伶牙俐齒要姊妹們的强明知姐〻
这樣竟不顧恤一点兒邢夫人說連他哥〻嫂子如
是別人又作什庅呢一言未了人回璉二奶〻來了
邢夫人听了冷咲兩声命人出去說請他自去養病
我这里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小了頭來报說老

太〻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边來迎春送至院外
方回繡橘因說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支攢珠纍
金鳳竟不知那里去了回了姑娘姑娘竟不問一声
兒我說必是老媽拿去当了放頭兒姑娘不信只說
司棋收着呢叫問司棋〻〻雖病心里却明白我去
問他說沒有收起在書架子上匣子裡放着預備八
月十五日恐怕要戴呢姑娘就該問老奶〻一声只
是臉軟怕人惱如今竟無着落明日要戴時独偺們

不戴是何緣故迎春說何用問自然是他拿去暫借一肩了我只說他悄悄拿了去不过一日半晌仍就悄悄送了來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想也無益繡橘說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的性格所以才是这樣如今我有个主意我竟到二奶奶房里將此事回了他着人去要或者省事拿出几个吊來替他賠補如何迎春忙說罷罷有事好寧可沒有了何必生事繡橘說姑娘这樣軟弱都要省起

事來將來連姑娘還要騙了去呢我竟去的是說有便走迎春不好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之奶母之媳王柱兒媳婦正因他婆婆得了罪來求迎春討情听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平日迎春懦弱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綉橘立意去回鳳姐估量有脫不去的且又有求迎春之事只得進來陪笑向綉橘說姑娘你別去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几個錢沒的撈稍所以暫且借了去原打有一

半晌就賸的因想揣不过本来就悞了令兒又不知
誰走了風声弄出事来雖然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
不敢遲悞下終久是得賸的如今还要求姑娘看從
小兒吃奶的情分往老太〻那边求情救出他老人
家来才好迎春便先說好嫂子趂早打了这妄想要
等我去討情等到明年也不中用方才連宝姐林妹
〻大伙說情老太〻还不依何况是我一个人我自
已愧还愧不过来反去討燥去綉橘便說賸金凤一

事是一件說情是一件别絞在一處說难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去說情（贖金鳳）不成嫂子且取了金凤来再說王住兒家的听迎春如此拒絶他綉橘的話更利害無可回答一時臉上过不去也明知迎春的情性乃向綉橘發話道姑娘你别太怯施了你合家子算一算誰家媽媽奶子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東西偏咱們家就这樣丁是丁的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那姑娘来了太太分

付一个月儉省一兩艮子来與旧太〻去这里饒添了那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月艮子常時短了那个少了这个那不是我们供給不过大家将就些罢了算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两我们这一向子豈不白填了限呢綉橘不等他說完便啐一口說作什庅你白填了卅刄艮子且和你算〻姑娘合你要了些什庅東西迎春听見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住說罢〻〻你不能拿了金凤来不必拉三扯四的嚷我

也不要那鳳了便是太〻問我時我只說丟了也碍
不着你什麼你出去歇息〻〻一面叫繡橘倒茶來
繡橘又氣又急因說姑娘雖不怕我們是作什麼的
把姑娘的東西丟了他倒賴說姑娘使了他的不如
今竟要准折起來倘或太〻問姑娘為什麼使了這
些〻不敢是我們就中取勢了這还了得一行說一行
就哭了司棋听不过只得免强过來帮着繡橘問那
媳婦迎春劝不住只得拿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

正沒開交可巧宝釵代玉宝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不
自在齊約來安慰他走至院门听見兩三个人較口
探春從紗窓內一看只見迎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
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了頭打起簾子來报道姑
娘們來了迎春方放下書起身那媳婦見有人來又
有探春在內不劝而自止了遂趂便要溜勾子探春坐下
便向才剛說在这里說話到像办嘴迎春笑說沒有
說什庅左不过是他们小題大作罢了何必問他探

春笑說我才听見什庅金凤又是什庅沒有钱只我
們奴才要誰和奴才要钱难道姐ㄑ和奴才要钱了
不成难道姐ㄑ不是和我們一樣有月钱的一樣的
用度不成司棋綉菊〔橘〕說姑娘說的是了姑娘們都是
一樣的那一位姑娘的钱不是由着奶子媽ㄑ們使
連我們也不知道怎庅是算賬不过要東西只說一
声兒如今他要說姑娘使过頭兒他賠出許多来了
究竟姑娘和〔何〕曾和他要些什庅来探春說姐ㄑ既沒

和他要些〻什庅来探春說姐。既没和他要必定是我們或者和他要了不成你叫他進来我到要向他逗春笑說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碍何淂代累于你們探春說这到不然我姐与〻一様姐〻的事是我的一様他說姐〻即是說我〻那边的人有怨我的姐〻听見即同怨姐〻是一理偺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〻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庅就要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凤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王住媳婦生恐綉

菊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
咲說你們好糊塗如今你奶々以々已淂了不是趁此求
々二奶々把方才的尔尚未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去
就完了比不淂沒鬧出來大家都藏自留臉面如今
既沒了臉趁此時揔有十个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
砍兩个頭的理依我說竟是和你二奶々說去在這
里大声小氣如何使的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
無可賴了只不敢往凤姐処去自首探春笑說我不

听見便罢既听見少不淂替你們分解〻〻誰知探春早使了个眼色与侍書出去了这里正說話忽見平兒走来宝琴拍手笑說三姐〻敢是有驅神招将符黛玉說这到不是道家玄術到是用兵最精的所為守如処女脫如狡兎出其不備之妙策也二人取笑宝釵眼使眼色与二人令其不可遂以别話岔開探春見平兒来了遂問你奶〻可好些了真是病糊塗了事〻都不在心上我們受这樣委屈平兒忙問姑

娘怎庅樣受委屈誰敢給姑娘氣受快分付我当時王住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来趕着平兒叫姑娘你坐下讓我說原故你听〻平兒正色說姑娘这里說話也有你和我混插口的礼庅但凡知礼只該在外间伺候若是不叫你進不来的几時見外頭媳婦子們無故到姑娘們房里来的例綉橘說你不知道我們这屋里是沒礼的誰愛来就来平兒說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們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

太〻去才是王住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
退出去探春據着說見我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
我到还罷了如今这王住兒媳婦合他婆〻仗着是
媽〻瞧着二姐〻好性兒如此这般私自拿了首飾
去賭不而且还揑掐造假賬折算威逼着还要去討情
和这兩个了頭子大嚷大吵二姐〻竟不能轄治所
以我看不过才請你來問一声他还是天外的人不
知道礼性还是有誰主使如此先把二姐〻制伏然

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說姑娘今日
怎应說这話呢我们奶々如何当得起探春冷笑說
俗語說物傷其類齒竭脣亡我自然有些驚心平兒
问迎春若論此事还不是大事極好処治但他現是
姑娘的奶嫂拠姑娘怎应為是当下迎春只和宝釵
有看太上感應篇故不究竟連探春之語亦不曾闻听
平兒如此问仍笑說问我々也沒什应法子他们的
不是也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也不去求就是

了至于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了来我收下不送来我也不要了太〻們要向我可以隱瞞遮飾过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沒）有為他們反欺太〻們的礼少不得寔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了決斷竟有好主意可以八面周全不使太〻們生氣任憑你們处治我總不知道衆人听了都好笑起来代玉笑說真是虎狼屯于階陛尚談因果若是二姐〻是个男人这一家上下若干許多人又如何处治他們

迎春笑說正是多少男子尚如此何況我哉一語未了有一人進來不知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卷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撿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国府

話說平兒听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宝玉来了原来管廚房柳家媳婦之妹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这园中有素与柳家不睦的便又告出柳家来說他和他妹子是夥計虽然他妹子出名其實賺了兩个人平分因此风姐要治柳家之罪柳家的一聞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与怡紅院人最為深厚故走

来悄〻的央求晴雯金星玻璃帯人金星玻璃告訴了宝玉〻〻因思内中迎春之乳母也現有此罪不若来約同迎春去討情比自巳独去単為柳家説情又更妥当故此前来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来時都問你的病可好了庅跑来作什庅宝玉不便説出討情一事只説来看二姐〻当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説些閑話平兒便出去辦纍絲金凤一事王住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内百般央求只説姑娘好歹口内超生

我橫竪去贖了来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过得去就过去了既是这樣我也不好意思的告訴人趂早取了来交与我送去我一字不提住兒媳婦見說方放下心来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我赶晚拿了来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赶晚不来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风姐問他三姑娘叫你作什麼事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我劝着奶奶些

問奶〻这兩日可吃些什庅风姐咲道到是他还記得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訴柳二媳婦合他妹子通同闹局凡妹子所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可闲一時的心自已保養〻〻也是好的我因听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〻得罪了而且自已反賺了一塲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随他們闹去罷横竪有許多人呢我操一会子心到惹的萬人咒罵我且養病要緊便是病

好了我也作个好〻先生淂樂且樂淂咲且咲一槩
是非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荅應自知道了且不在
我心上平兒咲道奶〻果然如此便是我們的造化
一句話也猶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〻的
又生出事來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边太〻怎麼知
道了纔剛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里先遷挪二
百兩銀子做八月十五節間使用我回沒處遷挪太
〻就說你沒有手就有地方遷挪我白合你商量你

就搪塞我你就沒地方前兒一千兩艮子的当 是那
里的運老太〻 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会二
百兩銀子你就这樣幸虧我沒合別人說去我想太
〻分的不短何苦來尋事奈何人风狙道那日並無
外人誰走了这个消息平兒听了細想那日有誰在
此想了半日咲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沒有个外人但
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〻那边傻大狙的娘也
可巧來送漿洗衣裳也在下房裡坐了一回子看見

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向必是小了頭們不知道說
了出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几个小了頭來向那
日誰告訴獃大姐的娘唬小了頭慌了手脚都跪下
賭身薄（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
庅都說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凤姐詳情道他們必
不敢說到是委曲了他們如今且把這事靠後且把
太〻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別又討無意思
因叫平兒把我的金項圈拿來暫（押）二百艮子來送去

完事賈璉道越（索）性多押二百来俗门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不这一去还不知指那一项贖呢平兒拿去分付一个人唤了旺兒媳妇来領去不一時拿了银子来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这里凤姐和平兒猜疑終是誰走的風声竟擬不出人来凤姐又道这事是小事怕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別的事来打（要）緊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給璉二爺東西那起小人眼饞肚飽連没

縫還要下蛆呢如今有了這个因由恐怕造出些沒天理的話來也定不得在你璉二爺還無妨只是夗央正經女兒帶累他受委曲豈不是咱們的過失平兒笑道這也無妨夗央借東西看的是奶奶並不為的是二爺一則夗央雖應名是他私情其實他是回過老太太老太太因怕孫男弟女多這个也借那个也借要到跟前都撒了嬌合誰要去因此只粧不知道總鬧出來究竟也無礙鳳姐道雖如此只是你我

我知道的是這樣說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一語未了人报太々来了风姐兒听了吒異不知為何事親来与平兒等忙迎了出来只見王夫人氣色更变只滞一个貼巳小了頭走一語不發走至裡间坐下风姐忙奉茶因陪咲问道太々今日高兴到这里逛々王夫人唱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这般着忙不知怎么樣了忙應了一声滞着衆小了頭一齊出去在房门外站住索性将房门掩了自己坐在台堦上所有的人一个

不許進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見王夫
人含着泪從袖内擲出一个香袋子来説你瞧凤姐
慌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嚇了一跳忙問太
々從那里得来王夫人見問越彂泪如雨下顫声説
道我從那里得来我天々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細心
人所以我纔偷个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的
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々的了
頭拾着不虧你婆々遇見早已送到老太々跟前去

了我且问你这个東西你如何遺在那里来凤姐兒
听得也更了顏色忙說太太怎麽知是我的王夫人
又哭又嘆說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的人除了你
们小夫妻餘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
们是從那里来的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
那裡弄来你们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青人兒
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合我賴幸而園内上下人
还不解事尚未揀着倘或了頭们揀着你姊妹们看

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了頭們揀着拿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听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漲了面皮便倚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泪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詳其祖理這香袋是外頭僱工做着內工繡的這穗子一概是市賣貨我便是年輕不尊重些也不要這撈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二者這東西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縱

有只好在家里爲有戴在身上各處去况且要往园裡去个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的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見我什広意思我年輕不尊重亦不能糊塗至此三則論主子内我是年輕媳婦筭起奴才来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个人了况且他们常進园晚间各人家去爲知不是他们身上的四則除我常在园里之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帶过几个小姨娘来如嫣紅翠雲等人皆係年輕侍

妾他們更該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也不
算什麽老他也常代过佩凤等人来爲知又不是他
們的五則园内了頭們太多保的住个〻都是正經
的不成爲知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時半
刻人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门上小
么兒們打牙配嘴外頭得了来的也未可知如今我
不但無此事就連平兒也可以下保的太〻細想王
夫人听了这一夕話大近情理因嘆道你起来我也

知道你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輕薄至此不过我氣急了拿話激你但如今这却怎庅處你要々纔打發人封了这个給我瞧說是昨兒從傻大姐手里得来的把我氣了个昏风姐兒道太々快別生氣若被人覺察了保不住老太々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々的訪查纔得確寔摠然訪不肖外人也不能知道这叫作胳膊折了在袖內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的人这空兒把周瑞家的旺兒媳婦等四五个

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园里以賭查為由再如
令他们的了頭也太多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
等鬧出事来反悔不及了如今若無故栽草不但姑
娘们委曲煩惱就連太〻合我也过不去不如趁此
机会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纏的拿个
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的住沒有别的事二則
也省些用度太〻想我这話如何王夫人嘆息道你
說的事亦則如有些用度太〻想我这話如何王夫

人嘆息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來你這几
个姊妹也甚可憐了也不用遠比只說如今你林妹
〻的母親未出閣時是何等的嬌生慣養是何等的
金尊玉貴的那纔像个千金小姐体統如今几个姊
妹不过比人家的了頭略强些〻罷了通共每人有兩
三个了頭还像个人樣餘者捴有四五个小了頭子
竟是庙裡的小鬼如今还裁革了去不但我心不忍
只怕老太〻未必就依雖然艰难也窮不至此我雖

無受过大荣華富貴比你們是强的如今我寧可省
些〻別太委曲了他們已後要省儉先從我来到使得
你如今且叫人傳了周瑞家的等人進来就分付他
們快〻暗地訪拿这事要緊凤姐听了即喚平兒進
進来分付出去一時周瑞家的与吳興家的鄭華家
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現在五家賠房進来餘者的
都在南方各有執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戡查忽
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纔正是他送了

三二一四

香袋的王夫人向来看見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来打听此事十分関切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〻你也進園来照管〻〻不比別人又强些这王善保家的正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环們不大抽奉他他心裡大不自在要尋他們故事又尋不自恰好生出这事来以为得了刀把又听王夫人委托他正撞在心坎上道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来这事該早嚴緊的太〻也不大往園裡去这

些个女孩子一个一个的到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閙下天來誰敢哼一声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了誰还躭得起王夫人道这也是个常情跟姑娘了頭原比別的姣貴些你們該劝他們連主子的姑娘不教道尚且不堪何况他們呢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都还罢了太〻不知頭一个宝玉房里的晴雯那了頭仗自他生的那模樣兒比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〻打扮的

像个西施的樣兒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掐尖要强一
句話不投机他就立起兩个騷眼睛來罵人妖〻趫
〻的大不成个体統王夫人听了这話猛然觸動往
事便向凤姐道我們上次跟了老太〻進园逛去有
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〻的正
在那里罵小了頭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个輕狂樣
子因向日同老太〻走我不曾說淂後來要向是誰
又偏忘了今日对了檻景兒这个了頭想必就是他罷

凤姐道若論这些〻了頭們共揔比起来都没晴雯生
的好論舉止言語原輕薄些〻方綫太〻說的到很像
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对王善保家的便道不
用这樣此到不难叫了他来太〻瞧〻王夫人道宝
玉屋里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这兩个体〻面〻
的到将若有这个他自不敢来見我我一生最嫌这樣
的人況且又出来了这个事好〻的一个宝玉倘或
教这蹄子勾引坏了那还了得因叫自己的了頭来

分付他進園去只說我說有話問他們當下衆人齊
月伏侍宝玉不必來有一个晴雯最伶俐叫他即刻
來你別合他們說什麽小丫頭子答應了走入怡紅
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听
如此說只得随了他來这些丫环皆知王夫人最惡
趫粧艷飾語薄言輕者故晴雯不敢出頭今因連日
不自在並無十分粧飾自为無碍及到了凤姐房中
王夫人一見他釵軃鬢鬆衫垂帶褪有春睡捧心之

遺風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原是個天真爛熳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飾詞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個美人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個輕狂樣子給誰看你幹的好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听如此說心內大詫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羞惱只不敢作声他本是個聰明过頂

的人見问宝玉可好些〻他便不肯以实話对只說我不大到宝玉房里去又不常和宝玉在一處好歹我不知道这只问衆人麝月两个王夫人道这就該打嘴你难道是死人要你们作什庅睛雯道我原是跟老太〻的人因老太〻說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打發我去外間妳房里上夜不过填房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〻罵了我說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做什庅我听了這話纔去的不过十

天半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頑一会子就散了至于
宝玉飲食起坐上一層自有老奶〻老媽〻們下一
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几个人我闲自还要做老太〻
屋里的針線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〻既怪
従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為实了忙說阿
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費心既
是老太〻給宝玉的明兒回了老太〻再攆你向王
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妨他几日不許他在宝

玉房里睡覺等我回过老太々再處治他喝声去罢
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樣兒誰許你这樣花紅柳
綠粧扮晴雯只得出来这氣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
手帕子渥着脸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园内去了王
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精神越發短了照
僱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这樣
的还有明日查々凤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
善保家的是邢夫人耳目時常調唆着邢夫人生事

揔有千百様言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〻且請養息身体要緊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这个主兒也極容易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時節内外不通風我们竟給他们个猛不妨帶着人到各處了頭们房里搜尋誰想有这个断不止单有一个自然还有别的東西那時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这話到是若不如此断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問凤姐只得答應

說太〻說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道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于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宝釵等入园時王善保家的請了鳳姐一併入园喝命將角门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房内抄揀起不过抄揀出些多餘攢下蠟燭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贜不許動等明兒回过太〻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関门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这一干人来不知為何直撲了了

頭們房内去因迎出鳳姐来问是何事故风姐道丢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了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説一面坐下吃茶那邊王善保家等搜了一回又細问这几个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来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这樣知道必有異事又見这番抄揀只淂自已先出来打開箱子并匣子任其抄揀一番不过是平常動用之物遂放下又搜别的挨次都一一搜过到晴雯的箱

子因向是誰的怎不開了讓搜襲人等欲待晴雯開
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進來豁啷一声將箱子掀開
两手提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將所有之物
盡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看了也無甚麽私
弊之物回了风姐要往別處去风姐兒道你們可細
〻查察若还这一番查不出來难回話的众人都道
細看了沒有什麽差错東西虽有几樣男人物件都
是小孩子的東西想是宝玉的旧物沒什麽関係的

鳳姐兒听了咲道既如此偺們就走再瞧別處去說着一徑出来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淂的王善保家的咲道这个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来凤姐点頭道我也是这樣說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舘內代玉已睡了忽报这些人来不知为甚事纔要起来只見凤姐已走進来忙按住不許起来只說睡着我們就走且說些閑話那个王善

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頭們房中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一番因從紫鵑箱中抄出一兩付宝玉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付束帶上的帔帶兩个荷包并扇套之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宝玉往年往日手內從拿过的王善保家的自为得意遂忙請風姐过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里來的鳳姐笑道宝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几年這自然是宝玉的旧東西這也不算什麼罕事撂下再往別處去罷正是紫

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里也算不清要向這个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了的王善保家的听凤姐如此說也只得罷了又到探春院内誰知早有人報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等醜態來遂命衆了嬛秉燭開門而待一時衆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凤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查不出人來恐怕傍人這些女孩子們所以索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到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

探春冷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是些賊我就是頭一个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环們把箱櫃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凤姐去抄閱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妹妹别錯怪了我何必生氣因命丫环快快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待書等関的関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到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这却不

能我原比衆人歹毒几个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
道都在我這裡間収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的収藏
要搜所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回太〻只說我
違背了太〻該怎樣處治我去領你們別忙自然連
你們抄的日子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曾議論甄家
自已家里好〻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偺們也漸
〻的來了可知這大族人家若說外頭殺來一時是
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

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纔能一敗塗地呢說着
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衆人們周瑞家便道既
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里奶〻請往別處去罷讓
姑娘好〻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可細〻搜
閱明白了若是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咲道既
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咲
道果然到怪連我的衣裳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
明日敢說我護着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趂早說

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只得陪笑道我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查明白了探春又問众人你們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説都搜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沒成算的人素日雖闻探春的名他自為众人沒眼力沒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家就这樣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庅他自恃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况别个今見探春如此只

当探春認真卑恼鳳姐与他们無干他便要趁勢作臉顯好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掀一掀嘻嘻咲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么风姐見他这樣忙説媽媽走罷别瘋瘋顛顛的了一語未了只听得响的一声王善保家的臉上早着了一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善保家的問道你是什么東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着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紀叫你一声媽媽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

耗專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淂了你也打諒我是同
你们姑娘那樣好性兒由着你们欺負你就錯了主
意搜揀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咲說着便親身
解衣卸裙拉着凤姐来細々的番着不淂叫奴才来番
我身上凤姐平兒等忙与探春来整裙袄口內唱着
王善保家的說媽々吃兩口酒就瘋々顛々起来前
兒把太々也衝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劝探春休
淂生氣探春冷咲道我若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

豈許奴才來我身上番賊臟了明早一早我先回过
老太〻然後过去給大娘賠礼該怎麽我就領那王善
保家的討了个沒意思在窓外說罷了这也是頭一
遭挨打我明兒回了太〻仍回老娘家去罷这个老
命还要他作什麽探春喝命了鬟道你們听着他說
話还等我合他对嘴去不成侍書等听說便出去說
道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的造化了只怕你
捨不得去鳳姐咲道好了頭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

探春冷笑道我们作賊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还
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不会調唆主子平兒忙也賠笑
解劝一面又拉侍書進来周瑞家的等人劝了一番
凤姐直伏侍侍探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对过暖春塢
来彼時李紈犹病在床上他与惜春是緊鄰又与探
春相近故順路先到这兩處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
不好驚動只到了丫頭們房中一一的搜了一回也
没什麽東西遂到惜春房中来因惜春年輕尚未識

事嚇的不知道尚有什庅事故凤姐也少不得安慰他
誰知竟在入画箱中尋出一包金艮錁子来約有三
四十个为查奸情反得賊贓又有一付金带板子並
一包男人的靴襪等物入画也黄了臉因問是那里
来的入画只得跪下哭訴真情說这是珍大爺賞我
哥〻的因我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〻过
日子我叔〻嬸子只要喝酒賭钱我哥〻怕交給他
們花了所以每日常托情〻煩老媽〻帶進来教我

収首的惜春胆小見了这个也害怕説我竟不知道这还了得二嫂子要打他们好歹带他出去打罢我听不惯的凤姐嘆道这話若果真呢也到可恕只是不該私自傳送進来这个可傳得什庅不可以傳遞这到是傳送人的不是了若这話不真倘是偷的你别想要活了入画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々明日自管向我们奶々合大爺去若説不是賞的就拿我合我哥々一同打死無怨凤姐道这个自然要问的就

是真賞人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
且說是誰作接應我便饒你下次萬〻不可惜春道
嫂子別饒他這次方可這里人多若不拿一个作法
那些大的听見了又不知怎樣呢嫂子若依我也不
依凤姐道素日我看还好誰沒一个錯只這一次二
次犯下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
遞再無別个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常肯合這些〻了
頭鬼〻祟〻的這些〻了頭們也都肯照顧他凤姐听說

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交給周瑞家的暫拿着明日对
明再議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里來迎春已經
睡着了丫鬟們也纔要睡衆人扣门半日纔開凤姐
分付不必驚動小姐遂往丫鬟們房里來因司棋是
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凤姐到要看〻王家的藏私
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揀先從别人箱子搜起皆無别
物及到司棋箱中搜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說沒有什
麼東西纔要關箱時周瑞家的道且住這是什麼說

將便伸手製（掣）出一隻男子的錦襪並一双緞鞋又有一个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个同心如意並一个字帖兒一總遞与凤姐看時凤姐因当家理事每〻看開帖並賬目也頗識淂几个字了便看那帖子是大紅双箋帖上面寫道上月你来家後父母已覔查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園中可以相見你可托张媽給一个信息若淂在園内相見到比来家淂說話千萬〻〻再所賜香袋

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聊表寸心千萬收

好表弟潘又安拜具（名字更妙）凤姐看罢不怒而反樂别

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姊

弟有这節風流故事見了这鞋襪心内已是有些毛

病又見有一紅帖凤姐又看着咲他便説道必是他

們胡寫的賬目不成个字所以奶〻見咲凤姐咲道

正是这个賬竟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

弟也該姓王怎麽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问的奇

怪只道兒強告道司棋的姑娘給了潘家所以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凤姐咲道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听〻說肴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这王善保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肴他外孫女兒又氣又燥周瑞家的四人又都向肴他道你老可听見了明〻白〻再沒淂說如今這(依)你老人家該怎庅樣这王善保家的只很沒地縫兒趱進去凤姐只瞅肴他嘻〻的(因)咲向周

瑞的咲道这到也好不用你作老娘操一点兒心他
鴉雀不聞的給你們弄一个好女婿來大家省心周
瑞家的咲首凑趣兒王家氣無處洩便自已回手打
自已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麽造下孽了說嘴
打嘴現世報在人眼里衆人見这樣俱咲个不住又
半劝半諷的凤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
愧之意到竟可異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
间自已去尋拙志遂喚兩个婆子監守起他來帶了

人来拿了贓証回来且自安歇等到明日料理誰知到夜裡又連起来了几次下面淋血不止至次日便覔身体十分軟弱起来發暈遂拿不住請太醫来珍脉畢遂立藥案云看得少奶〻係心氣不足虚火乘脾皆由憂勞所傷以致嗜卧好眠胃虚身弱不思飲食令聊用升陽養榮之劑寫畢遂開了几藥名不过人参当歸黄芪等類之藥一時退出有老媽〻拿了方子回过王夫人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

司棋等事暫且耒理可巧这日尤氏来看凤姐坐了一回到园中去又看李紈纔要望候姐妹去忽見惜春遣人来請尤氏遂到了他房中来惜春便將昨晚一事細〻告訴与尤氏又命將入画東西一槩要来与尤氏过目尤氏道实〻是你哥〻賞他哥〻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塩竟成了私了因罵入画糊塗油蒙了心了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了頭这些〻姐妹們独我的了頭这樣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

兒我立逼着凤姐〻带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边的人凤姐〻不带他去也原有道理我今日正要送他过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他去或打或賣或殺我一概不管入画听說又跪下哭求說再不敢了只求姑娘看從小兒情常好歹生死在一處罢尤氏合奶娘等人都十分分解說他不过一時糊塗了下次再不敢的他從小兒伏侍你一場到底有他為是誰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成一種百折不

回的廉介孤獨僻性任人怎說他只以為丢了他的
体面咬定牙斷乎不肯更又說的好不但不要入画
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边去了況且
近日我每每風聞得有人背地議論多少不堪的閑話
若去連我也編派上了尤氏道誰議論什庅又有什庅
可議論的姑娘是誰姑娘既听見人議論我們就該
問着他總是惜春冷笑道你們這話問着我到好我
一个姑娘只有躲是非的我反去尋是非成个什庅

人了还有一句話我恼好歹自有公論又何必去向
人古人說的好善悪生死父子不能有勗助何況你
我二人之间我只道保的住我就勾了不管你们[illegible]
從此後你们有事别累我尤氏听了又氣又好咲因
向地下衆人道怪道人〻都說这丫頭年輕糊塗我
只不信你们听纔一片話無緣無故又不知好歹又
沒个輕重雖然是小孩子話却又能寒人的心衆媽
〻咲道姑娘年輕奶〻自然要吃些虧的惜春冷咲

道我虽年輕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几个字所以都是些獃子看着明白人到說我年輕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榜眼探花今古第一个才子我們是糊塗人不如你明白何如惜春道狀元探花难道就沒有糊塗的不成可知他們更有不能了悟的更多尤氏是咲道你到好纔是才子这会子又作大和尚了又講起悟来惜春道我不了悟我也捨不得入画了尤氏道可知你是个口冷心冷心狠意狠的惜

春道古人曾也說的不作狠心人难為自了漢我清〻白〻的一个人為什庅教你们帶累坏了我尤氏心内原有病怕說这些話方纔听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惱激射只是在惜春分中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今見惜春又說这句因按捺不住向惜春道怎庅就帶累了你〻的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〻到忍了这一半天你到越發得了意只管說这些話你是千金萬金的小姐我们已後就不親近仔細帶累了

小姐的美名即刻就叫入画成了过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若是果然不到未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到还清净尤氏也不答應一逕往那边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嬷〻們因悄〻的回奶〻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幾个人来還有些東西不知作什庅机密事奶〻這一去恐不便尤氏聽了道昨日聽見你爺說邸報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沒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庅

又有人来老嬷〻道正是呢後来了幾个女人氣色不
成氣色慌〻張〻的想必有什麼瞞人的事情也是有
的尤氏聽了便不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来了恰好太
醫才診了脉去李紈近日也畧覺精爽了些擁衾倚
枕坐在床上正欲得个人来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来不
似和靄可親只呆〻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来這半
日可曾在別屋裡吃些東西沒有只怕餓了命素
雲瞧有什麼新鮮点心揀了来尤氏忙止道不必〻〻

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庅新鮮東西况且我也不餓
李紈道昨日他姨娘家送来的好茶面子到是對碗
来你喝罷說着便分付人去對茶尤氏仍出神無話跟
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〻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
趁便淨一淨好尤氏点頭李紈忙命素雲来取自己
的粧奩素雲一面取来一面將自己的脂粉拿来笑
道我們奶〻就少這個奶〻不嫌髒這是我的能着用些李
紈道我雖沒有你還該往姑娘們那里取去怎庅公然就拿

出你的苦辛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咲道這又何妨
自從我過来就使他的今日忽又撫起臟来一面說一面盤膝坐
在炕沿上銀蝶兒上来忙代為卸去腕鐲戒指又將一大袱手巾
蓋袱在下節將衣服護嚴了小丫嬛炒豆兒捧了一大盆
温水走至尤氏的跟前只彎腰捧着銀盆兒咲道一个个没權
變的說一个葫蘆就是一个瓢奶奶不過待咱們寬些在家裡
不管怎樣罷了你就得了意不管在家出外坐着親戚
也只隨着便了尤氏道你隨他罷橫豎洗了就完事了妙

豆兒趕著跪下尤氏咲道我們家上下大小人只會講外
面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勾使的了如此説
便知他已知昨夜之事李紈笑道你這話有因誰作的
事究竟勾使的了尤氏道你到問我你敢是病的死
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聽得人報説寶姑娘来了李紈
忙説快請时寶釵已走進来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
問怎庅一个人走来别的姐妹怎庅不見寶釵道正
是我也没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

裡兩个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都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里作伴兒必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麽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聽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只看着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沐畢大家吃面茶李紈因笑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去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自然打發了人去看你的屋子去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叫我落

不是寶釵道啥什麽不是呢這也是常情你又不曾賣收了賊賍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竟把雲了頭請了来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往那里去了寶釵道才打發他們找探了頭去了叫他全到這里来我明白告訴他正說著果然人報雲姑娘和三姑娘来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娘好了還進来就是便好了不来也是理尤氏道這話奇怪怎麽攆起親戚来了探春冷笑

道正是呢有叫人撵的不如我先撵親戚們好也不在必
然死住着才是好咱們到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个〻不像
那烏眼鷄不恨得我吃了你〻吃了我尤氏忙笑道我今兒
是那里來的晦氣偏都碰見你姐妹們的氣頭兒上探
春道誰叫你赶熱灶來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了因又
尋思道惜了頭也不犯囉唣你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
答应探春知他畏事不敢多言因笑道你粧老實了除
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你不必畏首畏尾的實告訴

你纔說昨兒把王善保家的那老婆打了我還頂著个罪
呢不過背地里說我些些閒話難道也還打我不成寶
釵忙問因何打他探春悉把昨夜的抄揀怎的打他一〻
的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說出來了便把惜春方
才之事也說了探春道這是他的僻性太過我們再傲
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一早不見動靜打聽鳳辣
子又病了我就打發我媽〻出去打聽王善保是怎麼樣
回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頓打嗔著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

到也是正理探春冷笑道這種掩飾話就不是了且再睄
就是了尤氏李紈皆默無所荅一時前頭用畢湘雲和寶
釵回房打点衣衾不在話下尤氏告辭了李紈往賈母這
邊來賈母歪在榻上王夫人說甄家因何獲罪抄家回京
治罪等語賈母聽的不自在恰好是他姐妹來了便問從那
里来可知鳳兒妯娌兩个的病今日怎樣尤氏忙回道今日都好
些賈母点頭嘆道咱們別人家的事且商量咱們八月十五
賞月丫鬟王夫人笑道都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里

好只是園裡怕夜間風冷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
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不去說話之間早有
媳婦小丫嬛們抬過飯來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筯捧
飯賈母見自己的几色菜已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捧
了几色菜來便知是各房另外孝敬的舊規矩賈母因
問都是些什麼上几次我就吩付過如今可以把這个免
了罷你們還不聽如今比不得是輻輳的時光了夗央
忙道我說過幾次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

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東西那些麵觔豆腐老太太又不大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齏醬來賈母笑道這樣正好正想這个吃呢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都讓了方歸坐賈母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合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來鴛鴦又指那几樣菜道這兩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大老爺送來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送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只將這碗筍送至棹上賈母

畧嘗了兩點便命將兩樣着人送回去就説我吃了以後
不必天天送我想吃自然來要媳婦們答應着仍送過
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有稀飯吃些罷了尤氏早捧過
一碗來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分付將這粥
送鳳哥兒吃去又指這一碗筍和這一盤子風醃菓子
狸給顰兒寶玉兩個吃去那一碗肉給蘭小子吃去又向
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罷尤氏答應着待賈母漱
了口洗手畢賈母下地和王夫人説閒話兒行食尤氏告

坐探春寳琴二人也起來了笑道失陪〻〻尤氏笑道剩我一个人大排桌的不慣賈母笑道鴛鴦琥珀趂勢也吃些又作了陪客尤氏笑道好〻〻我正要说呢賈母笑道看着多〻的人吃飯最有趣兒又指銀蝶兒道這孩子也好來和你主子一塊兒吃等你們離了我再立規矩去尤氏道快過來不必粧假賈母付手（旁邊）看着取樂因見伺候添飯的人手内捧着一碗下人的米飯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賈母问道你怎庅昏了盛這个飯來給奶〻

那人道老太〻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可都是可着帽子一樣要一点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涸汗不定田上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幾樣細米更艱難了所以都可着吃的多少関去恐一時短了買的不順口賈母笑道這正是巧媳婦作不出無米的粥來衆人都笑起來鴛鴦道既這樣你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个就夠了也不用取去鴛鴦道你夠了我不會吃的地下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

去了一時王夫人也去用飯這裡尤氏直陪着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時候賈母說累了過去罷尤氏方告退出來走至大門前上了車銀碟坐在車沿下衆媳婦放下簾來使帶了小丫嬛們直走過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因二府之门相隔沒有箭路每日家常來往不必定要周備況天黑夜晚之間回來的遭數更多所以老嬤嬤帶着小丫頭兒幾步便走了過來兩邊大門上的人都列在東西街口早把行人斷住尤氏大車上也不用牲口只用七八個小廝挽環

找輪輕〻的便推𢬿過這邊堦磯上了于是衆小厮
退過獅子已外衆嬷〻打起簾子銀蝶先下来然後攙
下尤氏来大〻小〻七八个灯籠照的十分真切尤氏因見兩邊獅
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来赴賭之人所乘向銀蝶
衆人道你看坐車的是這樣騎馬的還不知是幾个呢
馬自然在圈裡拴着咱看不見也不知他老子挣下多少
錢与他們這們開心兒一面說一面已到了廳上賈蓉之妻
帶家下衆媳婦們丫頭們也都秉燭接了出来尤氏笑

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们也没得便今兒到巧顺便打他们窗户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应着提灯引路又有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廝们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来至窗下只聽里面称三讚四耍笑之声雖多又兼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来賈珍近日居喪每不得遊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極便生了破悶之法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富貴親友来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乱射終無禅〔裨〕益不但不能長進而且壞

了式樣必須三个箭約賭个利物大家才有氣力忽曰此天〻樓
下箭道同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來射鵠子賈珍不
肯出名便命賈蓉作局家這些來的皆係世襲公子人〻
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鬪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
游俠紈袴曰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東曰每日來射
不便獨擾賈蓉一人之意于是天〻宰猪割羊屠鵞戮
雞好似臨潼鬪寶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的好廚役好
烹炮不到半月功夫賈赦賈政聽見這般不知就理反

說這才是正理文事悮武事亦該習矣况在武蔭之屬兩處遂也命賈環賈琮寶玉賈蘭等四人于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一日便漸次以歇背養力爲由晚間或抹抹骨牌賭個酒東而已到後來以至于賭錢如今乃三四月的光景一日一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鬭葉擲骰放頭開局竟夜賭起來家下人已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之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故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

送錢与人的見此豈不快來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之弟卻
居心行事大不相同這个邢德全只知吃酒賭錢眠花臥
柳為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二心好飲者喜之不飲者
亦不去親近無論上下主僕皆出已意並無上下主分因
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是早已出名的呆大爺今
日二人皆湊至一處都愛搶新快爽利便又会了兩家在
外间炕上搶新快別的又有几家在當地下大桌上打么
番里间又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间伏侍的小廝

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若成丁男人到不了這里故尤氏方諸壘此偷看其中又有兩个十六七歲孌童以備陪酒的都打扮的玉粧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賬正没好氣幸而擲二賬定了笑未除畨過来剩反贏了心中甚是幸頭起来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来回問那兩處怎樣里頭打天九的也結了賬等吃飯打畨的未清且不肯吃于是各不能顧先擺下一大桌賈珍陪着吃命賈蓉落後陪那一起薛蟠興頭了便擕樓着一

个孩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那大舅那那儍子輸家喝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噴着兩个孩童只敬贏家不理輸家了曰罵道你們這起兒子就是這樣天天我們在一處不過我輸了几兩銀子你們就三六九等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忙說狠是〻〻果然他們風俗不好曰喝命忙敬酒陪罷兩个孩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捧酒說我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親厚只看一時有錢勢就

親敬便是活佛活仙一時沒了錢勢也不許理他况且
我们又年輕又居這个行次求舅太爺休怨些些我们
就過去了說着便舉著俯膝跪下邢大舅心內雖軟
了只還作怒意不理衆人又勸道這孩子是實情說
話老舅是久慣怜香惜玉的如何今日反這樣起來若不
吃酒他兩个怎樣起來邢大舅已掌不住了便道若
不是列位說我再不理說着方接過來一氣喝干又斟
上一碗來這邢大舅便酒勾往事醉露真情起來乃

拍案對賈珍道怨不得他们現錢如命多少世宦大家
出身的若提起錢勢二字連骨肉都認不得了老賢甥
昨日和你那邊的令伯母賭氣你可知道否賈珍道不曾
聽見邢大旧嘆道就為錢〻這件混賬東西利害〻〻賈珍
深知他与邢夫人不睦每遭邢夫人棄惡扳出怨言曰
勸道老舅你也太散漫些〻若只管花去有多少給老
舅花的邢大旧道老賢甥你不知道我邢家底理我
母親去世時我尚小世事不知他姐妹三个人只有你令

伯母年長出閣一分家私都是他把持帶來如今二家姐雖已出閣他家也甚艱窘三家姐尚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里陪房王善保家掌管我便來要錢也非是要你賈府的我邢家家私也就勾我花了無奈竟不能到手所以有冤無處訴賈珍見他酒後叨叨恐人聽見不雅連忙用話勸解外面尤氏等聽得十分真切乃悄向銀蝶笑道你聽見這是北院里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怜他親兄弟还是這樣說這就怨不得

這些人了已還要聽時正值打幺番的也散了要吃酒因
有一个問道方才是誰得罪了老旧我們竟不曾聽見
明白且告訴我評評理兩个旧太爺雖然輸了不過輸了几
兩銀子並沒有輸丟了𣪘𣪘怎麼就不理他了眾人都
大
太笑起來連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尤氏在外面悄悄
啐了一口罵道你听听這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子的才丟
了腦袋骨子就胡唚〔混沒〕嚼毛了再肏攮下黃湯去還不
知唚出些什麼來呢一面說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到四

更時才散賈珍往珮鳳房里去了次日起来就有人回
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待分派人送賈珍分付珮鳳道你
請你奶々看着送罷我還有别的事呢珮鳳答應了
回了尤氏々々只得一々分派遣人送去一回珮鳳又来說爺問
奶々今兒出門不出說咱們是孝家明日十五過不得節
今兒晚上到好可以大家應个景兒吃些瓜餅酒菓尤
氏道到不願出门呢那邊珠大奶々又病了鳳丫頭又睡
倒了我再不過去越發没个人了况且他又不得閒應什麽景

珮鳳道爺說了今兒也辭了人直到十六才来呢好歹定
要請奶奶吃酒的連晚飯也請奶奶全吃好歹早些囬来
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樣早飯吃什麽快些吃
了我好過去珮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己
吃罷尤氏問道今兒外頭有誰珮鳳道聽見說有南
京新来的到不知是誰說話時賈蓉之妻也梳粧了来
見過少時擺上飯来尤氏在上賈蓉之妻在下相陪婆
媳二人吃畢飯尤氏便換了衣服仍過寧府来到晚方回

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一腔羊餘者桌菜及菓品之數不可勝記就在會芳園中叢綠堂上屏開孔雀褥設芙蓉帶領妻子姬妾先飯後酒開懷賞月作樂將一更时分真是風清月朗上下如銀賈珍因要行令尤氏便叫佩鳳等四个都入席一面一溜坐下猜枚划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几分酒益發高興便命取了一支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化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醉魂飛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时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服飲茶換盞更酌

之際忽聽那邊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俱聽見都竦[悚]然
疑畏起來賈珍忙厲聲叱咤問誰在那里連問幾聲並沒
有人答應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里人也未可知賈珍說胡
說四面並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祠堂焉得有人
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
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涼颯起來月
色慘淡也不似先明朗衆婦女都覺毛髮倒豎賈珍酒
已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撐持得住些心下也十分畏疑大沒興

頭起来未免强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侄祠堂行朔望之礼細察祠内仍是好好的照舊並無怪異之迹賈珍自為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閉上门看着鎖起来賈珍夫妻到晚飯後方過榮府来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中坐着説閑話与賈母取笑賈璉寶玉賈蘭賈環皆在地下侍立賈珍来了都一一見過説了兩句話後賈母命坐賈珍方在近门小杌子上告了坐警身側坐賈

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咲
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力氣賈母道這
也勾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賈珍忙答應几个是賈母道昨
兒你送的月餅好西瓜看著好打開卻也只罷了賈珍道月餅
是一个新來的專做點心的厨子我試了試果然好才敢作
了來孝敬的西瓜往年都還可以不知今年怎麼就不好
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故賈母咲道此時月巳上
了咱們且過去上香說著自己便起身扶著寶玉的肩帶領

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門俱已大開吊著羊角大灯
嘉蔭堂前月台上焚著斗香秉著風燭陳列瓜餅及各
色菓品邢夫人等一干女眷在裡面久羅真是月明灯彩
人氣香煙晶艷氤氳不可形狀地下鋪著拜毯錦褥賈
母洗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
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脊上的大廳上去衆人聽說就忙
着在那里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閑
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回

回道從石上滑還是々作竹轎上去賈母道天々有人打掃況

且極平穩的寬路何必不疏散々々筋骨于是賈赦賈等在前

導引又是兩个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夗央琥珀尤氏等

貼身攙扶邢夫人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上百餘步到主山

之峯脊上便是這一廠廳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在于

廳前平台上列下桌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作兩間凡桌之

形勢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垂首

賈赦賈政賈璉賈蓉右垂首賈珍寶玉賈環賈蘭團々圍坐

只坐了桌半壁下面還有半邊餘空賈母笑道常日到还不覺人少今日看来究竟偺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甚么想當年過的日子到今夜男女三四十个何等熱閙今日就這樣太少了待要再叫幾个來都是有父母的家里去了應景不好来的如今叫女孩們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个請出来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姐妹坐了然後在下方依次坐定賈母折一支桂花来命一媳婦立于屏後擊鼓傳花若花

在手中飲酒一杯罰笑話一個先從賈母起次賈赦賈政一
一聽至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了酒衆姐妹弟兄皆你悄
悄的你搯我一下我扯你一下都暗暗的含笑道要聽是何笑話
賈政見賈母喜歡只得承歡方欲說時賈母又笑道若
說的不好了還罰賈政笑道却只一个若說不好也只好
屈罰了回笑道一家子一个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
衆人都笑了因從不曾見賈政說過這樣話所以才笑賈
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吃一杯賈母笑

道自然賈政又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日到街上買東西便遇了朋友死拉活扯到家去吃酒不想醉了在朋友家睡著了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一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舔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這樣輕狂嚇的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臟只因昨兒多吃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酸呢說的賈母與眾人都笑了賈

政忙斟了一杯酒送与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来，別叫你们受累。眾人又都笑起来。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至寶玉手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座，自是踧踖不安，偏又在他手内，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沒口才；連一个笑話也不能，何况別的，這也有不是；若是說好了，又說是正經的不會，只會油嘴貧舌的，更有不是；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再限別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个秋字，就即景作一首詩

若好就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ゞ的行令如
何又作詩賈政道他能的賈母聽說道既這樣就快
作命人取了紙筆來賈政道只不須用些冰玉晶銀
彩光明素等樣堆砌字眼要另出已見試ゞ你這几年
的才情寶玉聽了便觸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
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
般知無甚大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悅只說
難為他便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賈母道這就罷了他能

多大定要他做才子不成還就該奬屬他已後越發上心了要
政道正是曰回頭命个老嬷嬷出去分付書房的小厮把
我海南內帶來的扇子取兩把來給他寶玉忙拜謝仍
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奬屬寶玉他便出席也作
一首遞与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講于賈母聽賈母也
十分歡喜也忙令賈政賞于是大家復歸坐行令這次賈
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个兒子
最孝順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个針灸的婆

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如今用針灸之
法針灸就好了這兒子便慌了說心見鉄即死如何針得呢
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与心
甚遠怎庅就能好呢婆子道不妨事你可知天下〻父母
心偏的多呢衆人聽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盃
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聽說
便知自己出言冒撞賈母疑了心忙起身笑与賈母把盞
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提且行起令來不料這次花

却在賈環手內賈環近日讀書稍進其脾味中不好
轉正与寶玉一樣故每常有詩詞亦有奇詭仙鬼一格今
見寶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著賈政不敢造次如
今可巧花在手中便也索紙筆來立揮一絕与賈政看了
亦覺罕異只是詞中終帶著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
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氣總屬邪派將來都是不由
規矩準繩一起下流貨妙在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亦可以
稱二難了只是你兩个難字却是作難以教訓的難的

講才好哥〻是公然温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為曹
唐再世了說的賈赦等都笑了賈赦乃要來睄一遍連
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咱們這樣人家原
比不得那寒酸定要雪窓螢火一日蟾宮折桂方得揚
眉吐氣咱們的子弟都原該讀些〻書不過比人略明
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个官的何必多費了功
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咱們這
侯門的氣概因回頭分付人去取了自己許多玩物來

賞賜与他曰又拍着賈政（環）的肩笑道已後就這樣作
去方不失咱們口氣将来這世襲的前程总不跑了
你襲呢賈政聽説忙勸道不過他胡謅如此那里就
論到後事了説着便斟上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
説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呢也不可
輕忽了他們況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我們娘
兒們多坐一回好歇着賈赦等聽了方止了令又大家
公敬了賈母一杯酒方帯着子侄们出去了要知端的

石頭記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悽情〔淒涼〕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政〔珍〕等散去不提且說賈母這里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並而為一眾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換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入座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姐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去圓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着少了四个

人便覺冷清了好些 [不想這次中秋反寫得十分悽楚] 賈母曰咲道往年你
老爺们不在家咱们還請過姨太〻来大家賞月却十
分熱閙忽一时想起你老〻爺来又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
女不能一處也都有些没興及到今年你老〻爺来了正該
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娘兒们来說〻笑〻況且他们
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们跑到這里来偏把鳳
丫頭病了有他一人来還說〻咲〻抵得十个人的見天下
事揔難十全說罷不覺長嘆一聲遂命拿大杯来斟热

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
們雖多終不似今年自己骨肉齊全的好賈母笑道正
是為此所以我才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
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來因夜深体乏且不能勝
酒未免都有倦意了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
賈母又命將罽毯於階上鋪下命將月餅西瓜菓品
之類都叫搬下去令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
賈母因見月至中天比先越發精采可愛因說如此好

月不可不聞笛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去吹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前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麼事那媳婦便回說方纔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崴了腿賈母聽說忙命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

咲道使不得使不得你们小夫妻家今夜必要團圓如何為我擔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们太不堪了我们雖然年輕已经十来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著老太〻頑一夜還罷了豈有自去團圓的理賈母聽說咲道這話狠是我到也忘了孝未滿可怜你公〻轉眼已是二年多了可是我到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是這樣你就索性別去陪著我罷你叫蓉兒媳婦過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了蓉妻答應著送出邢

夫人一同至大门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里賈母仍
帶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席敎換暖酒来正説着閒話猛
不防只聽那壁廂桂花樹下嗚〻咽〻悠〻揚〻吹出笛
聲来趂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静真令人煩心頓解萬
慮消除都肅然危坐默〻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
大家稱讚不已于遂又斟上暖酒来賈母咲道果然可
聽庅衆人咲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
太〻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胸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

浮揀那曲譜中越慢的聽來越好說着便將自己吃的
一个肉造瓜仁油松穰月餅又命斟一杯熱酒送給譜
笛之人慢々的吃了再細々的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
送去只見方纔瞧賈赦的兩个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腳面上白腫了
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不甚大関係賈母点頭
嘆道我也太操心浮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因就將方纔
賈赦的笑話說与王夫人尤氏等聽王夫人因笑勸道這
原是酒後大家說笑不留心也是有的豈有敢說老太々之

理老太〻自當解釋纔是只見外央拿了軟巾斗兜
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須要
添了這个坐〻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
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一面
帶上兜巾披了斗蓬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
花陰裡嗚〻咽〻裊〻悠〻又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真〔然〕比先
越發淒凉大家都寂寞而坐夜靜月明且笛聲悲怨
賈母年高帶酒之人聽此聲音不免有觸于心禁不住

墮下泪来衆人此時都不禁凄凉寂歷之意半日方知賈
母傷感纔忙轉身陪笑發語解釋轉身妙畫出對月吹笛如痴如呆不覺尊長在上之
形景矣又命換暖酒且住了笛尤氏笑道我也學了一个笑話說
与老祖宗解解悶賈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来我聽
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个兒子大兒子只一个眼睛二
兒子只一个耳朶三兒子只一个鼻子眼四兒子倒都齊
全偏又是个啞叭正說到這裡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
去之態總寫出淒凉無興景況来尤氏方住了忙和王夫人輕輕的請醒賈母

睜眼笑道我不過白閉閉眼養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
著呢落匾王夫人等笑道夜已四更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
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也不辜負這月色賈母道那
里就四更了王夫人笑道實已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
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
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夜況且弱的弱
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尚還等著你也去
罷我們散了說著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有預備下的

竹椅子小轎圍著手遮坐上兩个婆子搭起衆人圍隨
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衆媳婦收拾杯盤碗著時却
少了个细茶杯各處尋覓不見又問衆人必是誰失了手
打了撂在那里告訴我拿了磁瓦去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
偷起來了衆人都說沒看打了只怕跟姑娘的人打了未可
知你细想想或問問他們去一語未了提醒了這管傢伙的媳婦
因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著的我去問他說着便
去找時剛下了甬路就遇見了紫鵑和翠縷兩个來了翠

樓便問道老太〻散了可知我們姑娘那里去了些這媳婦
道我來伺那一個茶鐘往那里去了你們問我要姑娘翠
樓咲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趕眼回頭就連姑娘也沒了
那媳婦道太〻纔說都睡覺去了你不知那里頑去了還
不知道呢翠樓和紫鵑道斷乎沒有悄〻的睡去之理只
怕在那里走了一走如今老太〻散了趕過前邊送去也未
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〻去那媳婦道有了姑娘自然你的茶鐘也
有了明兒就和你要罷說畢回去查收傢伙這裡紫鵑

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黛玉和湘雲二
人並未曾去睡覺只因黛玉見賈府中許多人賞月賈
母猶嘆人少不似當年熱鬧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
弟(小)兄自去賞月等語不覺對景感懷自去俯欄垂淚
寶玉近因晴雯病勢甚重諸務無心王夫人再四遣他
去睡他便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也無暇遊玩雖
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和)所以只剩下湘雲
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个明白人何必作此形景(倚)自苦我

也合你一樣我就不似你這樣心窄何況你又多病还不
自已保養可恨寶姐〻姊妹天〻説親道熱早已説
今年中秋要大家一處賞月必要起社大家聯句到今
日便棄了咱們自已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作了到是
他們父子叔姪縱横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説的好臥榻之側豈
許他人酣睡他們不作咱們兩個竟作詩聯句起來明日
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不負他的高興因笑道
你看這裡這衆人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

月雖好終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
池沿山凹里近水一个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
子時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處就
叫作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
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
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構此兩處有處那
山高月小的便住在那里有夏那浩月清波的便住在那
里去只是這兩个字俗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

用只有陸放翁用了一个凹字說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林黛玉道也不止放翁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悮作俗字用了寔和你說罷這兩个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因他擬了幾處也有存的也有刪改的也有尚未擬的這是後來我們大家把這沒有名色的也都擬了出來註了出處寫了這房的坐落一併帶進去與大姐姐

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〻到喜歡起來又說早知這樣
那日就該叫他姐妹一并擬了豈不有趣所以凡我擬的
一字不改都用了如今就往凹晶館去看〻說着二人便下
了山坡只有一轉灣就是池沿〻上一帶竹欄杆相接直
迎着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因這幾間就在山懷抱之
中乃凸碧山庄之退居因窪而近水故見題其額曰凹晶
館溪曰此處房宇不多且又矮小故只有兩个老婆子
上夜今日打聽得凸碧山庄的人應差遂与他们無干這

两个老婆子因了月餅菓品并犒賞的酒食來二人吃得已醉且飽早已息灯瞧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灯湘雲笑道到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這捲棚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湘妃竹墩上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值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坐上船吃酒到好這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笑道正是古人常說的好事若求全何所

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淂隴
望蜀之人心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貧窮
之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趁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隨心他
不肯信的必得親歷其境他方知覺了就如咱們兩個
雖父母不在然却也忝在富貴之鄉只你我就有許多不
遂心的事黛玉笑道不但你我不能趁心就連老太太太太
以至寶玉探丫頭等人無論大事小事有理無理其
不能各遂其心者同一理也何況你我旅居客寓之人哉湘

雲聽說恐怕黛玉又傷感起來忙道休說這些閒話
咱們且聯詩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
今日老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的有趣到是助咱們的
興趣了咱兩个都[redacted]作五言就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
何韻黛玉笑道咱們數這个欄杆直棍這頭到那頭
為止他是第几根就用第几韻若是十六根便是一先起
這可新鮮湘雲笑道這到別致于是二人起身便從頭數
至盡頭止得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个韻少作排

律只怕牽強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寶玉笑道到要試試偺們誰強誰弱只是没个紙筆記湘雲道不妨明兒再寫只怕這一点聰明還有寶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弦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到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啟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的比我的却好只是這句又說熟話了就該加勁說了去才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才是縱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沒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于是又聯道

良夜景暄〻　争餅嘲黄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筆来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来再說湘雲笑道這也難不倒我〻也有了曰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笑道分瓜可是實〻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偺們對查了出来大家看〻這会子别耽悮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着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来責塞司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被你得了只是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了玉桂難道我強對了金萱麼再也要補陳些富麗方是方才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遵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只是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点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殺了少

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揺院宇

黛玉笑道對的却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拏些風月來塞責

湘雲道究竟没說到月上也有點綴〻〻方不落題黛玉道

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說他們作什麽不如說咱們只得聯道

吟詩序仲昆　構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就了曰聯道

擬景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誼咲寂

黛玉道說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堦露團朝菌

湘雲咲道這一句怎麽押韻讓我想想曰起身負手想了

一想曰咲道彀了幸而想出一个字來幾乎敗了曰聯道

庭煙斂夕棔（惛）

秋湍寫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好（妙）説這促狭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纔説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个字不知是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〻説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呼作明開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〻知道的竟多黛玉咲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〻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

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一對的也還好只是下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

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經靈兔搗

黛玉不語点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点頭聯道

乘槎訪帝孫　虛輪盈莫定
黛玉笑道又用比興了曰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時黛玉指池中黑影与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个人在黑影裡去了敢是个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了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曰彎腰拾了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的打得水响一个大圓圈將月影蕩散復聚者幾次（寫得出試思若非親歷其妙景者如何模寫得如此）只聽那黑影裡戛然一聲卻

飛起一个白鶴来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来是他猛
然想不到反唬了一跳湘雲想到這个寉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窓灯煙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道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
這一句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
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就有了不然就放著明日再聯也可
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撈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聯道

冷月葬詩硯

湘雲拍手讚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个葬詩魂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作此過于凄涼奇譎（詭）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下句還未得只爲用工在這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人來笑嘻〻說道好詩〻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聯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倒覺得堆砌牽强二人不防倒唬了一跳細看卻是妙玉二人皆咤異（原一咤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妙玉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的好笛我也出來

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脚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兩个聯詩
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才我聽見這
一首詩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愴此亦關人之
氣數所以我出来止住如今老太〻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
想俱已睡熟你兩个丫頭還不知在那裡找你們呢也
不怕冷了你們快同我来到我那里去吃杯茶只怕就天
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是這个時候了三人遂一同来至
攏翠庵中只見龕焰猶清炉香未燼幾个老嬷〻也都睡

了只有小嬛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来現去烹
茶忽聽叩门之聲小丫嬛忙去開门看時却是紫鵑翠
縷与幾个老媽々来找他姊妹兩个進来見他们正吃茶
因都笑道吁我们好找一个園裡走遍了連姨太々那里
都找到了纔到了那山坡底下小庭裡找時可巧那里
上夜的正睡醒了我们问他们々々說方纔延外頭棚下
兩个人說話後来又添了一个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裡
去我们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小丫嬛引他们到那边

去坐著歇息吃茶自已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
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
分高興便咲道從來沒看見這樣高興若不見你這
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还可以見教否若不嫌
時便就燒了若還可改即請改正妙玉咲道也不敢妄改
評讚這是這纔有了廿二韻就意思想着你二位警
句已出再若續時到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
玷黛玉從沒見道妙玉作詩今見高興如此說果然如

此我们雖不將心々可以帶將了妙玉說如今收結還要收
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
捡怪一則失了咱们閨閣面目二則也与題目無涉了林史
二人皆道極是妙玉遂提筆一揮而就遞与他二人道
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来雖前頭有凄楚
之句亦無甚碍了二人接了看时見他續道

香篆鎖金鼎　脂冰膩玉盆　簫憎嫠婦泣
衾倩侍兒温　空帳懸文鳳　閒屏掩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搏　木怪虎狼蹲
贔屓朝光透　罘罳曉霧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歧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雞唱稻香邨　有興悲何繼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　黛玉湘雲
二人皆讚賞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捨近而求遠現有

這樣詩仙在此却天〻去紙上談兵妙玉嘆道明日再潤色
此時想已天明快了到底要歇息〻〻纔是林史二人聽說
便起身告辭帶領了鬟出來妙玉送至门外看他們走遠
方回门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湘雲道大奶〻那里
還有人等著咱們聽去呢如今還是那里去好湘雲
嘆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叫他們聽罷我這一去未免驚
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半夜去罷說著大家走至瀟湘
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纔卸粧寬衣盥漱已

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
雲有擇息之病雖在枕上只白睡不著寶玉又是个心
不足常々先眠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著二
人在枕上翻來覆去寶玉因問道你怎麼還不睡湘
雲微嘆道我有擇息的病況且走了困只有瑞々羅你怎
麼也睡不著寶玉嘆道我這睡不著也並非今日了大約
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卻是你病
的原故所以不足不知下文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石頭記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話說王夫人見中秋已過鳳姐已比先減了雖未大愈然亦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胗脈服藥又開了丸藥方來配調經養榮丸因用上等人參二兩王夫人命取時尋了半日只向小匣內尋了幾枝簪挺粗細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

来都是鬚末王夫人焦燥道用不着偏有但用時再找
不着成日家我說叫你們查一查都歸攏在一處你們再
不聽就隨手混撂你們不知他的好處用起來得多換
買来還不中使呢彩雲道想是沒了就只有這个上
次那邊的太太来尋了些去太太都給過去了王夫人
道沒有的話你再細找找彩雲只得又去找又拿了幾
包藥材来說我們不認得這个請太太自看除了這
个再沒了王夫人打開看時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麼並

沒有一枝人參因又一面遣人去問鳳姐有無鳳姐未説也只有些參膏蘆鬚雖有幾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還要煎藥用呢王夫人聽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問去因上次沒了才往這裡來尋早已用完了王夫人沒法只得親問賈母賈母忙命鴛鴦取出當日所餘的來竟還有一大包皆有手指頭粗細的不等遂稱了二兩与王夫人王夫人出來交与周瑞家的拿出命小廝送与医生家去又命人將那幾包不能辨的也帶了去命医生認了

各記號上來一時周瑞家的又拿了進來說這一包都記上名字了但這包人參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是八十換是不能得的但年代太陳了這東西比別的不同憑是怎樣好的只過一百年後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這個雖成灰然已成朽糟爛木也無性力的了請太太收這個倒不拘粗細好歹再換些新的倒好王夫人聽了低頭不語半日才說這可沒法了只好去買二兩來罷也無心看那些只命都收了罷因問周瑞家的你就去說與外頭的

人揀好的換二兩來倘或一时老太〻問你們只説用的是
老太〻的不必多説周瑞家的要去时寶釵因在坐乃笑道
姨娘且住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没有好的雖有一整
的他們必截作兩三段鑲嵌上芦泡鬚枝摻匀了好賣看
不得粗細我們鋪子里常和參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媽
説了叫哥〻去托个夥計過去和參行商議説明叫他
把未作的原枝好參兌二兩來不妨咱們多使几兩銀子
也得了好參王夫人笑道到是你明白就難為你親自走

一淌明日子是寶釵去了半日回來說已差人去赶晚上就有回信明日一早去配也不遲王夫人自是喜歡因說道賣油娘子水梳頭自來家里有好的万的不知給人多少這會子輪到自巳用反到各處求人去了說畢長嘆寶釵笑說這東西雖然值錢究竟不過是藥原該濟衆散人才是咱們比不得那沒見世面的人家得了這个就珍藏密斂的王夫人点頭道這話極是一时寶釵去後因見無人在家遂喚周瑞家的來前日園

中搜檢的事情可得下落周瑞家的道是〃已和鳳姐
等人商議停妥一字不隱遂回明王夫人〃〃聽了雖驚且
怒却又作難因思司棋係迎春之人皆係那邊的人只得
令人去回邢夫人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邊太〃嗔着王
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几个嘴把子如今他也裝病在家
不肯出頭了況且又是他外孫女兒自己打了嘴他只好裝
个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說如今我們過去回時恐怕又多心
到像似咱們多事的不如直把司棋帶過去一并連贓証

与那邊太〻瞧了不過打一頓配了人再指个丫頭来豈
不省事如今白告訴去那邊太〻再推三阻四的又說既
這樣你太〻就該說理又来說什么了豈不反耽擱了倘或
那丫頭賍空尋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两三天人都有
个偷懶倘一時不到豈不到美出事来王夫人想了一想
說這也到是办了這一件再办咱們家的那些妖精周瑞家
的聽說會齊了那几个媳婦先到迎春房裡回迎春道
太〻们說了司棋大了連日他娘求了太〻〻〻也賞了配人今

日叫他出去另挑好的与姑娘使說着便命司棋打点
走路迎春聽了似有含泪不舍〻意因前夜已聞得别的
丫鬟悄〻的說了原故雖數年之情難捨但事関風化亦
無可如何了那司棋亦曾求了迎春寔指望迎春能死保
赦下的只是迎春語言遲慢耳軟心活是不能作主的司
棋見了這般知不能免因哭道姑娘好狠心哄我這两日
如今怎麼連一句話也沒有周瑞家的等說道就是你還要姑娘
留的你下你也難見園裡的人了依我們的好話快〻收了這

樣子到是人不知鬼不覺的去罷了大家体面些迎春含泪道我知道你幹了什么大不是我還十分說情留下豈不連我也完了你瞧入画也是幾年的怎么說去就去了自然還不止你兩个想這園子裡凡大的都要去呢依我說將來終有一散不如你各人去罷周瑞家的道所以到底姑娘明白還看打發的人呢你放心罷司棋無法只得含泪与迎春磕頭和衆姊妹告別又向迎春耳邊說好歹打聽我受罪替我說个情兒就是主

僕一場迎春亦含泪答應放心于是周瑞家的等人帶了司棋出去院门又命兩个婆子將司棋所有的東西都与他拿着走了没幾步後頭只見綉橘赶来一面也擦着泪一面遞与司棋一个絹包說這是姑娘給你的主僕一場如今一旦分離這个与你作个想念罷司棋接了不覺更哭起来了又和綉橘哭了一回周瑞家的不奈煩只管催促二人只得散了司棋因又哭告道嬸嬸大娘們好歹略徇个情兒如今且歇一歇讓我相好的姊妹跟前辭一辭也

是我们這幾年好了一場周瑞家的等人皆各有事務作這些事便是不已了況且又深恨素日他们大樣如今那里有功夫聽他的話因冷笑道我勸不如走了罷別拉〻扯〻的了我们还看正經事呢誰是〻你一个衣包裡爬出来的辭他们佮什庅他们看你的咲殺還看不了呢你不過是挨一會罷了難道就算了不成依我快走罷一面說一面總不住腳直帶著經後角门出去了司棋無奈又不敢再說只〻得跟了出来可巧正值寶玉從外而入一見帶

了司棋出去又見後面抱着些東西料着此去再不能
来了因聞得上前夜之事晴雯之病亦因那日加重細問問
晴雯又不說是為何上月又見入畫已去今又見司棋亦
走不覺如喪魂魄一般因忙攔住問道那里去周瑞
家的等皆知寶玉素昔行為又恐嘮叨悞事因笑道
不干你事快念書去罷寶玉笑道好姐姐們且站一站
我有道理周瑞家的便道太太的話不許少挨一刻又
有什麼道理我們只知遵太太管不得許多司棋見

了寶玉因拉住哭道他們作不得主你好歹求求太太去

寶玉不禁也傷心含淚說道我不知你作了什麼事晴

雯也氣病了如今你又去都要去了這卻怎麼好周瑞

家的發燥向司棋道你如今不是副小姐了若不聽說我

就打得你了別想著往日有姑娘護著任你們作耗越

說著還不好好的走如今又和小爺拉拉扯扯的成個甚麼

體統那幾個小媳婦不由分說拉著司棋出去了寶玉

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著他們看已去遠了方指著

恨道奇怪〻〻怎庅這些人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

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守園门的婆子聽

了不禁好笑起來因问道這樣說几女兒各〻是好的女

人各〻是壞的了寶玉点頭道不錯〻〻婆子们笑道還有

一句話我們糊塗到要請教方纔說时只見几个婆子走

來忙說道你们小心傳齊了伺候此时太〻親自來園裡

在那里查人只怕還查到這裡來呢又吩咐快叫怡紅院

的晴雯姑娘的哥嫂來在這里等着領出他妹〻去因又

咲道阿彌陀佛今日天睜了眼把這一个禍害妖精退送了大家清淨些寶玉一例得王夫人進來親查料定晴雯也站不住了早飛也似趕了去所以這後來趣願之語竟未聽見寶玉及到了怡紅院只見一羣人在那里王夫人在屋裡坐著一臉怒色見寶玉也不理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從炕上拉了下來蓬頭垢面兩个女人攙架起來去了王夫人分付只許把他貼身衣服撂出去餘者將衣服留下給丫頭們穿又命把這裡所有的丫頭

們都叫来一一過目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惱之後王善保家的趁勢告倒了晴雯本處有人和園中不睦的有隨機趁便下了些話王夫人皆記在心是節間有碍故忍了兩日今日特来親自閱人一則為晴雯猶可二則因竟有人指寶玉為由說他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裡的丫頭們不長進教習壞了因這事更比晴雯一人較盛乃從襲人起已至極小的粗活小了頭們个个親自看了一遍因問誰是和寶玉一日的生日本人不敢答應老嬤嬤指道這

一个蕙香又叫作四兒的是同寳玉一日生日王夫人細看了一看雖比不上晴雯一半却也有几分水色視其行止聡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王夫人冷笑道這也是个不怕臊的他背地里說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這可是你說的打諒我隔的遠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雖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時〻都在這裡難道我一个寳玉就白放心憑你們勾引壞了不成這个四兒見王夫人說着他素日和寳玉的私語不禁紅了臉低頭垂泪王夫人

即命也快把他家的人叫来領出去配人又問誰是耶律
雄奴老媽〻們便將芳官指出王夫人道唱戲的女孩子
自然是狐狸精了上次放你們〻〻又懶待去可就該安
分守已纔是你就成精鼓搗起来調唆着寶玉無所
不為芳官咲辯道並不敢調唆什庅王夫人咲道你還强
嘴我且問你前年我們往皇陵上去是誰調唆寶玉
要柳家的丫頭五児幸而那丫頭短命死了不然進来
了你們又連夥聚黨遭害這園子你連你的乾娘都欺

倒了豈止别人曰喝命喚他乾娘來領去就賞他外頭自尋个女壻去罷把他的東西一概給他又吩咐上年凡有姑娘分的戲女孩子們一概不許留住園裡都令其各人乾娘帶出自行聘嫁一語傳出這些乾娘皆感恩稱願不盡都約齊來与王夫人磕頭回去王夫人又滿屋裡搜揀寶玉之物凡畧有眼生之物一并命人收的收捲的捲着人拏到自已房内去了因說這纔干淨省得旁人口舌因又吩咐衆人麝月等你們小心往後再有一点分外之事我一概

不饒因教人查看了今年不宜遷挪暫且挨過今年明
年一并給我仍舊搬出去心淨說畢茶也不吃逕帶領衆
人又往別處閱人且說不到後文如今且說寶玉只當王夫人
不過來搜檢〻〻無甚大事誰知竟這樣雷嗔電怒的來
了所責之事皆係平日私語一字不爽料必不能挽回的
雖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際自不敢多言一句
多動一步一直送王夫人到沁芳亭王夫人命回去好生
念〻那書仔細明兒問你纔已發下恨了寶玉聽時如此

說方回來一路打算雖這樣犯舌況這裡事也無人知道如何就都說着了一面想一面進來只見襲人在那裡垂淚且去了心上第一等人豈不傷心便倒在床上也哭起來襲人知他心內別人還猶可獨有晴雯是第一件大事乃推他勸道哭也不中用了你起來我告訴你晴雯今日已经好了他這一家去倒心淨養几天你果然捨不得他等太太氣消了你再求老太太慢慢的叫他進來也不難不過太太偶然信了人的誹言一时氣頭上如此罷了寶玉哭

道我究竟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襲人道太〻只嫌他生的太好了未免輕佻些在太〻是深知這樣人似的人必不安靜所以恨嫌他像我們這粗〻笨〻的倒好寶玉道這也罷了咱們私自頑話怎麼也知道了又沒外人走風這可奇怪襲人道你有甚忌晦〔諱〕一時高興了你就不管有人無人了我也曾使過眼色也曾遞過暗號被那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覺寶玉道怎麼人〻的不是太〻都知道單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紋來襲人聽了這話心内一動低

頭半日無可回答因復笑道正是呢若論我們也有頑笑不留心的孟浪去處怎麼太太竟忘了想是還有別的事等完了再發放我們未可知寶玉哭道你是頭一個出了名的至善至賢之人他兩個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還有孟浪該罰之處只是芳官尚小過于伶俐些未免倚強壓倒了人惹人厭四兒是我悞了他還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來作些細活未免奪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樣從小兒在老 三三六二

太〻屋裡過來的雖然他生得比人強些也沒有妨碍去處就只是他的情性爽利口角鋒鋩些〻究竟也未曾得罪你們想是他過于生得好了反被這好所悞說畢復又哭起來黛玉聽了細揣此話好似寶玉有疑他們之意〻竟不好再往前勸因嘆道天知道罷了此時也查不出人來了白哭一會子也無益了到是养着精神等老太〻喜歡時回明白了再要他來是正理寶玉冷笑道你不必虛寬我的心等到太〻平服了再瞧勢頭去要時知他這病等得等

不得他自幼上来嬌生慣養何嘗受過這一日委曲連我知道
他的性格还時常沖撞了他他這一下去就如一盆纔抽出嫩
箭的蘭花送到豬窩裡去一般况又是一身重病里頭一
肚子悶氣他又沒有親爹娘只有一个醉泥鰍姑舅哥
哥他這一去一時也不慣的那裡还等得幾日知道还能見
他一面兩面不能了說着又越發傷心起来襲人笑道可
是你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点灯我們偶然說一句略妨
礙些的話就說不利之談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該的了他便比別人

姣些些也不到這樣起來寶玉道不是我妄口咒他今年春
天已有兆頭的襲人忙問何兆寶玉道這堦下好好的一棵海
棠花竟無故死了半邊我就知有異事果然應在他身上
襲人聽了又笑起來說道我待不說又掌不住你太也婆婆
媽媽的了這樣的話豈是你讀書的男人說的草木怎
又關係起人來了若不婆婆媽媽的真也成个獃子了寶
玉嘆道你們那里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
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若用大題

目比就有孔子廟前之檜坟前之著諸葛祠前之栢岳武
穆坟前之松這都是堂〻正大隨人之正氣千古不磨之物世、
則萎世治則榮几千百年了殆而復生者几次這豈不是兆應
小題目比就是楊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藥端正樓之相思
樹王昭君墓上之艸豈不也靈驗所以這海棠也應其人將
亡此花先就死了半邊襲人聽了這篇痴話又可笑又可嘆
因笑道眞〻這話越發說上我的氣來了那晴雯是个什么
東西就費這樣心思比這些正經人來還有一說他縱好也

滅不過我的次序去便是這海棠也該先來比我也還輪
不到他想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說忙握他的嘴勸道這
是何苦一个未清你又這樣起來罷了再別提這事到弄
的去了三个又饒上一个襲人聽說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
你也不能了局寶玉道從此休提起全當他們三个死了
也不過如此况且死了的也曾有了沒見我怎樣此一理也如
今且說現在的到是把他的東西瞞上不瞞下悄々的
打發人送出去与他再或有咱們常日積攢下的錢拿

几吊出去給他養病也是你姐妹好了一場襲人聽了笑道你太把我們看小器沒人心了這話還等你說我才已將他素日所有衣服以至各什物總打点下都放在那里如今人多眼雜又恐生事等到晚上悄悄的叫宋媽媽給他拿去不但他的我還有些些東西送他再者他的月錢攢下几吊也給他拿出去我還有攢下几吊也給他去罷寶玉聽了感謝不盡襲人咲道我原是久已出名的賢人連這一点子現成的好名兒還不會買來不成寶

玉聽了方才点的話忙陪笑撫慰一時晚間果密差宋媽媽
送去寶玉將一切人穩住便獨自得便出了後角門央一个老
婆子帯他到睛雯家去瞧瞧先這婆子百般不肯只說怕
人知道回了太太我還吃飯不吃飯無奈寶玉死活央告
又許了他些錢那婆子方帯了他来這睛雯當日係賴大
家用銀買的那時睛雯才交十歲尚未留頭因常跟
着賴媽媽進来賈母見他生得伶俐標緻十分喜愛故
此賴媽媽孝敬了賈母使喚後来所以到寶玉房中睛雯進

来时也不記得家鄉父母只知有个姑舅哥〻專能庖宰也流落在外故又求了賴家的收買進来吃工食賴家的見晴雯雖到賈母跟前千伶百俐嘴尖性大却到還不忘舊故又將他姑舅哥〻收買進来家理一个女孩子配了他成了房後誰知他姑舅哥〻一朝身安泰就忘却當年流落時任意吃酒家小也不顧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見他不顧身命不知風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嘆紅顔寂寞之悲又見他氣量寬宏並無嫉妬枕席之

意這媳婦遂恣情縱慾滿宅內便延攬英雄收納才俊
上〻下〻竟有一半是他考試過的若問他夫妻姓甚名誰便
是上面賈璉所接見的多渾虫灯姑娘兒的便是了那燈
姑娘吃了飯去串门子只剩下晴雯一人在外间房內爬着
寶玉命那婆子在院门外瞭哨他獨自掀起草簾進
来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芦蓆土炕上幸而衾褥還
是舊日鋪的心內不知自己怎庅纔好因上来含泪伸手輕
輕的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著了風又受了哥

嫂的一夕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纔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
他強展星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忙一把死
攥住他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來我只當不得見
你了接着便嗽个不住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晴雯道阿彌陀
佛你來的好且把那茶倒碗我喝渴了這半日叫半个人也
叫不着寶玉聽說忙拭淚問茶在那裡晴雯道那爐台
上就是寶玉看时雖有个黑砂銱子却不像个茶壺只得
棹上去拿了一个碗也甚大甚粗不像茶碗未到手內先

就悶得油膩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淡了兩次復
又用汕過方提砂壺斟了半碗看絳紅的也不大成茶晴雯
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咱們的茶
寶玉聽說先自嚐了一嚐並無清香只有些茶味只一味苦
澀略有茶意而已嚐畢方遞于晴雯只見晴雯如得甘
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好茶
他常看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說得飽飫
烹宰飢饜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一面

想一面流泪問道你有什庅説的趂着没人告訴我晴雯嗚咽道有什庅可説的不過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道横竪不過三五日的光景我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雖生的比别人畧好些並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庅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躭了虚名而且臨死不是説句後悔的話早知如此我當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癡心傻意只説是大家横竪在一處不想平空生出這一節話来有冤無處訴説畢又哭寶玉拉着他手只覺瘦

如枯柴腕上猶帶着四个銀鐲因泣道且卸下這个来等好了再帶上罷因与他卸下来擱在枕下又說可惜這兩个指甲好容易長了二寸長這一病好了又損好些晴雯拭淚就伸手取了剪將左手上兩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又伸手向被內將貼身穿著一件舊紅綾襖脫下並指甲都與寶玉道這个你收了以後猶如見我一般快把你的襖兒脫下来我穿我將来在棺材裡獨自躺著也就在怡紅院一樣了論理不該如此既躭了虛名我也是無可如何了寶玉

聽說忙寛下換上蔵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们看見了
要问不必撒謊就說是我的既耽了虛名越索性如此也不過
這樣了晴雯此舉勝襲人多矣真一字一哭也又何必魚水相得而後為情哉一語未了只見他嫂子笑嘻嘻
掀簾進來說道好吓你两個的話我都聽見了又向寶玉道
你一个作主子的跑到下人房裡來作什庅看我年輕又
俊敢是來调戲我庅寶玉聽說唬的忙陪笑好姐姐快
別大聲他伏侍我一場我私自來瞧瞧他燈姑娘便一手拉了
寶玉進裡间來笑道你不叫嚷也容易只是依我一件事說

著便坐在炕沿上却緊〻的將寶玉摟入懷中寶玉如何見過
這个心内早突〻的跳起來了急的滿面紅脹又怕只說好姐
姐別鬧灯姑娘乜斜醉眼笑道呸成日家聽見你風月場中
慣作工夫的怎麼今日就反訕起來寶玉紅了臉笑道姐〻放
手有話咱們好說外頭有老媽〻們聽見什麼意思灯姑娘
笑道我早進來了已叫那婆子去園門等著呢我什麼似的
今兒等著了你雖然聞名不如見面空長了一个好模樣兒
竟沒藥性炮燡只好粧幌子罷了到比我還發訕怕羞可知人

的嘴一概聽不得就比方說我們姑娘下來我也料定你
們素日偷雞摸狗的我進來一會子在窗下細聽你二人
若有偷雞摸狗的事豈有不談及于此誰知你兩個竟
還是各不相擾可知天下委曲事也不少如今我反後悔錯
怪了你們既然如此你但放心以後只管來我也不囉唣你宝
玉聽說纔放下心來方起身整衣央道好姐姐你千萬照
看他兩天我如今去了說畢出來又告訴晴雯二人依依不捨
少不得一別晴雯知寶玉難行遂用被蒙頭總不理他寶玉

方出来意欲到芳官四兒處去無奈天黑出来了半日恐裡面人找他不見又恐生事遂且進園来了明日再作計較因乃入後角门看角门的小厮正抱鋪蓋進裡邊来裡邊媽々们正查人若再遲一步也就閉了寶玉進入園中且喜無人知道到了自己房内告襲人只説在薛姨媽家去的也就罷了一时鋪床襲人不得不问今日怎麽睡寶玉道不管怎麽睡罷了原来這一二年间襲人已王夫人看重了他々越發自要尊重凡背人之處或夜晚之间總

不与寶玉狎昵較先幼时到反疎遠了况雖無大事辦理一應針黹並寶玉及諸小丫嬛们凡出入銀錢衣履什物等事也正煩瑣且有吐血舊症雖愈每因勞碌風寒所感即嗽中帶血故尔夜间總不与寶玉同房寶玉夜间長醒又極胆小每醒必喚人因晴雯睡卧警醒且舉動輕便故一應茶水起坐呼喚之任皆悉委他一人所以寶玉外床只是他睡今他去了襲人只得要问因思此任比日间要緊寶玉既答不管怎樣襲人只還依舊之意仍將

自己鋪蓋搬来設于床外寶玉發了一晚上獃及催他
睡下襲人等也都睡後聽見寶玉在枕上長吁短歎覆去
翻来至三更已後方漸漸的安頓了畧有鼾聲襲人方
放心也就睡着沒半盞茶时只聽寶玉曰要吃茶襲
人忙下去向盆内洗過手後煖壺内倒了半盞茶吃
過乃笑道我近来叫慣了他却忘了是你襲人笑道他
一作来时你也曾睡夢中直叫我半年後才改了我知道這
晴雯人雖去了這两个字只怕是不能去說着大家又卧

下寶玉又番轉了一个更次至五更方睡去时只見晴
雯從外頭走来仍是往时形景進来笑向寶玉道
你们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别過了説着回身便走寶玉
忙叫時又將麝月叫醒麝月還只當他慣了口乱叫却見
寶玉哭了説道晴雯死了麝月咲道這是那裡話你就知是
胡鬧被人聽見什麽意思寶玉那裡肯聽恨不得一時
亮了就遣人去問信及至亮時就有王夫人房裡小丫
鬟走来叫開门傳王夫人的話那時叫起寶玉快洗臉

換了衣裳快来回今日有人請老爺尋秋賞桂花老
爺因喜歡他前兒作詩好故此要帶他們去這都是
太太的話一句别錯了你們快飛告訴去立逼他快来老爺
在上房裡還等他們吃麵茶環哥兒已来了快飛飛再
着一人去叫蘭哥兒也要這等說裡面婆子聽一句應一句
一面扣鈕子一面開门早有兩三个人一行扣衣一行分頭去
叫醒人聽得扣院门便知有事一面命人問时自己已起
来了聽得這話忙促人来舀水洗面促寶玉起来盥漱

他自去取衣因思跟賈政出门便不肯拏出十分出色
新鮮衣履来只揀那二等成色的来寶玉此時亦無法
只得悵悵的前来果然賈政在那里吃茶十分喜悦寶玉
悵行了省晨之禮賈環賈蘭二人也都見過了寶玉
賈政命坐吃茶向環蘭二人道寶玉讀書不如你兩
个論題聯和詩這種聰明你們皆不及他今日此去未
免强你们作詩寶玉須聽便助他们兩个王夫人等自
来不曾聽見這等考語真是意外之喜一時候他父子

二人等去了方欲過賈母這邊来时只見芳官等三兩个
乾娘走来回說芳官自前日太〻的恩典賞了出去他就
瘋了似的茶也不吃飯也不用勾引上葯官蕊官三个人尋
死覓活要剪了頭髮作尼姑我只當是小孩子一时出去
不慣也是有的隔兩日想他就好了誰知越鬧越凶打罵
着也不怕實在沒法所以來求太〻或是依他們作尼姑去
或教導他们一頓賞給別人作女兒去罷我们也沒這福
氣王夫人聽了道胡說那裡由他們起来佛门也是輕入

進去的每人打一頓給他們看還㑹不㑹了當下因八月
十五日各廟內上供去各廟內皆有姑子來送供尖之例王夫人
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菴的智通与地藏菴的圓信住
兩日至今未回聽得此言巴不得拐兩個女孩子去作活使
喚因都向王夫人道咱們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
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說佛門容易難
入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是連一切眾生無論
雞犬皆要度脫無奈迷人不醒各人果有善根能醒悟

即可以脫輪迴所以經上現有虎狼蛇蟲得道者就不少如今這兩三个姑娘既然無父母家鄉又遠他們既經了富貴又想從小命苦這風流行次知道將來終身怎樣所以苦海回頭立意出家修修來世也是他們的高意

石頭記第七十八回

老學士閑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話說兩个尼姑領了芳官等去後王夫人便往賈母處来晨省見賈母歡喜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个晴雯那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聽見他比別人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若養好了也不用

叫他進来就賞他配家人去也罷了再那几个学戲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出去了一則他们都會戲口裡沒輕沒重只會混說女孩兒聽了如何使得二則他们既唱了會戲白放了他们也是應該況了頭们也太多若說不穀再挑上幾个来也是一樣賈母聽了点頭道這到是正理我也正想着如此呢但晴雯那了頭我看他甚好怎麼就這樣起来我的意思這些了頭的模樣兒爽利言語針線多不及他將来只他還可以給寶

玉使喚得誰知變了王夫人道老太太挑中的人原不錯
只怕他命裡沒造化所以得了這个病俗語又說女大十八
變況且有了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調歪老太太這有什麽
不曾經驗過的三年前我就留心這件事先只取中了他
我便留心冷眼看去他色色雖比別人强只是不大沉重
若說沉重知大禮莫若襲人第一雖說賢妻美妾然
也要情性和順舉止沉重的更好些就是襲人的模樣
雖比晴雯畧次一等然放在房裡也算是一二等的了況

且行事大方心地老實這几年来從未隨着寶玉淘氣
凡寶玉十分胡鬧的事他自有死勸的因此品擇了二年一点
不錯了我就悄悄的把他月分不止住我的月分銀子裡批
出二兩銀子来給他不過使他自已知道越發小心效好之
意具不明說一則寶玉尚小老爺知道了又恐說耽悞了
書二則寶玉再自為是自已跟前人不敢勸他說他反倒
縱起性来所以直到今日纔回明老太太賈母聽了笑道
原来這樣如此更好了襲人本来從小兒不言不語我只

說他是沒嘴葫芦既是你深知豈有錯悞的而且你這不說明与寶玉的主意更好且大家別提這事只是忍裡知道罷了我深知寶玉是个不聽妻妾勸的我也解不過来也從未有見過這樣的孩子別的淘氣都是應該的只是這種待丫頭們却是難得我為此也躭心每冷眼察看他和丫頭們鬧必是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所以愛親近他們即細細的察試究竟不是為此豈不奇怪想必他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說的大家笑了王夫人又

回今日賈政如何誇奬如何帶他進去賈母聽見更加喜悦只一时只見迎春粧扮了前来告辭過去鳳姐也来晨省伺候過早飯又説咲了一回賈母歇午睡後王夫人便喚了鳳姐問他丸藥可曾配來鳳姐道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湯藥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見他復出也就信了因告訴攆逐晴雯等事又説怎麽寶丫頭私自回家去了你們都不知道前兒順路我都察了情知蘭小子新進來的這个奶子也十分妖喬我也不

喜歡我也說与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罷況且蘭小
子也大了用不着這奶子了我因問你大嫂子寶丫頭出去
難道你不知道不成他說是告訴了他的不兩三日等你姨
媽好了就進来你姨媽究竟沒甚大病不過是咳嗽腰
疼年年如此他這一去必有原故敢是有人得罪了他不成
那孩子心重親戚們住一塲别得罪了人反不好了寶釵笑
道誰可好好的得罪他們天天在園子裡左不是他們一羣
人王夫人道别是寶玉有嘴無心傻子是的從来沒个忌諱

高興了信嘴胡說也是有的鳳姐笑道這可是太々過
餘與操心了若說他出去幹正經事說正經話却像個傻
子若只叫他進在這些姊妹跟前以至於大小丫頭的跟前
他最有儘讓又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惱他的
我想薛妹子去想必為前事搜撿衆丫頭的東西的原
故他自然為信不及園裏人才搜撿他又是親戚也有了
頭老婆在內我們又不好搜撿了恐我疑他所以多了
這個心自己迴避了也是應該迴避嫌疑的王夫人聽了這話

不錯遂低頭想了一想便命人請了寶釵來分晰前日的事
以解他的疑心又仍命他進來照舊居住寶釵陪笑道我
原當早出去的是姨娘有許多的大事所以不便來說可巧
前日媽又不好了家裡兩个靠得的女人也病了我所以趁便
出去了姨娘今日既然知道了我正好明講出情理來就
從今日辭了好搬東西的王夫人鳳姐都咲道你太固執了
正經搬進來為是休為沒要緊的事踈遠了親戚寶
釵咲道這話說的太不解了並不為什麼事我出去為的

是媽近來神思比先大減了且夜間晚上沒有靠得的人通共我一个二則如今我哥〻眼看娶嫂子了多少針線活計並家裡一切動用器皿尚有未齊備的我也須得幫着媽去料理姨娘和鳳姐〻〻都知道我們家的事不是我撒謊三則自我在園里東南上小角门子就常開着原是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圖省路也從那裡走那里又無人盤查倘或設、那里出一件事来豈不兩碍臉面而且我進園裡来總原不是大事因前几年〻紀皆小家裡沒事

有在外頭的不如進來姊妹相共或作針線或相頑笑皆比
在外頭自己悶坐著好如今彼此都大了也彼此皆有
事況姨娘這邊歷年皆有不遂心的事那園子也太〻
一時照顧不到皆有倒係惟有少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
所以今日我不但致意辭去之外还要勸姨娘如今該減些
的猶當減些也不為失了大家的体统我看園裡這一向的
費用也竟可以免的說不得當日的話姨娘深知我们
家的難道我们家當日也是這樣零落不成鳳姐聽了

這篇話便向王夫人咲道這話依我的主意竟不必强他了王夫人点頭道我也無可回答只好隨你罷了說話之間只見寶玉等已回來說他父親還未散恐天黑了所以先叫我們回來了王夫人忙問今日可有丟了醜的寶玉咲道不但不丟醜還拐了許多東西来接着就有老婆子們從二門上小厮手内接了東西来王夫人一看时只有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三串玉絛環三个寶玉說道這是梅翰林送的那是楊侍郎送的這是李

員外送的每人一分說着怀中又取出一个旃檀香小護身佛
来說這是慶國公单給我的王夫人又问在席何人作何
詩詞等語畢只將寶玉一分命人拿着同寶玉蘭環前
来見賈母〻〻看了喜歡不盡不免又问些話怎奈寶玉
一心記着晴雯答應完了話时便說騎馬〻顛了骨頭疼
賈母便說快回房去換衣服踈散就好了不許睡覺寶玉
听了便跑入園来當下麝月秋紋帶了兩个小丫頭来等
候見寶玉辭了賈母出来秋紋便將筆墨拿起来一同

隨寶玉進來寶玉滿口裡說好熱一壁走便摘冠解帶將外面大衣服都脫下來麝月拿著只穿著一件松色綾子夾襖襖內露出血點紅的褲子來秋紋見這條紅褲是晴雯手內針線因嘆道這條褲子已沒收了罷真是物在人去了麝月忙笑道這是晴雯的針線又嘆道真真的物在人亡了秋紋將麝月扯了一把忙咲道這褲子配著松花色襖兒石青靴子越顯出靛青的頭雪白的臉來了寶玉在前只裝聽不見又走了兩步便止步道我

要走一走這怎麼好麝月道大白日裡還怕什麼還怕丢
了你不成回命兩个小丫頭跟着我們送了這些東西去再來寶
玉道好姐〻等一等再去麝月道我們去了就來兩个人手
裡都有東西倒像擺執事的一个捧着文房四寶一个捧
着冠袍帶履成个什麼樣子寶玉聽說正中心懷便讓他
們去了他便帶了兩个小丫頭到一石後也不怎樣只問他二
人道我去了你襲人姐〻打發人去瞧你晴雯姐〻去不
曾這一个答道打發宋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

麽小丫頭說回來說晴雯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日早
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世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只有倒氣
兒的分兒了寳玉忙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
的是娘寳玉拭泪道還叫誰小丫頭道沒有聽見叫
别人寳玉道你胡說想必沒有聽真傍邊那个小丫
頭最伶俐聽寳玉如此說便上來說真个他糊塗又向
寳玉道不但我聽真我還親自偷着看去了寳玉听
說忙問他你怎麽又親自看去了小丫頭道我因想晴雯

姐〻素日与人不同待我们極好如今他雖受了委曲
出去我们不能别淂法子救他只親去瞧〻也不枉素
日疼我们一場就是人知道了回了太〻打我们一頓也
是願受的所以我拚着挨一頓打偷着下去瞧〻誰
知他平生為人聰明至死不變他想着那起俗人不可
說話所以只閉眼養神見我去了便睜開眼拉我手
問寶玉那去了我告訴寔情他嘆了一口氣就說不能
見了我就說姐〻何不等一等他回来見一面豈不兩

完心顧他就笑道你們不知道我們不是死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我如今在未正二刻到司花那里寶玉須得未正三刻才能到家只少到一刻的工夫不能見面世上凡該死之人閻王勾取了過去是差些小鬼來捉人魂若要遲延半刻不過燒些紙錢澆些漿飯那鬼只顧搶錢去了該死的人就可以多待一个工夫我這如今是天上神仙來請豈可捱得時襲我聽了這話竟不大信及進來到房裡留神看

時辰表時果然是未正二刻他嚥了氣正三刻就有人来
叫我们說你来了這时候到都對合寳玉忙道你不識
字看書所以不知道這原是有的不但花有一个神一樣花
有一个神之外还有總花神但他不知還是作總花神
去了還是單管一樣花神這了頭聽了一时謅不出来
恰好是八月時節園中池上芙蓉正開這了頭便見
景生情忙道我也曾问他是管什麽花的神告訴我们
日後也好供養他說天机不可洩漏你既這樣虔誠

我只告訴你〻只可告訴寶玉一个人除他之外若洩
了天机五雷就來轟頂的他就告訴我說他就專
管這芙蓉花的寶玉聽了這話不但不為怪亦且去悲
而生喜乃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須得此人去司掌我
就料定他那樣一个人必有一番事業作雖然超出
苦海從此不能相見也免不得傷感思念因又想雖然
臨終未見如今往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常
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帶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

園来往前次之處来意爲傅抠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
一嚇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几兩發送例銀王夫人
聞知便命賞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罷
女兒癆死的斷不可停著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
得銀一面就僱人来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場上去了剩的
衣服簪環還有四五百斤金之數他兄嫂自收了爲後
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去送殯未回寶玉走来撲
了个空寶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術只得復回身進

園中回至房中甚覺無味因乃順路来找黛玉偏黛玉不在房中问其何往丫嬛回说往寶姑娘那里去了宝玉又至蘅蕪院中只見寂静無人房内搬的空空落落不覺吃一大驚忽見几个老婆子走来寶玉忙问道這是什麽緣故老婆子道寶姑娘出去了這里交付我我们看着還沒有搬清楚我们帮着送了些東西去這也就完了你老人家請出去罷讓我们掃掃灰塵也好從此你老人家省跑這一處的腿了寶玉聽了怔了

半天因看這園中香藤異蔓仍是翠翠青葱比昨日好
似改作凄凉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默默出来又見门外的
一條翠樾堤上也半日無人来往不似當日各房中丫嬛
不一而来者絡繹不絕又俯身看那堤下之水仍是溶溶
脉脉的流将過去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
悲憾一番忽又想道去了司棋入画芳官五人等死了晴
雯今又去寶釵等一處迎春雖無去也不見回来且接
連有媒人来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去了縱生

煩惱無濟于事不如還是去找黛玉去相伴一時來家還是和衆人厮混只這兩三个人只怕同死同歸的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回寶玉想亦當出去候送才是無奈不忍悲感還是不去的好遂又垂頭喪氣的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處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〻〻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到王夫人房中他父親已出去了王夫人命送寶玉至書房

中彼時賈政正與眾幕友談論尋秋之盛又說快事
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雋逸忠義
慷慨八字皆備到是個好題目大家要作一首輓詩眾
幕賓聽了都請教係何等妙事賈政乃道當日曾有
一位王封曰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又
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每公餘輒閑筵宴
連日令眾美女戰鬥攻拔之事其女中有姓林行四者
女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為林四娘恒王最得意

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為姽嫿將軍衆幕賓都称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反更覺嫵媚風流真絶世奇文想這恒王也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賈政咲道這話自然是如此但更有可奇而嘆之事衆幕賓都俄然驚問道不知底下還有何等奇事賈政道誰知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恒王意為犬羊之衆不足大舉因輕騎前勦賊衆頗有詭譎智術兩戰不勝恒王

遂為衆賊所戮于是青州城内文武各官各〻皆謂王尚不勝你我何為遂將有獻城之舉林四娘得聞凶報遂集聚衆女將發令説道你我皆向蒙天恩載天履地不能報其萬一今王既殞身國患我意亦當殞身殉王尒等有願随者即時随我前往有不願者亦早各散衆女將聽他這様都一齊説願意于是林四娘帶領衆人連夜出城直殺至賊營裡頭衆賊不防也被斬戮了几个首賊然後大家見是个女人料

不能濟事遂回步倒兵奮力一陣把林四娘一个也不曾留下到作成了這林四娘的一片忠義之心後來報至都中自天子百官無不驚駭想其朝中自然又有人去勦滅天兵一到化為烏有不必深論只就林嬝嬝一節衆位聽了可羨不可羨衆幕友都嘆道實在可羨可奇實是妙題原該大家輓一輓才是說着早有人取了筆硯來按着賈政口中之言稍加改易了几个字便成了一篇短序遞与賈政觀了賈政道不過如此他

們那里已有原序昨日因又奉恩旨著察該前代以來
歷加褒獎而遺落未經請奏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
丐婦人有事可嘉即行彙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
所以他這原序也送往禮部去了大家聽見這新聞
所以都要作一首姽嫿以志其忠義衆人聽了都又
笑道這原該如此只是可更羨者本朝皆是千古未
有之曠典隆恩之歷代所不及處可謂聖朝無闕事
唐虞先就說了竟應在本朝如今年代方不虛此句

賈政点頭道正是說話之間寶玉环蘭皆到賈政命
他們看了題目他兩个雖能詩較腹中之虛實也去
寶玉不遠但一件他兩个終是別途若論学業一道似
高過寶玉論雜学則遠不能及寶玉第二件他兩个才
思滯鈍不及寶玉空靈滑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未免
拘板庸澁那寶玉雖不算是个讀書之人虧他天性敏
捷且素習好些雜書他自謂古人中也有杜撰也有失
誤之處拘較不得許多若只管怕前怕後起來總砌成

一篇也覺得茫無趣味曰心里懷著這个念頭每見一題
不拘難易便他毫不費力如此世上流嘴滑舌之人
無風作浪信著伶口俐舌長篇大論胡扳乱扯敷演
一篇話来雖無稽考却說得四座春風雖有正言厲口
之人亦不得壓倒這一種風流近日賈政邁年名利大
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詩酒放誕之人因在子姪輩中
少不得規以正路近見寶玉雖不讀書竟頗能解些
細評起来也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就思及祖宗們的各

各亦皆如此亦貫门之數雖皆深精學業的也不曾發跡過一个看來宝玉亦不過如此況貫母溺愛遂也不强以學業逼他所以近日是這等待他又要蘭環二人学業之餘怎得亦同寳玉才好所以每作詩必將三人一齊喚來對作閒言少敘且說貫政命他三人各作一首先成者賞佳者額外加賞貫環貫蘭二人前日當着多人作過几首胆量愈壮今看了題目遂自去思索一時貫蘭先有了貫環生恐落後也就

有了二人皆已錄出寶玉尚自出神賈政与衆人且
看他二人的二首賈蘭是一首七言絕句寫道是
姽嫿將軍林四娘　玉為肌膚鐵為腸　捐軀自報
恒王後　此日青州土亦香
衆幕賓看了便皆大讚小哥兒十五歲就如此可知
家學淵源真不誣矣賈政笑道稚子口角也還難為
他又看賈環是一首五言律寫道是
紅粉不知愁　將軍意未休　掩啼離繡幕　抱恨

出青州　自謂酧王德　詎能復冦仇　誰題忠義
墓　千古獨風流
衆人道更佳到是大几歲年紀立意又自不同賈政
道还不大甚錯終不懇切衆人道這就罷了三爺才
不大過兩歲俱在未冠之時如此用了工去再過几
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賈政笑道過奬了只是不肯
讀書的過失又問寶玉怎麽樣衆人道二爺細心鏤
刻定又是風流悲感不同此等了寶玉笑道這個題

似不稱近體須得古体或歌或行長篇一首方能懇切
衆人聽了都立身点頭拍手道我說他立意不同每一
題到手先度其体格宜与殊便是老手妙法就如裁
衣一般未有下剪时須度其身量這題目名曰姽嫿
詞且既有了序必是長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擬温八叉
擊甌歌或擬李長老會稽歌或擬白樂天長恨歌或
擬古詞半咏半序流利飄逸始能盡妙賈政聽了也
合主意遂自提筆向紙上要寫又向寶玉笑道如此甚

好你念我寫若不好我搥你那肉誰許你先大言不慚

了寶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

恒王好武兼好色

賈政寫了看時搖頭道粗鄙一幕賓道這樣方古究竟

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賈政道姑存之寶玉又念道

遂教美人習騎射　穠歌艷舞不成歡　列陣挽戈

為自得

賈政寫出眾人都道只這三句便古朴老健極妙這

四句平敘出最得体貴政道休体謬奬奮且看轉得紹河

寶玉又念道

眼前不見塵沙起　将軍俏影紅灯裡

衆人聽了都叫妙好个不見塵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

紅燈裡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寶玉又念道

叱咤時聞口舌香　霜矛雪劍姣難舉

衆人更拍手叫妙道亦發畫出來了當日敢是寶公

也在座見其姣而且聞其香否不然何体貼至此寶

玉咲道閨閣習武縱任其勇悍怎如男子不待見而可知姣怯之形的了賈政道不快續這又有你說嘴的了寶玉只得又想了一想念道

丁香結子芙蓉絛

衆人都說轉絛蕭的韻更妙這才流利飄蕩而且這一句也綺靡秀媚的妙賈政寫了看道這一句不好已寫過口舌香姣難舉何又如此這是力量不加故又用這些堆砌貨來搪塞寶玉咲道長歌也須得要些詞藻点

綴々々不然便覺蕭索賈政道你只顧用那些這一句底下如何能轉至武事若再多說兩句豈不虵足了寶玉道如此底下一句轉煞住想亦可矣賈政冷笑道你有多大本領上頭說了一句大開門的話如今一句又要連轉帶煞豈不心有餘而力不足些寶玉聽了垂頭想了一想說了一句道

不繫明珠擊寶刀

忙問這一句可還使得眾人拍案叫絕賈政寫了看著

咲道且放著再續寶玉道若使得我便一氣下去了
若使不得越發塗了我再想別的意思出來再另措詞
賈政聽了便喝道多話不好了再作便作十篇百篇還
怕辛苦了你不成寶玉聽說只得想了一會一念〻道
戰罷夜闌心力怯　脂痕粉漬污鮫綃
賈政道又一段底下怎麼樣寶玉念道
明年流寇走山東　強吞虎豹勢如蜂
眾人都道好個走字便見高低了且通句轉的也不板宝

玉又念道

王率天兵思剿滅　一戰再戰不成功　腥風吹折

隴頭麥　日照旌旂虎帳空　青山寂寂水澌澌

正是恒王戰死时　雨淋白骨血染艸　月冷黄沙

䰟守尸

衆人都道妙極妙極佈置敘事詞藻無不盡美且看如

何至四娘必另有妙轉奇句寶玉復又念道

紛紛將士只保身　青州眼見皆灰塵　不期忠義明

閨閣　憤起恒王淂意人

衆人都道鋪叙得委婉賈政道太多了只怕底下累贅寳玉又念道

恒王得意數誰行　就是將軍林四娘　號令秦姬軀趙女　艷李穠桃臨戰場　繡鞍有泪春愁重　鉄甲無聲夜氣凉　勝負自然難預定　誓盟生死報前王　賊勢猖獗不可敵　柳折花残寔可傷　魂依城郭家鄉近　馬踐胭脂骨髓香　星馳羽報

入京師　誰家兒女不傷悲　天子驚慌恨失守
此時文武皆垂首　何事文武立朝綱　不及閨中
林四娘　我為四娘長太息　歌成餘意尚傍徨
念畢衆人都大讚不止又都從頭看了一遍賈政笑道
雖然說了几句到底不大懇切因說去罷三人如得了
赦一般一齊出來各自回房衆人皆無別話不過至晚安
歇而已獨寶玉一心悽楚回至園中猛見池上芙蓉想起
小丫嬛說晴雯作了芙蓉之神不覺又喜歡起來乃看

著芙蓉嗟嘆一回忽又想起死後雖未曾至靈前一祭如
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豈不盡礼比俗人靈前去祭弔而又覺
別致想畢便欲行礼忽又止住道雖如此也不可太草率
也須得衣冠齊整奠儀週備方為誠敬想了一想如今若
學那世俗之奠礼斷然不可竟也还別開生面另立排場風
流奇異于世無涉方不負我二人之為人況且古人有云潢
污行潦蘋荇之賤可以羞王公薦鬼神原不在物之貴賤
全在心之誠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則誄文輓詞也須另出己見

自放手眼也不可蹈襲前人套頭塞填几字搪塞耳目之
文亦必須洒泪泣血一字一咱一句一滴寧使文不足悲有餘萬不可尚
文藻而失悲切况且古人多有激詞非自我今偏作俑乃令人全
感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風一洗皆盡恐不合時宜于功名有碍
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我又不為世人觀閲称讚何必不遠
師楚人云大言招覡離騷九辯枯枝問誰秋水先生大人
傳等法或雜谷單句或偶成短聯或用冥曲或設譬寓
隨意所之信筆寫去喜則以文為戲悲則以言志痛辭

達意盡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于方寸之間哉寶玉本是个不讀書之人再心中已有了這篇歪意怎得好詩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並不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誕意欲杜撰一篇長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物冰鮫縠一幅付楷楷字寫成名曰芙蓉女誄前序後歌又備了四樣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頭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畢將那誄文即挂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諸公看至此只當一笑話看去便可醒倦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
玉謹以羣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
雖微聊以達誠申信乃致祭於白帝宮中撫司秋艷芙蓉
女兒之前曰竊思女兒自臨濁世迄今凡十有六載其先之
鄉籍姓氏湮淪而莫能考者久矣而玉得與衾枕櫛沐之
間棲息宴遊之夕親暱狎褻相與共處者僅五年八月有畸
女兒曩生之昔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其為性則冰
雪不足喻其潔其為神則星月不足喻其精其為貌

則花月不足踰其色姊娣悉慕媖嫻嫗媪咸仰惠德
孰料鳩鴆惡其高鷹鷙翻遭罦罬薋葹妒其臭茝蘭
竟被芟鋤花原自怯豈奈狂飈柳本多愁何禁驟雨
偶遺蠱蠆之讒遂抱膏肓之疚故尔櫻唇紅褪韻吐呻吟
臉杏香枯色陳顑頷[illegible]俗謠謑詬出自屏幃荊棘蓬榛蔓
延戶牖豈招尤則替實攘詬而終既忳幽沉于不盡復
含罔屈于無窮高標見嫉閨幃恨比長沙貞烈遭危
巾幗慘于羽野自蓄辛酸誰憐夭折仙雲既散芳趾難

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香海失靈槎不獲回生之藥眉

黛煙青昨猶我画指环玉冷今倩情誰温鼎炉之剩藥猶存

襟泪之餘痕尚漬鏡分鸞別愁開麝月之奩梳化龍飛

哀折檀雲之齒委金鈿于艸莽拾翠匐于塵埃樓空鳷

鵲徒懸七夕之針帶斷夗央誰續五絲之縷況乃金天屬

節白帝司時孤衾有夢空室無人桐階月暗芳魂与倩

影同消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言皆絕連天衰草豈獨蒹

葭匝地悲聲無非蟋蟀露苔晚砌穿簾不度寒砧雨荔

秋垣隔院稀聞怨笛芳名未泯簷前鸚鵡猶呼艷質將亡檻外海棠預老捉迷屏後蓮瓣無聲鬥草庭前蘭芽枉待抛殘綉線銀箋綵縷誰裁摺斷冰絲金斗御香未熨昨承嚴命既趨車而遠涉芳園今犯慈威復拄杖而遽抛殘柩及聞槥棺被燹慚違共穴之盟石槨成災愧迨同灰之誚尔乃西風古寺淹滯青燐落日荒坵零星白骨楸榆颯颯蓬艾蕭蕭隔霧壙以啼猿遶煙塍而泣鬼自為紅綃帳裡公子情深始信黃土壠中女兒命薄汝

南泪血斑斑洒向西風嗚呼固鬼域之為災豈神靈亦尚妒在
君之塵緣雖淺然玉之鄙意豈終因蓄惓惓之心不禁
諄諄之詢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
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則深為有証何也
昔葉法善攝魂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
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苟非其人惡乃濫乎始信
上帝委託權衡可謂至洽至切庶不負其所秉賦也因
希其不昧之靈或陟降於茲特不揣鄙俗之詞有污慧

醜乃歌而招之曰

天何如是之蒼蒼兮乘玉虬以游乎穹窿邪地何如是之茫茫兮駕猛象以降乎泉壤也望徽蓋之隆離兮仰箕尾之光邪列羽旄而為前導兮衛危虛於傍邪驅豐隆以為庇從兮望舒目以臨邪聽一軋而伊軋兮御鸞鳳以征邪闐馥郁而菱然兮紛衎衎以為候邪炫語語之爍爍兮鏤明月以為璫邪藉葳蕤而成坛時兮爇蓬焰以燭銀膏邪淘觚匏以為觶斝兮漉醴酥以浮桂醑邪瞻雲氣而凝睇兮

彷彿有所現邪俯窮窿而屬耳兮恍惚有聞邪期汗漫而無天開兮忽捐棄余于塵埃邪倩風簾之為輼車兮與鑾聯而携歸邪余中心為之慨然兮徒嗷嗷而何為耶卿偃然而長寢兮豈天運之變於斯耶既窀穸且其安穩兮反其真而復吳化邪余猶然拄梧而懸附兮靈袷余以嗟來耶來兮止兮卿其來耶若夫鴻濛而居寂靜以處雖臨于茲余亦莫睹寥煙蘿而為步障列鎗蒲而森行伍鸞御眼之貪眠釋蓮心之味苦素女約于桂岩

泌妃迎于蘭渚美玉吹笙慶簧擊磬徽嵩岳之妃啟驪山
之姥龜呈洛浦之靈鼓作咸池之舞潛赤水兮龍吟集珠林
兮鳳翥爰恪爰誠匪盈匪營發軔乎蠶城反旌乎元圃既
顯微而若通復氤氳而倏阻離合兮煙雲空濛兮霧雨
靨靄斂兮星高溪山麗兮月午何必蕊之忡忡若寤寐之栩栩
余乃欷歔悵望泣涕彷徨人谷兮雞歷天籟兮賓鶯鳥鸞鼓
而飛魚嘤喋以響晉誌哀兮是禱成禮兮期祥嗚呼哀哉尚
饗

讀畢遂焚帛奠酒猶依依不捨小了頭催至再四方才回身忽聽山石之後有一人笑道且請留步二人聽了不免一驚那小了頭回頭一看却是个人影從芙蓉花中走出來他見了便大嚷有鬼睛雯真來顯魂了唬得寶玉也回頭看時原來是不知是何人要知端的且聽下冊分解

石頭記卷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悮嫁中山狼

話說宝玉纔祭完了晴雯只听花影中有人聲倒唬了一跳即走出来細看不是別人却是林代玉滿面含笑口内說道好新奇的奇〔祭文宝玉笑道從来〕祭文都過于熟濫了所以改了新樣原不過是我一時的頑意誰知又被你听見了有什庅大使不淂的何不改削改削代玉道原稿在那里到要細細一讀長篇太論不知說的是

些〻什庅只听見中間兩句什庅紅綃帳裡公子多情深
黃土壠中女兒薄命這一聯意思却好只是紅綃帳
裡未免熟濫此放着現成真事為什庅不用又听宝玉
忙問什庅現成真事代玉笑道咱們如今都係霞影
紗糊的窗槅何不就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宝玉
听了不禁跌足笑道好極是極到底是你想的出說
的出可知天下古今現成的好景妙事儘多只是愚
人蠢了說不出想不出罷了但只一件雖然這一改

新奶之極但你居此則可在我寔在不敢當說首又
接連說了一二百句不敢代玉笑道何妨我的意即
可為你之意何必分晰淂如此生疎古人異姓尚
然同肥馬衣輕裘敝之而無憾何况咱們宝玉笑道
論交不在肥馬輕裘即黃金白璧亦不當錙銖較量
到是這唐突閨閣萬〻可使不得的如今我稟性將
公子女兒改去竟算是你謙他的到妙况且素日你
你又待他甚厚故今寧可棄此大篇大文万不可棄

此茜紗新句莫若改作茜紗窗下小姐多情黃土壠中丫环命薄如此一改雖于我無涉我也是愜怀的代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頭何用作此語况且小姐丫环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鵑死了我再如此說还不算遲宝玉听了忙笑道這是何為又咒他代玉笑道是你要咒的並不是我說的宝玉道我又有了這一改可極妥當了莫若說茜紗窗下我本無緣黃土壠中卿何薄命代玉听了忡然變色心中雖有無限的

狐疑乱擬外面却不肯露出反連忙含笑点頭称妙説果然改的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幹正経事罷剛才太〻打發人叫你明兒一早快過去大舅〻那边边二姐〻已有人家求准了想是明兒那家人来拜允所以叫你們過去呢宝玉柏手道何必忙我身上也不大好明兒还未能去呢代玉道又来了我劝你把脾氣改〻罷一年大二年小〻一面説一面咳嗽起來宝玉忙道這里風冷咱們只顧猷站在這里快回

去罷代玉道也我家去歇息了明兒再見罷說着便自
取路去了宝玉只得悶悶的轉前又忽想起代玉無
人隨伴忙命小丫頭子跟送回去自己到了怡紅院
中果有王夫人打發老嬤嬤來吩咐他明兒一早過
賈赦那边來與方纔代玉之言相對原來賈赦已將
迎春許與孫家了這孫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係
官出身乃當日寧榮府中之門生算來亦係世交如
今孫家只有一人在京現襲指揮之職此人名喚孫

紹祖生得相貌魁梧体格健壯弓馬嫻熟應酬權便
年紀未滿三十且又家資饒富現在兵部候缺提陞
因未有室賈赦見是世交子姪且人品家當都相稱
合遂青目擇為東床嬌婿亦曾回明賈母賈母心中
却不十分趁意但想來攔阻亦未必听兒女之事自
有天意前因況且是他親父主張何必出頭多事因
此只說知道了三字餘不多及賈政深惡孫家原是
世交當年不過是他祖希慕榮甯之勢有不能了結

之事終拜在門下的並非詩礼名族之裔因此到劝
過兩次無奈賈赦不听也只得罷了宝玉却從未會
過孫紹祖一面的次日只得聊以塞責只听見說娶
親的日子甚急不過今年就要過門的又見邢夫人
等回了賈母將迎春接出大觀園去等事越發掃了
興頭每日痴〻呆〻的不知作何消遣又听得說陪
四个丫頭過去更又跌足自嘆道從今後這世上又
少了五个清潔人了因此天〻到紫菱洲一帶地方

徘徊瞻顧見其軒窗寂寞屏帳倏然不過只有几个
該班上夜的老嫗再看那岸上的蓼花葦葉池內的
翠荇香菱也都學搖﹅落﹅似有追憶故人之態迥
然非素常逞妍鬭色之可比既領畧得如此寥落凄
慘之景是以情不自禁乃信口吟成一歌曰
池塘一夜秋風冷　吹散芰荷紅玉影
蓼花菱葉不勝愁　重露繁霜壓纖梗
不聞永晝敲碁聲　燕泥点﹅污棋枰

古人惜別憐朋友　況我今當手足情

寶玉方纔吟罷忽听後有人笑道你又發什麼歎呢

宝玉回頭忙看是誰原來是香菱宝玉忙轉身咲問

道我的姐〻你這會跑到這里來作什麼許多日子

也不進來逛〻香菱拍手笑嘻〻的說道我何曾不

要來如今你哥〻回來香你哥月回家了那里比

先時自由自在的了纔剛我們奶〻使人找你鳳姐

〻的竟沒找着說往園子裡來了我听見了這話我

就討了這件差進來找他遇見他的了頭說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誰知又遇見了你我且問你襲人姐〻這几日可好怎庅忽然把个晴雯姐〻也没了到底是什庅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〻這地方好空落〻的宝玉應之不迭又讓他同到怡紅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璉二奶〻說完了話正經事再來宝玉道什庅正經事這庅忙香菱道我為你哥〻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緊宝玉

道正是說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尺听見炒嚷了這半年今兒又說張家的好明兒又說李家的後兒又說王家的這些人家的兒女他也不知造了什庅罪呌人好端端的議論香菱道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扳扯別家了宝玉忙問定了誰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門貿易將在順路到了令親底家去這門親原是老親且又和我們是同在戶掛名行商是數一數二的大門戶前日說起來時你們兩府都也知道的

合長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買賣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宝玉忙問如何又称為桂花夏家香菱道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貴其餘田地不用說单有几十頃地獨種桂花凡這長安城裡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官裡一應陳設盆景亦是他家貢奉因此總有這个渾號如今太爺也没了只有老奶〻帶着一个親生的姑娘過活並没有哥兒弟兄可惜他竟一門盡絕了後宝玉忙問道咱們也别管他絕後不絕後只

是這姑娘可好你們大爺怎麼就中意了香菱道一則是天緣二來是情人眼裡出西施當年時又通家往來從小兒都一處廝混過叙親是娘舅兄妹又沒嫌疑這幾年前兒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沒兒子的一見了你哥哥出落的這樣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見了兒子的還勝又令他兄妹見誰知這姑娘出落的落花朵兒似的了在家裡也讀書寫字所以你哥哥當時就一心看準了連當鋪老朝奉夥計們一羣人連

攪了人家三四日他們还留多住好容易苦辭纔放
回家你哥々一進門就咕々唧々的求我奶々去求
親我們奶々原也是見過這姑娘的又且門當戶對
也依了和這里姨太々鳳姑娘商議了几日打發人
去一說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們忙的
狠我也爬不得早些過来又添一个作詩的人了宝
玉冷笑道雖如此說但只我到替你躭心慮後呢香
菱听了不覺紅了臉正色道這說的是什麼話素日

咱們都是斯敬的今日忽然提起這些事來什麼意思怪不得人々說你是個親近不得的人一面說一面轉身走了宝玉見他這樣悵然如有所失獃々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淚下只得沒精打彩還入

怡紅院來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之中猶然叫喚晴雯或魘々驚怖種々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体發熱

此皆抄檢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淒之所致兼以風寒外感故釀成一疾臥床不

起賈母听得如此天〻親來看視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睛雯過于逼責了他心中雖如此臉上却不露出只分付衆奶娘等好生伏侍看守一日兩次帶進醫來胗脉下藥一月之後方緣漸〻的痊愈好生保養過一百天方許動葷腥油麵等物方可出門行走這一百日連院門前皆不許到只在房中頑笑四五十日後就把他拘約的火星乱迸那里忍奈得住雖百般設法無奈賈母王夫人不從也只得罷了因

此和些丫頭們無所不至恣意耍頑作戲又听見得
薛蟠擺酒唱戲熱鬧非常已娶親入門聞這夏家小
姐十分俊俏也畧通文翰宝玉恨不得就過去一見
纔好再過些時又聞得迎春出了閣宝玉思及當時
姊妹一處耳鬢廝磨從今一別縱得相逢也不似先
前那等親密眼前又不能去一望真令人悽惶迫切
之至少不得潛心忍耐暫與這些小姊們厮鬧釋悶
幸免賈政責備逼迫讀書這百日內只不曾拆毀了

怡紅院和這些丫頭們無法無天凡世上所無之事
都頑耍出來如今且不講且說香菱自那日搶白了
宝玉之後心中自為宝玉有意唐突他怨不得我們
宝姑娘不敢親近可見我不如宝姑娘遠矣怨不得
林姑娘時常和他角口氣得痛哭自然唐突他也是
有的了從此到要迴避總好因此以後連大觀園也不
輕易進來了日日忙乱著薛蟠娶過親自為得了護
身符自己身上分些責任到底比這樣安寧些二則

又聞得是个有才有貌的俊人自然是典雅和平的故此他心中盼過門的日子比薛蟠還急十倍好容易盼得一日娶過了門他便殷勤小心服侍原來這夏家姑娘今年方十七歲生得亦頗有姿色亦頗識得几个字若論心中的邱壑涇渭頗步熙鳳之後塵只吃虧了一件從小時父親去世的早又無同胞弟兄寡母獨守此女嬌養溺愛不啻珍宝凡女兒一舉一動彼母皆百依百順因此未免嬌養太過竟釀成

盜妬的心氣愛自己尊若菩薩窺他人臭若糞土外具花柳之姿內稟風雷之性在家中時常就合了姊們使性弄氣輕罵重打的今日出了閣自為要作當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兒時腼腆溫柔須拿出來纔直壓的住人況且見薛蟠氣質剛硬舉止驕奢若不趁熱竈一氣炮製熟爛將來必不能自豎旗幟矣又見有香菱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愛妾越發添了宋太祖滅南唐之意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之心因

他家種桂花他小名就喚作金桂他再不許人口中帶出金桂二字來凡有不留心誤道一字者他定要苦打重罰纔罷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須淂另換一名因想桂花曾有廣寒嫦娥之說便將桂花改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薛蟠本是憐新棄舊的人且是有酒量無飯量的如今淂了這一丁妻子止在新鮮興頭上凡事未免儘讓他些那夏家金桂見了這般形景便也試著他一步緊似一步一

月之中二人氣槩还都相平至兩月之後便覺薛蟠的氣槩漸次低矮下去一日薛蟠酒後不知要行何事先與金桂商議金桂執意不從薛蟠忍不住便發了几句賭氣自行之這金桂便氣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湯不進粧起病來請醫生療治又說氣血相逆當進寬胸順氣之劑之薛姨媽恨的罵了薛蟠一頓說如今娶了親眼前抱兒子可还是這樣胡鬧人家鳳凰蛋似的好容易養了一个女兒比花朶还輕巧原

看的你是个人物纔給你作老婆你不說收了心安
分守已一心一計和々氣々的過日子還是這樣胡
鬧咻嗓黃湯折磨人到這會子花錢吃藥白遭心一
夕話說的薛蟠後悔不迭反來安慰金桂金桂見婆
々如此說丈夫越發得了意更粧出些張致來揔理
薛蟠薛蟠惟自怨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後纔漸
々的哄轉金桂心來自此便加倍小心不免氣槩又
矮了半截下來那金桂見丈夫旂纛漸倒婆々良善

也就漸〻的持戈試馬起來先時不過挾制薛蟠後來倚嬌詐媚將及薛姨媽後將至薛宝釵宝釵久察其不軌之心隨机應变暗以言語弹壓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尋隙又無隙可乘只得曲意俯就一日金桂無事因和香菱閑談問香菱家鄉父母香菱皆荅忘記金桂便不悅說有意欺瞞了他因問香菱二字是誰起的名字香菱便荅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〻都說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就不通香菱忙香

道噯喲奶奶：不知道我們姑娘的學問連我們姨老爺時常还誇呢金桂听了將脖項一扭嘴唇一撇鼻孔裡哧了兩聲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誰聞見香來着若說菱角花香了正經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就連荷葉蓮蓬都是有一股清香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夜或清早細領畧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兒都好聞呢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般清香就令人心

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蘭花桂花到香的不好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接口道蘭花桂花的香又非別花之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了嬛名喚宝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臉說道要死要死你怎庅直叫起姑娘的名字來了香菱猛省到反不好意思忙倍笑賠罪說一時說順了嘴奶奶別計較金桂笑道這有什庅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這个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換一个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

道奶々說那里話此刻連我一身一体俱属奶々何
得換一名字反問我服不服叫我如何當得起奶々
說那一个字好用那一个金桂冷笑道你雖說得是
只怕姑娘多心說我起名字反不如你々能不了几
日就駁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奶々有所不知當日買
了我來時原是老奶々亦發不與姑娘相干況且姑
娘又是極明白的人如如何惱得這些呢金桂道
香字既這樣說竟不如秋字妥當菱角菱花皆盛於秋

豈不比香字有來歷些麼香菱笑道就依奶奶奶奶這麼罷
了自此後遂改了秋字寶釵亦不在意只因薛蟠是
个天性得隴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見金桂的
丫鬟寶蟾亦有几分姿色舉止輕浮可愛便時常要
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寶蟾解雖亦解事只怕有金
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頗覺察其
意想有正要擺布香菱無處尋隙如今既看上了寶
蟾且捨出寶蟾去與他他一定就合香菱疎遠了我

且乘其時擺佈了香菱那時寶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處了可打定了主意伺机而行這日薛蟠晚間微醺又命寶蟾到茶來吃薛蟠接碗時故意捏他的手寶蟾又喬粧躲閃連忙縮手兩下失悮豁啷一聲落地潑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說寶蟾不好生拿寶蟾說姑爺不好生拿金桂冷笑道兩個人的調腔都夠使了別打諒誰是獃子薛蟠低頭微笑並不語寶蟾紅了臉出去一時安歇之時金桂便

故意的攛薛蟠別處去賭省得你饞勞餓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作什庅和我說別偷〻摸〻不中用薛蟠听了仗酒蓋着臉便趁勢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〻你若把宝蟾賞了我你要怎庅樣就怎庅樣你要活人腦子也弄了來給你金桂笑道這話好不通你愛誰說明了就收在房省得別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庅呢薛蟠喜的稱謝不盡是夜曲盡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門只在家中廝守越

發放大了胆子至午後金桂故意出去讓個空兒與他二人薛蟠便拉：扯：寶蟾心裡也知八九個了也就推半推半就正要入港金桂是有心等候料着在难分之際便教了頭小捨兒過來原來這小了頭也是金桂從小兒在家使喚的因他自幼父母雙亡無人照便大家叫他小捨兒專作些粗笨的生活金桂如今有意獨喚他來分付道你去告訴秋菱到我屋裡將手帕取來不必說我說的小捨聽了一逕

尋着香菱說菱姑娘奶々的手帕子忘記在屋裡了
你、去去取來送上去豈不好香菱正因金桂近日每
々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听了這話
忙徃房裡來取不妨正遇見他二人推就之際一頭
撞了進去自己到羞的耳面飛紅忙轉身廻避不迭
薛蟠自為過了明路的除了金桂無人可怕所以連
門也不閉香菱撞來故也畧有些々慚愧還不十分在
意無奈寶蟾素日最是要強說嘴的今既遇見了香

菱便恨無地縫可入忙推開薛蟠一逕跑了口内还
恨怨不迭說他強姦力逼等語薛蟠好容易圈哄的
安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興頭变作了一腔
惡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說趕出来啐了两口罵
道死娼婦你這會子作什麽来撞屍遊魂香菱料事
不好三步兩步早已跪了薛蟠再来找宝蟾已無踪
跡了於是恨的只罵香菱至晚飯後已吃得醺醺然
洗澡時不妨水略熱些燙了脚便說香菱有意害他

亦係精光趕自香菱踢打了兩下香菱雖未受过這
氣苦既到了此時也說不得了只好自怨自悲各自
走開彼時金桂已暗合宝釵說明今夜令薛蟠在香
菱房中與寶蟾成親命香菱遍來陪自已睡先是香菱不肯
金桂說他嫌臟了再必是圖安逸怕夜裡勞動伏侍
又罵說你那没見世面的主子見一个愛一个把我
的人霸了去又不叫你來到底是什麼主意想必是
逼我死罷了薛蟠听了這話又怕鬧黃了宝蟾之事

忙趕來罵香菱不識抬舉再不去時便要打了香菱
無柰只得抱了舖盖來金桂命他在地下睡香菱無
柰依命剛睡下便叫倒茶只得起來又搥腿如是者
一夜七八次總不使其安逸卧睡片時那薛蟠得了
宝蟾如得珍宝一概都置之不顧恨的金桂暗暗的
發恨道且叫你樂這几天等我慢慢的擺佈了來那
時可別怨我一面隱忍一面設計擺佈香菱金桂忽又粧
起病來只說心疼難忍四肢不能轉動請醫療治不

劾眾人都說香菱氣的鬧了兩日忽又從金桂枕頭
内抖出紙人來上面寫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
根針釘在心窩並四肢骨節等處於是眾人反乱起
来當作新文先報於薛姨媽薛姨媽先忙手忙脚的薛
蟠自然更乱起來立刻要拷打眾人金桂笑道何必
寃枉眾人大約是宝蟾的鎮壓法兒薛蟠道他這些
時沒並沒多空兒在你房裡何苦誤賴好人金桂冷
咲道除了他还有誰莫不是我自已不成雖有別人

誰可敢進我的房呢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問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問誰誰肯認依我說竟粧不知道大家丟開了罷橫豎治死我也沒什麼要緊樂得再娶好的若據良心上左不過是你三个多嫌我一个說着一面痛哭起來薛蟠更被這一夕話激惱順手抓起一根門閂來一經〔逕〕搶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說便劈頭〔照〕面渾身打起來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香菱叫屈薛姨媽也〔跑〕來禁

喝說不問明白就打起人來這丫頭伏侍了這几年
那一点不周到不盡心豈齐肯如此今作這沒良心
的事你問丫清渾(混青紅)皀白再動粗鹵金桂听見婆〻如
此說生怕薛蟠耳軟心活了便益發嚎啕大哭起來
一面又哭喊說這半丫多月把我的宝蟾霸直(占)了去
不容進我的房惟有香菱跟着我睡我又(要)拷問宝蟾
你又護到頭里你這會子又賭氣打他治死我再揀
富貴的縹緻的娶來就是了何苦作出這些把戲來

薛蟠听了這些話越發著了急薛姨媽听見金桂句
〻挾制着兒子百般惡賴的樣子十分可恨無奈兒
子便不硬氣已是被他挾制軟慣了如今又勾搭上
了〻頭被他說霸占了去他自己反要占溫柔讓夫
之礼這麼魔法究竟不知誰作寔是俗語說的清官难
斷家務事此時正是公婆难斷床幃事了因此無法
只一賭氣喝薛蟠說不爭氣的孽障騷狗也比你体面
此誰知你三不知的把賠房了頭也摸娑上了半老

婆說霸占了了頭什庅臉出去見人也不知誰使的法
子也不問青紅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淂
新棄舊的東西白辜負了我當日的心他既不好你
也不許打我即刻叫人牙子來賣了他你就心淨了
說着又命香菱收拾了東西跟我來一面叫人去快
叫个人牙子來多少賣几兩銀子拔去眼中釘肉中
刺大家過太平日子薛蟠見母親動了氣早也低頭
了金桂听見了這話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

家只管賣人不必說着一个扯着一个的我們狠是
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庅拔去肉中刺
眼中釘是誰的釘誰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
我的了頭又收在房裡了薛姨媽听見說氣悶得身
戰氣咽道這是誰家的規矩婆〻說話媳婦隔窓子
拌嘴虧你是舊家人家的女兒滿嘴裡大呼小喊說
的是什庅薛蟠急的跺脚說罷喲罷喲看人听見笑
話金桂意謂一不作二不休越興發潑喊起來了說我

不怕人笑話你叫小老婆治我害我到怕人笑話了
再不然就留下他賣了我誰還不知道你薛家有錢
行動拿錢墊人又有好親戚挾制着別人你不趁早
施爲還等什麼嬿我不好誰叫你們瞎了眼三求四
告的跪了我們家作什麼去了這會子人也來了金
的銀的也賸了畧有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該擠
發我了一面哭喊一面滾揉自已拍打薛蟠急的說
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

咳聲嘆氣報怨說運氣不好當下薛姨媽早被宝釵
劝進去了只命人來賣香菱宝釵笑道咱們從來
只知買人不知賣人之說媽可是氣的糊塗了倘或
叫人听見豈不笑話哥嫂子也不好留着我使喚我
也正沒个人使呢薛姨媽恨道留下他还是淘氣不
如打發了他干净宝釵笑道跟着我也是一樣香菱
早已跑到薛姨媽跟前痛哭哀求只不願出去情愿
跟着姑娘薛姨媽也只得罷了自此後香菱果跟自宝

釵在園里去了把前面路逕竟斷絕雖然如此終不免對月傷情挑灯自嘆本來怯弱雖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並無胎孕今復加以氣怒傷感内外折挫不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日漸羸瘦作燒飲食懶進請醫胗視吃藥亦不効驗那時金桂又吵鬧了數次氣的薛姨媽母女惟暗中垂泪怨命而已薛蟠曾仗着酒胆挺撞過兩三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遞與他隨意要打這裡持刀欲殺時便伸與他脖項

薛蟠也寔不能下手只淂乱鬧一陣罷了如此習慣成自然金桂反越發長了威風薛蟠越發軟了氣骨雖是香菱猶在却亦如不在的一般縱不能十分暢快也就不覺礙眼了且姑置不究如今又漸次尋趁宝蟾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个烈火乾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腦後妙所謂天理还報不爽近見金桂又作践他：便不肯低服容讓半点兒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角口後來金桂氣急甚至於罵

再至厮打他雖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潑性抬頭打滚尋死覔活晝則刀剪夜則繩索無所不鬧薛蟠此時一身难以兩顧惟徘徊观望於二者之間十分鬧的無法便出門躲在外廂金桂不發作性氣有時欢喜便糾聚衆人來鬦紙牌擲骰子作樂又生平最喜啃骨頭每日務要殺鷄鴨将肉賞人吃只单以油炸焦骨頭下酒吃不柰煩或動了氣便肆行海駡説有别的忘八粉頭樂的我為什庅不樂薛家母女揔不

理他薛蟠亦無別法惟日夜悔恨不該娶這絞家星
罷了都是一時沒了主意於是寧榮二宅上上下下
無有不知無有不嘆者此時寶玉已過了百日出門
行走亦曾過來見過金桂舉止形容也不怪屬一般
是鮮花嫩柳與衆姐妹不差上下的人虧得這樣情
情性可謂奇之至極別書中形容妬婦必曰黄髮黧容豈不可笑因此心
中納悶這日與王夫人請安去又正遇見迎春奶娘
來家請安說起孫紹祖甚屬不端姑娘惟有背地里

滿眼落泪的只要接了來散誕兩日王夫人因說我這兩日正要接他去只因七事八事都不遂心（草蛇灰線後）（文方後不見突然）所以就忘了前兒宝玉去了回來也曾說過的（補明）明日是个好日子就接他去正說着賈母打發人來找宝玉說明兒一早往天齊庙还愿去宝玉如今爬不得各處逛逛見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盼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帶已畢隨了兩三个老嬷嬷坐車出西城門外天齊廟來燒香还愿這廟

裡已是於昨日預備妥當的宝玉天性怯不敢近神
鬼猙獰之像這天齊廟本係前朝所修極其閎壯如
如今年深歲久又極荒凉裡面泥胎塑像皆極其凶
悪是以忙忙的焚過紙錢馬錢粮便退在道院歇息
一時吃過飯衆嬷嬷和李貴等人圍隨宝玉到各處
散誕頑耍了一回宝玉困倦復回至静室安歇衆嬷
嬷生恐他睡着了便請了當家的老道士姓王的陪
他說話兒這道士意在江湖上賣藥弄些海上方治人

射利這廟外現掛着招牌丸散膏丹色色俱備亦長在寧榮二宅走動熟慣都與他起了渾名叫作王一帖言他膏藥最驗只一貼百病皆除之意當下王一帖進來寶玉正要在炕上想睡李貴等正說哥兒別睡着了廝混着看見王一帖進來都笑道來的好王師傅你極會說古記的說一个與我們小爺听听王一帖笑道正是呢哥兒別睡仔細肚子裡麵觔作怪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王一貼又與張道士遥遥一對時犯不犯寶玉也

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貼命徒弟們快泡好釅茶來茗煙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連這屋裡坐着嫌膏藥氣息呢王一貼笑道沒當家花拉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哥兒今日必來頭三五天就拿着香燻了又燻的寶玉道可是呢天天只听見你的膏藥好到的治什病王一貼道哥兒若問我的膏藥說來話長其中細理一言難盡共藥一百二十味君臣相濟賓客得宜溫涼兼用貴賤殊方內則調元補氣開

胃口氣養榮衛寧神安息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則
和血脉舒筋絡去死肌生新肉去風散毒其効如神
貼過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張膏藥就治這些病
我且問你到有一種病可以貼的好庅王一帖道百
病千災無不立效若不見效哥兒只管揪着鬍子打
我這老臉拆我這廟何如只說出病源來宝玉笑道
你猜若猜的着便貼的好了王一帖听了尋思一會
笑道這到难猜只怕膏藥有些不靈了宝玉命李貴

等且都出去散：這屋裡人多越發燻臭了李貴等听說都出去自便只留茗煙一人這茗煙手內点有一枝梦甜香宝玉命王一帖坐于身旁却倚在他身王一帖心有所動（四字好萬端生于心：和則意在于財）便笑嘻：走近前來悄：的說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兒如今有了房中事情要滋助的藥可是不是話猶未完茗煙先喝道該死打嘴宝玉忙猶未解（未解妙若解則不成文矣）忙問他說什庅茗煙道信他胡說唬的王一帖不敢再問只說

哥兒明説了罷宝玉道我問你可有貼女人的妬病
没有（千古奇文寓語仍帰結至上半回正文細密如此）王一貼帖听説拍手笑
道這可罷了不但説没方子就是听也没听見過宝
玉笑道這樣还筭不得什庅王一貼帖又忙道這貼妬
的膏藥到没經過到有一種湯藥或者可醫只是慢
些兒不能立竿見影的效驗宝玉道甚庅湯藥怎庅
吃法王一貼帖道這叫作療妬湯秋梨一个二錢氷糖
一錢陳皮水三鍾梨熟為度每日清早吃一个梨吃

來吃去就好了宝玉道這也不值什庅只怕未必見
效王一貼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
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豎這三味藥都是潤肺開胃不
傷人的甜絲絲止咳嗽又好吃〻過一百歲人横豎
是要死的死了还妬什庅那時就見效了（如此科諢一收方為
奇趣之極）說着宝玉茗烟都大笑不止罵油嘴的牛頭王
一貼笑道不過是閑着解午肫罷了有什庅関係說
笑了你們就值錢實告訴你們說連膏藥也是假的

我有真藥我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里來寓意深遠在此數語正說有吉時已到宝玉出去焚化錢粮散福功德已完方進城回家那時迎春已來家好半日孫家的婆娘媳婦等人已待過吃飯打發回家去了迎春方哭〻泣〻的在王夫人房中訴委曲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畧劝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奇文奇罵為迎春一哭又為榮府一哭恨薛蟠何等剛覇偏不能以此語及金桂使人忿〻此書中金是

不平又全是意外之料·又說老爺曾收着他五千两銀子不該使了他的如今他來要了两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臉說道你别合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两銀子把你凖折賣給我的好不好打一頓攆在下房裡睡去當日爺〻在時希圖上我們的富貴趕着相與的論理我合你父親是一倍如今強壓我的頭小了一輩又該作了這門親到没的叫人看着赶勢利似的不通可笑遁辞如聞一行說一行哭嗚〻咽〻連王

夫人並姊妹無不落淚王夫人只淂用言語劝解已
是如此這不曉事的人可怎庅樣呢想當日你叔〻
也曾劝過大老爺不叫作這門親的大老爺執意不
听一心情愿到底作不好了我的兒也是你的命迎
春哭道我不信我的命就這們苦從小兒沒了娘幸
過叔嬸這边來過了几年心净日子如今偏又是這
庅个結果王夫人一面劝解一面問他隨意要在那
里安歇迎春道乍〻的離了姐妹們只是眠思夢想

二則还記掛着我的屋子还得在園子裡舊房子裡住个三五天死也甘心了下次还得住不得住了呢王夫人忙劝道快休乱說不過年輕的夫妻們鬪牙鬪齒的亦是人〻的常事何必說這喪話仍命人忙〻的收拾紫菱洲房屋命姐妹們倍伴着解釋又分付宝玉不許在老太〻跟前走漏一些風聲倘或老太太知道了這些〻事都是你說的宝玉唯〻听命迎春是夕在舊館安歇衆姊妹丫头等更加親熱異常一

連住了三日總往邢夫人那边去先辭過賈母王夫人薛姨媽等等劝解方止往了過那边去又在邢夫人處住了兩日就有孫紹祖的人來接去迎春雖不願意去無柰懼孫紹祖之強只得免強忍情作辞去了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問其夫妻和睦家務煩难只面情塞責而無（已）不（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